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七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8 $\frac{3}{4}$ · 插頁 10 · 字數 690,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61 定價（四）3.85元

目 录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 的第一篇宣言	3—9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	11—277
战争短评(一)	13—17
战争短评(二)	18—21
战争短评(三)	22—24
战争短评(四)	25—30
普军的胜利	31—35
战争短评(五)	36—39
战争短评(六)	40—43
战争短评(七)	44—47
战争短评(八)	48—52
战争短评(九)	53—56
战争短评(十)	57—60
战争的危机	61—65
战争短评(十一)	66—72
战争短评(十二)	73—76
战争短评(十三)	77—79
战争短评(十四)	80—83

战争短評(十五)	84—88
法軍的失敗	89—93
战争短評(十六)	94—98
战争短評(十七)	99—102
軍隊的盛衰	103—107
战争短評(十八)	108—111
如何击败普軍	112—115
战争短評(十九)	116—119
关于談判的消息	120—123
战争短評(二十)	124—127
战争短評(二十一)	128—131
普魯士軍事制度的原則	132—135
战争短評(二十二)	136—139
战争短評(二十三)	140—143
麦茨的命运	144—147
战争短評(二十四)	148—152
薩拉哥沙——巴黎	153—156
战争短評(二十五)	157—160
麦茨的陷落	161—164
战争短評(二十六)	165—168
法皇的辯白	169—175
法國內的战斗	176—180
战争短評(二十七)	181—184
筑垒的首都	185—189
战争短評(二十八)	190—193
法国的軍事形势	194—198
战争短評(二十九)	199—203

战争短评(三十)	204—207
战争的前途	208—213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214—218
战争短评(三十一)	219—224
战争短评(三十二)	225—228
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229—232
战争短评(三十三)	233—237
战争短评(三十四)	238—242
战争短评(三十五)	243—247
战争短评(三十六)	248—253
战争短评(三十七)	254—257
战争短评(三十八)	258—261
战争短评(三十九)	262—265
战争短评(四十)	266—269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270—273
布尔巴基的复灭	274—277
卡·马克思。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27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卡尔·布林德	279—28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的信	282—284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 第二篇宣言	285—294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	295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代表大会	296—298
卡·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	299—301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階級在普法战争 現阶段的立場的決議草案	30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303—306
弗·恩格斯。俄国状况	307—31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編輯	311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給“泰晤士报”等报纸編輯部的 声明	312—313
卡·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	314—316
卡·馬克思。致“工人报”編輯部	317
卡·馬克思。致“泰晤士报”編輯	318—319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	32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倫的決議	321
弗·恩格斯。再論“福格特先生”	322—330
卡·馬克思。法兰西內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331—389
一	335—345
二	346—354
三	355—370
四	371—385
附录	386—389
(一)	386—387
(二)	387—389
卡·馬克思。給“派尔-麦尔新聞”編輯的信	390—391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	

的通告的声明	392—394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給“泰晤士报”編輯部的声明	395—396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給“旗帜报”編輯部的信	397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	398—399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給“旁观者”和“观察家” 編輯部的信	400
卡·馬克思。致“每日新聞”編輯	401—402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魯克拉夫特 的信的声明	403—404
卡·馬克思。致“新自由报”編輯弗里德兰德	405—406
卡·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聞”編輯格林伍德	407
弗·恩格斯。*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408—410
卡·馬克思。美国駐巴黎大使华施貝恩先生	411—415
卡·馬克思。致“晨报”編輯	416
卡·馬克思。致“旗帜报”編輯	417
弗·恩格斯。*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論	418—420
卡·馬克思。給“泰晤士报”編輯部的附函	421
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編輯	422—423
卡·馬克思。致“国际报”編輯	424
卡·馬克思。致“輿論”周报編輯	425
卡·馬克思。致“輿論”周报編輯	426—427
卡·馬克思。致“高卢人报”編輯	428—429
卡·馬克思。給“太阳报”編輯德納的信	430—433
卡·馬克思。致“眞理报”編輯	434—435
卡·馬克思。致“旗帜晚报”編輯	436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就倫敦代表會議的筹备
工作給总委員會的建議……………437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
初步草案……………438—439
- 国际工人协会倫敦代表會議。1871年9月17—23日……………441—465
- 卡·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1871年
9月18日在代表會議一个委員會會議上的发言記錄……………443—444
-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
在代表會議上的发言提綱……………445—446
-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9月21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发言摘要……………449—450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
在倫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會議的決議……………451—461
- 卡·馬克思。倫敦代表會議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
分裂的決議……………462—465
- 卡·馬克思。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466
- 卡·馬克思。紀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
在倫敦庆祝大会上的講話的报道……………467—468
- 弗·恩格斯。总委員會关于开除杜朗的決議……………469
- 卡·馬克思。总委員會关于涅恰也夫盜用国际名义
的声明……………470
- 卡·馬克思。总委員會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
章程的決議……………471—474
-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475—492
- 弗·恩格斯。总委員會关于柯克倫的信的声明……………493—495
- 弗·恩格斯。*論英国濫設企业騙財的現象……………496—498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 決議草案	499—504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給“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編輯部的声明	505
弗·恩格斯。致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	506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給“意大利无产者报”編輯部 的声明	507—508
弗·恩格斯。給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	509
弗·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	51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 給意大利几家报纸編輯部的声明	511—513
卡·馬克思。致“东邮报”編輯	514—515
弗·恩格斯。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516—522
卡·馬克思。致“东邮报”編輯	523
卡·馬克思。致“东邮报”編輯	524—525
弗·恩格斯。給“玫瑰小报”編輯部的信	526—52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 警察暴行的声明	529—530

卡·馬克思的遺稿

卡·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	533—662
“法兰西内战”初稿	535—620
国防政府	535—572
公社	573—579

1. 为工人階級采取的措施	573—574
2. 为工人階級,但主要是为中等階級采取的措施	574—575
3. 一般措施	575—577
4. 公安措施	577—579
5. 財政措施	579
公社	580—611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580—583
公社的性质	584—594
农民	594—598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598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階級的公社革命	599—600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600—602
公社(社会措施)	602—606
“地主議會”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606—611
*片断	612—620
“法兰西內战”二稿	621—662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議員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費里	621—625
(2) 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約	625—629
(3) 地主議會	629—632
(5) 內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馬。 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632—641
(6) 公社	641—647
(7) 結束語	647—650
*片断	650—662

附 录

卡·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記錄	665—666
------------------------	---------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发言记录	667—668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发言记录	669—670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1—672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3—674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5—676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7—678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	679—680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681—686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	687—689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	690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	691—692
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	693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694—695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696—698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699—700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	701—702
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记录	703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704—715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716
注释	719—8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824—858
人名索引	859—893
期刊索引	894—897
地名索引	898—907
译后记	908

插 图

載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0 年 7 月 23 日关于普法 战争宣言的傳单的第一頁	2—3
馬尔斯-拉-土尔会战(1870 年 8 月 16 日)和格腊韦洛特- 圣普里瓦会战(1870 年 8 月 18 日)	67
色当会战(1870 年 9 月 1—2 日)	91
“法国的軍事形势”一文的开头,有弗·恩格斯的亲笔签名 (“派尔-麦尔新聞”的剪报)	194—195
巴黎的包圍(1870—1871 年)	234—235
普法战争(1870—1871 年)	276—277
“法兰西內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頁	333
巴黎公社战斗行动图	380—381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綱手稿	447
“法兰西內战”初稿中的一段手稿	591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0年7月—1872年2月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f November, 1864, we said:—"I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requires their fraternal concurrence, how are they to fulfil that great mission with a foreign policy in pursuit of criminal designs, playing upon national prejudices and squandering in piratical wars the people's blood and treasure?" We defined the foreign policy aimed at by the International in these words:—"Vindicate the simple laws of morals and justice, which ought to govern the relation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s the laws paramount of the intercourse of nations."

No wonder that Louis Bonaparte, who usurped his power by exploiting the war of classes in France, and perpetuated it by periodical wars abroad, should from the first have treated the International as a dangerous foe. On the eve of the plebiscite he ordered a raid on th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roughout France, at Paris, Lyons, Rouen, Marseilles, Brest, &c., on the pretex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was a secret society dabbling in a complot for his assassination, a pretext soon after exposed in its full absurdity by his own judges. What was the real crime of the French branch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ey told the French people publicly and emphatically that voting the plebiscite was voting despotism at home and war abroad. It has been, in fact, their work that in all the great towns, in all the industrial centres of France, the working class rose like one man to reject the plebiscite. Unfortunately the balance was turned by the heavy ignorance of the rural districts. The Stock Exchanges, the Cabinets,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press of Europe celebrated the plebiscite as a signal victory of the French Emperor over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and it was the signal for the assassination, not of an individual, but of nations.

The war plot of July, 1870, is but an amended edition of the *coup d'état* of December, 1851. At first view the thing seemed so absurd that France would not believe in its real good earnest. It rather believed the deputy denouncing the ministerial war talk as a mere stock jobbing trick. When, on July 15th, war was at last offici-

載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0 年 7 月 23 日

关于普法战争宣言的傳单的第一頁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¹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們已經說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們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²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³。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

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 coup d'état [政变]⁴ 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们的好战言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⁵ 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如下几段：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贖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黠武号召！…… 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

^① 茹尔·法夫尔。——编者注

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訥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⁶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①7}，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样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誰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誰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

① 1891年德文版为“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译者注

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魯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結，以期摧毁普魯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倫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薩多瓦之役⁸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魯士盟友資格蹂躪德国。普魯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嗎？恰恰相反！它細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騙把戏和財政欺詐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詞和最下流的詐騙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萊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現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許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純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謂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又将更殘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則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間得到了很广泛的傳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們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慘的結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經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倫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贊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決議，其中說道：

“我們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 我們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們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設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問題，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斯，代表5万薩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

下的決議：

“我們以德國民主派的名義，特別是以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名義宣布，目前這場戰爭完全是王朝戰爭…… 我們很高興地握住法國工人們伸給我們的兄弟的手…… 我們謹記着國際工人協會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永遠也不會忘記世界各國的工人都是我們的朋友，而世界各國的專制君主都是我們的敵人。”⁹

國際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說：

“我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們的抗議…… 我們莊嚴地宣誓：無論是軍號的聲音或大炮的轟鳴，無論是勝利或失敗，都不能使我們離開我們全世界工人團結的共同事業。”

唯願如此！

在這場自殺性鬥爭的背景上，顯現出俄國的陰森形象。不祥的徵兆是，現今這場戰爭的信號，恰巧是在俄國政府已經完成了對它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鐵道綫建築工程並且已向普魯特河方面集中了軍隊的時刻發出的。雖然德國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對波拿巴侵犯的防禦戰爭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府請求哥薩克援助或只是接受這種援助，他們便立刻會失去這種同情。他們應該記得，德國在它進行了反對拿破侖第一的解放戰爭以後，曾經有數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腳下。

英國工人階級向法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伸出了友誼的手。他們深信，不管當前這場可惡的戰爭怎樣結束，全世界工人的聯合終究會根絕一切戰爭。官方的法國和官方的德國彼此進行同室操戈的鬥爭，而法國的工人和德國的工人却互通和平與友誼的音訊。單是這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實，就使人們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來。這個事實表明，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聩的舊社會相對立，

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

這個新社會的先聲就是國際工人協會。

* * *

總委員會：

羅伯特·阿普耳加思	喬治·米爾納
馬丁·詹·布恩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威爾·斯特普尼	喬治·奧哲爾
約翰·黑爾斯	詹姆斯·帕涅爾
威廉·黑爾斯	普芬德
喬治·哈里斯	呂耳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	約瑟夫·謝拔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耳
烏·林特恩	施穆茨
莫里斯·捷維	威·唐森

通訊書記：

歐仁·杜邦·····	法國
卡爾·馬克思·····	德國
奧·賽拉叶·····	比利時、荷蘭和西班牙
海爾曼·榮克·····	瑞士
卓萬尼·波拉·····	意大利
安東尼·扎比茨基·····	波蘭

詹姆斯·柯恩……………丹麦

約·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魯克拉夫特

财务委員 約翰·韦斯頓

总书記 約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1870年7月用英文以傳单形式刊印，
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
印成傳单，并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英文第1版傳单，
并根据1870年的英文第2
版以及1870年的經作者同
意的德譯本校对过

弗·恩格斯
——
战争短评¹⁰

弗·恩格斯写于 1870 年 7 月底—
1871 年 2 月

载于 1870 年 7 月底—1871 年 2 月
“派尔-麦尔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

No. 1703.—Vol. XII.

FRIDAY, JULY 29, 1870.

Price 2d.; Stamped, 3d.

战争短评(一)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一弹未发,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破灭而结束的。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概略地观察一下政治和军事形势就够了。

正如现在大家都了解的那样,路易-拿破侖本来以为,他能够使北德意志联邦¹¹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归并普鲁士的地区¹²所存在的不满情绪。如果以一切可能聚集的兵力向莱茵河猛进,在盖尔曼尔斯海姆和美因兹之间某处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方向进攻,这个目的是可能达到的。那时法军就能控制南北之间的交通线,迫使普鲁士极其匆忙地把现有的全部军队调向美因河,而不管他们作战准备的程度如何。普鲁士的动员工作的整个过程就会遭到破坏,而入侵的法军就能稳操胜算,一一击破先后从各地开来的普军。不仅从政治上看,而且从军事上看,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法国的基于兵制度使它比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¹³远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12—15万人的军队。法军的平时编制不同于战时编制的,仅在于归休人员的数量和没有后备部队,后者在出征前才编成。而普军平时编制的人数

还不到战时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余的三分之二无论是兵士还是军官平时都不在军队服役。这样大量的人员的动员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此外，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因为敌军的突然入侵而被完全打乱。正因为如此，法皇才这样急于发动战争。如果说法皇不打算采取这种突击的行动，那末格腊蒙的强硬口吻和仓促的宣战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①，而是德意志民族。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12—15万人的军队，也休想猛然渡过莱茵河。于是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袭击了。近卫军、巴黎军团、里昂军团和夏龙兵营的一个军，用来实现原来的计划也许是够用的，可是现在即使用来组成一支入侵大军的核心理也几乎不够了。于是，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酝酿大规模战争的阶段，从这一天起，法皇必然成功的希望开始消失了。

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兵（包括多管炮¹⁴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法国现有376个步兵营（38个近卫营、20个 chasseurs [猎兵] 营、300个基干营、9个朱阿夫营、9个土尔科营¹⁵等等）；平时每营8个连。战时300个基干营各留2个连在后方用来编组后备部

① 原文《Annexander》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Annexion》（“兼并”）和《Alexander》（“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暗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编者注

队，因此每营只有 6 个連开赴前綫。在这种場合，每个基干团(三营制)留下的 6 个后备連中，4 个連以归休兵和預备兵补充后扩編为第四营，其余的 2 个連大概应作为后备部队，以后可編成第五营。但是，要編成这些第四营并使它們做好战斗准备，当然需要一些時間，至少要 6 个星期左右。目前，这些营同流动自卫軍¹⁶一样，只能算做警备部队。因此，法国用来进行最初的决战的仅有上述 376 个营。

据我們現有的資料看来，其中有 299 个营屬于萊茵軍团(由第一至第六的 6 个軍和近卫軍組成)，再加上大概准备派往波罗的海的第七軍(由蒙多邦將軍指揮)，一共是 340 个营，因此，只剩下 36 个营担任阿尔及尔、殖民地和法国内地的防务。由此可見，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已經派出了它現有的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全部兵力，而且至少在 9 月初以前不可能用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去加强自己的軍隊。

現在我們来看看另外一方。北德意志軍隊有 13 个軍，共 368 个步兵营，平均每个軍有 28 个营。每营平时約 540 人，战时約 1 000 人。接到动員令后，每团(三营制)抽調一些軍官去編組第四营。这时，預备兵立刻应召归队，这些人都在团內服过两三年兵役，并且直到 27 岁都有服役的义务。用他們来补充 3 个基干营并組成由后备軍补充的各第四营的主干，是綽綽有余的。因此，各基干营在数日內就可做好出征的准备，各第四营随后經過四五個星期也可以做好准备。同时，每有一个基干团就相应地編成一个后备軍的二营制团，其成員是 28 岁到 36 岁的人員。这两个营編好后，便立即开始編組后备軍的第三营。完成这一切工作(包括騎兵和炮兵的动員工作在內)正好需要 13 天；因为动員的第一日會定

为7月16日，所以到今天这一切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应该完成。目前，北德意志大概有358个基干营担任野战任务，后备军198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下半月必将得到114个第四基干营和93个后备军第三营的加强。在所有这些部队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服满兵役的。此外，还应该加上黑森-达姆斯塔德、巴登、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共计104个基干营。但是，因为后备军制度在这些邦内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实行，所以在那里可以用于作战的兵力不会多于70或80个营。

后备军主要担任警备勤务，不过在1866年的战争中，有相当一部分后备军作为预备部队开到前线进行野战。没有疑问，这一次也将会这样做。

在13个北德意志军中，目前在莱茵河地区的有10个军，共计280个营；此外，还有南德意志军队约70个营，两者共计350个营。现在担任岸防任务和作为预备队的还有3个军，计84个营。为了防守沿岸地区，有1个军再加上后备军就足够了。其余2个军，据我们所知，大概也在开往莱茵河途中。到8月20日，这些部队至少将得到100个第四营和后备军40—50个营的加强，而且这些营的人员在战斗素质上都超过法军那些主要由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编成的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国的受过训练的兵士不超过55万人，而这样的兵士单是北德意志就有95万人。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到9月底，这个优势的作用将达到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用不着对柏林方面传出的以下的消息感到奇怪，即德军统帅部希望德国领土不受到战争的浩劫；换句话说，如果德军在最近的将来不遭受攻击，那末他们自己将转入进

攻。至于在路易-拿破侖不先发制人的条件下,德軍将如何实行这一进攻,那是另外一个問題。

載于 1870 年 7 月 29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03 号

署名: Z.

战争短评(二)

星期五(7月29日)早晨,法军的前进运动开始了。向哪一个方向运动呢?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莱茵河左岸,河谷在西面和佛日山脉相毗连,这支山脉自伯尔福向凯则尔斯劳顿绵延。从凯则尔斯劳顿向北,山势逐渐平坦,到美因兹附近渐渐成为平原。

摩塞尔河谷在莱茵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深邃而曲折的峡谷,这是河流通过高原时冲蚀而成的。高原在河谷的南面形成一支相当大的山脉,叫做霍赫瓦尔特山脉。这支山脉愈接近莱茵河,就愈带有高原的性质,一直到它的最边缘的丘陵同佛日山脉的远支脉相会合的地方为止。

无论是佛日山脉还是霍赫瓦尔特山脉,都不是军队完全不能通过的。它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贯穿其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地区是便于20—30万大军行动的。不过,在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之间却有一条宽达25—30英里的宽阔的通道,这里地势起伏,道路四通八达,是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地区。此外,从麦茨到美因兹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而美因兹是法军可能进攻的第一个重要地点。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一旦德军侵入法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双方军队对此都有准备的

話)一定发生在洛林的边缘地区,即摩塞尔河以东和南锡—斯特拉斯堡铁路綫以北的地区。¹⁷ 如果法軍从上周集中的陣地前进,那末第一次重大的会战也同样将发生在这个通道內的某地,或者在通道以外的美因茲城下。

法軍集中的情况如下: 3个軍(第三、四、五軍)配置在第一綫,即提翁維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 2个軍(第一和第二軍)配置在第二綫,即斯特拉斯堡和麦茨; 近卫軍配置在南锡,第六軍配置在夏龙,作为預备队。最近几天內,第二綫的軍队已推进到第一綫的間隙內,近卫軍被調到麦茨,斯特拉斯堡則留有流动自卫軍。这样,法軍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提翁維耳和比奇之間,也就是在那两支山脉之間的通道前面。从这些前提得出的必然結論是: 法軍企图进入这个通道。

因此,法軍的入侵将从夺取薩尔河和布利斯河上的渡口开始; 接着可能占領托萊—霍姆堡—綫,然后占領比肯斐特—兰德施土尔—綫或者奥伯斯坦—凱則尔斯劳頓—綫等等,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些进攻行动不被德軍的进攻所阻遏。在山区,无疑將出現双方的翼側部队,他們之間也将发生战斗; 但是,真正的会战可能发生在剛才談到的那个地区。

关于德軍的部署,我們一无所知。但是我們推測,如果他們打算在萊茵河左岸迎击敌人,那末他們的集中地区就在美因茲直前方,也就是在通道的另一端。否則,他們就将留在右岸,在宾根和曼海姆之間,根据情况在美因茲上方或下方集中。至于美因茲,过去它是抵御不了綫膛炮的轰击的,但是在距垒墙 4 000—5 000 碼处构筑了新的独立堡垒綫以后,它的安全似乎已經得到充分的保证。

現在有充分根据来推測，德軍至多比法軍迟两三天就将做好进攻准备，并力图开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将和索尔費里諾会战¹⁸类似，即两軍全綫展开，彼此迎面前进。

在这里，特別巧妙而灵活的机动是不会有的。在使用这样龐大的軍隊的情况下，要保证他們按照預定的計劃从事簡單的向敌运动，是相当困难的。哪一方采取冒險的机动，那一方就会早在这个机动实现以前就被对方大軍簡單的前进运动所击破。

現在，在柏林对于馮·維德恩先生的論述萊茵諸要塞的著作¹⁹談論得很多。据作者說，从巴塞尔到穆尔格河的一段萊茵河上根本沒有构筑工事，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在这个方向上抵御法軍襲击的唯一設施，是坚固的烏尔姆要塞。这个要塞自 1806 年以来由一支巴伐利亚人和維尔騰堡人混合編成的 1 万人的部队防守。这支部队在战时可能增至 25 000 人，此外，在要塞圍牆以內的营垒里面还可駐屯 25 000 人。拉施塔特被认为是法軍前进途中最大的障碍，它位于穆尔赫河流过的谷地。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由瞰制四周地区的、并用圍牆連結起来的三座大堡垒組成。南面和西面的堡垒，即“列奥波特”堡垒和“弗里德里希”堡垒，位于穆尔格河左岸；北面的堡垒叫做“路德維希”堡垒，位于右岸，在右岸还有一个可以駐屯 25 000 人的营垒。拉施塔特距离萊茵河 4 英里，河流和要塞之間是一片森林，因此，这个要塞不能阻止軍隊在这里渡河。其次一个要塞是兰道，过去它由三个堡垒組成：一个在南面，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北面。这些堡垒和兰道城之間隔着一片位于克渭希河两岸的沼澤地。南面和东面的堡垒近来已經廢棄，現在只有西北面那一个堡垒可用于防御。在这个地区內最重要而且形势

最好的要塞是跨莱茵河两岸的盖尔曼尔斯海姆。它瞰制着两岸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并且实际上使敌人无法一直进到美因兹和科布伦茨。这个要塞可以大大便于军队进入莱茵普法尔茨，因为除现在已有的一座浮桥外，还可在要塞的火炮掩护下再架设两三座桥。盖尔曼尔斯海姆还可作为沿克渭希河一线配置的左翼军队的作战基地。美因兹是莱茵河上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但是，它为邻近的一些高地瞰制，这就需要增加城内的工事，因此城内未必能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大量守备部队。在美因兹和宾根之间的整个地区，现在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在美因兹和美因河口之间（在莱茵河对岸）筑有3个大营垒。至于科布伦茨，冯·维德恩先生认为，要想围攻这个要塞，并且指望获得胜利，就需要六倍于要塞守军的兵力。敌人可能从那个叫做库科普弗的高地袭击“亚历山大”堡垒而开始攻击，在这个高地上，敌人的部队可以利用森林作掩护。作者还描述了科伦和威塞尔的工事，但是，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以外，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载于1870年8月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05号

本文前一部分的署名：Z.

战争短评(三)

普军的作战计划终于开始明朗化了。读者记得，虽然在莱茵河右岸有大批军队由东向西和西南调动，但是，很少听到这些军队在紧靠受威胁的边境集中的消息。各要塞已从附近的部队得到了大量增援。在萨尔布吕肯附近，步兵第四十团的500人和枪骑兵第七团的3个连（两者均属第八军）曾同敌人进行互射；巴伐利亚猎兵和巴登龙骑兵已将前哨线推进到莱茵河边。但是，在这个由几支轻装部队组成的掩护部队的近后方，看来并没有配置大量军队。在这些小战斗中没有任何一次提到有炮兵参加。在特利尔完全没有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听说在比利时边境附近有大量军队，科伦附近（这里的莱茵河左岸整个地区，几乎直到亚琛，都有丰富的马料）有3万骑兵，美因兹前面有7万人。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好像普军几乎犯罪似地分散了兵力，而法军却与此相反，它紧密地集中在距边境仅数小时行程的地方。但是突然从各地接二连三传来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看来已把这个秘密揭开了。

曾冒险进入特利尔的一位“时报”²⁰记者，在7月25日和26日看到各兵种的大批部队通过这个城市开向萨尔河一线。大约与此同时，萨尔布吕肯薄弱的守备部队得到了大量援兵，他们可能是从第八军司令部驻地科布伦茨调来的。路过特利尔的部队，大概属于从北面越过艾费尔高原开来的另一个军。最后，我们从私人方

面获悉，7月27日第七軍已經由亚琛經特利尔向边境行軍。

这样，我們看到，至少有3个軍約10万人已調到了薩尔河一綫，其中第七、八两个軍屬于斯坦美茲將軍指揮的北方軍团（包括第七、八、九、十軍）。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測，这个軍团目前全部集中在薩尔堡和薩尔布呂肯之間。如果在科倫近郊真有3万（或者接近此数）騎兵，那末这些騎兵一定会越过艾費耳高原并渡过摩塞尔河向薩尔河前进。这整个的部署似乎說明，德軍将以自己的右翼在茨魏布呂肯和薩尔魯伊之間地区向尼德河上游谷地进行主攻。如果預备队的騎兵确实已經往上述方向前进，那末，我們的推測便是有把握的。

这个計劃要求德軍全部集中在佛日山脉和摩塞尔河之間。中央軍团（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揮，包括第二、三、四、十二軍）看来会占領同斯坦美茲的左側相毗連的陣地，或者集結在他的后方作为預备队。南方軍团（由王儲^①指揮，包括第五軍、近卫軍和南德意志的軍隊）大概在茨魏布呂肯地区的某地形成左翼。至于目前所有这些軍隊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調到陣地上去，我們还不清楚。我們只知道，第三軍已經开始乘火車經科倫沿萊茵河左岸向南前进。但是，我們可以推測，那个曾經筹划把10万到15万人的軍隊从遙远的、而且看来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迅速集中到薩尔河一带的人，也会給其余部队指出同样的向心运动的路綫。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計劃，而且它也許和其他任何一个可能提出来的計劃同样有效。这个計劃預定进行这样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德軍左翼从茨魏布呂肯起几乎一直到薩尔魯伊止，应当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完全采取守势，而右翼則从薩尔魯伊和薩尔魯伊以西出发，在所有的預备队的支援下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向敌人进攻，并以全部預备队騎兵进行側敌运动，切断敌人同麦茨的交通綫。如果这个計劃成功而德軍贏得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那末，法軍不仅有失掉同他們的最近的基地麦茨和摩塞尔河的联系的危险，而且可能被逐到使德軍得以插到他們和巴黎之間的位置。

德軍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同科布倫茨和科倫的交通綫十分安全，甚至能够冒失敗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失敗對他們來說远不会招致那么致命的后果。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冒险的計劃。要使潰敗的軍隊，特别是它的右翼，平安地通过摩塞尔河及其支流的隘道撤退，是異常困难的。而且无疑地，許多兵士会被俘虏，相当一部分炮兵会損失，而在萊茵各要塞的掩护下重新編組軍隊也要很多時間。如果毛奇將軍沒有确信他的兵力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几乎必胜无疑的話，此外，如果他不知道法軍不能在他正从各地向选定为第一次会战的地点調集兵力时襲击他的部队的話，那末，采用这个計劃就是輕率的。事实是否如此，我們可能很快就知道，甚至可能就在明天。

但在目前应当記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計劃会完全帶來一切預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能在需要他們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頑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將軍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敗軍避免因失敗而造成的最坏的結局，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綫。

載于 1870 年 8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06 号

署名：Z.

战争短评(四)

7月28日，法皇到达麦茨，次日晨接任莱茵军团总指挥。按照拿破仑的传统，这一天应当是积极行动的开始；但是一个星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没有听说关于整个莱茵军团出动的消息。30日，一小队普军在萨尔布吕肯附近击退了法军的侦察队。8月2日，第二军（由佛罗萨将军指挥）的第二师（由巴泰将军指挥）占领了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用炮火赶走了城里的德军，但是没有试图渡河并以猛攻夺取北岸那些瞰制城市的高地。因此，在这次进攻中萨尔河防线并没有被突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法军前进的消息，因此，法军在8月2日战斗中所获得的优势现在还几乎等于零。

法皇从巴黎动身前往麦茨的时候曾企图立刻越过国界，对于这一点，现在恐怕不能怀疑了。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他就能彻底打乱敌方的准备工作。7月29日和30日，德军还远没有集中完毕。南德意志的军队还在从各地徒步或者乘火车向莱茵河上各桥口集结。普鲁士的预备队骑兵连续不断地经过科布伦茨和埃伦布莱施坦向南进发。第七军在亚琛和特利尔之间，距离任何一条铁路都很远。第十军正从汉诺威出发，而近卫军也正从柏林乘火车出发。在这个时机，法军如果坚决进攻，几乎一定能进到美因茨外圈的堡垒，并且能取得对德军退却纵队的相当大的优势，也许甚

至有可能在萊茵河上架桥，并在右岸建立桥头堡来掩护桥梁。无论如何，战争就会在敌人国土上进行，而这就会大大鼓舞法军的士气。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没有发起这样的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说法军兵士已经准备就绪，那末他们的军需部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用不着引用德方的任何传闻，我们有让罗上尉（前法国军官，现为“时报”随军记者）的证明。他明确地指出，出征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在8月1日才开始分配，部队缺少行军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行军装具，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常常是发霉的。也许可以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在必须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部门。据鲁艾先生的供认，这场战争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是对于各种储备物资的准备，特别是装具的准备，显然注意得最少；而正是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使得作战行动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推迟了几乎一个星期。

这一周的拖延大大改变了德军的处境。这一拖延使他们有时间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前线，并集中在预定的阵地上。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推测德军全部兵力现在都已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大体上与法军相对的位置上。这个看法已由星期二以来所得到的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证实了（星期二，我们曾经使“泰晤士报”有可能借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部看法，而该报在今天早晨竟坚持把这些看法说成是它自己的²¹）。斯坦美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王储分别指挥的3个军团共有13个军，至少有43—45万人。同他们对抗的全部兵力中受过训练的兵士充其量也不会比33—35

万超过很多。如果说不止此数，那末其余的就是那些未经训练的和最近才编成的营了。但是，上述德军兵力还远不是德国的全部力量。仅拿野战部队数量来说，就有3个军（第一、六、十一军）还没有计算在里面。这3个军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驻防地点，并且发现第十一军的各团在莱茵河左岸和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我们还确切地知道目前在汉诺威、不来梅以及它们的郊区除后备军外没有其他部队。这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这3个军的大部分也已经开往前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已有的优势兵力又增加了大约4—6万人。即使还有后备军的一些师调到萨尔河前线，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现在，后备军中有21万名兵士已完全做好了准备，各第四营和其他基于营计18万人也几乎准备就绪；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可能用来进行第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但愿谁也不要认为，这些兵员在某种程度上仅存在于纸上。1866年的动员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而目前的动员再度证明，受过训练的、做好出征准备的人员比需要的还多。这些数字似乎是难以相信的，然而，甚至就是这些数字也还不是德国的全部军事实力。

因此，在本周末法皇将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如果说在上周他想前进而不能前进，那末现在他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前进了。关于敌军的兵力，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在来自巴黎的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这个消息指出，25万普军集中在萨尔鲁伊和诺伊恩基尔兴之间。至于哪些部队在诺伊恩基尔兴和凯则尔斯劳顿之间，巴黎的消息却没有提到。因此，法军一直到星期四都没有采取行动，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作战计划有了改变，他们可能放弃进攻而准备采取守势，利用在筑垒阵地上严阵以待时后装枪和

綫膛炮給軍队所造成的优势，因为在这种場合下这些武器将使軍队的威力大为增强。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必定使法国人在战争一开始就大失所望。不经过一次大会战就牺牲洛林和亚尔薩斯的一半土地(而我們怀疑,这样龐大的一支軍队能找到比麦茨近郊的陣地更靠近边境的有利陣地),这会給法皇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对付法軍这样的行动，德軍可能采取上述計劃。他們可能力图在敌人到达麦茨之前就把他們卷入大会战，并在薩尔魯伊和麦茨之間急速前进。不管怎样，他們总会力图从側面繞过法軍的筑垒陣地而切断他們同后方的交通綫。

一支 30 万人的軍队需要大量粮食，它不能让它的补給綫被截断，即使是几天也不能。截断它的补給綫，就可以迫使它离开自己的陣地，进行野战，那时它就丧失了这些陣地的有利条件。不管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我們可以确信，最近一定会采取行动。75 万人是不能够长久集中在一块 50 平方英里的地区的。由于无法供养这样的人，这一方或那一方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后重复一遍，我們是从法軍和德軍双方都把現有的全部兵力調到前綫参加第一次大会战这样一个推測出发的。而在这种場合下，我們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見，即德軍在数量上将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只要他們不犯大錯誤，就足以取得胜利。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都证实了我們这个推測。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不能认为是絕對肯定的。我們不得不依据那些可能造成誤解的材料来做結論。甚至在我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們还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的部署；同样不能預言，这一方或另一方指揮官会犯什么样的錯誤，或者相反，会發揮什么样的天才。

今天我們最后要談的，是关于德軍攻击亚尔薩斯的維桑堡防

綫²²的問題。德軍方面参加会战的有普魯士第五軍、第十一軍和巴伐利亚第二軍的部队。这样我們就有了直接的证据說明，不仅第十一軍，而且王儲的全部主力都在普法尔茨。消息中提到的“皇家近卫擲彈兵”团，是擲彈兵第七团，即西普魯士第二团，它和第五十八团一样，屬於第五軍。普魯士的作战方法总是先以一个軍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同时把另一个軍的部队調来。但是这次在至多一个軍就可以成功地进行的战斗行动中，却使用了普魯士和巴伐利亚3个軍的部队。看来，用3个軍来威胁亚尔薩斯，是为了給法軍制造印象。此外，沿萊茵河谷向上游的进攻可能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被阻，而越过佛日山脉进行側敌运动时，山道可能被比奇、法耳斯布尔和拉-普提特-比埃尔这些不大的要塞封鎖，这些要塞完全能够阻止軍队沿大道运动。我們估計，当德軍这3个軍的三四个旅攻击維桑堡时，这些軍的主力大概經兰道和皮尔馬森斯向茨魏布呂肯前进。如果上述各旅成功，麦克馬洪的几个师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向萊茵河）前进。他們在那里根本不能造成任何威胁，因为沿平原向普法尔茨的任何入侵都会在兰道和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被阻。

这次維桑堡会战，显然是在德軍几乎穩操胜算的兵力优势下进行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它对軍队士气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对筑垒陣地的强攻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困难的任务。尽管法軍有綫膛炮、多管炮和沙斯波式步枪²³，德軍却用刺刀把他們逐出了筑垒陣地，这一事实对两軍都会发生影响。这无疑是刺刀成功地对付后装步枪的第一个战例，因此这次会战将是值得紀念的。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会战打乱了拿破侖的計劃。这样一个消

息,如果不和其他地方获胜的消息放在一起,即使说得极其輕描淡写,也不能让法軍知道。而这个消息又无法隱瞞 12 小时以上。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法皇将派出他的軍队去寻求这种胜利,如果我們不能很快得到法軍胜利的消息,那就奇怪了。但是同时,德軍可能也会出动,因此,双方的先头部队将在几个地方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发生接触。今天,或者至迟明天,預料第一次决战就要开始。

載于 1870 年 8 月 6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10 号

普軍的勝利

德軍第三軍團迅速的行動使毛奇的計劃日益明朗化。這個軍團一定是通過曼海姆和蓋爾曼爾斯海姆兩地的橋梁，可能還通過這兩地之間的軍用浮橋而在普法爾茨集中的。集中在萊茵河谷的軍隊，在沿着從蘭道和紐施塔特經過哈爾特高原向西延伸的道路運動以前，可以用來進攻法軍的右翼。握有優勢兵力而且有蘭道在近後方的這樣一次進攻，是完全沒有危險的，而且能夠獲得重大的戰果。這時，如果能夠誘使相當大的一部分法軍離開主力來到萊茵河谷，擊敗他們，並溯河谷而上把他們逐向斯特拉斯堡，那末這部分法軍就不能參加決戰了，而德軍第三軍團則因離法軍主力非常近，仍能參加決戰。無論如何，如果德軍的主攻是針對法軍的左翼（不管許多軍事的和非軍事的饒舌家如何反對，我們仍然認為是這樣），那末向法軍右翼進攻，就會迷惑他們。

對維桑堡突然而成功的攻擊，說明德軍掌握了關於法軍部署的情報，而這些情報促使他們採取了這一機動。法軍急於報復，於是冒失地落入了圈套。麥克馬洪元帥立即把所屬各軍調向維桑堡，而要完成這個機動，據說他需要兩天的時間。但是王儲卻不打算給他這個時間，他立即利用自己的優勢，於星期六在維桑堡西南約 15 英里的索爾河畔維爾特附近攻擊法軍²⁴。麥克馬洪的陣地據他自己說是堅固的。但是到下午 5 時他就被逐出了陣地，並且

据王儲推測，他已率領自己的全部兵力退向比奇。这样，他也許能摆脱被逐到离开战斗行动中心的斯特拉斯堡的厄运，而有可能与主力保持联络。但是，根据最新的法国电讯得知，他实际上已退向南錫，他的司令部目前在薩韦尔恩。

法軍为阻止德軍进攻而派出的 2 个軍包括 7 个步兵师，据我們估計，其中至少有 5 个师参加了战斗。在会战过程中他們全部相继开到戰場是可能的，但是，他們已不能恢复均勢，就像逐一开到馬振塔戰場的奥地利各旅未能做到这点一样²⁵。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法軍全部兵力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这里被击潰了。德軍方面参加会战的可能仍然是那些以前卫攻占維桑堡的部队，也就是巴伐利亚第二軍、北德意志第五軍和第十一軍。其中第五軍包括 2 个波茲南团、5 个西里西亚团和 1 个威斯特伐里亚团；第十一軍包括 1 个波美拉尼亚团、4 个黑森—加塞尔和拿騷团，3 个紹林吉亚团。由此可見，参战的有来自德国各个不同地区的軍隊。

在这些軍事行动中，最使我們惊異的是双方軍隊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与根据傳統所能預料的恰恰相反。德軍进攻，法軍防御。德軍行动神速，并且用他們指揮自如的大量兵力作战；而法軍就連自己也承认，他們的軍隊經過两周的集中，仍然相当分散，还需要两天的時間才能把两个軍集中起来。結果，他們被各个击破。根据法国人調动軍隊的情况看来，可以把他們当做是奥地利人。这怎么解釋呢？理由很簡單：这在第二帝国中是必然的事情。維桑堡附近的打击，足以使整个巴黎震动，无疑地也足以扰乱軍心。必須进行报复，于是立即派麦克馬洪率領两个軍来实行这个报复。这一步肯定是錯的，但是又不得不

走，而且已經走了——所得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如果麥克馬洪元帥得不到強大的增援而不能再次迎击王儲，那末后者再向南前進 15 英里左右，就能占領斯特拉斯堡—南錫鐵路，并向南錫迅速前進，因此也就能迂迴法軍在麥茨前方所能指望扼守的任何一條防綫。無疑，正是因為害怕這一點，法軍才不得不放棄薩爾區。王儲在派遣他的前衛去追擊麥克馬洪以後，也可以立即轉向右面，越過山區向皮爾馬森斯和茨魏布呂肯運動，以便同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軍團左翼很好地會師。后者在這個期間一直在美因茲和薩爾布呂肯之間某地，而法軍却硬說他在特利爾附近。至于弗羅薩爾將軍指揮的軍在福爾巴赫的失敗²⁶，對於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運動會有什麼影響（看來，普軍在這以後已于昨日向聖阿沃耳德推進），我們現在還不能斷定。

如果說第二帝國在維桑堡會戰以後十分需要勝利，那末現在，在維爾特會戰和福爾巴赫會戰以後，它就更加需要勝利了。如果說維桑堡會戰已足以破壞法軍右翼原定的全部作戰計劃，那末星期六的會戰就必然打亂了整個法軍的一切準備措施。法軍已喪失了一切主動權。它的行動與其說是決定於軍事上的考慮，不如說是出於政治上的必要。一支 30 萬人的軍隊幾乎都在敵人的視野之內。如果不根據敵人營壘中所發生的情況，而根據巴黎所發生的或者可能發生的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那末它就已經失敗一半了。當然，誰也不能確切地預言決戰（如果它不是已經在進行，那末也是迫在眉睫了）的結局。但是，我們可以說，如果拿破侖第三把星期四^①以來所實行的那種戰略再實行一個星期，那末，僅僅

① 8月4日。——編者注

这一点就足以使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军队复灭。

法皇拿破仑的电报只是加深了普军关于这些会战的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星期六午夜，他只是公布了一些事实：

“麦克马洪元帅战败。佛罗萨将军被迫退却。”

3小时后得到的消息说，法皇同麦克马洪元帅的联系被截断了。星期日早晨6时，当局承认佛罗萨将军在萨尔布吕肯以西很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福尔巴赫遭受失败，这就从实质上证实了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其次宣称：“被分割的军队正向麦茨集中”，也就承认了无法立即阻止德军进攻。后来发出的一个电报却令人难以理解：

“退却将井然有序地进行。”(?)

是谁退却呢？不会是麦克马洪元帅，因为同他的联系仍然中断；也不会是佛罗萨将军，因为法皇接着说：“从佛罗萨将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在早晨8时25分，法皇只能用未来语气说明他尚不知位置何在的那些军队行将进行的退却，那末，他在这以前8个小时发出的、用现在语气说的“退却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的电报，会有什么意义呢？后来的所有这些消息和最初的消息一样，都贯穿着一个精神，即：«Tout peut se rétablir» [“一切都可以补救”]。普军的胜利很大，以致不容法皇采用他自然想要采用的那种手法。他不可能大胆地隐瞒真相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后会战获胜时一起发表消息来抵销失败的印象。现在已经不可能在法国人民面前隐瞒法军两个军团失败的事实来保持他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只有指望利用法国人过去在得到类似的灾难的消息时在心中产生的那种挽回失去的东西的强烈愿望。法皇在给皇后和大臣们

的私人電報中，無疑給他們規定了公開講話的範圍，甚至更有可能從麥茨給他們送去了有關的聲明的原稿。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不管法國人民的心情如何，所有當權者，上自皇帝起，都完全喪氣了，這件事本身的意義是特別重大的。巴黎宣布了戒嚴，這不容置辯地說明，如果普軍獲得新的勝利，那會造成怎樣的局面。而內閣的宣言的結語是：

“我們將努力作戰，祖國將得救。”

得救！法國人也許會自問：從什麼中得救？從普軍為了防止法軍入侵德國而進行的入侵中得救。如果普軍被擊敗，而同樣的號召從柏林發出來，那末它的意思就清楚了，因為法軍每一個新的勝利都會意味着法國對德國領土新的兼併。但是，如果普魯士政府將來做得十分恰當的話，那末法軍的失敗將只意味着法國阻礙普魯士順利地推行它的德意志政策的企圖失敗了；我們很難相信，*en masse* [全民] 武裝（據說，法國大臣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會使他們重新發動一個進攻戰。

載于 1870 年 8 月 8 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 1711 號

战争短评(五)

星期六,即8月6日,是战争初期极关重要的日子。德方最初报道十分含蓄,与其說是指明这一天所获的战果的重要意义,不如說是隱諱它的重要意义。只是根据后来的較全面的报告以及法軍报告中某些尷尬的自白,我們才得以判断星期六軍事形势所起的全部变化。

当麦克馬洪在佛日山脉的东面山坡遭受失敗的时候,弗罗薩尔的3个师和巴贊軍至少1个团(第六十九团),共42个营,被第七軍(威斯特伐里亚軍)的卡梅克师和第八軍(萊茵軍)的2个师,即巴尔涅科夫师和施图普納格耳师,共37个营,从薩尔布呂肯以南的高地一直驅逐到福尔巴赫以西。因为德軍各营編制員額較多,所以双方参加作战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法軍具有陣地的优势。弗罗薩尔左侧有巴贊和拉德米罗的7个步兵师,在后面又有2个近卫师。但是,除上述1个团以外,所有这些师都沒有一兵一卒去援助不幸的弗罗薩尔。他在惨敗后不得不退却,現在也和巴贊、拉德米罗和近卫軍一样,正使全部部队向麦茨退却。德軍追击退却的法軍,星期日已到达了圣阿沃耳德,于是整个洛林,一直到麦茨为止,都已暴露在德軍的进攻面前。

同时,麦克馬洪、德·法伊和康罗貝尔,不是像以前指出的那样退向比奇,而是退向南錫。麦克馬洪的司令部星期日曾設在薩

韦尔恩。由此可见，这3个军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击退到和其余军队退却路线不同的方向去了。这样，我们昨天所分析的王储在进攻中所努力争取的那些战略上的优势，看来已经获得了，至少是部分地获得了。当法皇一直向西退却时，麦克马洪愈来愈偏向南去，因此到其他4个军在麦茨掩护下集中的时候他未必能到达吕内维尔。但是从萨尔格明到吕内维尔，比从萨韦尔恩到吕内维尔仅仅远几英里。因此，不能设想，当斯坦美兹在追击法皇，而王储力图在佛日山脉狭窄的山道中追上麦克马洪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星期日他在布利斯堡，而他的前卫在萨尔格明附近某地）竟会袖手旁观。整个洛林北部都是骑兵的出色战场，而在吕内维尔平时经常设有骑兵司令部，指挥驻在郊区的很大一部分法国骑兵。德军骑兵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占很大的优势，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不会立刻把这一兵种的大量部队派到吕内维尔方向，以便切断麦克马洪同法皇之间的交通线，并破坏斯特拉斯堡—南锡线上的铁路桥梁，并在可能时破坏麦泰河上的桥梁。德军甚至可能成功地以步兵部队楔入这两股被分割的法军之间，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更向南退却和绕更远的道路去恢复他同其余军队的联系。从法皇承认星期六同麦克马洪的联系被截断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类事件已经发生了。同时，关于法军大本营拟向夏龙转移的消息，也是法军害怕更严重的后果的不祥之兆。

这样看来，法军8个军中已有4个军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击溃了，并且每次都是被各个击破的；而其中之一第七军（由费里克斯·杜埃指挥）的下落则完全不明。导致这种错误的战略，真像奥地利人在完全束手无策时采用的战略。这种战略使我们联想到的不是拿破仑，而是博利约、马克和居莱之流。请设想一下弗罗萨

尔的处境，他在福尔巴赫作战终日，而在他左侧距萨尔河防綫不到10英里或者大约10英里的地方，7个师竟袖手旁观！如果不设想他们当面的德军既足以阻止他们前去援救弗罗萨尔，又足以阻止他们单独进行攻击来支援他，那末这就完全不能令人理解了。但是这个唯一可能提出的理由只有如我们一贯指出的那样，在德军打算以其极右翼进行决定性的攻击的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向麦茨仓卒退却，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看法。这次退却很像是在陣地和麦茨的交通綫受到威胁时企图及时退出陣地的行动。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些德军部队在正面同拉德米罗和巴赞所属各师对垒以及可能从翼侧迂迴他们，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斯坦美兹的7个或者更多的师中仅有3个师参加了战斗。

在这期间，又开来了另外一个北德意志军——第六军，即上西里西亚军。这个军在上星期四经过科伦，现在由斯坦美兹或弗里德里希-卡尔指挥。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泰晤士报”仍然坚持说他在极右翼特利尔附近，虽然该报的同一号上登载了一则电讯，说他已从霍姆堡向布利斯堡前进。现在，德军无论在兵力和士气上或者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以致他们在某些时候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即使法皇打算把4个军留在麦茨的营垒内，——否则他就得不停地一直退到巴黎，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那也无法阻止德军进攻，就同贝奈德克在1866年在奥里缪茨城的掩护下重新集结他的军队而未能阻止普军向维也纳进攻²⁷一样。贝奈德克！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胜利者怎能和他相比！但是，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比较。同贝奈德克一样，法皇把军队集中在一个可以向任何方向运动的陣地上，而且是在敌人集中前整整两个星期就集中好了。同贝奈德克一样，路易-拿破

侖采取了巧妙的行动，使自己的各軍都因敌人在数量上或在指揮上占优势而被各个击破。但是，我們担心类似之处就到此为止。虽然貝奈德克一个星期中每天都打败仗，他終究还保存了足够的兵力在薩多瓦进行最后的奋战。至于拿破侖，从各方面看来，他的軍隊經過两天战斗后几乎已絕望地被分割了，因此，他甚至不能試圖进行一次决战了。

我們认为，原来打算向波罗的海进行的远征，如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佯动的話，那末現在可以放棄了。每一个营都要用在东部边境。法軍 376 个营中有 300 个营分屬於 6 个基干軍和 1 个近卫軍，这些軍据我們了解都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之間。第七基干軍(由杜埃指揮)，即另外 40 个营，可能已被派往波罗的海，也可能同主力会合。其余 36 个营勉强够用于阿尔及尔和在國內担任各种勤务。法皇还有哪些兵力去增援呢？这些兵力就是現在正在編成的 100 个第四营和流动自卫軍。但是，这二者——前者大部分，后者全部——都是由沒有受过訓練的新兵編成的。什么时候各第四营可以完成出征准备，我們不知道，但是不論他們是否完成准备，他們都必須出征。至于流动自卫軍目前的状况，我們可以从上星期夏龙兵营的事件²⁸来作判断。无論是各第四营还是流动自卫軍无疑都是良好的兵士材料，但还不是兵士，还不是能够經得住那些善于夺取多管炮的人的攻击的軍隊。另一方面，再过 10 天左右，德軍能够补充 19 万到 20 万人的第四营和其他部队，这是精銳部队；此外还将得到至少是同样数目的后备軍，他們全部适于担任野战勤务。

載于 1870 年 8 月 9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12 号

战争短评(六)

以往恐怕沒有一次战争像拿破侖“到柏林的軍事散步”这样极端忽視普通理智的常規，这一点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疑問了。萊茵河的爭奪战是拿破侖最后的和最大的一張王牌；但是同时，这次战争的失敗也就意味着第二帝国的崩潰。这在德国是了解得很清楚的。經常期待对法战争的爆发，曾經是很多德国人不得不容忍1866年的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說德国是分裂了，那末在另一方面說却是加强了；北德意志的軍事組織所提供的安全保证，比那个較大的但渙散的旧德意志联邦²⁹的軍事組織所提供的要大得多。这个新的軍事組織預定能在11天內使編入各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的552 000名常备軍和205 000名后备軍完成战斗准备，并且再經過两三个星期，又使187 000名完全适于野战的补充部队（Ersatztruppen）做好战斗准备。这并不是秘密。这些部队怎样分編为各軍以及每个营应在哪个地区編組的全部計劃會不止一次地公布过。而且，1866年的动員证明，这个組織并非一紙空文。每一个人都按照規定进行了登記；大家也都很清楚，每个后备軍管区司令部都已准备好每人的征集令，只等填写日期了。然而在法皇看来，这些龐大的兵力仅仅見于紙上。他到战争开始时所征集的全部兵力，至多是萊茵軍团的36万人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3—4万人，共計約40万人。在兵力对比如此不利

以及法軍新編部队(第四营)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法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国还在忙于动员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我們已經看到,这个机会是怎样被错过了,甚至第二个取胜的机会,即向莱茵河进攻的机会,又是怎样被错过了。現在,我們还要指出另一个錯誤。

法軍的部署到宣战的时候是很好的。这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个軍在提翁維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直接在边境附近,为第一綫;2个軍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为第二綫;2个軍作为預备队,在南錫附近;第八軍在伯尔福。所有这些軍队依靠铁路在几天內就可集中起来从洛林渡过薩尔河进攻,或者从亚尔薩斯渡过莱茵河进攻,并且根据情况向北或向东进击。但是,这个部署只适于进攻。对于防御,它完全不适用。如进行防御,軍队部署的首要条件是:前进部队同主力应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并在敌人到达前集中好軍队。假定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需要行軍一天,那末前进部队至少必須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在这里,拉德米罗、佛罗薩尔和德·法伊3个軍,以后还有麦克馬洪軍的一部,都直接配置在边境附近,而且分布在从維桑堡到錫埃尔克全长至少为90英里的一綫上。为了要把两翼部队集中到中央,就需要行軍整整两天;不但如此,甚至当得知德軍就在前面几英里的时候,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縮短战綫,或者把前进部队推进到适当距离上,以保证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行将进攻的情报。因此,几个軍被各个击破,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造成的一个錯誤,就是麦克馬洪把1个师配置在佛日山脉以东維桑堡附近一个招引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陣地上。杜埃的

失敗使麥克馬洪又犯了一個錯誤：他企圖在佛日山脈以東重新進行戰鬥，結果使右翼更加遠離中央，並使自己同中央的交通綫失掉掩護。當右翼（麥克馬洪軍，此外至少還有法伊和康羅貝爾兩軍的各一部）在維爾特被擊敗時，中央（現在查明有弗羅薩爾軍和巴贊軍的兩個師）在薩爾布呂肯的前面遭到了慘敗。其餘的部隊相距太遠，不能前來援助。拉德米羅仍在布宗維耳附近，巴贊的殘部和近衛軍在布累附近，康羅貝爾的主力到了南錫附近，德·法伊軍的一部已完全不知去向，而費里克斯·杜埃，據我們現在所知，8月1日曾在亞爾薩斯最南端的阿耳特基爾克，距維爾特戰場幾乎有120英里，而且看來又沒有足夠的鐵路運輸工具。所有的措施只說明了疑惑、猶豫、動搖，並且這是在戰爭的最緊要的關頭產生的。

兵士對於他們的敵人得到了什麼印象呢？固然，法皇在最後的時刻告訴了他的兵士，說他們將同“歐洲最好的軍隊之一”交手，這當然很好，但是在多年來一直向他們灌輸了輕視普軍的思想之後，這些話就沒有什麼意義了。讓羅上尉在“時報”上所寫的报道，就是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我們在以前曾引用過他的另一篇报道^①，他是在3年前才退役的）。他在對普軍說來是“炮火的洗禮”的戰鬥中被普軍俘擄，在普軍那里呆了兩天，看到了普軍第八軍的大部分部隊。在他看到普軍實際上同他所想像的竟有這麼大的區別以後，他大為吃驚。他被帶到普軍營地時產生的第一個印象便是：

“一進入森林，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哨兵站在樹下，各營集結在大道兩旁。但願誰也不要使用同我們國家和我們目前的局勢不相稱的手法來欺騙世人：我剛走幾步，便看到了一支優秀的軍隊（une belle et bonne

^① 見本卷第26頁。——編者注

armée)和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的民族所固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一切方面。兵士的举止、在比我们严格得多的纪律下他们在每一个动作上对首长意志的服从、一些人的爽朗活泼、另一些人的严肃果敢、大多数人所表现的爱国心、军官在一切方面经常表现的那种勤恳态度以及特别使我们羡慕的士官的品德——这就是立刻使我为之惊异的一切，这就是自从我在这个军队和这个国家过了两天以后经常在脑海里萦迴的一切。在那里，每隔一定距离所树立的各地后备军的各营番号的标记使我想，这个国家在危险临头和雄心勃发的时刻能够如何充分地发挥力量。”

在德军方面，一切都和法军完全不同。他们当然恰当地估计了法军的战斗素质。德军的集中既迅速又缜密。所有能上前线的人都已派往前线。现在既然发现北德意志第一军在萨尔布吕肯已经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会合，那末，这就无疑说明这支55万人的常备军的所有人员、马匹和火炮都已开到前线，在那里他们将同南德意志的军队会合。而且这个巨大的数量优势的作用，到现在又由于军队指挥的卓越而进一步增强了。

载于1870年8月1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14号

战争短评(七)

整个这一星期，人们都在等待着曾被法国公报说成是迫在眉睫的麦茨大会战。然而，我们的军事评论家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说明，这个行将到来的会战无非是转移巴黎民众视线的一种手法而已。麦茨会战！为什么法军要进行这个会战？他们在这个要塞掩护下集中了4个军；他们企图把康罗贝尔4个师中的某些师也调到那里去；他们可以指望很快得到关于其余3个军（麦克马洪军、德·法伊军和杜埃军）到达南锡附近的摩塞尔河并在该河西岸得到掩护的消息。他们在全部军队还没有重新会合以前，在麦茨的堡垒还保证他们不受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决战呢？而德军又何必对这些堡垒进行无准备的强攻而碰得头破血流呢？只有在法军全部在麦茨城下会合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可能期待法军向摩塞尔河以东出击，并在他们的要塞前面进行会战。不过，这一切还只是将要实现，并且将来总的说来能否实现，现在还值得怀疑。

在上星期日，麦克马洪被迫放弃了萨韦尔恩，该城在当夜就被德军占领。和他在一起的，有他自己那个军的残部和杜埃军的1个师（由孔塞-杜美尼耳指挥）的残部，此外，还有掩护他退却的

① 8月7日。——编者注

德·法伊军的1个师。在当天傍晚，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通过福尔巴赫几乎推进到了圣阿沃耳德。这两个地方都比萨韦尔恩接近南锡；而且比萨韦尔恩大大接近蓬塔木松和迪厄卢阿尔，即两个位于南锡和麦茨之间的摩塞尔河畔的地点。现在，当德军需要尽快地在摩塞尔河上控制或建立一个渡口，而且根据各种非常明显的理由，这个渡口必定要设在麦茨的上方的时候，当他们比麦克马洪更接近该河，因而迅速挺进就能阻碍他同巴赞会合的时候，当他们的兵力绰绰有余的时候，他们企图采取这一类的行动，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我们所预言的，他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通过洛林整个北部，看来不久以前已同麦克马洪的右翼接触。星期三这支骑兵已通过格罗-坦肯，该地距萨韦尔恩和南锡间的直通大道仅25英里左右。因此，德军将确切知道麦克马洪的位置而相机行事。我们不久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南锡（更准确地說，在弗鲁阿尔）和麦茨之间的某处到达摩塞尔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上星期六以来没有听到任何战斗消息的原因。现在，兵士的两腿正在全力工作；麦克马洪同弗里德里希-卡尔正进行着一场竞赛，看谁先渡过河。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将从麦茨出动，当然这不是为了在麦茨城下进行会战，而是为了防守摩塞尔河的渡口。这确实可以依靠在右岸或左岸的攻击来达到。在福尔巴赫缴获的两个舟桥纵列也许很快就会得到使用。

关于德·法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肯定的消息。固然，麦茨发表的一个公报说他已经同军团会合。但是同哪个军团呢？同巴赞的，还是同麦克马洪的？如果这整个公报还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末他显然是同后者的军团会合了，因为自从同他的联系中断以来，

德軍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贊之間。杜埃軍（8月4日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現在一定是因为德軍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軍其余部队的联系；他們只有經過維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軍会合。至于康罗貝尔的部队，我們意外地发现他至少有1个师（由馬丹普雷指揮）在巴黎，这个师在那里不是对付德軍，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該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軍隊的一部分³⁰。其余的部队現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軍隊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是其中3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敗，已被完全击潰。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說法軍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被击敗，那是不对的。我們現在有斯坦美茲和阿尔文斯累本两位將軍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德軍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我們的老相識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15个营。这就是同弗罗薩尔陸續調来的3个师（共39个营）作战6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敗，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軍（勃兰登堡軍）的第五师赶来了。該师4个团中至少有3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軍参加战斗的最多共有24个或者27个营。他們把法軍逐出了陣地，而且只是在法軍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繞过法軍右側的第十三师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戰場，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使法軍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潰逃。在战斗結束时，德軍还有1个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軍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均屬巴贊軍），而屬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因此，如果

說法軍在維桑堡和維尔特是被优势兵力粉碎，那末在施皮歇恩則是被劣势兵力击潰。至于他們通常都报道說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不应当忘記，个别的参战人員未必能判断出兵力的多寡，而且一切遭受失敗的軍隊通常都是这样說的。此外也不应当忘記，德軍的优良素质只是現在才开始得到承认。根据法軍大本营的公报看来，德軍在火力的猛烈和精确程度方面都大大超过法軍，而且麦克馬洪肯定地說，在森林中作战，法軍不可能战胜德軍，因为德軍非常善于利用隱蔽物。关于騎兵，让罗在星期四的“时报”上写道：

“他們的騎兵远較我們的騎兵优越，他們普通兵士的馬比我軍許多軍官的馬还要好，而且他們騎得也好些……我曾經看到他們的一个胸甲騎兵团，那簡直漂亮极了……此外，他們的馬匹負載的东西比我們的要少得多。我所看到的胸甲騎兵的高大的馬匹，負載的重量比我們矮小的阿拉伯馬或南法兰西馬要輕得多。”

他还贊揚了德軍軍官不仅對他們本国的地形，而且对法国的地形都非常熟悉。这是不足为奇的。德軍每一个尉官都有很好的法軍总參謀部的地图，而法国軍官却只有一份可怜的类型战区图(une carte dérisoire)的东西，此外，还有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在战前，哪怕派一个这样誠实的記者到德国去，那末对法軍該是多么有益啊。

載于 1870 年 8 月 13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16 号

战争短评(八)

麦克馬洪在什么地方呢？德軍騎兵一直奔襲到呂內維爾和南錫的門口，看来沒有同他遭遇；否則，我們一定会听到发生战斗的消息。而且，如果他安全到达南錫并因此而同麦茨的軍隊恢复了聯絡的話，那末法軍大本营无疑会立即宣布这样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从对麦克馬洪的行踪保持完全緘默这一点，我們所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麦克馬洪认为从薩韦尔恩取直路到呂內維爾和南錫过于危險，为了不使自己的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便繞道向南退却，而在巴荣或者甚至在巴荣上方渡过摩塞尔河。如果这个推測是正确的，那末他就很少有希望能在什么时候到达麦茨。在这种情况下，法皇或者麦茨的另一位指揮官就必须解决这个問題：立刻向馬尔納河岸夏龙(可能同麦克馬洪会合的最近地点)退却对軍隊是不是更好些。因此，我們觉得关于法軍朝这个方向总退却的消息是确实的。

同时，我們听到法軍有大量增援部队的消息。新任陸軍大臣向議院保证說，4天以后，一定有两个軍，每軍35 000人，被派往前綫。但是他們在什么地方呢？我們知道，萊茵軍团的8个軍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部队以及在阿尔及尔的駐軍，是法国陸軍(包括海軍陸战队在內)的全部兵力。我們知道，康罗貝爾軍和波罗的海远征軍共4万人現在巴黎。我們从德让將軍在議院的演說

中得知，各第四营现在还远沒有准备好，它們需要补充，而且势必抽調流动自卫軍人員才能补充起来。那末，这7万人特別是在蒙多邦·德·八里桥^①將軍还打算（这是很可能的）把4万人尽可能留在巴黎的情况下，将从哪里来呢？但是，如果他的話真的有某种意义，那末这2个軍就应当是指駐在巴黎的部队和至今一直被认为是萊茵軍团的一部分的康罗貝尔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真正的增援部队只是巴黎的守备部队，这样，作战部队的总数将由25个师增加到28个师，但其中至少有7个师已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我們还听說特罗胥將軍被任命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軍的軍长，而旺代將軍(?)被任命为正在里昂建立的第十三軍的軍长。到目前为止，法軍是由近卫軍和第一至第七各軍組成的。关于第八、九、十、十一軍的番号，我們从来沒有听到过，而現在，人們突然向我們說起第十二和第十三軍。我們看到，除了第十二軍(如果这指的是巴黎守备部队)以外，目前沒有任何部队可以編成这些軍中的一个軍。这一切看来是一种在紙上建立軍隊以求恢复公众信任的可怜詭計，不然，声称扩編5个軍而其中4个軍至今还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无法解釋了。

正在打算建立一支新軍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哪些兵源呢？首先是宪兵，它可供編成1个騎兵团和1个步兵团。这是很好的部队，但它的人数不超过3000人，还必须从法国各地召集来。关于 douaniers [海关警备队] 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預計編成24个

^① 即古贊-蒙多邦，法国將軍，1860年英法联軍侵华时曾指揮侵略軍，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間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侖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譯者注

营；但是，我們怀疑它的人数甚至能否够得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其次是 1858—1863 年应征入伍的老兵，其中未婚者已經按特别法令征召入伍。他們的总数可达 20 万人，这是军队最宝贵的补充人员。其中一小半就足够补充各第四营，其余则可編成新的营。但是，这里又来了困难：军官从哪里来呢？他們不得不从作战部队中抽調，虽然这可以用提升大量士官为少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样又会削弱那些抽出他們的部队。所有这三类人合計起来，至多增加 22—23 万人，而且在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 14—20 天，才能使其中一部分做好准备以便加入作战部队。但是不幸，情况对他們并不有利。現在已經公认，法軍中不仅是軍需部門，而且整个軍事行政机构都十分无能，它們甚至无法保证边境上的军队的供应。既然从来沒有人想到过前綫需要后备兵力，那末又怎能談到給他們准备武器和装具呢？除了各第四营以外，是否还有什么新編部队能在不到几个月的時間內完成准备，这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不应当忘記，这些人当中誰也沒有使用过后装枪，他們完全不懂得由于使用这种武器而采取的新战术。如果說目前法軍的基干部队，像他們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往往慌乱地盲目地射击而浪費彈药，那末这些新編的营在遇到那些看来很少因战斗的喧囂而影响行动的沉着和射击的准确的敌人时又将如何呢？

余下的还有流动自卫軍、全部 30 岁以下的未婚男子和地方国民自卫軍。談到流动自卫軍，那末甚至它的小部分有点正規組織的部队，一派到夏龙，看来也就瓦解了。紀律根本不存在，而军官由于其中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职责，看来已日益丧失了威信；兵士連武器都沒有，現在这整个組織好像正在全面瓦解中。德让將軍間接地承认了这一点，建議以流动自卫軍补充各第四营。

但是,如果全民武装中这支似乎是有组织的部队都完全无用,那末对其余的部队又能有什么指望呢?纵然军官、装具和武器都为他們准备齐全了,但是把他們训练成为兵士又需要多少时间呢?何况对于应付紧急情况事先毫无准备。每一个能服役的军官都已经用上了。法军没有德军那种“一年志愿兵”制所提供的几乎用之不尽的后备军官(德军每年大约有这种志愿兵 7 000 人入伍,在服役期满时几乎其中每一个人都完全胜任军官的职务)。装具和武器看来也缺乏;据说,甚至需要把过时的燧发枪从兵器库中拿出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 20 万人对法国能有什么价值呢?当然法国人可以随便援引国民公会的例子,援引卡诺和他从无到有地建立边境部队的例子³¹等等。虽然我们不愿断言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可是终究不应忘记同盟国军在国民公会的成功上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这些进攻法国的军队每路平均有 4 万人;他们共有三四路,各自单独行动——一路在些耳德河,另一路在摩塞尔河,第三路在亚尔萨斯,等等。国民公会曾用大量稍微受过一点训练的新兵来抵抗每一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些新兵活动在当时完全依赖仓库补给的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迫使敌人全部尽量地靠近边境。他们在经过了 5 年战争后,锻炼成了真正的兵士,最后终于把敌人逐过莱茵河。但是,可不可以姑且设想,这种战术能够对付目前这一支虽分编为 3 个独立的军团、但始终能集中在可以相互支援的距离上的庞大的入侵军或者德军会让法国人有时间去发挥他们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在力量呢?只有当法国人准备做他们从来还没有做过的事,即让巴黎和它的守备部队听从自己的命运摆布,而以卢瓦尔河线为作战基地继续战斗的时候,这些潜在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也许事情永远不会发展到

这个地步，但是当法国还没有准备这样做以前，最好不要谈全民武装。

载于 1870 年 8 月 15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7 号

战争短评(九)

“法军开始向摩塞尔河左岸渡河。今日(星期日)晨,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普军前卫;而当军队半数渡过该河时,普军以大量兵力向我军攻击,但经过4小时战斗后,受重创败退。”

这是路透先生在星期一^①傍晚转发的法皇公报所宣称的。但是,公报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敌人的大量兵力就集结在附近,可是法皇却明确地声称,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敌军。不过除此以外,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报道比这个公报更真实更认真了。在我们眼前是一幅鲜明的图景:法军整个忙于渡河这一冒险行动,而狡猾的、总是善于乘隙袭击敌人的普军,正当法军有一半兵力渡到对岸时,便向他们攻击;接着,法军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最后经过超人的努力终于转入猛烈进攻,使普军受重创败退。这真是绘声绘色,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地区的名称。

根据这个公报我们只能设想,这次渡河和企图阻挠渡河的行动(这一行动已被如此胜利地击退了)是在平地上发生的。但是,既然法军渡河的所有桥梁都在麦茨城内因而敌人根本无法到达,既然沿河有五六英里长的一段由麦茨周围的堡垒掩护,而且有足够的、同样安全的地点可供架设许多浮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① 8月15日。——编者注

呢？难道法軍參謀部是想使我們相信，法軍違背理智地忽視了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把軍隊开出麦茨，在平地上架設桥梁，并在敌人視野內和行动可及的範圍內渡河，只是为了促成整整一星期以来所許下的“麦茨会战”嗎？

如果法軍利用麦茨要塞範圍內的桥梁渡过摩塞尔河，那末，当这些法軍还留在右岸（在独立堡垒綫以內他們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普軍怎么能攻击他們呢？这些堡垒的炮兵是能够很快地把这片地区变成火海而使任何来襲的軍隊无法接近的。

这一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法軍參謀部至少可以指出这个地区的名称，以便我們能按地图彻底研究这次光輝的会战的各个阶段。但是，它不打算报道这个地名。幸而普軍并不是这样諱莫如深，他們宣布战斗是在龐日附近通往麦茨的道路上发生的³²。我們一看地图，一切就都清楚了。龐日不在摩塞尔河上，而在离摩塞尔河 8 英里的尼德河上，距离麦茨的独立堡垒綫約 4 英里。如果法軍曾經渡摩塞尔河，并且有一半部队已經到达对岸，那末从軍事观点来看，他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把大量兵力放在龐日或它的附近。如果有大量兵力被派到那里，那末这就不是出于軍事上的理由。

拿破侖被迫放棄麦茨和摩塞尔河防綫，当然不能够不战而退，而且如有可能还要爭取在一个真正的或者表面的胜利以后才开始退却，这次退却至少要退到夏龙。机会是好的。当他的軍隊一半已經渡过河时，另一半本来能够从各堡垒之間向麦茨以东出动，将普軍先头部队向后压縮，造成一次总会战，其規模只求引誘敌人进入各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內，然后全綫发起有效的进攻，把敌人击退到对堡垒沒有威胁的地方。这样一个計劃是不至于完全失败的；它一定可以达到具有胜利外表的結局。这样也許能在軍隊中，甚

至还可能在巴黎恢复威信，使向夏龙的退却少丢一些面子。

这些理由正可以说明那个看来并不复杂而实际上荒谬的麦茨公报。这个公报的每一个字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然而把整个上下文联系起来一看就可发现，它是企图造成一种完全虚假的印象。这些理由也说明了为什么双方都能自称获得了胜利。普军把法军一直驱逐到他们的堡垒的掩护之下；但因为过于接近这些堡垒，普军又不得不退却。这就是关于有名的“麦茨会战”所能说的一切。这次会战完全可以不进行，因为它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于零。我们看到，八里桥伯爵在议院的演说要谨慎得多。

他说：“发生的战事不能称为会战，而是局部的战斗，而每个懂军事的人都应当明白，普军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法军的退却线。”

元帅最后的断言看来只在短时间内是真实的，因为普军无疑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韦洛特严重地扰乱了退却的法军。

对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来说，确实是撤离麦茨的时候了。当法军在摩塞尔河边躊躇不前的时候，德军骑兵在科梅尔西附近渡过了麦士河，破坏了由此通往巴尔勒杜克的铁路。他们还到了维涅耳，威胁着从麦茨向凡尔登退却的纵队的翼侧。从一个骑兵连如何进入南锡，征收了5万法郎和强迫该城居民破坏铁路等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骑兵曾大胆地干了些什么。法军骑兵在什么地方呢？编入8个军的那43个团和属于莱茵军团的预备队骑兵12个团又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土尔要塞是德军进军道路上唯一的障碍，但是它如果不控制着铁路，是不会有意义的。德军当然需要铁路，因此无疑将采取措施迅速攻占土尔。土尔是一个没有独立堡垒的旧式要塞，因而完全不能抵御炮击。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听到，这个要塞在

野炮轰击 12 小时或许还要短的时间以后就投降了。

如果麦克馬洪真的像法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离开了他的军团，在維尔特会战结束两天后到达了南錫，那末我们就可以推測，他指揮的那个軍已完全瓦解了，而且德·法伊的部队也染上了这个病症。現在德軍几乎与自己兩側的两个法軍军团在同一綫上向馬尔納河前进。巴贊运动的方向是从麦茨經凡尔登和圣梅努到夏龙，德軍是从南錫經科梅尔西和巴尔勒杜克到維特里，麦克馬洪的部队(因为即使元帅本人在夏龙同法皇相会，但是他肯定沒有把自己的军团带去)在南面的某地运动，但无疑地也是向維特里方向运动。因此，法軍两个军团的会合已越来越成問題了。如果杜埃的部队不能及时地由伯尔福經維祖耳和肖蒙开到維特里，那末他們可能不得不取道特魯瓦和巴黎来同军团会合，因为对法国兵來說乘火車通过維特里不久将是不可能的了。

載于 1870 年 8 月 18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20 号

战争短评(十)

毛奇将军虽然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计划无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的军队集中成一个拳头楔入法军的一翼和他们其余部队之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现在又在重复同一种战法，而且看来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如果毛奇继续直接向马尔纳河挺进，并且只是在法军向同一地点平行行军时扰乱他们的右翼和后方，那末根据大多数军事评论家的意见，这已经做得很够了。但是，当时很难料想到，他会使他的兵士的双腿做出现在显然已经做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德军个别部队对法军从麦茨向凡尔登运动的长的行军纵队的暴露翼侧和后方采取的行动，我们原以为是一般的攻击，现在了解到这只是以大兵力进攻这个纵队以前的一种侦察行动。德军3个或4个军自麦茨南面沿一条半圆形的路线前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星期二^①早晨到达了法军的行军路线上，并且立即袭击了法军。法军在星期日开始从麦茨退却；当天傍晚在庸日和贝耳克卢瓦堡垒之间发生的小战斗，可能耽搁了这次运动，但是星期一退却仍在继续，并且在星期二还没有结束。退却至少是以2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在麦茨以西5英里的格腊韦洛特分叉的两条道路进行的；北面一条经过栋库尔和埃坦，南面一条

^① 8月16日。——编者注

經過維昂維耳、馬尔斯-拉-土尔和弗倫，然後又在凡尔登會合。德軍的攻擊是在馬尔斯-拉-土尔附近進行的³³；戰鬥繼續了一整天，結果據德軍的公報說法軍被擊敗，損失2面鷹徽旗和7門火炮，被俘2000人，並且被趕回麥茨。與此同時，巴贊也自稱取得了勝利。他宣布，他的部隊擊退了德軍，並且在奪得的陣地上過了一夜。但是在他星期三傍晚發出的電報中，包含兩個預兆某種非常不祥的東西的說法。巴贊在這個電報中說，星期二他全天都在棟庫爾和維昂維耳之間作戰，這就是說，這次會戰中他的戰綫是在棟庫爾到維昂維耳之間，面朝西，而德軍則截斷了通往凡尔登的兩條道路。不管巴贊怎樣自稱勝利，他畢竟不能說已經打通了去凡尔登的道路，哪怕是其中的一條也好。如果他做到了這點，那末無疑地，他的責任就是在當天夜晚儘快地繼續退却，因為敵軍到早晨幾乎肯定將得到增援。但是他停下來了，並且“在奪得的陣地上”過了一夜，姑不論這幾個字意味着什麼。不僅如此，他還在那里繼續停留到星期三下午4時，甚至在這以後他宣布的也還不是打算繼續運動，而是延遲幾個小時再繼續運動以便大量補充彈藥。因此，我們可以相信，星期三的夜間也是在同一地點度過的；而且因為他能夠獲得彈藥補充的唯一地點是麥茨，所以我們有充分根據得出以下的結論：“奪得的陣地”是在後方，而向凡尔登退却的道路仍然被德軍截斷，現在巴贊元帥只有退回麥茨，或者試圖經由一條更加靠北的道路逃走。

如果這個推斷是正確的，——而我們不知道，對於我們現有的材料還能作出什麼別的解釋，——那就是說，一部分法軍同其余法軍的聯繫又被截斷了。我們不知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在德軍到達前，有哪些部隊開往凡尔登去了。但是被趕回麥茨的无

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管他们的价值如何，企图在夏龙集中的大軍还得减少这样一个数量的部队。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巴贊可能试图从这里逃走。靠近比利时边境有一条铁路从提翁維耳通往隆吉翁、蒙梅迪和梅济埃尔，在梅济埃尔它同通往兰斯和夏龙的另一条铁路相交。但是利用这条靠近国界的铁路或者仅仅向这条铁路开进的任何军队，都可能被敌人的追兵逼到边境上而不得不投降，或者越过国界而被比利时军队解除武装。此外，在这条边远的铁路綫上，也很少可能找到足够的車輛来运送大量部队。并且，我們还接到从凡尔登来的消息說，大概是在麦茨和提翁維耳之間渡过摩塞尔河的普軍，星期三已經到达布里埃，即到达由麦茨直达这条铁路还可以通行的地段的道路上。如果巴贊企图在这个方向上运动来挽救他的敗軍，那末他們至少会弄到全部瓦解的地步。一旦敌人位于敗軍运动的捷徑上，长時間的退却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动。麦克馬洪的部队便是证明，他的部队还在一小股一小股地乘火車来到夏龙。12日約有5 000人到达；他們的情形怎样，让“世紀报”³⁴来报道吧：各个兵种和各个团的兵士混在一起；沒有武器，沒有彈药，也沒有背囊；騎兵沒有馬，炮兵沒有炮；真是一群杂七杂八、漫无組織、士气沮丧的烏合之众，要把这些人重新編成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就得好几个星期。記者們由于怕泄露会被敌人利用的消息而避免叙述在夏龙的基干部队的状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說明了問題。

应当在夏龙集中的大軍，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在那里集中起来了。自从康罗貝尔的军队一部分調到巴黎，一部分調到麦茨以后，在夏龙就只有18个营的流动自卫軍，而他們在目前这种战争中是不屑一提的。此后，从巴黎派来了一些海軍陆战队；如果巴贊所作

的部署还有一点合理的东西的话，那末杜埃军剩下的 2 个师这时也应当来到；也许那里还有一些第四营，但是数量当然不会多。在最近几天可能开来几个由宪兵和 douaniers [海关警备队] 新编成的团，还可能开来一些不大的自由射手³⁵ 部队；但是把所有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撇开不谈，在德军来到以前可能集中在夏龙的这支大军的主要部分，无论如何都只有用从麦茨退来的部队组成。而现在，在星期二的会战以后，这些部队的情形如何，有待进一步了解。

在任命特罗胥将军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军长以后，不久又任命他为巴黎的防守司令，这证明并不打算把现在驻在巴黎的大量军队派往前线。巴黎需要镇压。但是，当上星期二会战的真相大白的时候，谁还能够镇压住巴黎的人民呢？

载于 1870 年 8 月 1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21 号

战争的危机

法皇离开了军队，但是他的那位灾星还留在军队里面，他就是在这位灾星的慫恿之下迫不及待地宣战的，但是宣战以后却做不出任何决定。军队最迟应当在7月20日以前做好进军准备。7月20日到了，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做。29日，拿破仑第三在麦茨担任了总司令，当时还有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阻地一直进攻到莱茵河；但是军队按兵不动。犹豫不决看来非常严重，甚至法皇不能决定进攻还是采取守势。德军各路纵队的先头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普法尔茨集中，并且每天都可能发起进攻。尽管如此，法军依然停留在边境的阵地上；这些阵地原是为了进攻而设的，根本不适于防御，但是进攻一直没有进行，而防御很快就成了法军唯一的出路。从7月29日到8月5日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是整个战争的特点。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没有向主力前面的适当距离上派出前进部队，而弥补这个缺陷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向敌国领土派出前进部队；或者把他们留在当时所占有的边境的阵地上，而把主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后撤一日行程。但是前一个办法一定会引起在完全不受法皇控制的条件下同敌军冲突，而后一个办法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以前就退却。这样一来，犹豫不决在继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好像期待敌人也染上犹豫不决的病症，也按兵不动似的。但是敌人行动起来了。

敌人就在自己的部队全部到达前线的前一天，即8月4日，决定利用法军的错误部署。维桑堡会战使麦克马洪和法伊两个军的全部兵力更加远离法军阵地的中央，而8月6日，当德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时，德军第三军团在维尔特击败了麦克马洪的6个师，迫使他们和德·法伊剩下的2个师经过萨韦尔恩退向吕内维尔。在这时候，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施皮歇恩击败了佛罗萨尔的部队和巴赞部队的一部，迫使法军的整个中央和左翼退到麦茨。这样，在法军两支退却部队之间便横隔着整个洛林；而德军骑兵，随后是步兵则在这个宽阔的通道上疾进，以便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曾有人责备王储没有追击麦克马洪的败军直到萨韦尔恩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在维尔特会战以后，追击是进行得完全正确的。当败军向南被驱逐到相当远的地方，以致只有绕道才能同其余法军会合的时候，追击的德军便一直插在这两支法军之间，直奔南锡。现在从结果看来，这种追击方法（即拿破仑在耶拿会战³⁶后所采取的方法）至少和紧跟在逃命的敌人之后进行追击的方法同样有效。这8个师的残部，或者是已同主力失去联系，或者是在同主力会合时已经溃不成军。

关于战争开始时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后果就谈这些。当然可以期待不重犯这种错误。法皇把总指挥权交给了巴赞元帅，而巴赞元帅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不论他是否采取行动，敌人都是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的。

从福尔巴赫到麦茨的距离略少于50英里。而大多数军离麦茨不到30英里。3天之内他们就能全部顺利到达麦茨的掩护范围内，第四天就能开始向凡尔登和夏龙退却，因为对于这一退却的必要性再不能有所怀疑了。麦克马洪元帅的8个师和杜埃将军剩下

的 2 个师（占法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看来不可能在比夏龙更近的另一个地点同巴赞会合。巴赞有 12 个师，包括皇家近卫军在内；因此，即使在康罗贝尔的 3 个师同他会合之后，他的兵力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 18 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个法国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他对于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他仍在原地未动。8 月 11 日，德军骑兵已进到吕内维尔，而他仍然没有任何移动的征候。12 日，德军骑兵渡过了摩塞尔河，在南锡强征物资，破坏麦茨和弗鲁阿尔之间的铁路，并且到达了蓬塔木松。8 月 13 日，德军步兵进占蓬塔木松，从这时起德军就控制了摩塞尔河两岸。星期日，即 8 月 14 日，巴赞终于开始让他的军队渡到该河的左岸。在龐日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退却无疑地又被耽搁了。可以认为，向夏龙的退却实际上是从星期一重辎重队和炮兵出发时开始的。但是就在同一天，德军骑兵到达了麦士河彼岸的科梅尔西和距法军退却线不过 10 英里的维涅耳。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有多少法军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清晨开出，但是无疑地，当德军第三军和预备队骑兵在星期二（即 8 月 16 日）上午 9 时左右在馬尔斯拉-土尔附近向行进中的法军纵队发起攻击时，法军的主力还在后面。结果是大家知道的：巴赞的退却完全受阻；他自己在 17 日发出的电报表明，他所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他这时唯一的希望却是离开这些阵地。

星期三，即 8 月 17 日，看来双方军队都处于暂息中；但到了星期四，巴赞对顺利退却所能抱的一切希望，最后都破灭了。那天早

晨，普軍向他发起攻击，經過 9 小时的战斗以后，

“法軍被彻底击败，他們同巴黎的交通綫被截断，并被逐回麦茨”³⁷。

在当日傍晚或者在第二日，萊茵軍团必定回到那个在本星期初离开的要塞。由于法軍被困在那里，德軍很容易切断他們的一切供应綫，加之这个地方由于长期駐軍早已被搜刮一空，而一切还能够收集到的东西无疑也是包圍的軍队自己所需要的。因此，饥饿一定会很快迫使巴贊出动；只不过还很难說向什么方向。向西面运动，一定会受到占压倒优势的敵軍的阻擋；向北面运动則过于危險；向东南运动可能有部分的成功，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結果。即使他能够率領潰軍到达伯尔福或伯桑松，他对于战争的命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犹豫不决給法軍造成的处境。无疑，巴黎的政府对于这一切都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把流动自卫軍从夏龙召回巴黎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巴贊的主力被截断时起，本来只不过是軍队集合地点的夏龙的障地，便失去了一切意义。現在，一切兵力最近的集合地点是巴黎，从今以后所有軍队都应当开往巴黎。但是，沒有任何兵力能够在战场上同現在可能正向法国首都挺进的德軍第三軍团抗衡。法国人很快就会体验到，巴黎防御工事的作用是否和它的修建費用相称。

虽然这种最后的惨敗好几天来就在逼近，但是还很难想像，它实际上已經到来。现实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以前英国人还在設想，法軍贏得第一次大会战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他們最担心的威胁就是拿破侖第三可能利用最初的胜利来要挟迅速締結一个牺牲比利时的和約。但在这一点上他們很快就放心了。維尔特

和福尔巴赫两次会战表明，法军是不会得到任何戏剧性的胜利的。德国已无所惧于法国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预示着战争会迅速结束。人们曾认为，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国人承认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企图已经失败，因此他们就用不着再进行战争了；而德国人在得到了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承认以后，也不见得会继续这场危险而又没有把握的战争。但在本星期的前5天里，情况又起了根本的变化。法国的军事力量看来已被全部摧毁，现在德国人的野心除非遇到那种很值得怀疑的障碍——德国人的自制力，似乎再也受不到别的限制了。我们暂时还不能判断这次惨败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只能惊叹这次惨败的规模和突然，赞叹法军忍受这次惨败的能力。他们经过一连4天几乎毫不间断的战斗之后，第五天还能够在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抵抗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达9小时之久，这个事实给他们的英勇和坚定的精神带来了无上的荣誉。法军甚至在战绩最辉煌的战争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次从麦茨的悲惨的退却中所得到的更加当之无愧的光荣。

载于1870年8月20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2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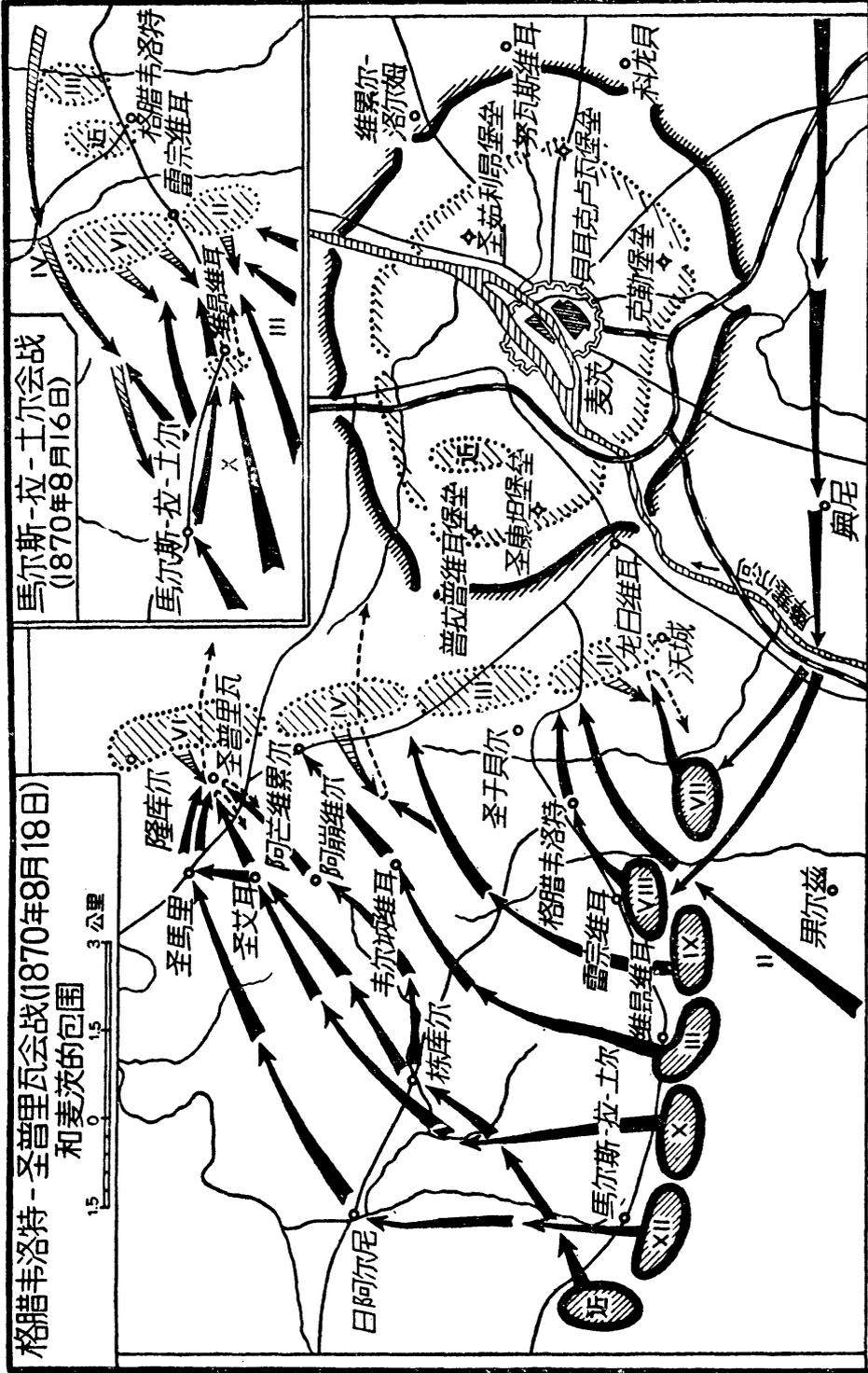
战争短评(十一)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上星期在麦茨周围进行的三次激战的全部详情,但是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消息,现在可以对实际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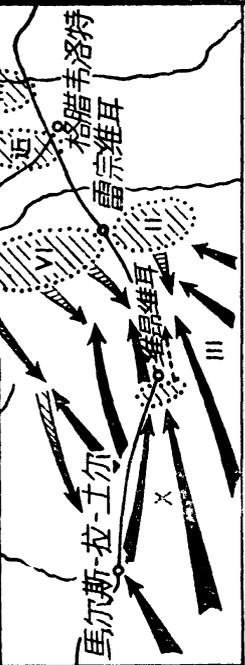
8月14日(星期日)的会战,是德军为了阻滞法军向凡尔登退却而发起的。德军发现,佛罗萨军残部于星期日午后在龙日维耳方向渡过摩塞尔河;驻在麦茨东面的部队也有移动的征候。第一军(东普鲁士军)和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和汉诺威军)奉命进攻。他们追击法军,直到他们自己进入堡垒的火力范围内为止;但是法军预料到这一行动,事先在摩塞尔河谷和一个狭谷(有一条小河由东向西穿过狭谷,在麦茨北面流入摩塞尔河)的掩蔽障地上集中了大量兵力。这支兵力突然袭击已经遭到堡垒火力杀伤的德军的右翼,并且据说曾迫使德军狼狈后退。此后法军大概又退回去了,因为大家确知,德军控制着堡垒火力范围以外的战场,而且仅在拂晓以后才返回原来的露营地。这些情况我们是从一些参战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和“曼彻斯特卫报”³⁸星期一刊载的一位记者的麦茨通讯中得悉的。这位记者在上星期一早晨曾到过战场,看到战场由普军占领,他们正在救护还遗留在那里的法军伤员。双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他们达到了这次会战的预定目的:法军把德军引入陷阱并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德军则阻滞了法军的

格腊韦洛特-圣普里瓦会战(1870年8月18日)
和麦茨的包围

1.5 3公里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
(1870年8月16日)



- 普军 部署和行动
法军 部署和行动
普军 麦茨的包围
法军 麦茨的包围

退却，直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法军退却必经的路线为止。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 2 个军，共 4 个师；法军方面则有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和部分近卫军，即在 7 个师以上。可见，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同时据说，法军阵地由于构筑散兵坑和战壕而大大巩固了，他们从这些工事中比平常更镇静地进行了射击。

到 8 月 16 日(星期二)，莱茵军团向凡尔登的退却总的来说还没有开始。这时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先头部队，即第三军(勃兰登堡军)，恰好到达了马尔斯-拉-土尔的郊区。他们立即向法军攻击，牵制法军达 6 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因有第十军(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军)全部以及第八军(莱茵军)、第九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军)各一部来加强，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还击退了敌人，缴获 2 面鹰徽旗、7 门火炮，并俘获 2 000 多人。同他们作战的法军是德坎军、拉德米罗军、佛罗萨军，并且至少还有康罗贝尔军的一部(康罗贝尔军是最近几天当经过弗鲁阿尔的铁路还通车的时候从夏龙来到麦茨的)和近卫军，总数为 14—15 个师。因此，即使参加这次会战的不是巴赞的全部军队(这是很可能的)，法军仍然再一次以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对抗德军的 8 个师。这是应当注意的，因为法军的公报仍在继续用敌人在数量上经常占优势这个理由来解释一切失败。法军自己谈到，17 日格腊韦洛特附近的后卫战是在他们 16 日所占有的阵地后面 5 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法军的退却确实被阻止了。但同时，德军在星期二只能用 4 个军进攻的这个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获得全胜。让罗上尉 17 日从布里埃到达孔弗朗，发现那里有法国近卫军的 2 个骑兵团，他们已经军心涣散，一听到有人喊

“普軍來了！”就立即逃竄。這就證明，即使經過埃坦的一條道路在16日傍晚可能還沒有被德軍實際占領，但是他們已經非常接近，因此，不經過新的戰鬥，法軍要沿這條道路退却是不可可能的。但是，巴贊似乎已放棄了退却的一切念頭，他在格腊韦洛特附近構築了非常堅固的障地，在那里等待德軍攻擊，這一攻擊隨後在18日發生了。

从馬尔斯-拉-土尔經格腊韦洛特到麦茨的道路所通过的台地有許多深谷，它們是由許多从北向南流入摩塞尔河的溪流形成的。其中有一个深谷紧靠着格腊韦洛特（在它的西面），另外两个深谷平行地位于第一个深谷的后面。每个深谷都形成堅固的防禦障地，并且它們又都用土质工事以及在战术要地的庄园和村落內設置的街垒和射孔来加强了。在这个堅固的筑垒障地上迎击敌人，予以重創，最后以強大的«retour offensif»〔“反攻”〕将敌人击退，从而打通去凡尔登的道路，——顯然這就是巴贊的唯一希望。然而敌人进攻的兵力这样大，进攻得这样坚决，以致障地被逐一攻占，萊茵軍团被驅逐到麦茨火炮的掩护之下。同法軍14—15个师实际作战的德軍有12个师，另有4个师作为預备队。双方参加会战的人数几乎相等，总的來說德軍略占优势，因為他們的6个軍中有4个軍几乎是完整无損的；但是这个数量上的微弱优势無論如何不能抵銷法軍障地的威力。

法国輿論仍然不敢承認，巴贊和他的軍隊實際上陷入的境地，与波拿巴將軍1796年在曼都亞給武尔姆澤尔造成的境地以及1805年在烏尔姆給馬克造成的境地非常相似³⁹。声名赫赫的萊茵軍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選擇：或者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冲出敌障，或者投降；这是法国人

所无法置信的。他们寻求各种解释。有些人说，巴赞似乎是为了使麦克马洪和巴黎赢得时间而牺牲自己的。只要他在麦茨拖住德军3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巴黎就能组织自己的防御，而麦克马洪就会有时间去建立新的军团。所以，巴赞继续留在麦茨并不是因为他别无出路，而是因为法国的利益要求这样。但是，试问组成麦克马洪的新军团的部队在哪里呢？他自己的军，现在最多有15 000人；德·法伊的残部（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绕道退却已溃乱不堪，据说当他到达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时只剩下7 000—8 000人）；还可能有康罗贝尔军的1个师；费里克斯·杜埃军的2个师（大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合计约4万人，包括曾被编入拟议中的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在内。这个数目包括了麦茨以外的法国原有军队所留下的全部步兵营和骑兵连。此外还可能有一些第四营。现在到达巴黎的第四营看来数量很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兵补充的。这些部队的总数大约可达13—15万人；但就质量来说，这个新军团不能同原来的莱茵军团相比。编入这个新军团中的原有各团必然是士气极度低落的。新的各营仓卒组成，其中有很多新兵，而且不可能有像原来的军团那样好的军官。骑兵和炮兵的比重看来不大；骑兵大部分在麦茨，而装备新的炮兵连所需的储备物资如挽具等等，在许多场合看来只见于纸上。在星期日的“时报”上，让罗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至于流动自卫军，在他们从夏龙调回巴黎附近的圣摩尔以后，由于给养不足似乎已完全瓦解了。要争取时间建立这样的军队，法国必得牺牲最精锐的整个军团。如果这个军团确实被困在麦茨的话，那末它就真的被牺牲了。如果巴赞是故意使他的军队陷入目前的境地，那末他所犯的错误之大，使这次战争中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都显得微

不足道。至于昨天“旗帜报”⁴⁰ 散布的巴赞已从麦茨撤退并在蒙梅迪同麦克马洪会师的消息，该报今天早晨发表的一篇军事评论的作者已给以充分有力的驳斥。即使巴赞的某些部队在不久前的马尔斯-拉-土尔附近的战斗以后或在战斗过程中得以逃向北方，但是他的主力仍然被围困在麦茨。

载于 1870 年 8 月 24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25 号

战争短评(十二)

战争中最近的两个事件是：王儲正向夏龙以西挺进，而麦克馬洪把他的全部军队撤离兰斯，但撤到哪里，就不确切知道了。据法方报道，麦克馬洪认为，战争进展太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据说他离开兰斯去援救巴贊了。这的确会加快几乎是最后的危机的到来。

在我们于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估计麦克馬洪的兵力为 13—15 万人，并且假定从巴黎来的所有部队都已并入他的军队^①。我们曾假定，在夏龙，麦克馬洪有他自己的和德·法伊的残部，还有杜埃的 2 个师（现在得知他们是乘火车绕道巴黎到达那里的）以及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这是对的。不过我们现在得知：在巴黎周围的堡垒中仍然有基干部队；麦克馬洪和弗罗薩尔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已返回巴黎进行整编；这样，留在麦克馬洪兵营中的正规部队只有 8 万人左右。因此我们可以从估计的数字中减去整整 25 000 人，而确定麦克馬洪军队的人数最多为 11—12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而据说他就是带着这一支军队前往麦茨去援救巴贊的。

目前麦克馬洪当面最接近的敌人是王儲军团。这个军团的先

^① 見本卷第 71 頁。——編者注

头部队于8月24日占领了原来的夏龙兵营，这是我們根据巴尔勒杜克来的电訊得知的。由此我們可以断定，在这个城市里当时曾駐有司令部。麦克馬洪去麦茨最近的道路是經過凡尔登。从兰斯到凡尔登沿几乎是笔直的乡村土路，整整有70英里，沿大路經過圣梅努，則在80英里以上，而且要通过夏龙兵营，也就是說要通过德軍占领的地区。从巴尔勒杜克到凡尔登不到40英里。

因此，如果麦克馬洪选择上述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中的一条，那末王儲軍团就不但可以乘他行軍的时候向翼側攻击，并且可以在麦克馬洪还没有从凡尔登到达麦士河右岸以前早就渡过麦士河，而与凡尔登和麦茨之間的德軍其余两个軍团会合。即使王儲已經前进到維特里-勒-弗朗斯瓦，或者即使他需要多花一天的时间来集中在行軍时沿正面伸展开来的軍队，情况也不会有絲毫的改变，因为双方路程相差很远，而王儲的路程要近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怀疑，麦克馬洪会选用上述道路中的一条，而不立即摆脱王儲軍团的直接行动范围，从兰斯取道武济埃、格朗普雷和发梭到达凡尔登，或者經武济埃到斯特內，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然后向东南前往麦茨。不过，这只給他一个暫时的便利，却使最后的失敗更加确定无疑了。这两条路綫都繞得更远，因此使王儲有更多的時間让他的部队同麦茨附近的軍队会合，以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麦克馬洪和巴贊。

这样，不論麦克馬洪选择哪条路綫去麦茨，他都不能摆脱王儲，而王儲还可以选择单独作战或者与德軍其他軍团共同作战。由此可見，在麦克馬洪沒有完全摆脱王儲以前，他去援救巴贊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对他來說，最短、最快而且最可靠的去麦茨的路綫是直接穿过德軍的第三軍团。如果他直接向第三軍团前进，一遭

遇上就攻击它,打败它并向东南方向追击它几天,使自己的军队乘胜插入第三军团和德军其他2个军团之间(就像王储曾经做给他看的那样),那时,而不是更早,他才有可能到达麦茨解救巴赞。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感到自己对这种行动力能胜任,他是会立刻这样做的。因此,撤离兰斯是另一回事。这与其说是企图使巴赞摆脱斯坦美兹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不如说是麦克马洪企图摆脱王储。而从这点来看,这样做是再坏不过的了。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地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要远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疑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个失败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不论这个失败是在哪里发生的,它都会使战败的军队的残部更加远离巴黎而接近北部边境,在那里他们可能被赶到中立国领土去,或者被迫投降。如果麦克马洪真的采取了上述运动,那末他就是蓄意使自己的军队所处的境地同拿破仑在1806年以绕过绍林吉亚山南端的侧敌行军使耶拿的普军所处的境地完全一样。当时兵力较弱、士气较差的普军被故意置于这样的境地,即失败后唯一的退路是通向中立国领土或大海的狭窄地带。拿破仑由于先于普军到达施特廷而迫使他们投降了⁴¹。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⁴²。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向北部的要塞——瓦朗西恩、利尔等——退却而得救,但到了那里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不能成为威胁。那时法国便只有听任入侵者宰割了。

全部计划看来是这样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

要。这最像一种 *coup de désespoir* [絕望的行为]。造成的印象是：在让巴黎能够完全了解局势的真相以前，必須冒一下險，做出点什么。这不是战略家的計劃，而是习惯于同非正規部队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⁴³的計劃，这不是軍人的計劃，而是最近 19 年来在法国为所欲为的那些政治和軍事冒險家的計劃。这完全符合麦克馬洪为了替这一决定辯解而說过的一句話：如果他不援救巴贊，“人們会說什么呢”？是的，但是如果他使自己陷入比巴贊更坏的境地，“人們会說什么呢”？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全部丑态。装作平安无事，掩飾失敗，这是最主要的。拿破侖孤注一擲，終于失敗了。而現在麦克馬洪只有十分之一的取胜的希望，但他又打算押上 *va banque* [全部賭注]。法国愈快地摆脱这些人愈好。它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此。

載于 1870 年 8 月 26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27 号

战争短评(十三)⁴⁴

昨天，电报传来了一个轰动我们报界同人的消息。这个来自柏林的消息说，国王大本营已转移到巴尔勒杜克，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各军仍留在原地对付巴赞军团，而其余德军则“已坚决地向巴黎挺进”。

德军在移动时从来都是保守秘密的。只有在完成移动和实行突击以后，我们才知道军队的去向。但是很奇怪，这回却突然一反常规，素来守口如瓶的毛奇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忽然向全世界宣称，他正向巴黎挺进，而且是“坚决地”挺进。

就在这时候我们还听说，王储的先头部队正日益接近巴黎，而他的骑兵也正在日益向南挺进。据说，甚至在梯叶里堡，即差不多是在夏龙到巴黎的中途，也见到可怕的枪骑兵了。

这条关于普鲁士国王的意图的消息恰恰要在现在来公布，而德军骑兵也就在这个时候加倍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有没有一眼看不透的特殊的原因呢？

让我们来对一下日期吧。在星期一(22日)傍晚，麦克马洪开始经过兰斯沿去勒太耳的大道运动，他的纵队接连不断地通过兰斯城达14小时以上。至迟在星期三傍晚关于这一移动的消息可以传到德军大本营。这个运动只能表明一点，即他企图把巴赞从陷阱中解救出来。麦克马洪在他所选定的方向上前进得愈远，他

同巴黎的交通綫以及他的退路受到的威胁就愈大，他就愈加陷于德軍和比利时边境之間。只要他渡过麦士河（据说他打算在斯特内对面的拉涅維耳强渡麦士河），他的退路就很容易被切断。但是还有什么比所谓当他赶去援救巴贊的时候，德軍在麦茨只留下了較少的兵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的这个消息，更能促使麦克馬洪坚持这个危险的行动呢？于是，星期三晚間上述消息便由电报从蓬塔木松傳到柏林，从柏林傳到倫敦，再从倫敦傳到巴黎和兰斯，从那里麦克馬洪无疑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而当他向斯特内、隆吉翁和布里埃方向前进时，王儲軍团留下一两个軍在現在已无任何軍队同他們对抗的香檳省，便可以把其余部队調向圣米耶耳，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經過弗倫进到一个威胁着麦克馬洪軍团同麦士河的交通綫、但同麦茨的德軍保持着可以支援的距离的陣地。如果这个成功了，而且麦克馬洪在这种情况下被击败了的話，那末他的軍队就不得不进入中立国領土或者向德軍投降。

德軍大本营很清楚地知道麦克馬洪的移动，这是沒有疑問的。自从巴贊由于雷宗維耳会战（官方称为格腊韦洛特会战）而被困于麦茨以后，麦克馬洪軍团就不但成了王儲軍团的当前目标，而且成了可以从麦茨城下抽出的其他一切部队的当前目标。誠然，1814年布呂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在奥布河岸阿尔西和夏龙之間会合后，同盟国軍根本不顧拿破侖向萊茵河的进軍而直搗巴黎⁴⁵，并因此决定了战局。但是当时拿破侖已在阿尔西附近被击败，并且无力抵抗同盟国軍；当时法国沒有一支他可以解救的、被同盟国軍圍困在边境的要塞里的軍队，而且，主要的是巴黎沒有构筑工事。現在則相反，不論麦克馬洪軍团在数量上和在上气上所具有的軍事价值如何，如果包圍麦茨的德軍兵力只足以扼阻巴贊的話，麦克馬洪

軍團無疑是完全足以解除麥茨的包圍的。另一方面，無論怎樣估計巴黎的築壘工事，誰也不會那樣輕率地設想它們會像耶利哥的城牆一樣只要進攻者的羊角聲一響就塌陷下來。它們至少將迫使敵人或者進行長期的包圍用飢餓來擊破防禦者，或者開始（也許還不止開始）正規圍攻。因此，當德軍“堅決地”進到巴黎城下而被它的堡壘牢牢地阻擋住時，麥克馬洪便可擊敗麥茨城下的德軍而同巴贊會合，那時，法國在德軍的交通綫和補給綫上會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足以迫使德軍比進攻時更加“堅決地”退却。

因此，如果麥克馬洪軍團過於強大，以致德軍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忽視它，那末我們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大部分報界同人認為極端重要的那個關於威廉國王堅決向巴黎挺進的消息，是偽造的，是為了迷惑敵人而故意散布的，如果確實是不慎洩露出來的真實情報，那也是在尚未获悉麥克馬洪最近的行動以前做出的決定，因此它很快就會撤銷。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可能有一兩個軍繼續向巴黎前進，但德國現有全部軍隊的主要部分將向東北挺進，以充分利用幾乎是麥克馬洪親自送到他們手上的有利條件⁴⁶。

載于 1870 年 8 月 27 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 1728 號

战争短评(十四)

德军的行动又比麦克马洪迅速。至少包括 2 个军（普鲁士近卫军和第十二军，即萨克森皇家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第四军团在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的指挥下很快前进到麦士河，夺取了斯特内和凡尔登之间的某地渡口，并使他们的骑兵渡过了河。阿尔良山的通道已被他们控制。上星期四^①，他们在圣梅努附近俘虏了流动自卫军 800 人，星期六又在比桑西附近击败了法军一个骑兵旅。上星期四他们在行进的途中向凡尔登派出了强有力的侦察队，但当他们查明这个要塞已经准备好迎战时，便放弃了以主力进攻这个要塞的意图。

在这个期间，麦克马洪带着一支据法方报道有 15 万人的装备精良、火炮弹药和粮食充足的军队，在 22 日和 23 日离开兰斯后，到 25 日傍晚还没有通过离兰斯约 23 英里的勒太耳。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以及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确切知道。但是在比桑西（离勒太耳约 20 英里，位于通往斯特内的大道上）附近发生的小规模骑兵战斗表明，他的步兵甚至到星期六还没有到达那里。这样迟缓的运动同德军的敏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军团的编成造成的。这个军团是由在不同程度上

^① 8 月 25 日。——编者注

士气沮丧的部队以及新兵占多数的新编部队组成的；这些新编部队中有些简直是志愿部队，而志愿部队的许多军官都是非基干军官。显然，这样的军团不可能具有原“莱茵军团”的纪律和团结精神，而要使 12—15 万这样的兵士迅速而有秩序地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还有辎重队。莱茵军团重辎重队的大部分当然在 14 日和 15 日离开了麦茨，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它们的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可以料想，弹药储备和马匹状况也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法军的军需工作自战争开始以来无疑地没有改进，因此在一个极其贫瘠的地区内保证一支大军的补给，不是容易的事。但是纵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切障碍，仍不能不承认，麦克马洪的迟缓也明显地反映了他的犹豫不决。既然他已放弃经过凡尔登的直路，那末他去援救巴赞的最近的路綫是经过斯特内，而他也正是向这个方向运动的。但是他从勒太耳出发以前一定已经得悉，德军已占领了麦士河上的渡口，因此在去斯特内的途中他的纵队的右侧是不安全的。看来，德军的迅速前进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获悉，星期五他仍然在勒太耳，在那里他得到了来自巴黎的生力军，而准备在第二天向梅济埃尔前进；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关于大冲突的可靠消息。这意味着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解救巴赞的计划，因为在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沿麦士河右岸法国那片狭窄地带运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危险，可能重新受阻，并使敌人有充裕的时间从四面包围他。而现在已经丝毫不用怀疑，为了这个目的，王储军团已向北面派遣了充足的兵力。我们听到的有关第三军团的行踪的全部消息都表明，它正沿最便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三条大道向北运动，即：埃佩尔讷—兰斯—勒太耳；夏龙—武济埃；巴尔勒杜克—发棱—格朗普雷。关于圣梅努战斗的

电訊是由巴尔勒杜克发出的，因此击败流动自卫軍并占领該城的，可能正是第三軍团的一部。

但是，如果麦克馬洪确实向梅济埃尔前进，那末他的企图是什么呢？我們怀疑，他本人是否充分明了他想做的事。現在我們知道，他这次北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兵士不服从引起的。他們不滿意从夏龙兵营向兰斯“退却”，并且坚决地要求帶領他們去迎击敌人。于是，解救巴贊的进軍便开始了。到上周末，麦克馬洪可能完全相信，他的軍队不具备向斯特內直接进軍所必需的运动力了，他現在最好是選擇經過梅济埃尔的那条比較安全的道路。这无疑会耽擱預定的对巴贊的援救，并可能使这个援救无法实现。但是，麦克馬洪什么时候曾經多少相信他能够实现它呢？我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此外，向梅济埃尔前进，無論如何将会阻滞敌人向巴黎进軍，使巴黎人有更多的時間来完成防御工事，并贏得時間以便在卢瓦尔河以南和在里昂建立預备部队；而在必要时，他难道不能沿北部边境退到三层要塞带，并在其間找到一个“四边要塞区”嗎？可能就是這樣一些动搖不定的念头使麦克馬洪（当然絲毫不像一个战略家）由于第一步走錯而陷于困境之后又走錯第二步。因此，我們看到：法国現在拥有的，也許是在这次战争整个将来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軍队，正在自动走向灭亡，只有敌人最荒唐的錯誤才能使它免于这种灭亡；但是直到現在这个敌人还没有犯过一次錯誤。

我們說，这也許是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軍队。如果麦克馬洪不能救出巴贊，那末就无需对巴贊抱希望了，而麦克馬洪是否能救出巴贊是十分可疑的。麦克馬洪軍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分散在北部边境的各要塞內，在那里他

們就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目前人們所談論的預备部队，将由未經訓練的新兵和一些老兵混合編成，而且必然是主要由非基于軍官来指揮；这些部队的士兵将装备各式各样的武器；他們将完全不会使用后装枪，这就等于說，他們的彈药还没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就会消耗完了，总之，他們将不适于野战，不适于任何行动，而只能防守要塞。当德軍不但已經把自己的步兵营和騎兵連重新补充齐全，而且繼續把后备軍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派往法国的时候，法軍的各第四营却还没有編組完毕。在各第四营中只有 66 个营已經編成 «régiments de marche» [“补充团”]，并已派往巴黎或麦克馬洪那里去了，其余 34 个营在几天以前还没有做好出发的准备。軍隊的組織到处都显得不适用了。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費，这是因为 20 年来它听凭一群冒險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險家已經把行政机关、政府、陸軍、海軍，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們牟取暴利的源泉。

載于 1870 年 8 月 31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31 号

战争短评(十五)

8月26日,当我们所有的报界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谈王儲“坚决地”向巴黎进军的巨大意义而无暇顾及麦克馬洪的时候,我們曾大胆指出,目前真正重要的行动是法国所报道的麦克馬洪解救麦茨的行动。我們說过,一旦失敗,“麦克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紀韦之間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領土突出的狹窄地带投降”^①。

我們那时所推測的現在差不多实现了。麦克馬洪指揮的是:第一軍(他自己的那个軍)、第五軍(以前由德·法伊,現在由文普芬指揮)、第七軍(由杜埃指揮)、第十二軍(由勒布倫指揮)以及在8月29日以前所能从巴黎派来的部队(其中甚至包括来自圣摩爾的那些不服从的流动自卫軍);此外,还有原来留在夏龙的康罗貝尔軍的騎兵。麦克馬洪的全部兵力可能达15万人,其中老部队大概不到一半;其余的为第四营和流动自卫軍,两者的数量大致相等。据說这个軍团有不少炮兵,但大部分必定是新編成的炮兵連;同时还听說它的騎兵非常薄弱。即使这个軍团的人数比我們估計的要多,但多出的人数也一定是新兵,并不会增强它的实力,因此如我們所預料的,它的实力未必抵得上一支10万人的优良

^① 見本卷第75頁。——編者注

军队。

麦克馬洪离开兰斯向勒太耳和麦士河进发是在 22 日傍晚,但第十三軍直到 28 日和 29 日才从巴黎出发,由于經兰斯直达勒太耳的铁路这时已經受到敌人威胁,这支部队便不得不沿法国北部铁路經圣昆廷、阿温和伊尔松繞道前进。这支部队在 30 日或 31 日以前不可能到达,而这时激战已經开始,所以麦克馬洪等待的这支部队終于沒有在需要的时刻到达,因为当麦克馬洪在勒太耳、梅济埃尔和斯特內之間浪費時間的时候,德軍正从四面八方逼近。8 月 27 日,麦克馬洪的一个先头騎兵旅在比桑西被击败。28 日,阿尔良山的一个重要道路交叉点武济埃落入德軍手中;德軍两个騎兵連攻击并夺取了符里济村;那里防守的是步兵,他們被迫投降,——順便說一句,这种战功过去只有过一个例子,即 1831 年波兰騎兵攻占了俄国步兵和騎兵所防守的丹貝-韦耳克⁴⁷。关于 29 日的战斗,我們沒有得到可靠方面的任何消息,但是在 30 日(星期二),德軍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攻击并挫敗了麦克馬洪。德方的消息說在博蒙附近发生过会战,并且在努瓦尔(在从斯特內到比桑西的道路上)附近发生过战斗⁴⁸;而比利时的消息却說在麦士河右岸,在穆宗和卡里尼揚之間有过軍事行动。这两种說法很容易取得一致。如果比利时的电訊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德軍第四軍团(第四軍、第十二軍和近卫軍)所屬第四軍和第十二軍看来曾經配置在摩塞尔河左岸,并同巴伐利亚第一軍,即从南面开来的第三軍团的第一部分在这里会合。他們在博蒙同当时显然是从梅济埃尔向斯特內方向运动的麦克馬洪的主力遭遇,便向它发起了攻击,同时一部分兵力,可能是巴伐利亚部队,攻击了法軍的右側并包圍了它,把法軍从他們直接的退路赶到穆宗附近的麦士河边,在那里通

过桥梁时的困难和因此而造成的迟緩，使法軍人員大量被俘，火炮和物資也遭受了巨大損失。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德軍第十二軍的前卫（似乎派往另一方向）同法軍第五軍（由文普芬指揮）遭遇，后者很可能是經勒申-波浦勒、巴尔河谷和比桑西向德軍翼側运动的。战斗发生在博蒙以南約7英里的努瓦尔，結果德軍获胜，也就是說在博蒙会战进行的时候，德軍成功地阻止了文普芬的側敌运动。据比利时消息，麦克馬洪的第三部分兵力可能是沿麦士河右岸前进的，据說他們前一天夜間曾在卡里尼揚和穆宗之間的窩州宿营，但是这个軍也遭到了德軍（可能是近卫軍）的攻击，完全被击败，据說还損失了4門多管炮。

这三次冲突 ensemble [合起来]（如果认为比利时的消息基本上正确的話）表明，麦克馬洪完全失敗了，这个失敗是我們再三預言过的。同它对抗的德軍有4个軍，現在計算約有10万人，然而是否全都参加了战斗还值得怀疑。我們已經說过，麦克馬洪的部队就其实力來說大致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优良部队。他們的抵抗力根本不能与原萊茵軍团相比；这可以从德国官方電訊“我方損失不大”這句話以及从法軍被俘人数上看起来。虽然現在企图去批判麦克馬洪在准备和进行这次会战时的战术部署还嫌太早，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們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战略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批判。他错过了使他能够得救的一切机会。他在勒太耳和梅济埃尔之間占領的陣地，使他能够进行战斗以保证他向郎城和苏瓦松退却，并由此回到巴黎或者去法国西部。然而，他沒有这样做，却按另一种方式作战，好像他唯一的退路是梅济埃尔，好像比利时是屬於他的。据說他現在正在色当；在这个时候胜利的德軍定将占領这个要塞前面的以及梅济埃尔附近的麦士河左岸一綫。

在最近的一天，他們的左翼将从梅济埃尔一直伸到罗克魯阿附近的比利时边境，那时，麦克馬洪就将被困在我們 6 天前便已指出的那个狭窄的地带了。

他既然到了那里，那就很少有选择出路的余地了。他周圍有 4 个要塞，即色当、梅济埃尔、罗克魯阿和沙尔蒙；但在这块 12 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前有占优势的敵軍，后有中立国，他是不可能利用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他不是迫于飢餓而投降，便是被击潰而不得不向普軍或比軍投降。但是麦克馬洪还有一条路可走。我們剛才說过，他行动的情况就好像比利时是屬於他的。如果他真的这样想，那又将怎样呢？如果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战略的奥妙全在于把比利时看做屬於法国，而决計利用它的領土，那又将怎样呢？从沙尔蒙有一条直路經過比利时境内的菲利普維耳到达莫貝日附近的法国領土。这条道路的长度只有法国境内的梅济埃尔到莫貝日的距离的一半。如果麦克馬洪企图在万不得已时利用这条道路逃命，那又将怎样呢？他可以认为，比軍对他所率領的这样强大的軍隊是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而如果在比軍不能阻止麦克馬洪的情况下，德軍也尾随麦克馬洪进入比利时国境(这是很可能的)，那时就将发生新的政治糾紛，这可能改善法国目前的处境而不会使之恶化。此外，麦克馬洪只要能够把一支德軍巡邏队赶进比利时領土，那末破坏中立就成为事实，这就为他自己随后侵犯比利时主权提供了借口。这种念头可能在这个老阿尔及利亚人的脑子里出現过，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于非洲的作战方法，而且看来也只有用这种思想才能解釋他所采取的战略。但是，甚至他的这个机会也可能被剝夺。如果王儲以他慣有的速度来行动，也許他就能夠先于麦克馬洪到达蒙特尔梅和塞木瓦河同麦士河的汇合点；那时，麦克

馬洪就要被困于塞木瓦河和色当之間那块差不多只够作为他的軍隊安营的地方,而失去取捷徑通过中立国的任何希望。

載于 1870 年 9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33 号

法軍的失敗

一支处于絕境的大軍是不会立即投降的。首先需要三次会战,才使巴贊的軍隊懂得他們已經真正被困在麦茨;然后又需要本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場昼夜不停历时 36 小时的苦战⁴⁹,才使他們相信(如果这能够使他們相信的話),他們已完全无法从普軍設下的陷阱中逃脫。星期二的会战同样不足以迫使麦克馬洪投降。还需要星期四的一場会战——看来是最大的流血最多的一場会战⁵⁰——和麦克馬洪本人的受伤,才使他明了他的真正处境。关于博蒙和卡里尼揚附近会战的最初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符事实,即在博蒙作战的法軍各个軍沿麦士河左岸向色当的退路并没有被完全截断。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大概沿左岸退向色当,——至少星期四在左岸又发生过战斗。其次,关于努瓦尔战斗的日期产生了一些怀疑,柏林參謀部有意把这次战斗說成是在星期一发生的。这个日期当然会使德軍的几則电訊更好地吻合,而这个日期如果确实,那末关于法軍第五軍的迂迴运动的說法就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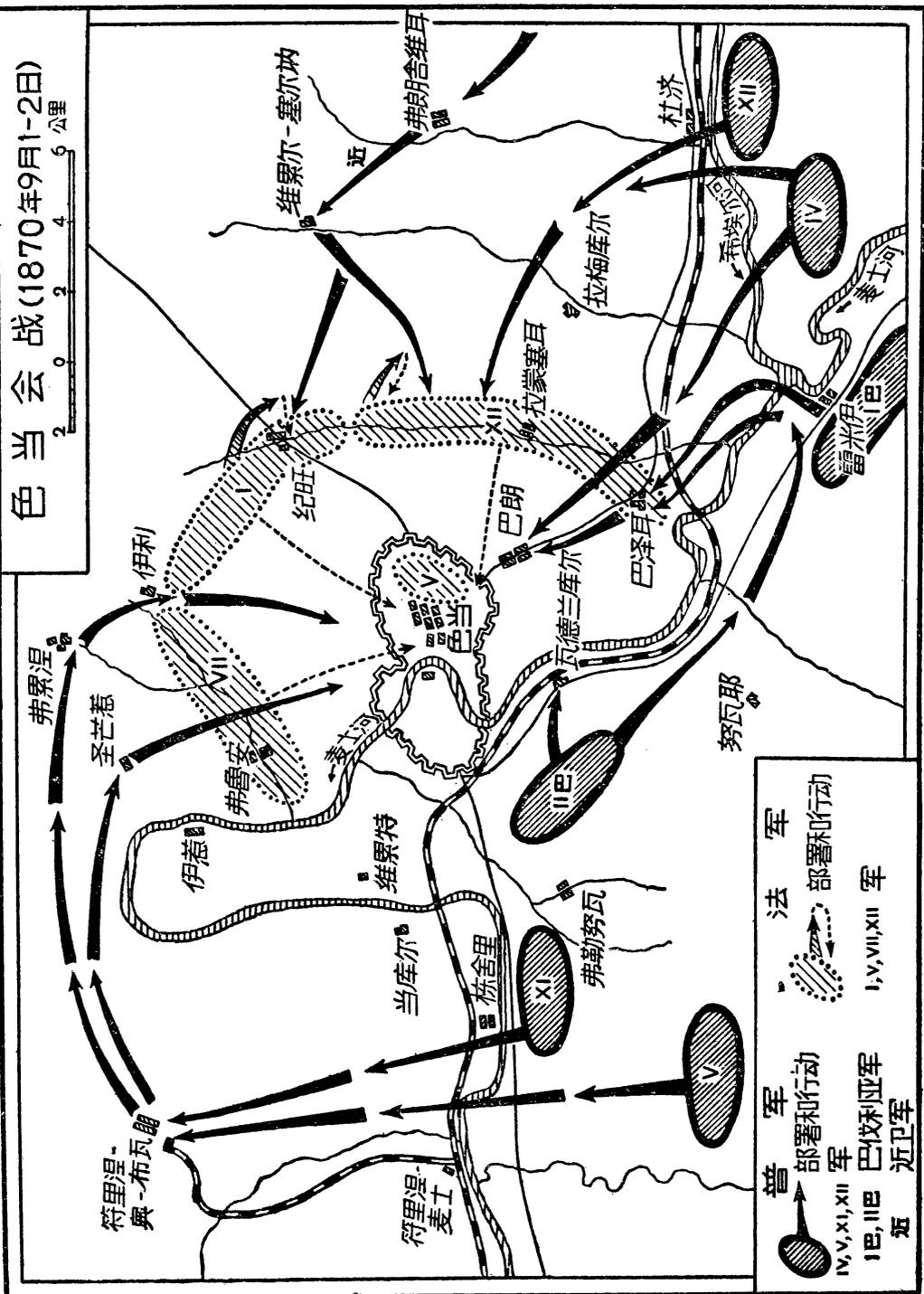
星期二作战的結果,对于参加作战的法軍各个軍來說是慘痛的。20 多門火炮、11 門多管炮、7 000 多名俘虏,这几乎等于維尔特会战的結果,但是德軍取得这个战果却容易得多,牺牲也少得多。麦士河两岸的法軍都被驅逐到色当的近郊。这次会战以后,他們在左岸的陣地看来只限于以下地区:西至巴尔河和阿尔登运

河，这两条河经过同一个河谷在色当和梅济埃尔之间的維累尔附近流入麦士河；东至一个雛谷和一条从罗庫尔流到雷米伊附近注入麦士河的溪流。这样，在两翼有了保证以后，法軍主力大概占领了中间的台地，准备迎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在麦士河右岸，法軍在星期二会战以后大概渡过了希埃尔河，这条河在色当上方约4英里处雷米伊对面流入麦士河。在这块地方有三个平行的雛谷，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和向南延伸。其中第一和第二个雛谷通到希埃尔河，第三个雛谷最大，在色当直前方通到麦士河。在第二个雛谷内，离它的起点不远处有塞尔訥村；在第三个雛谷的北端，在它同通往比利时的布荣的大路相交的地方是紀旺；往南，在这个雛谷同通往斯特內和蒙梅迪的道路相交的地方是巴澤耳村。在星期四的会战中，这三个雛谷一定成了法軍依次防守的三道防綫，他們对于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綫当然防守得最为頑强。这一部分战場和格腊韦洛特附近的战場相似，但是那里的雛谷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經被德軍从它們起端的台地迂迴过去，而这里紧靠比利时国境，要想迂迴是很危险的，因此几乎只能直接从正面攻击。

当法軍在这个陣地上进行巩固并調集沒有参加星期二会战的部队（其中大概有第十二軍，包括来自巴黎的流动自卫軍在内）的时候，德軍便有了一天的时间来集結軍队；因此他們在星期四发起进攻时，在現地已經有了第四軍团（近卫軍、第四軍和第十二軍）的全部和第三軍团的3个軍（第五軍、第十一軍和1个巴伐利亚軍），这些兵力在士气方面也許还在数量方面胜过麦克馬洪的軍队。会战从早上7时半开始，而且到下午4时1刻普魯士国王发电报时还在繼續进行；这时德軍在各方面都在順利进攻。根据比利时的消息，巴澤耳、雷米伊和維累尔-塞尔訥諸村已在燃燒中，而紀旺小

色当会战(1870年9月1-2日)

0 2 4 6 公里



	普军	部署和行动
	法军	部署和行动
	I, V, VII, XII	普军
	I, V, VII, XII	法军

禮拜堂已落入德軍手中。这就表明，在麦士河左岸，法軍在退却时两翼可以依托的两个村庄不是被占就是被毀得不能用来进行防御了；同时右岸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綫已被德軍攻占，而巴澤耳和紀旺之間的第三道防綫，法軍也已准备随时放棄。在这种情况下，到天黑时德軍无疑地一定取得了胜利，而法軍則被击退到色当。这实际上已为比利时的电訊证实了，这些电訊称，麦克馬洪已經完全被包圍，几千名法軍越过边境而被解除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馬洪只有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投降，或者强行通过比利时領土。这支敗軍被困在色当及其周圍地区，也就是被困在至多只够安营的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是不能坚守的；即使他們能够保持和梅济埃尔（位于色当以西約 10 英里）之間的联络，他們仍然是被困在一片非常狹窄的地带內而无法立足。因此，无力突破敌人重圍的麦克馬洪，必然或者通过比利时領土，或者投降。而結果是，麦克馬洪因負伤体弱摆脱了定下这个痛苦的决心的責任。宣布法軍投降的責任便落到文普芬將軍的身上。如果巴贊企图从麦茨突圍而遭到坚决回击的消息傳到麦克馬洪那里，那末这个消息必然会加速上述結局的到来。德軍預見到了巴贊的意图，并且到处都做好了回击的准备。不仅斯坦美茲，而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这可以从提到第一軍和第九軍这一点看出）也都在戒备中，同时周密构筑的塹壕网更加强了麦茨周圍的拦障。

載于 1870 年 9 月 3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34 号

战争短评(十六)

色当的投降决定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的命运。它同时也决定了麦茨和巴赞军团的命运，关于解救巴赞军团的问题现在已经谈不上了；这个军团同样将被迫投降，可能是在这个星期，而几乎肯定地不会迟于下个星期。

剩下的一个巨大的营垒——巴黎，是法国最后的希望。巴黎的筑垒工事是集古今筑垒工事之大成，然而这些工事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关于它们的价值，意见不仅分歧，甚至彼此完全矛盾。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就会有可靠的根据做出自己的结论。

蒙塔朗贝尔是法国骑兵军官，同时是一位具有卓越的也许是绝伦的天才的军事工程师。他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建议实行并亲自制订了在要塞周围可使要塞免遭炮击的距离上建立独立堡垒的计划。在他以前，外圍工事——卫城、眼镜堡等——或多或少都是和要塞圍墙連在一起的，它們同要塞圍墙的距离恐怕从来没有比斜堤脚同要塞圍墙的距离更远。他提出在离要塞圍墙 600—1 200 碼甚至更远的地方，建立一些足以独立抵御圍攻的又大又坚固的堡垒。在法国，这个新理論許多年来都受到輕視，而在德国，由于 1815 年以后萊茵河綫需要筑垒，它却获得了热心的拥护者。在科倫、科布倫茨、美因茲，后来又在烏尔姆、拉施塔特和盖尔曼尔

斯海姆等城的周围,都建立了独立堡垒。这时,阿斯特等人对蒙塔朗贝尔的建议稍有修改,从而产生了以德国派著称的一种新的筑城体系。法国人逐渐地也开始认识到独立堡垒的好处,而在构筑巴黎的防御工事期间,他们立刻明白了:如果没有独立堡垒的掩护,在城市周围构筑很长的要塞围墙是无益的,因为在要塞围墙的某一处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陷落。

现代战争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种以主堡为核心而在周围设有独立堡垒的营垒的重要意义。曼都亚就它的地位说来是一个营垒,1807年的但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营垒,而且这是阻止过拿破仑第一的仅有的两个要塞。1813年,但泽依靠它的独立堡垒(大部分是野战工事)又有可能进行了长期的抵抗。⁵¹ 1849年拉德茨基在伦巴第的整个战局都有赖于维罗那营垒,而这个营垒本身就是著名的四边形要塞区⁵²的核心。同样,整个克里木战争也取决于塞瓦斯托波尔营垒的命运;而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只是因为联军无法完全包围它,无法阻止被围者获得补给和援军。⁵³

塞瓦斯托波尔对于我们是最合适的例子,因为它的筑垒面积,比前几个营垒都要大。但是巴黎比塞瓦斯托波尔要大得多,环绕它的堡垒线长约24英里。而要塞的威力是否也会相应地增大呢?

筑垒工事本身是可以作为榜样的。它们非常简单:一道由棱堡组成的普通的要塞围墙,在中堤之前连一个三角堡也没有;堡垒大部分是带棱堡的四角或五角形堡垒,完全没有三角堡或其他外围工事;有些地方设有角堡或冠堡⁵⁴,以掩护外面的高地。这些工事与其说是为了消极防御,不如说是为了积极防御而设的。人们估计,巴黎的守备部队将走到平地上,利用堡垒作为两侧的支撑

点,經常进行大規模的出击,使敌人不可能对任何两三个堡垒进行正规的圍攻。这样,堡垒就可以阻止敌人过于接近城市的守备部队,而守备部队也应当防止攻城炮队轰击堡垒;他們应当經常破坏圍攻者的工程作业。此外,堡垒到要塞圍墙的距离使得敌人至少在夺取两三个堡垒以前,是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炮击的。再补充一点:处于塞納河和馬尔納河汇合处的这个城市的位置,这两条河的非常曲折的河道以及受威胁最大的东北方的群山,是极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在设计要塞工事时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如果上面这些条件都能实现,而200万居民能够按时得到粮食供应的话,巴黎无疑将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供应居民的粮食的采购工作如果及时着手并且不断做下去,那末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很值得怀疑的是,这在目前是否已经做了。以前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些仓忙决定的甚至是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例如,没有飼料而豢养备用的牲畜,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可以料想:如果德軍将像通常那样坚决地行动,那末他們将会发现,巴黎没有足够的粮食以应付长期的圍攻。

但是关于主要的条件,即关于积极防御(守备部队不是从要塞圍墙后面杀伤敌人,而是走出要塞去攻击敌人)能够說些什么呢?要想充分发挥防御工事的威力,要想不让敌人利用要塞的弱点(即在主壕附近没有作掩护用的外圍工事),在巴黎的保卫者中間就必须有一支正规部队。这就是这些筑垒工事的设计者的主导思想。他們认为,被击败的法軍一发现他們无力在平地上阻止敌人,就应当退向巴黎,参加首都的保卫战;或者直接地参加,即組成足够强大的守备部队,不断攻击敌人,阻止敌人进行正规的圍攻以至全面

的包围；或者间接地参加，即在卢瓦尔河以南占领阵地，充实兵力，然后一遇到有利时机便攻击围攻者的薄弱地点（在非常长的包围线上是一定会出现薄弱地点的）。

但是，法军统帅部在这次战争中的全部行为促使巴黎丧失了进行防御的唯一最重要的条件。全部法军只剩下了留在巴黎的部队和维努亚将军的一个军（即第十三军，原来由特罗胥指挥），共约5万人；这些部队大部分，甚至全部是由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组成的。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2—3万人的第四营和外地来的数量不确定的流动自卫军，即没有受过训练的，根本不适于野战的新兵。在色当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过，在战斗中这种部队的用处是多么小。无疑地，当后有堡垒可以退守的时候，他们将会比较可靠，而几个星期的教育、训练和战斗，当然也会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但是像巴黎这样大的要塞的积极防御，则要求大量的兵力在平地上进行机动，要求在担任掩护的堡垒前相当的距离上进行正规战，要求作突破包围线或阻止敌人完成包围的尝试。而要攻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目前巴黎的守备部队未必是适用的。

我们估计，联合起来的德军第三、第四两个军团的18万人，将在下星期内出现在巴黎附近，用骑兵机动部队包围巴黎，破坏铁路，从而消除大量补给的一切可能，并准备进行正规包围，这一包围将在第一、第二军团攻陷麦茨后到达这里时完成。此后，德军还会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往卢瓦尔河以南去肃清这个地区，并粉碎编成新的法军的一切企图。如果巴黎不投降，正规围攻就将开始，而在法军没有进行积极防御的条件下，围攻的进展是会快一些的。如果只从军事方面考虑，那末事态的正常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但是

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即軍事方面的考慮可能被政治事件壓倒，而預言這種事件却不是本文的任務。

載於 1870 年 9 月 7 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 1737 號

战争短评(十七)

当德军向巴黎挺进（他们到达那里以后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时来回顾一下在野战部队后方各个要塞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除色当（它必然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的投降而陷落了）外，德军还占领了4个要塞：拉-普提特-比埃尔、维特里（没有经过战斗）、利希滕堡和马尔萨耳（只经过短时间的炮击）。他们只封锁了比奇，现在正围攻斯特拉斯堡；他们炮击了法耳斯布尔、土尔和蒙梅迪，但暂时还没有结果；他们打算几天以后对土尔和麦茨开始正规围攻。

除了有离城很远的独立堡垒作掩护的麦茨以外，所有其他进行过抵抗的要塞，都遭到了炮击。这个措施常常是正规围攻战的组成部分。起初，炮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被围者的粮库和弹药库，但是自从人们通常都把这些东西藏进专门构筑的防弹地窖以后，炮击便愈来愈多地用于烧毁和破坏要塞内尽可能多的建筑物。毁坏要塞内居民的财物和粮食，已成为对居民施加压力并通过他们对守军及其司令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如果守军薄弱，训练不良，士气涣散，而司令官又缺乏毅力时，常常只使用炮击便能迫使要塞投降。1815年滑铁卢会战⁵⁵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那时主要由国民自卫军防守的许多要塞，不待敌人开始正规围攻而仅仅在

遭到短时间的炮击以后便投降了。阿温、吉兹、莫贝日、兰德列西、马里昂堡、菲利普维耳等地，都是经过几小时、最多几天的炮击就陷落了。无疑地，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胜利，以及关于大多数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主要是由流动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这个消息，使得德军再度试验这个方法。此外，自从使用綫膛炮以来，甚至野炮的炮弹也几乎完全是榴弹，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用任何一个军的普通野炮去轰击要塞和烧毁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弹炮的到来。

虽然在现代战争中炮击要塞内的民房的做法得到了承认，但终究不应当忘记，这种方法总是非常残酷的，并且至少在沒有足够的把握使要塞投降和沒有一定的必要时，这种方法是应当采取的。如果说对法耳斯布尔、利希滕堡和土尔这样的要塞进行炮击，那末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即这些要塞控制着一些山道和铁路，而直接掌握这些山道和铁路对入侵者特别重要，况且又有根据指望经过几天的炮击便可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其中两个要塞至今一直被守住，这就给守军和居民增添了更大的光荣。至于对斯特拉斯堡进行正规围攻前对它炮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有 8 万多人口的城市，周围环绕着十六世纪的旧式筑垒工事。沃邦在城外靠近莱茵河的一面建筑了一座卫城，并用连续的工事綫把它和城市的要塞围墙連結起来（这在当时称为营垒），从而加固了这些工事。因为卫城瞰制城市，就是在城市投降之后也能独立地进行防御，所以夺取卫城和城市两者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开始就去攻击卫城，以免需要先后进行两次围攻；但是卫城的防御工事这样坚固，它所处的莱茵河附近低洼沼泽地带的地位又给迅速进行掘壕作业造成这样多的困难，以致情况可

能和往常一样，要求先攻击城市；随着城市的陷落，在软弱无能的司令官看来，继续防守孤零零的卫城除了可以保证较好的投降条件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只攻占了城市，那末还要去夺取卫城，并且一个顽强的司令官是可以把城市和其中驻守的敌军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而继续抵抗的。

在这些情况下，炮击城市有什么益处呢？至多居民可以瓦解大部分守军的士气，并迫使司令官放弃城市，带领 3 000—5 000 名精兵退入卫城继续防守，并用炮火控制城市。烏里克(这个勇敢的老军人的姓就是这样的，根本不是烏尔利希)将军的性格大家是很熟悉的，所以谁也不会怀疑，不论发射多少炮弹都不能吓倒他，都不能使他献出城市和卫城。炮击一个有独立的居高临下的卫城的城市，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徒劳无益的暴行。当然，在围攻时流弹和偶然的炮击常常使被围攻的城市受到损失，但是同这个不幸城市的居民在城市遭到 6 天正规的不间断的炮击期间所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德军说，他们必须快一些占领这个城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想在缔结和约后保有这个城市。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次残酷无比的炮击就不但是罪恶，而且是极大的错误。用爆炸弹烧杀大量居民来换取必定被兼并的城市的居民的同情，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方法！炮击是否使城市甚至是早一天投降了呢？看不出这一点。如果德军想要兼并这个城市，并根除居民对于法军的同情，他们就应当用尽量短期的正规围攻夺取城市，然后围攻卫城并迫使守军司令官作出抉择：或者放弃他所拥有的某些防御手段，或者使城市遭受炮轰。

实际上，对斯特拉斯堡发射的大量炮弹并没有使正规围攻成

为不必要。8月29日，德軍不得不在要塞西北方希耳提甘附近距防禦工事500—650碼处挖掘第一道平行壕。9月3日，在距工事330碼处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有些記者誤称为第三道平行壕）；漫无目的的炮击奉普魯士国王的命令已經暂时停止；可能要到17日或20日才能在要塞圍墙上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但是在目前任何預言都是冒險的。这是第一个使用現代綫膛炮发射装有着发信管的炮彈来对付石质工事的圍攻战例。在破坏幽里希的防禦工事的試驗中，普軍曾取得了非常好的結果：在石墙上打开了缺口，而且从远距离上用間接射击（即炮兵連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射击）摧毀了地堡；但这只是平时的試驗，还应当在这次战争中加以证实。斯特拉斯堡将清楚地向我們說明，現代重型綫膛炮在圍攻战中应当如何行动，因此这个圍攻在这方面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載于1870年9月9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739号

軍队的盛衰

当路易-拿破侖依靠农民的选票和他們的子弟(兵士)的刺刀而建立“标志着和平”⁵⁶的帝国的时候,法国军队除了傳統的地位以外,在欧洲并不占有特別卓越的地位。从1815年起,和平降临了,这个和平对于某些国家的军队來說曾被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破坏。奥軍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在匈牙利打了敗仗;无论是俄国在匈牙利还是普魯士在南德意志,都沒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胜利⁵⁷;俄国在高加索,法国在阿尔及尔都进行了連綿不断的战争。但是从1815年以来,大国的军队一次也沒有在战场上交过鋒。路易-菲力浦留下来的法軍远不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固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銳部队(chasseurs-à-pied〔猎步兵〕、朱阿夫兵、土尔科兵、騎馬的 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很受重視,但是在法国,步兵的主要部分、騎兵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完全被忽視了。共和国也沒有改善军队的状况。然而出現了标志着和平的帝国,而«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军队立刻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当时,法国有大量比較年輕的、曾經在非洲(当那里还进行着激烈战斗时)担任过要职的軍官。法国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无疑是欧洲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由于拥有大量代役兵⁵⁸,也就有比大陆其他任何强国都多得多的、久經战斗的职业

兵，真正的老兵。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尽可能把大部分军队提高到特种部队的水平。这一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前只在这些特种部队中采用的«pas gymnastique»（英军的“跑步”）已经推广到全体步兵中，因此机动的速度达到了各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水平。骑兵尽可能装备了良马；全军的武器装备也都经过了检验和补充。最后，克里木战争爆发了。法军的组织显得比英军优越得多；由于在联军中占的比重，大部分的光荣（不管是什么样的光荣）自然也属于法军；那次完全以围攻一个大要塞为中心的战争的特点，使法国人固有的数学天才通过他们的军事工程师充分地发挥出来了。结果，克里木战争再度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

接着，使用步枪和线膛炮的时代来到了。线膛枪火力较滑膛枪火力具有无可伦比的优点，因此人们不用滑膛枪了，在某些场合则把滑膛枪普遍改制成线膛枪。普鲁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旧式枪改制成了步枪；英国逐渐给全体步兵装备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奥地利则给步兵装备了精良的小口径步枪（罗伦兹式）。只有法国还继续使用旧式滑膛枪，而步枪则仍然只供特种部队使用。它的大部分炮兵仍然使用十二磅短管炮（这是皇帝的得意杰作，但因装药量小，效果还不如旧式火炮），与此同时编成了一些四磅线膛炮连，以备一旦爆发战争时使用。这种炮的构造是不完善的，因为这是从十五世纪以来最早的一种线膛炮；但是它的效力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种滑膛野炮。

意大利战争⁵⁹爆发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奥地利军队行动松懈，很少能经得起特别的紧张；实际上他们除了人多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们的指挥官里面有几位是当时最好的将军，但有很多是当时最坏的将军。这些最坏的将军大部分是仗着宫廷的势力爬上

高位的。奥地利將軍的失策和法国兵士較强的虛荣心，使法軍得到了勉强得来的胜利。在馬振塔会战中，法軍沒有获得半点战利品；而在索尔費里諾会战中，也只获得很少的战利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战争的真正困难——四边要塞区的爭夺战——还没有出現以前，战争就閉幕了。

这次战争以后，法国军队成了欧洲军队的榜样。如果說克里木战争后法軍的 *chasseur-à-pied* [猎步兵] 成了«beau idéal» [“十分理想”] 的步兵，那末現在整个法軍都得到了这样的贊誉。人們在研究法軍的各种組織；法軍的兵营成了各国軍官的学校。几乎全欧洲都坚信法軍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期間法軍把它所有的旧式滑膛枪都改成了綫膛枪，同时給全部炮兵装备了綫膛炮。

但是这次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的战争，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努力，結果先出現了同它匹敌的人，后来就出現了超过它的人。普魯士军队像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在1815年到1850年期間由于无所作为而受到了腐蝕，但是和平时期的这种腐蝕对普魯士的战争机器的損害比对任何国家都大。根据当时普魯士的制度，每个旅有一个常备軍的团和一个后备軍的团；所以在动員时，有一半野战部队必須重新編組。常备軍和后备軍的武器装备都很缺乏；而負責官員还常常有些小的貪污行为。总之，当1850年同奥地利的冲突迫使普魯士进行动員时，整个軍事制度便显出完全无能为力，而普魯士則不得不通过“卡夫丁狹谷”⁶⁰。普魯士立刻不惜重資更換了全部武器装备，对军队的整个組織也重新作了审查，但是只涉及一些枝节問題。当1859年意大利战争引起一次新的动員时，武器装备已經改善了（虽然当时数量也还不足）；然而，在民族战争时也許士气高昂的后备軍，曾在可能引起同

任何一个交战国战争的军事示威中显得完全无法控制。于是普鲁士决定进行军队的改组。

这次背着议会进行的改组的结果，后备军的 32 个步兵团全部被留下来服现役，他们的队伍依靠多征新兵的办法逐渐得到补充，最后这些团被改编为常备军的团，使常备军的团由 40 个增加到 72 个。炮兵的数量有了相应的增加，骑兵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小得多。军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致相当于从 1815 年到 1860 年普鲁士人口增长（从 1 050 万增加到了 1 850 万人）的比例。尽管第二议院反对⁶¹，改组实际上仍然生效。此外，还从各方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支用步枪装备全体步兵的军队。以前只用来装备小部分步兵的后装针发枪，现在已用来装备全体步兵，而且还有了储备。进行了好几年的线膛炮的试验工作也已完成，新型火炮已逐渐代替了滑膛炮。由拘泥旧习的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传下来的过多的阅兵操练，日益让位于一种较好的训练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训练执行警戒勤务和进行散兵战，而这两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部队为榜样的。对于独立行动的各营，连纵队成了基本的战斗队形。打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骑兵也大大改善了。养马业多年来很受重视，尤其是在以养马业发达著称的东普鲁士；普遍用阿拉伯种马进行了杂交，成绩现在已开始显示出来。东普鲁士马虽然不如英国骑兵的马高大和跑得快，但是作为战马却比英国马强得多，行军的耐力比英国马大 4 倍。长期被完全忽视的军官专业训练，也重新提到了所要求达到的很高的水平。总之，整个普鲁士军队起了根本的变化。丹麦战争⁶²就足以向每个能够理解的人说明，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没有注意这一点。1866 年的劈雷响了，不了解这一

点已經再也不可能了。随后，北德意志軍隊推行了普魯士制度，南德意志各邦的軍隊也基本上推行了这种制度。結果证明，这种新制度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于是，1870 年到来了。

但是 1870 年的法軍已不是 1859 年的法軍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蝕了軍隊。既然欧斯曼及其党羽从大規模的巴黎投机事业中获得了数百万暴利⁶³，既然整个公共工程部門、政府簽訂的每个合同以及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被公然无耻地当作搜刮民財的手段，那末作为路易-拿破侖一切方面的依仗的并且由那些同更幸运的寄食朝廷的文官一样貪財的人們指揮的这支軍隊，又怎能独善其身呢？既然人們知道，政府收了代役金而通常并不用去雇佣代役兵（这当然是部队中每个軍官都知道的），既然陸軍部为了筹集資金秘密供皇帝揮霍而开始用其他办法盜窃軍用物資；既然軍隊中的要职因此必然被那些参与这个密謀、因而不論怎样胡作非为和玩忽职守也不致被撤換的人窃踞，那末，道德敗坏的現象也就在部队的軍官中間蔓延开来。我們不想肯定說，侵吞公款在他們中間已是普遍現象，但是藐視上級、玩忽职守和紀律松弛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上級有威望的話，軍官們难道还敢常常乘坐馬車行軍嗎？整个制度都已腐朽透了；籠罩着第二帝国的貪污腐敗的空气最后也侵襲到这个帝国的主要支柱——軍隊中来了。而在經受考驗的时刻里，这支軍隊除了光荣的傳統和兵士的天賦的勇敢就沒有什麼可以用来抵抗敌人，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是不足以保持欧洲第一流軍隊的地位的。

載于 1870 年 9 月 10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40 号

战争短评(十八)

关于目前在法国进行的围攻，看来仍然存在着很不正确的见解。我们的某些报界同人，如“泰晤士报”倾向于这种见解，即认为德军虽然长于野战，却不善于围攻；另一些人认为，围攻斯特拉斯堡与其说是为了夺取城市，不如说是为了进行试验，为了实际锻炼德军的工程师和炮兵专家。所以有这种种说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土尔、麦茨还是法耳斯布尔都还没有投降。显然这些人完全忘记了，在这次战争以前的最近一次围攻，即塞瓦斯托波尔围攻中，在挖好塹壕以后，还用了11个月的时间才迫使要塞投降。

为了纠正只有不懂军事的人们才会有的这样一种肤浅的见解，必须提醒他们，究竟什么是围攻。大部分要塞的围墙都筑有棱堡，也就是在围墙的每个拐角处都有叫做棱堡的五角形突出部，它以火力掩护工事前面的地区和直接位于这些工事脚下的护堡壕。在护堡壕内，每两个棱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工事，叫做三角堡，它掩护棱堡的一部分和掩护中堤（即棱堡之间的那一段围墙）；三角堡的周围有护堡壕。在主壕的外侧有隐蔽路——受到斜堤顶（高约7英尺、外侧成缓坡的土堤）掩护的宽道。在许多场合，为了增加攻击的困难，还补充构筑其他的工事。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围墙的下部都筑有石砌部分，或者有水壕掩护，使敌人无法对尚未遭到破坏的工事进行强攻；这些工事的配置是这样的：内层工事总是瞰制外层工事，即前者位于比后者高的地方，而外层工事也从自己

的高聳的圍牆上瞰制周圍地區。

攻击这种要塞仍然沿用沃邦改进的那种方法，虽然在要塞前面是大片平坦地区的情况下，被圍者的綫膛炮可能迫使圍攻者对这个方法稍加改变。但是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滑膛炮占統治地位的时期建筑的，所以通常都沒有考虑到距工事 800 碼以外的地区，而圍攻者几乎經常不用正規的塹壕就能够隐蔽地接近到这个距离。当然，首先必須包圍要塞，驅逐其警戒部队和其他部队，偵察要塞的工事，运来攻城炮、彈药和其他儲备品，并建立倉庫。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野炮轰击也是在这个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可以持續很長的时间。斯特拉斯堡从 8 月 10 日起受到松緩的包圍，20 日左右受到緊密的包圍，从 23 日到 28 日受到了炮击，但正規圍攻直到 29 日才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把挖出的土朝要塞的一面堆积以掩蔽并保护在其中通行的人員的塹壕）被认为是正規圍攻的开始。第一道平行壕通常在 600—700 碼的距离上環繞着要塞的工事。在平行壕中設有纵射炮队，它們配置在棱堡各个正面（即以火力控制前面的地区的圍牆）的延長綫上；这是为了对付要塞的整个将受到攻击的部分的。这些炮队的任务是順上述棱堡正面进行射击，以击毀棱堡正面上的火炮并杀伤炮手。为此，至少要有 20 个每队有 2—3 門重炮的纵射炮队，共約 50 門重炮。通常，在第一道平行壕內还配置一些臼炮，用以轰击城市或守备部队的掩蔽的防彈的倉庫。有了現代火炮以后，臼炮仅用以轰击上述的后一种目标，而轰击前一种目标，現在用綫膛炮就够了。

从第一道平行壕向前挖掘接近壕，其延長綫不与要塞工事相交，这样，任何一个工事都不能对它們进行纵射；这些接近壕成鋸齿形曲折前伸，到距要塞工事 350 碼的地方即挖掘第二道平行

壕——塹壕，它和第一道平行壕相类似，但較短。第二道平行壕通常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四夜或第五夜挖掘。在第二道平行壕内配置有反炮台炮队，每个被攻击的正面前都有一个，并且几乎与正面平行；这些炮队的任务是击毁敌方火炮，破坏炮队直前的圍墙，同时与纵射炮队构成交叉火力。反炮台炮队共需大口徑火炮約 60 門。然后，圍攻者再向前挖掘锯齿形壕，锯齿形壕愈靠近要塞便愈短，而彼此相距也愈近。在距要塞工事約 150 碼处，挖掘配置臼炮队的半平行壕，在距要塞工事約 60 碼的斜堤脚下挖掘第三道平行壕，其中也配置臼炮队。第三道平行壕可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九夜或第十夜完成。

在距筑垒工事这样近的地方，真正的困难便开始了。这时，虽然被圍者的炮火在其控制的平地的範圍内几乎已被压制下去，但要塞圍墙上的步枪火力現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它将极其严重地延緩塹壕内的作业。这时掘壕作业必須更为謹慎并且按另一种計劃进行，这种計劃我們不能在这里詳尽地說明。第十一夜，圍攻者可以推进到隐蔽路的凸角处，正对着棱堡和三角堡的突出部；第十六天，他們可以挖好王冠形塹壕，也就是說在斜堤頂外側沿斜堤頂挖好与隐蔽路平行的塹壕。只有这时，他們才能够配置炮队用来破坏圍墙的石砌部分，以便保证部队越过护堡壕进入要塞，并压制住棱堡側面上对护堡壕进行纵射并阻碍部队越过护堡壕的火炮。到第十七天，可能击毁棱堡的側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时才可能打开缺口。到下一个夜里，便可能下到护堡壕，构筑好通过护堡壕的隐蔽路，以保护强攻部队不受側射火力的杀伤，而强攻就可开始。

我們曾在以上的叙述中对于圍攻一种最薄弱、最簡單的要塞

(沃邦式六角堡)的过程作一概述,并计算出在围攻没有被成功的出击打乱,而防御者没有发挥特别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兵器的条件下,围攻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如我们看到的,甚至就在这样一种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 17 天,才能在要塞的主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为强攻要塞开辟道路。当守军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时,是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足以迫使他们在这个期限以前投降的;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被围者至少坚守这样一段时间,是起码的职责。然而有人对于斯特拉斯堡还没有被攻下这一点表示不满,而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才不过 14 天,而且在被攻击的正面上又有外圍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多支持 5 天。他们对于麦茨、土尔和法耳斯布尔至今没有投降表示不满。可是要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围攻土尔的塹壕(哪怕是一道塹壕)挖掘了没有,而关于其他要塞,我们知道,它们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规围攻。至于麦茨,看来现在并不打算对它进行正规围攻;显然,夺取麦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围困巴赞军团。这些性急的评论家们应当知道,很少有这样的要塞司令,当他还掌握比较充足的守备部队和必需的储备品的时候,便向 4 名枪骑兵组成的侦察队投降,或者甚至只受到炮击便投降。如果说施特廷于 1807 年向一个骑兵团投降,如果说法国边境要塞于 1815 年曾在短时间的炮击后或者甚至只是由于惧怕炮击而投降,那末我们不当忘记,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两次失败合起来也不能同耶拿或者滑铁卢的失败相比;此外,法军中有很多军官甚至能够用由流动自卫军组成的守备部队抵抗住正规围攻,怀疑这一点是毫无根据的。

載于 1870 年 9 月 15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44 号

如何击败普军

1859年意大利战争后，在法国的军事力量达到全盛的时期，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就是现在将巴赞军团围困在麦茨的那位亲王，写了一本“如何击败法军”的小册子⁶⁴。现在，当德国按照普鲁士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所向无敌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是誰并且用什么方法击败普军。当德国最初仅仅为了抵御法国 chauvinisme [沙文主义] 而进行的战争看来正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变为一种为了新的德国 chauvinisme 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多兵之旅必获胜”，——拿破仑喜欢这样解释作战胜负的原因。而普鲁士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它设法创建“多兵之旅”。当1807年拿破仑禁止它保持4万人以上的军队时，它开始使新兵经过6个月的训练后复员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1813年，它能够从450万人口中派出一支25万人的作战军队。后来，这条现役期短、预备役期长的原则获得更加充分的运用，而且变成符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兵士服2—3年的现役，不仅是为了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同时也是为了经过严格的训练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普鲁士制度的弱点也正在这里。它必须兼顾两个不同的、归根到底是互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体格适于服役的

男子都变成兵士，并建立一支常备軍；常备軍的唯一目的是成为国民学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并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成为团结国民的核心。从这方面来说，上述制度是纯粹防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这一支军队又应当是半专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把这个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变成培养绝对服从上级精神和忠君的精神的学校。而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服役才能做到。在这里这两个任务的不相容也就表现出来了。防御性的对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内训练大量兵员，以便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拥有大批后备力量；而对内政策却要求用较长时间来训练数量有限的兵员，以便在国内发生暴动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半专制君主国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它规定兵士的现役期为整整3年，并根据财政状况限制征集的人数。备受赞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已经变为征兵制，和其他国家的征兵制不同的地方只是它更为严格。这个征兵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花费更多的钱，占用更多的人员，而服预备役的时间也比任何国家长得多。同时，原来为了自卫而武装起来的民众，现在变成了驯服的、准备随时进攻的军队，变成了寡头统治集团的政策工具。

1861年，普鲁士的人口略多于1800万，并且每年有227000名年满20岁的青年应当服兵役。其中足有一半在体格上立刻或者至多再过一两年便可以服役。但每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不是114000人，而是不超过63000人，可见几乎有一半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没有受军事训练。凡在战时到过普鲁士的人，都会因看到大批身体健壮的20—32岁的青年安闲地呆在家里而感到惊讶。特派记者战时在普鲁士所看到的那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情形，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像罢了。

从 1866 年以来，北德意志联邦在 3 000 万人口中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超过 93 000 人。如果将体格适于服役的青年男子全部挑选出来，那末即使经过最严格的体格检查，其数目也至少可以达到 17 万人。一方面由于王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财政上的需要，才限制了征集的人数。军队仍然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但是全国所有防御的力量远不是都已经准备好而可以使用的。

虽然如此，这个制度比大陆上其他大国军队的过时的基于兵制度还是有极大的优越性。按照人口比例，普鲁士征集了比他们多一倍的兵士。普鲁士依靠它的制度能够把这些人训练成好兵；这个制度消耗着国家的资源，因此，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经常企图侵占莱茵河疆界，如果不是人民渴望德国的统一而本能地把这支军队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末人民对于这种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莱茵河地区的安全和德国的统一有了保证，这个军事制度就必将成为不能忍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如何击败普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一个具有同样多人口、同样才能、同样勇敢和同样文明的国家，实现了普鲁士仅仅在纸上谈到过的一切，即把每一个体格适于服兵役的国民都变成兵士；如果这个国家把平时的现役期和受训时间缩短为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所真正需要的时间；如果它保持必要的组织，以便像普鲁士最近所做的那样以有效的方法来充实它的战时编制，那末我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对普鲁士化的德国会具有和普鲁士化的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法国所具有的同样巨大的优势。普鲁士的第一流权威人士（包括陆军大臣冯·罗昂将军）认为，两年的服役期完全足以把一个农村青年训练成一个好兵。如果国王陛下

的那些迂腐的軍官們允許的話，我們甚至願意指出，对于絕大部分的新兵有 18 个月（即两个夏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就足够了。但是精确的服役期限的长短是次要的問題。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普魯士人服役 6 个月以后便有了出色的成績，而且这还是些剛剛摆脱农奴地位的人。主要的問題在于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如果战争将一直繼續到德国的庸人現在所叫囂的那种可悲的結局，即肢解法国，那末我們可以相信，法国人**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原則。到目前为止他們虽然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善战的民族。他們已厌恶在像法国軍队这样一种实行現役期很长而受过訓練的后备人員不多的基于兵制度的軍队中服役。他們很願意在現役期短而預备役期长的軍队里服役；他們甚至会做出更多的貢獻，如果这能够使他們洗雪耻辱并恢复法国領土完整的話。而到了那时，“多兵之旅”就将屬於法国，只要德国不采用同样的制度，那末这支多兵之旅的行动就将和这次战争中的多兵之旅的行动一样取得同样的結果。但有以下的不同：正像普魯士后备軍制度同法国的基于兵制度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縮短了服役期而增加了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人数）一样，这个新的真正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普魯士的制度相比也将是一个进步。战时軍队的数量将有更大規模的增加，而平时軍队的数量則将减少；每一个国民都将亲自而不是通过代役兵来参加解决政府之間的爭端的武装斗争；防御将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因此軍队的扩大本身，归根到底将节省开支，并将成为和平的保证。

載于 1870 年 9 月 17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46 号

战争短评(十九)

巴黎的筑垒工事已经证实了它的价值。德军一个多星期未能攻占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些工事。1814年，蒙马特尔各高地上半天的战斗便使巴黎投降了。1815年，在战局开始时构筑的许多土质工事曾阻滞了敌人一些时候；但是，如果不是同盟国军坚信巴黎会不战而降，那末这些工事的抵抗时间就会是很短的⁶⁵。在目前的战争中，德军对外交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外交界不要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在9月中旬以前一直是迅速、勇猛而又坚决的，但是自从德军的各路部队进入巴黎这个巨大营垒的控制范围的那一天起，便变得缓慢、犹豫而又 *tâtonnante*〔畏缩〕了。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你率领一支20万或25万之众的军队开到这样大的一个城市附近，单是包围它就需要时间，需要谨慎。甚至这样多的兵力也未必足以从四面八方完全包围它，尽管像现在这样，城内没有一支适于进行大规模会战和野战的军队。巴黎没有这样一支军队，这从杜克罗将军在默东附近出击的悲惨结果⁶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次，基干部队表现得确实比流动自卫军差，他们由有名的朱阿夫兵带头真的“溜之大吉”了。这是容易说明的。老兵，主要是曾经在维尔特作过战的麦克马洪、德·法伊和费里克斯·杜埃等军的兵士，经过两次一败涂地的退却和6个星期接连不断的失败，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十分自然，

这些情况对于雇佣兵，即朱阿夫兵（他们大部分是代役兵，不配有别的叫法）的影响特别大。而人们曾经指望通过这些人来稳定那些未经训练即补充到各减员的基于营去的新兵。在这次战争以后，还可能有一些小规模出击，并可能取得某些胜利，但是陆地上的会战未必会再发生了。

另外，德军肯定说，他们的火炮已从索城附近的高地上控制着巴黎；但是对这种说法不可相信。在封特内-奥-罗兹上方他们可以配置任何一个炮队的最近的各高地，距离旺夫堡垒约 1 500 米，因而距市中心就有 8 000 米即 8 700 码。德军并没有比所谓六磅綫膛炮（炮弹重约 15 磅）的威力更大的野炮，即使他们有十二磅綫膛炮（炮弹重 32 磅），这些炮以其炮架所允许的射角射击时，其最大射程也不超过 4 500—5 000 米。因此，这种吹嘘是吓不倒巴黎人的。至少在两座堡垒失守以前，巴黎是用不着害怕炮击的；但是就是到那时，由于炮弹在广阔的市区散布面很大，造成的破坏也是比较轻微的，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则几乎等于零。请看看轰击斯特拉斯堡用了多少炮兵！即使我们考虑到只是在要塞工事的一个不大的地段上依靠平行壕进行正规围攻，要迫使巴黎投降，又需要比这多多少少的炮兵啊！在德军未能把这样的炮兵连同弹药和所需的其他一切物品一起调集到巴黎城下以前，巴黎是安全的。只有当全部攻城手段都已准备妥当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危险。

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出，巴黎的筑垒工事有多么大的力量。如果给这个消极的力量，即这种单纯的抵抗力量再加上积极的力量，即一支真正的军队的进攻力量，那末这些工事的价值就会立即提高。围攻军不可避免地被塞纳河和马尔纳河分割成至少三个单独部分，并且这三个部分一定要经过在他们阵地后方架设的桥梁才

能取得聯絡，也就是說，只有費時繞道才能取得聯絡；在這種情況下，巴黎的軍隊的主力就能夠以優勢兵力任意攻擊敵軍的任何一部分，予以殺傷，破壞他們已經開始構築的任何工事，並且在圍攻者的援軍趕到以前，在堡壘的掩護下退回。如果巴黎現有的軍隊比起圍攻軍來並不太弱，那它就可以使敵人無法完全包圍要塞，或者可以隨時突破這種包圍。如果一個被圍攻的要塞有可能得到外援，那末對它進行完全包圍是多麼必要，這從塞瓦斯托波爾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次圍攻拖延了很久，就是因為俄軍通過要塞的北區源源不斷地調來援軍，直到最後這條通路才被切斷。巴黎城下的戰事愈發展下去，波拿巴的將軍們在這次戰爭中的十足的輕舉妄動就愈明顯；由於這種輕舉妄動，兩個軍團已經被斷送了，而巴黎也沒有留下主要的防禦手段，即以攻擊回答攻擊的力量。

至於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我們認為困難倒比小要塞被圍時少。像巴黎這樣一個首都，不僅有良好的商業組織可隨時供應糧食，而且是廣大地區的農產品的主要市場和集散地。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會很容易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設法採購充足的糧食，以備整個中等圍攻期之需。雖然我們不能斷定是否已經這樣做了，但是我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和不能迅速做到這一點。

無論如何，如果像我們現在所聽到的那樣，戰爭將進行到“可悲的結局”，那末在圍攻作業開始以後抵抗大概不會是長期的。內岸的石砌部分幾乎完全暴露在敵人火力之下，而中堤前面沒有三角堡，也有利於圍攻軍前進和在要塞圍牆上打開缺口。堡壘不大，只能容納有限的守軍；如果沒有軍隊通過堡壘之間間隙地出動支援，它們是不能有力地抵抗強攻的。但是，如果塹壕能夠直達堡

垒的斜堤而不被巴黎军队的出击破坏,那末这一事实说明,巴黎军队在数量上、组织上和士气上都太弱了,不能在强攻的夜间有胜利把握地进行出击。

只要拿下几座堡垒,预料城市就会放弃绝望的战斗。不然,围攻一定再次进行,打开几个缺口,然后再度建议城市投降。如果这一建议再度遭到拒绝,那末就可能发生同样绝望的街垒战。我们希望巴黎免于遭受这种无谓的牺牲。

载于1870年9月2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54号

关于談判的消息⁶⁷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我們昨天根据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說法向讀者报道关于談判的消息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当然，关于俾斯麦企图兼并麦茨、薩兰堡和“苏瓦松”的說法这一类不大的錯誤除外。法夫尔先生显然不了解苏瓦松的地理位置。伯爵提到的薩尔布尔，早就被指出位于新的战略边界綫的範圍內，而苏瓦松則和巴黎或特魯瓦一样远离这条战略边界綫。法夫尔先生在叙述这次談判时，也許沒有完全准确地轉述个别詞句；但是，当他叙述那些被普魯士半官方报纸反駁的事实的时候，中立的欧洲通常总是宁願相信他的話。因此，如果現在柏林对法夫尔先生关于建議交出蒙瓦勒里安的說法有爭論的話，那末沒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是法夫尔先生凭空捏造的，或者是他完全誤解了俾斯麦伯爵的意思。

法夫尔先生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差，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多么混乱和模糊。他是为了进行应当导向和平的停战談判而来的。我們想原諒他那认为法国还有力量迫使它的敌人放棄一切割地要求的看法，但是很难說，他希望在什么条件下达成停战。德方最后坚持的条款是要求交出斯特拉斯堡、土尔和凡尔登，同时这些地方的守备部队应当成为战俘。对交出土尔和凡尔登看来已有某种程度的同意。但是斯特拉斯堡呢？法夫尔先生把这个要求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侮辱，他說：

“伯爵先生，您忘記了您是在跟一个法国人談話。牺牲一支全世界人士特别是我們所景仰的英勇的守备部队，是怯懦的行为，我不能答应轉达您向我們提出了这种条件。”

我們看到，这个回答对实际情形考虑得多么少，我們在这个回答中只看到了一种爱国感情的迸发。既然在巴黎这种感情的确非常强烈，在这样的时刻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感情；但是也应当仔細衡量一下現有的事实。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規圍攻已經很久，因此可以肯定地相信它很快就要陷落。一个受到正規圍攻的要塞可以抵抗一定的时期，而当它竭尽全力防御时甚至还可以多支持几天，但是如果軍隊不来援救，那末就可十分准确地做出結論說，它的陷落是必不可免的。特罗胥和巴黎的高級軍事工程人員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們知道，任何地方都沒有軍隊可以前来援救斯特拉斯堡；然而，特罗胥在政府中的同僚茹尔·法夫尔看来並沒有注意这一切。他从交出斯特拉斯堡的要求中看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于他自己、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守备部队以及对于法国人民的侮辱。但是主要的当事人，即烏里克將軍和他的守备部队，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无疑已經尽力而为了。如果使他們避免进行最后几天完全絕望的战斗，可以增加拯救法国的微弱的希望，那末这样做对于他們就不是侮辱，而是完全应得的奖賞。烏里克將軍无疑宁願按照政府的命令在敌方做出同等让步的条件下投降，而不願在强攻的威胁和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投降。

在这期間，土尔和斯特拉斯堡陷落了，而当麦茨还在坚守的时候，凡尔登对于德軍毫无軍事价值。因此，德軍甚至不待同意停战就几乎获得了俾斯麦向茹尔·法夫尔所討价还价的一切。这样一来，就使人觉得，从来还没有一个战胜国提出过比这更温和更寬大

的停战条件，也从来没有一个战败国比这更轻率地拒绝过这些条件。茹尔·法夫尔在这次谈判中当然没有显示出才智，尽管他的本能看来是相当好的；而俾斯麦却扮演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胜利者的新角色。德方的建议，像法夫尔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如果这个建议仅仅是像法夫尔所想的那样，那就应当立刻接受。但是，在建议中包含着比法夫尔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平面上的两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规定一条分界线，也就是说在交战双方之间规定一个中立地带，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在平地上只有一方的军队，另一方的军队虽然还存在，但是困在要塞中，这些要塞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敌人包围着。所有这些要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停战期间它们的地位将怎么样呢？俾斯麦对这一切竭力避开不谈。如果缔结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定，而其中关于这些城市却一字未提，那末，不言而喻，除了不对守备部队和要塞工事采取军事行动以外，一切都应当维持 *status quo* [现状]。这样，比奇、麦茨、法耳斯布尔、巴黎以及谁知道还有多少的别的要塞，仍然被围困，它们的一切供应和交通线仍然被切断；要塞中的人们和没有缔结停战协定时一样，继续消耗贮粮。因此，停战给围攻者带来的结果，就会几乎同继续作战时一样。并且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在停战期间，这些要塞有一个或几个把贮粮全部吃光了，他们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立刻向围攻军投降。由此可见，一贯狡猾的俾斯麦伯爵是打算利用停战来迫使敌人的要塞投降的。当然，如果谈判继续进行，并且到了起草协定的时候，法军参谋部会识破这一点，并且一定会提出有关被围城市方面的要求，那时这个诡计大概就会被拆穿了。但是，茹尔·法夫尔先生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彻底研究俾斯麦的建议

議，并且識破他的陰謀。如果法夫尔先生問一問在停战期間那些被圍城市的地位将会怎样，他就不会让俾斯麦伯爵得到一个在全世界面前炫耀他那虛假的寬宏大量的机会。然而法夫尔先生沒有能力揭穿这种虛假的寬宏大量，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难。他沒有这样做，却对于把斯特拉斯堡連同其守备部队作为战俘一起交出的这个要求勃然大怒，以致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甚至在最近两个月的慘痛教訓之后，法国政府的代表还不能判断实际情况，因为他仍然 *sous la domination de la phrase* [为一些詞句左右]。

載于 1870 年 10 月 1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58 号

战争短评(二十)

即使在导致法国几个军团实际复灭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发生后，法国实际上被仅仅占领其八分之一领土的胜利者控制的这个事实，仍然使人惊奇。真正被德军占领的不过是由斯特拉斯堡到凡尔赛和由凡尔赛到色当的这一线。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法军仍然扼守着巴黎、麦茨、蒙梅迪、凡尔登、提翁维尔、比奇和法耳斯布尔等要塞。对这些要塞的监视、封锁或围攻几乎用去了德军迄今派到法国的全部兵力。可能德军还有足够的骑兵用来扫荡巴黎周围直到奥尔良、卢昂、亚眠甚至更远的地区的敌人；但是休想目前真正占领某一广大地区。是的，在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以南现在驻有4万到5万后备军，而且这支军队如果同斯特拉斯堡城下的围攻军的大部分部队会合起来，其数量可能增加一倍。这支军队大概是用来向法国南部进军的，因为有人断定，这些军队将向伯尔福、伯桑松和里昂进军。这三个要塞都是巨大的营垒，并在距要塞主墙相当远的地方筑有独立堡垒；要想同时围攻或者甚至严密封锁这三个要塞，都需要比这支军队的现有数量还要多的兵力。因此，我们相信，这种论断纯粹是为了转移视线而散布的，其实新开来的德军对这些要塞将只给以最小的注意；他们将进入勃艮第最富庶的地区——索恩河谷，把它劫掠一空，然后向卢瓦尔河前进，以便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联系，相机行动。甚至这支强大的

部队在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直接联系（取得这种联系后就不必同莱茵河取得直接的单独的联系）以前，只能用来进行袭击，而不能控制广大地区。因此，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会扩大德军实际占领的法国领土，德军占领的地区仍将限于法国全部领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尽管法国不愿意承认，它实际上已经被征服了。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

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統，特别是军事指挥管理系統过于集中。直到最近时期，法国为了军事目的还把全国划分为 23 个军区；尽可能在每个军区都驻守一个配有骑兵和炮兵的步兵师。各师的师长和陆军部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此外，这些师是单纯的行政组织而不是作战组织。师属的各个团从来没有打算在战时合编成旅；它们只是平时在惩戒方面隶属于同一位将军。一旦有战争威胁，它们可能被派到完全不同的军、师或旅去。师司令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司令部除外），即直属于将军本人的司令部根本就没有。在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这 23 个师曾合编为 6 个军，每个军由一个法国元帅指挥。但是这些军和原来的师一样，也不是适应战争的固定编制。它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目的编成的⁶⁸。这些军没有真正的司令部。它们同普鲁士的军完全相反，普鲁士的每个军都有固定的战时编制，有定额的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设有保持作战准备的军事指挥、卫生、军法和行政等部门。法国军队的行政管理机关（如军需部门等）不是接受指挥官（元帅或将军）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巴黎陷于瘫痪状态，如果同巴黎的交通线被切断，那末各地便没有任何组织核心，并同样地陷入瘫痪状态，也许更严重，因为长期来被尊崇的各地对于巴黎及其主动权的依赖，已经传

統地成为国家信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違犯它不仅是罪惡，而且是冒瀆神灵。

除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未必亚于前者。这原因就是国内历史发展的結果，法国的中心距东北边境太近。三百年以前，这个情况有大得多的意义。当时，巴黎位于国境边缘。法国对德国和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統治着比利时）进行的几乎連綿不断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巴黎。自从亨利二世于1552年强占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的时候起到革命时止，阿尔图阿、佛兰德和埃諾的一部分、洛林、亚尔薩斯和蒙貝利亚尔等地先后被用同样方法并入法国，作为最先抵御敌人向巴黎进攻的緩冲地带。我們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語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法国主要由于1789—1798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但是甚至在当时，巴黎仍然經常遭受危險。从貝云到佩皮尼揚以及从昂提布到日內瓦的陆地国界距巴黎很远。从日內瓦經巴塞尔到亚尔薩斯的劳特尔堡的国界离巴黎的距离也一样；这样，国界就形成了一条以巴黎为圓心的、半徑为250英里的弧綫。但是国界在劳特尔堡离开了这条弧綫而形成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有一点距巴黎仅120英里。关于法国的国界，拉瓦累在他的沙文主义著作⁶⁹中曾經說过：«Là où le Rhin nous quitte, le danger commence»〔“在萊茵河离开我們的地方，危險便开始了”〕。但是，如果我們把上述弧綫从劳特尔堡向北延伸，那我們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沿着萊茵河到达海边。这就是法国要求取得整个萊茵河左岸地区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取得这个边界以后，巴黎才能在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

与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边境的掩护，而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如果巴黎在军事上的安全是欧洲政治的指导原则，那末，毫无疑问法国是有权要求这一点的。幸而情形不是这样；既然法国宁愿把巴黎作为首都，那它在享有巴黎的有利条件时，同等地，当然也要接受以巴黎为首都的不利方面，这些不利方面之一就是：占领法国的一小部分领土（包括巴黎），就会使整个国家的活动瘫痪下来。但是如果情形是这样，即法国没有因为其首都得不到掩护而具有取得莱茵河的权利，那末，德国就应当记住，同类性质的军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权利要求取得法国的领土。

载于 1870 年 10 月 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59 号

战争短评(二十一)

如果相信巴黎用气球送来的消息，那末这个城市现在有庞大的军队在防守。那里有从各地来的流动自卫军 10—20 万人；有巴黎的国民自卫军 250 个营，每营 1 500 人，而据某些人的说法，则达到 1 800—1 900 人，按最低数字计算，总共也有 375 000 人；除海军陆战队、水兵、自由射手等以外，在那里至少还有 5 万基干部队。而且据最近的消息说，如果这些军队全部被击溃，那也还有 50 万能拿武器的市民，准备在需要时接替他们。

巴黎周围的德军包括 6 个北德意志军(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和近卫军)、2 个巴伐利亚军和 1 个维尔腾堡师，共计 8 个半军，约 20 万到 23 万人，决不会更多。尽管德军分散在至少有 80 英里长的包围线上，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仍然把城内这支庞大的军队围困住了，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控制了从巴黎出来的所有大小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胜利地击退了守军的一切出击。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大概不容怀疑，关于巴黎有大量武装力量的消息是虚构的。如果把人们常说的 60 万武装人员这个数目减少到 35 万或者 40 万，那末这比较接近真实。但是不能否认，在巴黎城内防守的武装人员，比在城外攻击这个要塞的要多得多。

第二，巴黎守备部队的战斗素质差别很大。我们可以认为其

中只有現在防守外圍堡壘的海軍陸戰隊和水兵是真正可靠的部隊。基干部隊是麥克馬洪軍團的殘部，它補充了預備兵，但其中大部分是未經訓練的新兵；9月19日默東附近的戰鬥表明，基干部隊的士氣低落。流動自衛軍本身的素質很好，但現在才進行基本訓練；它缺少軍官，而且裝備着三種不同的步槍：沙斯波式步槍、改良的米涅式步槍和未改良的米涅式步槍。無論怎樣努力，無論怎樣同敵人互射，都不能在短期內使他們具備堅定性，而只有這種堅定性才能夠幫助他們完成最必要的任務，即在平地上迎擊並擊敗敵軍。流動自衛軍組織上的基本缺陷，是缺乏有經驗的教官、軍官和士官，這個缺陷妨礙了把他們訓練成為好兵。但是，看來他們仍不失為巴黎防衛中最好的部隊；至少，他們大概是願意遵守紀律的。地方國民自衛軍的成分非常複雜。其中由工人組成的來自郊區的各個營，是十分自覺並且堅決作戰的；只要有在人格上和政治上都為他們信賴的人來領導他們，他們就會服從指揮，會表現出那種特有的本能的紀律性；但是任何其他的指揮官，他們都不會服從。此外，他們沒有受過訓練，也沒有有經驗的軍官，如果事情沒有發展到在街壘進行決戰，那末他們的優良的戰鬥素質是得不到檢驗的。但是，八里橋所武裝起來的很大一部分國民自衛軍是由資產階級，主要是由小商人組成的。這些人根本不願意打仗。他們在武裝起來以後，所做的事情就是保衛他們的商店和住宅；而如果敵人從遠距離上炮擊他們的住宅和商店，他們的戰鬥熱情想必就會消失。同時，他們與其說是組織起來對付外部敵人的一種力量，不如說是對付內部敵人的一種力量。他們過去的一切傳統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當中十個有九個確信，這樣一種內部敵人此刻正隱藏在巴黎的中心，在等待好機會襲擊他們。他們大部分是結

了婚的人，不习惯于艰苦和危险，并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对每隔三天必须在城墙上露宿一夜的辛苦的勤务发出怨言了。在这些部队中，会有一些连甚至营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勇敢作战；但是就整体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在执行正规的、艰苦的勤务时更是如此。

从巴黎守军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无怪乎包围巴黎的德军虽然远不是那样多，而且很分散，但是并不害怕巴黎的任何攻击。事实上，至今所进行的一切战斗都表明，巴黎军团（假如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是不能进行野战的。9月19日对包围军所作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是相当典型的。2个普鲁士团（第七团和第四十七团）就把杜克罗将军的1个军（约3—4万人）牵制了一个半小时，直到2个巴伐利亚团前来增援和1个巴伐利亚旅袭击法军的翼侧为止；结果法军狼狈退却，放弃了一座有8门火炮的多面堡，并且有大量人员被俘。德军参加这次战斗的人数不可能超过15000人。从此以后，法军的出击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他们放弃了进行决战的一切企图；他们只用小兵力袭击敌人的前哨和其他小部队；如果有1旅、1师或者更大的法国部队越出堡垒线，那他们也只限于佯攻。这些战斗的目的与其说是打击敌人，不如说是在实战中训练新兵。无疑地，这些战斗将使他们逐渐获得训练，但是在集中于巴黎的难以指挥的大量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规模这样有限的实践中得到好处。

特罗胥将军于9月30日发表的文告清楚地表明，他在19日的战斗以后已完全看清了他所指挥的军队的素质。当然，他把失败几乎完全归咎于基干部队，而对流动自卫军则非常宽容；但是这只能证明，他认为（也是正确地认为）流动自卫军是他指挥的军队中最好的部队。他的文告以及此后在战术上的改变都肯定地说

明，他对他的军队在平地上作战的能力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此外他还应当知道，法国可能剩下的号称里昂军团⁷⁰、卢瓦尔军团等的其余一切部队，其成分和他自己的部队完全相同；因此，他不能指望援军来解除对巴黎的封锁，即解巴黎之围。所以我们对于特罗胥似乎在内阁里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这个消息感到惊奇。这个消息无疑是从柏林来的，而柏林不是提供有关巴黎情况的公正情报的可靠来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特罗胥抱有胜利的希望。从他在1867年对于军队组织的意见⁷¹来看，他是坚决拥护像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实行的那种四年现役和三年预备役制度的。他甚至认为，普鲁士规定的服役期限（2年或3年）根本不足以训练出好兵来。现在历史的嘲弄使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即他率领完全没有经验的、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和不守纪律的兵士，来同他不久前还认为是只经过一半训练的普军作战；而且他这次作战是在这支普军一个月中就粉碎了法国的全部正规军以后。

载于1870年10月6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62号

普魯士軍事制度的原則

几个星期以前，我們曾指出，普魯士的兵役制度远不是完善的^①。据宣称，它要使每个国民都成为兵士。用普魯士官方的話来讲，軍隊不是别的，只是“全民学习作战的学校”；但是进这个学校的只占居民中很小的比例。我們現在再来談談这个問題，并举出一些精确的数字來說明它。

根据普魯士統計局的材料⁷²，从 1831 年到 1854 年，实际入伍的人平均每年占适齡青年的 9.84%；适于服役但未应征入伍的每年占 8.28%；由于生理缺陷根本不适于服役的占 6.40%；暂时不适于服役而要在下一年度重新檢查体格的占 53.28%；其余的人有的未报到，有的屬於其他各类人員，他們数量很小，不值得在这里一談。这样看来，在这 24 年当中，經過这个全民軍事学校的青年公民还不到十分之一；而这竟被称为“全民武装”⁷³！

1861 年的統計数字如下：1861 年年滿 20 岁的适齡青年为 217 438 人；待命征集入伍的以往各年度的适齡青年为 348 364 人；合計 565 802 人。其中未报到的 148 946 人，占 26.32%；根本不适于服役的 17 727 人，占 3.05%；編为补充兵⁷⁴的，即平时免役而战时仍須服役的 76 590 人，占 13.5%；暂时不适于服役而需要重新

^① 見本卷第 112—114 頁。——編者注

檢查體格的 230 236 人，占 40.79%；由於其他原因而免役的 22 369 人，占 3.98%；剩下適於服役的有 69 934 人，占 12.36%，其中實際入伍的只有 59 459 人，占 10.5%。

無疑地，從 1866 年以來，每年入伍人數的百分比提高了，但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現在，北德意志的男子最多只有 12—13% 服兵役。這當然和那些“特派記者”在德國動員時期所作的興高采烈的描述截然不同。據他們說，每個身體健康適於服役的男子都穿上了軍裝，背上了步槍或者跨上了戰馬；各種生計都已停頓；工廠停工了，商店關門了，莊稼留在田里沒有人收割；一切生產都停頓了，一切商業都停止經營了，實際上呈現出了一種“暫時失去生活氣息”的狀態。一個民族的所有力量處於極度緊張中的這種狀態只要繼續幾個月，就一定會使它筋疲力竭。老百姓變成兵士的規模之大當然是居住在德國以外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但是現在，在 100 萬以上的人脫離老百姓的生活以後，如果原來那些記者們再去看一看德國，那末他們一定會看到，工廠在工作，莊稼已經收割，商店和事務所照常營業。如果說生產曾經停頓過，那是因為訂貨不多，而不是因為缺少工人；在街上可以看到許多健壯的青年，他們和那些已經到法國去的青年一樣能夠拿起武器。

這一切都可從上述數字中得到說明。服過兵役的男子的數目當然不超過全部成年男子的 12%。因此在動員時征集入伍的人數不可能超過 12%，還有整整 88% 的人留在家裡；當然，其中一部分將在戰爭期間為了補充戰鬥和疾病所造成的損失而被征入伍。這樣，每半年還可以征集 2—3%，但是仍然有絕大部分男子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被征集入伍。“全民武裝”——這完全是一句空話。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我們早已指出過。普魯士王朝和普魯士

政府只要繼續奉行自己的傳統政策，他們就需要一支軍隊作為執行這個政策的馴服工具。根據普魯士的經驗，要把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訓練得適於執行這種任務，就必須使他在軍隊中服3年現役。甚至普魯士最頑固的守舊派軍人從來沒有肯定地說過，步兵——他們是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不可能在2年內學會履行自己的一切軍職，但是正如在1861—1866年議院辯論中所指出的，真正的軍人精神，絕對服從的習慣，只有到第三年才能養成。而在規定的軍費預算額下，兵士服役時間愈長，入伍的新兵便愈少。現在，如果服現役的期限是3年，每年有9萬新兵入伍，如果是2年，每年可以有135 000人入伍受到訓練，如果是18個月，每年可以有18萬人入伍受到訓練。從我們列舉的數字中看得很清楚，要做到這一點，身體合格的男子的數量是足夠的，這從下面的數字中看得更清楚。因此，我們看到，“全民武裝”這句空話是用來掩蓋建立一支以實行寡頭政治的對外政策和反動的对內政策為目的的龐大的軍隊。“全民武裝”決不是符合俾斯麥的目的的合適工具。

北德意志聯邦的人口近3 000萬。戰時軍隊的人數按整數算有95萬，即僅占人口的3.17%。每年年滿20歲的青年約占人口的1.23%，即36萬人。根據德意志小邦的經驗來看，其中立刻或者在2年以內可以服現役的足有一半，約18萬人。其餘的大部分適於擔任警備勤務；但是我們可以暫且不把他們計算在內。普魯士的統計數字看來同這個數字不一樣，普魯士的統計數字基於一些明顯的原因必然要編造得從外表上看來同“全民武裝”這個幻想相吻合。但是，這裡也就暴露了真相。1861年除了適於服現役的69 934人以外，還有76 590人編為補充兵，這樣就使適於服役的人數總計為146 524人，其中只有59 459人即40%被征入伍。无

論如何，我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認為，有一半青年適于服現役。在這種情形下，每年可以有 18 萬新兵編入基干部隊，然後像現在一樣保持 12 年的兵役義務。這就會提供 216 萬受過訓練的兵士，那末，即使完全扣除由於死亡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減員，這個數目也比現有軍隊的人數多一倍以上。如果對另一半青年在年滿 25 歲時再進行一次體格檢查，那末從中至少還可以征集 50—60 萬人甚至更多的很好的守備部隊。如果有 6—8% 的居民事先受過軍事訓練和教育，並在國家遭到進攻時應征入伍，而且和現在所做的一樣在平時保持所有部隊所需的骨幹，這才真正是“全民武裝”；但是，這將不是為寡頭政治的利益去進行戰爭、為進行掠奪或者在國內推行反動政策效勞的軍隊了。

畢竟，這只是把普魯士的空話變成現實。既然單是這種近似的“全民武裝”就具有這樣大的力量，那末真正的全民武裝又會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呢？而我們可以相信，法國會以某種形式把這種近似的全民武裝變成真正的全民武裝，如果普魯士堅持侵略，迫使法國這樣做的話。法國將成為一個舉國皆兵的国家，並且在幾年以後，能夠以一種絕對優勢的兵力使普魯士驚訝，正像今年夏天普魯士曾經使全世界驚訝一樣。但是，難道普魯士就不可以做到這一點嗎？當然可以，不過那時的普魯士就不再是今天的普魯士了。它將贏得防禦力量，同時減弱了進攻力量。它將有更多的兵士，但是這些兵士在戰爭開始時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入侵準備；普魯士將不得不放棄一切侵略的念頭，至於它現行的對內政策，那將遇到嚴重的威脅。

載於 1870 年 10 月 8 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 1764 號

战争短评(二十二)

在前面一篇短评中，我們曾提請注意一个事实，即甚至現在在斯特拉斯堡陷落后，尽管入侵的军队还没有占领法国领土的六分之一，但它在法国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已全部使用上了^①。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所以我們认为有必要再談談它。

在麦茨附近，被困在它的堡垒綫以内的巴贊军团牵制了德军 8 个军（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军以及黑森师和庫梅尔将军指挥的 1 个后备军的师），共計 16 个步兵师。在巴黎附近占用了 17 个步兵师（近卫军、北德意志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巴伐利亚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及維尔騰堡师）。新編的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大部分是后备军編成的）和上述各军的某些部队，則占领已征服的地区，監視、封鎖或者圍攻占领区内仍在法军手中的要塞。德军現有的可用于积极行动的兵力，只有斯特拉斯堡投降后抽出的第十五军（巴登师和至少 1 个后备军的师）。这个军应从后备军的生力部队中得到补充，然后在更往南的方向上采取某些性质尚无法确知的行动。

現在，这些兵力几乎包括德国現有的全部已組織起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即第四基干营不包括在内。这与奥地利

^① 見本卷第 124--125 頁。——編者注

战争时期的做法不同，那时它們都被派去同敌人作战，而这次这 114 个第四营都留在国内；根据它們的最初的任务，它們应作为骨干去訓練和編組那些征来补充各团由于战斗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的新兵。只要把营內 1 000 名新兵訓練到能够在前綫担任战斗勤务，便把他們补充到本团的 3 个骨干营去；这种工作在 9 月中旬麦茨激战以后曾大規模地进行。但是，第四营的軍官和軍士仍留在原处，准备接收和訓練另 1 000 名补充兵或本年度的新兵。在現在这种不能确切預料結束時間的殘酷的战争中，这种措施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目前，这一措施使德軍不能把这 114 个营以及相应数量的騎兵和炮兵共計 20 万人用去作战。除这部分兵力以外，全部德軍都被用来占領不足六分之一的法国領土和包圍这片領土上的麦茨和巴黎这两个大要塞，因此德軍可以用来在占領区以外的地方繼續作战的最多有 6 万人。而这是法国在要塞以外完全沒有能进行认真抵抗的軍隊的时候的情况。

如果在現代战争中以要塞为核心的大营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需要例证的話，那末这里就有这样的例证。在有机会的时候，我們會說明，被圍的部队根本沒有很好地利用所說的两个营壘。就麦茨要塞的規模和意义來說，它的守备部队太多了，而巴黎則几乎完全沒有适于在野战条件下行动的真正部队。然而前一个要塞目前还是牵制了至少 24 万敌軍，后一个要塞牵制了 25 万敌軍；因此，如果法国在卢瓦尔河以南哪怕有 20 万真正的兵士，圍攻巴黎就不可能了。不幸的是法国沒有这 20 万兵士，而且看来一般也不会在需要的時間內把他們征集、組織和訓練出来。因此，这两个巨大的防禦中心的陷落只是几个星期以內的事。麦茨的軍隊直到現在始終出色地保持着紀律和战斗素质，但是他們的攻击所經常遇到的

还击最后必将打破他們得救的一切希望。法国兵士是优秀的要塞防御者，并且他們在被圍攻时远比在野战中能够經得起失敗；但是，如果士气沮丧的現象一旦在他們中間出現，也就迅速地、不可遏制地蔓延起来。至于巴黎，我們对于甘必大先生所說的巴黎有40万国民自卫軍、10万流动自卫軍和6万基干部队的話，就像他所說的巴黎現在正在制造无数的加农炮和多管炮以及巴黎街垒威力巨大的話一样，是不会过于按字面去理解的。但是无疑地，巴黎有充分的可能进行极其頑强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由于守备部队的性质必然是消极的，而且会失去最有力的手段——向圍攻的敌軍进行猛烈的攻击。

無論如何，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法国人还有真正的民族热忱，那末一切都还是可以做到的。当入侵敌軍除去6万名兵士和只能进行襲击但不能制服敌人的騎兵外，全部兵力都被牵制在占领区内时，法国在其余六分之五的地区内可以建立足够多的武装部队，用来到处襲扰敌軍，切断他們的交通綫，破坏桥梁和铁路，毀掉他們后方的粮食和彈药，以此迫使他們从两大軍团中抽出大量兵力，以致巴贊可能設法从麦茨突圍，而巴黎的包圍成为泡影。这些武装部队的活动現在就已經成为使德軍严重不安的根源，虽然暂时还不是一种危險；当巴黎周圍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資消耗殆尽而德軍不得不到更远的地区去征发时，这种不安还将随之增长。目前在亚尔薩斯建立的德軍新部队，不論它們将向南方进行什么远征，大概都会很快被調回来，因为德軍必須保证自己的交通綫和占领巴黎周圍的广大地区。但是，如果法国人民像西班牙人在1808年⁷⁵那样为高漲的民族热忱所激励，如果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村鎮都变成要塞，每个农民和市民都变成战士，那末德軍的命运将会

怎样呢？那时，甚至各第四营的 20 万人都不足以征服这样的民族了。但是这种高涨的民族热忱今天在文明国家中已不常见。它可以在墨西哥人和土耳其人中间找到，但是在追逐金钱的西欧，它的源泉已经枯竭；而第二帝国这个梦魇使法国窒息的这 20 年，绝没有使它的民族性格受到锻炼。结果我们看到：说得多而做得少；表面的事做得多而组织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真正的抵抗很少而对敌人的屈服很多；真正的兵士很少而自由射手很多。

載于 1870 年 10 月 11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66 号

战争短评(二十三)

柏林普軍參謀部的軍官們大概开始忍耐不住了。他們通过“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⁷⁶駐柏林記者告訴我們說，已經在几天之內在巴黎城下准备好攻城兵器，圍攻很快就要开始。对于这个准备工作，我們有怀疑。第一，我們知道，唯一可以使用的铁路綫上靠近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的几个隧道已被退却的法軍炸毀，至今仍然沒有修复；第二，我們还知道，对于巴黎这样大的要塞进行有效的正規圍攻所需攻城兵器的数量很大，即使铁路时刻暢通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把它們运齐；第三，虽然从柏林发出这个消息以后已經过去五六天了，但是我們还没有听到已挖掘好第一道平行壕的消息。因此，我們应当得出結論：所謂圍攻或者說正規攻击的准备指的是非正規攻击也就是炮击的准备。

但是，要想抱着某种迫使巴黎投降的希望去炮击它，就需要比正規圍攻多得多的火炮。在正規圍攻时，可以限于攻击防綫的一点或两点；而在炮击时，却必須对整个广大市区連續不断地发射大量的炮弹，到处造成居民无力扑灭的大火災，并且使灭火工作过分危險。要知道我們曾經見過，甚至 85 000 人的斯特拉斯堡也能够出色地經受住几乎空前猛烈的炮击，并且除了某些准确划定了的不得不牺牲的地区以外，都順利地制止了火勢的蔓延。这是因为城市的面积較大的緣故。一个只有 5 000 到 10 000 人的不大的要

塞，如果没有大量的防弹掩蔽部，就容易因遭受炮击而被迫投降；但是一个有 5 万到 10 万人的城市却能够经受住猛烈的炮击，如果它像法国的大部分城市那样，用方块石建筑的或者房屋有很厚的砖墙，就更加如此。巴黎在堡垒线以内的地区面积，长 12 公里，宽 10 公里；在旧城⁷⁷，即市内建筑物最稠密的部分的面积长 9 公里，宽 7 公里，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市区的面积约为 5 000 万平方米，即将近 6 000 万平方码。平均每小时向这个地区的每 1 000 平方码内发射一发炮弹，那末一小时就需要 6 万发炮弹，一昼夜就需要 150 万发炮弹；为此至少需要 2 000 门重炮。但是每小时向长宽都几乎各为 100 英尺的地区发射一发炮弹，那末这就是微弱的炮击。固然，可以暂时集中炮火轰击一个或者几个街区，直到它们被彻底炸毁时为止，然后再把炮火转向邻近的街区；但是要使这种炮击奏效，就要在几乎和正规围攻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而且靠这种做法逼使要塞投降的把握无疑更小了。

此外，巴黎在它的各堡垒陷落以前实际上处在有效的炮击距离以外。现在围攻者在城外夏提荣附近占领的离城最近的高地，距离几乎正好位于市中心的司法厅⁷⁸也足有 8 000 米（相当于 8 700 码或 5 英里）。在南面，敌人离市中心的距离到处都大致和这里的相等。在东北方面，堡垒线距市中心有 10 000 米（11 000 多码），所以在这个地区内，任何一个炮队都还要配置在再远 2 000 码，也就是说，配置在距离司法厅七八英里的地方。在西北方面，塞纳河湾和蒙瓦勒里安堡垒很好地掩护着城市，以致炮队只能配置在闭合的多面堡内或正规的平行壕内，这就是说在正规围攻开始以前炮击（我们认为这是它的序幕）是不可能的。

现在，口径为 5、6、7、8、9 英寸，发射炮弹重 25 到 300 磅或 300

磅以上的普魯士重型綫膛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5 英里，这是无庸置疑的。1864 年，在哈美馬尔克就曾經用二十四磅綫膛炮从 5700 步（等于 4750 碼或将近 3 英里）的距离上轰击了宗德堡⁷⁹，虽然这还是旧式青銅炮，发射重 68 磅的炮弹时只能經受重量不超过 4—5 磅的装药。射角必然很大，并且不得不专门改造了炮架，因为它在使用较大装药时要损坏。普魯士的新式鋼鑄炮能够經受比炮弹重得多的装药，但是想达到 5 英里的射程，还是需要很大的射角，而炮架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如果炮架不加改造就用来射击与它不相适应的目标，那末很快就会被损坏。使用全装药，甚至以 5—6 度这样不大的角度进行射击，也比任何东西都更迅速地损坏炮架，何况现在所需的射角平均至少为 15 度，因此炮架就会和巴黎的房屋一样迅速地被破坏。即使把这种困难也撇开不谈，那末距市中心 5 英里的炮队对巴黎进行的炮击充其量也只能是局部的炮击。它所造成的破坏足以引起愤怒，但不足以引起畏惧。在这样的距离上，炮弹不可能十分准确地命中指定的市区。即使下命令避免射击某些地区，但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不管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上看得多么清楚，也未必能够幸免。军事建筑物、兵工厂、弹药库、器材库等，即使围攻者观察得到，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加以击毁；因此说炮击的目的是破坏被围者的防御手段这种通常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上面所谈的一切，是以围攻者拥有进行真正有效的炮击的手段，即大约 2000 门大口徑綫膛炮和臼炮为前提的。倘若如我们现在所预料的，德军的攻城炮兵纵列大约是 400 到 500 门火炮，那末这是不足以对城市发生迫使它投降的影响的。

虽然炮击要塞还被认为是战争公法允许的，但这种手段毕竟会给居民带来许多灾难，所以在我们的时代，谁施行炮击而没有足

够的把握用这种方法迫使要塞投降，誰就会受到历史的譴責。維克多·雨果认为，巴黎是神圣的城市（最神圣的城市）！攻击巴黎的任何企图都是冒瀆神灵的行为，他的沙文主义观点使我們发笑。我們看待巴黎同看待任何其他筑垒城市一样，如果它决心防守，那末它就要經受敌人进行正規圍攻、使用攻城塹壕和攻城炮以及流彈破坏非軍事建筑物所造成的危險。但是，如果将来終於对巴黎进行炮击（尽管单凭炮击并不能迫使巴黎投降），那末这将是一个只有少数人会认为应当由毛奇的參謀部負責的軍事錯誤。有人會說，巴黎遭受炮击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出于軍事上的理由。

載于 1870 年 10 月 13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68 号

麦茨的命运

如果相信柏林来的消息，那末普軍參謀部似乎认为，巴黎将先于麦茨被攻克。但是这个看法显然既以政治上的理由为根据，也以軍事上的理由为根据。俾斯麦伯爵所期待的巴黎市內的騷动还没有开始；但是他們估計，只要在城市上空一响起圍攻者的重炮的吼声，城內就必然发生紛爭和內战。巴黎人至今还没有使德軍大本营對他們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可能他們直到最后也不会使它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那末本月底攻占巴黎的打算几乎肯定要落空，而麦茨可能先于巴黎投降。

作为要塞，麦茨比巴黎坚固得多。巴黎的工事是根据这样一种設想构筑的，即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战敗的法軍会退到这里，并以不断向敌人攻击的方法进行防御，而敌人由于企图包圍該城，在其不得不占領的长长的战綫上的各点的兵力不可避免地会减弱。所以巴黎工事本身的抵抗力并不很大，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事先根据現在波拿巴主义者的战略的錯誤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来采取措施，那就会使工程費用大量增加，而防守的时间未必会因此而延长两个星期以上。此外，在被圍攻期間或被圍攻前构筑土质工事也可以大大加强要塞工事。而麦茨的情形完全不同。它是科尔蒙太涅以及上一世紀其他許多卓越的工程师遺留給現代的一个有着很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要塞。第二帝国为了使它甚至能防御綫膛炮的轰

击，并使整个要塞变成一个仅次于巴黎的巨大营垒，又在它的周围距市中心 2.5—3 英里的地方增设了 7 个很大的独立堡垒。因此，即使麦茨城内只有一般的战时守备部队，对它的围攻也会是很长时间的战斗行动。但是，现在在这些堡垒的掩护下有 10 万人，因此围攻麦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仍然为法军控制着的地区一直伸展到堡垒线以外整整 2 英里处；要把法军击回堡垒线以内并夺取挖掘塹壕所需的地区，就要进行一系列只有在塞瓦斯托波尔才见过的那种白刃战。假定守军不因频繁的战斗而士气沮丧，而围攻军也不因损失大量兵员而削弱，那末战斗就可能持续许多月。正因为如此，德军没有打算进行正规围攻，而是力图用饥困的方法迫使这个要塞投降。只要严密封锁，那末城内的 10 万大军和大约 6 万市民以及逃到堡垒线以内避难的大量乡村居民，迟早总会吃完贮粮。甚至也可能在这以前就会由于守军的士气沮丧而交出要塞。当一支军队看到自己被紧紧包围，而突破包围圈的一切尝试全归无效，得到外援的一切希望也都破灭的时候，即使最好的军队也会在显然仅仅是为了保持军旗的荣誉而不得不忍受的苦难、匮乏、困难和危险的折磨下，逐渐失去纪律和团结精神。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徒劳无益地力图寻求这种军心涣散的征候。麦茨城内的贮粮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因而麦茨的军队有够吃相当长时期的粮食。不过贮粮虽然很足，看来质量却很坏，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贮粮对军队来说只是偶然遗留在城内的物资，而根本不是为现在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因此，兵士的食物最后变得不但不合他们的习惯，而且完全不符合标准，并引起了各种疾病；由于这些致病的原因的影响日益加强，疾病也日益严重。看来封锁的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了。麦茨所缺乏的物资包括面

包(法国农民的主要的和习惯的食物)和食盐。食盐是保持健康所绝对必需的,而因为法国人几乎只靠面包来供给淀粉以增加脂肪,所以面包也和食盐一样是绝对必需的。由于兵士和居民被迫以肉食为主,据说已发生痢疾和坏血病。虽然我们不能再相信逃兵的供词,因为逃兵通常所说的都是他们认为可以讨好于俘获他们的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也必然是这样。不言而喻,由于这个原因,军心涣散的可能性会迅速增大。

呆在麦茨附近的一位很有才干的“每日新闻”记者,在报道10月7日巴赞出击的情形时写道,在法军占领圣埃鲁瓦堡垒(位于麦茨以北,在摩塞尔河谷内)以北的几个村庄以后,便在河旁靠近自己右翼的地方组成了一支不下3万人的部队,向德军前进。这个纵队或者这个由几路纵队组成的部队的使命显然是突破包围圈。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极大的决心。这些纵队必须直接进入那些集中火力射击他们的部队和炮队所排成的半圆形内;在与敌人大部兵力直接接触以前,敌人的火力是会不断加强的,而那时,如果法军能够击溃敌人,敌人的火力马上就会大大减弱,但是如果他们被迫退却,那就会再次遭到敌人同样的交叉射击。兵士们看来是懂得这一点的;此外,对于这次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巴赞大概使用了他最好的部队。但是据说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到达大部分德军的步枪射击范围以内。他们在到达危险点以前,敌人的炮兵和散兵线的火力便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密集的纵队起先是动摇,接着便溃散了”。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些在维昂维耳、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及最近各次出击期间,无论在猛烈的火力下或白刃

格斗中都能勇敢作战的人们有这样的表现。看来，这种甚至没有能力试图认真完成所受领的任务的情况证明，麦茨的军队已不是从前的军队了。这可能还不是军心涣散的征候，而只不过是说明士气低落、悲观失望，说明他们感到任何尝试都已徒劳无益。但是这种情况离真正的军心涣散已经不远了，对于法国兵士来说尤其如此。虽然根据这些征候就预言麦茨将很快陷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不久以后还看不到麦茨防御力量减弱的其他征候，那毕竟是值得奇怪的。

麦茨投降比巴黎陷落对战争进程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要小得多，但物质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但是这种必要性不会比现在更大。因为现在包围巴黎的军队绝大部分那时必须扼守这一城市和它的近郊，所以德军能不能抽出充分的兵力前进到波尔多，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麦茨投降，德军就可以抽出20万以上的兵力，而根据各地在要塞以外的法军部队的现状来看，这样一支军队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无人防御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和为所欲为的。曾经被两个大营垒阻挡住的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的行动立即就会重新开始，而现在可能是很有效的开展游击战的一切尝试，那时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

载于1870年10月1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71号

战争短评(二十四)

巴黎被圍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間，我們关于巴黎两个情况的預言^①在實踐中得到了证实。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軍及时前来解圍。在卢瓦尔軍团內騎兵和野战炮兵极为不足，而步兵除极少数以外，不是新編的部队，便是士气沮丧的老部队，軍官配备不齐全；这些部队完全沒有团结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他們在平地上同馮·德尔·坦恩率領的那些老練的、为不断的胜利所鼓舞的兵士交鋒。即使卢瓦尔軍团增加到10万或者12万人（这在巴黎陷落以前还可能作到），它也无力解圍。德軍依靠騎兵和野战炮兵的巨大优势（只要攻城炮兵纵列及其人員一到巴黎，就可从巴黎城下大量地抽調騎兵和野战炮兵），以及依靠自己的步兵在质量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把握地用少数的兵力来迎击这样的軍队。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們还可能把現在巴黎以东和以北50—60英里的地区进行扫蕩的部队以及包圍部队中的一两个师暂时派去增援馮·德尔·坦恩。至于說里昂軍团，如果它还有什么部队确实存在的話，那末他們全部都将忙于对付韦德尔將軍的北德意志第十四軍（現在厄比納尔和維祖耳）和在第十四軍后面或右側前进的第十五軍。由布尔巴基指揮的北方軍团还没有編成。

^① 見本卷第130—131頁。——編者注

就現有的全部消息来看，諾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流动自卫軍极端缺乏軍官并且訓練很差；而地方国民自卫軍，可能还有大部分流动自卫軍，則要用来担任集中在梅济埃尔和哈佛尔之間 25 个或更多的要塞的守备任务。因此，从这方面未必可以指望得到有效的援助，巴黎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第二，現已了解清楚，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規模的进攻。这支守备部队的成分和巴黎以外的軍隊相同，它同样缺少騎兵和野战炮兵。9月19日和30日以及10月13日的三次出击，完全证明了他們无力給包圍部队以稍微严重的打击。据包圍部队說：“法軍就这样連我們的第一綫也沒有能够突破。”虽然特罗胥將軍公开声明，他所以不願意在平地上攻击敌人是因为缺乏野战炮兵，并且他在沒有得到足够的野战炮兵以前，是不会再走出要塞的，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任何野战炮兵都不能防止他第一次 en masse [大規模] 出击的惨敗的結局。但是到了他的野战炮兵准备就緒——如果这不是單純的借口的話——的时候，德軍炮队轰击堡垒的炮火和紧閉的包圍圈将使它无法在平地上使用。

看来，特罗胥和他的司令部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們的一切措施都說明是單純的消极防御，除了为滿足无法約束的守备部队的坚决要求而必須进行出击以外，已不进行任何大規模出击了。垒墙不可能长期經受德軍重炮的轰击，关于这些重炮，将在下面較詳細地談到。可能会像柏林參謀部所期望的那樣，两三天的時間就足以击毀南面各堡垒垒墙上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用間接射击的方法破坏护堡壕內岸一两处石砌部分，然后对堡垒进行强攻，而配置在制高点上的炮队采用火力阻止堡垒后面的工事給堡垒有效的支援。無論是堡垒的結構或是地形对此都不会有絲毫妨碍。巴黎

周圍所有堡壘的護堡壕的內岸，即壘牆的外側，都是只在地平面以下的部分才用石砌，通常認為這是不足以使工事預防用云梯進行強攻的。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從軍隊將經常用積極的方法防禦巴黎這個設想來看是合乎情理的。在這種情況下，這甚至可能還是一個優點，因為對低處的石砌部分，炮隊從觀察不到的地方進行間接射擊是很難命中的。因此，如果只從炮隊所在的高地不能以曲射火力進行直接瞄準射擊，要在遠距離上打開缺口就更加困難了；不過，這只有在現地才能做出判斷。

無論如何，不應期望南面的這些堡壘在高地的瞰制下並在重型綫膛炮最有效的射程內能進行長期抵抗。不過，守備部隊主要還在這些堡壘的緊後面，在堡壘和要塞圍牆之間，發揮了積極性。這裡到處都構築了許多土質工事；雖然不言而喻，我們不了解它們的全部詳情，但可以相信，它們的設計和施工都非常周密，有預見性，而且很巧妙，法國工程師們就因這一切而在兩百多年來一直名列前茅。顯然，這裡正是防禦者選來作戰的地方，這裡的雛谷和丘陵斜坡，以及大多為石質建築物的工廠和村莊，可減輕工程作業，也有利於只經過一些訓練的新編部隊進行抵抗。我們認為，正是在這裡德軍將要進行最艱巨的工作。的確，我們從“每日新聞”上的柏林消息得知，德軍滿足於占領一部分堡壘，而用飢困的辦法來完成其餘的任務。但是我們認為，只要他們不炸毀堡壘，不重新退到他們現在的陣地上，而僅僅進行圍困，那就不可能達到這一點；如果他們竟然這樣做，那末法軍就應該利用反接近壕逐漸奪回失地。因此我們估計，德軍的企圖是扼守所有能攻占的堡壘作為適合的炮兵陣地以進行射擊，用流彈恐嚇居民，或者用他們所有的火炮進行最猛烈的轰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無法避開防禦者在選定

的和为此准备的地区内对他们的挑战，因为那些堡垒将处在新工事的近距离有效火力范围以内。在这里，我们可能会亲眼看到这次战争中有某种研究价值的、对于军事科学甚至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最后一次搏斗。在这里，防御者将重新有可能发动攻势（虽然其规模较小），并借此恢复一定程度的均势，延长抵抗的时间，直到迫于饥饿而投降为止。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巴黎已经用去了一个月的贮粮，而巴黎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再维持一个月以上的贮粮。

关于德军的攻城炮，看来在“特派记者”中存在着很大的概念上的混乱。如果注意到德军炮兵各种口径的火炮的命名所根据的原则至少和英国所根据的原则同样荒谬和互相矛盾的话，那末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现在，当这些重炮随时都可能开火的时候，大概应当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在斯特拉斯堡城下使用的旧式攻城炮有二十五磅臼炮和五十磅臼炮，这些炮现在已调到巴黎附近。它们是根据与炮膛直径相适应的球形石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其中一种口径大约为 $8\frac{1}{2}$ 英寸，另一种为 $8\frac{3}{4}$ 英寸，而现在发射的球形炮弹的实际重量，前者为 64 磅，后者为 125 磅。其次，还有一种口径为 21 厘米即 $8\frac{1}{4}$ 英寸的线膛臼炮，它发射的长炮弹长 20 英寸，重量略大于 200 磅。这些臼炮所以有巨大的效能，不仅是因为膛线使炮弹具有更大的命中率，而且主要是因为这种着发性的长炮弹落下时，其较重的、装有着发信管的头部总是朝前，能保证装药在弹体同目标接触的瞬間爆炸，因而冲击力和爆炸力能够同时发生作用。在那里的线膛炮有十二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加农炮，这是根据炮膛未加膛线以前通常发射的球形实心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它们的口径分别约为 $4\frac{1}{2}$ 英寸和 $5\frac{1}{2}$ 英寸，其炮弹的重量各

为 33 磅和 64 磅。此外,还有一些重型綫膛炮已运往巴黎,这些炮是用于在装甲舰上和用于在海岸防御中对付装甲舰的。关于这些炮的构造的准确而详细的情况从来没有公布过,但它们的口径为 7、8 和 9 英寸,炮弹重量相应地约为 120、200 和 300 磅。在塞瓦斯托波尔双方使用过的最重的火炮是英国的六十八磅海军炮、8 英寸和 10 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及法国的 $8\frac{3}{4}$ 英寸和 12 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而最重的 12 英寸球形炮弹重约 180 磅。因此,就使用的炮弹的重量和数量而言,巴黎的围攻将超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就像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超过以前的一切围攻一样。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德军攻城炮兵纵列的火炮数量将如我们预料,大约为 400 门。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75 号

薩拉哥沙——巴黎

为了对于巴黎的圍攻和防禦这样大規模的作战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应当回顾一下战争史，看看过去哪一次大規模的圍攻可以（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們可能将要见到的情形的先例。如果巴黎的防禦是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說，如果像塞瓦斯托波尔那样有野战部队前来援助或加强守备部队，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但是，巴黎却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防禦的：它既沒有能够进行积极防禦和野战的守备部队，也沒有获得外援的可靠的希望。因此，历史上最大的塞瓦斯托波尔圍攻（其規模仅次于我們即将看到的圍攻），不能对将要在巴黎发生的情形提供正确的概念；而只有在圍攻的較后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对照，才可以同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相比較。

美国战争⁸⁰时期的历次圍攻也不是合适的例子。这些圍攻发生在战争的这样的时期，即不但南軍，而且連北軍也随南軍之后失去了未經訓練的民軍的特点，并具有了正規軍的性质。在所有这些圍攻中，防禦都是非常积极的。無論在維克斯堡或在里士滿，在圍攻之前都进行过長時間的战斗来爭夺所有能配置攻城炮队的地区，并且除了格蘭特对里士滿的最后一次圍攻外，都有增援被圍者的嘗試⁸¹。但是，在巴黎这里，我們看到的守备部队却是些新兵，他們只得到分散在城外的同样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而攻击他們的

是一支使用一切現代战争手段的正規軍。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我們就必须回头看一看武装的民众不得不对正規軍作战并且确实进行了大規模战斗的最近一次战争，即比利牛斯半島战争。在这里，我們找到了一个在許多方面看来都合适的极好的例子，这便是薩拉哥沙。

薩拉哥沙的直徑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它的面积仅为巴黎的九分之一，而它的防御工事虽然是仓卒构筑起来的，并且沒有独立堡垒，但就其总的防御能力來說却和巴黎的防御工事相似。薩拉哥沙的守备部队有 25 000 名西班牙兵士，他們是在土德拉附近战败后退到这里来的⁸²，其中真正的基干部队兵士不超过 1 万人，其余都是新兵；此外，还有武装的农民和当地居民，他們使薩拉哥沙的守軍增加到 4 万人。城內有 160 門火炮。在城外，在邻近的各省集聚了約 3 万人，准备前来援助。另一方，法国元帅苏舍以不超过 26 000 人的兵力沿埃布罗河两岸包圍这个要塞，另以 9 000 人在卡拉太尤德掩护圍攻。因此，双方的兵力对比与目前巴黎城內外双方的兵力对比几乎相同，即被圍的軍隊比圍攻的軍隊几乎多一倍。但是，薩拉哥沙人也像目前巴黎人一样，沒有能力出来在平地上迎击圍攻者。在被圍的薩拉哥沙城以外的西班牙人，也沒有一次能有效地破坏圍攻。

对城市的包圍在 1808 年 12 月 19 日完成；到 29 日，就得以在距要塞主墙仅 350 碼的地方挖掘了第一道平行壕。1809 年 1 月 2 日，在距要塞主墙 100 碼的地方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11 日就打开了缺口，并且以强攻夺占了整个被攻击的正面。但是当时，在由正規軍防守的平常的要塞停止了抵抗的地方，人民的抵抗行动刚刚开始。法軍强攻的那一部分要塞圍墙同城市的其余部分被防守者

用新构筑的防御工事隔开了。横贯所有通往围墙的街道，都迅速地筑起了土质工事，由炮兵防守，并且在它们后面的一定距离上也筑起了工事。在具有炎热的南欧的厚实建筑物风格、墙壁极厚的房屋内，开了射孔，因此步兵坚定地扼守了这些房屋。法军曾不断地进行炮击，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型臼炮很少，所以对城市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如此，炮击还是连续进行了41天。为了迫使城市投降，为了逐一占领房屋，法军不得不采取最慢的方法——埋放炸药。最后，到了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被毁坏，而剩下的房屋也不能居住的时候，薩拉哥沙于2月20日投降了。在被围初期城内原有的10万人中，牺牲了54000人。

这次防御从某一点上说是卓越的，所获得的荣誉完全当之无愧。但是，这个城市毕竟总共只抵抗了63天。包围用了10天，围攻要塞用了14天，围攻城内工事和争夺房屋用了39天。牺牲的人数同防御的持续时间和实际取得的结果对比，无论如何是不相称的。如果薩拉哥沙有2万精兵防守，那末他们的出击就会阻止苏舍以他现有的兵力继续围攻，而要塞就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直到1809年奥地利战争⁸³结束时为止。

我们当然不认为巴黎会成为第二个薩拉哥沙。巴黎的房屋无论怎样坚固，在厚实程度上都不能同这个西班牙城市的房屋相比；我们也没有根据设想巴黎居民会表现出1809年西班牙人那样的狂热，或半数居民会甘愿战死或病死。但是，在薩拉哥沙要塞围墙被攻破后，在市区的街道上、房屋内和寺院内展开的那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巴黎的堡垒和城墙之间的筑垒村庄和土质工事内再次出现。正如我们昨天在“战争短评(二十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看来这里是防御的重心。在这里，缺乏经验的流动自卫军甚

至可以在几乎是均势的条件下迎击进攻的敌人，并且迫使他們采取比柏林参謀部显然想像的更为正规的行动，因为柏林参謀部还在不久以前曾指望在攻城炮队开火后 12 天或 14 天就迫使巴黎投降。此外，在这里同防御者作战，就需要进攻者如此充分地使用臼炮和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以致即使对城市进行局部的（但至少是大規模的）炮击，在一定时期內也可能是无法想像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塞圍墙以外的村庄，不論位于德軍攻击正面和法軍防綫之間的哪个地点，都将不得不牺牲。如果牺牲这些村庄可以保存城市的话，那末这对于防御說来就更好了。

我們甚至无法大概說出，要塞圍墙以外的地区可以防守多久。这将决定于那里的工事本身的坚固程度，防御者的士气以及敌人的攻击方法。如果抵抗坚决，德軍为了保存兵力，将主要依靠炮兵的火力。由于德軍能够向任何一个地点集中猛烈的炮火，他們要进到要塞圍墙下，无论如何未必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破坏并用强攻夺取要塞圍墙将是几天的事情。不过，即使到了那时，防御者也沒有停止抵抗的绝对必要；但是，关于这些可能性最好是等到它們更接近于现实的时候再来研究。在这以前，我們也不談罗什弗尔先生的街垒⁸⁴的优缺点。总之，我們认为，如果利用堡垒和要塞圍墙之間新筑的工事进行真正坚决的抵抗，那末进攻者将限于尽可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防御者的力量）用炮兵进行曲射和直射，以及试图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巴黎投降。

載于 1870 年 10 月 22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76 号

战争短评(二十五)

当停战谈判⁸⁵正在进行的时候，分析一下德军各军的部署也许适宜的，因为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了的。我们所以谈德军，是因为关于法军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法军除了那些被围困在麦茨的部队以外，几乎全是新兵。关于他们的组织情况报纸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而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天天在变化。此外，这些部队在历次战斗中都表明或多或少地不适于离开要塞作战，这种素质使得关于他们的组织和人数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了。

至于德军，我们知道，他们出动了北德意志的 13 个军（包括近卫军）、黑森的 1 个师、巴登的 1 个师、维尔腾堡的 1 个师和巴伐利亚的 2 个军。北德意志第九军第十七师（其中 1 个旅由梅克伦堡人编成）在法国舰队离开波罗的海以前，一直留在沿海地带。代替这个师而编入第九军的是第二十五师即黑森师，它直到现在还在这个军的编成内。同第十七师一起留在国内的，还有后备军 9 个师（其中 1 个是近卫师，其余是普鲁士 8 个旧省⁸⁶的各 1 个师；自从 1866 年普鲁士的制度在整个北德意志实行以来的这段时间，刚足以在那里训练出必要数量的预备兵，但暂时还不足以训练出后备军）。当法国舰队被召回，以及第四基干营补充完毕的时候，便有可能使用这些兵力；他们被编成了新的军，派往法国。在战争结束

以前，我們未必會得知所有這些軍的編成的詳情，但是迄今所知道的使我們對兵力部署計劃的總的性質有了相當明確的概念。在麥茨附近，有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所統率的第一、二、三、七、八、九和第十軍，其中第九軍現在是由第十八師和第二十五師編成的；此外，還有後備軍的2個師，其中1個師是庫梅爾將軍指揮的第一師（東普魯士師），另1個師番號不明。在那里共計有16個步兵師。

在巴黎城下，有王儲所統率的北德意志的第五、六、十一軍，巴伐利亞的2個軍和後備軍的1個近衛師，薩克森王儲所統率的北德意志的第四軍和第十二軍和普魯士近衛軍，梅克倫堡大公所統率的第十三軍和維爾騰堡的1個師。第十三軍由上面提到過的第十七師和後備軍的1個師編成。在這支共計20個師的軍隊中，有4個師被派去執行單獨的任務。首先，馮·德爾·坦恩率領巴伐利亞的2個師和北德意志第二十二師（屬第十一軍）向南部和西部進軍，以使用他的巴伐利亞部隊扼守奧爾良和盧瓦爾河一綫；與此同時第二十二師（由維提希將軍指揮）先後占領了夏托登和沙特爾。其次，第十七師被調往巴黎東北，占領了郎城、蘇瓦松、博韋、聖昆廷等地。而其他部隊——顯然是多半由騎兵組成的游動隊——幾乎進到了盧昂的門口。如果我們認為他們的兵力也相當1個師，那末就會看出，從巴黎城下的軍隊中共計抽出了5個師去掃蕩各地，征集牲畜和糧秣，防止建立武裝部隊，並且把現在圖爾的政府⁸⁷可能派出的任何新的部隊遠遠地阻擋住。這樣，實際用於包圍的還有15個步兵師，即7個半軍。

梅克倫堡大公除了指揮第十三軍外，還指揮香檳省和洛林以西其他占領區內的所有獨立作戰的部隊，色當、蘭斯、埃佩爾訥、夏龍和維特里的守備部隊以及圍攻凡爾登的部隊。後者是由後備

軍，主要是后备軍第八師編成的。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守備部隊幾乎全是后备軍，分別歸這兩個省的軍事總督指揮。此外，還有在鐵路和大路沿綫配置的部隊，他們的唯一責任就是維護這些道路完好以利軍事運輸。這些部隊是由各基干軍派出的兵力組成的，其人數至少相當於1個師，由«Etappen-Commandant»〔“兵站司令”〕指揮。

巴登師和另一個后备軍的師組成第十四軍，這個軍在韋德爾將軍指揮下現正向伯桑松前進，與此同時，施美林將軍率領第四預備師剛剛勝利地結束了對塞累斯塔的圍攻，現在正開始奪取訥布里扎克。我們在這裡第一次遇到“預備師”的提法，在普魯士的軍語里，預備師同后备軍的師的概念是有重大差別的。事實上，在后备軍的9個師中，到現在我們已知道6個師的去向，並且完全可以推測，其餘3個師被用作亞爾薩斯、洛林和萊茵河一部分要塞的守備部隊。“預備師”這個術語的使用，證明各基干團的第四營現已逐漸開入法國領土。每個軍有9個，有時是10個第四營；它們合編為預備師，這些師的數量與軍的數量相等，而且所用的番號大概也與所屬的軍相同。由此可見，第四預備師是由在普魯士的薩克森補充的第四軍各第四營編成的。這個師是新編的第十五軍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軍的另一個師是哪個師，我們不知道，——也許它就是勒文費耳德將軍所率領的剛從西里西亞出發前往斯特拉斯堡的3個師中的1個；這樣，其餘2個師就編為第十六軍。這用去了13個預備師中的4個師，其餘的還可以使用的9個師可能在北德意志。

至於這些部隊的人數，在巴黎城下的北德意志各營，無疑地又平均補充到750人；巴伐利亞各營的人數，據報道則較少。騎兵每

連原为 150 人，現在平均未必超过 100 人；总之，在巴黎城下的每个軍平均为 25 000 人，这样，实际在那里的全部軍隊共約 19 万人。在麦茨城下的各营，由于病員很多，人数可能少些，平均未必能有 700 人。后备軍各营的人数恐怕不到 500 人。

最近，波兰报刊开始把普軍很大一部分荣誉說成是波兰人的。实际情况是：普魯士操波兰語的居民总数約为 200 万人，即占北德意志全部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这里我們还把上西里西亚的“水上波兰人”和东普魯士的馬祖尔人⁸⁸也包括在內，而他們听到自己被称为波兰人，是会大吃一惊的。第一、二、五、六軍夹杂有波兰兵士，但是波兰人实际上仅仅在第五軍的一个师、还可能在第六軍的一个旅里占大多数。普魯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把軍隊中的波兰人分編到許多軍里。这样，西普魯士的波兰人便分編在第一軍和第二軍，而波茲南的波兰人則被分編在第二軍和第五軍，而且德軍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每个軍的兵士大多数为德国人。

現在，对凡尔登的圍攻正在緊張地进行。城市和卫城的工事虽不十分坚固，但是有很深的、灌滿了水的护城壕。10 月 11 日和 12 日，守备部队被逐出了要塞周圍的村庄，于是包圍就完成了；13 日，配置在距工事 700—1 300 碼的地方的 48 門加农炮和臼炮（在色当繳获的法国炮）开始了轰击。14 日，从色当調来了一些旧式的法国二十四磅炮；次日，又調来了一些曾用以攻占土尔的新式的普魯士二十四磅綫膛炮。18 日，这些火炮全部开火。城市由于建筑物非常密集，看来遭到了严重破坏。

載于 1870 年 10 月 27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80 号

麦茨的陷落

目前的战争是投降的战争，其中每次投降在规模上好像注定要超过前一次。起初是 84 000 人在色当缴械投降，而与这相同的，或者甚至有点相似的事件，在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甚至在奥地利的历次战争中都没有见过。现在发生了 17 万人同麦茨要塞一起投降的事件，这超过了色当，就像色当超过以往历次投降一样。麦茨是否还要被巴黎超过呢？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那末这一点几乎可以不用怀疑。

有三个基本错误把拿破仑从 8 月 2 日引导到 9 月 2 日，由萨卢布吕肯引导到色当，并使法国实际上丧失了全部军队，这些错误就是：第一，法军在迎击敌人的进攻时所处的阵地，使获胜的德军能够楔入法军分散的各军之间，结果把法军割裂为两支独立的部队，并使它们彼此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第二，巴赞军团在麦茨行动迟疑，结果被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第三，援救巴赞所用的兵力和所沿的路线，简直是唆使敌人俘获全部援军。第一个错误的后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错误的后果，在色当充分表现出来了；第二个错误的后果，我们刚刚在麦茨看到。拿破仑曾经给“莱茵军团”安排了在遍设要塞的国土上艰苦奋战的前景，现在他们全部正是在这些要塞内或在前往这些要塞的途中，不过已经身为战俘了，而法国不仅是在实质上，而且是不折不扣地

喪失了几乎所有的正規軍。

兵員的損失和隨麥茨一起交出的物資方面的損失（數量想必是巨大的）本身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但這還不是最沉重的打擊。對法國來說，最壞的是連同這些人員和物資一起還喪失了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需要的那個軍事組織。法國有大量的兵員，甚至受過訓練的 25 歲到 35 歲的人也不下 30 萬。物資可以從國內倉庫和工廠調撥以及向國外購買來補充。在現在的情況下，任何能用的後裝槍都可以使用，不管它的構造怎樣，也不管一種槍的彈藥是否適用於另一種。如果政府有效地利用電報和輪船，並且願意使用一切有用的東西，那末現在就可能握有比所能使用的還要多的武器和彈藥。在這個期間甚至還可以得到野炮。然而，最需要的還是能夠把所有這些武裝的人員組成軍隊的堅強的組織。這個組織體現在正規軍的軍官和軍士的身上，而在他們繳械以後，利用這個組織的可能性就會最終消失。法軍因戰鬥傷亡和投降而減少的軍官人數目前不會少於 10 000—12 000 人，軍士的損失大約要多兩倍。在這樣數量的組織力量一下子從國防體系中失去以後，要把一群普通人變成整連整營的兵士，那是極端困難的。誰要是見過民眾隊伍——無論是巴登的 Freischaaren，在布尔河作戰的揚基志願兵，法國的流動自衛軍或是不列顛志願軍⁸⁹——的操練或戰鬥，誰就會立刻明白，這些軍隊無能和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在於軍官不了解自己的職責；而在目前的情況下，法國有誰能教會他們執行自己的職責呢？為數很少的領半薪的退役的或殘弱的老軍官是不足以實現這個目的的；他們也不可能用在一切場合；須知訓練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實踐的；訓練不僅要靠講解，而且要靠動作和示範。各營為數不多的新軍官或剛剛提升的軍士，如果經

常观察老军官的动作，那末很快就会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新的，甚至连可以提升为军官的老军士也很少，那将怎么办呢？目前那些几乎在每次战斗中都表明不适于以大集团进行野战的兵士，如果能编入巴赞原来的营，或者哪怕是仅由巴赞的军官和军士来指挥，就会很快学会作战。而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把几乎最后残存的军事组织丧失得一干二净，主要是由于麦茨投降。

关于防御的情形，我们只有在听到防御者自己的说明以后，才能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如果真的有 17 万能拿武器的人投降了的话，那末可以推想防御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从 8 月底以来，包围军从来没有两倍于被围军队的兵力。包围军的人数看来在 20—23 万人之间，同时仅仅第一线的部队就分布在周长不下 27 英里的包围圈上。这就是说，主力一定要占领周长至少为 36—40 英里的包围圈。此外，这个圆圈被摩塞尔河分为两部分，而这条河只有经过第一线后面一定距离内的桥梁才可以渡过。如果说这支 17 万人的军队无论在这个圆圈的哪一点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足够数量的援兵到达以前进行突围，那末我们必须做出结论：或者包围军的部署值得特别赞扬，或者是被围者从来没有尽力设法突围。我们大概会了解到，目前也像整个这次战争一样，政治上的考虑使得军事行动陷于瘫痪。

如果现在不缔结和约，那末法国不久就将感受到这个新的灾难的后果。我们估计，德军将留下后备军 2 个师作为麦茨的守备部队。第二军已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但这决不是说，这个军将参加对首都的包围。然而即使它参加包围，毛奇可以向任何地点调动的兵力仍然有 6 个军，即至少有 13—14 万人。军队同德国的交通

綫不需要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遣許多部队就可以維持；为了这个目的，他只需派遣少数兵力，如果一般地說还有这种需要的話。其余的兵力可以用来侵入法国西部和南部。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他們可能将分为两三部分，这同馮·德尔·坦恩的軍合在一起至少有 15 万人，并且可能奉命向法国那些迄今尚未被德軍占領的地区进军。一个軍几乎无疑地一定以 5 条铁路綫的会合点勒芒为中心，占領富庶的諾曼底省和曼恩省，直到卢瓦尔河为止。另一个軍将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維尔一綫的敌人，并占領或破坏布尔日的軍火庫和兵工厂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这个軍可能从麦茨出发，路經尚未征发一空的肖蒙和奥塞尔。第三个軍可能徑直向南前进，以便同韦德尔將軍取得联系。因为法国内地几乎完全沒有名副其实的要塞，所以在这里除了新兵短暫的抵抗和民众比較消极的但又比較頑强的抵抗以外，就再没有什么抵抗了。至于毛奇是企图用这些一下子騰出来的全部軍隊去圍攻更多的要塞还是甚至攻占像瑟堡这样的要塞軍港，这要将来見分曉；現在，除了控制铁路干綫的法耳斯布尔和伯尔福——当然还有巴黎——以外，他是不需要夺取更多的要塞的。

載于 1870 年 10 月 29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82 号

战争短評(二十六)

現在已沒有任何理由再懷疑，在麦茨投降的軍隊确实是 173 000 人，其中 14 万人是能拿武器的，3 万多人是病号和伤员。“每日新聞”在来自柏林的电訊中报道了据該报說是关于这些軍隊編成的全部詳情的消息：67 个步兵团，13 个 chasseurs-à-pied [猎步兵] 营，18 个第四营和后备营，36 个騎兵团，其中有 10 个胸甲騎兵团，1 个吉德⁹⁰ 团，11 个龙騎兵团，2 个枪騎兵团、3 个驃騎兵团、6 个 chasseurs-à-cheval [猎騎兵] 团和 3 个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 团，此外还有 6 个后备騎兵連。大概这个消息来自柏林的普軍參謀部，并且綜合了麦茨的法軍兵力編成的情况，这个綜合报告不是根据預先的、間接的材料便是根据法軍在投降时交給战胜者的清册做出的。后者的可能性看来最大。我們知道，在麦茨曾有过以下的步兵部队：近卫軍(8 个团，即 30 个步兵营和 1 个猎步兵营)、弗罗薩尔的第二軍(3 个师)、德坎的第三軍(以前由巴贊指揮，計 4 个师)、拉德米罗的第四軍(3 个师)、康罗貝尔的第六軍(3 个师)和德·法伊的第五軍的 1 个师，共計 14 个基干师，其中除了康罗貝尔的 2 个师沒有猎步兵以外，每个师的編制內都是 1 个猎步兵营和 4 个基干团(12 个基干营)。这共計 12 个猎步兵营和 168 个基干营；加上近卫軍，就有 13 个猎步兵营和 198 个步兵营；再加上 18 个后备营，总共有 229 个营。这要比“每日新聞”

所报道的总数 221 个营略多一些。另一方面，这里列出的只有 64 个步兵团，而我们上述报界同人报道的数字则为 67 个。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结论，所差的 3 个团是麦茨的警备部队，因此没有计算在“莱茵军团”的编制内。至于营的数目上的不一致，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许多团在 8 月的各次战斗中和 9、10 两月的各次出击中遭受的损失以及疾病所造成的减员，显然弄得不得不把 3 个营合编成 2 个营，甚至可能合编成 1 个营。

这样一支与莱比锡城下的拿破仑军队⁹¹ 同样庞大的兵力，竟会被迫投降，这是战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甚至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现在，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支军队的兵力同胜利者的兵力作一对比，那末这就更无法想像了。8 月 18 日，巴赞由格腊韦洛特各高地被击退到麦茨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以内；几天以后，要塞完全被围。但是，曾在格腊韦洛特附近作战的德军中，有 3 个军共 75 个营拨归萨克森王储指挥；这至迟是 8 月 24 日的事情，因为 3 天以后他的骑兵在比桑西附近击溃了麦克马洪的 chasseurs-à-cheval。德军在麦茨附近只剩下 7 个军（175 个营）和后备军 12 个营，共 187 个营，以包围一支至少有 221 个营的军队！当时，巴赞一定有 16 万人，甚至更多。普军当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他们的预备部队的生力军来弥补最近会战中的损失；但是不能设想他们的营又补充到了 1 000 人的足额。纵然设想普军把这些营的人数补充到 1 000 人（后备军则除外，每营编制只有 500—600 人），那末他们也不会超过 182 000 人，或者再加上骑兵和炮兵，共约 24 万人，这就是说，仅仅比麦茨被围的军队多一半。同时，这 24 万人曾分散配置在一个长达 27 英里的战线上，而且他们还被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怀疑，

如果巴贊真正试图以他的大量军队突圍的話，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非真的設想法軍在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后已經不再是从前那样的法軍了，而这样設想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巴贊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放棄了从麦茨突圍的打算，这在本“短评”的笔者看来是毫無疑問的。每天的拖延减少了他在这方面成功的希望，这也是無疑的，虽然現在普軍自己好像认为，如果他們处于这种境地，他們是能够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的。但是仍然令人莫解的是巴贊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无所作为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决。8月31日，他曾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并且在当天整个夜間和第二天早晨仍然繼續进攻；但是，普軍3个师却足以把他驅逐到堡垒的炮火掩护範圍內。如果注意到他所能用以进攻的大量的兵力，那末，这次进攻看来是非常无力的。一位統率着16个师的精銳步兵的將軍，居然被敵軍3个师击退，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么！

至于談到那些据說使巴贊在9月4日革命以后无所作为的政治上的理由以及他在被圍的后期在敌人的纵容下所参与的政治阴谋⁹²，那末它們是完全符合于第二帝国的利益的，因为它們的目的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这一帝国。如果一位指揮当时法国仅有的一支正規軍的將軍竟会想到在侵入本国的敵軍的帮助下恢复已复灭的王朝，那末这只能說明，第二帝国对于法国人的性格的无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巴贊以往的軍事生涯絕不是光彩的。他的墨西哥远征⁹³仅仅证明，他关心奖賞甚于关心本国的荣誉和威望。他被任命为萊茵軍团总司令完全出于偶然：他获得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他是可能的人选中最合适的，而是因为他不是最合适的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不管是什么，总之不是純軍事的。巴贊将成为一个遺臭万年的人物，他在法国的战史上干下了最可耻的行徑：阻碍了 16 万法軍去突破当时在人数上肯定少于他們的德軍的包圍，并且在断粮时把他們作为战俘献給了敌人。

載于 1870 年 11 月 4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87 号

法皇的辯白

如同其他遭到不幸的偉大人物一樣，路易-拿破侖好像也意識到，他必須向公眾說明那些使他不得不完全違背自己的意志由薩爾布呂肯退到色當的原因；因此，我們現在獲得了一份應當看作是他的說明的材料⁹⁴。既然無論從文件本身還是從外在情況來看都沒有任何根據懷疑這份文件是偽造的，——不如說是相反，——那末我們此刻認為它是真實的。而且，僅僅出於禮貌也幾乎應當這樣做，因為如果說有過哪一個文件既在整體上又在細節上證實了“派爾-麥爾新聞”對這次戰爭的看法的話，那末這就是法皇的這個自我辯白了。

路易-拿破侖告訴我們，他深知德軍在兵力上的巨大優勢，他曾經希望用下面這個方法來抵銷這個優勢，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意志，迫使南德意志保持中立，並依靠最初的勝利來保證他同奧地利和意大利之間的聯盟。為此，15萬人應當集中在麥茨，10萬人集中在斯特拉斯堡，5萬人集中在夏龍。前兩支迅速集中的軍隊預計在卡爾斯盧厄附近渡過萊茵河，同時夏龍的5萬人應當向麥茨前進，以對付敵人向進攻軍隊的翼側和後方採取的任何運動。但是當法皇剛到達麥茨的時候，這個計劃便成為泡影了。他發現那里只有10萬人，斯特拉斯堡只有4萬人，而康羅貝爾指揮的預備隊到處都有，偏偏就是在他們應當在的夏龍沒有。其次，軍隊沒

有行軍最必需的物品：背囊、帳篷、行軍鍋和飯盒。此外，對於敵人的位置又一無所知。事實上，大而迅速的進攻一開始就變成小心謹慎的防禦了。

對於“派爾-麥爾新聞”的讀者說來，上述這一切未必有什麼新的東西。我們的“戰爭短評”曾經把上述進攻計劃當作法國人所能採用的最合理的計劃而概略地談到過，同時還指出過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的原因^①。但是對於作為法皇最初失敗的直接原因的那個情況，他卻沒有說明，那就是：他既然早已放棄進攻的意圖，為什麼還錯誤地把幾個軍留在邊境附近的進攻陣地上呢？至於他所列舉的數字，我們馬上就會來作批判性的分析。

法皇認為法國軍事指揮管理瓦解的原因是

“我們的軍事組織存在着五十多年來一直存在的缺陷”。

但是，這個組織經受考驗現在確實不是第一次。在克里木戰爭中，它曾相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意大利戰爭開始時，它曾取得了光輝的成就，當時，在英國和德國，它被奉為軍隊組織的典範。沒有疑問。甚至在那時，它已經出現許多缺陷了。但是，那時的軍事組織和現在的軍事組織之間有一個差別：那時它起作用而現在則不起作用。然而，法皇卻不願說明這個變化，雖然需要說明的恰恰就是這一點，因為第二帝國的最大弱點正是在這裡，它以形形色色的營私舞弊的行為敗壞了這個組織的機能。

當軍隊退到麥茨時，

“它的兵力在康羅貝爾元帥率領2個師和預備隊到達以後增為14萬人”。

^① 見本卷第18—19、25—26頁。——編者注

在我們拿这个說法同不久前在麦茨繳械的軍隊人數對照的時候，便不得不更仔細地考察法皇所說的數字。斯特拉斯堡的軍隊原定由麥克馬洪、德·法伊和杜埃的幾個軍組成，共計 10 個師，總數 10 萬人；但是現在却說這支軍隊不超過 4 萬人。即使我們把杜埃軍的 3 個師完全撇開不談（雖然其中有 1 個師在維爾特會戰時或會戰後曾前往援助麥克馬洪），那末平均每個師（13 個營）也不到 6 000 人，即每營僅有 430 人，何況一部分被編入騎兵和炮兵的人還根本沒有考慮在內。這樣一來，即使我們完全了解盛行貪污浪費的第二帝國，我們也不能強使自己相信，在征集預備兵和歸休兵 20 天以後，這支軍隊會是 90 個這樣的營，它們的戰鬥人員平均是 430 人，而不是 900 人。至於麦茨的軍隊，那末那里的近衛軍和 10 個基干師共有 161 個營；即使我們假定小冊子中所指的 10 萬人僅僅是步兵，而完全不考慮一部分人被編入騎兵或炮兵，那末每營仍然不超過 620 人，這個數字無疑低於實際數字。更奇怪的是，這支軍隊在退到麦茨以後，由於康羅貝爾的 2 個師以及預備隊的到來增加到 14 萬人。因此，新增的兵力為 4 萬人。然而，在施皮歇恩會戰後到達麦茨的“預備隊”只可能包括騎兵和炮兵（因為近衛軍早已到達麦茨），所以它的人數不會超過 2 萬人。由此可見，其餘的 2 萬人就是康羅貝爾的 2 個師，如以 25 個營計算，每營為 800 人，這就是說，根據這個計算，準備最不充分的康羅貝爾的各營反而比那些早已集中和準備就緒的各營人數要多得多。然而，如果說麦茨的軍隊在 8 月 14 日、16 日和 18 日這幾次會戰以前僅有 14 萬人，那末除去這三天的損失（一定不下 5 萬人），除去以後出擊中的損失和因病死亡的人數後，巴贊怎麼還能夠向普軍交出 173 000 人當俘虜呢？我們所以要分析這些數字，只是想說明這些

数字彼此矛盾，以及与这次战争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这些数字完全不确实，一下子就可以推翻。

除了军队组织以外，还有其他情况阻碍了皇帝之鹰飞向胜利。这首先是“恶劣的天气”，其次是“辎重的牵累”，最后是

“我们对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常常一无所知”。

的确这是三个非常伤脑筋的情况。但是恶劣的天气对于双方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国王威廉在所有他虔诚地说到天意的场合，从来都没有提到德军阵地上阳光普照，而法军阵地上阴雨连绵。此外，德军也不是没有辎重的牵累。至于不了解敌军的位置，那末这里有一封拿破仑第一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当时约瑟夫在西班牙也曾抱怨过同样的困难；这封信对发泄这类怨言的将军来说远不是称赞的信⁹⁵。信中说道，如果将军不知道敌人的位置，那末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且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当读到这一类替如此拙劣的指挥辩白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怀疑，这个小册子是否真的是写给成年人阅读的。

对于路易-拿破仑就他自己所起的作用的叙述，他的朋友并不十分高兴。在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会战后，他“决定立刻把军队撤到夏龙兵营”。但是，这个计划起初虽经内阁同意，但两天以后又被认为“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法皇在接到艾·奥利维耶先生(!)谈到这一点的信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他把军队带往摩塞尔河左岸，然后因为“没有预见到全面的会战而只估计到局部的冲突”，便离开军队前往夏龙。在他一离开后，就发生了8月16日和18日的会战，结果巴赞和他的军队被困在麦茨。与此同时，皇后和内阁越权背着皇帝召开了议院会议，而随着这个拥有非常权力的机构——阿尔卡迪亚村女⁹⁶的立法团——的会议的召开，

帝国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大家知道，包括 25 名議員的反对派掌握了全权，并且“麻痹了多数派的爱国心，并使政府有成效的活动陷于瘫痪”；正如我們大家所記得的，这里談到的并不是伪善的奧利維耶政府，而是粗暴的八里桥政府。

“此后，大臣們好像害怕提起皇帝的名字；而他本人，在仅仅为了重握权柄而离开了軍隊并放棄了指揮权以后，不久便发现，要把他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已經不可能了。”

事实上，人們已向他示意：他实际上已被廢黜，他已成为不能容忍的人了。許多有点自尊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位的。但是不然，他的（說得温和点）犹豫不决还在继续；他跟随着麦克馬洪軍团，簡直是一个累贅；他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巴黎政府坚持要麦克馬洪去援救巴贊。麦克馬洪表示拒絕，因为这无異于把他的軍团派去送死；八里桥則坚持自己的主張。

“至于皇帝，他没有反对过这一点。他也不会想到去反对政府以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样的智慧和毅力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这个人的温順使我們感动，因为他 20 年来一直认为，服从他的个人意志是拯救法国的唯一途徑，而現在，当“巴黎强迫执行違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則的作战計劃”时，他却沒有反对，因为他似乎从来不会想到去反对如此等等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对实行这个致命的进軍的軍隊状况的叙述，連一切細節都确实地证明了我們当时的判断^①。其中只有一个說輕了的情况。德·法伊的軍在强行軍的退却中竟能不經過战斗而把“几乎全部輜重”丢光；但是，这个軍好像沒有估計到这个情况的全部好处。

① 見本卷第 71、84 頁。——編者注

8月21日，軍团开往兰斯。23日，它进到貝特尼維耳（在直通凡尔登和麦茨的路上）附近的絮維普河。但是补給的困难迫使麦克馬洪立刻折回到铁路綫上；因此，24日軍队折向左而到了勒太耳。在那里，25日整天用于給部队分配粮食。26日，司令部轉移到东面12英里的土尔特隆；27日，又轉移到更东6英里的勒申-波浦勒。在这里，麦克馬洪发现德軍8个軍包围他，于是下令重新向西退却；但是当夜从巴黎来了坚决要他向麦茨进軍的命令。

“无庸置疑，皇帝本可以撤銷这个命令，但是他决心不反对摄政的决定。”

这种崇高的温順使麦克馬洪不得不服从；于是，他在28日到达了东面6英里的斯通。但是“这些命令和反命令造成了运动的迟延”。在这时候，

“普軍以急行軍前进，而我們被輜重牵累〈又一次！〉^①，带着疲劳的軍队花了6天才走了25里約^②”。

接着經過8月30日、31日及9月1日的战斗，于是遭到复灭，复灭的經過叙述得很全面，但是沒有任何新的細节。然后，就是由此得出的教訓：

“当然，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但是，如果軍事行动不是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这个战斗也許会坚持得久些，給我軍的灾难也会小一些。”

第二帝国的崩潰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的消失，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惋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們通常給予遭到很大不幸的人的那种起碼的怜悯心也絲毫沒有給予第二帝国。甚至 «hon-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內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② 里約(lieue)是法国的旧长度单位，等于4.444公里。——譯者注

neur au courage malheureux»〔“对于失败英雄的尊敬”〕——现在用法語說这句话的时候已不可能不带有某些諷刺的意味，——似乎也沒有給予它。我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侖能否从这个文件中得到很多好处。从这个文件来看，他那卓絕的战略远見每每因巴黎政府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发出的荒謬命令而化为烏有，而他那可以撤銷这些荒謬命令的权力也由于他对摄政皇后的无限尊敬而化为烏有。关于这本少有的可怜的小册子所能說的好話，这就是它证实了“如果軍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战事一定不可避免地恶化。

載于1870年11月5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788号

法国境内的战斗

在战争最初的 6 个星期中，德军节节胜利，入侵军夺取新地区的兵力还没有完全用尽，并且前线还有法国军队抵抗他们，这时战斗一般说来还是军队与军队间的战斗。沦陷区的居民只有少数参加了战斗。固然，十来个亚尔萨斯农民曾因参战和把伤兵打成残废而被送交军事法庭处死；但是，像在巴泽耳发生的那种惨案还是罕见的例外。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这一惨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报界就德军在这个村庄的行为是否正当而展开的一场热烈的辩论。如果值得重新展开这场辩论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根据目击者无可非议的陈述来证明，巴泽耳的居民的确袭击了巴伐利亚伤兵，虐待了他们，并把他们抛入了中弹起火的房屋中；因此，冯·德尔·坦恩将军发出了毁灭整个村庄这一愚蠢的和野蛮的命令——它之所以是愚蠢的和野蛮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个命令必须烧毁里面躺着好几百个他自己的伤兵的民房。但是，不管怎样，巴泽耳是在激战中、在房屋里和街道上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被破坏的，当时必须立即根据报告采取措施和定下决心，并且没有时间去对证供词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最近的 6 个星期内，战争的特点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法国的正规军消失了，战斗由新兵进行了，他们由于缺乏训练和經驗或多或少地成了非正规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企图

以大量人員在平地上作战，他們就容易被击败；然而在村庄和城市內，在街垒和設有枪眼的房屋掩护下作战时，他們却能进行頑强的抵抗。政府的号召和命令鼓励他們进行这类战斗，采用夜襲和其他为小型战争所特有的襲击行动；政府也号召在新兵作战地区的居民全力协助他們。如果敌人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領全国，那末这种抵抗就容易被摧毁了。但是，在麦茨投降以前敌人并没有这样的兵力。入侵軍的兵力在一方面到达亚眠、卢昂、勒芒、布卢瓦、图尔和布尔日以及另一方面到达伯桑松和里昂以前就已耗尽了。敌人的兵力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圍的抵抗愈来愈强烈。那声名狼籍的“4名枪騎兵”倘若不冒被俘或被杀的危險，現在就不能闖入远离自己战綫的村庄或城市为所欲为了。征发队必須有相当的兵力护送，而单独的步兵連或騎兵連在村庄宿营时必须特別防备夜襲，在行軍中必須特別防备伏击。在德軍陣地周圍都有一片德軍或法軍都未能占領的地带，而正是在这里民众的抵抗显得最为坚强。为了鎮压这种民众的抵抗，德軍采用了既陈腐而又野蛮的战争公法。他們奉为准则的是：每个城市或村庄，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居民参加防御，射击他們的部队，总之，只要是帮助了法軍，就必须燒光；凡他們认为不是正規軍的兵士而被捉到时手持武器者，必須就地枪决；凡有根据认为某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犯有类似罪行时，这个城市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須立即杀光。这些办法已殘酷地实行了将近6个星期，并且現在仍在全力推行。你只要一翻开德国的报纸，就不会看不到半打关于这类軍事处决的消息，而他們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是“正直的軍人”以有益的严厉态度对“卑鄙的凶手和强盜”进行軍事审判的普通办法。完全没有什么紊乱、掠夺、奸淫妇女和違反命令的事

情。这一类的事一点也沒有。一切都是有系統地按照命令进行的：把遭难的村庄包圍起来，把居民驅逐出去，把粮食夺走，把房屋燒毀，把真的犯罪分子或嫌疑分子送交軍事法庭，而在那里等待着他們的准是殘酷的审判和半打枪彈。在阿布利——一个有 900 居民、位于通往沙特尔的路上的村庄，第十六（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驃騎兵团的 1 个連在夜間遭到了法国游击队的襲击，損失了一半兵員；为了懲罰这种无理的行为，整个騎兵旅开到了阿布利，放火烧毀了村庄；两則不同的消息——两者都来自这一慘剧的参加者——都說，所有健康的男子都被挑了出来，无一幸免地被枪决或杀死。然而这只不过是許許多多事实中的一个。在奥尔良城郊的一个巴伐利亚軍官写道，他的部队在 12 天当中燒毀了 5 座村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法国中部，凡是德軍游动队經過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斑。

現在，在 1870 年，簡單地說这类行动是合法的作战方法，說居民或者沒有被正式承认为軍人的人的参战等于强盜行为而可以用火和劍予以鎮压，恐怕是不行的。这一切只能够适用于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当时斗争仅仅是由軍队来进行的。但是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直到美国内战，無論在欧洲或美洲，民众参加战斗已不是例外而成为常規了。凡是一个民族仅仅因其軍队无力抵抗而屈服时，人們都普遍地把他們鄙視为懦弱的民族。凡是一个民族剛毅地进行这样的游击战时，入侵者很快就觉察到：奉行那种血和火的古老法典是不行了。英国人在美洲⁹⁷，拿破侖时代的法国人在西班牙，以及 1848 年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因为害怕民众对他們的被俘人員进行报复，很快便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抵抗是完全合法的。甚至 1849 年普軍在巴登时，以及教

皇^①在門塔納会战⁹⁸以后,也不敢不分皂白地枪杀战俘,尽管后者是游击队员和“造反者”。现代,残酷地奉行“斩尽杀绝”这个陈腐的法典的例子只有两个,即英军对印度西帕依起义⁹⁹的镇压和巴赞及其手下的法军在墨西哥的行为。

世界各国军队中,普军是最不应当重复这种行动的军队。1806年,普鲁士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全国丝毫没有这种人民抵抗的精神。1807年以后,指挥管理和军队的改革者尽了他们一切力量来复活这种精神。当时,西班牙树立了一个民族能够怎样抵抗入侵军的光辉的榜样。普鲁士的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曾向他们的同胞指出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全都持有同一见解;格奈泽瑙甚至亲赴西班牙对拿破仑作战。当时普鲁士实行的整个新的军事制度,就是企图至少在君主专制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內尽量组织人民抵抗敌人。不仅所有身体适于服役的男子必须入伍服役,然后再转入后备军服役到40岁,而且17—20岁的青年和40—60岁的男子必须编入民军,即 *levée en masse* [民众武装]。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行暴动,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愈好”——来惊扰入侵敌人,而最主要的是,

“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而不被敌人识破”。

整个这一“民军条例”(即1813年所颁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的名称,其制订人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夏恩霍斯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特)是本着不妥协的民众抵抗精神制定的。民众为了进行抵抗,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愈有效愈好。但是这一切是普鲁士人曾经打算用来对付法军的,如果法国人现在也用这些方法来对付普军,那末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问题在于:现在的普鲁士政府认为这个老的、半革命的“民军条例”是可耻的,并且极力以自己在法国的行为来使人忘记这个条例。但是它在法国的每一个惨无人道的行为却愈来愈使我们想起了这个“条例”;而替这种可耻的作战方法所作的辩护只能证明:如果说自耶拿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已无比地壮大了,那末普鲁士政府本身却在迅速地造成曾使耶拿会战得以重演的那种局面。

载于1870年11月1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93号

战争短评(二十七)

那些同甘必大先生一样,以为卢瓦尔军团在进行了巧妙的、配合良好的运动而迫使馮·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撤离奥尔良以后将立即向巴黎挺进的人们,注定失望了。庫耳米埃附近的战斗¹⁰⁰(不管人们以后怎样称呼它)发生在11月9日,而到13日黄昏,巴伐利亚军队的先头部队看来还是留在距奥尔良仅25英里的土里附近,而没有受到骚扰。

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在初战获胜后,不仅表现了健全的理智,而且表现了精神上的力量,适时地停止了前进,这使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甘必大先生在他后面向他的兵士们宣布,他们正向巴黎前进,巴黎在等待着他们,巴黎必须从野蛮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因此,要控制住这些新的、半守纪律的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立刻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跑。奥雷耳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控制住了自己的兵士,这一事实说明,他为训练他们而作出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同时他以初战的胜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使法军获得初次胜利的部署在各方面都是合适的。馮·德尔·坦恩在奥尔良四郊的部队不会超过25000人,他所以能够继续扼守这个暴露的阵地,是因为认识到他的经过考验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对方任何数量的新兵中间打开

一条道路。奥雷耳可以用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对巴伐利亚军队作战，于是他采取了在这种场合常用的战法：他迂迴了他们的两翼，展开了大量兵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右翼的后方），以致馮·德尔·坦恩不得不立刻向他的援兵那里退却。这支援兵在 11 日（或至迟在 12 日）在土里同他会合；他们包括維提希的北德意志步兵第二十二师、阿尔勃萊希特亲王的騎兵师和第十三軍（由北德意志第十七师和維尔騰堡师編成）。由此可見，集中在土里由梅克倫堡大公指揮的兵力至少有 65 000—70 000 人。尽管他們是由一个非常平庸的將領指揮，但是奥雷耳將軍在决定攻击他們以前，还必須认真地考虑一切情况。

但是，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迫使奥雷耳將軍在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以前等待一下。如果他真的打算去援救巴黎，那末他应当十分明白，他本身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除非同时从要塞本身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支援他。我們知道，特罗胥將軍挑选了一部分最有訓練和組織最好的军队，組成了一支可以称为巴黎的积极作战的部队。这支由杜克罗將軍指揮的部队，显然是用来进行大規模的出击的，而沒有这种出击，像巴黎这样的要塞的防禦，就同一个右手綁着綳带作战的兵士一样。

巴黎軍团的这一改編在時間上和卢瓦尔軍团的进軍相吻合，也許不是偶然的。特罗胥將軍和奥雷耳將軍无疑曾企图利用气球和通信鴿相約在預定的時間采取協同行动；只要德軍不先攻击卢瓦尔軍团，那末我們可以期待，就在奥雷耳繼續前进的同时或几乎同时，巴黎会进行大規模的出击。这个出击大概至少将以杜克罗 3 个軍的全部兵力在巴黎南面进行，如果成功，同卢瓦尔軍团的联系就可以在这里建立起来。同时在东北面和西北面，特罗胥的“第

三軍团”将在堡垒火力的支援下进行佯攻和牵制性攻击,以阻止包围的部队向南面派遣援兵。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相信,这一切也都在毛奇將軍的意料之中,因此他不会措手不及。尽管法軍将在战场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是我們确信,軍队质量和指揮水平的差别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要使巴黎从“野蛮人”的铁钳中解救出来的这种尝试终于有某种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須尽快地行动。除了和卢瓦尔軍团对垒的5个步兵师以外,在巴黎城下現在有16个步兵师(第二、四、五、六、十二軍、近卫軍、巴伐利亚第二軍、第二十一师和后备軍的1个近卫师)。根据毛奇的看法,这些兵力完全足以有效地封鎖巴黎;否則,他就会从麦茨投降后騰出的軍队中調遣更多的兵力前往巴黎,而不仅仅是第二軍。如果注意到巴黎城外的德軍陣地到处都有构筑得很坚固的工事,而且不久将有强大的攻城炮队掩护,那末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現在我們开始得到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消息,在麦茨投降后他同3个軍(第三、九、十軍)一起去向不明。从那时以后,我們得到的第一个关于他的部队的消息是一則簡訊:11月7日“第九团”在上馬尔納的肖蒙城外与流动自卫軍发生了冲突。第九团隶属于第二軍的第七旅,而这个軍已經到达巴黎城下,因此整个消息就不可理解了。以后查明,是电报把第九旅誤写成了第九团。这样,事情就弄清楚了:第九旅是第三軍的第一个旅,因而它属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軍团。这次冲突的地点,以及柏林軍界认为整个說来是可靠的消息,即亲王已向特魯瓦进軍,并在7日或8日到达該地的消息,使我們几乎不再有任何疑問:他选择了我們預料他的主力必定要走的路綫,即“从麦茨出发,路經肖蒙和奥塞尔,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維尔一

綫的敌人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①。現在我們得悉，这支軍队在桑城附近占領了云納河綫，該地距卢瓦尔河畔的紀安約 50 英里，距蒙塔尔紀仅 30 英里，而由蒙塔尔紀經過一整日的行軍就可进到奥尔良以北的法軍任何障地的翼側。根据得到的消息来看，現在馬舍尔布和奈木尔的部队，可能已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去与馮·德尔·坦恩的左翼建立联系；也可能这是第十三軍行軍路綫上极左側的部队。无论如何，現在我們可以預料，亲王借助游动队将很快地一方面同在土里的馮·德尔·坦恩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同在第戎的韦德尔取得联系。如果卢瓦尔軍团拖延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开来时才进行攻击，那末除了当面的 7 万人外，在他的右翼和后方还将有 75 000 人，那时，就不得不放棄援救巴黎的一切念头了。它将自顾不暇，并且不得不絕望地在入侵軍的洪流面前退却，而这股洪流将在由沙特尔到第戎的正面上向法国中部泛濫。

載于 1870 年 11 月 16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797 号

① 見本卷第 164 頁。——編者注

筑垒的首都

如果可以說依据这次战争的經驗彻底解决了某个军事問題的話，那末这就是大国的首都是否宜于筑垒的問題。自从做出在巴黎筑垒的决定的那一天起，关于防守这样大的要塞是否适宜以至是否可能的問題，在各国的軍事书上一直爭論不休。这个問題只有通过实践，即真正圍攻巴黎——現存的唯一的筑垒首都——才能得到解决。虽然对巴黎的真正圍攻还没有开始，巴黎的筑垒工事却已为法国作出了这样巨大的貢獻，以致这个問題可以說是肯定地解决了。

巴黎距法国东北的国界太近，这条国界又完全没有河流或山脉可以作为防綫，这就促使法国：第一，去征服国界附近的地区；第二，建立从莱茵河到北海的三层要塞带；第三，总是力图占有莱茵河的整个左岸地区，而这个企图终于使法国处于目前的地位。征服的地区被剥夺了，而国界則由 1814 年和 1815 年的条約¹⁰¹ 规定了下来；这些要塞正如那两年的两次入侵所证明的，几乎没有用处，根本不能阻止大軍；最后，占有莱茵河的呼声在 1840 年被欧洲的反法同盟¹⁰² 暂时压制下去了。而到这时，法国才像一个大国所应当做的那样，企图以它力所能及的唯一手段，即在巴黎筑垒来补救巴黎的危險地位。

在目前的战争中，法国最弱的一面由于比利时的中立而有了

掩护。尽管如此，总共只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法国全部有組織的力量逐出了战场。一半做了俘虏，另一半則絕望地被圍困在麦茨，而且这一半的投降也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問題。在通常的情况下，战争就会結束了。德軍也就会占領了巴黎以及他們想要占領的法国的其他地区，并且在麦茨投降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就簽訂了和約。法国几乎所有的要塞都靠近边境；只要在这个筑垒城市地带的正面打开一个寬度足供自由运动的缺口，就可不顾边境或沿海的其余要塞而占領法国整个中部；然后輕而易举地迫使边境各要塞一一投降。同时，甚至在游击战争中，发达的国家內地的要塞作为退却时的安全的中心，也是必需的。在比利牛斯半島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所以能够进行抵抗，主要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要塞。1809年，法軍把約翰·穆尔爵士指揮的英国軍队逐出了西班牙；法軍虽然在野战中处处获胜，但毕竟沒有征服这个国家。人数較少的英葡軍队再次出现在西班牙时，如果沒有无数的西班牙武装队伍的援助，就敌不过法軍；这些队伍在野战中容易失敗，但他們騷扰每路法軍的翼側和后方，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入侵敌軍。如果国内沒有大量的要塞的話，这些队伍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虽然这些要塞大都很小而且古老，但是要夺取它們，仍然必須进行正規圍攻；因此当这些队伍在平地上遭到攻击时，它們便成了可靠的掩蔽所。因为法国沒有这样的要塞，所以如果沒有其他一些条件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游击战争在那里也不会是十分可怕的。而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巴黎的筑垒工事。

9月2日，法国在要塞以外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了。在过了将近11个星期后的今天，11月21日，在法国的全部德軍几乎有一半仍然被牢牢地牵制在巴黎周圍，而其余的軍队大部分也

仓卒地从麦茨开出，以保护包围巴黎的部队不受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威胁；不论这个军团的作用如何，如果没有巴黎的筑垒工事，它甚至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些工事被围已经整整两个月了，而正规围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当对一个普通要塞的围攻也许早已成功地结束的时候，对于像巴黎这样规模的要塞，即使防守的只是新兵和坚决的居民，也只能开始围攻。这也证明，供应一个有 200 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的粮食，看来要比供应一个虽然较小但不是周围农业区产品销售中心的要塞要容易一些。虽然巴黎的粮食供应工作仅仅在 9 月 4 日以后，即完全被围以前的两个星期才认真地掌握起来，但是巴黎在被封锁了 9 个星期以后仍然没有饥饿到要投降的地步。法国军队实际上只抵抗了一个月，而巴黎则已经抵抗了两个月，并且仍然牵制着入侵军的主力。这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要塞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大，而且完全证明了构筑工事所花的费用是值得的。此外还不应当忘记我们一再指出过的一点，即巴黎的防御这次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它是在没有积极的野战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麦克马洪的军队不去色当而来到首都的话，那末，巴黎的抵抗将会怎样，它将怎样推迟以至完全阻止包围，以及还有多少入侵的敌军要被牵制在巴黎周围呢？

但是，不仅如此。巴黎的防御不但给了法国两个月的喘息时间（这在不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是极宝贵的，甚至现在还可能是极宝贵的），而且给了法国在围攻期间发生政治变化的有利机会。我们尽可以任意重复说，巴黎这个要塞跟其他任何一个要塞是一样的，但是这不会改变这样一个情况，即对巴黎这样一个要塞的真正围攻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激动，比对一百个较小的要塞的围攻所引

起的激动要大得多。不管战争公法怎样，我们现在的良知不能容忍像对待斯特拉斯堡一样来对待巴黎。可以大胆地指望，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国将企图出面调停；对于征服者的政治上的猜忌，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要塞最后被迫投降以前表现出来；而且，像围攻巴黎这样的规模大、时间长的行动，很可能要在某个未参战的强国的内阁里通过同盟和反同盟来解决，就像在战壕里用破坏炮队¹⁰³和破城炮队来解决一样。这种例子我们也许不久就要看到。东方问题¹⁰⁴在欧洲的突然尖锐化，能对巴黎做到卢瓦尔军团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使巴黎免于投降并解除它的封锁，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普鲁士不能消除它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狼狽为奸的嫌疑（这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欧洲决定不容许俄国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那末非常重要的就是使法国不被完全削弱，使巴黎不被普鲁士占领。因此，完全有必要立即迫使普鲁士明确表示态度，如果普鲁士企图借辞推托，就马上采取措施来增加巴黎的取胜希望并加强它的抵抗。只要有3万英国兵在瑟堡或布勒斯特登陆并同卢瓦尔军团会合，就会使这个军团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性。英国步兵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坚韧性，甚至由于具有与此相关的缺点，即在进行轻步兵的运动时笨拙不灵，特别适于用来稳定新编的部队；他们曾在威灵顿指挥下在西班牙出色地发挥了这个作用；他们在历次的印度战争中对那些不太可靠的土著部队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这样的英国军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过仅仅根据它的数量所能指望产生的影响，而当一个英国军被这样使用时，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有几个意大利师作为意大利军队的前卫向里昂和索恩河谷方向前进，他们很快就会把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部队吸引过去；此外还有奥地利，还有斯堪

的那維亞諸王國，它們可以在其他方面威脅普魯士并牽制它的軍隊；如果巴黎得到這樣的消息，它本身一定寧願忍受幾乎一切飢困而決不投降，——何況那里的麵包看來還是充足的，——因此，甚至在目前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巴黎的工事也能真正挽救法國，使它有可能堅持到援軍到來。

載于1870年11月21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1801號

战争短评(二十八)

如果说什么时候有过解救巴黎的机会，那就是在过去 8 天。卢瓦尔军团在从法国东部所能调来的全部军队的加强下，对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进行坚决的进攻；与特罗胥全部有训练的军队所进行的 en masse [大规模] 的出击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并且要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第二军团开来以前进行，——这曾经是有成功希望的唯一计划。而如果我們看一看德军的对策，就必将得出结论：这个计划成功的希望比最初看来所能预期的大。

在上星期內，德军在巴黎城下有 17 个步兵师，包括维尔腾堡师，后者同最初错误的报道相反，并没有放弃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由 2 个北德意志师和 2 个巴伐利亚师组成，骑兵不计在内。在庫耳米埃附近的战斗以后，奥雷耳没有跟踪追击巴伐利亚部队，而是向北和向西朝沙特尔方向进军，在那里，我們便暂时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为了对付这一进军，德军把正面转向西，馮·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扼守从埃汤普到阿布利的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则向沙特尔和德勒前进。德勒这时再度被法军占领；据推测，奥雷耳在凱腊特里将军的部队和其他援兵的协助下，企图绕过监视军而突然出现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在毛奇伯爵看来这个企图如此严重，以致他立刻派遣了最靠近的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二军的部队去

援助梅克倫堡大公，并命令巴伐利亚第二軍和北德意志第六軍以及第二十一师和維尔騰堡师准备在必要时向南出动。首批援兵的到来使梅克倫堡大公有可能在 17 日再次占領德勒，并在 18 日追击法軍过沙托訥夫。在这里究竟法軍哪些部队被击败，难于断定。也許是卢瓦尔軍团的一部，但决不是整个卢瓦尔軍团。此后，就沒有听到法軍以后行动的任何消息；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愈来愈靠近梅克倫堡大公的左翼部队，現在应当到达能够給予支援的距离了。

看来不容怀疑，法軍错过了一个絕好的机会。卢瓦尔軍团的进攻曾对毛奇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他毫不犹豫地下了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如果被执行，那就意味着撤除对巴黎的包圍。据我們計算，第五軍和第十二軍向德勒方向前进的部队至多各为 1 个旅，即共为 1 个师的兵力；但是除此以外，有 2 个巴伐利亚师、3 个北德意志师和 1 个維尔騰堡师已被指派随时准备向奥雷耳攻击。因此，在巴黎城下的 17 个师中，至少有 7 个师应当在必要时用去对付前来援救巴黎的法軍，并且这 7 个师正是占領巴黎以南地区的那些部队。王儲只有第二軍以及第五軍的大部可用来防守从舒瓦济附近的塞納河起經凡尔赛到圣热尔門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近卫軍、第四軍以及第十二軍的大部就必須扼守从圣热尔門起繞过哥訥斯和圣布里斯，过馬尔納河再回到巴黎上方的塞納河的整个北部战綫。这样一来，10 个步兵师便扼守一条长 40 英里的包圍綫，每一个师的正面为 4 英里。兵力如此分散，这就使包圍圈变成了一条單純的監視綫；而特罗胥的軍队，包括杜克罗指揮的 8 个师和特罗胥本人直接指揮的第三軍团的 7 个师，就可以在所選擇的任何一个攻击点上造成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这样

的优势兵力下，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能够突破德军的战綫，夺取并破坏德军的攻城炮、彈药和仓库，并且使德军在兵力的上遭受如此严重的損失，以致不用說对巴黎的圍攻，就是对巴黎的严密包圍，在一定時間內也不可能了。

以上我們仅分析了特罗胥的机会，而没有涉及卢瓦尔軍团的机会。后者当然不能同被指派对它作战的德军 11 个师相抗衡，如果所有这些师集中在一个地点的話。但是，这种集中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奥雷耳发起大胆而迅速的进攻，特罗胥同时以大规模的出击相配合，那就很可能打乱毛奇的計劃。凡是遭到特罗胥攻击的德军每一个軍，都不可能派去同奥雷耳作战。因此，这两位法軍指揮官究竟誰必須同德軍主力作战，那也許是偶然的事，但法軍的兵力合起来会远远超过德軍能用来同他們作战的任何兵力却是事实。巴黎和德勒相距不到 50 英里，如果法軍以現有的一切可用的兵力从两面同时进攻德軍，那末德軍几个师大概将奔走于两地之間，因而不能立即得到使用。如果进攻确实同时进行，那末法軍或是在德勒方面或是在巴黎方面在数量上无疑会占几乎压倒的优势，因此，一处也得不到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深知，协同行动有多么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往往会遭到失敗。但是目前必須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仅需要一个条件，即两地的进攻要准确地同时进行。此外，很明显，普軍在两个軍团相距 40 英里的情况下也必定会采取协同行动。

为什么不論奥雷耳或特罗胥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样为他們提供的机会，这是无法解釋的。在德勒和沙托訥夫附近的小战斗，当然不是那种能使卢瓦尔軍团被击退的战斗；参加这些小战斗的德軍不超过 3 个师，而卢瓦尔軍团却至少有 8 个师。奥雷

耳是否在等待更多的援兵？他的传递情报的通信鸽是否迷了路？它和特罗胥之间是否有分歧？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这种迟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正在继续向前挺进，目前也许离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近得能够和他协同作战了，而巴黎城下的6个师就可能留在原地。从出现这种局面时起，这两位法国将军将失去又一次获胜的机会，并且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载于1870年11月23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03号

法国的军事形势

昨天我們曾提請讀者注意这个事实：自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国的前景已大为好轉¹⁰⁵，甚至麦茨的陷落以及因此騰出的达 15 万人的德軍，目前对法国也不是像起初所表現的那樣致命的災難了。今天我們再談这个問題，是想借助軍事方面的一些詳細情节再次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

德軍在 11 月 24 日的部署(就我們所能够判定的)如下：

包圍巴黎的：第三軍团(第二、五、六軍和巴伐利亚第二軍、第二十一师、維尔騰堡师和后备軍的近卫师)和第四軍团(第四、十二軍和近卫軍)，共 17 个师。

掩护包圍的監視軍：北面有第一軍团(第一軍和第八軍)；西面和西南面有梅克倫堡大公的軍隊(第十七、二十二师和巴伐利亚第一軍)；南面有第二軍团(第三、九、十軍和后备軍 1 个师，該师的一部在夏提荣附近曾受到里乔蒂·加里波第的部队严重的打击¹⁰⁶)；共 15 个师。

担任特种任务的：在法国东南部有第十四軍(归韦德尔指揮，包括两个半师)和第十五軍；在麦茨和提翁維耳附近有第七軍；在交通綫上至少有后备軍一个半师；至少共有 8 个师。

在这 40 个步兵师中，前 17 个师目前全部用在巴黎城下；后 8 个师的部署沒有变动，說明它們全部是为执行面临的任務所必需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FRANCE *F. Engels*

YESTERDAY we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since the surrender at Sedan the prospects of France had much improved, and that even the fall of Metz, and the setting free thereby of some 150,000 German soldiers, does not now look the crushing disaster it appeared to be at first. If we recur to the same subject to-day, it is in order to prove still more, by a few military details,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view.

The positions of the German armies on the 24th of November, as far as they can be made out, were as follows:—

Investing Paris: The Third Army (2nd, 5th, 6th, and 2nd Bavarian corps, the 21st, the Württemberg, and Landwehr Guard Divisions) and the Fourth Army (4th, 12th, and Guards corps); in all seventeen divisions.

Army of Observation, protecting this investment: To the north, the First Army (1st and 8th corps); to the west and south-west, Duke of Mecklenburg's army (17th and 22nd divisions, and 1st Bavarian corps); to the south, the Second Army (3rd, 9th, and 10th corps, and a division of landwehr, a detachment of which was so severely handled at Châtillon by Ricciotti Garibaldi); in all fifteen divisions.

On special duty, in the south-east of France, the 14th corps (Werder's, consisting of two divisions and a half), and 15th corps, in Metz and about Thionville, the 7th corps; on the line of communication, at least a division and a half of landwehr; in all eight divisions at least.

Of these forty divisions of infantry, the first seventeen are at present fully engaged before Paris; the last eight show by their immobility that they have as much work cut out for them as they can manage. There remain disposable for the field the fifteen divisions composing the three armies of observation, and representing with cavalry and artillery a total force of some 200,000 combatants at most.

Now, before the 9th of November, there appeared to be no serious obstacle to prevent this mass of men from overrunning the greater part of central and even southern France. But since then things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And it is not so much the fact of Von der Tann having been beaten and compelled to retreat, or that of D'Aurelle having shown his ability to handle his troops well, which has inspired us with a greater respect for the Army of the Loire than we confess we had up to that day; it is chiefly the energetic measures which Moltke took to meet its expected march on Paris which have made that army appear in quite a different light. Not only did he find it necessary to hold in readiness against it, even at the risk of raising *de facto* the investment of Paris,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blockading forces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town, but he also changed at once the direction of march of the two armies arriving from Metz, so as to draw them closer to Paris, and to have the whole of the German forces concentrated around that city; and we now hear that, moreover, steps were taken to surround the siege park with defensive works. Whatever other people may think, Moltke evidently does not consider the Army of the Loire an armed rabble, but a real, serious, redoubtable army.

The previous uncertainty as to the character of that army resulted to a great extent from the reports of the English correspondents at Tours. There appears to be not one military man among them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by which an army differs from a mob of armed men. The reports varied from day to day regarding discipline, proficiency in drill, numbers, armament, equipment, artillery, transport—in short, regarding everything essential to form an opinion. We all know

“法国的军事形势”一文的开头，有

弗·恩格斯的亲笔签名

（“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

的。用于野战的还剩下 15 个师，他們組成 3 支監視軍，連同騎兵和炮兵在內，兵力总数不超过 20 万人。

总之，在 11 月 9 日以前，看来沒有任何严重障碍阻擋这支龐大的軍隊蹂躪法国中部甚至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并不是馮·德尔·坦恩被击败并且被迫退却的情况或是奥雷耳表现出善于指揮自己的軍隊的情况，使我們的确比以前更欽佩卢瓦尔軍团；使我們以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軍团的，主要是毛奇为了应付它的意料中的向巴黎的进軍而采取的坚决措施。毛奇不仅认为有必要甚至冒着 *de facto*〔实际上〕解除对巴黎的包圍这种危險而使封鎖城南的大部分兵力做好还击卢瓦尔軍团的准备，而且立刻改变了从麦茨开出的两个軍团的运动方向，使他們向巴黎靠攏，以便在該城周圍集中全部德軍。此外，現在我們得知，德軍还采取了在攻城炮兵纵列的四周构筑防御工事的措施。不管別人的看法怎样，毛奇显然沒有把卢瓦尔軍团看做是武装的烏合之众，而是把它看做一支真正的、重要的、可畏的軍隊。

以前对这个軍团的特点不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駐图尔的英国記者的报道造成的。在这些記者中，大概連一个能够辨别一支軍隊不同于烏合之众的特点的軍人都沒有。关于紀律、訓練成績、人数、武器、装具、火炮、运输工具，简单地說，即能够据以构成对卢瓦尔軍团看法的所有重要因素，发来的消息天天都是自相矛盾的。我們都了解建立这个新的軍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缺少軍官、武器、馬匹和各种物质器材，特别是缺少時間。我們以前得到的消息主要是叙述这些困难，因此，卢瓦尔軍团一般地被那些不让自己的同情心去影响自己的判断的人們估計过低了。

現在正是那些記者異口同声地称贊这个軍团。据說，它拥有

优秀的军官，而且它比在色当和麦茨战败的法军受过更好的训练。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这个军团的士气看来大大高于波拿巴的军队所曾经有过的士气；有为国尽力、一致行动并为此服从命令的决心。此外，这个军团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和捕捉俘虏的本领。“泰晤士报”随梅克伦堡大公的记者对此提供了证据。现在已经是普军无法得知敌军的位置而被迫盲目地行动了；以前则完全相反。军队学会了这一点，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毕竟我们不应忘记，卢瓦尔军团同它的姊妹军团——西方军团和北方军团——一样，还需要在对数量大致相等的敌军进行决战中考验自己的勇敢。但是，总的说来，它是很有希望的，并且由于某些情况，甚至一次大失败也可能不使它受到像这种失败通常给大多数新编部队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损害。

事实是，普军的野蛮和暴行不仅没有把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反而使这种抵抗加倍激烈起来，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似乎普军自己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普军烧毁乡村和屠杀农民的消息了。但是，普军的暴行已经产生了影响，游击战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读到“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向勒芒进军时没有见到敌人，没有任何正规部队曾在平地进行抵抗，只有骑兵和自由射手在两翼附近进行威胁，没有任何关于法军去向的消息，而普军以相当大的队伍密集地行动，——这时，我们便不禁回想起拿破仑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进军或巴赞的军队在墨西哥的远征。既然这种人民抵抗精神已经激发起来，那末即使一支 20 万人的军队在占领敌国时也不会得到许多东西。这支

军队会迅速达到极限，越过极限它的部队就将弱于防御者能够用来抵抗他們的兵力；而这种状态将怎样迅速到来，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了。这样看来，只要国内人民奋起抵抗，甚至一支潰败的军队，也会迅速找到摆脱敌人追击的安全地点，而正是这种抵抗目前可能在法国发生。如果敌占区的居民奋起抵抗，即使仅仅經常截断敌人的交通綫，那末入侵的敌人也将更加临近无能为力的境地。例如，假如說梅克倫堡大公在沒有得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現在就已經前进得太远了，这并不使我們奇怪。

当然，現在一切取决于巴黎。如果巴黎再坚持一个月（关于城内貯粮情况的消息完全不排除这一可能性），那末法国一定能够建立一支相当大的野战部队，以便在人民抵抗的配合下有效地襲击普軍的交通綫而解除巴黎的包圍。法国的建軍机构看来目前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兵員是綽綽有余的；依靠現代工业的能力和現代交通的便利，军队正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大量的武器；单是从美国就运来了 40 万支步枪；法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火炮；甚至正以某种方式招募或訓練軍官。总之，在色当投降以后，法国在改組国防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而为了取得几乎是肯定的成功，仅需要一点，即時間。如果巴黎再坚持哪怕一个月，那末这将大大地加速成功的到来。而如果巴黎的粮食不能供应这样久，特罗胥就可以率領适于突圍的部队去試图突破包圍綫；現在就断定他不会突圍成功，未免太武断了。如果特罗胥获得成功，那末德軍为了維持巴黎的治安，仍然需要一支至少由 3 个軍組成的警备部队，因此，特罗胥能够騰出来的法軍数量要比巴黎陷落后德軍騰出来的兵力多。并且不論巴黎这个要塞在法軍防守下能做到什么，

显然，假如法軍圍攻这个要塞，德軍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守它。德軍用于鎮压城內人民抵抗的軍队数量将要和在要塞圍墙上抗击外部攻击的軍队数量同样多。因此，巴黎的陷落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意味着法国的灭亡。

現在来推測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結局的可能性最不适时。我們大致上了解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普軍的数量。关于别的，关于法軍的数量和实际战斗力，我們則了解得太少。况且，目前精神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而它們是无法用数字来計算的，关于这些因素我們只能說，它們完全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德国。然而这种情况是无需怀疑的，即交战双方的兵力正是現在比在色当投降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趋于平衡，法軍只要增加不太多的受过訓練的部队就能最后达到均势。

載于 1870 年 11 月 26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06 号

战争短評(二十九)

期待已久的風暴終於爆发了。在双方进行了长時間的行軍和机动(这期間仅仅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和游击战)以后,战争又进入了一次突击接着一次突击的危急时期。11月27日,法軍北方軍团在亚眠附近遭到了失敗;28日,卢瓦尔軍团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在博內-拉罗朗附近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击潰;29日,特罗胥从巴黎的南面进行了不成功的出击,而在30日,他大概以一切可用的部队攻击了从东北面包圍巴黎的薩克森部队和維尔騰堡部队。

这种种行动是协同作战的結果,而协同作战,正如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①,是法軍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假如兵力少于敵軍的北方軍团能够牵制住曼托伊費尔的两个軍,阻止他去加强占領巴黎北面陣地的薩克森王儲,那末这个軍团就是使用得当了。但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北方軍团在平面上的进攻很快就被兵力比它少的普軍阻止住了,因为从各种消息的对照中看来,无疑只有曼托伊費尔的一个軍参加了这一会战。如果北方軍团利用铁路把野战部队派往南面的勒芒,或者不断地騷扰曼托伊費尔的警戒部队和分遣队,并且只在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的許多北方要塞中的一个要塞的圍牆下作战,那末,这个軍团就会使用得更好些。但

^① 見本卷第182、192頁。——編者注

是从法国的现状和它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情况来看，司令官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实行退却的，即使这在战略上是必需的；因为退却会比完全失败更严重地瓦解他的部队。在当前的情况下，北方军团把自己的要塞当作可靠的掩蔽地点，它可以在那里进行整编，而毛奇也未必立刻就想派曼托伊费尔跟踪到那里去。但是，与此同时，曼托伊费尔现在可以向任何别的方向自由运动，而且如果像来自利尔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虽然这个消息遭到反驳），他已再次撤离亚眠，并已急忙折向巴黎，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北方军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西部，勒芒附近的法军第二十一军和孔利兵营的第二十二军（以前由凯腊特里指挥）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没有遭到严重失败的危险的情况下，成功地诱使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远离巴黎。我们曾经推断，德军这支部队大概前进得太远了^①，这个推断看来正被法国一致的报道证实，根据这些报道，德军又撤离了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勒芒东面和东南面的阵地，并且这些阵地现在再度被法军占领。但是，法军看来并没有用自己的正规部队对敌人进行足够有力的追击，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有关任何大的冲突的消息；因此，西方军团在牵制当面的敌人方面并不比北方军团成功。西方军团现在在哪里和做些什么，我们没有听说；可能，凯腊特里和甘必大之间的突然争执恰恰在最紧要的时刻瘫痪了这个军团的运动。无论如何，既然西方军团不能击溃又不能牵制住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那末，它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铁路把为了野战而装备和组织好的那一部分部队派往卢瓦尔军团，以便集中兵力进行主攻。

^① 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个主攻只能由卢瓦尔军团来进行，因为它是法军目前所有野战部队的主力；并且这个主攻也只能针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因为他率领的军团是掩护对巴黎包围的3个军团中兵力最多的1个。据报道，卢瓦尔军团包括法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和十九军（它们曾一度配置在奥尔良附近）以及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卢瓦尔河南岸的第十八军（现由布尔巴基指挥）和第二十军。因为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曾全部或部分地参加了11月28日的战斗，所以他们大概在此以前就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由此可见，所有这6个军都完全可能用来进攻德军第二军团。在这次战争中，法国每个军总是由3—4个步兵师编成。根据大约两星期前在维也纳一本军事杂志“战友”上登载的ordre de bataille〔战斗序列〕，第十五军有2个师（5个旅），第十六军有2个师（4个旅），第十八军有3个师（10个旅）。即使我们撇开“布鲁塞尔报”¹⁰⁷的消息不谈（根据这个消息，卢瓦尔军团全部由18个步兵师编成，即每军3个师，并且其中许多师还应当处于编组阶段），那末仍然无需怀疑，28日的进攻是能够用12个或15个师，而不是5个或至多6个师来进行的。能说明组成卢瓦尔军团的部队的特点的是，他们被数量比自己少得多的敌军击溃了，因为同他们作战的只是3个步兵师（第十军的2个师和第五师），即不到第二军团的一半兵力。不管怎样，卢瓦尔军团一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点不仅为德方的消息所证实，而且为卢瓦尔军团从此再也没有试图以比较集中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这一情况所证实。

从这一切情形可以得出结论：从外面解救巴黎的企图暂时是失败了。其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军错过了在德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到达前的那个星期里存在过的绝好机会；其次是因为法

軍的进攻行动不够猛烈，也沒有把兵力作应有的集中。組成法軍新軍團的新兵，如果人数不比敌人多一倍，就不能立刻指望战胜那些和他們作战的有經驗的兵士；因此，把这些新兵投入战斗而不注意使可以支配的每名战士、每匹馬和每門炮都真正派到戰場上去，那就錯上加錯了。

另一方面，我們不认为亚眠和博內-拉罗朗附近的失敗除了使解救巴黎的計劃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严重后果。只要不犯严重的錯誤，西方軍團和卢瓦尔軍團的退路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两个軍團的大部分兵力並沒有因失敗而受到損失。同这两个軍團作战的德軍能够追击他們多远，取决于人民抵抗和游击战争的力量，即普軍不論經過哪里都特別能激起的那些因素。現在用不着担心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从奥尔良到波尔多会像王儲从麦茨到兰斯那样遇不到抵抗了。由于德軍在繼續向南进攻以前必須可靠地占領（不單是使用大的游动队）广大的地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7个师不久将迅速地分散到广大的空間，而他們入侵所需的兵力就将完全喪失。法国現在需要的是時間。既然人民的抵抗精神已經激发，那末法国还能够贏得这个時間。最近3个月內制造的武器大概在各地都几乎够用，而每周都在增多的兵士人数在一定時間內必将不断增加。

至于巴黎的两次出击，直到写这篇短評时所得到的消息都非常矛盾和非常含糊不清，因此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看法。然而，据特罗胥本人承认，直到11月30日晚所取得的战果，似乎完全沒有为图尔发出的胜利欢呼提供根据。此外，馬尔納河以南还被法軍扼守的全部据点都受到巴黎各堡垒的火力的掩护；唯一处于这些堡垒火力范围以外而一度被法軍扼守的地点蒙梅利，又不得不放

棄了。很可能,巴黎城郊的战斗昨天已經再起,而今天可能在奥尔良和勒芒附近又发生战斗;无论如何,最近几天內必将决定战争第二次危机的結局,而这很可能将决定巴黎的命运。

載于 1870 年 12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11 号

战争短评(三十)

11月29日,巴黎第二军团从巴黎南面向勒埃和舒瓦济-勒-卢瓦方向出击,以此开始了它的进攻行动。据普方消息,杜克罗军团的第一军在维努亚指挥下在这里攻击了图姆普林格指挥的普军第六军。这次攻击看来只不过是為了扰乱普军并迫使他们加强这一段战线(因为攻击一旦成功,被围法军就可以通过这一段战线取捷径去同卢瓦尔军团会合)的一种佯动。否则,维努亚无疑就会得到别的军的支援,并且他的损失不会仅仅是几百人伤亡和一百人被俘。真正的进攻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这一次,杜克罗沿塞纳河右岸在靠近塞纳河和马尔纳河的汇合处进攻,同时,在左岸对图姆普林格进行了第二次出击,在圣丹尼以西对第四军和近卫军进行了佯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部队担任佯攻,但据法军公报称,对图姆普林格的出击是由海军将领拉隆西耶尔·勒·努里指挥的。这位军官指挥特罗胥直接统率的巴黎第三军团7个师中的1个师,因此,可能是巴黎第三军团担任了全部助攻,这样,杜克罗的8个师就全部用来在马尔纳河实行真正的进攻。

这次进攻也必须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部分军队必须沿马尔纳河右岸向东,即向谢耳前进,以便扼阻从东面包围巴黎的第十二军即萨克森军。这是另一个助攻;关于这个助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到萨克森军说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可

能就是这样。但是，杜克罗军队的主力以勒诺指挥的第二军为前导，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攻击了扼守马尔纳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地段的3个维尔腾堡旅。我们曾指出，马尔纳河在注入塞纳河以前，形成一个大S形，S形的上弯曲部即北面的弯曲部离巴黎近，下弯曲部离巴黎远。这两个弯曲部都在堡垒火力的控制下；但是上弯曲部即靠近巴黎的弯曲部由于它的形状而有利于出击，而下弯曲部即离巴黎远的弯曲部则不仅完全受到一系列堡垒的控制，而且受到马尔纳河整个左岸的瞰制；此外，这条河由于它的这种流向以及由于它有許多支流，不便于在炮火下架桥。因此，这个弯曲部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好像是一个中立地带，真正的战斗则在它的两侧进行。

在这个地区西面进攻的军队，在沙兰顿堡垒和格腊韦耳多面堡的火力掩护下，向梅利和崩訥伊方向前进。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一个叫做蒙梅利的独立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地整整100英尺，因而必然是法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据指挥维尔腾堡师的奥伯尼茨将军的电报称，法军为此派出了1个“师”；但考虑到法军首先驱逐了同他们对峙的维尔腾堡第二旅和第三旅，而后者在援军到来以前并没有把他们击退，此外，握有足够兵力的杜克罗将军显然不会仅仅派2个旅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进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里又发生了那种常见的差错，即把泛指一般军队单位的«Abteilung»一詞誤譯为专指由2个或至多3个旅组成的专门的军队单位的“师”。但是，不管怎样，法军夺取了蒙梅利以及这个高地下面的村庄，并且如果他们能够扼守并巩固这个高地，他们就会取得那种值得在这一天进行战斗的结果。但是，普军从第二军调来的增援部队，即第七旅到达了；他们收复了失去的阵地，而法军则被击

退到沙兰頓堡垒的火力掩护之下。

法軍又在左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們在費藏德里多面堡和諾让堡垒的火力掩护下,在S形的上弯曲部渡过了馬尔納河,占領了分別位于这个弯曲部的張开的两端的布里村和尙皮尼村。实际上,扼守这个地区的維尔騰堡第一旅的陣地在稍后一些的地方,即在从維耳埃到凱伊的那个高地的边缘。維耳埃是否被法軍占領过,还是个疑問;普王威廉說“是”,奧伯尼茨將軍則說“否”。我們只知道,法軍沒有守住維耳埃,进攻一越出堡垒火力范围就被击退了。

关于“背馬尔納河”作战、亦即在該河以南作战的杜克罗軍团在这一天的战果,在法軍公报中概述如下:

“以后,軍团从8座桥渡过了馬尔納河,守住了占領的陣地,繳获2門火炮。”

这就是說,杜克罗軍团重新退到了馬尔納河右岸(北岸),在那里“守住了”某些陣地,这些陣地当然是被他們“占領的”,但只不过不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显然,給甘必大的正式报告仍然是由那些曾給拿破侖干这种事的人編造的。

12月1日,法軍又一次表明,他們认为自己的出击是失败的。虽然“通报”¹⁰⁸宣称,这一天法軍应当在維努亚將軍指揮下从南面发起进攻,但我們从12月1日(未注明时刻)来自凡尔賽的消息中得知,法軍这一天沒有进行任何調动;相反,他們曾請求停战,以便他們有可能运走两軍陣地之間の戰場上的伤亡人員。如果他們自己认为有能力再次夺回这一戰場的話,那末他們无疑会立刻重新发起战斗。因此,无庸置疑,特罗胥的这一首次出击被击退了,而且是被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击退的。我們可以推測,他不久就

会作出再次的努力。关于首次出击的经过我们知道的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大一些；但是如果他再度被击退，这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巴黎的居民势必在精神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出我们所料^①，卢瓦尔军团又表现出积极行动的征候。由图尔发来的消息所说的卢瓦尼和帕特附近的冲突¹⁰⁹，显然就是慕尼黑发来的电讯所提到的那些战斗；根据后一个电讯判断，馮·德尔·坦恩在奥尔良以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都断言自己取得了胜利。大概一两天以后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得到更多的消息，而因为我们双方的相对位置还一无所知，所以作出预言是无益的。

载于 1870 年 12 月 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12 号

^① 見本卷第 203 頁。——編者注

战争的前途

法軍卢瓦尔軍团最近的失敗以及杜克罗向馬尔納河北岸的退却(假定这次退却是像星期六所报道的那种决定性的退却的話)^①, 最終决定了为解救巴黎而第一次采取的协同作战的命运。这次协同作战遭到了完全失敗, 于是人們又开始提出問題: 这一連串新的失敗是不是证明法軍不能作进一步的有效的抵抗了呢? 馬上停止这场賭博, 交出巴黎, 簽訂割让亚尔薩斯和洛林的条約, 是不是更好呢?

問題在于, 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完全沒有关于真正的战争的概念。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 是战争机器一經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間的战争。好几代以来, 我們在欧洲中部沒有見到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战争。我們倒听說在高加索、阿尔及利亚有过这种战争, 那里的斗争差不多接連不断地持續了二十多年; 如果土耳其的盟国曾經允許它用自己傳統的方法进行自卫的話, 那末我們在土耳其也許看到了这种战争。但問題在于, 我們的习俗只承认野蛮人有权进行真正的自卫; 据我們推測, 各文明国家将按照礼节去作战, 并且真正的民族将不采取那种在官方的民族被迫投降后仍然繼續战

^① 見本卷第 204—207 頁。——編者注

斗的无礼行动。

但现在法国人的确在采取这种无礼的行动。自以为最懂得军事礼节的普军感到烦恼的是，在法国正规军被逐出战场以后，3个月以来法国人仍然继续坚决地战斗；他们甚至做到了他们的正规军在这次战争中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他们的一些单独的行动在许多场合也是成功的；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火炮和辎重，抓到了俘虏。固然，他们刚刚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但这些失败同他们以往的正规军在对同一个敌人作战时所遭到的失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固然，他们用内外同时夹攻的方法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巴黎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难道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就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尝试了吗？

德军自己承认，法军的两个军团，即巴黎军团和卢瓦尔军团都是善战的。固然，他们被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敌军打败了，但是对于同老兵作战的刚编成的年轻部队来说，这也是意料中的。据“每日新闻”一位明了自己描写的事物的记者报道，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火力下的动作敏捷而沉着；如果说他们的动作不够精确，那末这个缺点也是许多曾经取得胜利的法军所固有的。有一点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这两个军团已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军队，而他们的敌人将被迫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敬。无疑，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有包括不同数量的老兵的基干营；有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流动自卫军，其中既包括经过训练、武器充足和军官齐全的营，也包括连基本的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也没有学过的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有各类自由射手：好的，差的，中等的（大部分可能属于中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良好的、有战斗力的营作为核心，这

些营能使其他的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们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独立的小战斗和对射，而避免重大的失败，那末他们都将锻炼成为优秀的兵士。如果有较好的战略，他们也许现在就能取得胜利，而目前要求采取的全部战略在于推迟任何决战的时间，据我们看来，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勒芒和在卢瓦尔河附近集中的军队，还远不是法国武装力量的全部。在后方边远的地区，至少还有 20—30 万人正在组织中。他们日益接近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水平。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每天派往前线的新兵的数量必定在增多。并且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多人来接替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运来；只要有现代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担心缺乏武器弹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兵士的战斗力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假如他们得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末他们就会成为能够严重地破坏毛奇的安宁的军队。

在这些或多或少的具有正规性质的军队背后，还有人数众多的民军，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被普军逼上了自卫的道路，而根据普王威廉的父亲^①的说法，自卫是容许采取任何手段的。当弗里茨^②由麦茨向兰斯、由兰斯向色当以及由色当向巴黎进军时，人民起义还根本谈不上。法皇军队的败北所遇到的是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帝国政体的 20 年已经使人民群众习惯于呆板和消极地听凭官厅的摆布。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泽耳，也有农民参加了真正的战斗，但这是一种例外。然而，一旦普军包围了巴黎并在周围地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一旦普军开始枪杀自由射手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并焚燒援助过自由射手的村庄，一旦普魯士拒絕了法国的媾和建議并声称他們要进行掠夺战争，这一切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們的周圍到处爆发了被他們的暴行激起的游击战，而現在，只要他們一踏入新的地区，那里就到处出現民軍。凡是在德国报纸上讀过关于梅克倫堡大公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軍的消息的人，立刻就会发现，这种不可捉摸的、时而停止时而复发的、但經常給敌人造成阻碍的人民起义，对这些軍队的运动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甚至連法軍都几乎无法抵御的这些軍队的龐大騎兵部队，也由于全体居民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敌对行为而大为削弱。

現在讓我們看看普軍的状况。只要特罗胥能够在任何一天重新进行 en masse [大規模] 出击，那末普軍在巴黎附近的 17 个师当然一个也抽調不出来。在諾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曼托伊費尔的 4 个师，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的事情將比他們所能做的要多；况且他們还可能从那里調走。韦德尔的两个半师只有进行突然的襲击才能越过第戎，而且这种情况將要繼續到伯尔福投降时为止。警卫南錫—巴黎铁路这条狹长的交通綫的部队，也不可能抽出一兵一卒。第七軍由于分兵把守洛林的各要塞，圍攻隆維和蒙梅迪，事情也是够多的。因此，普軍能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进行野战的兵力，就只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梅克倫堡大公的 11 个步兵师，連騎兵在內无疑不超过 15 万人。

由此可見，普軍用于占領亚尔薩斯和洛林、保证通往巴黎和第戎的两条长交通綫以及包圍巴黎的，大約 26 个师，然而他們直接占領的地区看来还不及法国領土的八分之一，而間接占領的地区无疑不超过法国領土的四分之一。他們可用于法国其余地区的兵力只有 15 个师，其中 4 个师归曼托伊費尔指揮。这些軍队深入法

国领土的远近，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遇到的人民抵抗的力量。但是，他们所有的交通线都经过凡尔赛（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并未开辟通过特鲁瓦的新路线），并且都穿过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法国正中央，因此这些军队势必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并且在后方留下一部分兵力警卫道路和镇压居民；结果，他们将很快地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兵力被削弱得同法军不相上下，而那时，局势就将重新有利于法军；不然这些德军就得编成大的机动部队沿不同的方向在法国运动，而不能固定地占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正规军可以在德军面前暂时退却，这样他们会有许多方便的机会以袭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如果法军派几支游动队（像 1813 年布吕歇尔为迂回法军的翼侧所派出的游动队那样）去破坏德军的交通线，那就会很有成效。从巴黎到南锡的交通线几乎全线都容易受到攻击。各由一两个骑兵连和一些优秀射手组成的几支游动队，如果能袭击这条交通线，破坏路轨、隧道和桥梁，袭击列车等，就会迫使德军从前线调回他们的骑兵，而后者在前线对法军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当然，法军并不具有真正的“骠骑兵的悍勇”。

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都以巴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前提。直到现在，只有饥饿能迫使巴黎投降。但是，昨天“每日新闻”登载的一篇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消除了许多疑虑。在巴黎，除了巴黎军团的军马外，还有 25 000 匹马，如果每匹以 500 公斤计算，每个居民就可得到 $6\frac{1}{4}$ 公斤（即 14 英磅）马肉，也就是说，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可得到 $\frac{1}{4}$ 英磅马肉。此外，巴黎还有 *ad libitum* [充足的] 面包和酒、大量的咸肉以及其他食品，因此，巴黎完全可以支持到 2 月初。这就给了法国两个月的时间，而

这两个月的時間現在对法国來說，比和平时期的两年还寶貴。如果中央和地方都有比較明智而坚强的領導，法国就能在这一段時間內解救巴黎并恢复元氣。

而如果巴黎陷落了昵？等这种可能性更大的时候，我們也还有足够的時間来研究它。無論如何，法国不靠巴黎就已支持了两个多月，今后沒有巴黎它也能够繼續战斗下去。当然，巴黎的陷落可能損害法国人的抵抗精神，但是，最近7天的失敗消息在目前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無論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必然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如果法軍巩固几个像卢瓦尔河和阿利埃河汇合处附近的涅維尔那样的便于机动的障地，如果法軍在里昂四周构筑前进工事，使里昂像巴黎一样坚固，那末即使在巴黎陷落以后，战争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現在还不是談論这个的时候。

因此，我們敢說，如果人民的抵抗精神不减弱，法国的地位甚至在最近几次失敗以后，仍然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海洋可以运来武器，拥有大量人員可以成为兵士，已进行了3个月（最初的最困难的3个月）的組織工作，并且有再得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喘息時間的不坏的希望，加上这个时候普軍已露出衰竭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就是公开卖国。然而誰又知道在这个时期內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欧洲的形势将怎样进一步复杂化呢？無論如何，法国人应当繼續斗争下去。

載于1870年12月8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16号

普魯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報紙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軍焚燒法国村庄的消息。我們原以为普魯士当局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并且为了它自己的軍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們想錯了。報紙上又大量出現了枪杀俘虏和燒毀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报”¹¹⁰刊登的凡尔賽 11 月 20 日的消息說：

“17 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員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間。对自由射手的处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們排成一列，逐一饗以彈丸。曾經通令全軍，严禁把自由射手視同战俘，并且規定不論他們在哪里，一律由軍事法庭判处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賤的强盜和暴徒 (Lumpengesindel)，这种做法是絕對必要的。”

其次，維也納“每日新聞报”¹¹¹ 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維耳訥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們的枪騎兵而被絞死的 4 名自由射手。”

11 月 26 日凡尔賽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魯主教的命令宣傳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軍展开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軍的騎兵偵察队，打死德軍的傳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軍事人員均将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 77 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軍

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繼續到战争結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醒他們注意普魯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許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魯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潰退，几乎全部普軍的相继投降，殘軍向維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軍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崩潰。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創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騎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手（法文为 *françs-tireurs*）部队。他率領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下襲击敌人的騎兵偵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武器和軍用物資，俘擄了法国將軍維克多，在法軍的后方和交通綫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現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的一切，而普軍現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盜和暴徒，对于被解除武装的俘虏“饗以彈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魯士国王的父亲^①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1809年，当普魯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帶領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侖作战；結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陣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魯士的作战規則，拿破侖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只枪杀了11名軍官。当今普魯士国王的父亲在軍隊內外輿論的压力下曾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在这11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們树立了紀念碑。

当普魯士实际上剛剛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807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格；当时席尔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格的战斗中，他得到过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的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新的例证，因而他在1813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1811年8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法文为 képi），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說，这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刑的犯罪行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輜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 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

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換句話說，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經宣傳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己教士宣傳的圣战，而現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誰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澤瑙的生平”¹¹²一书的第二卷，誰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澤瑙亲笔写的上述引語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別相信他的僧侶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澤瑙的計劃；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軍的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¹¹³的时候，这也沒有妨碍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緝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知名的作者，說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侶！

直到 1813 年为止，格奈澤瑙始終不倦地既訓練正規軍，又准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終於爆发时，起义、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4 月間，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間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馬格德堡附近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澤瑙还亲自給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們在敌人的交通綫經過的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終於得到了正式承认——1813 年 4 月 21 日制定了“民軍条例”（到 7 月才頒布）；按照这个条例，凡不在常备軍或后备軍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編入各民軍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争。民軍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經常惊恐不安，襲击敌人运输彈药和粮食的車輛，襲击他們的傳令兵、新兵

和医院，进行夜襲，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們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軍必須协助普軍押送錢款、粮食、彈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适用于德国一样，現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侖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魯士执行得极差。国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沒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魯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軍的事就被擱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軍时再說，而国王就沒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格奈澤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沒有民軍的情况下对付下去了。如果格奈澤瑙現在还活着的話，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魯士的全部經驗，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beau idéal〔美好理想〕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格奈澤瑙曾經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載于1870年12月9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17号

战争短评(三十一)

卢瓦尔战局看来出现了短暂的间歇，这使我们有时间把各种消息和日期加以对照，从而依据这些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材料，对事件的真相作一个在目前条件下所能够作的清楚的概述。

11月15日，过去指挥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的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司令官，从这时起，卢瓦尔军团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团诞生了。我们说不出，当时还有哪些部队编入了这个军团；这个军团实际上是不断补充起来的，至少到11月底为止是这样，那时它名义上由下列各军组成：第十五军（由帕耳埃尔指挥）、第十六军（由尚济指挥）、第十七军（由索尼指挥）、第十八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第十九军（据普方情报是由巴腊耳指挥）和第二十军（由克鲁扎指挥）。其中第十九军无论是法方还是普方的消息都从来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不能断定这个军曾经参加战斗。除了这几个军以外，在勒芒及其邻近的孔利兵营有第二十一军（由饒勒斯指挥）和在凯腊特里辞职后转归饒勒斯指挥的布列塔尼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北部还有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它的作战基地是利尔。我们没有把配属卢瓦尔军团的米歇尔将军的骑兵部队包括在内，因为这支骑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刚成立不久，人员又没有受过训练，只能当作一支志愿骑兵队或一群骑马爱好者。

这个軍团的成分极其复杂，有重征入伍的老騎兵，也有未經訓練的新兵和厌恶一切紀律的志願兵；有教皇的朱阿夫兵¹¹⁴那样坚强的营，也有只是名义上叫做营的烏合之众。这个軍团毕竟也規定了某些紀律，但整个說来，仍然保留着匆忙編成的迹象。德軍軍官在戰場上同这个軍团打过交道以后說：“如果这个軍团再經過4个星期的訓練，它也許会成为可怕的敌人。”如果把所有根本沒有受过訓練的、只能成为障碍的新兵除外，我們估計，奧雷耳用于作战的5个軍（不包括第十九軍）里面称得起兵的大約有12—13万人。勒芒附近的部队还能提供将近4万人。

如我們所看到的，同这支兵力对抗的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軍团，其中包括梅克倫堡大公所指揮的軍隊；現在我們从侯澤尔上尉那里得知，他們总共大概不到9万人。但这9万人凭着他們的作战經驗、組織和指揮官久經鍛炼的指揮才能，完全能够同两倍于自己的当面的敌人作战。因此双方取胜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而这一点对在3个月內从无到有地創立了这个新軍团的法国人來說，就是很大的光荣了。

从法軍方面來說，战局是以11月9日在庫耳米埃附近进攻馮·德尔·坦恩并收复奥尔良开始的。随后是梅克倫堡大公为增援馮·德尔·坦恩的进軍和奧雷耳向德勒方向的机动，这个机动迫使梅克倫堡大公把全部軍隊調集到德勒方向并向勒芒进軍。在这次进軍中，法軍非正規部队对德軍进行了这次战争从未有过的激烈的騷扰。居民进行了最坚决的抵抗，自由射手不断襲击入侵軍的翼側；但正規部队只进行了佯动，而德軍无法迫使他們进行陣地战。梅克倫堡大公軍隊中随行的德国記者們写的一些通訊，以及他們对于这些在战争中坚决采取了最有利于自己而最不利于

敌人的战法的不道德的法国人的狂怒和憤恨，是防御者在勒芒附近出色地进行了这次短促的战局的最好证明。法国人誘使梅克倫堡大公对这支看不见的军队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追赶，一直追到距离勒芒約 25 英里的地方。梅克倫堡大公追到这样远的地方以后，就不敢继续前进而折向南面去了。显然，最初的计划是对勒芒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突击，然后折向南面的布卢瓦，迂迴卢瓦尔軍团的左翼，而恰好这时赶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队就可从正面和后方攻击卢瓦尔軍团。但是，这个计划也和后来拟定的其他許多计划一样都落空了。奥雷耳置梅克倫堡大公子不顾，而向弗里德里希-卡尔进军，在 11 月 24 日在拉栋和梅济埃尔攻击了普魯士第十軍，而在 11 月 28 日在博內-拉罗朗附近攻击了普軍的重兵。无疑，奥雷耳在这里对自己的军队指揮得不好。虽然这是他冲破普軍的阻截来打通一条前往巴黎的道路的首次尝试，但他只让不大的一部分兵力作了行动的准备。他所做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引起敌人对他的军队的敬佩。他退到奥尔良前方的筑垒陣地上，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里。他把这些兵力从右至左作了如下的部署：第十八軍在极右翼，其次是第二十軍和第十五軍，这 3 个軍全部在巴黎—奥尔良铁路以东；第十六軍在铁路以西，第十七軍在极左翼。这些军队如果能及时地集中起来，几乎是无需怀疑他們能粉碎当时不足 5 万人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軍团。但是等到奥雷耳在他的陣地上完全巩固下来的时候，梅克倫堡大公却又向南前进了，并同他的堂弟（梅克倫堡大公現在归他指揮）的軍团的右翼会合了。这样一来，梅克倫堡大公的 4 万人已經赶到，以参加对奥雷耳的协同进攻，而勒芒的法軍却因陶醉于他“击退了”敌人的光荣，安然留在距决定战局命运的地点約 60 英里的地方。

此后，完全出人意外地传来了11月30日特罗胥出击的消息。应当作出新的努力来支援他。于是，奥雷耳在12月1日对普军发起了总攻，但是已经太晚了。当德军用全部兵力迎击他的时候，他的极右翼的第十八军看来由于被引向错误的道路而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这样，奥雷耳只有4个军作战，这就是说，他的军队的（实际用于战斗的）数量大概只略多于敌军的人数。奥雷耳被击败了，而且看来还在实际被击败以前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击败了。由于这一点，他表现出犹豫不决：12月3日傍晚他下令退过卢瓦尔河，第二天早晨又取消了这个命令，决定防守奥尔良。这种做法得到了通常的结果：“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当普军集中进攻他的左翼和中央的时候，他的右翼的两个军显然由于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而让敌人截断了通往奥尔良的退路，第二十军只得在雅尔若而第十八军只得在更靠东的修利渡过卢瓦尔河。第十八军的一小部分看来被驱逐到了更加靠东的地方，因为12月7日他们被普鲁士第三军在纪安附近的訥瓦发现了，而后者从那里一直沿着卢瓦尔河右岸向布里阿尔方向追击他们。德军于12月4日晚占领了奥尔良，随即组织了法军的追击。当普鲁士第三军沿卢瓦尔河上游的右岸前进时，第十军被派往维埃尔宗，而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则沿卢瓦尔河右岸向布卢瓦挺进。后者尚未到达布卢瓦，就在博让西附近同至少是勒芒军队的一部分遭遇，而这时勒芒的军队终于同尚济的军队会合了，并且进行了顽强的、部分成功的抵抗。但是这个抵抗不久便被粉碎了，因为普鲁士第九军正沿卢瓦尔河左岸向布卢瓦前进，而到了那里它就会截断尚济向图尔的退路。这一迂回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尚济放弃了受到威胁的阵地，布卢瓦落入了入侵的敌人手中。解冻和不久前的大雨损坏了道路，使德军

停止繼續追擊。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大本营发出电报称：卢瓦尔軍团已完全被打散，其中央已被突破并且它作为一个軍团已不复存在。这一切說得很中听，但远不符合事实。甚至根据德方的消息也无可怀疑，在奥尔良繳获的 77 門火炮，几乎全是遺留在工事內的海軍火炮。可能有 1 万名法軍(連伤员在內总共 14 000 人)被俘，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士气都很低落。但是 12 月 5 日那些完全沒有秩序的、既无武器又无背囊的巴伐利亚兵士成群結伙地沿阿尔特訥到沙特尔的大道蹣跚而过的情形，比起上面說的也好不了多少。在 5 日和 5 日以后的追擊中，德軍一无所获；而如果卢瓦尔軍团被击潰了，那末大家知道，普軍拥有的行动积极而人数很多的騎兵，必定会俘擄这个軍团的大量兵士。客气一点說，这里存在相当大的出入。解冻不能成为理由：解冻是从 9 日左右开始的，因此还有四五天的時間可以在很好通过的道路和田野上进行积极的追擊。普軍停止进攻的原因与其說是解冻，不如說是他們感到 9 万軍队(其人数由于損失和在后方留下警备部队而減到 6 万左右)差不多筋疲力竭了。他們几乎落到了甚至对被击潰的敌人进行追擊都是不明智的这种地步。普軍可能向南方举行大規模的扫蕩，但他們未必能占領新的地区。現在已經分为两个軍团(一个归布尔巴基指揮，另一个归尙济指揮)的卢瓦尔軍团，将有足够的時間和空間来进行改編和整訓新建立的营。卢瓦尔軍团由于分編而不再作为一个軍团存在了；但卢瓦尔軍团是这次戰爭中沒有蒙受耻辱的第一个軍团。我們将来还可能听到接替了它的两个軍团的消息。

然而，普魯士却显露了兵源枯竭的迹象。尽管法律規定后备軍在 32 岁以后免服現役，但是現在却在征集 40 岁和 40 岁以上的

后备軍。全国受过訓練的預备兵員已經耗尽。1月份将有一批約9万人的新兵从北德意志派往法国。总的說来，这可能就是我們听說得很多但至今还未見到的那15万人；当他們到达的时候，将使普軍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这次战争造成的兵力損耗是巨大的并且正在与日俱增。无论是从軍队寄出的书信的那种忧郁的情調还是伤亡名单都說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名单中，現在主要的已經不是大規模会战中的伤亡，而是一两个、三五个人被打死的小規模战斗中的伤亡。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軍队逐渐地損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們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損失而抵銷。只要巴黎能坚持住，法軍的处境就会日益改善，而在凡尔赛等待巴黎投降的那种焦急心情，是这个城市还可以威胁圍攻軍队的最好的证明。

載于1870年12月17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24号

战争短評(三十二)

上周的战斗行动证明，我們會怎样正确地估計了交战双方的态势，当时我們断定，从麦茨到达卢瓦尔河和諾曼底的德軍已經大大丧失了夺取新地区的能力^①。从那时起，德軍占領的地区几乎絲毫沒有扩大。梅克倫堡大公率領馮·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軍隊(尽管他們漫无組織，缺少鞋子，但是在前綫上沒有他們却不行)以及第十軍、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頑强地追击了尙济的軍隊，后者且战且退，緩慢地从博让西退到布卢瓦，从布卢瓦退到旺多姆、埃皮色及其以西的地方。尙济防守了从北面流入卢瓦尔河的小河所形成的全部陣地，而当普魯士第九軍(或至少是該軍的黑森师)从卢瓦尔河左岸开来，在布卢瓦附近迂迴了他的右翼的时候，他便退到旺多姆，在卢瓦河一綫占領陣地。在12月14日和15日，尽管敌人发动几次攻击，他仍然守住了这个陣地，但在15日傍晚放棄了陣地，緩慢地、毫不慌乱地向勒芒退却。17日在埃皮色附近，也就是在从旺多姆和莫雷到圣加来的两条道路的汇合点附近，他同馮·德尔·坦恩的軍隊又进行了一次后卫战，然后繼續退却，但德軍看来並沒有追击很远。

显然，整个这次退却是进行得十分謹慎的。自从决定把原来

^① 見本卷第211--212頁。——編者注

的卢瓦尔軍团分为两部分以后，其中一部分归布尔巴基指揮的应当在奥尔良以南作战，而另一部分归尚济指揮（勒芒附近的部队也归他指揮）的則应当防守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西部；在采取了这个措施以后，尚济就不能把决战作为自己的目的了。相反，他的計劃必須是尽可能地坚守每一寸土地而避免卷入决战的危險，从而給敌人造成尽可能严重的損失，并且在炮火中鍛炼自己的新編部队保持秩序和坚定性。在这次退却中他損失的人員自然会比敌人的多，尤其是很多人掉队，但这些都是各营最差的兵士，沒有他們，他也完全可以应付。他也許能够保持他的軍队的士气，同时繼續使敌人对共和国的軍队表示卢瓦尔軍团已經贏得的那种尊敬。并且他很快就会达到这样的轉折时机，即追击他的敌軍由于战斗的伤亡、疾病以及由于必須派兵留守后方的补給綫而被削弱，因而必定会放棄追击，或者本身也要冒失敗的危險。这种轉折地点很可能就是勒芒；那里，在伊夫雷-勒韦克和孔利有两个訓練兵营，并有一支人数不定、組織程度不等、装备不一的軍队；但是在那里組織严密的营无疑比尚济为了击退梅克倫堡大公的任何进攻所需的营还要多。普軍司令官，确切些說，他的參謀长施托什將軍（他实际上指揮着梅克倫堡大公的軍队的进軍），大概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果然，自从我們听說北德意志第十軍于18日把尚济追击到埃皮色以西以后，現在又听說福伊格茨-雷茨將軍（他指揮的就是这个第十軍）于21日在蒙乃郊区击败了一支法軍，并把他們逐到了諾特丹-多厄以南。蒙乃在埃皮色以南約35英里处，位于从旺多姆到图尔的道路上，而諾特丹-多厄离图尔比蒙乃要近几英里。由此可見，在把尚济的主力一直追击到勒芒以后，現在梅克倫堡大公的軍队（至少是一部分兵力）大概要向图尔前进，此刻他們也許已經到达

图尔,但他們未必能长期占領这个地方。

普魯士評論家指責卢瓦尔軍团在奥尔良会战以后所进行的离心退却,并断言法軍只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突破了他們的中央”的强有力的行动才不得不采取这一錯誤步驟。我們可以同意,这次离心退却和随后把軍团分为两个独立的部份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雷耳遭到敌人打击时的錯誤部署造成的。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法国要組織軍队,首先需要時間和空間,也就是要有尽量多的地区,以便在那里准备組織軍队的手段——人力和物力。法国暂时还无力求取决战,因此,它应当設法使尽可能多的地区不被敌人占領。既然現在入侵已經进入一个攻防双方兵力几乎平衡的阶段,防御軍队也就不必要按照决战的要求来集中。相反,他們可以不冒多大危險地分成几支大部队,以便能够守住尽可能多的地区,并且用足以阻碍敌人实行长期占領的大兵力,来抵抗敌人在任何方向上所能发动的进攻。既然在勒芒附近还有約6万、也許是10万人(固然,他們的装备、訓練和紀律都很差,但是正在日益改善),既然这些軍队的装具、武器和补給所需的經費已經在法国西部筹集好了,那末仅仅因为战略理論要求敗軍在一般情况下要作为一个整体实行退却而把这一切統統放棄,就是很大的錯誤;在目前,只有向南运动和放棄保卫西部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要求。相反地,在勒芒附近两个兵营中現在有足够的力量可用来逐渐建立起甚至比原来的卢瓦尔軍团还要强大的西方軍团,而整个南方也可以为布尔巴基的部队建立补充部队。由此可見,这种措施乍看起来似乎是錯誤的,但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一措施絲毫也不会妨碍全部法軍在經過一段时期以后能够协同地进行决战。

图尔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介于法国西北和南部之間的最西面的一个铁路樞紐。如果图尔长期被普軍占領，那末尚济無論是同波尔多政府还是同在布尔日的布尔巴基都无法取得铁路联系。但是普軍以現有的兵力是沒有希望守住图尔的。他們在那里的地位不会比馮·德尔·坦恩 11 月初在奥尔良的地位穩固。因此图尔的暫時失守虽然不利，这毕竟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德軍的其他部队，我們听到的消息很少。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第三軍(可能还有第九軍的一半)一起，完全不見了，而这决不能证明他还有力量进攻。曼托伊費尔的部队被迫只能起到一支执行征发任务的大游动队的作用；看来他們不可能长期占領比卢昂更远的地区。在韦德尔的周圍，四面八方都有游击队活动，他只有依靠积极的行动才能在第戎坚持下去，而与此同时，他突然发现，如果他想保证后方的安全，就必须把兰格尔也封鎖起来。我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可以調来軍队担負这个任务，他自己是派不出一兵一卒来的，而在伯尔福附近和亚尔薩斯的后备軍也自顾不暇。由此可見，双方兵力大概到处都几乎势均力敌了。現在，正在进行一場誰获得更多援軍的竞赛，而在这場竞赛中，法国領先的机会比 3 个月以前大得多。假如我們能有把握地說，巴黎将坚持到 2 月底，那末我們大概就可以相信法国将在这場竞赛中获胜。

載于 1870 年 12 月 23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29 号

德軍在法國的狀況

在德國，這次戰爭中兵源枯竭的情況已開始表現出來了。最初的入侵軍，包括南北德意志的全部基干部隊在內，約達 64 萬人。經過兩個月的戰鬥，這支軍隊的人數銳減，以致不得不把從各個步兵後備營和騎兵後備連抽調出來的第一批兵士（約為最初的入侵軍人數的三分之一）派赴前綫。他們在 9 月底和 10 月初開到了法國。儘管他們的人數可能達 20 萬人，但作戰軍隊的各營仍遠沒有補充到 1 000 人的最初名額。巴黎城下各營的人數為 700—800 人，而麥茨城下各營的人數則更少。不久，疾病和戰鬥又造成了更大的減員，因此當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到達盧瓦爾河時，他的 3 個軍已減少到不足正常編制人數的一半，即平均每營 450 人。本月的戰鬥以及嚴寒多變的天氣，勢必嚴重影響巴黎城下的軍隊和掩護包圍的軍隊；因此各營現在無疑平均不到 400 人。1870 年徵集的新兵，經過 3 個月的訓練，將於 1871 年 1 月初做好派赴前綫的準備。這些新兵約為 11 萬人，每營可以得到略少於 300 人的補充。我們現在聽說，其中一部分已經越過了南錫，並且每天都有新的補充兵員源源開來；因此各營很快又可補充到 650 人左右。如果其餘那些未經訓練的、年紀更輕的可用人員（補充兵）果真同本年度的新兵一起受過了訓練（從許多跡象來看這是可能的），那末每個營又可多補充 100 人，使每營達到 750 人。这样就大約等

于原来人数的四分之三，并将組成一支 48 万人的军队（从德国派赴前线的共 100 万人）。由此可见，德国派出的各基干团原有的和以后补充的人员，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已有一半以上死亡或成了殘廢。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議的，那末就請他用以往各次战局（例如 1813 年和 1814 年的战局）中的伤亡来作一比較；同时还請他注意，在这次战争中，普军連續不断的长时间的和急速的行軍必然給军队以极其严重的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我們只談到基干部队。除开它們以外，几乎全部的后备軍也被派到了法国。最初，后备軍的每个近卫营为 800 人，其他营則为 500 人；但它們的人数全都逐漸增加到每营 1 000 人。这些营加上騎兵和炮兵，总共为 24 万人。其中絕大部分已来法国一定时间，他們在担任警卫交通綫和封鎖要塞等任务。但是即使担任这个任务，他們的人数看来也是不足的，因此目前后备軍又在建立 4 个师（大概是在后备軍的每个团設一个第三营），至少有 50 个营，5 万人。他們全部必須在現在派往法国。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看管法国战俘的部队，想必由新編的“警备营”来接替。在收到关于建立这些营的命令全文以前，我們不能断定它們由哪些人編成，而关于这个命令暂时还只有一条簡短的电訊。但是，如果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样，上面提到的后备軍 4 个新的师不依靠征集 40 岁甚至 40 岁以上的人便不能建立起来，那末除了 40 岁到 50 岁的人以外，还有哪些受过訓練的兵士留給警备营呢？毫無疑問，这个措施正在耗尽德国的有訓練的預备兵員，此外还耗尽整整一个年度內所征集的新兵。

后备軍在法国行軍、露营和作战的次数，要比基干部队少得多。这些后备軍大部分住着相当好的营舍，給养充足，勤务也不繁

重；因此可以認為，其死亡和因殘廢離隊的總人數約為 4 萬。現在，包括目前正在建立的新編各營在內，後備軍尚有 25 萬人；但是我們根本不知道，經過多久才能夠——如果說總有一天能做夠的話——把他們全部調到國外去執行勤務。可以說，在未來兩個月普軍在法國的後備軍戰鬥人員最多為 20 萬人。

因此，到 1 月下半月，德軍在法作戰的基干部隊和後備軍一起大約為 65 萬到 68 萬人，其中 15 萬到 20 萬人現在正在去法國途中或正在準備出發。但這些部隊大大不同於迄今在法國使用的部隊。各基干營整整有一半人是 20 歲或 21 歲的沒有經驗的青年，冬季作戰的困難對這種年齡的人的健康具有特別嚴重的影響。這些人很快就要擠滿醫院，而各營的人數又將開始下降。與此同時，後備軍里越來越多的是 32 歲以上、幾乎全都結過婚並有子女的人，也就是年齡大而在寒冷或潮濕的天氣里露營幾乎肯定很快就會普遍得風濕症的人。毫無疑問，由於後備軍必須防守的地區的擴大，大多數部隊的行軍和作戰要比以前頻繁得多。基干部隊的兵士比以前的年輕得多，後備軍的兵士則比以前的年老得多；補充基干部隊的新兵幾乎沒有時間來受軍事訓練和熟悉紀律；而補充後備軍的人員有足夠的時間來忘掉這些東西。由此可見，德軍中包含的成分使德軍在質量上比以前大大接近於同它作戰的法軍新編部隊。但是，德軍有一個優越條件，即這些成分都被併入老部隊的堅強而穩定的骨幹中去。

除此而外，普魯士還有哪些兵源呢？有到 1871 年才滿 20 歲的新兵和一些年紀大的補充兵。後者全都沒有受過訓練，幾乎全都是已婚者，並且已到了不願或不能當兵的年齡。把那些長期以來就習慣於認為自己同軍隊只有形式上的關係的人征集入伍，這

是极其不得人心的。而把那些身体状况虽然适合服役但由于某种原因得以完全免役的人征集入伍，那就更不得人心了。在纯粹防御性的战争中，他们全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但是在掠夺性的战争中，而且在掠夺政策的成功成为疑问的时候，是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要用一支主要由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进行一场胜败不定的掠夺性战争，终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战争中，一两次严重的失败，必然会使这种军队士气沮丧。普军由于战争的拖延愈成为真正的“全民武装”，它进行掠夺的能力就愈小。让德国的庸人们疯狂地叫嚷要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吧！然而无需怀疑，德国不可能为了征服这两个地区而忍受像法国为了自卫甘愿忍受的那种艰苦、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国家生产的停顿。这班德国的庸人只要一穿上军装，开到前线，他们的狂热很快会在法国战场上的某地或者在露营地的凛冽的寒风中冷却下来。因此，如果两个民族真正手执武器面对面，结局对他们也许是最好的了。

载于1870年12月24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30号

战争短评(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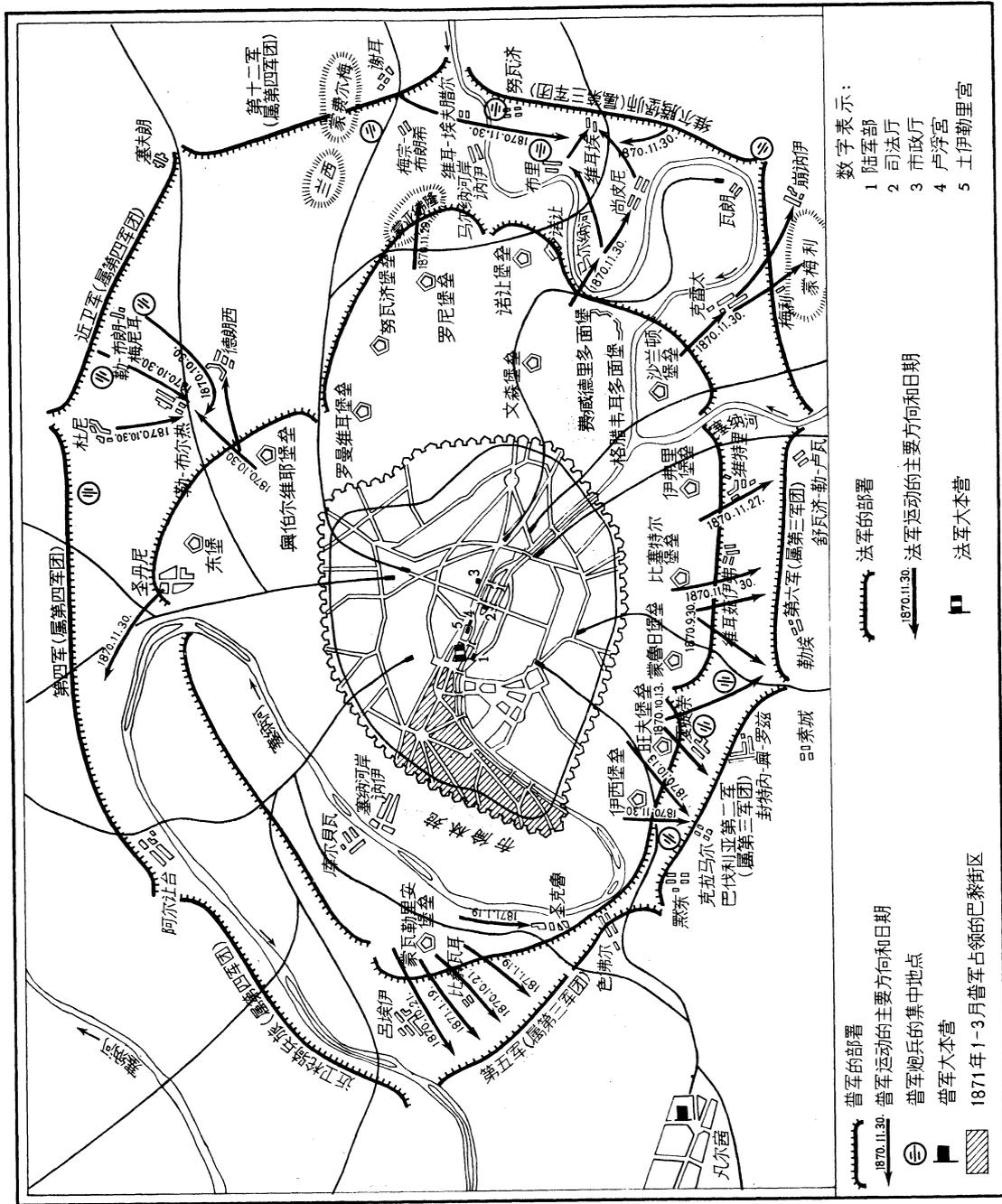
从圣诞节起对巴黎的真正围攻开始了。在这以前，只不过是包围了这个巨大的要塞而已。固然，已构筑好重型攻城炮的炮台并且集结了攻城炮兵，但是没有一门火炮进入阵地，没有开设一个炮眼，没有发射一发炮弹。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巴黎的南面和西南面进行的。在其他方面也构筑了胸墙，但显然只是用于防御的目的，用于抵抗出击和掩护围攻军队的步兵和野战炮兵。这些工事距巴黎各堡垒自然要比炮队在正规围攻时所应配置的地点远；在这些工事和堡垒之间，有一个没有被任何一方占领的宽阔地带，这是法军可用以进行出击的地方。当特罗胥于11月30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出击被击退时，他仍然控制着巴黎东面这一地带的一部分地区，包括罗尼堡垒前面独立的蒙亚佛隆高地。特罗胥已开始在这个高地上构筑工事；从哪一天起，我们不确定知道，但12月17日我们听到有人提及，不论是蒙亚佛隆高地或者瓦朗各高地(在马尔纳河弯曲处)，都已构筑了工事，并且配置了重炮。

除了巴黎南面的维特里和维耳茹伊弗附近的看来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几座前进多面堡外，我们看到在这里防御者初次企图大规模地用挖掘反接近壕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阵地。在这里我们自然应当拿塞瓦斯托波尔来对比。在联军开始围攻作业4个多月以后，即到1855年2月底，当围攻者深受严寒之苦的时候，托特列

本开始在当时距自己防綫相当远的距离上构筑前进工事。2月23日，他在距要塞主墙1100碼的地方构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当日，联軍对这个新工事的攻击遭到了失敗；3月1日，在距要塞圍墙1450碼的地方构筑了另一个更向前突出的沃倫多面堡。这两个多面堡被联軍称为 «ouvrages blancs» [“白色多面堡”]。3月12日，在距要塞圍墙800碼的地方，构筑了堪察加眼鏡堡，它被联軍称为 «Mamelon vert» [“綠色山崗”]。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前面都挖有战壕。3月22日的攻击被击退了，并且全部工事，包括 «Mamelon vert» 右方的工事，即“采石場”，也完全构筑成功了；所有这些多面堡都有隱蔽路相連。在整个4月和5月期間，联軍企图再度夺取筑有这些工事的地方，但毫无結果。他們不得不挖掘在正規圍攻时采用的接近壕向这些工事逼近，而且到6月7日，当大量援兵到达的时候，他們才得以用强攻夺取这些工事。这样一来，尽管这些向前突出的野战工事遭到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海軍火炮的轰击，但它們使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时间推后了整整3个月。

假如把上面說的一切同蒙亚佛隆高地的防御加以对比，那末后者就显得很可怜了。12月17日，法軍花了两个多星期来构筑工事以后，把炮台筑成了。在这期間，圍攻軍队調来了攻城炮，主要是在以前的圍攻中用过的旧式炮。22日，德軍筑成了对付蒙亚佛隆高地的炮台，但在法軍 en masse [大規模] 出击的威胁完全消除以前，以及在巴黎軍团于26日在德朗西周圍停止构筑陣地以前，德軍并没有采取任何战斗行动。12月27日，德軍炮队开始射击，一直持續到28日和29日。法軍工事的火力不久即被压制住，而29日，这些工事就放棄了，据法軍公报称，其原因是在这些工事中沒有守軍的掩蔽穹窖。

巴黎的包围 (1870年9月19日—1871年1月28日)



数字表示：
 1 陆军部
 2 司法厅
 3 市政厅
 4 卢浮宫
 5 土伊勒里宫

法军的部署
 1870.11.30 法军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日期
 法军大本营

普军的部署
 1870.11.30 普军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日期
 普军炮兵的集中地点
 普军大本营
 1871年1-3月普军占领的巴黎街区

这无疑是一次可怜的防御，而为其作的辯解就更加可怜了。主要缺陷显然在于工事的結構不完善。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蒙亚佛隆高地沒有一个閉合的多面堡，而只有一些背面暴露，甚至兩側也沒有可靠的掩护的炮台。此外，这些炮台显然只有一个射向，即向南或向东南射击，然而在附近，在东北方向，却有兰西和蒙費尔梅两个高地，它們最便于德軍对蒙亚佛隆高地进行炮击。圍攻軍队利用了这一点，把炮兵配置成一个半圓形来包圍蒙亚佛隆高地，很快就压制住了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并逐走了守軍。但为什么沒有构筑守軍的掩蔽部呢？严寒只能作为辯解的一半理由，因为法軍會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俄軍冬天在克里木的岩石上能做到的，法軍在1870年12月在巴黎附近也应该能做到。当然，轰击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比联軍在塞瓦斯托波尔所用的火炮威力大得多，但是这正是曾轰击过杜佩尔¹¹⁵的多面堡的火炮，而杜佩尔的多面堡也是野战工事，却支持了3个星期。有人推測，守备的步兵逃跑了，結果使炮兵失去了掩护。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为构筑这些工事的工程师辯护。根据这些工事的結構来判断，巴黎的工程指揮部一定組織得很差。

蒙亚佛隆高地的工事迅速被摧毁，刺激了圍攻軍队繼續获取这种胜利的胃口。他們对东面的各堡垒，特别是对努瓦济、罗尼和諾让这三座堡垒进行了炮击。經過两天的炮击，所有这些堡垒几乎都被压制住了。此外还对这些堡垒采取过什么行动，我們什么也沒有听到。关于这些堡垒之間的防御工事的炮火，也沒有任何消息。但我們可以相信，圍攻軍队会竭尽全力向这些堡垒挖掘接近壕（尽管是一些极简单的接近壕），从而保证稳固地扼守蒙亚佛隆的陣地。如果圍攻軍队不管天气如何，而在这方面取得比法軍

更大的进展，那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对围攻的进程有什么影响呢？没有疑问，如果这三座堡垒落入普军手中，这将是普军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使他们能够把炮队推进到距要塞围墙 3 000—4 000 码的地方。不过，这些堡垒决不是不可避免地会这样迅速陷落的。这些堡垒都设有守军的防弹穹窿；而围攻军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为数很少的綫膛臼炮运来。这种臼炮是唯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摧毁防弹掩蔽部的火炮；旧式臼炮太不准确，不能很快奏效，而二十四磅炮（发射的炮弹重 64 磅）不能赋予足够大的射角来保证有效地进行曲射。如果说这些堡垒的炮火看来被压制住了，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火炮已经隐蔽起来，以便准备对付强攻。普军炮队可以破坏胸墙，但是还不能因此形成缺口。为了用间接的射击摧毁内岸的掩护严密的石砌部分，普军必须把炮队配置在距堡垒不超过 1 000 码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只有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平行壕和接近壕才行。普军常说的“快速”围攻法，仅在于从远距离上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便能够在危险较小、时间较短的条件下挖好接近壕；然后以间接射击的方法进行极猛烈的炮击，并在围墙上打开缺口。如果所有这些措施仍不能迫使法军投降（而对于巴黎的堡垒来说，很难设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迫使他们投降），那就只有用普通的方法把接近壕一直挖到斜堤，然后决定强攻。对杜佩尔的强攻是在接近壕已挖掘到距被摧毁的工事约 250 码的地方以后才进行的，而在斯特拉斯堡，对壕则用完全旧式的方法一直挖到了斜堤顶并且越过了斜堤顶。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再三重复我们在这些短评中屡次强调的观点，即巴黎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不应当仅仅是消极的。

現在是一個适于出擊的空前未有的時機。當前的問題并不在于突破敵人的戰綫，而在于接受圍攻者迫使被圍者進行的那種局部性的戰鬥。圍攻者幾乎在一切情況下都能在選定的任何地點取得对被圍者的火力優勢；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無可爭辯的老真理；被圍者如果不以積極、大胆和堅決的出擊來彌補這個不可避免的固有的缺陷，那末他們就會錯過最好的機會。據說，巴黎軍隊的士氣已經低落；但這是毫無理由的。軍隊可能對自己的指揮官失去信任，但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特羅胥繼續無所作為，那末他們就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自己的指揮官。

我們想用幾句話談談某些人的奇妙臆測：即特羅胥似乎打算在巴黎陷落以後率領他的軍隊撤退到筑壘的半島蒙瓦勒里安，把它當作衛城。這個異想天開的猜測，是凡爾賽普軍參謀部內某些過分聰明的食客想出來的，所根據的主要事實是：在巴黎和上述半島之間來往的馬車絡繹不絕。如果有人把構築衛城的地方選在這樣一個低洼的、沖積而成的、四面為高地瞰制、敵人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軍隊配置情況並能從近距離射擊的半島上，那末他也真算得上是一個聰明非凡的將軍了。但是，普軍參謀部自成立以來，一直有這樣一些超人的高瞻遠矚的人物的參與而給它帶來很大的麻煩。他們總認為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敵人在做最不可思議的蠢事。用德國的諺語來說，就是“他們聽見草長”。凡是讀過普魯士軍事著作的人，必然碰到過這類人物，但令人奇怪的只是，居然竟有人相信他們。

載于 1871 年 1 月 6 日

“派爾-麥爾新聞”第 1841 號

战争短评(三十四)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研究了交战双方在法国各地的态势^①以来，虽然发生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变化很少，这证明我们关于双方兵力现在几乎形成均势的观点是正确的。

尚济的西方军团正扼守着勒芒前面的障地；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布卢瓦、旺多姆到韦尔纳伊一线上与它对峙。在旺多姆附近曾进行过多次局部的战斗，但双方军队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期间，尚济调集了已解散的孔利兵营中所有经过训练的、配有武器的人员；据报道，他已在勒芒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障地作为一旦退却时的据点，并且人们估计，他现在打算重新采取攻势。因为甘必大先生已于5日由波尔多前往勒芒，所以这完全可能符合事实。关于尚济军队的实际人数和编制情况，我们仅仅知道，他在退到勒芒以前有3个军。关于同尚济直接对峙的军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略多一点；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原有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以致原来的 *ordre de bataille* [战斗序列] 不再有效了。我们将把这两者看做是一支军队，自从弗里德里希-卡尔担任总指挥后，他们实际上就已形成一支军队了；区别仅在于：梅克伦堡大公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 *à cheval* [两

^① 见本卷第225—228页。——编者注

岸]正面向西的軍隊,而亲王則直接指揮配置在卢瓦尔河由布卢瓦到紀安一綫正面向南、監視布尔巴基的軍隊。这两支軍隊共有 10 个步兵师和 3 个騎兵师,同时有許多分遣队留在从科梅尔西經特魯瓦到卢瓦尔河的交通綫上;这些分遣队只有被后备軍新的部队替換以后才能陸續开来。

12 月 11 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布里阿尔,他企图向涅維尔进攻,以迂迴布尔巴基的右翼,并切断他与另一部对韦德尔作战的法軍的直接联系。但是,我們不久前得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接到关于梅克倫堡大公突然遭到尚济的坚决抵抗的消息以后,便立刻放棄了这一計劃,率領他的大部分軍隊轉回来向图尔方面去了。如我們所知,他的軍隊已抵近图尔,但是沒有开进該城。这样一来,我們現在了解,尚济的巧妙而大胆的退却,不仅保证了他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布尔巴基的安全。这位將軍大約仍在布尔日和涅維尔附近。如果布尔巴基像人們所推測的那樣,向东前进去攻击韦德尔或截断普軍的交通綫,那末我們現在就已听到他的消息了。他很可能正在整編和补充自己的軍隊,而且如果尚济轉入进攻,我們无疑也会听到布尔巴基的消息。

在塞納河以北,曼托伊費尔以其第一軍扼守卢昂及其周圍地区,同时又把他的第八軍派遣到皮卡尔第。这个軍在那里陷入了困境。費德尔布將軍並沒有使他的北方軍团长期无所作为。在法国最北部从松姆河到比利时边境的三个省中,約有大小要塞 20 个;这些要塞在今天虽然在遇有大軍从比利时入侵时将毫无用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却形成了一个最有利的和几乎是无法攻破的作战基地。在几乎两百年前,当沃邦設計这个三层要塞带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要塞会成为法軍抵御来自法国中心的敌人的巨

大营垒（类似扩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成了事实，并且尽管这个地区范围小，它在目前情况下却是不可攻破的；此外，这个地区从工业资源、人口十分稠密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費德尔布由于維累尔-布雷頓訥附近的战斗（11月27日）¹¹⁶被击败而退到这个可靠的隐蔽地以后，整編并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在12月底，他又向亚眠前进，并于23日在阿吕河附近同曼托伊費尔进行了一次战斗，结果不分胜负。在这次战斗中，費德尔布用了4个师的兵力（根据他的资料为35 000人）攻击普鲁士第八军的2个师（根据普军的资料为24 000人）。他在这种兵力对比的条件下竟能敌得过像馮·哥本这样赫赫有名的将军，这个事实证明他的流动自卫军和新兵做出了成绩。后来，正如他本人所称，由于严寒以及军需品和辎重不足，可能还由于他不相信所属部队在苦战的第二天仍能保持坚定，他便几乎不受阻碍地退过了斯卡尔普河。馮·哥本留下第十六师的大部兵力保护交通线和包围佩龙訥城以后，对他进行了追击，并且只率领了第十五师和小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游动队（至多为1个旅的兵力）向巴波姆和更远的地方前进。由此可见，优势当时是在費德尔布的4个师方面的。費德尔布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掩蔽阵地攻击普军。经1月2日的初战后，双方主力于次日在巴波姆附近进行了会战。費德尔布的明确报告，法军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根据上述材料确定双方的兵力，那末法军为8个旅，即至少33 000人，而普军为3个旅，即16 000—18 000人）以及曼托伊費尔含糊其辞的说法，都使人不能怀疑，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占了上风。此外，曼托伊費尔的夸夸其谈在德国是闻名的；大家记得，在他任什列斯維希公国的总督时，曾以身材高大著称，他表示决心“以七尺之躯捍卫每寸国土”。无

疑，他的消息即使經過凡尔賽的檢查以后，也仍然是普軍所有的消息中最不可靠的。同时，費德尔布并没有去扩大他的战果，而在会战以后退到位于战场后方几英里的一个村庄，因此佩龙訥城没有得到解救，并且正如本报所指出的那样，普軍却得到了这次会战的全部战果。对于費德尔布为自己的退却辯解的理由，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但是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的军队击败普軍的3个旅，然后退却，那末他是解救不了巴黎的。

在这期间，曼托伊費尔将很快得到大量的援兵。第七軍第十四师（由卡梅克指揮）在占领蒙梅迪和梅济埃尔以后，正随带攻城炮兵纵列向他的作战地区开进。吉茲附近的一次战斗，看来是这次进军的一个阶段；吉茲在梅济埃尔到佩龙訥的直通大道上，佩龙訥自然是即将遭到炮击的下一个要塞。如果普軍在各方面都进展顺利，继佩龙訥之后将要遭到炮击的可能是康布雷。

在东南方面，韦德尔自从12月27日撤离第戎以后便节节败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德国人才提到这一点，而这时普軍仍继续保持完全的緘默；“卡尔斯卢厄日报”¹¹⁷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透露了这一消息。31日，經战斗后韦德尔又撤出了格雷城，现在正在維祖耳掩护对伯尔福的圍攻。里昂軍团在克雷美（据傳他是一个流亡的汉諾威軍官）的指揮下正在追击韦德尔，而加里波第看来正在更西的地方攻击普軍的主要交通綫。据說，韦德尔正在等待一支36000人的援軍，他在維祖耳的态势将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他的交通綫看来远沒有保障。现在我們得悉，第七軍軍长察斯特罗夫將軍已被派到那里，并且已同韦德尔取得了联系。如果察斯特罗夫不受領新的任务，那末他将指揮在麦茨为后备軍接替的步兵第十三师；此外，他还将指揮其他部队进行积极的战斗行动。看

来,他的1个营遭到了攻击,并且据说在从奥塞尔到索恩河岸夏龙的大道上的索利厄附近被击溃。至于在次要的铁路线上普军的联络情况(不包括南锡到巴黎的铁路主线的情况,因为该线防守森严,暂时是安全的),那可以从“科伦日报”¹¹⁸所发表的来自肖蒙(在上马尔纳)的一篇通讯中看出;这篇通讯的作者抱怨说,目前自由射手已第三次破坏了由肖蒙至特鲁瓦的铁路;在12月24日的最近一次,他们拆掉了钢轨的扣件,以致一列载运500名后备军的列车出了轨,接着自由射手便从森林中进行射击,但被击退了。这位记者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完全与1849年在匈牙利的一名奥地利胸甲骑兵的说法相同:“这些骠骑兵难道不是可耻的暴徒吗?他们明明看见我披着胸甲,却仍然向我面部砍来。”

对于围攻巴黎的普军来说,这些交通线情况的好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军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将其全部后备军集中在法国西北部,以便控制相当广大的地带,保证铁路线的安全。梅济埃尔的陷落给普军开辟了第二条由国境线经过提翁维尔、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线;但是,它的一侧暴露给北方军团,因而是危险的。如果法军还有可能解救巴黎的话,那末截断这条交通线也许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载于1871年1月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42号

战争短评(三十五)

双方进行野战的军队采取了两个容易导致战争危机的行动。第一个是布尔巴基向韦德尔的进军；第二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尚济的进军。

关于布尔巴基向东进军的传说，几乎流传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过这种传说和现在流传极广的其他传说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进军本身也许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是还不能使人有理由相信它真能实现。然而，现在无需怀疑：布尔巴基至少已经率领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以及新编的第二十四军到达法国东部，取道伯桑松，绕过韦德尔在维祖耳的阵地向维祖耳和伯尔福之间的吕尔前进。1月9日，韦德尔在离吕尔不远的维累尔塞克塞耳向他攻击；发生了一次战斗，而且双方都自称取得了胜利。显然，这是一场后卫战，韦德尔大概依靠这场战斗保证了自己的退却。但是不论是谁在这第一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一两天以后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另一些将在这里导致危机的更为重要的战斗¹¹⁹。

如果布尔巴基以充足的兵力来进行这次进军，也就是说把其他地方并不是非要不可的每个人、每匹马和每门炮都利用上，如果这次进军以必要的毅力来实施，那末它也许能成为这次战争中的转折点。我们在以前就已指出德军的交通线太长这个弱点，以及

法軍用大兵力进攻这一交通綫来解救巴黎的可能性^①。現在賭注正是押在这一点上，能否如願以償那就要看賭技如何了。

目前占領法国的敵軍中，几乎全部基干部队都用于圍攻巴黎和掩护这个圍攻了。在 35 个师（包括一直作为基干部队使用的后备軍的近卫部队）中就有 32 个师用于这方面。2 个师（3 个巴登旅和 1 个普魯士旅）归韦德尔掌握，同时察斯特罗夫指揮的 1 个师也已前去同他会合。此外，韦德尔至少还有后备軍的 2 个师用于圍攻伯尔福和占領亚尔薩斯南部的各个要塞。因此，由梅济埃尔經郎城和苏瓦松到巴黎以及由巴黎經奥塞尔和夏提荣到巴塞尔附近的許宁根一綫东北的整个地区，連同这里全部已經夺得的要塞，都要用剩下的沒有担任其他任务的后备軍部队来扼守。如果我們注意到，在德国还有战俘需要看管，德国本土的要塞需要守备部队，而且只有 9 个普魯士軍（在 1866 年以前成立的）有足够的老兵可以补充后备軍各营，而其他各軍还要等 5 年才能提供这种补充兵員，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剩下能用来占領法国这部分地区的部队是不可能太多的。固然，現在有 18 个后备营正被派往亚尔薩斯和洛林担任要塞的守备勤务，而新編的“警备营”則應該接替普魯士国内的后备軍。但是根据德方报纸报道，这些警备营的編組进行得很慢，因此，占領軍在一定时期內仍然是比較薄弱的，它只能勉强控制占領地区內的居民。

布尔巴基正是向这一部分德軍前进的。他显然想把自己的軍隊插到維祖耳和伯尔福中間，从而孤立韦德尔，迫使他退往西北方向，然后单独地击败他。但是韦德尔現在可能是在伯尔福附近并

^① 見本卷第 242 頁。——編者注

且已与特雷斯科夫会合，所以布尔巴基要給伯尔福解圍，就必须打敗他們两个；他应当把圍攻軍队逼退到萊茵河谷，然后才能沿佛日山脉西側向呂內維尔前进，到了那里他就到达了德軍主要的交通綫。破坏法耳斯布尔附近的铁路隧道就可以长期封鎖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铁路綫，破坏弗魯阿尔的铁路樞紐站就可以使薩尔布呂肯和麦茨的铁路交通中断，甚至还能够派游动队到提翁維耳去破坏該地附近的铁路，以便切断德軍的最后一条直达铁路綫。这支游动队随时都可以退到卢森堡或比利时并在那里放下武器；这是完全合算的。

布尔巴基所抱的目的大概正是这样。由于巴黎四郊已被搜刮一空，巴黎与德国的交通綫即使只中断几天，对于巴黎城外的 24 万德軍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对于解除巴黎之圍来說，在洛林的 12—15 万法軍能够成为甚至比尙济对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胜利还要有效的手段，因为后者在被击败时，最后还是向圍攻巴黎的軍队退却，以期获得他們的援助。固然，德軍还有一条通过提翁維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这条铁路大概是布尔巴基甚至用游动队也不能达到的，但是只要布尔巴基能够突入洛林，在敌占区内无疑就会掀起全面的人民起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沿这第二条铁路綫运动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威胁。此外，布尔巴基胜利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是哥本被迫退却；因而也就給北方軍团造成在苏瓦松和梅济埃尔之間切断这条交通綫的机会。

我們认为，布尔巴基的这次进軍是法国將軍們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最重要而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但是，我們再一次指出，这次进軍必须适当地进行。最好的計劃，如果执行不力，优柔寡断，也会毫无价值。在他同韦德尔的战斗結束以前，我

們大概无法知道有关布尔巴基的兵力或者他如何指揮兵力的任何确实消息。

但是我們听說：德軍由于預見到这种情况，已决定将韦德尔軍扩充为龐大的“第五軍团”，由曼托伊費尔指揮，而曼托伊費尔应当把他的“第一軍团”交給哥本指揮，并率領第二、七和十四軍来援助韦德尔。但是第七軍的第十三师已由察斯特罗夫率領前往維祖耳；第十四师剛剛占領梅济埃尔和罗克魯阿，因此不能指望它很快到达維祖耳；第十四軍就是一直由韦德尔指揮的那个軍（由巴登师和哥尔茨所指揮的普魯士第三十和第三十四团組成）；至于巴黎城下的第二軍，我們估計，在巴黎投降以前是不会調動的，因为把它調走那里就会发生困难。然而即使現在就把这个軍調出来，它也只能在韦德尔和布尔巴基的决战发生以后才会到来。至于从德国境內可能有的預备兵力中能否給韦德尔派出其他援軍的問題，我們必須考虑到：第一，所有可以利用的后备軍都已經派出或者正在派出；第二，后备营（現在仅有的后备兵力）已經訓練出来的兵士剛被調走，現在仅剩下一些骨干。因此，布尔巴基無論如何必須在德軍所期望的援軍到达以前进行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战。如果他胜利了，他就将处于有利态势，可以随着这些增援部队从各个方向逐漸到来一一对付他們。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勒芒的进軍虽然胜利了，但是仍然可能犯了德軍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錯誤，即他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尚济而让布尔巴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尚济無疑是他的直接的、并且在目前还是最危險的敌人。但是在尚济所在的地区是不可能取得对法軍的决定性胜利的。尚济剛遭慘敗¹²⁰，这在目前使他放棄了援救巴黎的企图，但是並沒有使他喪

失采取其他行动的可能性。只要尚济願意，他既可以向布列塔尼也可以向卡耳瓦多斯退却。在这两种場合，在他退却的終点都有一个巨大的海軍兵工厂——布勒斯特或瑟堡，这两个地方都有独立堡垒可以掩蔽他的軍隊，直到法国舰队把他們运往卢瓦尔河以南或松姆河以北为止。所以，法国西部是法軍可以交替使用进攻和后退来牵制敌人的兵力而絕不会陷入絕境的地区。如果我們得悉，由于甘必大的坚持尚济出而应战，我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据說甘必大已經到了尚济那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无疑是要使軍事考虑服从于政治考虑。尚济在遭受失敗并丧失勒芒以后，除了把弗里德里希-卡尔尽可能远地向西吸引开，以便使这一部分普軍在布尔巴基开始进軍的时候完全不起作用以外，不能有比这更好的行动了。

处在北部的費德尔布显然过于軟弱，不能对哥本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既然尚济很明显地不能打敗弗里德里希-卡尔从而援救巴黎，那末他最好是把相当大的兵力派往北方，肃清亚眠和卢昂的哥本部队，并以集中的兵力向梅济埃尔到巴黎的铁路綫試行突进；現在，当布尔巴基正在威胁德軍的另一条铁路的时候，这样做尤其重要。交通綫是軍隊部署中的要害；正当布尔巴基在洛林南部开始活动的时候，如果那条無論在苏瓦松或勒太耳附近都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的北部交通綫受到严重威胁，我們就会看到，凡尔賽将突然出現极其严重的混乱。

載于 1871 年 1 月 14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48 号

战争短评(三十六)

从巴黎继色当之后第一次受到敌人进攻的严重威胁时起，我们就经常指出像巴黎这样一个筑垒的首都的巨大威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忘记指出，要想充分发挥巴黎的防御力量，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防守它，这支军队要强大到使敌人既不能把它封锁在堡垒以内，也不能妨碍它在要塞周围的平地上机动，这时要塞可以作为它的中樞或部分地作为它的作战基地。

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当然几乎是随时都有的。法军各军团在边境附近失败以后，可以向巴黎，即向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据点退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兵力到达这里，并且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军，以便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第二帝国的战略使法军所有的军团都从战场上消失了。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其中一个军团被围于麦茨，而且根据各种征候来看，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另一个军团就干脆在色当投降了。当普军来到巴黎城郊的时候，准备防守巴黎的全部兵力只是一些缺额一半的后备部队，一些从外地来的流动自卫军（刚刚征召来的）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编组起来的还不到一半）。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要塞本身的威力在夺取者看来仍然是如此强大，对这个筑有外围工事的大城市进行 *lege artis* [正规] 攻击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致他们立刻放弃了这个攻击任务，

而宁願用饥困的方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这时，昂利·罗什弗尔和其他一些人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建立第三道内部防綫，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符合巴黎人特点的战斗，即适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爭夺战。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但是来自普軍参謀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德軍主要是因为預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普軍清楚地知道，堡垒及其后面的要塞圍牆如果仅仅由炮兵防守，那末經過一段時間必然会被攻陷，但那时战事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新兵、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像老兵一样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必須逐屋和逐街地夺取，因此，考虑到防御者人数众多，进攻者无疑要付出巨大牺牲。凡是关心这个问题而去报的人都可以看到，普魯士“国家通报”¹²¹把这个考虑作为放棄正規圍攻的主要原因。

圍城是在9月19日，即在整整4个月以前开始的。第二天，指揮巴黎正規軍队的杜克罗將軍率領3个师向克拉馬尔方向出击，結果損失7門火炮，被俘3000人。在这次出击以后，9月23日和30日，10月13日和21日又进行了同样的出击；所有这几次出击都使法軍遭到重大損失，大概除了使新兵习惯了敌人的炮火以外，一无所获。28日又对勒-布尔热村进行了一次比較順利的出击：該村被占領并且扼守了两天；但是普魯士第二近卫师（共13个营，当时总共不到1万人）在30日又夺回了該村。法軍无疑沒有很好地利用这两天，在这两天中，他們本来是可以把这个筑有坚固建筑物的村庄变成要塞的；他們也沒有注意建立預备队，以便及时援助防御者。否則，这样少的兵力是不能从他們手中夺回这个地方的。

在这样几次努力以后，接着是一个月的間歇。显然，特罗胥在敢于重新进行大規模出击以前，打算加强军队的訓練并巩固紀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忽視了組織前哨、偵察队和巡邏队的战斗行动，設伏和奇襲等，总之，他忽視了巴黎周圍前綫的兵士現在所經常做的一切，而这种行动却最能用来培养新部队对軍官的信任和自信心并使他們习惯于沉着应战。部队只要了解他們能够以小部队（单独的班、半連或連）对敌人的同样的小部队进行突然襲击，打敗并俘获他們，就会很快学会以一营对一营来同敌人作战。此外，他們会由此懂得什么是警戒勤务，而他們当中有許多人在12月似乎还不懂得这种勤务。

11月28日，终于开始了一連串的出击，这些出击最后发展成为11月30日渡过馬尔納河的大規模出击和巴黎东綫的全面进攻。12月2日，德軍重新占領了布里和尚皮尼的一部分，第二天，法軍就退过了馬尔納河。作为突破圍攻者在巴黎周圍的筑垒綫的尝试來說，这次进攻是彻底失败了，这次进攻沒有以应有的毅力来进行。但是經過这次进攻，法軍得到了战綫前面在此以前不屬於任何一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們获得了从德朗西到馬尔納河岸的訥伊附近寬約2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完全为法軍堡垒的火力控制，有許多筑有坚固建筑物的、利于防御的村庄，同时还有能瞰制周圍地区的法軍新陣地——蒙亚佛隆高地。因此，在这里可以不断地扩大防御地区；如果牢牢地巩固这一地区，就可以繼續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圍攻者的战綫显得“凸出”，以致法軍有可能对它进行順利的攻击，或者圍攻者在这里集中大量的兵力，而不得不削弱战綫其他地段上的兵力，从而会有利于法軍的进攻。这个地区被法軍控制了整整一个月。德軍不得不用攻城炮队来对付

蒙亚佛隆，这样，总共经过两天的炮击便把法军赶出了该地；蒙亚佛隆一经失守，其他阵地也就放弃了。诚然，21日又在整个东北綫和东綫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了勒-布尔热的一半，占领了梅宗-布朗希和維耳-埃夫腊尔，但就在当夜，这些有利的阵地又全部丧失了。部队被留在堡垒的前面，在零下9—21度的气温下就地露营，但是最后还是撤进了掩蔽工事，因为不言而喻，他们经不起在这样的气温下露营。上述这个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那种无决心，无毅力，那种 mollesse [委靡不振]，我们甚至可以說是消极懈怠。

蒙亚佛隆的战斗终于促使普军由包围转而采取真正的围攻，并且使用了为应付意外情况而准备的攻城炮兵。12月30日开始对东北部和东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1月5日开始对南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这两次炮击都是毫不间断地进行的，不久以前又对城市本身进行了炮击，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暴行。对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炮击，丝毫也不能加速它的投降，关于这一点谁都没有凡尔赛参谋部知道得清楚，而且谁也没有像凡尔赛参谋部那样经常地提出理由在报纸上说明这一点。在炮击堡垒以后，接着就挖掘正规的平行壕，至少是围攻伊西堡垒的平行壕；据说，火炮已进入靠近堡垒的炮位，如果防御者不采取比以前坚决的进攻行动，那末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一个或几个堡垒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

但是，特罗胥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按兵不动。最近几天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看来正如特罗胥的非难者在“世纪报”上所說的，是太“不切实际”了。据说，兵士们拒绝服从军官。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只是证明，兵士们已完全失去对最高司令官的信任。我们

的确不能不得出結論：更換巴黎的最高司令官已成為必要的了。全部防禦行動的猶豫不決、萎靡不振和軟弱無力，這一切不能完全歸咎於軍隊的素質低劣。陣地扼守了一個多月之久（在這一個月當中只有約10天是真正嚴寒的日子），卻沒有妥善地加以鞏固，這只能責備特羅胥，因為他應當督促做好這件事。而且這一個月又是圍攻的緊要關頭；究竟哪一方，是圍攻者還是被圍者將取得這個地區的問題，到這個月底應該見分曉。不是軍隊，而是總司令的按兵不動和猶豫不決使得在勝敗關頭形勢變得不利于被圍者。

但是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按兵不動和猶豫不決呢？堡壘正遭受着敵人的炮擊，圍攻者的炮隊步步逼近；而法軍的炮兵，如特羅胥自己所承認的，卻抵不過進攻的敵人的炮兵。如果壘牆僅僅由炮兵來防守，那末就可以準確地算出在這種情況下壘牆（石砌部分等）被毀的時間。按兵不動和猶豫不決是不能挽救它們的。應當有所作為了，如果特羅胥無能為力，那他最好讓別人來試一試。

金累克曾給後代記述了一段情節，在其中特羅胥所表現的性格和在這次巴黎防禦中所表現的完全一樣。當腊格倫勳爵和聖阿爾諾都已決定向瓦爾那進軍¹²²，而且英國的輕裝師已經出發的時候，特羅胥上校——“一個謹慎的愛深思的、精通戰略學的人”——拜訪了腊格倫勳爵，

“人們猜測，他的使命是約束法國元帥的輕舉妄動”。

特羅胥上校和腊格倫舉行了會談；結果，聖阿爾諾宣布，他決定

“只向瓦爾那派出一個師，而且把其餘的部隊不是配置在巴爾干山脈的前面，而是配置在它的後面”¹²³，

同时劝腊格倫勋爵也照他这样做。

而这正是土耳其军队在沒有外援的情况下几乎在多瑙河上取得了胜利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巴黎的军队已经士气沮丧,他们再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了,现在向普军的围攻工事出击已经太晚了,特罗胥也许是要保存自己的部队,以便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的全部兵力等等。但是,如果说巴黎 50 万武装人员要向人数比他们少一半以上而且处在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阵地上的敌人投降,那末在全世界和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素质不如敌人以前,他们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绝对不能安然无事地坐着,吃尽最后一点贮粮,然后投降!如果他们士气沮丧,那末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特罗胥失去了任何信任?如果说现在出击就已经晚了,那末再过一个月就更不可能进行了。至于特罗胥本人的末日,那末来得愈早愈好,现在兵士们的伙食还相当好,体力也还比较强,但是到了 2 月他们的情况又将如何,那就难说了。

载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52 号

战争短评(三十七)

这一周对法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周。在尚济失败以后，接着便是布尔巴基在伯尔福附近的进攻被击退，而现在，据普方消息，费德尔布又在圣昆廷遭到了失败¹²⁴。

对于布尔巴基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从9日维累尔塞克塞耳的战斗起，他的行动就显得缓慢了，这证明不是这位将军犹豫不决，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对于韦德尔为掩护伯尔福的围攻而在利森河（其他地图称为伊泽耳河）岸上构筑的筑垒阵地的攻击，直到15日才开始，而17日傍晚布尔巴基又由于对胜利失去信心，停止了这一攻击。这次攻击的兵力是不足的，现在对于这一点已没有任何怀疑了。第十五军被留在涅维尔附近。关于第十九军，我们已有一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从里昂调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军——第二十四军。现在我们听说有大批援军正在仓促开往第戎，但是由于敌人方面也有强大的援军迅速开到，布尔巴基就不可能立刻恢复进攻。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布尔巴基是否应当率领他的新编部队去强攻敌人用后装枪防守的筑垒阵地呢？但是我们对于这三天战斗的战术情况仍然知道得很少，也许布尔巴基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普军大本营并不像伦敦这里的大多数人那样轻视布尔巴基的

进攻，这从筹划击败布尔巴基的措施时所花费的那种特别的精力便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使人们确信，凡尔赛对于布尔巴基的行动，在他刚开始向东进军的时候甚至更早就知道了。1月2日，第二军奉命向巴黎东南方的塞纳河上游地区前进。大约在同一时间，察斯特罗夫率领第十三师从麦茨近郊开往夏提荣。第十四师（察斯特罗夫的第七军的另1个师）于9日罗克鲁阿攻陷后，随即奉命从沙尔维耳开往巴黎，然后再由巴黎出发跟随第二军前进；到15日我们就已经知道它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七团的1个营）在兰格尔附近进行了战斗。与此同时后备军匆忙地由德国开往亚尔萨斯南部，而曼托伊费尔显然也正是由于法军向德军全綫最弱的地点进行这第一次重大的进军，才受到新的任命的^①。如果布尔巴基有足以击败韦德尔的兵力，那末他就能把韦德尔驱逐到莱茵河谷，并把他的部队配置成这样，即在他們和韦德尔之间有佛日山脉相隔，而且把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先后来自各个方向的援军，将他們各个击破。那时他就能突进到巴黎—斯特拉斯堡铁路綫，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巴黎的包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便很值得怀疑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布尔巴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他这次进军是錯誤的，而只能证明这次进军沒有以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本“短評”作者依然认为，解救巴黎的需时最短而且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斯特拉斯堡—巴黎铁路进攻；这是德军所占有的唯一的直达铁路綫，因为現在我們知道，經過提翁維耳和梅济埃尔的另一条铁路綫由于阿尔登山脉的隧道被炸毀仍然不能通車，并且还将有一段时间不能通車。順便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因一个隧道被毀而使铁路运输中断

^① 見本卷第246頁。——編者注

几个月的事件，这已是第二次了，可是被破坏的桥梁和高架桥每次都能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修复。

至于尚济，由于他进行决战，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关于布尔巴基的进军，他大概在约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他显然知道，这次进军的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巴黎，同时，在这个期间，弗里德里希-卡尔军团将以全部兵力向他猛攻。他并不是非去应战不可，相反，他如果像在12月博得声誉的做法那样，缓慢地退却，同时不断进行后卫战，那末他就能够引诱敌人深入到危险的地区。他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他的储备物资运到安全地点，也有可能向设有要塞军港的布列塔尼退却，或者通过南特向卢瓦尔河以南退却。此外，弗里德里希-卡尔也不能率领全部兵力把他追击得很远。这样一种根据情况进行的退却，更符合于我们过去对尚济的行動的看法；他应当知道，他所得到的新的援军，无论从装具和武器或从训练方面来看，都还不适于进行决战，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勒芒会战不是由军事上的原因，而是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应当对它负责的不是尚济而是甘必大。至于尚济现在的退却，固然会由于退却前的失败而非常困难，但是尚济特别善于退却，而且看来胜利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重挫他的部队的士气。不然他们就会对这个军团“显示出瓦解的征候”的说法提出确实的证据了。至于尚济的退却是否真是离心的退却，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仅根据他的部队一部分退向阿郎松，另一部分退向拉瓦耳这个事实还不能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前一部分将被驱逐到科汤坦半岛的瑟堡方向，后一部分将被驱逐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勒斯特方向。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幸，因为法国舰队可以在几小时内从这个海港驶到另一个海港。布列塔尼的地形由于

有很多綠籬（像威特島上的綠籬一样密集，但比它多得多）非常有利于防御，特别适于沒有經驗的軍隊进行防御；在那里他們的低劣的战斗素质几乎显不出来。弗里德里希-卡尔未必肯陷入这个曾經使第一共和国的軍隊为了镇压普通的农民暴动¹²⁵而作战多年的迷宮。

根据整个1月份的战争情况，我們应当得出下述結論：法国因为企图同时执行許多不同的任务，結果处处失敗。他們只有冒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險（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如果他們不这样做而且不赶快这样做，那末巴黎必然会陷落。但是，只要他們根据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則来行动，那末不管他們今天的形势怎样不妙，他們仍然是可以取胜的。目前德軍已得到今后3个月內所能希望得到的全部援軍；而法軍在他們的訓練营地中至少应当有20万到30万人在这个期間內会被訓練得能够迎击敌人。

載于1871年1月21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54号

战争短评(三十八)

战争又进入了危急时期，这次可能是真正的危急时期。从我們知道在巴黎由政府定量分配面包的时候起，便再也无需怀疑战事就要结束了。在这以后还有多久会提出投降，这是次要的问题。因此我們认为，这支拥有 50 万武装人员的被围军队，即将按照围攻军队任意提出的一切条件向 22 万人的围攻军队投降。至于能否不经过新的斗争就实现这一点，这要到以后才能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任何斗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势。巴黎能否再支持两个星期，这 50 万武装人员中是否会有一部分能突围出去，这一切对于战争今后的进程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围攻造成这种后果，特罗胥将军应负主要责任。当然，他没有能够用他所拥有的、无疑是优秀的兵士组成一支军队。他有将近 5 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把这些人训练成兵士，但是看来他们在被围末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被围初期好些。最后从瓦勒里安进行的一次出击¹²⁶，远不如前一次跨过马尔纳河的出击勇猛；在这次出击中，看来戏剧效果有余，而决死精神不足。仅用部队没有能力攻击由德军久经战斗的老兵防守的工事来辩解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会没有能力呢？5 个月的时间是足以把特罗胥指挥下的人员训练成很不坏的兵士的，何况包围一个巨大的筑垒城市这个情况为达到这个目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毫无疑问，兵士在 11

月和 12 月的几次出击以后，士气已经低落；但这是因为他们被敌人的优势慑服呢，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再相信特罗胥的那种虚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来自巴黎的一切报道都一致把没有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兵士对最高司令官缺乏信任，这是对的。我们不当忘记，特罗胥是奥尔良派，因此他极端害怕拉-維勒特、伯利维尔以及巴黎的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他害怕这些市区甚于害怕普军。这并不纯粹是我们的想像或推断。我们从一份绝对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一个政府官员^①从巴黎寄出的一封信说，各个方面都要求特罗胥坚决进攻，但特罗胥始终拒绝这样做，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黎让给“蛊惑家”。

因此，巴黎的陷落现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这将是紧随圣昆廷、勒芒和埃里库尔失败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精神影响也将是很大的。此外，在东南部将要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使这次打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力量。看来，布尔巴基在伯尔福近郊停留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使人认为他完全不明了自己的处境。布雷索耳指挥的第二十四军 24 日还在蒙贝利亚尔以南约 12 英里的紧靠瑞士边境的布拉蒙；即使这仅仅是布尔巴基的后卫，也仍然不能认为他的其余两个军会离那里很远。同时我们听说，普军已经在 21 日在多耳附近截断了伯桑松—第戎铁路，随后他们占领了这条铁路线上离伯桑松更近的另一个车站圣维；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布尔巴基向里昂的退路限制在杜河和瑞士边境之间的这个狭窄地带内，这个地带有许多平行的纵向山脉和谷地，在这里一支较小的部队可以找到许多足以阻止像布尔巴

^① 茹·法夫尔；见本卷第 535 页。——编者注

基軍团这样一支军队的退却的障地。我們估計，在杜河上的这些部队是察斯特罗夫的第七軍第十三师，也許是 23 日到达第戎的弗兰澤茨基的第二軍的一部分；和第二十一团一起編成第八旅(或者是第二軍第四旅)的第六十团在第戎附近被加里波第击退，并且失掉了軍旗。但是因为加里波第拥有的兵力不超过 15 000 人，所以他将无力扼守該城来抵抗这时无疑即将来到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普軍。他将被击退，而普軍将继续向杜河以及更远的地区进攻。如果布尔巴基在这个期間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兵士的两条腿，那末他和他的全部军队就要冒下列危險：或者是被赶进伯桑松要塞而重蹈麦茨的复轍，或者是被驅入与瑞士毗連的汝拉的一隅而不得不在国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放下武器¹²⁷。即使他能够帶領他的大部分部队逃脫，也几乎肯定要損失大量的掉队人員、輜重以至火炮。

在埃里庫尔的历时 3 天的战斗以后，布尔巴基在这个边境附近的危險的地区一天也不应当多留，因为普魯士的增援部队正在向他的交通綫前进。他解救伯尔福的企图沒有实现；在这个方向上繼續进攻的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他的处境日益危險，只有迅速退却才能得到解救。但是根据各种材料来看，他对这一点也沒有注意。如果他的疏忽造成第二个色当事件的話，那末这将給法国人民一个精神上极其沉重的打击。

我們說精神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个打击在物质上可能不这样严重。固然，德国当然不像甘必大所說的那样兵源枯竭，但是恰恰在目前，它的作战兵力，不論从绝对或相对意义來說，毕竟都要比今后几个月內所能提供的新的兵力要多得多。再过一个时期德軍的兵力一定会減少，然而甚至在巴黎的守軍和布尔巴基軍团投降(如果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話)以后，也沒有任何东西可以阻

止法軍兵力重新增长。显然，普軍已經放棄了征服和占領整个法国的一切希望；在南部的大片地区被占領以前，在北方的消极的、有时还是积极的抵抗(例如炸毀土尔附近摩塞尔河上的桥梁)停止以前，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筋疲力竭，我們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

載于 1871 年 1 月 26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58 号

战争短评(三十九)

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军的行动只有两次引起毛奇将军的严重不安。第一次大约在11月中旬，当时卢瓦尔军团在库耳米埃附近击败馮·德尔·坦恩以后，为了从西面接近巴黎，便把部队转向左面向德勒前进。当时，毛奇以在这种危急关头所应有的果断精神做了准备，万一梅克伦堡大公的兵力连同暂时派来增援他的所有部队还不足以阻止敌人前进，就立刻撤除对巴黎的围攻。敌人的前进被阻止住了，围攻可以继续进行。第二次，布尔巴基的向东方的进军打破了凡尔赛大本营的平静。从普军立即采取反击布尔巴基的措施上可以看出，他们把这次进军看得多么严重，韦德尔的部队——第十四军及特雷斯科夫和施美林的预备师——立即得到了两个军的加强，其中一个军，即第二军，1月2日已从巴黎城下出发。半官方消息的语调变得谨慎了；11日，“省报”¹²⁸提请大家注意“在法国东部即将展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而布尔巴基企图在解救伯尔福以后在南锡切断普军的交通线。非官方记者说话虽然也很谨慎，但是比较坦率；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日报”记者维克德的意見。維累尔塞克塞耳战斗（由于这次战斗韦德尔确保了他同伯尔福城下特雷斯科夫部队的联络以及他向那里的退路）刚一结束，维克德便说：

“已经采取了制止法军解救伯尔福的措施，而在最近几次战斗胜利以后，

我們大概可以希望，他們將不能經肖蒙向南錫或者向我們鐵路線上其他某個地點推進，雖然在不久以前還有某些理由擔心他們能做到這點。”

1月16日，他又從南錫報道說，在曼托伊費爾率領3個師越過夏提榮前進以後，

“敵人的一個軍可能占領南錫的這種擔心——幾天以前我們是有理由(mit Recht)擔心的，——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緊接着是一篇從巴登寄來的通訊，這篇通訊開頭便說：“毫無疑問，伯爾福附近的情況看來是非常嚴重的。”) ”

但是，維克德先生注定還要擔心一次，因為第二天他不得不報道說：得到了關於法軍已占領弗拉維尼(距南錫11英里)的消息。於是，警衛部隊立刻增多了，加強的巡邏隊也派出了，車站內20台機車全部升火待發，軍官、政府官員和其他德國人都已收拾好行囊，準備立刻出發。本來以為弗拉維尼的法軍是加里波第的前衛；結果這只是從佛日山來的20名自由射手，他們很快又隱蔽起來。但是南錫的普魯士警備部隊直到19日，即布爾巴基的進攻在利森河地區被徹底擊退的消息傳來時才完全平靜下來；於是，維克德終於又可以用他以前那種語調說話了。

法國人在這一切失敗以後不是應當確信繼續抵抗是沒有希望的嗎？那些同這次進軍最有直接關係的人，持的就是這種意見。而“泰晤士報”在這次進軍失敗以後也認為這次進軍簡直是荒謬的。這次進軍是不是用了足夠的兵力，如果成功，能不能利用戰果在飢餓尚未迫使巴黎投降以前來解救巴黎，這個方向是不是威脅德軍交通綫的最好的運動方向，對於這些問題可以持不同的意見。但是認為這種運動——戰略上已知的運動中最有效的一種——簡直是荒謬的，那就只有“泰晤士報”的毛奇們才會這樣說。

这时，毛奇伯爵以他惯有的才略采取行动。在布尔巴基到达以前向韦德尔派遣援军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可能的做法中选择了最好的一种，而把援军集中在夏提荣。15日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那里有曼托伊费尔的3个师（第三、四、十三师），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留在附近地区的第六十团（属第三军）也在那里同这3个师会合了。可以推测，这时第十四师也同曼托伊费尔的部队会合了。不管怎样，曼托伊费尔在向南进攻的时候，如果没有53个营至少也有41个营。他率领这些部队向杜河前进而把第戎城留在南面，而1月23日他在第戎进行攻击仅仅是为了牵制加里波第，很明显，他根本无意同加里波第认真作战或攻占该城而迟滞自己的进攻。相反，他坚决地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切断布尔巴基的退路。根据最近的电讯报道，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他的部队已到达杜河彼岸的坎惹和木沙尔；后一个地点是从第戎经蓬塔尔利埃到瑞士的铁路同伯桑松到里昂的铁路相交的地方。现在还剩下一条可以让布尔巴基逃走的好路，但是这条路要经过离木沙尔不过25英里的尚帕尼奥耳，而且现在可能已被敌人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对布尔巴基来说就只有一条在杜河发源地附近通过的乡村路了，但是他带着炮兵未必能够通过，而且这条道路在他脱离险境以前就可能被切断。如果他不能从驻扎在十分便于防守的地区的敌军中突出去，那末他就只好撤退到伯桑松堡垒的掩蔽之下，或者在平地上投降，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向瑞士人缴械的话，就只好在麦茨和色当的两种命运之间进行抉择。

为什么他在伯尔福附近耽搁那么久，这是不可理解的：根据普军最近的电讯来看，他仍然在伯桑松的东北。如果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前他不能击败韦德尔，那末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后他要

做到这一点的希望会更加小到什么程度呢？布尔巴基在他的进攻在伯尔福附近被彻底击退以后，显然就应当立刻向安全的障地撤退。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但是，如果他发生最坏的事情，那末考虑到他由麦茨到契澤耳赫斯特的神秘旅行¹²⁹ 以及他在利尔拒絕向共和国致敬的情况，人們对这位皇家近卫軍前任司令的忠誠当然会产生怀疑。

載于 1871 年 1 月 28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60 号

战争短评(四十)

如果相信伯尔尼最近发来的电报——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它，——那末我们对于布尔巴基部队的命运的推测^①就被证实了。据报道，瑞士联邦委员会接到了正式报告，说这个约有8万人的部队已进入瑞士领土，他们在这里当然要放下武器。越境的确切地点并没有指明，但是这大概发生在布拉蒙以南某地，而不是在蓬塔利埃以南。某些部队也许是在不同的地点越过国界的，但大部分部队看来是在勒-布雷讷(伯桑松到纽沙特尔的大道在这里进入瑞士领土)越过国界。

因此，又一个法军部队——婉转点说——被司令官的犹豫不决断送了。布尔巴基在指挥一个师的时候也许是一员猛将。但是，在紧要关头鼓足勇气、定下大胆的决心所需要的勇敢同敌人的炮火下很好地指挥一个师所需要的那种勇敢是根本不同的。布尔巴基同许多具有无可怀疑的、明显的匹夫之勇的人们一样，看来缺乏毫不犹豫地定下最后的决心所需要的那种魄力。至迟在1月17日傍晚，当他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突破韦德尔的战綫时，他就应当立刻决定以后该怎么办。他应当明白：普军的增援部队正从西北接近他的退却路綫；由于前面是获得了胜利的敌军，后面是

^① 見本卷第260—261頁。——編者注

一条沿着中立国边境的漫长的退却路綫，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进军的最后已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責任就在于挽救他的军团。换句话说，他必须以他的军团的現况所允許的最大速度退却。但是定下这个退却的决心，即实际上承认他这次进军失敗，看来是他所做不到的。他在距离最后几次作战地点不远的地方丧失了时间；他既无力前进，又不願后退，因此使曼托伊費尔有时间来截断他的退路。如果他立即退却，只要每天后退 15 英里，他就能在 1 月 20 日到达伯桑松，在 21 日到达多耳郊区，即恰好在普軍的首批部队到达多耳郊区的时候到达該地。这些普軍部队不会是很强的，甚至用布尔巴基的前卫就足以对付他們了，即使不能把他們完全击退，也一定能把他們阻止在杜河右岸（西岸），而这就完全足以保证布尔巴基的退路的安全。特别是遇到像曼托伊費尔这样的敌人，更可以做到这一点。曼托伊費尔只有在执行毛奇的命令中沒有遇到敌人抵抗的时候才能十分正确地行动，但是一遇到抵抗而需要他發揮自己的才智时，他便降到庸人以下的水平。

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达成協議的文件¹³⁰ 内最令人奇怪的条款之一是布尔巴基和加里波第活动的 4 个省不包括在总的停战地区之内；这样普軍实际上保留着在那里想作战多久就作战多久的权利。这个史无前例的条件最清楚地表明，胜利者按照真正的普魯士精神要求得到他們仗着暫时的优势所能勒索到的一切让步。在西部，弗里德里希-卡尔认为他最好不越过勒芒，在北部，哥本为要塞所阻，于是这两个地区就应当实现停战；但是在东南，当曼托伊費尔的前进有希望获得第二个色当的胜利时，在那里就不应当实行停战。茹尔·法夫尔同意这个条款，事实上就等于同意

布尔巴基向普軍投降或者向瑞士人繳械，只有一点对他有利的区别，就是他把对这个行为应負的責任轉嫁到布尔巴基的肩上了。

总之，巴黎的投降书是史无前例的。当拿破侖在色当投降的时候，他拒絕参加同他本人和他的軍隊投降无关的任何談判；他身为战俘已經无权約束政府和法国。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交出巴黎和巴黎的軍隊时，虽然处境和拿破侖在色当的处境完全相同甚至更坏，但他却接受了約束法国其余部分的条件。拿破侖几乎一直到他投降时为止，还能自由地同法国的其余部分保持联系；相反，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五六个星期內，仅仅偶尔有机会知道一些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关于堡垒綫以外的軍事情况的消息，而他居然敢根据敌人向他提供的这些片面的消息来行事。

茹尔·法夫尔先生必須在两个不幸之中選擇一个。他可以像他已經做了的那樣，根据敌人提出的条件締結一个三周的停战协定，以此約束在波尔多的事实上的法国政府¹³¹。但是他也可以拒絕代表法国的其余部分，提議仅仅代表巴黎进行談判，而在圍攻者制造障碍的情况下，他可以像法耳斯布尔的城防司令那样，打开城門，請胜利者入城。后一方法从他的身分和他的政治前途来看也許对他更有利。

至于波尔多政府，它将不得不同意停战和进行国民議会的选举。它沒有能迫使將軍們拒絕停战的手段，也沒有喚起人民抗議的決心。布尔巴基向瑞士人繳械是法国在最近期間所遭受的許多打击以后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如同我們在預測这一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①，我們认为，紧随巴黎投降以后的这个打击会使民

① 見本卷第 260 頁。——編者注

心沮丧，以致簽訂和約。至于法国的資源，則远未枯竭，斗争还可以繼續几个月。下述令人惊奇的事实表明，要完全征服法国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經過 7 天的战斗，击退了处于完全瓦解状态的尚济軍团。除了几个旅以外，沒有任何部队能够抵抗他。他的面前是一片富饒的、資源消耗較少的地区。然而，他还是在勒芒停止了前进，只派出前卫繼續向前追击，而且派出的距离也不远。本报讀者一定記得，我們沒有預料会有別的结果^①，因为有一定的根据可以說，在征服一个大国时，如果占領区的面积依算术級数增加，那末占領的困难就会依几何級数增加。

我們仍然认为，一月战局中的連續失敗必然使民心动搖，以致原定的国民議會不仅要召开，而且也許要簽訂和約。因此这些“战争短評”也将和战争一起結束了。

載于 1871 年 2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 1864 号

^① 見本卷第 256—257 頁。——編者注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如果說一月战局中法軍的一連串失敗（費德尔布和尚济的失敗、巴黎的陷落、布尔巴基的失敗以及他向瑞士人的繳械），也就是在短短 3 个星期內所发生的这一切惊人的事件摧毁了——完全可以这样說——法国的抵抗精神，那末現在看来，德軍的苛刻的要求¹³²毫无疑问地将会重新激起这种精神。如果締結和約同繼續战争一样都会使国家有彻底毁灭的危險，那末又何必締結和約呢？有产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和大地主以及一部分农民——小私有者，直到現在都是主和派；可以預料到，他們会把主和的人选入国民議會；但是如果敌人坚持这种聞所未聞的要求，那末在他們中間同在大城市的工人中間一样，也会发出决一死战的呼声。無論如何，不应当忽視在 2 月 19 日¹³³以后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德軍本身——如果相信今天“每日新聞”的消息——并没有对于事态发展的前景感到十分滿足而放棄对恢复軍事行动的認真准备。因此，我們再来分析一下軍事形势方面的問題。

現在被普軍占領的法国 27 个省的面积为 1 580 万公頃，人口（尙未投降的要塞除外）将近 1 250 万人。整个法国的面积为 5 424 万公頃，人口为 37 382 000 人。因此以整数計算，尙有 3 850 万公頃的土地和 2 500 万人口，即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口和比三分之二大得多的土地沒有被征服。的确，曾以自己的抵抗长期阻滯过敌

人前进的巴黎和麦茨陷落了。在未被征服的地区内，除里昂以外，没有一个营垒能够起到像这两个要塞所起过的那种作用。将近 70 万法军（不包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已经被俘或者被拘留在瑞士。但是，即使三个星期的停战时间没有被用来构筑围有野战工事的新的营垒（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到这点），也还存在着弥补这种损失的其他条件。

法国未被征服的土地大部分在南特—伯桑松—綫以南；它形成一片广大的地区，三面有海和中立国的边境作掩护，只有北面的边境綫是暴露的，便于敌人进攻。这里有民族抵抗的力量；如果战争重新爆发，这里定能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在人民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殊死抵抗下，要夺取和占领这个长 450 英里宽 250 英里的广大的长方形地区，单凭普军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在巴黎投降以后，除留下 4 个军作为这个首都的警备部队以外，可以抽出 9 个师；在布尔巴基投降以后，曼托伊费尔可以抽出 6 个基干师；也就是说总共可以抽出 15 个师，即除了哥本的 4 个师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 8 个师以外，又有 15—17 万名兵士可以参加野战。但是哥本在北方有很多事要做，而弗里德里希—卡尔在图尔和勒芒受阻，表明他的进攻力量已完全耗尽；因此，只剩下上述 15 个师可以用来征服南方，而且在几个月内，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援军开到。

法军起初将不得不主要用新编的部队来对抗这 15 个师。在涅维尔和布尔日附近有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五军，在这一地区还应有第十九军（从 12 月初以来我们就一点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军的消息）。其次，还有在布尔巴基复灭时幸存的第二十四军和不久前得到援军而增加到 5 万人的加里波第的部队，虽然我们不知道增援他们的是哪些部队，这些部队又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共

約 13—14 个师, 甚至是 16 个师, 不过从数量和质量來說他們完全不足以阻止敌人新的軍团前进, 如果停战期滿而和約又未能簽訂, 敌人无疑地会派遣这些新的軍团来进攻他們。但是这三个星期的停战, 不仅使法軍的这些师有時間进行整頓, 而且能使現在訓練兵营中的或多或少未經訓練的新兵(据甘必大估計达 25 万人), 至少是其中一些最好的营, 訓練成能够和敵軍作战的有用的部队。因此, 一旦战争重新爆发, 法軍就可能击退敵軍向南方的任何严重的入侵, 即使不能把敵軍阻擋在沿卢瓦尔河的边境綫上或者在里昂以北很远的地方, 总还可以把它阻擋在它不能严重削弱法軍的抵抗力的地方。

显然, 停战給費德尔布軍团、尚济軍团以及瑟堡和哈佛尔等地的所有其他部队提供足够的時間, 以充实装备、整頓紀律和恢复士气。問題只在于它們是否会适当地利用这些時間。如果說法軍的兵力不論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將大大提高, 那末德軍却未必能够得到什么补充。从这一方面看, 停战有利于法軍。

但是, 除了法国南部連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以外, 还有两个半島(布勒斯特所在的布列塔尼半島和瑟堡所在的科湯坦半島)和北方两个省及其要塞沒有被占領。哈佛尔也是一个沒有被占領的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 这四个地区中, 每个地区都至少有一个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可作为退却的軍队的可靠的掩蔽地; 因此, 現在无事可做, 甚至根本无事可做的舰队就可以用来維持这些地区与南部之間的联络, 并根据需要把軍队从这个地点运到那个地点, 并且用这种方法使战敗的軍队突然有可能以优势兵力恢复攻势。这样, 只要西部和北部的这四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攻克的, 它們就能使普軍的两翼上出現四个弱点。对法軍真正危险的, 是

由翁热到伯桑松一綫，而对德軍真正危险的，除了这一綫以外，还有从翁热經勒芒、卢昂、亚眠到比利时边境的一綫。只要法軍表现得稍微明智一点，德軍的优势在这一綫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法軍在这里取得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战略形势就是这样。法軍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舰队，就可以在西部和北部調动部队，迫使德軍在这两个地区內保持大大超过法軍的兵力，因而减弱派去南征的軍队，而阻止德軍南征正是法軍的主要任务。法軍一方面比以前更高度地集中兵力，另一方面派出更多的小股游击队，就可以用現有的兵力获得較大的战果。看来，在瑟堡和哈佛尔的兵力大大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而在敌占区中心——土尔附近的封特努瓦的桥梁被巧妙地破坏这一点表明，勇敢的游击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般地說战争在2月19日以后将会重新爆发，那末它必然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一场同西班牙反抗拿破侖的战争相似的战争，是一场敌人以任何燒杀手段也不能摧毀人民的抵抗精神的战争。

載于1871年2月8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69号

布尔巴基的复灭

从“旗帜报”記者的通訊中，我們終于获得了一个目击者关于布尔巴基軍团在不幸的一月战局中所发生的情况的报道。这个記者当时在克雷美將軍的师里，該师在进攻时为极左翼，在退却时担任后卫。他的报道虽然无疑是片面的，而且对于他沒有直接看到的事情的叙述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因为它給我們提供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和日期，从而令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一阶段的战争情况。

拥有 133 000 人和 330 門火炮的布尔巴基軍团，看来未必够得上軍团的称号。軍官质量不坏的基干部队，其兵士在体力上不如流动自卫軍，但流动自卫軍未必有懂得本身最起碼的职責的軍官。从瑞士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說这些消息对于法軍的体力状况作了更坏的叙述，那末我們不应当忘記，在饥寒交迫之中連續作战一个月对他們起了多大的影响。从所有的消息来看，他們的服装——無論是衣服或是鞋子——都破烂不堪。看来，实际上根本沒有軍需部門，甚至連一个按一定程序定期征收粮食并分配这样得来的粮食的簡單机构也沒有。

在作战的四个半軍中有三个軍（第十五、十八、二十軍）早在 12 月 5 日就已轉归布尔巴基指揮；在这以后不久大概就制定了向东進軍的計劃。直到 1 月 5 日，他的一切移动都是为了集中兵

力而进行的行軍，而且沒有遭到敌人的阻撓；因此，这些移动并不是改进这个軍团的組織的障碍，而是完全相反。1813年，拿破侖在向德国行軍的期間把未經訓練的新入伍者訓練成了兵士。这样看来，布尔巴基有整整一个月的時間可以用来进行訓練。既然經過过这一段时间，它的部队与敌人交鋒时还是上面那种情况，那末这就不能不归罪于他。他沒有表现出一个組織者的才能。

据說，原来的計劃規定分四路向伯尔福前进：一路在杜河以东前进，穿过汝拉，以便占領或迂迴蒙貝利亚尔和普軍的左翼；第二路沿杜河谷地前进，担任正面攻击；第三路沿第二路以西的路綫前进，通过魯日蒙和維累尔塞克塞耳，进攻敌人的右翼；克雷美师則应当从第戎經呂尔前进，迂迴普軍的右翼。但是这个計劃改变了。前三路軍隊全部沿着杜河谷地这一条道路前进，据說因此浪費了5天的時間，在这个時間內韦德尔得到了援軍；而布尔巴基全軍在被击退时只有一条退路，所以又浪費了時間，并因此被切断了同里昂的交通，軍隊被压縮到瑞士边境。十分明显，約12万人的一支軍隊——而且是組織如此涣散的一支軍隊——成一个纵队而且只沿一条道路运动，必然会引起混乱和迟滞；但是，认为这个錯誤真的就这样严重，那也是不够确切的。根据以前所有的消息来看，布尔巴基的軍隊在接近伯尔福时，正面是很寬的，从維累尔塞克塞耳直到瑞士边境，这就是說他們利用了原来計劃中提到的各条道路。但是不管迟滞的原因是什么，迟滞的情况总是发生了，而且成为埃里庫尔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維累尔塞克塞耳战斗发生在1月9日。維累尔塞克塞耳距普軍在埃里庫尔的陣地約20英里，布尔巴基竟花了5天的時間，一直到14日傍晚才把他的部队調到这个陣地附近，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向这个陣地发起攻击！我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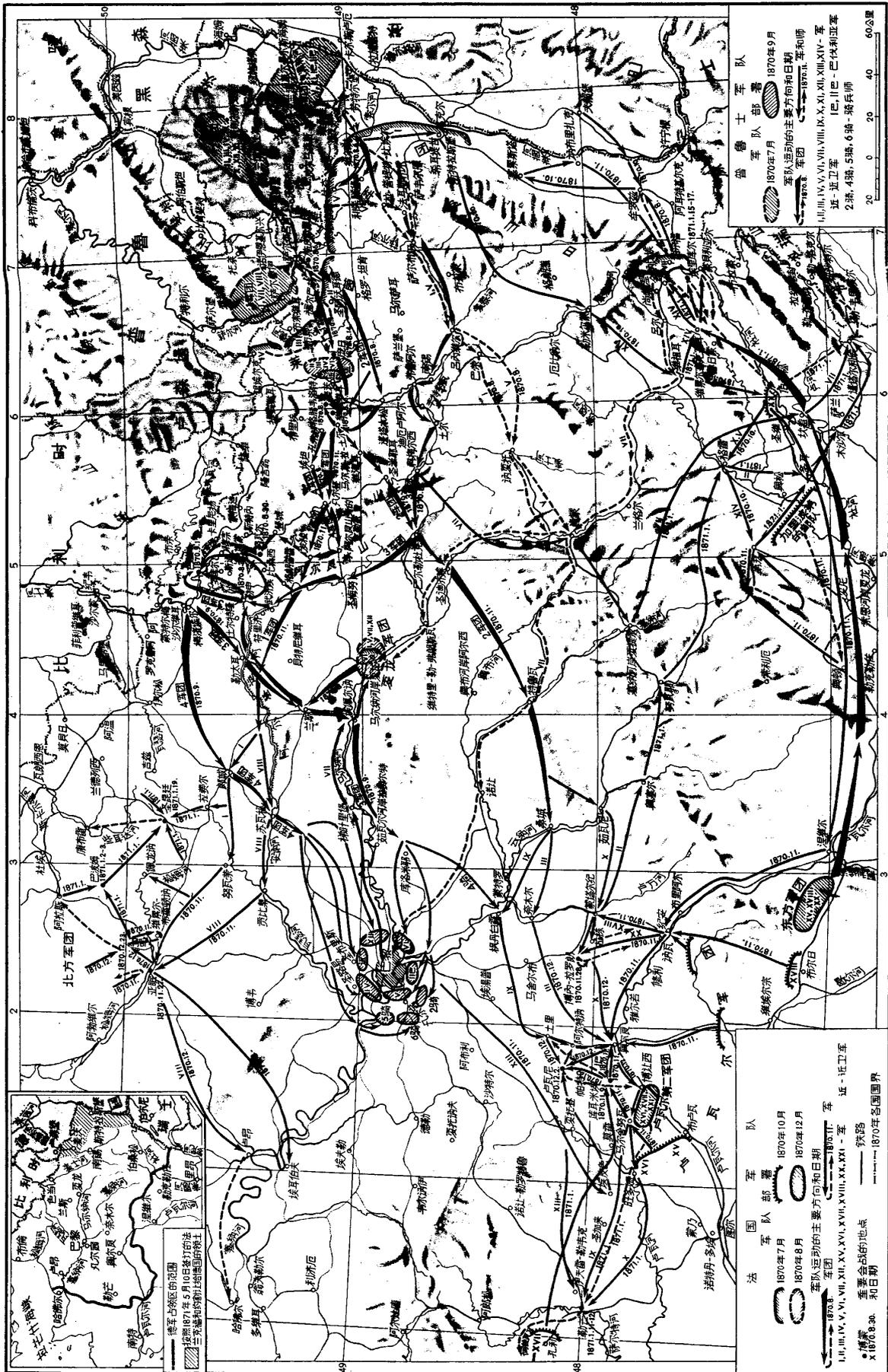
以前的一篇評論中指出過，這是這次進軍中第一個大錯誤^①，現在，我們從這個記者的報道中看出，克雷美的軍官們甚至在埃里庫爾會戰開始以前，就懂得了這一點。

在這3天的會戰中，法軍以13萬人對付德軍的35 000—40 000人，但沒有能夠奪取他們的筑壘陣地。在人數占這樣大的優勢的情況下，本來可以進行最大膽的側敵運動。如果他們把4—5萬人堅決地投入德軍後方，同時用其餘的兵力在正面牽制住敵人，那末幾乎肯定可以迫使敵人退出陣地。但是他們不這樣做，而只是攻擊正面——筑有堅固工事的正面，因此遭受了巨大而無謂的損失。翼側攻擊進行得非常無力，德軍在右翼僅僅用一個旅（克勒爾旅）就不但擊退了他們，而且還守住了弗賴耶和舍訥比埃，並反過來迂迴了法軍的翼側。這樣一來，布尔巴基的新編部隊就不得不去執行一個兵士在作戰時所能受領的最困難的任務，而他們本來是可以依靠數量上的優勢用機動的辦法比較容易地奪取陣地的。不過，最後5天的經驗大概已向布尔巴基表明，要指望他的軍隊有運動性，那是徒然的。

在1月17日進攻被徹底擊退以後，法軍便向伯桑松退却。很可能，這次退却主要是沿杜河谷地中的一條道路進行的，但是我們知道，也有大批部隊是沿靠近瑞士邊境的另外一些道路退却的。不管怎樣，克雷美指揮的後衛在22日下午到達了伯桑松。因此，前衛在20日就應當到達這裡，在21日就應當準備好向當天到達多耳的普軍進擊。但是情況不是這樣，絲毫沒有注意到普軍，直到克雷美到達，才立刻把克雷美由後衛變為前衛，並在23日派他到

^① 見本卷第254頁。——編者注

普法战争 (1870—1871年)



德军占领区的范围
 按照1871年9月10日签订的法
 兰西和议划定的德法边界

法
 国
 军
 队
 部
 署
 1870年10月
 1870年7月
 1870年8月
 军队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日期
 1, 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XIX, XX, XXI - 至
 延-延工至
 和日期
 重要会战的地点
 和日期
 1870.9.30. 1870年法国国界

普
 鲁
 士
 军
 队
 部
 署
 1870年7月
 1870年9月
 军队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日期
 1,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XIX, XX, XXI - 至
 延-延工至
 和日期
 重要会战的地点
 和日期
 1870.9.30. 1870年法国国界

圣維迎击他們。第二日，克雷美奉命返回伯桑松；到26日布尔巴基檢閱了第十八軍以后企图自杀时为止，两天的時間由于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而浪費了。这时才开始向蓬塔尔利埃方向混乱地退却。但是这一天，原来在木沙尔和薩兰的德軍已比逃窜的部队更接近瑞士边境，因此后者的退路实际上已被切断。这已不再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了；德軍可以从容不迫地占领法軍还能够逃脫的所有纵谷的出口，同时其他部队則从后方压缩法軍。随后在蓬塔尔利埃周圍进行了战斗，这向潰敗的法軍表明，他們的退路被截断了。結果是签订了勒-韦里埃尔协定¹³⁴，并且这个軍团全部向瑞士繳械。

看来，布尔巴基从1月15日到26日的全部行动证明，他对于自己的軍队已失掉了任何信心，因此也就对自己失掉了任何信心。为什么他在克雷美到达以前使自己的各路軍队停留在伯桑松，因而错过了逃脫的一切机会；为什么他把軍团中最好的克雷美师从伯桑松派去迎击封鎖了直通里昂的道路的德軍以后，又立即把它召回；为什么在这以后他又耽擱了两天，因而在伯桑松总共浪費了整整6天的時間，——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釋的，除非认为布尔巴基可能非常缺少那种作为独当一面的指揮官的最主要的素质——果断精神。八月战局的旧事又演了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这种极端犹豫不决的，又是一位帝国遺留下来的將軍，而共和国的將軍們——不管他們犯了什么样的錯誤——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样的犹豫不决，并因此受到这样的懲罰。

載于1871年2月18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878号

卡·馬克思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¹³⁵

1870年8月2日于倫敦

朋友們：

首先感謝你們寄來關於德國工人政黨的詳細報告！我立即將它轉交給了總委員會。

你們請我做的關於德國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關係問題的工作，由於目前實在沒有時間，只得暫時擱置一下¹³⁶。

你們從我上星期寄出的總委員會宣言中可以看出，我在這個宣言中部分地引用了不倫瑞克 meeting [大會] (1870年7月16日)通過的呼喚書^①……

根據章程第三條的規定¹³⁷，總委員會不能延期召開代表大會。儘管如此，由於目前形成的非常情況，總委員會要是在這種步驟上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夠對此承擔責任的。因此最好我們能正式從德國方面收到這種附有理由的建議。

以節錄形式載於威·白拉克“社會民主工黨不倫瑞克委員會勒特岑審判案”1872年不倫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威·白拉克“社會民主工黨不倫瑞克委員會勒特岑審判案”

① 見本卷第6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卡尔·布林德¹³⁸

文章不應該題为“拿破侖亲王……”，而應該題为“我自己”。文內每提一次拿破侖亲王的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詞提二十次，以各种間接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章中所有談到拿破侖亲王的地方已經多次見諸报刊。文章中談到“我”布林德本人的地方，不幸也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因而，十分遺憾，这一切已經为現在出版的以及过去出版的星期評論的老板和編輯們所了解。

如果撇开报纸的弄虛作假，可以得出結論說，报上对布林德的旧事軼聞有了新的提法，說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的情況而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尤其是經常不断有这种傳聞，——这也是布林德的主要資本，——說他如何带着外交使命由即将垮台的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派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实际上是被派往据說由于人民起义而即将建立的賴德律-洛兰革命政府¹³⁹。可是真倒霉！普魯士人把派遣布林德的政府无礼地赶入了瑞士，而准备建立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的6月13日示威游行也被无礼驅散¹⁴⁰。由于由寿終正寢的政府派往尚未誕生的政府这样一个十分可笑的使命，布林德僥幸地为現存的法国政府所解救，法国政府因为他在6月13日参加了充滿激憤的巴黎国

民自卫軍的“和平”示威游行，将他逮捕，并最后予以驅逐出境。如果派遣他的政府繼續存在，又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确已成立，那末卡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布林德由于担負了这个由巴登某某人派往巴黎某某人的使命，得以“巧妙地”完全摆脱了同已經临近的普魯士軍隊相遇的危險。無論如何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①。

此外，在 1870 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本来可能与法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守卫着。“倘若維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第 519 頁）但是这原来又是由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侖拒絕将羅馬让与維克多-艾曼努尔，使他不得不訴諸武力来从法国手中夺回該城，从而使得意大利跟法国不可能締結同盟¹⁴¹。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議，無論多么寶貴，又遭到了拒絕。于是这个永远是 *in partibus* [非現實的]^② 外交家的布林德沒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滿足于馬志尼的“极为热烈的感激”。

使人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来，他与別人爭吵的时候总是高声喊道：“朋友們，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的。”每当卡尔·布林德准备走到历史事件前面去的时候，总有某种不利的情况妨碍他干出那种應該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整个世界說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說来或許是万

① 最后这两句話是馬克思写的。在恩格斯手稿的前一頁的边上，馬克思为这两句話写了另外一个方案：“布林德恰好担負了这个虚构的出国使命，使他得以完全避免同当时侵入巴登的普魯士軍隊相遇。”——編者注

② 直譯是：“在異教的國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國家的純粹有名無實的主教時，在其頭銜上添有這種字樣。——編者注

幸吧。

但愿这是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至少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間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給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¹⁴²

……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酒店的小政客都說，这^①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場战争变成欧洲的經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們，应该哪怕从普魯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侖为提尔西特和約¹⁴³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結果将和預期的目的剛剛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約以后的普魯士可与相比的！

如果說，只要旧的国家体系繼續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 1815 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

① 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編者注

且把国境綫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呵。

說洛林人和亚尔薩斯人期待着**德国**政府的仁政，就連最狂妄的^①条頓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揚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說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給德国和欧洲带来光輝的結果。

誰沒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囂震聾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聾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應該了解到，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間的一場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

我說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現的話，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間的战争現在就應該认为是一种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這場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

如果他們夺去了亚尔薩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沒有必要加以說明的。

如果他們同法国締結光荣的和約，那末，這場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魯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

① 傳单上被删去的“最狂妄的”这几个字，是在一份留有恩格斯笔迹的傳单上由他添上的。——編者注

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 *en masse* [众口一辞地] 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赌博……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沒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魯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統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結果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和德国南部的人民党¹⁴⁴ 之間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擋住前进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簡單化起来。如果德国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負起他們应負的历史使命，那是他們的过錯。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負着更大的責任……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間
1870年9月5日以傳单形式
刊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
宣言中曾引用这封信，該宣言
又載于1870年9月11日“人
民国家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
加过注的傳单譯的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¹⁴⁵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們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們說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經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結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應該忘記，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統治階級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內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殘酷笑剧。”^①

这样，在軍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們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們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沒有看錯。同样，我們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純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也沒有錯。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終結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軍隊的腐朽透頂的情况暴露无遺的时候，普魯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經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誠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

① 見本卷第5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6頁。——編者注

相当討厭的障礙，即**國王威廉自己在戰爭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說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发布了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說道^①：

“由于拿破侖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願意、現在仍然願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負起了指揮德国軍队的責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說他負起指揮德国軍队的責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說，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誠的國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純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約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們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主地順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們立刻給了德国自由资产階級連同它那帮教授和資本家、市議員和新聞記者們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間爭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階級，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獅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魯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計劃。它深自懺悔不該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誠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

^① 在馬克思翻譯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刪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們立刻給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編者注

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者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¹⁴⁶。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问，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问，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

堡的法国嗎？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沒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魯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魯士于1795年締結了单独和約¹⁴⁷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繼續到1809年。实际上，統一的德国，只要像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薩尔魯伊和兰道之間，并且沿美因茲到麦茨的道路一綫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駐在亚尔薩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駐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圍和交通綫被切断的危險。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話，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較为容易。

但是，老实說，把軍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談和时代錯誤嗎？如果按照这条規則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綫；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萊茵河一綫，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險，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險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軍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綫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終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敗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訓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來說和对于个人來說都是一样的。为了剝夺他們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剝夺他們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們的喉嚨，而且要置他們于死地。如果

說从前曾經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那就是拿破侖第一：他締結过提尔西特和約，并用这个和約来对付普魯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魯士現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侖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嗎？这一次，結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給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紀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頓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們会說：但是你們不應該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談呀。我們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們明智的監視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潰十八世紀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現行軍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現役常备軍和归休常备軍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須絕對服从自己的天賜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維持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勢者的走卒总是用虛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輿論。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設的龐大筑垒体系，他們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們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們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聞。

正如在 1865 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 1870 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¹⁴⁸。正如路易·波拿巴自鳴得意地认为 1866 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魯士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鳴得意地认为 1870 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魯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規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傳統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許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嗎？俄国的报纸已經用波拿巴的报纸在 1866 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說起話来了。难道条頓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們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①嗎？如果軍事上的僥幸、胜利后的驕橫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須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②，或者是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語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③。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

① 1870 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前面还有“独立”一詞。——編者注

② 1870 年德文版中增加“这符合霍亨索倫王朝的傳統”等字。——編者注

③ 1870 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編者注

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魔的羈絆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①。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¹⁴⁹。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¹⁵⁰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

^① 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反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責任。

我們同他們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唯願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並沒有推翻王位，而只是^①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籍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資產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間某些人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¹⁵¹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員之間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則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談的部門。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驟中已經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襲了一大堆殘磚断瓦，而且还承襲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們現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語地允諾一些不可能兌現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囂嗎？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資產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應該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嗎？

由此可見，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絕望的蠢举。法国工人應該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②，但同时他們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經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騙那样。他們不是應該重复过去，而是應該建設将来。唯願他們鎮靜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

① 1870年德文版中有“依靠德国的刺刀”等字。——編者注

② 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一詞后面有“他們也正是这样做着”等字。——編者注

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¹⁵²。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 coup d'état [政变] 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¹⁵³。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Vive la République! [共和国万岁!]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凱希耳

約翰·黑尔斯

威廉·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

① 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洛帕廷	本·魯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納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呂耳	約瑟夫·謝泼德
考威尔·斯特普尼	斯托耳
施穆茨	

通 訊 书 記：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賽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維·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約·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員 約翰·韦斯頓
 总 书 記 約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傳单形式
 刊印,1870年9—12月用德文以傳单形式
 刊印,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1870年英文
 第2版,并根据1870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卡·馬克思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委員的被捕¹⁵⁴

設于不倫瑞克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了宣言，号召他们不准許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并且爭取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光荣的和約。根据司令官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將軍的命令，不仅沒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員，甚至逮捕了印刷这一文件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并且像对待一般刑事罪犯那样，給他們戴上鐐铐，解往东普魯士的勒特岑。

卡·馬克思写于1870年9月14日
左右

載于1870年9月15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74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派尔-麦尔新聞”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L'INTERNATIONALE

ORGANE DES SECTIONS BELG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PARAISANT LE SAMEDI.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 第六次代表大会¹⁵⁵

1870年12月23日于倫敦

公民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你們第六次代表大会祝賀。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比利时无产階級甚至当血腥的和兄弟殘杀的战争使整个欧洲充滿恐怖，暂时使社会輿論无暇他顾的时候，仍然不倦地坚持着他們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斗争。

我們特別滿意地指出，比利时支部在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上遵循了符合各国无产階級利益的行动路綫，宣布了符合各国无产階級利益的思想，即拒絕一切侵略意图，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而且我們的比利时朋友們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們行动完全一致。

自从普魯士人占領卢昂以后，我們和法国所保持的最后联系就暂时中断。可是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工人中却異常迅速地掀起了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尤其是在德国，这个运动所具規模之大，使得普魯士政府觉得必須为了它的反动掠夺政策的利益来镇压工人。設于不倫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被逮捕了；該党的許多党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观点和利益的两个議員，公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关入监狱。国际被指責向所有这些公民发出了实行一次广泛革命阴谋的信号。我們所面临的无疑是声名狼籍的所謂国际在巴黎的阴谋的翻版，这个阴谋据說是被波拿巴的警察破获的，但是后来证明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捏造。国际工人运动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仍然日益发展和壮大。

这次代表大会使你們能够确定支部和其他附属团体的数目，以及其中每一个組織的人数，从而对我們的运动在比利时的成就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我們希望你們把这个說明我們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統計資料通知总委员会。我們將尽力給这个統計資料加上其他国家的材料。自然我們会把这个材料保守秘密，我們从中引用的事实也不会公开发表。

其次，总委员会希望比利时支部能在 1871 年内考虑一下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向总委员会提供經費的決議。这次战争使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提供經費；我們也清楚地知道，比利时的工人們也正經受着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普遍蕭条的影响。总委员会所以提出这个問題，只不过是提醒比利时支部，沒有物质上的支援，总委员会就势难开展如它所期望的那种規模的宣傳活动。

由于比利时書記、公民賽拉叶不在，总委员会特委托本人向代

表大会发出此項通知。

敬礼和兄弟情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 1871 年 1 月 1 日“国际报”
第 103 号,最后三段被省去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国际报”,并根据
手稿校对过;发表时删去的
几段按手稿恢复

卡·馬克思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

致“每日新聞”編輯

閣下：

当俾斯麦指責法国政府，說

“它使得在法国不可能通过报刊和議會讲坛自由发表意見”

的时候，他显然只是想开一个柏林式的玩笑罢了。如果您想知道法国的“真正輿論”，那就請向凡尔赛“通报”¹⁵⁶ 的編輯和著名的普魯士警探施梯伯先生請教去吧！

由于俾斯麦的特別命令，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先生已經以叛国罪被逮捕，其实这仅仅是因为他們敢于履行他們作为德国議員所承担的責任，即在联邦国会里抗議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投票反对新的軍事撥款，表示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抨击想要把德国变成普魯士兵营的企图。社会民主党不倫瑞克委员会的委員們由于发表了类似的意見，从去年9月初以来就受到苦役犯般的待遇，直到現在还背着叛国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許多散发过不倫瑞克宣言的工人身上。在类似的借口下，萊比錫“人民国家报”¹⁵⁷ 的副主編赫普納先生也以叛国罪被起訴。在普魯士境外出版的少数几家独立的德文报纸都被禁止輸入霍亨索倫王朝的領

土。主張給法国以光荣和平的德国工人集会每天都为警察所驅散。按照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將軍天真地叙述的普魯士官方理論，每一个“企图阻撓普魯士实现其对法战争的預定目标”的德国人，都要以叛国罪論处。假如甘必大先生及其同僚，像霍亨索倫王朝一样，被迫用武力来压制輿論的話，那他們只要采用普魯士的办法，借口战争来宣布全法国戒严就行了。在德国土地上只有被关在普魯士監獄里的法国士兵。但是，尽管如此，普魯士政府还是觉得必須停止一切法律的效力，严格地保持戒严状态，也就是严格地保持最粗暴、最可恶的軍事独裁方式。法国的土地上駐有将近100万德国侵略軍。可是法国政府还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不采取“使得有可能自由发表意見”的普魯士办法。請把德国的情况和法国的情况比較一下吧！可是，对于俾斯麦对言論自由的无所不包的愛來說，一个德国原来已經太小了。当卢森堡人流露出他們对法国的同情的時候，俾斯麦就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当做他廢除关于中立的倫敦协定¹⁵⁸的一个借口。当比利时的报刊犯了类似的过失的时候，普魯士駐布魯塞爾的大使馮·巴兰先生就要求比利时政府不但要禁止报纸发表任何反普魯士的文章，甚至还要禁止刊登旨在鼓舞法国人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的新聞。《pour le roi de Prusse》^①廢除比利时的宪法，——这真是非常非常謙虛的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几家报纸刚刚拿威廉·亞涅山大^②的众所周知的“虔敬”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俾斯麦馬上就向瑞典內閣提出了气势汹汹的照会。甚至在圣彼得堡那个地方，他居然也发现了过于自由的报纸。由于他的低声下气的請求，书报总檢查官把彼

① 直譯是：为了普魯士國王；轉意是：白白地。——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4頁脚注。——譯者注

得堡的主要报纸的总編輯召到他那里去，吩咐他們注意不要对这位忠于沙皇的普魯士臣僕作任何非难。这些总編輯中的一个，扎古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疏忽大意，竟把这次 avertissement [警告] 的秘密在“呼声报”¹⁵⁹ 上泄露出去了。他立即被俄国的警察抓起来并被驅逐到某个偏僻的省份去。如果以为这些宪兵措施仅仅是由于战争寒热病的发作而产生的，那就錯了。相反地，这是普魯士法律原則的真正的有計劃的应用。普魯士刑法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魯士国王”或“背叛普魯士”的行为或言論，都要受到起訴！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且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幸而它的事業决不是沒有希望。

謹向閣下致敬

卡尔·馬克思

1871年1月16日于倫敦

載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
“每日新聞”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每日新聞”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
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
立场的决议草案¹⁶⁰

1. 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 像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能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¹⁶¹的约束。

弗·恩格斯于 1871 年 1 月 31 日
提出
载于 1871 年 2 月 4 日“东邮报”
第 123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¹⁶²

1871年2月13日于倫敦

公民們：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委托他代表我们给你们写回信。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7月30日的那封信的回信，那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暂时负责同西班牙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耳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耳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¹⁶³。这些报纸使我们经常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愈来愈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

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給我們的宣傳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經不得不反对，而且現在也还不得不反对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反对貴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各地的經驗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須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細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資本之間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剝削阶级的政治統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貴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們的財富的力量，不仅靠資本对劳动的剝削，而且还靠國家的力量，靠軍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我們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棄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組織和宣傳的手段。普选权賦予我們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組織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謂国民代表会；我們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們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傳，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傳的作用。現在，在法国也剛剛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們将在国民議會中大声宣布我們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們高兴地知道你們想把你們國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費轉給我們，我們將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費。会費請通过倫敦的任何

一家銀行用匯票匯給我們的財務委員約翰·韋斯頓，匯票請用掛號信寄給信末的簽名人，地址是：倫敦海-霍耳博恩街 256 號（總委員會駐在地），或瑞琴特公園路 122 號（他的住址）。

我們還很感興趣地等待着你們答應寄給我們的那份關於你們聯合會的統計材料。

至於國際的代表大會，在當前的戰爭繼續進行的時候，是無從考慮召開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復，——這是很可能的——總委員會馬上會研究這個重大問題，並且會考慮你們提出的在巴塞羅納召開代表大會的友好邀請。

我們在葡萄牙還沒有支部；同這個國家的工人建立聯繫，這對你們來說也許比我們容易些。如果這樣的話，那就請你們就這件事再寫一封信給我們。同樣，我們相信，如果你們能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聯繫，以後把所取得的結果告訴我們，那至少在開始時是比較好的。現在，如果你們能給我們寄一期“布宜諾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協會年鑑”¹⁶⁴ 來看一看，那你們就給我們的工作幫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國，國際運動雖然障礙重重，但是仍在繼續發展。在英國，北明翰和曼徹斯特的工會中央理事會（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經直接加入我們的協會，通過它們，這個國家的兩個最大的工業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們的協會了。在德國，我們現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這種迫害和一年前我們在法國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樣的。我們的德國朋友們——其中已經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監獄——真正是在為國際的事業受苦；他們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為他們用全部力量反對侵略政策，要求德國人民和法國人民友好。在奧地利，我們的許多朋友也被關在監獄里，

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們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們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馬賽、波尔多、土魯斯都發揮了前所未見的毅力，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們有强大的組織；我們的比利时各支部剛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們各支部之間出現的意見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們从美国接到了消息，說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們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組織——劳工同盟（Labor League）¹⁶⁵ 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們的新消息，向你們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俄国状况¹⁶⁶

致“派尔-麦尔新聞”編輯

閣下：

英国政府声称，它对俄普同盟一无所知。而在德国却任何人也不怀疑存在着这种同盟。相反地，亲普魯士的报纸为此兴高采烈，而反普魯士的报纸则气愤不已。其中有一家报纸“人民国家报”认为，格萊斯頓先生之所以否认同盟，只是想暗示：这种条约与其說是同盟，勿宁說是臣服，在这一点上格萊斯頓先生是正确的。的确，凡尔赛和彼得堡之間，“您的至死效忠的威廉”和他的較为审慎的外甥亚历山大之間的函电往还，使人对今天大陆上两大軍事帝国之間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順便說一下，这些函电首先发表在“圣彼得堡报”¹⁶⁷上；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报刊却没有将这些函电的内容全部披露，尤其是对威廉皇帝至死效忠的保证保持緘默。不管怎样，通信的全文使人毫不怀疑，威廉皇帝想表明他如何深深地感激俄国和准备怎样为它效劳。因为皇帝已年逾七旬，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的情緒又使人怀疑，所以俄国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要趁热打铁。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儲。——編者注

此外俄国国内的情况也很难令人满意。财政遭到近乎绝望的破坏；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政府时而赐与、时而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而这种舆论和现政府迄今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显然完全相反。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传统俄国外交的平静迟缓但极周密稳妥的秘密行动，对它的耐性是极为严重的考验。不管在会议¹⁶⁸上获得多大的成功，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说来都无足挂齿。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上威权。此外，他们知道，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也具有与他们同样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及向南方和西南方修建的大规模战略铁路已能有效地为进攻奥地利或土耳其或同时进攻这两个国家服务，那末这难道不是促使俄国政府和亚历山大皇帝本人采取波拿巴的老办法，趁目前与普鲁士的同盟还似乎可靠的时候，借助对外战争来暂时解除一下国内困难的强大动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最近发行1200万英镑公债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的确，证券市场上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抗议书（据传无人签名，看来一直到最后还无人签名），不过听说，售出的公债超过了

① 亚历山大王储，未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規定的数字。这 1 200 万英鎊除了某些别的用途外还有什么用途，施特廷的“波罗的海报”¹⁶⁹ 給我們做了报道，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表这些消息。据該报駐彼得堡記者报道（新历 3 月 4 日消息），俄国軍事当局从普法战争中找到，迄今俄国建造要塞所遵循的筑垒方法是完全不适用的，因而陆军部已經制定了必要的修改計劃。

“据报道，新的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堡垒，这种方法应首先用来修建需要立即兴修的最重要的边防要塞。应首先給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莫德林等要塞建造单独的堡垒。”

而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即伊万城）和莫德林（它的正式俄文名称是諾沃格奥尔斯基也夫斯克）正是以华沙为中心的控制波兰王国大部分国土的三个要塞。現在所以沒有在华沙建筑单独的堡垒，只是因为它許多年来已經有了这样的堡垒。就这样，俄国在紧张地巩固它对波兰的控制，加强它对奥地利的作战基地，而匆忙进行这样的工作对欧洲和平說来絕非吉兆。

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可称为純粹防御性的措施。不过上述的那位記者繼續写道：

“俄国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軍事准备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久前陆军部已下令成立第四营。所有各团，包括駐在波兰王国的各团，都已开始执行这一命令。已經組成战时在铁道上和电訊方面执行勤务的队伍以及卫生連。正在加紧訓練人們执行各种勤务，而卫生連里甚至在訓練如何急救伤员，如何止血，如何使失去知觉的人复苏。”

几乎大陆上所有大規模军队的步兵团平时都是由三个营組成，无疑由平时轉向战时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路易-拿破侖在宣战的那一天也是下令成立第四营。在普魯士，接到动員令后

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不管怎样解释突然要为波兰的要塞修建单独的堡垒、突然要 empressement [急于] 在俄国军队中设立普鲁士的 Krankenträger [担架队] 以及成立铁道和电讯队伍（这个国家的铁路线和电报线都很少），成立第四营这一点总是鲜明地表明了俄国实际上已经越过平时与战时的分界线。谁也不能设想，俄国采取这种步骤是沒有一定目的的；而如果說这种步骤意味着什么，那只是要进攻某人。可能这也就是需要这 1 200 万英镑的原因。

您的忠实的 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3 月 1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载于 1871 年 3 月 1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900 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編輯¹⁷⁰

閣下：

3月16日貴报发表了貴报駐巴黎記者的报道：

“卡尔·馬克思……曾写信給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說他不滿意这个城市的协会〈指国际〉會員所采取的立場”云云。

看来，貴报記者的这篇报道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該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說是我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載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2月28日于倫敦，好像还有我的签名，信的內容和貴报記者的报道相同。我必須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弗·恩格斯起草于1871年3月21日

以复述卡·馬克思来信的形式載于
1871年3月22日“泰晤士报”第
2701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草稿譯的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泰晤士报”等
报纸編輯部的声明¹⁷¹

致“泰晤士报”編輯

閣下：

我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請求您在貴报登載如下的声明：

英国报刊紛紛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違背事实。无論是我們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論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謂的反德同盟純粹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賽馬俱樂部¹⁷² 倡議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銀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繼續存在。工人階級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誹謗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責任。現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魯士的报纸指責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¹⁷³ 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倫特信使报”、“自由”¹⁷⁴ 等法国报纸則报道說，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魯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會議；在

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尊敬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3月22日于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3月21日
载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
第27018号、1871年3月25日
“东邮报”第130期以及国际的其他
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Original-Abdruck 2 mal
in Größe.
Bestellungen nehmen alle
Buchhändler und Buchhand-
lungen des Reichs und Aus-
landes an.
Der Bezugspreis
besteht aus:
1. Einmal. Quartalspreis 18.
2. Einmal. Monatspreis 2.

Der Volksstaat

Abonnementort
Der Druck und Vertrieb
des Volksstaats ist durch
Karl Dietrich Verlag
in Berlin, Friedrich-
straße 12, 1. Etage,
besorgt. Für den Vertrieb
in den Provinzen sind
Kaufleute, Buchhändler,
Librarien und Newagen,
z. B. in Berlin, Friedrich-
straße 12, 1. Etage,
Karl Dietrich Verlag,
in den Provinzen sind
Kaufleute, Buchhändler,
Librarien und Newagen,
z. B. in Berlin, Friedrich-
straße 12, 1. Etage,
Karl Dietrich Verlag.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chaften

卡·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¹⁷⁵

办得最有成績的一家巴黎警察报纸“巴黎报”，3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聳人听闻：《Le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国际的最高首脑”〕（《Grand Chef》，大概是施梯伯的《Haupt-Chef》¹⁷⁶的法文译法）。

那篇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还是普鲁士人。他叫卡尔·馬克思，住在柏林”云云。“真想不到！这个卡尔·馬克思不满意国际的法国会员的做法。单凭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特色。他认为他们过分注意政治，对社会问题关心不够。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刚才写信给他的战友，国际的一位巴黎祭司，公民赛拉叶，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卡尔·馬克思要求国际的法国会员，特别是巴黎的会员不要忽视他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劳动的组织 and 工人协会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组织劳动，反而加以破坏，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这些违法乱纪者尊重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只要卡尔·馬克思先生的这封值得注意的信向国际会员一宣布，我们就有可能予以发表。”

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真刊登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

这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倫敦的报纸轉載了。不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倫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倫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样一个毛病，即硬要我轉弯抹角地經過巴黎和我住在倫敦的友人賽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經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謠言，說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倫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們感到高兴的新聞，幸災乐禍地在自己的社論里大談其国际终于进行的自杀。使它們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載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②：

“英国报刊紛紛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違背事实。无论是我們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謂的反德同盟純粹是貴族和资产階級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賽馬俱乐部倡議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銀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繼續存在。工人階級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誹謗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責任。現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魯士的报纸指責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

^① 見本卷第 311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312—313 頁。——編者注

‘吉倫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則报道說，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魯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魯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該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統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們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 卡尔·馬克思

1871年3月23日于倫敦

載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
第26号、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
第6号(有删节)、1871年4月23日
“先驅”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卡·馬克思
致“工人报”編輯部¹⁷⁷

1871年3月31日于倫敦

公民們：

正如我已經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所謂我給国际巴黎会員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級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謊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責的罪行。

敬礼和兄弟情誼

卡·馬克思

載于1871年4月8日
“工人报”第2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工人报”校对过

① 見本卷第311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泰晤士報”編輯¹⁷⁸

閣下：

請允許我再次借用貴報篇幅駁斥一個廣泛流傳的謠言。

3月30日的巴黎電訊中引用了“高盧人報”¹⁷⁹的一段話；這段話在“據傳巴黎革命系由倫敦發動”這個聳人聽聞的標題下，點綴了上星期六的倫敦各報。“高盧人報”在最近這次戰爭中在編造使巴黎的 *petite presse* [下流報紙] 成為全世界話柄的閔豪森故事方面，完全可以和“費加羅報”¹⁸⁰ 及“巴黎報”媲美，看來這家報紙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酷愛新聞的公眾會始終恪守 «Credo, quia absurdum est» [“我相信它，因為它荒唐”]^① 的原則。但是，甚至閔豪森男爵能否“在2月初”梯也爾先生尚未獲得任何官職的時候就在倫敦發動由這位梯也爾先生企圖解除巴黎國民自衛軍武裝而引起的“3月18日起義”呢？“高盧人報”不僅無中生有地說阿西和布朗基這兩位先生到了倫敦，在那里和我舉行秘密會議共同策劃陰謀，而且還虛構出兩個人來參加這次會議，一個是“意大利的總代理人班提尼”，另一個是“英國的總代理人德莫特”。“高盧人報”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報”授予我的“國際最高首腦”的稱號。恐怕

① 據說這是二世紀末三世紀初基督教作家德爾圖良的一句話。——編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閣下，我有幸做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4月3日于倫敦

載于1871年4月4日“泰晤士报”
第27028号和1871年4月6日
“每日新聞”第77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泰晤士报”

弗·恩格斯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¹⁸¹

安特卫普有 500 名雪茄烟工人失去了工作。工厂主要他们进行选择：要么解散他们的工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要么被解雇。全体工人毫无例外地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工厂主便关闭了他们的企业。

工人们有 6 000 法郎（1 600 塔勒）的现金；他们已经和荷兰、英国的雪茄烟工人取得了联系，不让工人从那里流入。他们将从英国得到相当大的经济支援；已经寄来 176 英镑（1 200 塔勒）；以后还将继续给予援助。不过，安特卫普人希求的只是贷款，他们声称，他们有能力偿还给与他们的一切援助。如果德国的雪茄烟工人或其他工会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安特卫普兄弟，那末希望他们一定这样做。钱款请寄交：安特卫普博姆加德斯街 3 号菲·克楠。德国的雪茄烟工人们，只要工厂主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让他们在你们中间招收工人到安特卫普去，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4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71 年 4 月 12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0 号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倫的決議¹⁸²

鉴于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請总委员会批准該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公民托倫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議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的決議；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議會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決議，并宣布将公民托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沒有可能較早地就这一問題采取措施，因为直到4月25日才收到上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決議的原文。

1871年4月25日提出

載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1871年5月14日“国际报”第122号、1871年5月24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东邮报”、“国际报”、“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再論“福格特先生”¹⁸³

从福格特先生遭到惨败的 1859 年奥格斯堡战役¹⁸⁴ 以来，看来他已经厌倦于政治。他以全付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据他自己說，以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惊人的”发现。例如，当居欣迈斯特尔和洛伊卡特闡明了腸内寄生虫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在科学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福格特先生作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腸内寄生虫可分为两类：呈圆形的屬圓类，呈扁形的屬扁类。现在他在这个偉大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偉大的成就。由于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人骨化石，使得对不同人种的头骨进行比較研究風靡一时。学者們把头骨量来量去，比来比去，爭論不休，但是得不出任何結果，最后福格特却以常有的胜利信心宣布他找到了謎底，即所有一切人的头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椭圆形的（长头骨），一种是圆形的（短头骨）。福格特简单地运用他的寄生虫原理就得到了最善于观察、最勤奋的科学家經過多年的頑强劳动还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說在这些惊人的发现上再加上一个政治动物学上的新种的发现，即“硫磺帮”¹⁸⁵ 的发现，那末即使要求最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一生能有福格特的这么些劳績也就足够了。

但是我們的福格特的偉大精神是不知道安息的。政治对于这

位甚至在啤酒店也創立偉業的人來說仍然具有難以抗拒的魅力。1860年 anno〔夏天〕所受的打擊已被安然忘却，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書已不再發售，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早已化作煙雲。我們的福格特在德國庸人的如雷掌聲中進行了講學旅行，神氣十足地端坐在自然科學家的各種大會上，端坐在人文學家和考古學家的代表大會上，混入了真正大學者的行列。所以，現在他又以為自己似乎相當“正派”，以為在政治上也負有教導德國庸人的使命，正如他在自然科學問題上曾教導他們的那樣。這時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小拿破侖¹⁸⁶在色當投降，普魯士人兵臨巴黎城下，俾斯麥要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這正是福格特發表重要言論的好時候。

這次的言論標有這樣一個標題：“卡爾·福格特給弗里德里希·科爾布的政治書信”，1870年俾爾版。其中收了十二封信，這些信最初發表在維也納的“每日新聞報”上，并由福格特的“通報”——俾爾的“商業信使報”¹⁸⁷予以轉載。福格特反對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反對德國的普魯士化；使他十分惱火的，是他這個問題上不得不完全追隨可恨的社會民主黨人即“硫磺幫”。不必敘述小冊子的全部內容，因為某個福格特對這些事情的想法絲毫不會使人感到興趣。而且他所提出的論據，只不過是在啤酒店里閑談政治的庸人們最常用的論據，不同的只是福格特這次反映的是瑞士庸人們的觀點，而不是德國庸人們的觀點。我們感興趣的，只是福格特先生本人的耐人尋味的變化多端的人格。

因此，我們現在把福格特的小冊子拿來和他的“歐洲現狀研究”（1859年）¹⁸⁸——這是使他長期感到十分頭痛的一本倒霉的書——加以對照。我們發現，儘管精神上極其近似，文筆也是同樣粗糙（福格特在第10頁上談到他的“觀點”是用“自己的耳朵”聽到

的，自然他的耳朵完全是特殊的^①），但是福格特先生現在談的和他十一年前所宣揚的剛好相反。“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庸人相信，干預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发动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德国是不合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把路易·波拿巴描繪成为各国人民的“注定”的解放者；必須保护他，使他免受共和主义者以至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慣常攻击。冒牌的共和党人福格特也这样做了，虽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臉上显得很勉强，好像胃痛似的。有些好議論別人的人和“硫磺帮”里的人都断言，好样的福格特所以要給自己招来这些麻煩，要做这些丑态，只是因为他从波拿巴那里拿了英国人所謂的 «consideration» [“津貼”]，亦即拿了現金。傳出了种种可疑的事情。福格特曾向不同的人說过，只要他們願意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在报刊上称頌路易·波拿巴的解放人民的意願，他就送錢。甚至布拉斯先生（众所周知，从他主編“北德总汇报”¹⁸⁹以来，他的崇高德行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公开地“拒絕了福格特打算給他安置的法国食槽”。不过我們不想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多做文章，讓我們姑且假定福格特的胃痛和丑态都是天生的。但是从色当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福格特先生完全变了。关于法国皇帝本人，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他还談得比較含蓄。他只說：

“革命已經站在他的背后。即使战争不爆发，帝国也勢难在土伊勒里宫迎接 1871 年的新年。”（第 1 頁）

至于法国皇帝的妻子！他說：

“毫無疑問，如果歐仁妮获得胜利（須知这个缺乏教养的、甚至識字不多

① 双关語：«eigene»既是“自己的”，又是“特殊的”。——編者注

的西班牙女人，正在或者更正确些說过去曾在一长串狂热的神甫和农民的龙尾巴簇拥下进行战争)，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那末局势会立刻变得更糟”，即比普魯士人获得胜利后还要更糟云云。

所以，1859年法国人战胜奥地利人是“各民族的解放者”波拿巴的胜利；而1870年法国人如果战胜普魯士人，則是識字不多的欧仁妮及其龙尾巴的胜利。进步是很显著的。

路易·波拿巴的龙尾巴被批評得更厉害，因为現在发现他也有这样的东西。第2頁就談到“帝国的駭人听闻的揮霍浪費”。第16頁談到“领导帝国军队和政府的敗类”。这样的揮霍和这样的敗类早在185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風行得势。福格特那时完全看不到它們，而現在把它們完全看清楚了。这又是一个进步。但是还不仅如此。虽然福格特沒有直接罵他以前的“解放者”，但他还是不能不从一位法国学者的信中摘引了几段，其中說道：

“如果你有势力，就請你設法使我們摆脱最大的耻辱——celle de ramener l'infâme (即不让**无耻之徒**路易·波拿巴回来)。亨利五世，奥尔良王室，任何一个霍亨索倫，無論誰都行，就是不要这个**皇袍加身**的坏蛋，这个坏蛋把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染污了。”(第13頁)

不过不管以前的皇帝和他識字不多的夫人以及他們的龙尾巴是怎样的糟糕，福格特还是安慰我們說，在这个家庭里毕竟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就是常被称作普隆-普隆的拿破侖亲王。据福格特說(第33頁)，普隆-普隆曾对福格特本人說过，“如果南部的德国人是另一种做法(即如果他們不和普魯士人一起反对法国人)，他会不再尊重他們”，他相信战争定会招致不幸的結局，并且毫不隱諱他的这种看法。現在还有誰会責备福格特忘恩負义呢？他这位“共和主义者”甚至在“亲王”倒臺的时候还友好地向他伸出援助之

手，为他提供他将来争夺那“无耻之徒”的位置时可以援引的证据，——这种情形誰看到会不动心呢？

“研究”中谈到俄国和俄国的政策时，完全是用赞赏的口吻；这个帝国从它废除农奴制以来“与其说是解放运动的敌人，勿宁说是解放运动的朋友”；波兰最好与俄国合并（1863年的波兰起义正是证明了这点！），——而且福格特认为，俄国

“成为各斯拉夫民族日益争取团结在它周围的强大核心”，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859年俄国的政策和路易-拿破侖的政策一唱一和，在福格特眼中当然曾是一大伟績。现在完全变了，现在我们讀到的是：

“我毫不怀疑，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冲突即将来临……而且俄国将领导这场冲突中的一方。”（第30、31页）

接着说，在德国兼并亚尔萨斯之后，法国在这场冲突中会立即投向斯拉夫方面，甚至会尽力设法加速这场冲突的发生，以便索还它的亚尔萨斯；所以，在1859年似乎对德国来说是幸事的同一个法俄同盟，现在却被说成是对德国的威胁和可怕的怪影。但是福格特了解自己的德国庸人。他知道，他可以对这种庸人随便乱说，丝毫也不用怕前后矛盾。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格特十一年前要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俄国和波拿巴法国的同盟是德国和欧洲自由发展的最好保证呢？

至于普鲁士！在“研究”中曾明显地向普鲁士示意，它应当间接地支持路易-拿破侖反对奥地利的计划，只限于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然后“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未来的北德意志联邦的疆界——厄尔士山脉，美因河和大海——当

时已被用作誘惑普魯士的釣餌。“研究”的第二版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間出的，那时波拿巴分子的处境不妙，不能再在托辞和閑談上浪費時間，于是在这一版的后記中，福格特就已經直言不諱：他劝普魯士在德国发动內战，来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权，由普魯士吞并整个德国。他断言，如果說意大利战争要費时数月，那末这样統一德国則用不了几个星期。果然，恰好七年之后，正如路易-拿破侖的想法，普魯士完全按照福格特像鸚鵡学舌般随声附和的波拿巴的唆使行动起来；它馬上开始自相殘杀的战争，暂时爭取北德平原作为酬劳，建立（至少在北部）統一的中央政权。而福格特先生怎么样呢？福格特先生現在突然开始抱怨“1870年的战争是1866年的战争的必然后果！”（第1頁）他埋怨普魯士的貪得无厌的掠夺政策，普魯士向来“像猛虎扑羊似地冲向猎取物”（第20頁）。

他写道：“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人民比普魯士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强盜国家）。（第35頁）

他痛哭德国为普魯士所吞并，认为这是德国和欧洲所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第八封信和第九封信）。这就是俾斯麦执行了福格特的忠告的結果，这也就是福格特向俾斯麦提出了忠告的結果。

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們的福格特說来似乎一切还是順利的。过去的丑事在庸人們的記憶中真的已經全无痕迹，“研究”已經完全被人遺忘。福格特又能冒充体面的公民和正派的民主主义者，甚至还能以他的“政治书信”跟德国庸人的平庸潮流完全違背来把自己略微炫耀一番。甚至福格特在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問題上的观点跟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幸吻合，也只能为他增添光

彩：既然福格特沒有投到“硫磺帮”那一边去，那末結論必然是“硫磺帮”跟着福格特走了！可是突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不久前公布的路易-拿破侖秘密开支表上的一行小字：

«Vogt—il lui a été remis en Août 1859... fr. 40 000».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給他4万法郎。”¹⁹⁰

福格特？这是哪一个福格特？这里沒有做更确切的說明，这对福格特說来是多么不幸！自然，要是这里写着：日内瓦的卡尔·福格特教授，住在哪一条街，門牌多少号，那末福格特就可以說：“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妻子，我的大儿子，無論誰都可以，只是不是我。”可是单单写个“福格特”！沒有注明外表特征、名字、住址的福格特，只能是那个福格特，那个馳名全世界的学者，首先发现圓的和扁的腸内寄生虫，橢圓的和短的头骨以及“硫磺帮”的偉大科学家，他的赫赫声誉甚至为掌管秘密經費的警察所熟知，以致对他不必做任何确切的标记！而且，难道另外还有那么一个福格特在1859年为波拿巴政府帮过这样大的忙，致使該政府在这年8月（**当时福格特恰好在巴黎**）賞給了他4万法郎嗎？福格特先生，正是您帮过这样的忙，这是人所共知的；您的“研究”一书就可作为此事的证明；“研究”的第一版在春季問世，第二版在夏季問世；您自己承认过，从1859年4月1日到夏季，您曾向許多人說过，只要为波拿巴效劳，您就送錢；**1859年8月，战争结束后，您在巴黎**。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之后，难道我們还必须相信，波拿巴在1859年8月下令付与4万法郎的那个直接指称的“福格特”，是另外那么一个誰也不知道的福格特嗎？这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凭着一切圓的和扁的腸内寄生虫起誓：您如果不向我們提出相反的证据，我們就不能不认为，这里所說的福格特就是您。

但是，您也許會說，這種說法無非是以現在的法國政府，即公社社員，也就是那些被稱為“硫磺幫”的共產黨人的聲明為根據的，誰會相信這些人呢？對這一點可以這樣回答：“皇室文件和通信”是由“國防政府”公布的，這是該政府負責的官方行動。而您是怎樣看待這個政府，怎樣看待茹爾·法夫爾、特羅胥等人的呢？

關於這些人您在第 52 頁上寫道：“現在推舉出來的人們，就其智慧、精力以及信念之堅定而論，是不比任何人差的；但是他們無法做到他們力所不及的事情。”

對，福格特先生，力所不及的事情他們是無法做到的，但是，為了對這種他們很少得到的熱情贊譽表示感激，他們至少是能夠把您的名字划掉的！

不過，福格特先生，正如您自己所說的，“金錢畢竟是個人人格所受損失的等價物”（第 24 頁）；如果您的尊貴的人格由於您在 1859 年的政治飛躍而受到某種“損失”，——但願只是精神上的，——那末就請以這種“等價物”作為慰藉吧！

去年夏天當戰爭的喧嚷甚囂塵上的時候，您曾

“相信，這幕滑稽劇完全是法國政府為了用表面的擴軍備戰來掩飾帝國的驚人浪費才搞出來的。在路易-菲力浦時代**鑽木蟲**扮演了這個角色：超過預算的秘密開支都記入了建造艦隻的木料開支帳上；而在帝國時代，用全球的鑽木蟲也不能夠抵償全部的超支”（第 4 頁）。

這樣，我們就又回到了您如此心愛的蟲子上來，即回到鑽木蟲上來。它們屬於哪一類呢，是圓蟲還是扁蟲呢？誰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呢？只有您福格特先生，並且您也的確把它解決了。正如“通信”所證明的，您自己屬於“鑽木蟲”之列，因為您也吞食了“超過預

算的秘密开支”，而且是吞食了4万法郎。至于您属于“圆虫”一类，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是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5月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1年5月10日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卡·馬克思

法 兰 西 内 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¹⁹¹

卡·馬克思写于 1871 年 4—5 月
1871 年 6 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
在倫敦出版,并于 1871—1872 年
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 1871 年英文第三
版,并和 1871 年和 1891 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by
EDWARD TRUELOVE, 256, HIGH HOLBORN.

1871.

Price Twopence.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議員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① 見本卷第292頁。——編者注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說欧洲各国朝廷，以廢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們出面調解。巴黎被圍四个月以后，他們就认为开始談論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經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們讲了如下一席話：

“我的同僚們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是，巴黎有没有些許可能抵住普魯士軍队的圍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現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說的是实話，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們就是这样說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魯士軍队的圍困，那簡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終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預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簡短的演讲詞，后来由当时在場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見，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經知道他的“計劃”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謀私人統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僥幸得势的人們在9月5日就應該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計劃”，叫他們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騙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飽尝饥饿和殘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則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說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們的一寸領土，决不会让出我們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給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說，他們“防御”的不是普魯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揮巴黎軍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盜們，在整个巴

黎被圍期間的私人通信中厚顏无耻地譏嘲他們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軍炮兵司令、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將軍苏桑的信¹⁹²)。到1871年1月28日¹⁹³,騙子們終於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現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連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沒有敢于承当。这批 capitulars¹⁹⁴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賽,把一些证明他們的卖国勾当的文件遺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銷毀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礫”¹⁹⁵。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員謀求这种結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議會的一位巴黎議員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別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許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間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謀得了一大笔遺產,因而变成了一个財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訴訟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沒有被揭穿。既然無論花多大力气进行詭辯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靜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罵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釋放了皮克和泰費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

时代就在“旗帜报”¹⁹⁶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①。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 Société Générale¹⁹⁷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¹⁹⁸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饉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②；他们正好是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② 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 [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of-leave men [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¹⁹⁹。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²⁰⁰。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²⁰¹。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²⁰²，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

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請允許我向欧洲的輿論呼吁。从这个也許是欧洲最偉大的讲坛上,用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責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貢獻……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鎮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經是法軍炮击羅馬²⁰³的最狂热的辯护者了。其实,炮彈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該限定只轰击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祿而滿腹忿懣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風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mouche»〔“蠅子米拉波”〕綽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議院中声称:

“我屬於革命党,不但屬於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屬於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轉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棄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屬於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樣,把基佐內閣換成梯也尔內閣,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来,殊不知工人們对他的鄙視已使他不致受到他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繼續迴避在公共場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²⁰⁴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²⁰⁵及其議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議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統治階級的所有爭权夺利的

派系暗中互相勾結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們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傾軋。梯也尔当时也如現在一样責备共和党人，說他們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現在一样，对共和国說过像当初劊子手对唐·卡洛斯說过的話：“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現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記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虛伪說教，忘記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議會制度(沒有人为的議會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錢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羅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統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統一看做是掩盖普魯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襲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歐洲面前揮舞拿破侖第一的宝劍，——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侖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倫敦公約²⁰⁶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內战止，始終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內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許，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軍人驅去攻打巴黎²⁰⁷。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張反复无常，但是他終生都极端墨守陈規。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較深刻的变动，始終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領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違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瀆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經嘲罵铁路是荒誕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

法国陈腐的軍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約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①，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薪；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齷齪，——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

^① 1891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連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說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們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們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設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綫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沒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規定国民議會必須在一周之内选出；結果法国許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項規定，选出国民議會只是为了决定和战問題，而在必要时，則由它締結和約。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經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約，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曉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統派²⁰⁸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棄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統派。这些人要成立現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議院）的話來說，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統派当真相信，他們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

国又淪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統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車輪已經向后轉，要滾回 1816 年的 «chambre introuvable»^{①209} 去。在 1848—1851 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議會中，代表正統派的是一些頗有素养和富有議會斗争經驗的人物；現在打头陣的却是他們党內的庸碌之輩，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議會”²¹⁰ 在波尔多剛剛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沒有讓他們进行議會辯論就干脆告訴他們，他們必須立刻接受和約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魯士才会准許他們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沒有時間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債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負了沉重的地方債務。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債負，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財源。使灾难达到頂点的，是普魯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 50 万軍队的粮餉，要求支付他的 50 亿賠款以及过期补繳的 5% 的利息²¹¹。这一切應該由誰繳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財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們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轉嫁到財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經濟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資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結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實現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議會”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瘋狂的叫囂；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詞地說共和国沒有法律根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議院）”。

——編者注

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顱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頒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²¹²；按普野-克尔蒂約的主張，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議會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①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維努亚²¹³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倫頓为警察局长，耶穌会教徒奧雷耳·德·帕拉丹將軍为巴黎国民自卫軍总司令。

現在我們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喚的国防人士們提出一个問題。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財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約先生經手借了20亿債款。我們要問：

(1) 据說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內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約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 据說約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債款²¹⁴，此話是虛是实？

無論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們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議會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魯士軍隊立即占領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們用譏諷口吻說过的那样。

① 見本卷第49頁脚注。——譯者注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

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 9 月 4 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 月 4 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是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 9 月 4 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 1869 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²¹⁵。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 9 月 4 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

挑畔，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軍队在巴黎城內和巴黎周圍的集結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終是繼續保持着純粹防禦的立場。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內战：他派維努亚率領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襲蒙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軍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軍的抵抗和軍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沒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經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則早已預备好了宣布他的 coup d'état [政变] 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結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寬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軍自己的武器賞給国民自卫軍，他并且还說，相信国民自卫軍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結在政府周圍来反对暴徒。在 30 万国民自卫軍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結在小梯也尔的周圍来反对他們自己。3 月 18 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軍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許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 3 月 18 日一直到凡尔赛軍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沒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見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两將軍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憤慨的。

勒康特將軍是参加夜襲蒙馬特尔的波拿巴軍官之一，他曾一連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們拒絕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罵他們。他的士兵並沒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們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訓練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們轉

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馬“將軍”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軍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統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²¹⁶ 报館，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負責經理(gérant responsable^①)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們便把这位先前的軍需中士升任將軍。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劊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將軍头衔隐沒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諾，担保把他們篡夺的政权轉交給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²¹⁷。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却唆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們現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²¹⁸——去蹂躪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將軍一人不願以这种背信棄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軍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馬便又当上了將軍。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間，不向普軍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軍作战。他竭力阻撓国民自卫軍全面武装，唆使国民自卫軍中的資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計劃”的軍官，誣蔑无产者营怯陣而把它們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現在連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

① 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監禁。”——編者注

工人階級的仇敵的顯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幾天，他向陸軍部長勒夫洛呈遞了他的一份“徹底消滅巴黎 canaille〔暴徒〕的 la fine fleur（精華）”的計劃。在維努亞失敗以後，他又情不自禁地以業餘密探的身分出場。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對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兩人被殺應負的責任，就像威爾士親王夫人駕進倫敦城時對被擠死者的命運應負的責任一樣。

所謂在旺多姆廣場上屠殺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種神話，無怪乎梯也爾和地主議員們在議會中對此嚴守緘默，只委託那些歐洲報界的走卒去傳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動分子，一聽到3月18日勝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們看來，這個勝利意味着人民報復的時刻已經迫近。從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慘遭他們殺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²¹⁹，都在他們眼前浮現了。但是他們只是受了一場虛驚。甚至對市警都不但沒有予以應有的處置——解除武裝或逮捕下獄，反而給他們洞開了巴黎城門，讓他們安然撤退到凡爾賽。對“秩序人物”不僅毛髮未動，而且容許他們集結起來並在巴黎的正中心輕易地奪去許多重要陣地。中央委員會的這種寬容態度，武裝工人的這種寬宏大量，與秩序黨的習氣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黨竟誤認為這只是工人自覺軟弱的表現。於是他們就產生了一個愚蠢的計劃——試圖在舉行徒手的遊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維努亞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沒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從最奢華的街區吵吵鬧鬧地走出了一群“體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樣的 petits crevés〔絨袴闊少〕，領頭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貢、昂利·德·佩恩之流這樣一些極有名的帝國豬仔。這一幫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遊行作幌子，暗中攜帶殺人凶器，在街上列隊行進，遇到國民自衛軍的巡邏隊和哨兵，就橫加侮辱，並勒令繳械。

他們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崗哨的警戒綫，出其不意地占領設在旺多姆廣場上的国民自卫軍总参謀部。国民自卫軍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騷扰取締令）²²⁰，直到这样做不見效时，国民自卫軍的一位將軍^①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竄，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現，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約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牆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軍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竄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員^②）。在秩序党的这次偉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拋棄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們“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軍为抗議法軍穷凶极恶地襲击羅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將軍尙加尔涅曾被国民議會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軍隊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斬和馬队踐踏来对付他們。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經由国民議會通过了許多新的鎮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統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階級”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簡直沒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們，結果他們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軍上将賽塞率領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竄奔凡尔賽收場的。当梯也尔已經用夜襲蒙馬特尔发动了內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內战繼續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錯誤：本来應該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賽进军，一

① 貝热瑞。——編者注

② 馬尔儒納尔。——編者注

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議會”的陰謀。中央委員會沒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們的过分寬大的胜利者相互說了許多温和的和解話語，而在內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們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賽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殘酷虐待。厄內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褲袋里，在他們的行列中間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們，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則由她們尊貴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賞凡尔賽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們英勇的朋友、鑄造工人杜瓦尔將軍沒有經過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費(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鬧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聞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說，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圍繳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軍連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維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擄来的任何常备軍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宪兵德馬列也被授勳，因为他忘恩負义，像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員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²²¹，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議會的一次會議上大談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細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許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議會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虛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願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沒有比伏尔泰就已預見过的这种可以暂时

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²²²（見附录第35頁^①）。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²²³。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說：“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釋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將軍們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軍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燒彈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繼續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軍士兵的房屋，被宪兵們团团圍住，澆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燒；燒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納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軍士兵在貝耳-埃潘向一队騎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騎兵的队长（加利費的忠僕）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誤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調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倫就这个調查团的报告向陸軍部长勒夫洛提出質問时，“地主議員們”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談起他們“光荣的”軍隊的業績，就会是对这个軍隊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薩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員和在克拉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輕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倫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

^① 見本卷第386—387頁。——編者注

但是今天要試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們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記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負有重大責任的議會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說 *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議会在平靜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張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將軍們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們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两人的幽灵也沒有敗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²²⁴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腐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

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它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個爭權奪利的黨派和冒險家彼此爭奪的對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質也隨着社會的經濟變化而發生了變化。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國家政權也就隨着愈益具有資本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的性質，具有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①。在每次標志着階級鬥爭的一定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愈益公開地顯露出來。1830年的革命把政權從地主手里奪來交給了資本家，也就是從離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里奪來轉交給了工人階級的更為直接的敵人。資產階級的共和黨人以二月革命的名義奪取了國家政權，並且利用這個政權進行了六月屠殺。他們用這次屠殺向工人階級證明，所謂“社會”共和國不外是用共和國來對他們實行社會奴役；同時又向資產階級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階級證明，他們可以安心讓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去擔負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務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錢實惠。但是，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在建樹了他們唯一的六月勛業以後，不得不從秩序黨的前列退居後列；而秩序黨是一個現在已經和生產者階級公開對抗的占有者階級中所有一切敵對黨派組成的聯盟。他們共同管理的最適當形式，原來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的議會制共和國。這是一種公開實行階級恐怖和有意侮辱“賤民”的政體。據梯也爾說，議會制共和國“使它們〈統治階級的各個派別〉最少分裂”，可是它在這個人數很少的階級和這個階級以外的整個社會機體之間挖成了一道鴻溝。在以往各個政

^① 1871年德文版中，這句話的末尾稍有改動：“國家政權就愈益具有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編者注

府下面，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還使國家政權受到相當限制，而現在由於這個階級的聯合，這種限制已經消失了。由於存在無產階級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而無耻地利用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但是，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賦予行政機關以愈來愈大的權力來鎮壓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漸剝奪它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用以防范行政機關的一切手段。於是代表這個行政機關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統治階級的代表們驅散了。第二帝國原是秩序黨共和國的自然產物。

這個以 *coup d'état* [政變] 為出生證書，以普選為批准手續，而以寶劍為王笏的第二帝國，聲稱它倚靠農民階級，即倚靠沒有直接卷入勞資鬥爭的廣大生產者群眾。它聲稱它以破壞議會制度，從而破壞政府對有產階級的公開屈從狀況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它聲稱它以支持有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而拯救了有產階級。末了，它還聲稱它已經把一切階級團結到復活了的国家榮譽的幻想周圍。事實上，帝國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全世界都歡迎這個帝國，認為它是社會救主。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社會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工商業擴展到極大的規模；金融詐騙慶祝了自己縱橫世界的歡樂；民眾的貧困，在卑鄙無耻的驕奢淫佚的景象對照下，顯得格外刺目。看來高高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醜惡事物的溫床。普魯士本來渴望把這種統治制度的重心從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卻把這個國家政權的以及由這個政權拯救了的社會的全部腐朽性盡行揭穿了。帝

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

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鏖

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駕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負責的公僕。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們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會計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錯誤，也总能很快就糾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級授职制²²⁵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創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誤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經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現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誤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紀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誤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鳩和吉倫特派²²⁶所梦想的那种許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經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統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間的对抗状态被誤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現过的那种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貪污腐敗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議會議員，城市里凶狠的济貧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襲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贅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經

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侖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虛假統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統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們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来对抗現在已被廢棄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謀之外，經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給“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²²⁷ 撰稿的人，才会異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 1791 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魯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貶为普魯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屬輪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項最大的开支，即常备軍^① 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給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終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現的一些現象。

人們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釋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②，是生产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争的結果，是終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騙局。生产者的政治統治不能与他們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

①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为“軍隊”。——編者注

②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中“工人階級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編者注

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說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話，可是只要工人們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資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現在只是資本家的馴順伙伴）对立的現代社会辯护的人，立刻就彈起辯护的調子来反对他們。仿佛資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現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們叫喊說，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財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剝夺剝夺者。它曾想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資料、土地和資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統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領悟到現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們（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話或一种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計劃組織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資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經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癱瘓現象，那末，請問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嗎？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們并没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 来实现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为

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①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②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時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²²⁸。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²²⁹。可是，他们现在靠攏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

② 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牌的帝国之間決定取舍。帝国大量盜竊社会財富，庇護大規模的金融詐騙，人為地加速資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階級遭受剝奪，使他們在經濟上遭到破產。帝国在政治上壓迫了他們，用狂歡縱飲從道義上激怒了他們；帝国把教育他們子弟的事情交給 *frères ignorantins* [無知兄弟會]²³⁰，從而侮辱了他們的伏爾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們的法蘭西人的民族感情，因為它把他們驟然推入了這次造成許多災難而結果只落得帝国顛覆的戰爭。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顯宦和資本家那幫 *bohème* [流氓] 從巴黎逃跑以後，以共和聯盟²³¹ 名義出面的中等階級真正的秩序黨，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幟下面，並且反駁梯也爾的誣蔑，保衛公社。至於這一大部分中等階級的感激心情能否經得住目前的嚴重考驗，將來自會知道。

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的唯一希望”²³²，這是完全正確的。從凡爾賽發出而由著名的歐洲報界僱傭文丐傳遍全球的最駭人聽聞的謊言，就是硬說“地主議員”代表法國農民。試想一想，法國農民對於他們在 1815 年以後不得不付予 10 億賠償金²³³ 的人們竟產生了愛戴心情！在法國農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們 1789 年的勝利果實的侵犯。1848 年，資產者們對農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 45 生丁的附加稅，但這是革命的名義做的；而現在他們卻挑起了反對革命的國內戰爭，借以把他們約定要付給普魯士人的 50 億賠款的主要重擔轉嫁到農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發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經聲明，戰爭的重擔應當由真正的戰爭發動者負擔。公社一定會使農民免除血稅，一定會給他們一個廉價政府，一定會用他們自己選舉出來並對他們負責的僱傭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現今吸吮他們血液的公證人、律師、法

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們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們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們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們会发觉，給教士的款項如果不由稅吏們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願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統治——也只有这种統治——能够直接帶給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須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問題，如关于像梦魇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問題，关于日益增多的 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階級）問題，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現代农业的发展和資本主义农业經營的競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剝夺的問題。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統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創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們就开始表示出他們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頒布的一切法律²³⁴，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經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們以为大革命及其帶給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侖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議員”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見，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議員”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們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鎖，阻止这种傳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給德国的普魯士軍隊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詐騙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鬧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儿亚的流氓加內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則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資产階級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結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間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們的爱国精神。公社則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資产階級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騙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們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們出卖給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骯髒勾当。公社則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②表示尊敬，让他們領導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鮮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紀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魯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將軍率領的波拿巴軍隊，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龐然巨物——旺多姆圓柱²³⁵。

公社的偉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違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課收工人罰金来减低工資——这是雇主

① 列奥·弗兰克尔。——編者注

②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編者注

們慣用的方法，他們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罰金納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圍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們在欧斯曼^① 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財物，所以公社沒收他們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沒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倫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們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財富，但是对于只从沒收教会财产上得到 8 000 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殘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論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會議；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設置暗探，其規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檢察官焚毀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閱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議會中，只要誰稍微想替巴黎說句話，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 1816 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議院”〕里也未曾有過。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計地在巴黎內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願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嗎？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沒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沒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議員們”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

① 欧斯曼男爵 (Haussmann) 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納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鎮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工作。(弗·伊·列宁主編的 1905 年俄譯本注。)——編者注

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²³⁶，这自然是使这些議員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將軍們慣于打敗仗、簽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²³⁷ 卷香烟而濫发給他們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將軍們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諷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監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員^① 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絕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說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嗎？但是，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錯誤。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論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訴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現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遺老和篤信者，他們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們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誠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傳統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則不过是些空喊家，他們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現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現了一些这样的人，他們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們极力阻止工人階級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們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禍害；摆脱他們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簡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顛

① 布朗舍。——編者注

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²³⁸、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麇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①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① 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你們可以信賴我的話，我從來不食言。”

他向議會說，“這是法國從未有過的最自由地選出的和最開明的議會”；他向他的雜牌軍隊說，這是“世界的瑰寶，是法國從未有過的一支最精銳的軍隊”；他對外省說，由他下令轰擊巴黎是無稽之談：

“如果曾經打了几發炮彈，那也不是凡爾賽軍隊打的，而是一些叛亂者為了假裝他們在作戰才打的，可是實際上他們連頭都不敢露出來。”

後來他又向外省宣稱：

“凡爾賽的炮兵不是轰擊巴黎，而只是射擊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說，硬推在凡爾賽軍隊頭上的處決和報復行為（！），全是謊言。他向巴黎聲明說，他只是想“把巴黎從壓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公社的巴黎“不過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爾先生的巴黎並不是“賤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靈的巴黎，francs-fileurs²³⁹的巴黎，閑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資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閑者的巴黎。這個巴黎帶着它的奴僕、騙子、文丐、蕩婦目前正麇集在凡爾賽、聖丹尼、呂埃伊和聖熱爾門；這個巴黎認為內戰不過是愜意消遣，它從望遠鏡中欣賞戰鬥的進行，計算放炮的次數，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婦的名譽賭咒發誓說，這裡演的戲要比聖馬丁門劇場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傷者的呼聲也不是假裝的，而且在他們面前演着的這場戲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

這就是梯也爾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倫茨城的亡命之徒²⁴⁰是卡龍先生的法國一樣。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²⁴¹，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 mouchards [偵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

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議員們”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議和，而議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滿的国民議會。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飭令国家的檢察官把“呼吁議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沒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議會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滿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議會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贊揚的反对巴黎的强盜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們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統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議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視听，把巴黎中等階級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議會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們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軍隊的时候，他向国民議會声明說：

“無論如何，我决不派軍隊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声明說：

“我發現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鎮压了里昂和馬賽的革命²⁴²，而他的“地主議員們”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詞就狂吠起

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像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²⁴³也是如此。当他不担任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布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²⁴⁴；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²⁴⁵，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

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議和滑稽剧沒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議員們”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繼續演下去，那些“地主議員們”由于头脑愚鈍，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虛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鎮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議和剧。他在国民議會讲坛上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話，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謀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謀，这个阴謀迫使我們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說：让那些举起瀆神武器的人放下他們的武器吧，那我們就会立即停止懲罰来締結和約，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別論。”

他对那些打断他講話的“地主議員們”的狂喊声回答道：

“諸位先生，我恳求你們告訴我，难道我說的不对嗎？难道你們听見我如实地說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嗎？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將軍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嗎？”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議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聞。在法国仅存的35 000个市鎮所选出的70万名市鎮參議員中，正統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 000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議會不但沒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連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鎮參議會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議會，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賽議會。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²⁴⁶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在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時候，他马上就開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說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廢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說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資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貨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嗎？

当这絕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時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們二者擇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縮短軍事賠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魯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滿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魯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釋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員去消灭巴黎，并調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們。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賠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們当然貪婪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釣餌。5月10日，他們签订了和約；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們的努力下經国民議会批

准了。

从締結和約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員被放回這一段期間，梯也爾覺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議和滑稽劇繼續演下去，因為他的共和黨走卒們極需要一個借口，以便裝做看不見對巴黎進行血腥屠殺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還對勸他議和的中等階級代表團說：

“只要暴亂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門就可以對一切人洞開一個星期，只有殺害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兩將軍的兇手除外。”

幾天以後，當“地主議員們”堅決要求他解釋這個諾言的時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長地暗示說：

“我對你們說，你們當中有些沒有耐心的人，他們未免太性急了。請他們再忍耐一個星期吧。一個星期以後就再不會有什麼危險了，那時任務就會和他們的豪勇和能力相稱了。”

一到麥克馬洪能向梯也爾保證說他很快就會打進巴黎時，梯也爾就向國民議會聲明，說他

“將手持**法律**走進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鮮血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全部抵償自己的罪責”。

當決定的時刻已近的時候，他對國民議會聲明說，我是不會留情的。他向巴黎聲明說，對巴黎已經宣判了；對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強盜們聲明說，政府允許他們任意向巴黎報復。最後，當叛徒於5月21日給杜埃將軍打開了巴黎城門時，梯也爾就於5月22日向“地主議員們”揭開了他們先前硬不願了解的他那出議和滑稽劇的“目的”：

“幾天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們正在接近**我們的目的**；今天我來告訴你們吧，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秩序、正義和文明，終於獲得勝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²⁴⁷。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6000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躑

躅；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們。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館里挤滿了爱好喝酒、打彈子、玩骨牌的人，蕩妇們在林蔭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飯店的 *cabinets particuliers* [特別間] 中傳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靜！”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賽报纸“巴黎报”²⁴⁸ 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現他們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輕佻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籠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們不願得到 *Parisiens de la décadence* [墮落时代的巴黎人] 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話：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以前，下賤和放蕩的羅馬又滾到毀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 (这里是战斗和創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²⁴⁹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記了一点：他所說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賽、圣丹尼、呂埃伊和圣热尔門大批奔回的那些 *francs-fileurs* [逃亡者] 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墮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毀謗的狂吠，来淹沒它的受害者即为爭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們的喊声。工人們的平靜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維護“秩序”的嗜血恶狗們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駭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識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沒有一

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上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褻瀆”磚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軍“杀人、放火和破坏”，試問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燒毀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宮²⁵⁰，試問这是不是放火？普魯士人不是为了軍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憤，就用煤油燒毀了許多像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試問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燒毀，試問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燒毀。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陣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軍作战的一切房

屋，都是不免要被燒毀的。可是，在奴隶們反对他們的压迫者的戰爭中，在這場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戰爭中，却根本不許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賽軍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賽軍队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擲手榴彈一样，这种手榴彈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燒毀的房屋少。直到現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燒毀的，哪些是进攻者燒毀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賽軍队已經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絕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廢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說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說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預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們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說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軍队已經准备就緒，而普魯士人又已經封鎖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贖罪應該不打折扣，审判應該严酷无情！”如果說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①，而不是凱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毀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誕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潰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規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給游手好閑者的巴黎騰

^①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羅馬作战，公元455年曾占領羅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譯者注

巴黎公社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5月20日凡尔西军队的部署

凡尔西军队运动的
主要方向

4月2-3日
4月9日-5月20日
5月21日

凡尔西军队占领的巴黎街区

5月21-22日 5月23-24日 5月25-26日 5月27-28日

⊕ 凡尔西军队炮兵的集中地点
普军的部署

4月2日 5月20日

公社社员的部署

公社社员的部署
4月2日 5月20日

公社社员运动的
主要方向

4月2-3日
4月9日-5月20日

公社社员的重要街垒

数字表示:

1 凯旋门
2 总参谋部
3 司法厅
4 土伊勒里宫
5 卢浮宫

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 64 个人质啊！1848 年 6 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²⁵¹ 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6 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阶级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

承人；从前的封建主們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統治階級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內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們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馬洪的御用軍进入圣克魯門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終結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廢墟，大概认为这些廢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魯士1849年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議院〕的議員²⁵²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絕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現在已經真正被砍掉了头顱，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黃騰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淺，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敗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嗎？普魯士和公社之間沒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約的初步条件，普魯士宣布了中立。可見，普魯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險；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給它五亿行凶賞錢。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現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違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純系圣彼得堡內閣御用工具的罪惡的普魯士政府宣布为違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們去討論这样一个問題：是不是要把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圍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給凡尔賽劊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①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

^① 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译者注

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則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們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評論：

“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和大部分公社委員，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見識和最剛毅的成員…… 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誠的、有見識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純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滿脑子警察气味的資產階級，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謀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們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間的国际紐帶。階級斗争無論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現出来，自然总是由我們协会的會員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現代社会本身。無論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鏟除。要鏟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須鏟除資本对劳动的专橫統治，即鏟除它們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远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历史永远釘在耻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样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总 委 員 会：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凱希耳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納

罗赫納

^① 大概是指罗比耐。——編者注

J. 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耳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 訊 书 記: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P. 卓瓦基尼 ……………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記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 录

—

“一队囚犯在烏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臉向着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費將軍和他的參謀下了馬，从左側开始巡視。將軍慢慢地走动，查閱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問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較小的队伍…… 很明显，这里出錯的可能性很大。一个軍官騎在馬上向加利費將軍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們犯过什么特別的罪恶。那个女人連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語来申訴她没有犯什么罪。將軍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說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 (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髒一些或者干淨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別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煩惱，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 像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繼續前进，而把他們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們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繼續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聞”駐巴黎記者6月8日报道）

这个加利費，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鬧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聞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会以法国的“毕斯托軍曹”知名的那个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論謹慎而不求聳人听聞的报纸）登載过一条消息，記述一些沒被當場击毙尚存一息的人們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

人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許多人埋得很淺。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們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靜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隱約傳来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們看見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絲毫也不怀疑，有許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 24 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 27 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顆子彈，可是現在她已經沒有生命危險。”（“旗帜晚报”²⁵³ 駐巴黎記者 6 月 8 日报道）

二

6 月 13 日的倫敦“泰晤士报”登載了如下一封信²⁵⁴：

致“泰晤士报”編輯

閣下：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們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們章程的前言中已經指出，国际是“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²⁵⁵ 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 1862 年以前。

为了解釋我們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 1869 年 3 月 25 日发的傳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傳单。当他还是一个頗为年輕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貝控以誹謗罪的巴黎“国民报”辯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

时他硬說他宣讀的是卡貝著的小冊子中的一些摘錄，實際上他宣讀的是他自己加進去的一些話。這一欺騙行為在法庭審判時被揭發出來了，要不是卡貝的寬容，茹爾·法夫爾就要受到開除出巴黎律師公會的懲罰。茹爾·法夫爾用來作為國際文件引證的一切文件，沒有一件是國際的文件。例如，他說：

“如1869年7月在倫敦建立的總委員會所說，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論的團體。”

總委員會從未發表過這一類文件。相反地，它發表了一個正是將同盟即日內瓦的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會主義民主同盟] 的章程——茹爾·法夫爾引證的就是這個章程——宣布為無效的文件²⁵⁶。

茹爾·法夫爾在他這個彷彿有一部分也是反對帝國的通告中，從頭到尾都只是重複波拿巴檢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論來反對國際，這些言論甚至在帝國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駁倒了。

大家知道，國際總委員會在關於前次戰爭的兩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發表的）^①，揭露了普魯士對法國的侵略計劃。後來，茹爾·法夫爾的私人秘書雷特蘭熱爾先生曾向總委員會的若干委員請求——自然是徒勞無益——由總委員會發動遊行示威來反對俾斯麥，以支持國防政府；同時特別請求他們不要提到共和國。由於預期茹爾·法夫爾將到倫敦來，遊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經做好了（無疑是本着最善良的願望），然而這是違背總委員會的意願的，因為總委員會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確地警告過巴黎工人要防範茹爾·法夫爾和他的同僚。

^① 見本卷第3—9、285—294頁。——編者注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閣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公告,請它們特別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將說些什么呢?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書記 **約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倫敦“旁观者”²⁵⁷(6月24日)充当了虔誠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謠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說过:所有耶穌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卡·馬克思
給“派尔-麦尔新聞”編輯的信

致弗·格林伍德先生

1871年6月8日

閣下：

能否請您将下面的短簡日內在貴报惠予刊載？

順致敬意

卡·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聞”編輯

閣下：

从貴报昨日刊載的巴黎通訊中得悉，在我以为自己是住在倫敦的时候，我却由于俾斯麦—法夫尔的要求而在荷兰被捕了。您难道不觉得，这个消息只是近两个月来不断由法国和普魯士警察捏造、由凡尔赛报纸予以发表、并由欧洲其他报纸紛紛轉載的无数聳人听聞的有关国际的謠言之一。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1年6月8日于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載于1871年6月9日
“派尔-麦尔新聞”第1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派尔-麦尔新聞”，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附函是
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 的通告的声明²⁵⁸

致“泰晤士报”編輯

閣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們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貝控以誹謗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騙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貝的寬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

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沒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說：

“如1869年7月在倫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說，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論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內瓦的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檢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論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論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駁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魯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請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別請求他們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預期茹尔·法夫尔将到倫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經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願望)，然而这是違背总委员会的意願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閣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請它們特別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將說些什么呢？

^① 見本卷第3—9、285—294頁。——編者注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1年6月12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
第27088号、1871年6月17日“东
邮报”第142期、1871年6月18日
“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21
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以及国际
的其他机关报

俄文譯自“泰晤士报”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泰晤士报”
編輯部的声明²⁵⁹

致“泰晤士报”

本协会总委员会为答复貴报 1871 年 6 月 19 日所載关于国际的社論，特委托我通知貴报如下：

貴报将“巴黎报”以及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純系凡尔赛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們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混为一談。

貴报断言：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中也完全贊同地引证了我报最近引用的比斯利教授的‘政治短評’，因而我們現在可以理解，授与前皇帝以社会救主的称号是多么公正。”

但是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沒有引证“政治短評”中的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证明^①。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綱領”根本不是像貴报所說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倫和奥哲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朗-爱克街圣

① 見本卷第 384 頁。——編者注

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倫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倫敦。

貴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貴报接着說：“我們还应当指出不久以前担任协会主席的阿西”，等等。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1867年就被撤銷了²⁶⁰。

卡·馬克思写于1871年6月20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旗帜报”
 編輯部的信²⁶¹

致“旗帜报”編輯

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論(6月19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倫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組織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們在巴黎的組織发表的,而是“凡尔賽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倫敦的国际分子同他們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張‘旧社会应当被摧毁,也将被摧毁’。他們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說成是‘消灭社会的巨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請您确切地指出,我們宣言的哪一頁、哪一行有您强加給我們的那些話!

卡·馬克思写于1871年6月20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 的信的声明²⁶²

致“每日新聞”編輯

閣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聞”星期二所載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做如下声明：

1. 关于說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或放逐的后果”的謾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們对于这一点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2. 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員（不論出席的或缺席的）署名，是总委员会的通例^①。

3. 至于說什么这篇宣言

“虽然显系經過某个薩克森人或克尔特人的潤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手笔”；

总委员会提請注意，国际性組織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民族的特色。况且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沒什么可隱瞞的。宣言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許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訊書記卡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有：“但这一次曾作为例外，正式征詢过缺席的委員的同意。”——編者注

尔·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沒有經過任何人潤色。

4. 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員候选人，但是遭到了否决。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1年6月21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20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71年6月23日“每日新聞”和
1871年6月24日“东郵报”第143期

俄文譯自“每日新聞”，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²⁶³

致“旁观者”(及“观察家”)编辑

閣下：

如果您公布这一事实，即目前充斥于英国报刊的巴黎的一切假宣言和“国际”的其他出版物(它们首先刊载于臭名远扬的“巴黎报”)无例外地都是凡尔赛的警察捏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此致

敬礼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馬克思 致“每日新聞”編輯²⁶⁴

閣下：

由 30 人以上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給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員，而自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責，則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問題上，总委员会的絕大多数只得信賴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員^①的建議，要約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給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②中說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責，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責任，我在此建議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訴我誣蔑他們。魯埃林·戴維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讀到法国人彼此間这样随便地指責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訓人的話，不是帶有會經常受到威廉·科貝特嘲笑的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負的味道嗎？法国的 *petite presse*〔下流報紙〕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謠言誹謗公社社員——被枪杀

① 弗·恩格斯。——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398—399 頁。——編者注

的、被俘的或是隱藏起来的公社社員，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輕視 petite presse，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誹謗，請問魯埃林·戴維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可以压制像戴維·烏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內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責²⁶⁵，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

卡尔·馬克思

6月26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載于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
144期和1871年6月27日“每日
新聞”(被任意删节)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并根据
“每日新聞”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
魯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²⁶⁶

致“每日新聞”編輯

閣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貴报星期一所載乔·杰·侯里欧克和本·魯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會議記錄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1869年11月16日总委员会會議，在这次會議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員，并希望参加应于1870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約翰·韦斯頓先生提出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員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議所引起的反应，使韦斯頓先生沒有坚持自己的建議，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魯克拉夫特先生声称，在投票表决宣言时，他未出席會議，对此我应当指出，魯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1871年5月23日举行的总委员会會議，当时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內战”的草案将于5月30日的应屆总委员会會議上予以宣讀和討論。因此魯克拉夫特先生完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問題的會議。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員署名，不論他們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

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了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6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大家以为他会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曾经告诉过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我们曾经问过他，他是否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去做结论吧。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約翰·黑尔斯

于倫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71 年 6 月 29 日“每日新聞”和
1871 年 7 月 1 日“东邮报”第 144 期

俄文譯自“每日新聞”

卡·馬克思
致“新自由报”編輯弗里德兰德²⁶⁷

尊敬的朋友：

能否請您将下列声明在貴报刊登并将該天报纸寄一份給我。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馬克思

致“新自由报”編輯部

維也納“新聞报”²⁶⁸ 刊載了一篇題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文，署名是縮写字母 W。在这篇小品文里我很荣幸地被作者提到。据 W 說，他曾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見我。他甚至記得我在那里的講話。

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見面，因此有生以来从沒有見過这个人。

我怀疑，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的 W 是否到过倫敦。“大理石的楼梯”，此地是只有宫廷里才有的，W 却甚至在赫尔岑的“小宅第”里看到了。

我在此建議这位不甘心让“巴黎报”及諸如此类的警察报纸专

美于前的 W 說出自己的姓名來。

卡尔·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倫敦

載于1871年7月4日
“新自由報”第2462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自由報”，
并根据草稿校對過；附
函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聞”
編輯格林伍德²⁶⁹

閣下：

我在“每日新聞”上曾經聲明——您在“派尔-麦尔新聞”上轉載了我的聲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指責，只由我一个人承擔責任”^①。

您在昨日的貴報上說，这些指責是“誣蔑”。我聲明，誣蔑者正是您。您既如此无知又无礼，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們是住在大陆上，我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向您追究責任。

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倫敦
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

載于1871年7月8日
“东邮报”第14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① 見本卷第401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 英国报纸

倫敦 6 月 30 日。自倫敦有史以來，還沒有一件公諸于世的文獻，像國際總委員會的宣言那樣，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大型報刊起初本來打算施展其保持完全沉默的慣技，但是，只過了幾天它們就深深感到，這一次再這樣做已經行不通了。“電訊報”²⁷⁰、“旗幟報”、“旁觀者”、“派爾-麥爾新聞”、“泰晤士報”都不得不紛紛就這一“值得注意的文件”發表社論。接着，報紙上就出現了專門就宣言中某幾點發表議論的讀者來信。然後又是社論，而到了周末，各家周刊又發表了評論。所有的報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認國際是歐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對這支力量必須加以考慮，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會它的存在的辦法來消滅它。所有的報刊都不得不承認宣言的文筆高超；用“旁觀者”的話來說，宣言的語言就像威廉·科貝特的語言那樣堅強有力。資產階級報刊對這個如此堅決地捍衛無產階級觀點和毅然決然地維護巴黎公社的文件，幾乎是一致起來反對的，這本是意料中的事。由巴黎警察報紙編造出來的施梯伯式的文章²⁷¹和完全屬於另外一個組織（巴枯寧派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文件，——茹爾·法夫爾企圖把這些文章和文件的責任都推卸

給国际——尽管总委员会提出公开抗議，仍然被硬加到国际的头上。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后来，这一切叫囂連庸人都感到厌烦了。“每日新聞”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詳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辯护。就在报刊叫囂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声明自己退出总委员会，其中一个(奥哲尔)早已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調子，另一个(魯克拉夫特)自从被选入倫敦国民教育局的时候起，显然就更加听从“可敬的”人物的意見了；他們的辞职被一致同意了。他們已經被另外两个英国工人^①代替了，他們很快将体会到，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一个英国教士魯埃林·戴維斯在“每日新聞”上抱怨宣言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进行了尖銳的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总委员会起訴的办法也行。第二天，卡尔·馬克思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說，作为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責由他本人承担責任^②；但是，看来法国大使館并没有接到对馬克思控以誹謗罪的指令。最后，“派尔-麦尔新聞”声明說，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說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

維也納报纸“漫游者”²⁷²所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也夫頌揚涅恰也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績与謝列布廉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績同时吹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

① 約·罗奇和阿·泰勒。——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401頁。——編者注

生,我們將要比較詳細地談談这三个可敬的人物。現在只說一点,即艾尔皮金是有名的俄国間諜。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71 年 7 月 5 日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第 54 号

卡·馬克思
美国駐巴黎大使华施貝恩先生²⁷³

致紐約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公民們：

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貝恩先生在法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給你們。

一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倫敦“每日电訊”和“紐約先驅报”²⁷⁴的記者。应该順便指出，“每日电訊”为了凡尔賽政府的利益，竟把里德先生寄給該报的那些簡短的电訊报道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 affidavit^①的形式来证实他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們在哪里呢？他們岂能眼看着无辜鮮血汇流成河而不設法調解一下嗎？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靜下来，我知道华施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馬上去見他。这大概是4月17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給萊昂斯助爵

① 向法官提出的声明，等于宣过誓的证詞。——編者注

的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給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貝恩先生官邸，穿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許多救护馬車，滿載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彈在凱旋門周圍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許多无辜者。

到了歇奥街 95 号，我就問看門人，去見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領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絲不差地說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戶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戶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貧寒的工匠；把他們隔开的楼梯說明了他們之間存在的社会鴻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沒有看見穿紅色便服和长筒絲袜的健壮的僕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乱花錢的，而我們簡直是鋪張浪費。’

走进秘书的房間时，我問华施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見到他本人嗎？’——‘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來訪，于是我被領去見他。他懶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讀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繼續坐在那里，沒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們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貝恩先生說，要是我們不設法进行調解，那从我們方面說来，是不人道的。無論如何，我們有义务試一試；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別有利，因为当时普魯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賽对問題作最終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貝恩先生回答說：‘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讓他們放下武器吧！’我反駁說，国民自卫軍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預，所以我請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萊昂斯勳爵合作。华施貝恩先生說：‘这些凡尔賽人什么也不願意听。’我說：‘如果他們拒絕，那他們將負道义上的責任。’华施貝恩先生說：‘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見萊昂斯勳爵吧。’

我們的會見就这样結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沒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当考萊勳爵任我国駐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談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貴族式的語調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我同时也劝萊昂斯勳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責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顛政府不願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罵，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馬尔車

站和木兰-薩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視之，更不用說訥伊的慘状了。萊昂斯勛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說，他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願意轉交我对這個問題的任何其他有关报道。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調解特別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顛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無論如何这不是萊昂斯勳爵的过錯。

我們还是回过来談华施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勤林蔭道；听見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見是霍薩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貝恩先生旁边，华施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馬車上，周圍圍了一大群美国人。寒暄之后，我就同霍薩特博士談起来了。話題很快就轉到周圍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說道：**‘凡是公社社員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們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沒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殘忍的話时，他还有時間去救大主教哩。”²⁷⁵

二

“5月24日，华施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會議，他带来了普魯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調解凡尔賽人同公社社員之間的紛爭的建議：

停止軍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議會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賽軍隊撤离巴黎，駐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圍；

国民自卫軍繼續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現在在公社軍隊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會議上接受了这些建議，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須給法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議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館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5月25日早晨的會議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尔、德勒克呂茲和阿尔諾德——

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魯士代表就在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門口，国民自卫軍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同美国大使館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諾德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5月26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普魯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預的結果（这种干預使人相信普魯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相信他們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調解人），是防綫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虽然为了使这次談判能严守秘密，曾經采取了預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軍的士兵們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談判，他們完全相信普魯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魯士陣綫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魯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輕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們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則引渡給凡尔賽政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間，华施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譴責凡尔賽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員^①写的，他也像里德先生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 affidavit 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为了全面地評价华施貝恩先生的行为，必須把里德先生和巴黎公社委員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計謀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华施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說，公社社員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起凡尔賽政府。就在5月24日这同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薩特博士和許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說，不仅公社社員，甚至連一般同情公社社員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員，而且連公社軍隊的全体战士都能保全生命。

① 奧·賽拉叶。——編者注

亲爱的公民們，我們請你們把这些事实告訴美国的工人階級，要他們來決定，华施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堅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凱希尔	威廉·黑尔斯	科尔布
弗·列斯納	乔治·米尔納	托·莫特斯赫德
查·默里	帕·麦克唐奈	普芬德
約翰·罗奇	呂耳	薩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通訊書記：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馬克思——德国和荷兰；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海·荣克——瑞士；P. 卓瓦基尼——意大利；捷維·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約·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財務委員	約翰·韦斯頓
財務書記	乔治·哈里斯
总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1年7月11日于倫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馬克思写

1871年7月13日左右印成傳单，并載于1871年7—9月国际的許多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卡·馬克思
致“晨报”編輯²⁷⁶

閣下：

您在今天的一篇社論里引用一系列类似“倫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已起来反对可恨的資本”等等的話；而且承蒙您的好意，认为这些話是出自我的手笔。

請允許我声明，作为您这篇文章的根据的全部引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巴黎警察已习惯于几乎每天要用我的名义散布謊言，以便取得攻击凡尔赛被俘的国际会員的罪证；大概您是被他們散布的某些謊言引入了歧途。

閣下，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馬克思

1871年7月11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載于1871年7月13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晨报”

卡·馬克思 致“旗帜报”編輯

閣下：

在今天早晨的“旗帜报”上，貴報駐巴黎記者引用了“法兰西报”²⁷⁷上的一封信，信上注有“1871年4月28日于柏林”字样，并且似乎还有我的署名。我要指出，这封信和不久以前在“巴黎报”以及其他法国警察报纸上发表的硬說是我写的所有其他信件一样，从头至尾都是伪造的。如果“法兰西报”說这封信是取自德国报纸，那末它也同样是說謊。德国报纸从来不会在伪造信上注明柏林字样。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7月13日于倫敦

載于1871年7月17日“旗帜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旗帜报”

弗·恩格斯

*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論²⁷⁸

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倫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絕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張、經濟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結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絕和他們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絕和他們交往”云云。

我們来看一看事实。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以后,該会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會議时,魯·沃尔弗少校就提出了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沒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異議,不仅沒有說这“一小撮人的結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反,章程是本着中央集权的密謀即賦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神起草的。宣言是以馬志尼慣用的風格起草的:資產階級民主、給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階級的社会特权。

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自然遭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仍然是协会的會員,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法国資產者又提出一些問題时为止。在他們遭到失敗以后,首先是沃尔弗,接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协会²⁷⁹。国际就这样和馬志尼断絕了关系。不久以后,临时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的

報紙上声明，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會員，他的宣言和章程草案都被拒絕²⁸⁰。馬志尼曾瘋狂地攻击巴黎公社，他也在英国报刊上进行攻击。每当无产階級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憤慨，甚至連路易·勃朗都在报刊上写文章反对他。而当时路易·勃朗曾屢次宣称，1848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的！

馬志尼所以称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異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謀，不容異己地反对老阴謀家掩飾不周的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所以国际应该为自己的會員中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到十分滿意，这个人的“头脑”和“性格”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不容異己”，以致他能保证国际存在七年之久，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

至于馬志尼所說的已經在英国开始出現的协会的分裂，实际是委员会有两个同資产階級一鼻孔出气的英国會員^①，认为我們关于內战的宣言太尖銳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們的是另外四个英格兰人^② 和一个爱尔兰人^③ 参加了总委员会，結果总委员会比以前更强大了。

国际沒有瓦解，現在它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刊公认为欧洲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倫敦从来沒有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像总委员会关

① 奥哲尔和魯克拉夫特。——編者注

② 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納。——編者注

③ 麦克唐奈。——編者注

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的第三版现在已经问世。

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志尼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学习**（似乎没有资金，这也能办到！）……**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合作社！）——**并且寄希望于未来!!!**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7月28日

载于1871年8月31日“自由思想”杂志第9期、1871年9月13日“玫瑰小报”第255号（部分刊载）以及许多其他意大利报纸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自由思想”杂志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59年“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第6期（译自另一意大利报纸）

卡·馬克思
給“泰晤士報”編輯部的附函²⁸¹

1871年8月7日于倫敦西北區哈佛斯
托克小山梅特蘭公園路4號

致“泰晤士報”編輯

閣下：

鑒于“公報”為駁斥“泰晤士報”關於凡爾賽審判延期的文章而寫的短評已經在歐洲報刊上引起許多反應，附上的材料可能會引起貴報讀者的興趣^①。其中引用的一封信，是由一位答應為幾個被捕者出庭辯護的律師寫的。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從的僕人

卡爾·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422—423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編輯

閣下：

“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評論，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緒。“公报”对这种評論的憤怒答复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的发表，大量的抗議书投向了巴黎的报纸，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抗議书当然是不会被登載的。我这里有一封法国人的来信，这个人由于职务关系有可能熟悉其中的情况，因此他关于审判莫名其妙地延期的原因所作的記述或許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摘录：

“到目前为止，誰也不知道第三軍事法庭何时开庭。看来，这是因为格里馬耳上尉即 *Commissaire de la République* (国家公訴人) 被另一个更可靠的人所替换。在最后一分钟，看了他起草的准备在法庭宣讀的起訴书之后，发现这位公訴人有点像是共和党人，他曾在費德尔布之流統率下在北方部队中服役，等等。于是突然有另一个軍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委任书交給他并且說：我是接替您的人。这件事是这样出乎可怜的上尉的意料，他差一点发了瘋……

梯也尔先生坚决想自己包办一切。他的这种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不仅不顾法庭保持公正态度的固有規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所有的 *juges d'instructions* [法院偵查員] 开会，而且甚至竭力挑选认为可以出庭的听众。他通过圣伊雷尔先生亲自分发入場券……

同时在薩托里，被捕者像蒼蠅般地死去，——铁石心腸的死神比这位渺小的国家要人的法庭判決干得更麻利些。在凡尔賽的单身牢房里关着一个不会說一句法語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据說他是爱尔兰人。究竟他是怎么落到这般境地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在被捕者里面也有个名望很高的人，他叫…… 他在牢房里已經呆了两个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这多么卑鄙。”

您的順从的僕人 正义

1871年8月7日于倫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卡·馬克思
致“国际报”編輯²⁸²

閣下：

您在一篇題为“国际协会”的文章中說：

“工人盲目地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供总委员会委員們任意享受，使他們得以在倫敦过舒服的生活。”

应当向您指出，除总書記領取每周 10 先令的津貼外，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員無論現在和过去一直是**无報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請您日內在貴报刊載这封信。

如果貴报繼續散布这一类誹謗言論，我将向法院起訴。

謹致

敬礼

卡·馬克思

1871 年 8 月 17 日于倫敦

載于 1871 年 8 月 23 日

“人民国家报”第 68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輿論”周报編輯²⁸³

私人信件

閣下：

我不仅要求您在貴報立刻发表随信附上的答复^①，而且坚决要求您在貴報刊登过誹謗言論的同一地方刊登詳尽而彻底的辟謠声明。

如果我不得不对貴報訴諸法律，我将感到非常遺憾。

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馬·

写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1 年第 1 版第 24 卷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 426—427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輿論”周报編輯

閣下：

今日出版的貴報上，您从俾斯麦的臭名昭著的“国民报”²³⁴譯載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极端恶毒的誹謗言論。其中有这样的話：

“卡尔·馬克思說：‘資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做生意’，可是这位新救主本人，并不比这好多少。他拿了工人靠自己的劳动从資本家那里掙来的錢，而他慷慨地付給工人作为交換品的則是可能将在一千年以后才存在的国家这样一張支票。向我們证明社会主义鼓动家們卑鄙地出卖灵魂的是些多么富有教益的事实，他們多么无耻地濫用交托給他們的錢財，他們是怎样指着鼻子互相責罵啊！所有这些，我們从他們党的代表大会和机关刊物上知道得很多了。这是个可怕的充滿污秽的火山，里面噴射出来的不可能是比巴黎公社更好的东西。”

为了答复“国民报”的那些出卖灵魂的下流文人，我想只說一点就够了：我从来没有向英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階級要过或領取过一文錢。

除总書記領取每周 10 先令的工資外，国际总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是无報酬地工作的。总委員會每年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

財務報告，向來都得到一致批准，從來沒有引起過任何爭議。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從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1年8月19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載于1871年8月26日
“輿論”周报第51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輿論”周报，
并根据草稿校對過

卡·馬克思
致“高卢人报”編輯²⁸⁵

1871年8月24日于布萊頓

閣下：

因为貴报发表了关于我同“紐約先驅报”一位記者談話的報道的摘要，我希望您把我寄給“紐約先驅报”的下列声明也予以发表。現將這項声明以原本形式即用英文附录于后^①。

我有幸做您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致“紐約先驅报”編輯

1871年8月17日于倫敦

閣下：

我在8月3日的“先驅报”上看到了关于我同貴报一位記者談話的報道的。茲声明如下：这篇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說的那些話，不論是对和法国最近事态有关的一些个别人物的意見，或是关于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看法，我都不应当負任何責任。报道中认为是我

① 在“高卢人报”上发表时保留了英文原文。——編者注

所說的那些話，其中有一部分的內容我确实談到過，但我并不是那樣講的；而另一部分，我根本沒有講過。

您的順從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載于 1871 年 8 月 27 日
“高卢人报”第 1145 号

第一封信原文是法文
第二封信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高卢人报”

卡·馬克思 給“太陽報”編輯德納的信²⁸⁶

1871年8月25日于布萊頓

閣下：

首先我应当請您原諒我長期沉默。我早就要給您回信了，實在因為工作太忙，以致損害了健康，醫師認為必須把我送到這兒來洗幾個月海水澡，嚴格禁止我做任何工作。

回到倫敦以後，只要有好機會迅速寫出點東西來刊印，我一定要實現您的願望。

我已經給“紐約先驅報”寄去一份聲明，表示我對該報記者硬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亂語和十足的謊言^①完全不負任何責任。我不知道“紐約先驅報”是否刊登了這篇聲明。

流亡到倫敦來的公社社員的人數日益增多，而我們援助他們的資金日漸減少，因此，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處境十分淒慘。我們準備號召美國人給以援助。

為了使您對法蘭西在 République Thiers [梯也爾共和國] 統治下的情況有所了解，我應當把我自己的幾個女兒的遭遇告訴您。

我的二女兒勞拉嫁給了醫師拉法格先生。在巴黎開始第一次

① 見本卷第428—429頁。——編者注

被圍的前几天，他們离开巴黎到拉法格的父亲所在的波尔多去。拉法格的父亲身患重病，很想同自己的儿子見一面。儿子照料着他，在他逝世以前，一直守在病榻旁边。以后，拉法格和我的女儿就住在波尔多，拉法格有一所房子在那里。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际波尔多支部的書記，因此曾作为該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約在5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呂雄。我的患过严重胸膜炎的大女儿在那里洗矿泉浴，进行治疗。拉法格夫妇照料病危的孩子，而我的小女儿則在家庭悲哀容許的限度內去欣賞呂雄近郊的美丽風景。呂雄是病人和 beau monde〔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誰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們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凱腊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曖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来是 soi-disant〔所謂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現在又当上了上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現的还有土魯斯的总檢察官德尔佩克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預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經为自己准备了一張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誕生的，因此可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們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們本人曾被

République 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厉地反复盘詰。她們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訊。这种通訊只不过是她們写給母亲的几封信，其內容对于法国政府說来当然是不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倫敦报纸！宪兵對她們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个星期。我的女儿們必須答应在做好准备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离开法国，因为她們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險；然而与此同时，她們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 haute surveillance〔崇高監視〕的地位。凱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滿以为我的女儿們沒有护照，但是幸而她們都帶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則也会无耻地对待她們，就像对待德勒克吕茲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們是一样无辜的。現在她們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謊言。例如“高卢人报”把我的三个女儿变成了我的三个兄弟，說他們都是尽人皆知的、危險的国际密使，虽然我連一个兄弟也沒有。梯也尔的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呂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說拉法格先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險，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在請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員**(!)逮捕起来，其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市監獄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据西班牙內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馬德里去。据8月23日的“每日新聞”报道，他最后被釋放了。

在呂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①，只不过是梯也尔

^① 根据保留下来的这封信的手稿片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在呂雄和西班牙发生的这一切。”——編者注

这帮先生們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內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們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間有一張英国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擇手段。

至于克呂澤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他沒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給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今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現在 addio [再見吧]!

您的老朋友 卡尔·馬克思

載于 1871 年 9 月 9 日“太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太阳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致“真理报”²⁸⁷編輯

1871年8月30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編輯先生：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書記約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日新聞”上得悉，勒諾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燒毀世界上所有一切砦堡以及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黑尔斯先生当即給阿西的辯护人萊·比果先生发出如下电报：

“妄加于国际的纵火宣言，全是捏造。我們願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证实这个声明。”

因此，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訴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軍进入巴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願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the affidavit*»)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而是出自某位B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

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閣下，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71年9月3日“夜晚报”第862号
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報紙；并載于1871年
9月10日“国际报”第139号和1871年
9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7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夜晚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旗帜晚报”編輯

閣下：

9月2日貴報載有貴報駐柏林記者的“譯自‘科倫日報’一篇关于国际的有趣文章”。这篇文章指責我靠工人階級生活。在貴報記者那篇通訊所标明的日期8月30日以前，“科倫日報”上沒有这样一篇文章，因此貴報記者根本不可能根据这份報紙來翻譯这篇文章。实际上，这里所說的这篇文章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在柏林“国民報”上登出了，而与貴報記者的譯文一字不差的英文譯文于8月19日就登載在倫敦的“輿論”周报上。但随后出版的一期“輿論”已經刊登了我对这种誹謗的駁斥^①，現在我要求您务必在日內出版的貴報上刊登這項駁斥声明，現將該声明副本一份附上。普魯士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竭力通过英国报刊散布这种卑劣的誹謗言論，是有其原因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政府将对国际实行迫害的先兆而已。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1年9月4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載于1871年9月6日“旗帜晚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旗帜晚报”

^① 見本卷第426—427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就倫敦代表會議的筹备工作
給总委員會的建議²⁸⁸

財務報告

(1) 為代表會議尋覓會場。

(2) 為代表會議代表尋覓下榻的旅館；建議租用從前租過的那家在萊斯特廣場上的旅館。

(3) 任命一個委員會來處理這兩個問題。

(4) 總委員會全體出席代表會議，並有權參加討論，但只有一定人數的總委員會委員充任代表，享有表決權。這些委員的人數，俟代表會議的代表總數明確後，由總委員會確定。

(5) 現在住在倫敦並且是得到承認的國際會員的法國人，應派出三名代表，代表法國出席代表會議。

(6) 在代表會議上，如果某一國家的國際會員沒有代表時，其代表將由該國的通訊書記擔任。

馬克思於1871年9月5日在
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第一國際
倫敦代表會議”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初步草案²⁸⁹

应以总委员会名义在代表會議上提出的建議

(1) 1. 代表會議結束後，任何一个支部，在未向总委员会繳清本年度会費（每个會員繳一辨士）以前，無論总委员会或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均不承认其为协会的支部。

(2) 2. (L) 至于因政府的阻撓而現時无法設有国际經常性組織的国家，建議这些国家的代表根据各該国的特殊情况提出組織計劃；(N) 协会可以进行改組，改用其他名称；(J) 但是絕對禁止建立任何秘密团体。

(3) 3. 总委员会应向代表會議提出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国际的工作报告。

(5) 5. 总委员会建議代表會議討論关于及时发表对过去和現在迫害国际的各国政府的答复問題；代表會議应指派一个委员会，委托它在代表會議閉幕后草拟这一答复。

(4) 4. 必須实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建議各国中央委员会，为避免誤会起見，今后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它們所代表的国名；地方支部及其委员会，定名为該地区的支部或委员会²⁹⁰。

(6) 6. ①

(3) 7.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 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 但没有表决权。

8. 委托总委员会颁布新版的章程, 附入与章程有关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法国目前仍然通用章程的被歪曲了的法文译本, 而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又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 因此总委员会应提供符合原文的法文译本, 并将其寄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荷兰。德文版本。

章程本文用三种文字并列印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1年9月9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① 在手稿中被删去的第6项的文字为: “凡设有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的联合会委员会, 应呈交关于它们从各地区征收的会费数目的报告。”——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倫敦代表會議

1871年9月17—23日 **291**

卡·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²⁹²

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會議一个委員會
會議上的发言記錄

馬克思：从日內瓦成立了由巴枯宁和其他人創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起，爭論就开始了。馬克思宣讀了总委員會在1868年和1869年3月給同盟的两个通知²⁹³；在第二个通知中，提出解散同盟、提供关于同盟成員及其支部数目的材料作为接受他們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始終未得到履行；事实上同盟始終未解散，而是一直保留着特殊的組織。日內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在1869年12月11日指責总委員會，說总委員會沒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未答复报上的文章。总委員會表示不同意这一指責，它认为，参与报上的論战不在它的职责範圍之內，但是它准备答复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的要求和申訴。这个通告曾下达各个支部²⁹⁴，它們全都贊同总委員會的做法。瑞士委員會譴責了“平等报”，同該报編輯部决裂了。編輯部的成員有所更換，从那时候起，“进步报”，后来是“团结报”²⁹⁵成了同盟的信徒們的机关报。以后，在洛克尔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双方即罗曼語区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同盟)公开分裂了²⁹⁶。总委員會靜待情况的发展；它只是不允許新的委員會作为罗曼語区委員會与已有的罗曼語区委員會同时出

現。違背我們的章程、鼓吹放棄任何政治行動的吉約姆，在戰爭一爆發時就發表了一項呼喚書²⁹⁷，盜用國際名義要求建立一支軍隊去援助法國，從而同我們的章程更加抵觸了。

弗·恩格斯記錄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第一國際
倫敦代表會議”1936年版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²⁹⁸

1871年9月21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1) 罗伦佐——一个原则问题；——这已经解决了。

(2)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报纸的政治态度也是政治；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攻击政府。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2) 放弃政治是荒谬的；因为可能选出坏人而提议放弃政治，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3) 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我们的这些手段是否会被夺走，难道是无所谓吗？如果有人侵犯这些手段，难道我们不当起而反抗吗？

(4) 有人鼓吹放弃政治，说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存在总是存在，我们对它承认与否，*se fiche pas mal* [它毫不在乎]。但是，如果我们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制度，难道这就是承认吗？^①

① 恩格斯手稿中用弧线标出的第2、3、4条，原来写在手稿的右边，是对本文的增补。——编者注

(3)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棄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棄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

(4)我們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們不应当从事政治嗎？所有主張放棄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誰要想革命，誰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問題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
左右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 1934 年“布尔什维主义手册”杂志第 20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9 月 21 日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

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34年
“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
倫敦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
代表會議的決議²⁹⁹

一

關於總委員會的成員³⁰⁰

代表會議建議總委員會對委員人數的增添加以限制，並且在增添委員時不要過多地揀選一個民族的公民。

二

關於各國委員會等組織的名稱³⁰¹

1. 按照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年)的決定，設有國際經常性組織的各國的中央委員會，今後應定名為**聯合會委員會**，冠以各該國的國名；國際工人協會中央委員會仍用**總委員會**名稱。

2. 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組及其委員會，今後一律定名為**國際工人協會分部、支部、小組和委員會**，冠以該地地名。

3. 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組，今後不得再用宗派名稱，如實證論派，互助主義派，集體主義派，共產主義派等等，或者用“宣傳

支部”以及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組織。

4. 但是, 決定的第 1、2 两条, 不适用于附屬国际的各工会。

三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³⁰²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 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 但没有表决权。

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繳納数额为每个会员 一辨士^①的会費³⁰³

1. 总委员会应印发每張值一辨士的会費券, 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数量供应这种会費券。

2. 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 在沒有地方委员会时, 則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費券。

3. 这种会費券应粘貼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須持有的章程的专頁上。

4. 每年 3 月 1 日, 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所用会費券价值相符的金額寄給总委员会, 并交回剩余的会費券。

① 德文版在“辨士”一詞后面附有: (“格罗申”), 法文版在这一处和下面的“一辨士”均印作: “十生丁”。——編者注

5. 这些印明个人会費金額的会費券, 須注明当年日期。

五

关于成立女工支部³⁰⁴

代表會議建議在工人階級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 不言而喻, 這項決議絕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六

关于对工人階級的普遍統計³⁰⁵

1. 代表會議提議总委員會将最初的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階級进行普遍統計的第五条以及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問題所做的決議³⁰⁶ 付諸实施。

2. 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專門的統計委員會, 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員會或总委員會可能向它提出的問題。鉴于統計委員會書記的工作将給工人階級带来共同利益, 因此建議所有支部对統計委員會書記均支付薪金。

3. 每年 8 月 1 日, 联合会委員會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員會, 总委員會則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 提交每年 9 月間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會議。

4. 应将拒絕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員會, 总委員會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七

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³⁰⁷

提議总委员会照旧贊助各国工会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应工会建立联系的日益增强的願望。总委员会作为沟通各国工会之間联系的国际机构,它的工作的成效,将主要取决于各团体对国际进行的劳动普遍統計所給予的协助。

提議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将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

八

关于农民³⁰⁸

1. 代表會議提議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說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2. 同时提議联合会委员会派宣傳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組織公开集会,宣傳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³⁰⁹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說:“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偉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資本巨

头总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权来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的。他們不仅不会贊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設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³¹⁰;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決議:“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³¹¹;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會員密謀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說:“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階級斗争的組織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們的最終目标——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的政治运动”³¹²;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譯文給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給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殘酷地鎮压工人的一切爭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階級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①有产階級的政治統治;

鉴于:

工人階級在它反对有产階級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組織成为与有产階級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

工人階級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終目标——消灭階級;

^① 在德文版上不是“由此产生的”,而是“在其上建立的”。——編者注

工人階級由于經濟斗爭而已經達到的本身力量的團結，同樣應當成為它在反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資本家^①的政權的斗爭中的杠桿，——

代表會議提請國際會員們注意，

在工人階級的斗爭中，它的經濟運動是和政治行動密切聯系着的。

十

關於國際經常性組織受到政府阻撓的 國家的總決議³¹³

在因政府阻撓而現時無法設立國際經常性組織的國家內，協會及其地方性團體可以進行改組，改用各種其他名稱；但是，無論現在和今後，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團體都是絕不許可的。

十一

關於法國的決議³¹⁴

1. 代表會議堅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國際的擁護者加倍振作，並且組織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廠和通過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聯系的小工廠的聯合會內，將繼續進行。

2. 根據這一點，代表會議提議所有支部堅持在法國繼續宣傳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資本家”，而是“它的剝削者”。

——編者注

我們的原則，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内。

十二

关于英国的決議³¹⁵

代表會議提議总委員會号召倫敦的英国支部成立倫敦联合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得到外地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① 公认后，即由总委员会承认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十三

代表會議的特別決議³¹⁶

1. 代表會議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員。
2. 代表會議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間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3. 代表會議对西班牙联合会的會員就国际組織的情况提出报告表示兄弟般的感謝。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他們对我們的共同事业的忠誠。
4. 总委员会应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謂涅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涅恰也夫是用欺騙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②。

① 在德文版上，“团体”一詞为《Gewerksgenossenschaften》，法文版上为《Sociétés de résistance》，即工会。——編者注

②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僭取”之后增添了“和使用”等字。——編者注

十四

关于給公民吳亭的委托³¹⁷

請公民吳亭根据俄文报纸的材料在“平等报”上发表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簡短报道。該报道必須在发表前先呈交总委员会。

十五

关于应屆代表大会的召开³¹⁸

代表會議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屆代表大会或代表會議^①的时间 and 地点。

十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³¹⁹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經宣布解散（見 1871 年 8 月 10 日从日内瓦給总委员会的信，签署人为同盟書記、公民尼·茹柯夫斯基）；

代表會議在 9 月 18 日的會議（見本通告第二項）上决定，国际現有的一切組織，今后应按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該地地名；

因此，現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論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代表會議”前面尚有“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等字。——編者注

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傳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及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組織^①；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釋和运用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的第五条³²⁰，即“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等等^②，——

代表會議宣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問題已获解决。

十七

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³²¹

1. 宣布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會議的权限問題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見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第1条的簡要叙述，該条全文将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③。）

2. 代表會議批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9日的決議³²²。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會議号召发揚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會議建議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會議决定請分裂出去的汝拉各

① 在法文版上不是“协会共同目标”，而是“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无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編者注

②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等等”，而是“但是它們有权向应屆代表大会申訴”。——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462—465頁。——編者注

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會議預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①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們的篇幅內当着资产階級公众討論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會議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討論組織問題的秘 密會議上予以討論的問題，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責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絕承认。

通 知

不准备发表的決議将由总委员会的通訊書記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根据代表會議的决定并以代表會議的名义——

总 委 員 会：

罗·阿普耳加思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德拉埃	欧仁·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納尔
弗·列斯納	罗赫納
沙·龙格	孔·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利·梅欧

^① 在法文版和德文版上不是“国际的任何机关报”，而是“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編者注

乔治·米尔納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約翰·罗奇
呂耳	薩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揚
約翰·韦斯頓	

通訊書記:

奧·賽拉叶——法国；卡·馬克思——德国和俄国；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阿·埃尔曼——比利时；J.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勒穆修——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托·莫特斯赫德——丹麦；沙·罗沙——荷兰；約·格·埃卡留斯——美国；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执行主席 弗·恩格斯

財務委員 海尔曼·荣克

总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17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1年
9—10月拟定、校訂和准备付印

1871年11—12月分別用英文、德文
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
报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譯的，
并根据德文版本和法文
版本校对过

SUISSE
Un an 3 fr. 60
Six mois 1 fr. 80
Trois mois 50
Par la poste, 20 c. en plus.
Prix du numéro 15 cent.

L'ÉGALITÉ

ÉTRANGER
France, un an . . . 4 fr. 80
Belgique — . . . 4 fr. 80
Italie — . . . 4 fr. 40
Espagne — . . . 6 fr. —
Allemagne — . . 4 fr. 80
Angleterre — . . 6 fr. —

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de la Suisse romande

卡·馬克思 倫敦代表會議關於 瑞士羅曼語區的分裂的決議

關於分裂：

1. 代表會議應該首先審查不屬於羅曼語區聯合會的汝拉各團體的聯合會委員會對代表會議的權限問題所提出的反對意見（見該支部的聯合會委員會 9 月 4 日致代表會議的信）。

第一條反對意見：

“只有按通常程序召開的全協會代表大會，才對羅曼語區聯合會內發生分裂這一如此嚴重的問題作出判斷。”

鑒於：

在屬於一個全國性組織的團體或支部之間、或各全國性組織之間發生糾紛時，總委員會有權解決這些糾紛，但是，它們保留有向應屆代表大會進行申訴的權利，由應屆代表大會做出最後決定（見巴塞爾代表大會決議第七條）；

按巴塞爾代表大會決議第六條，總委員會也有權將任何支部

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屆代表大会裁決³²³；

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利曾得到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当然只是在理論上），因为公民罗班不止一次地代表該委员会請求总委员会对这个問題做出最后决定（見总委员会記錄）；

即使代表會議不享有全协会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权利，但至少也具有比总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实际上正是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罗曼語区联合会的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公民罗班要求召开代表會議就这次分裂做出最后决定（見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記錄）；

因此，代表會議不接受第一条反对意見。

第二条反对意見：

“对一个联合会不給以进行辯解的机会而予以譴責，是与最起碼的公道相抵触的…… 今天(1871年9月4日)我們間接地知道，9月17日将在倫敦召开非常代表會議…… 总委员会本来應該將此事通知所有地方組織；我們不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却對我們保持緘默。”

鑒于：

总委员会已委托它的全体書記將召开代表會議一事通知他們所代表的国家的支部；

瑞士通訊書記、公民荣克沒有通知汝拉支部委员会，是由于下列原因：

这个委员会显然違反总委员会 1870 年 6 月 29 日的决定³²⁴，甚至在它最近給代表會議的信中，仍然使用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名称；

汝拉各支部的委員会有权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訴，但它无权漠視总委员会的决定；

因而，在总委员会看来，汝拉支部委员会从法律上說是不存在的，公民荣克也就沒有权利承认它，直接邀請它派代表参加代表會議；

汝拉支部委员会对于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問題未給予公民荣克任何答复；自从公民罗班成为总委员会委員时起，上述委员会的声明书总是通过公民罗班轉交总委员会，而从来不通过瑞士通訊書記；

又鑒于：

公民罗班代表上述委员会起初請求总委员会，后来由于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絕，又請求代表會議將分裂問題提出討論；因此，总委员会和它的瑞士通訊書記完全有理由认为，公民罗班会通知他的通訊者們关于召开他們本人所力爭召开的代表會議一事；

代表會議选出的調查瑞士糾紛的委员会听取了公民罗班的证詞；双方提交总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均已轉交这个委员会；不能設想上述委员会只是在9月4日才知道要召开代表會議一事，因为它在8月就已向公民M^①建議，請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會議；

因此，代表會議不接受第二条反对意見。

第三条反对意見：

“取消我們联合会的权利的決定，会对国际在我国的存在造成极有害的后果。”

鑒于：

① 馬隆。——編者注

任何人也沒有提出要取消上述联合会的权利，
代表會議不接受这条反对意見。

2. 代表會議批准总委員會 1870 年 6 月 29 日的決議。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會議号召发揚團結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階級受到鼓舞；

代表會議建議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會議决定請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會議預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團結报”，在它們的篇幅內当着資產階級公众討論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員會和联合会委員會以及总委員會的會議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討論組織問題的秘密會議上予以討論的問題，那末总委員會今后有責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絕承认。

1871 年 9 月 26 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
提出

載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
“平等报”第 2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平等报”

卡·馬克思
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
周刊”出版者³²⁵

1871年9月23日于倫敦西北区

女士們：

茲寄上我的女儿燕妮关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在逗留巴涅尔-德-吕雄（比利牛斯山区）期間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一篇簡要的报道^①，供貴刊登載，如果你們认为它能引起貴刊讀者的兴趣。我以为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对梯也尔共和国具有特征意义。

关于我逝世的消息，是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編造的。

从星期日起在倫敦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它将在今天閉会。

承蒙寄贈极有趣的报纸，十分感謝。

女士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你們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
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
（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① 見本卷第704--715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紀念国际成立七周年³²⁶

1871年9月25日在倫敦庆祝大会上的講話的报道

关于国际,卡·馬克思說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們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結果,而絕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創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沒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組織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現形式之間建立联系并把它們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辯駁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須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羅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羅馬貴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羅馬帝国就要灭亡。古羅馬时代的迫害沒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現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們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組織,都是統治阶级当中的

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則是工人們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資產階級激进派的贊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階級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階級的发展程度和組織程度，足能使这个階級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謀利益。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³²⁷是一部分資產階級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給予工人階級的仅仅是些諾言，它以統治階級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統治階級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統治階級的，其中也包括統治階級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們本能地感觉到，他們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偉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階級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異議。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階級統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資料轉交給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現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們就会消灭階級統治和階級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須先实行无产階級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階級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階級的力量組織起来、团結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載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世界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³²⁸

巴黎首饰匠、前巴黎工人团体联合会³²⁹ 首饰匠代表、前国民自卫军营长、前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出纳主任古斯达夫·杜朗，在伦敦冒充流亡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为法国警察机关充当密探，对流亡的公社社员，特别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监视，并且已领取酬金 725 法郎。总委员会对上述情节已掌握了最充足的证据，因此，

总委员会斥责古斯达夫·杜朗的可耻行为，并将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本决议应在国际的所有机关刊物上公布。

弗·恩格斯于 1871 年 10 月 7 日提出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4 日“人民国家报”
第 83 号、1871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报”
第 122 号、1871 年 10 月 21 日“平等报”
第 20 号、1871 年 10 月 23 日“解放报”
第 19 号以及其他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
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³³⁰

国际工人协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倫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
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开声明：

涅恰也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

他声称^①他创建了布魯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魯塞尔支部委
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

涅恰也夫是为了欺騙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
名义。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1871年10月14日

卡·馬克思写

載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
第88号、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
第306号、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
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①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文声明在这里加有：“（人們从圣彼得堡的政治审判
案中才知道这点）”。——編者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
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決議³³¹

在 1871 年 10 月 17 日會議上
通过的总委员会決議

致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員

公民們：

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組織問題的決議第四条規定：“每个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如欲加入国际，必須立即将其申請通知总委员会”；

第五条規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組……”³³²

总委员会批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但須作如下的修改：

一、第二条应删除“說明其生活来源”一語，只說：“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員者，必須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共同章程第九条規定：

“每一个承认并維護国际工人协会原則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每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會員的品质純洁負責。”

(«Every bran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members it admits.»)³³³

在可疑的情況下，支部可以把生活來源作為“行為端正的保證”加以調查，儘管在許多其他情況下，——例如對於流亡者、罷工工人等等，——沒有生活來源完全可以作為他們行為端正的保證。但是，如果要求申請者把說明其生活來源作為加入國際的一般條件，那將是一種資產階級式的新做法，是與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觸的。

二、（1）鑒於共同章程第四條規定：«The Congress elects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with power to add to their number»（“代表大會選舉總委員會委員，並授予總委員會增加新委員的權利”）³³⁴，因此，共同章程承認選舉總委員會委員的方式只有兩個：或者由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由總委員會加聘；因而1871年法國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條中“將派一個或幾個代表參加總委員會”一語，是和共同章程相抵觸的，共同章程沒有給予任何分部、支部、小組或聯合會以派代表參加總委員會的權利；

組織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每一個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訂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條例，但其內容不得與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觸。”³³⁵ 鑒於前述各點，

總委員會不能批准1871年法國人支部章程中的前述條款。

（2）確實曾建議倫敦的各個支部派代表參加總委員會，而總委員會為了不違反共同章程，一向採取如下做法：

首先，它規定每一個支部派代表參加總委員會的名額，並保留有根據這些代表能否勝任他們所應負擔的全面領導職務來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這些代表的權利。這些代表之成為總委員會委員，不

是由于他們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員。

在最近这次代表會議做出決議以前，倫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員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員是适当的。

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錯誤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魯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委员会。

由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組成的，这些支部的代表就完全可以凭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这样一个委员会，在其中维护本支部的利益。相反地，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規定的，它的成員除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所規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

(3)总委员会准备按照共同章程規定的、倫敦其他支部均无異議的条件，接受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三、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有这样一款：

“支部的每个成員必須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这个条款如果照字面来解釋，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它只是說，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員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但是如果注意到在它前面的条款，那末上述条款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違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

規定而把总委員會变成倫敦各支部代表的會議，在这个會議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組織的影响所代替。

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的上述条款的这种含义完全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个条款規定必須在支部成員的身分和总委員會委員的职务之間作出選擇。

有鉴于此，总委員會不能批准上述条款，因为它与共同章程相抵触，它剝夺总委員會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利益而自由补充自己成員的权利。

四、总委員會相信，1871年法国人支部会了解所建議的修改的必要性，并毫不犹豫地使自己的地方性章程符合于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的文字和精神，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分歧。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分歧都只能阻碍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敬礼和平等

代表总委員會并受总委員會的委托

法国通訊書記 奧古斯特·賽拉叶

卡·馬克思于1871年10月17日
提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奧·賽拉叶的
手抄稿譯的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
章程和組織条例³³⁶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

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為達到這個偉大目標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沒有收到效果，是由於每個國家里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不夠團結，由於各國工人階級彼此間缺乏親密的聯合；

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有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目前歐洲各個最發達的工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新高漲，在鼓

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錯誤,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創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沒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沒有无权利的义务³³⁷。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設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聯絡和合作^①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階級共同的願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順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規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間和地点。代表按規定的时間在規定的地点集会,无須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間。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駐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員。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員。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規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① 德文版上在“合作”之前加有:“有計劃的”。——編者注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員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負責人員，即財務委員、总書記、各国通訊書記等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組織和地方性組織之間联系的国际机关，它應該使一国工人能經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階級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調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討論，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議。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許多細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會員應該竭力使他們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組織。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訊的書記。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則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會員的品质純洁負責。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會員，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

时,應該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結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組織。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須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贊成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規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組織 条 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
倫敦代表會議(1871)的決議修訂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會員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

第二条 每一个支部,不論其成員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第三条 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第四条 代表的費用,由选出代表的支部和小组負担。

第五条 如某一支部无力派遣代表,可与邻近支部共同选举一名代表。

第六条 成員在 500 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每超过 500 人即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第七条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繳清会費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同时，国际的經常性組織遭到法律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参加代表大会有关原則問題的討論，但不得参加有关組織問題的討論以及这些問題的表决。

第八条 代表大会的會議分两种：討論組織問題的秘密會議以及討論和表决大会議程中列有的一般問題的公开會議。

第九条 总委员会制訂代表大会的議程。議程中須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問題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問題，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們的委员会提請总委员会批准的問題。

所有支部、小组或委员会，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沒有提出的問題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討論，应于3月31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第十条 总委员会負責組織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議程及时通知各个支部。

第十一条 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討論的每一个問題任命一个特別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願意参加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应研究各支部和小组对交由該委员会审查的問題所提出的报告。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編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會議上只宣讀总报告。委员会此外还决定，上述报告中的哪些报告应当作为关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的附录。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在其公开會議上，应首先討論总委员会提出的問題；然后討論其余問題。

第十三条 对有关原則問題的一切決議，均須举行記名投票 (appel nominal)。

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須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①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該組織本年度內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詳細报告。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編写一个总报告，并在代表大会上宣讀。

二

总委员会

第一条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設有国际經常性組織的各国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該国的国名。

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第三条 总委员会应在經費許可的範圍內經常出版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的通报和报告。

为此目的，总委员会应收集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寄給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通过其他途徑获得的另一些材料。

用各种文字編写的通报应免費寄发各联合会委员会，由各联合会委员会轉发給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一份。

总委员会在无法印行此等通报时，应每三个月給各联合会委员会寄发书面通知一次，供各該国的报纸，而主要是供国际的机关报发表之用。

第四条 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須立即将其申請通知总委员会。

^① 法文版为“前一个月”。——編者注

第五條 總委員會有權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組，但它們保留有向應屆代表大會提出申訴的權利。

但在設有聯合會委員會的地方，總委員會在決定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或團體之前，須听取屬於聯合會委員會權限範圍以內的意見；但總委員會仍有臨時決定問題的權利。

第六條 總委員會也有權將任何支部暫時開除出國際，听候應屆代表大會裁決。

第七條 總委員會有權解決屬於一個全國性組織的團體或支部之間、或各全國性組織之間可能發生的糾紛，但是，它們保留有向應屆代表大會進行申訴的權利，應屆代表大會的決定才是最終決定。

第八條 由總委員會任命執行特殊任務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聯合會委員會、區域和地方的委員會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會議并發表意見，但沒有表決權。

第九條 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條例，应按總委員會頒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條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譯文，均应在發表前提請總委員會批准。

三

应向總委員會繳納的會費

第一條 總委員會向一切支部和附屬團體征收會費，數額為每個會員每年一鎊士。

這筆會費用來支付總委員會的下述開支：總書記的薪金，通訊

及发表文件的費用,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第二条 总委员会应印发价值一辨士的固定式样的会費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費券。

第三条 这种会費券应粘貼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須持有的那份章程的专頁上^①。

第四条 每年3月1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與所用会費券价值相符的金額寄給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費券。

第五条 这些印明个人会費金額的会費券,須注明当年日期。

四

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 联合会委员会的費用由所屬各支部負担。

第二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

第三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屬各支部的組織工作和財務状况的报告。

第四条 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們的国际組織的名称;它只能向总委员会提出將它們临时开除的建議。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第三条为“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沒有地方委员会时,則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費券”。下面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条相当于英文版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条。——編者注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第二条 所有地方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第三条 因此，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傳支部**”以及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組織。

第四条 本节第二条不适用于附屬国际的各工会。

第五条 建議国际的所有支部和分部以及附屬国际的工人团体，廢除各該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第六条 建議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決議絕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第七条 如报刊上有攻击国际的言論时，就近的支部或委员会須立即將該报刊寄总委员会一份。

第八条 协会所有机关报均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国际所有委员会的地址以及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劳动的普遍統計

第一条 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統計的第六条以及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決議付诸实施。

第二条 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統計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問題。

鉴于統計委员会書記的工作将給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議所有支部对統計委员会書記均支付薪金。

第三条 每年 8 月 1 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則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 9 月間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第四条 应将拒絕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条 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說：

由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的对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統計調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偉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們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代表大会建議在設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調查大綱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資料；代表大会号召欧

洲和美国的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这个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經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調查大綱如下(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1. 生产部門的名称。2. 該生产部門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3. 該生产部門从业工人的人数。4. 工資：(a) 学徒工資；(b) 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中間人所付的工資額。平均每周工資，平均每年工資。5. (a) 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 如有小企业主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則調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c) 夜工和日工。6. 吃飯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7. 对工場和劳动条件的評定：房屋拥挤，通風不良，光綫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8. 劳动对身体的影响。9. 道德状况。教育。10. 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全年內开工比較平衡的；是否經常发生較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場或国外市場服务，等等。

附 录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倫敦举行的代表會議，委托总委员会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印行經過重新修訂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版，这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

一、共同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通过了1864年11月在倫敦公布的协会临时章程，仅对它做了少許补充。这次代表大会同时做出

決定（見“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工人代表大會”1866年日內瓦版第27頁注釋），要總委員會公布經代表大會通過的、所有人均須遵守的章程和條例的正式文本。由於日內瓦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在携經法國時為波拿巴政府所沒收，總委員會未能執行這一指示。後來，由於當時英國外交大臣斯坦利勳爵的干預，記錄終於被退還，然而這時日內瓦已經出版了法文本，並且其中的章程和條例立即被所有講法語的地區翻印了。這個文本在許多方面都是錯誤的。

1. 倫敦臨時章程的巴黎版曾被認為是準確的譯本；但是制定這個譯本的巴黎委員會在章程的引言中作了極其重大的改動。在答复總委員會的質詢時，巴黎委員會說，在法國現有的政治形勢下，這些改動是必要的。由於英語知識不夠，他們對章程的有些條文又做了錯誤的理解。

2. 在應賦予臨時章程以定稿性質的日內瓦代表大會上，為此目的而任命的委員會僅簡單地刪去了所有提到臨時性問題的地方，但是卻不曾注意到，這些地方有許多都包含有絕非臨時性質的極其重要的論點。在洛桑代表大會（1867年）後公布的英文版本上，又做了同樣的刪節。

二、組織條例

到目前為止，同章程一起公布過的只有日內瓦代表大會（1866年）通過的組織條例。因此，必須把其後各次代表大會和不久前倫敦代表會議通過的最近幾個條例合成一個整體。

這次修訂曾利用了下列出版物：

“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1864 年倫敦版；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1867 年倫敦版；

“1866 年 9 月 3 日至 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 1866 年日内瓦版；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會議记录” 1867 年紹德封版；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 1868 年布魯塞尔版；

“国际工人协会。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 1868 年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 1868 年倫敦版；

“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 年布魯塞尔版；

“关于 1869 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公布，1869 年倫敦版；

“1869 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給日内瓦各工人支部的报告” 1869 年日内瓦版；

“1871 年在倫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會議的決議” 1871 年倫敦版。³³⁸

在有关巴塞尔代表大会方面，也参閱了在巴塞尔以傳单形式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德文报道和总書記在代表大会期間所做的割記。

这次修訂利用这些不同資料的情况如下：

共同章程

引言部分。——在“上述理由”之后恢复了“創立了国际工人

协会”一語。見临时章程第 13 頁³³⁹。

“他們认为，一个人有責任……”这一論点³⁴⁰被省去了，因为这个論点有两个同样有效的、但互相矛盾的說法。而且这个論点的真正涵义已經包括在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話和后面紧接着的“沒有无义务的权利……”一語中。

第三条按临时章程第三条恢复。

第四条为 1867 年倫敦版章程第三条的一部分和第四条全部。

第五条为 1867 年章程第三条的引言部分。“主席”一詞按巴塞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第一条取消³⁴¹。

第六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五条。“合作的团体”改为“协会的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因为在某些譯本中，这个用語被錯誤地理解为“合作社团体”。

第七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八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十条。

第十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十二条为 1867 年章程中的組織条例的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1867 年章程的第七条取消，因为这一条同洛桑代表大会的一項決議相抵触。見“洛桑代表大会記錄”第 36 頁。

組織 条例

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为日內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的第十一条(“日內瓦代表大会”1866 年日內瓦版第 27 頁等等)；1867 年章程的第十条(該条是不完全的)。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三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三条；1867年章程的第十一条。

第四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条；1867年章程的第九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七条。

第六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二条；1867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組織条例的第八条。

第八条取自“国际代表大会举行办法”(“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并以上面援引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作了补充。

第九条第一部分同第八条的来源相同。第二部分为洛桑代表大会的決議(會議記錄第74頁第一条)。

第十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b項；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b項。

第十一条为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举行办法的第三条和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十条。

第十三条为举行办法的第七条。

第十四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四条。

二、总委员会

第一条为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二項第一条。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

第三条头两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7年章程的第二条和第一条a項。第三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三条。最后一段为洛

桑代表大会會議記錄第 37 頁第二條。

第四條至第七條為巴塞爾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第四條至第七條。

第八條為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三項。

第九條為倫敦代表會議 9 月 18 日和 22 日會議的決議。

三、應向總委員會繳納的會費

第一條第一段為洛桑代表大会會議記錄第 37 頁第三條，以及在巴塞爾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第九條。第二段為日內瓦代表大会和 1867 年章程的第四條。

第二條至第六條為倫敦代表會議的第四項第一條至第五條。

四、聯合會委員會

第一條為日內瓦代表大会和 1867 年章程的第六條。

第二條為同上第五條。

第三條為布魯塞爾代表大会“正式報告”第 50 頁附錄，關於組織問題的會議第 3 號決議。

第四條為在巴塞爾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第六條。

五、地方性團體、支部和小組

第一條為日內瓦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條；1867 年章程的第十二條。

第二條至第四條為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二項第二條至第四條。

第五條為在巴塞爾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的第一條。

第六條為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五項。

第七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的第二条。

第八条为同上第三条。

六、对劳动的普遍統計

第一条至第四条为倫敦代表會議的第六項第一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日內瓦代表大会的決議（日內瓦代表大会和布魯塞爾代表大会的決議，倫敦版第4頁）。

根据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决定并代表倫敦代表會議

总 委 員 会：

罗·阿普耳加思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德拉埃	欧·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納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納
罗赫納	沙·龙格
孔·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納
查·默里	普芬德
約翰·罗奇	呂耳
薩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爱·瓦揚	約翰·韦斯頓

通訊書記：

- 列奧·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尔·罗沙……………荷兰
 J. 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約·格·埃卡留斯……………美国
 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执行主席 沙尔·龙格

财务委員 海尔曼·荣克

总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24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1871年11—12月分別用英文和
 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
 小册子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譯的,并根据
 德文版本和法文版本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柯克倫的信的声明³⁴²

致“东邮报”編輯

閣下：

10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由亚历山大·貝利·柯克倫署名的关于国际的信。請您把我对这封信的答复刊登在貴报上。首先来談亞·貝·柯先生

“不了解，奧哲尔先生現在是否仍是該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亞·貝·柯先生称为該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职位，早在1867年9月就被取消了。众所周知，在我們发表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今年6月)以后，奧哲尔先生就退出了总委员会。

亞·貝·柯先生在欧洲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我們今年9月在倫敦举行的代表會議成員的謠言，就把这些消息归之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正如10月27日“泰晤士报”一篇文章的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但是根本没有像亞·貝·柯先生认定的那样，选举了“奧哲尔先生为主席、克里默和威勒尔两位先生为書記”。

亚·貝·柯先生接着以下面的“真实文件”来证实他的消息的可靠性。

第一，

“紅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

这份真实文件无非是巴黎警察机关不久前以国际的名义散布并受到总委员会及时批驳的无数伪造文件之一的序言。

第二，

“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主持下的日内瓦綱領〈很难設想，綱領怎能在誰的主持下〉于 1869 年 7 月由倫敦总委员会通过”。

这个日内瓦綱領无非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在茹尔·法夫尔关于国际的通告中它已經被引用。我在答复这个通告时曾經声明（見 6 月 13 日“泰晤士报”），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宣布同盟的章程无效的文件^①。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不久前在倫敦举行的代表會議，已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創立的同盟彻底分手；“日内瓦报”³⁴³——亚·貝·柯先生所屬政党的教条的可敬代表——袒护同盟，反对国际。

第三，亚·貝·柯先生从他那叠“真实文件”中抽出了一段从我們的朋友欧仁·杜邦写的一封私人信中摘出的被歪曲了的話，这段話在很早以前曾由前波拿巴派的檢察官奥斯卡尔·特斯屠发表过³⁴⁴。还在亚·貝·柯先生动身到欧洲去寻找这种“可靠消息”以前，这段話就在所有英国报纸上刊登了。

① 見本卷第 392—394 頁。——編者注

亚历山大·貝利·柯克倫先生称我們的协会是“卑鄙的”。那末，我应当怎样来称呼一个把立法工作托付給这位亚历山大·貝利·柯克倫的协会呢？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書記 約翰·黑尔斯

于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10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71 年 11 月 11 日“东邮报”

俄文譯自“东邮报”

第 163 期

弗·恩格斯

*論英国濫設企业騙財的現象

倫敦 11 月 4 日。我們目前正处于工商业繁荣昌盛的时候，——这个我們，指的是官方的英国，指的是大資本家們。市場上資本充斥，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企业主发财而設立的招搖撞騙的公司，有如雨后春笋。看来目前最时兴的是采矿、开采瀝青、在大城市兴办铁軌馬車、設立冶金工厂；有人登广告出售在伏尔加流域和新墨西哥的矿場；有人在薩瓦、汝拉、汉諾威等地收买瀝青矿；据称里斯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正在敷設铁軌馬車道，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們能够有利地推銷他們的股票，至于股东們将来怎么样，那他們是不放在心上的：“我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搖撞騙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連同上了当的股东們的錢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把积蓄投給这些“資本雄厚、財源茂盛”的企业的，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人，而且他們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頂点的时候，——他們这是活該。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掙得的錢財装进大資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笨的傻瓜也会看得很清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所謂“用自己的勞

动获得的”資本，相反地，一切現有資本都不过是无償攫取来的他人劳动的产品。如果說濫設企業騙財的現象最近在德国和奥地利也广为流行起来，如果說王公們、高利貸者、帝国首相們、神甫們伙同一气来謀取小人物們的积蓄，那只是我們所欢迎的。

金融市場上的这种資本充斥現象，只是目前大工业所处的繁荣状态的反映。几乎在生产的所有部門，特別是在英国的以铁和棉为原料的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門，呈現着已經好久沒有过的一片繁荣景象。

郎卡郡的紡紗厂主終於又有足够的棉花来大規模扩大生产，——他們也沒有放过机会。单单在小小的奥尔丹一个地方就在新建 15 家紡紗工厂，平均每厂有 5 万紗錠，总计起来就有 75 万紗錠，也就是說几乎等于所有参加关税同盟³⁴⁵ 的国家（亚尔薩斯除外）現有紗錠的总数！此外还应该加上相应数量的織布机。郎卡郡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机器制造厂接到好几个月的訂貨，有些甚至接到一年的訂貨，而且只要它們能提供所要的机器，要多高的价錢都行。簡單地說，就是 1844 年的再現，当时在中国市場开放³⁴⁶ 以后，厂主們一心只想尽可能多生产商品，因为如他們所說，他們得供应 3 亿人的衣著！然而接着来的是 1845 年和 1847 年的令人心寒的打击，这时忽然发现，3 亿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一直还在按照自己的意願自己做衣服穿。生产过剩的英国商品在所有的市場的貨棧里堆积如山，找不到銷路，而企业主和投机家則成百成千地破产。这种情况現在也将重演。这些人絲毫沒有接受教訓。但是，即使他們接受了某种教訓，資本主义生产的內在規律照样会强迫他們不断地重复人們早已熟悉的經濟高漲、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并且規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直到无产阶

級起义终于使社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

有一位施維茨格貝尔先生以我没听说过的一个什么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国家报”上要求我詳細解釋我在“人民国家报”上讲的关于艾爾皮金先生的話^①。我同施維茨格貝尔先生无話可談，而且我也根本不能对随便一个陌生人解釋此事。但是，如果艾爾皮金先生本人想就此事同“人民国家报”进行交涉，那末我願为他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就請編輯部把我的地址告訴艾爾皮金先生，让他直接同我交涉。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11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71 年 11 月 10 日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第 91 号

① 見本卷第 409—410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
支部的決議草案³⁴⁷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決議
1871 年 11 月 7 日會議通过

一、預先的說明

总委员会认为，1871 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干。

至于这个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辱罵，則將由各国的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委员会仅仅指出：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是在 1869 年 9 月 6 日至 11 日举行的）以来，还不到三年，而上述該支部别有用心地硬說已过三年。

1870 年，普法战争前夕，总委员会在給所有的联合会——其中包括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总通告中，曾建議将总委员会駐在地迁离倫敦³⁴⁸；

得到的回答是一致坚持保留总委员会現在的駐在地，并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

1871年，总委员会在刚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自大陆的代表們宣称，在他們的国家里已經有人担心，把过多的法国流亡者加聘到总委员会中会破坏总委员会的国际性；

代表会议（見“倫敦代表会议決議”第十五項^①）“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至于上述該支部以自己成員中有人曾經是巴黎工人团体的主席而自命为“法国革命力量”的唯一代表，則总委员会指出：

总委员会当然可以考虑某人过去是工人团体的主席，但是这决不能作为这个人“有权”被总委员会接納并在总委员会代表“革命力量”的論据。如果是那样，总委员会就应当接納曾經是巴黎首飾匠协会主席和倫敦的法国人支部书记的古斯达夫·杜朗先生为委員。何况，总委员会委員应当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团体的意見和利益。

二、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10月17日決議提出的異議

（1）关于支部章程第二条中的这样一点：

^① 見本卷第458頁。——編者注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員者，必須說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支部声称：

“共同章程規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員的行为端正負責，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使用它认为必需的任何手段来取得保证。”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 teetotalers〔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員者，必須宣誓决不飲用任何酒类。”一句話，个别的支部借口要用它們“认为必需的那种办法”来履行保证其成員品质純洁的責任，总是能够在地方性章程中規定出加入国际的最荒唐、最无理的条件。

总委员会在其10月17日決議的第一条里指明，往往“沒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总委员会认为，支部可以不必重复这一点，不必說“流亡者以自己的貧穷这个最可信的見证使自己免受任何怀疑”。

对于“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的說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駁：这种“基金会”常常是虛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調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一般說来他們的境遇比他們在大陆上的弟兄們好一些——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資的不足和拖欠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經常去典当、借債，也就是說去找那些非采取不能容許的干預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被证实的“生活来源”。

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支部把“生活来源”只看做是“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員者，必須提

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的建議是符合这个目的的，因为它規定（見 10 月 17 日決議第一條）：“在可疑的情況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調查。”

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條內故意把說明“生活来源”說成是除了它有权要求的“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2）关于总委员会否决支部章程第十一條中的这一款：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答复說：

“我們决不是不知道……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給予它〈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代表的权利。”

这清楚地证明支部并不了解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

事实上，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的方式——或者是由代表大会任命，或者是由总委员会自行加聘，没有任何一处讲到总委员会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支部或小组的代表。

接納由倫敦各支部直接提出的代表作委員，一向都是总委员会的行政措施。总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行使了它所享有的加聘成員的权利（見 10 月 17 日总委员会決議第二條的第 2 点）。

使总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这种加聘方式的特殊情况，在总委员会的 10 月 17 日決議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說明。

总委员会在这同一決議中（第二條第 3 点）声明，它准备按照接受倫敦各支部其他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代表。但是它不能当真考虑这种要求：不顾共同章程而为該支部

規定一种特权地位。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在其章程第十一条中写上了这样一款：“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是企图仿佛以共同章程为根据，取得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它装出一副对这种臆想的权利似乎深信不疑的姿态，而且在它本身还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认以前（見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第四条³⁴⁹），就毫不犹豫地于 10 月 17 日“根据权利”派遣两名持有 20 个有表决权的支部成员发給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最后，这个支部在其最近的来信中又再一次坚持它有“义务和权利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为了给自己的无理要求辯护，支部企图以公民埃尔曼在总委员会里的情况为先例。它假装不知道，公民埃尔曼被加聘为总委员会委员是由比利时代表大会³⁵⁰ 推荐的，而且他在总委员会里决不代表列日支部。

（3）关于总委员会拒絕承认支部章程中如下一点：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須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回答說：

“为了回答这一点，我們只想指出，我們的章程是在我們支部範圍內生效的；我們的協議只是考慮到我們自己，只與我們自己有关，这一要求与共同章程毫不抵触，因为共同章程沒有提到这一点。”

很难理解，共同章程沒有提到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地用来論证在总委员会里当代表的条件。而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在支部範圍內生效，倒容易理解得多。虽然如此，却不能同意，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考慮到它自己，只与它自己有关”。因为比如說，总委员会批准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

的第十一条，那就势必要在所有其他支部的章程里也加上这一条；而这一条一經加以普遍化，就会把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所拥有的加聘成员的权利完全勾销。

有鉴于此，

(一)总委员会保持它在1871年10月17日做出的决议完全有效。

(二)如果本决议在11月21日总委员会开会以前不为支部所接受，则各个通讯书记将把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该支部代表在10月17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递交的委托书、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决议、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所做的答复以及11月7日总委员会的最后决议分发给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在沒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国家则发给地方组织。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委托

1871年11月7日于伦敦

卡·馬克思写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法兰克福报和
商报”編輯部的声明³⁵¹

在“法兰克福报”第 326 号第二版的一篇注明“倫敦 11 月 18 日”的通訊里有这样一段話：

“国际倫敦支部在上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決議：‘查理·迪耳克爵士在为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績，理应受到人民的感激；因此建議授予他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科苏特被选为会员。”

国际沒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上述決議或許是倫敦的一个小团体做出的，这个团体起初定名为“国际民主协会”，后来取名为“共和大同盟”。它和国际毫无关系。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德国通訊書記 卡尔·馬克思

写于 1871 年 1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71 年 11 月 28 日“法兰克福报
和商报”第 333 号

俄文譯自“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弗·恩格斯
致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1871年11月25日于倫敦

自从公民罗倫佐参加上次代表會議回去以后，我們沒有从你們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我給你們写过两封信；在11月8日寄給你們的那最近一封挂号信中，我請你們立刻給我們来信，并說明沉默的原因。迄今我們沒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我們得到消息說，有极少数国际会员企图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糾紛，策划反对代表會議決議和总委员会的阴谋，散布各种誹謗言論³⁵²。无須怀疑，你們所以令人費解地保持沉默，大概是因为你們收到了具有这种內容的信。如果是这样，請你們把那些对我们的指控或誣蔑告訴我們（这是你們的义务），以便我們予以駁斥。

无論如何你們不能再繼續沉默，这是違背我們的共同章程的，章程規定你們应当定期向我們提出报告。我們要求你們立刻答复这封信；如果你們不答复，我們就应得出这样的結論：你們的沉默是有意的，你們相信了上述的誹謗言論而沒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訴我們。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將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我們做的那样采取行动。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給“意大利无产者报”
編輯部的声明³⁵³

致“意大利无产者报”編輯部

公民們：

貴报第 39 号登載了都灵工人的一篇宣言，其中說：

“我們公开宣布，倫敦大委员会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決議剛一发表，就由‘无产者报’編輯部向我們报道了，这样的決議不具有正式的性质，因为大委员会鉴于許多欧洲的协会也会像我們一样一致拒絕这个決議，就把它撤銷了。”

这种說法使总委员会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1) 总委员会从来沒有做过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任何決議；

(2) 因此它不可能撤銷这样的決議；

(3) 任何欧洲的或美国的协会都不可能拒絕这样的決議，而且也沒有拒絕过总委员会的其他任何決議。

总委员会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这种态度是根据：

(1) 共同章程，章程中緒論部分的第四段中說：“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偉大目

标。”^①

(2) 协会成立宣言 (1864 年), 即对章程的一种正式的和具有约束性的解释, 宣言里说: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壟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 而且恰恰相反, 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 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³⁵⁴

(3) 洛桑代表大会决议 (1867 年), 其中关于这一点说道: “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³⁵⁵

(4) 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 (1871 年 9 月), 它依据上述各项决议提请国际的会员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 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②。

这样替总委员会规定的立场, 总委员会始终遵守着, 而且将来仍将遵守。因此总委员会宣布, 不知道是由谁转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上述消息是捏造的和诽谤性的。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恩·

附言: 我刚才收到了日内瓦寄来的“社会革命报”³⁵⁶, 该报报道说, 汝拉的一个小组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③。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一俟总委员会得到这一通知, 它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1871 年 11 月 29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 年第 1 版第 26 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① 见本卷第 475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56 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516—522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給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³⁵⁷

1871年11月30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朱澤培·博里昂尼已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今授予他接受新会员和組織新支部的权力，条件是他和新接受入会的会员和支部必須承认协会的正式文件对他们有約束力，这些文件就是：

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

成立宣言，

各次代表大会的決議，

1871年9月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書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³⁵⁸

关于代表会议做出的有关政治行动的决议，我很高兴告诉你们，从最近一期马德里“解放报”³⁵⁹和巴塞罗纳“联盟”周报（12月3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联合会完全赞同这一决议。在西班牙把国际变为单独的和独立的政党，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在西班牙的情况好极了：不到三个月就增添了19 000到20 000个新会员！在丹麦，国际成立才不过三个月，单是在首都一地国际就拥有2 000会员，而这个城市比米兰还小；在那里，农民也大批地站到国际方面来，并且那里正在准备为最近的选举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结果很可能使我们在丹麦议会中得到强大的代表权。

德国和荷兰的情况很好。在法国，我们有26家报纸，在那里，偏偏跟梯也尔先生的意愿相反，支部正在重新建立起来。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12月5日和10日之间

载于1871年12月12日“人民报”第144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就馬志尼关于
国际的若干文章給意大利几家
报纸編輯部的声明³⁶⁰

1871年12月6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馬”編輯

編輯先生：

我相信您的正直，請您将随信附上的声明予以发表。既然战斗，就要正直地战斗。

請接受崇高的敬意

总委员会意大利書記 弗·恩格斯

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馬”編輯部

在“人民罗馬”第38期上，公民朱·馬志尼发表了題为“关于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头一篇。他預先告訴讀者說：

“我……从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来源收集了它的全部决定，它的有影响的

委員的所有口头声明和书面声明。”

这就是他发表的文件。他引用了两段来作为开头。

一、“放棄〈政治行动〉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某些法国的国际創始人答应路易-拿破侖，只要他向工人提供我不知是什么样的物质利益，他们就停止一切政治行动。”

我們要求公民馬志尼为这种說法提出論据，我們认为这是一种誣蔑。

二、“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演說中說：我希望个人之間和階級之間都得到平等；不这样就談不到正义的思想，就不可能建立和平。冗长的演說已經把工人欺騙够了。必須告訴他們，他們应当要求什么，如果这一点他們自己不知道。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我要求廢除继承权，那只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社会平等。”

公民巴枯宁是否讲过这些话，这与我們毫无关系。对总委员会說来，重要的只是要指出以下几点：

(1) 正如馬志尼自己所說的，这些话不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讲的，而是在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上讲的；

(2) 1868 年 9 月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国际的代表大会曾在一項特別决定中声明，它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这次代表大会毫无共同之处³⁶¹；

(3) 在公民巴枯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国际的會員；

(4) 总委员会始終反对屡次想以狹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綱領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綱領（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綱領立刻就会使絕大多数国际會員被开除；

(5) 因此, 国际绝对不能对公民巴枯宁的私人行动和他的言論負責。

至于公民馬志尼答应要在最近发表的有关国际的其他文件, 总委员会預先声明, 国际只对它所发表的正式文件負責。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并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意大利書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 1871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报”
第 144 号、1871 年 12 月 12 日“玫瑰小报”第 345 号、1871 年 12 月
21 日“人民羅馬”第 43 期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羅馬”, 并
根据恩格斯的法文、意大利文草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东邮报”編輯³⁶²

閣下：

查理·布萊德洛先生在最近写給貴报的信中，利用 12 月 12 日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我因病未出席这次會議——作为对我进行粗暴謾罵的借口。他写道：“我十分感謝卡尔·馬克思对我的敌視。”

我对查理·布萊德洛先生的敌視！自从“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布萊德洛先生的声音就同誣蔑国际和我个人的全世界大合唱融成一气了。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誹謗者一样，只有鄙夷地报以沉默。这是这个极端自尊的人的可笑虛荣心所不能忍受的。我不理会他的誣蔑，就是我对他进行了“誣蔑”。我的沉默使他气得发狂；他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我是**波拿巴分子**，要知道，原因就是我在“內战”这篇宣言中揭示了产生第二帝国的历史条件。現在他又更进一步，把我变成俾斯麦的**警探**。可怜的家伙！他無論如何必須表明，他不久以前在巴黎从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丹及其党羽那里得到的教訓，对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現在，我在促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傳播，来“把他交給”德国公众。如果他要那样盛情，給他的誣蔑披上更具体的形式，我还要“把他交給”

英国法庭。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1年12月20日于倫敦

載于1871年12月23日
“东邮报”第16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

弗·恩格斯 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³⁶³

几乎沒有必要来談現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傳播，这些都是它从来沒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維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軍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爭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沒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們望而生畏的偉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間制造糾紛。这群自称为汝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們已經有两年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語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同各国某些与他們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訊，来和国际的統一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詭計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时候，我們不想比較广泛地来談論它們，但是上面

所提到的那個通告使我們不得不發表意見。

汝拉聯合會借口總委員會今年召開的不是代表大會而是代表會議，於11月12日在自己的桑維耳耶代表大會上擬定了一個給國際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們把這個通告印制了許多份，然後散發到世界各國，他們在通告中建議各個支部堅決要求立即召開代表大會。為什麼必須以代表會議來代替代表大會，這至少對於我們在德國和奧地利的人看來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們派遣自己的代表去參加代表大會，那末在他們返回之後免不了會立即被捕入獄；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的代表會處於同樣的情況。而召開代表會議（在會議上沒有公開的辯論，而只是舉行事務性的會議）則完全是可能的，因為不會把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名字公布出來。代表會議的缺陷在於：它不能解決原則性的問題，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過任何立法性質的措施，它應當只限於通過事務性的決議，以保證更好地貫徹代表大會的章程和決議所規定的組織原則。但是在當前的條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這一點：要討論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而要做到這一點，召開代表會議也就足夠了。

其實，對於代表會議及其決議的攻擊只是一種借口。就連該通告也只是順便談到這一點。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到了弊病的根源。他們斷言，根據代表大會的章程和最初的決議，國際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獨立的〉支部的自由聯盟”，其目的是通過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

“而沒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協商建立起來的、權威的領導機關”。

所以，總委員會似乎只是一個“簡單的統計通訊局”。但是據說這個最初的原則很快就被歪曲了——首先是由於授權給總委員

会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³⁶⁴。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枯宁及其娄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凡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³⁶⁵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

于未來社會的不着邊際的想像把自己組織起來！我們來設想一下，我們自己的德國的組織如果這樣組織起來，會成什麼樣子。我們會不去進行反對政府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而去為我們章程的每一個條文、代表大會的每一個決議是否是未來社會的確切反映而絞盡腦汁。我們會不要我們的執行委員會，而要一個簡單的統計通訊局。讓這個統計通訊局盡力而為地去和獨立的支部打交道吧，——這些支部獨立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它們不應該承認任何權威的領導機關，哪怕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自由協商建立起來的權威的領導機關；要知道，它們要是承認，就會破壞它們的首要使命——成為未來社會的確切的原型！關於團結力量，關於共同行動，則根本談不上了。如果在每一個支部中少數都要服從多數，那這就是一種違反自由原則的罪行，就是承認會導致權威主義和專政的原則！如果施梯伯和他的婁羅們，如果所有的暗檢室³⁶⁶，如果所有的普魯士軍官們都奉上級命令要加入社會民主組織，以便毀滅它，那末委員會，或者更確切地說，統計通訊局，無論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這會意味着實行教階制的和權威的組織！而主要的是沒有任何服從紀律的支部！沒有任何黨的紀律，沒有任何力量在一點的集中，沒有任何鬥爭的武器！那末未來社會的原型會變成什麼呢？簡而言之，我們採用這種新的組織會得到什麼呢？會得到一個早期基督教徒那樣的畏縮胆怯的而又阿諛奉承的組織，早期基督教徒這群奴隸曾經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腳踢，並且的確通過搖尾乞憐在三百年後使自己的宗教獲得了勝利，——而這種革命方法無產階級是無論如何不會仿效的！你們看，正像早期基督教徒把自己幻想的天堂作為自己組織的榜樣一樣，我們也應當把巴枯寧先生的未來社會的樂園作為自己的榜樣，

我們也应当放棄斗爭，而從事祈禱和期待。而這些向我們宣揚這種胡說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

談到國際的時候，我們還是應當說：目前國際的情況並不壞。在應屆代表大會做出決定以前，總委員會有責任實現巴塞爾決議，而它一定會履行自己的職責。正像它毫不客氣地把托倫和杜朗之流驅逐出去那樣，它也會關心把施梯伯之流關在國際的門外，儘管巴枯寧認為這是一種獨裁作風。

但是這些惡劣的巴塞爾決議是怎樣產生的呢？說起來非常簡單。它們是由比利時代表提出來的，而且當時誰也沒有像巴枯寧和他那些在目前這份通告上簽字的朋友們，其中包括施維茨格貝爾和吉約姆，那樣熱烈地表示擁護它們！的確，當時情況不同。當時這些先生們曾希望獲得多數並且把總委員會抓到自己手里。當時無論怎樣擴大總委員會的職權，他們都覺得不夠。而現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發現葡萄原來是青的。現在總委員會應當被貶低到簡單的統計通訊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寧的未來社會的聲譽不致受到損害了。

而這些人，這些職業的宗派信徒（儘管他們擁有各種神秘的早期基督教教義，在國際中只占極少數），竟恬不知恥地責備總委員會，說它的委員們想

“使自己特殊的綱領和自己個人的學說在國際中占統治地位；他們把自己個人的觀點冒充為唯一在協會中具有公民權的正式理論”。

這實在是太過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觀察過國際的內部發展過程的人都知道，正是這些人，幾乎三年來主要地就是在想辦法強迫協會接受他們的宗派信條作為共同綱領；當這點做不到的時候，他們就開始玩弄欺騙手段，把巴枯寧分子的空話冒充為國際的共

同綱領。雖然如此，總委員會只是對這種偽造勾當提出了抗議，而至今還沒有否認他們有權屬於國際，或者是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招牌下任意宣傳他們的宗派主義的謊言。至於總委員會如何對待這個新的通告，現在來談這一點還為時過早。

這些人自己出色地證明了，他們利用自己的新組織能夠獲得什麼東西。凡是在沒有受到反動政府暴力阻撓的地方，國際從巴黎公社的時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績。而在瑞士的汝拉——最近一年半來完全由這些先生們總攬一切的地方，情況怎樣呢？我們來聽聽他們自己在桑維耳耶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吧（見11月23日出版的日內瓦周刊“社會革命報”）：

“這些可怕的事件對我們各支部一定產生了一部分是使人沮喪的，一部分是良好的影響…… 接着就是無產階級應該向資產階級進行的巨大戰鬥的開始，人們也開始考慮起來…… 有些人為了掩蓋自己的怯懦而躲開（s'en vont），另一些人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決地表示自己忠誠於國際的新生原則。這就是整個國際，其中也包括我們聯合會的現代內部發展過程中的具有特征意義的事實。”

說這一切發生在整個國際中是一種新奇的論斷，實際上那里發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況。但是說汝拉聯合會的情況是這樣，卻是完全對的。只要聽一聽這些先生們自己說些什麼吧！穆蒂埃的支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無所成：

“如果沒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應該存在希望”云云；但是這個支部“由於居民良好的情緒而處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之下”。“格朗惹支部縮小成小小的工人核心。”

俾爾的兩個支部，像紐沙特爾的支部和洛克爾的支部一樣，對委員會的信一次也沒有答复；俾爾的第三個支部

“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

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强地恢复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3日
左右

载于1872年1月10日
“人民国家报”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馬克思 致“东邮报”編輯

閣下：

查理·布萊德洛在1月7日的“国民改革者”³⁶⁷上写道：

“我們只想指出，馬克思博士过去曾給他的政府提供情报。”

茲郑重声明：这是既荒謬又卑鄙的誹謗。我要求布萊德洛先生举出哪怕一件使他有絲毫理由說这番話的事实。为了使他安心，我补充一句，我不打算要求与他“决斗”。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872年1月16日

載于1872年1月20日
“东邮报”第17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

卡·馬克思 致“东邮报”編輯

閣下：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詩篇中說过，对放逐者的最殘酷的折磨之一，是必須跟各种敗类打交道^①。当我不得不跟查理·布萊德洛先生之流那样的家伙进行一个时期公开辯論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这段怨言的正确性。但是，無論如何，我再也不会容許他利用他企图与我挑起爭执的做法作为他在国外进行自我吹嘘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

他发表了对我的指責，要是这一指責在德国公布出来，一定会使得他成为各党派取笑的对象。我当时就要求他举出使他哪怕有絲毫理由进行这种既荒謬又卑鄙的誹謗的事实^②。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替自己辯护，而是为了揭露他。他以小經紀人那种不体面的圓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而自己逃避責任。

难道他真的以为，某一个布萊德洛，或者巴黎的 *demi-monde* [名譽可疑的] 报刊的編輯，或者柏林的俾斯麦报纸的編輯，或者維也納的“每日新聞报”，或者紐約的“刑法报”，或者“莫斯科新聞”³⁶³，只要对我进行了誣蔑，我就必須出来維護自己的社会聲譽，

①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23 頁。——編者注

甚至站到必定是由这些“正直先生”的朋友們所組成的“公意法庭”
面前去嗎？

我跟查理·布萊德洛先生的賬已經了結，現在我让他完全安
心地自我欣賞，如果这能給他一点慰藉的話。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72年1月27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72年1月28日

俄文譯自“东邮报”

“东邮报”第174期

弗·恩格斯 給“玫瑰小报”編輯部的信³⁶⁹

2月7日于倫敦西中央区海-霍耳
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玫瑰小报”編輯

公民：

佛罗倫薩的“自由思想”杂志不断地攻击国际已經有好几个月了，好像偉大的工人协会是这家杂志所維護的受俸神甫-唯理論者协会的对头似的。直到現在，我总觉得回答这些攻訐是多余的，可是这家杂志竟卑鄙地在意大利散布俾斯麦报刊上有关国际及其总委员会的无耻謾言，这时我不得不提出抗議了。因此我給“自由思想”写了如下一封信，請將該信在“玫瑰小报”上发表。

敬礼和兄弟情誼

总委员会意大利書記 弗·恩格斯

致“自由思想”編輯魯伊治·斯蒂凡諾尼先生

閣下：

1872年1月4日“自由思想”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題为“国际

和倫敦最高委員會”的文章，關於它我應當說幾句話。

這篇文章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很願意知道，恩格斯先生憑什麼權力充當意大利的代表？”

我絕不要求而且從未要求代表意大利。我很榮幸地在總委員會中擔任專門受委託與意大利進行通訊聯繫的書記，在執行這項委託時，我應該代表總委員會，而不是代表意大利。

其次，文章中引用了一些從柏林“新社會民主黨人報”³⁷⁰抄來的倫敦通訊，其中充滿了對總委員會和整個國際的十分卑鄙的誣蔑。對於這種誣蔑，我不打算回答。誰也不會同這種報紙進行辯論。全德國都清楚地知道“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是什麼報紙：這是一家靠俾斯麥出錢維持的報紙，是普魯士的政府社會主義的機關報。如果您需要關於這家報紙的更確切的材料，請寫封信給您的萊比錫通訊員李卜克內西，他一定會給您提供足夠的數量。我只想補充一點，要是您對於這種誣蔑國際的言論這樣大感興趣，那末在“費加羅報”、“高盧人報”、“小報”及其他巴黎的 *demi-monde* [名譽可疑的] 報紙、倫敦的“旗幟報”、“日內瓦報”、維也納的“每日新聞報”以及“莫斯科新聞”上，您可以找到成千上萬條這樣的东西，——這都是一些權威報紙，您可以不必再去引用可憐的施奈德爾。

在編輯部的按語中說道：

“可能這是暗指 1850 年卡爾·馬克思在科倫建立的共產主義的秘密團體；正像在這種情況下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這個團體被揭露以後，許多可憐的人落入普魯士警察的手中，而主角卻在倫敦安然無恙。”

誰要是說這種話，他就是撒謊者。我曾經屬於這個團體³⁷¹。它不是馬克思創辦的，不是在 1850 年創辦的，也不是在科倫創辦

的。在此以前，它已經存在了十年。科倫支部由于自己不謹慎落入警察手中的时候，馬克思和我因受普魯士政府迫害，侨居英国已經一年了。要是您願意更詳細地了解，請您去問問多特蒙特的市長兼普魯士議会和德国議會的議員貝克尔先生，科倫市參議員、医生克萊因先生，“維斯巴登日报”³⁷²的編輯毕尔格尔斯先生，倫敦总委員會委員、成衣匠列斯納先生。他們在这次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判了罪³⁷³。

这篇辟謠声明請在貴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为荷！

謹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1872年2月20日
“玫瑰小报”第5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玫瑰小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 警察暴行的声明³⁷⁴

瑞士当局认为可以按照俄国外交部違背联邦宪法直接向伊韦尔登法庭提出的简单要求,在日内瓦对公民吳亭的住宅进行搜查,他們卑鄙地借口說他可能与伪造俄国鈔票一案有关,在这件丑聞中,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負責追查伪币制造犯的俄国五等文官卡緬斯基竟是这些罪犯的主要头目。吳亭的文件遭到扣押,他的全部俄文、德文和英文的信件被交給一个俄国翻譯去檢查,而且当局連这位翻譯的姓名也拒絕宣布。公民吳亭在1871年12月以前是国际的机关刊物“平等报”的編輯,因此他的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国际的通訊,而且在信上都有国际的各种委员会的印章。要不是国际的法律顧問公民昂伯尔尼——总委员会对他深表感謝——出面干涉,吳亭的文件和他本人就要被引渡給俄国政府,而瑞士与俄国政府之間根本就沒有引渡罪犯的条約。

俄国政府由于在国内碰到日益增长的反抗,就利用像涅恰也夫这些与国际毫无关系的人制造的所謂密謀,以便在国内借口自己的反对者是国际会员而將他們送交法庭。現在它又更进了一步。它在它的忠实藩臣普魯士的支持下,开始干涉西方国家的內政,要求西方国家的法庭迎合它的需要去迫害国际。它开始在一

个共和国里活动,这个共和国的当局就赶紧变成俄国的恭順僕人。总委员会认为,現在需要做的是向各国工人公开斥責俄国政府的計謀以及它的西方帮凶們的奴顏婢膝的行为。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2年2月20日

載于1872年2月24日“东邮报”

第178期、1872年3月2日“国际

先驅报”第1号以及其他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

卡·馬克思的遺稿

卡·馬克思
—
“法兰西内战”草稿³⁷⁵

卡·馬克思写于 1871 年 4—5 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全文載于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34 年版
第 3 (8)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英文譯出

“法兰西内战”初稿

国防政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³⁷⁶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晚間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

了。国防政府有步驟地实施这一“計劃”——派波拿巴的將軍們負責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軍、借茹尔·費里的瀆职失政制造飢饉。巴黎工人在10月5日、10月31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代替这批卖国賊的嘗試，竟被当做与普魯士人的串謀而遭鎮压³⁷⁷！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批 capitulards³⁷⁸ 变成了一个政府。他們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斯麦締結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項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装，使任何繼續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 capitulards，在波尔多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謂国民議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領巴黎、鎮压“它的 canaille [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們以冷嘲热諷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魯士人占領巴黎，是国防政府“計劃”的底蘊。这帮人从在凡尔賽粉墨登場以来为了央求普魯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現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臉，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自卫軍不再在 capitulards 指揮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 capitulards 以来，他們的英雄業績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把“卖国賊”一詞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額角上。公社繳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計劃”的波拿巴派 sabreurs [武人] 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譏笑他們自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軍炮兵司令、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將軍苏桑的信）。

因此，很明显，現在組成凡尔賽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內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魯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脫铁案如山的卖国賊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給他們燙上卖国賊的烙印，而且还要把他們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內斯特·皮卡尔、茹尔·費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議會的一位議員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時間上前后分屬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謀得了一大笔遺產，因而变成了一个財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訴訟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沒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財產、秩序的辯護士，原来老早就該受 Code pénal [刑法]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了被判处終身苦役的命运。

厄內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賽現任內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官位沒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內务部长^①。这位厄內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从前，当厄內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納—瓦瑟省的立法团議員候选人的时

^① 在“法兰西內战”定稿中馬克思作了訂正：厄內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財政部长（見本卷第338頁）。——編者注

候，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1867年7月31日），說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經作为一个«escroc»〔“騙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1868年12月11日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5号 Société Générale³⁷⁹的一个分公司任經理期間，曾經盜用过30万法郎。厄內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該报創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天詆毀共和主义者为“强盜、土匪、partageux〔均产者〕”的报纸）的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間給他当財務繆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机密去大发橫財。

厄內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財務”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內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約·密勒，也是一个应受 Code pénal〔刑法〕究办、該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費里，在9月4日以前还是一个吃不上飯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饉，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饉刮了大笔錢財。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黎被圍期間侵吞公款的經過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魯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內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釋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議會”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4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軍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

“羔羊們”和凡尔賽的暴徒們殘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先生“双手插在褲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間踱来踱去，恣意拿他們耍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她們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貴妇們，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掙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臟和头脑——为反抗內奸进行自卫而終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鮮血时……梯也尔們、法夫尔們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宮里的狂飲鬧宴；如梯也尔为庆賀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魯士人进行勾結(向普魯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 fête〔宴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們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飲。

如果說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們的外交大使，派他去向欧洲各国宮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換得各宮廷对普魯士的干涉；其后，他們又派他巡視法国各省，同各地的 châteaux〔封建主砦堡〕进行串謀，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則用这些人做了他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員。他們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頗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巴黎革命上的輕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黎：要他的“地主議員們”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囂，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顱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頒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长）的使巴黎商业瀕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 échéances〔支付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議會迁到凡尔賽，課征新的报刊稅，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最初由八里

梯也尔^①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9月4日傾复而取消了的戒严，任命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³⁸⁰、前参議院議員維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倫頓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穌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將軍为巴黎国民自卫軍总司令——他做了这些事还不滿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內战：让維努亚进攻蒙馬特尔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軍那里夺走屬於他們的，而且只因为是他们們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們手中的大炮，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 *d'en finir*〔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像梯也尔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迫的动力所驅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得可笑的力量就貿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財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約經手借了一笔借款，按規定是立即支付20亿，以后再分期陸續支付数十亿。在这項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內斯特·皮卡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約等这些显貴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的御用 *pot-de-vin*（酒錢）。但是，在这項交易上有一层障碍。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約一方要求一項保证——平定巴黎。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們、皮卡尔們等等，我們所說的已足以证明他們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謀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

① 見本卷第49頁脚注。——譯者注

皆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組閣，撈了 200 万；在他任首相时（1840 年 3 月），众議院曾指責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这个指責，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像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演員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貨色。人們同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財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取的第一項措施就是給自己規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 1850 年因允許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議會中的党羽廢除普选权而从他們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³⁸¹。梯也尔先生自定年俸为 300 万法郎，这就是他在 1869 年給他的巴黎选民描繪的那个“节儉共和国”的第一着。說到普野-克尔蒂約，此人是卢昂的一位棉紗厂厂主。1869 年，厂主會議宣布为“征服”英国市場而必須普遍降低工資，他就是那个厂主會議的領導人——这条毒計当时被国际挫敗了³⁸²。普野-克尔蒂約在各方面都狂热地、甚至可以說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締結的商約損害到他自己开办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財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个“可恨的”商約，并宣布必須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打击亚尔薩斯，借口是沒有任何国际条約阻擋着他对亚尔薩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摆脱牟罗茲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險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賞給他的女婿罗什-朗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稅官，这是落到統治的资产階級手里的肥脏之一；普野-克尔蒂約曾經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滿，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把这一大肥缺賞給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

約确实是执行上述那項勾当的适当人选。

3月30日“号召报”³⁸³載，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費里于3月28日向市稅稽征所的官員发出通令，禁止……繼續为巴黎課征任何市稅。

种种政治小騙局，——小人的肚腸……潰烂的良心……无休无止的議會陰謀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計謀……重复他的关于自由主义、关于《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說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駁认为有失敗的可能……头头是道的反駁論据……一种卑劣透頂的英雄主义……僥幸得逞的議會計謀……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盜，在整个巴黎被圍困期間，他一直在交易所利用我們軍隊的失敗投机取巧。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誹謗，造謠。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會議上(4月25日)的演說中說：

“杀害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的人”不过是一小撮罪犯，——“以及那些有充分证据可以被认为是这些罪行的共謀犯或是协助犯的人，就是說极少的一小撮人”。

杜弗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報紙进行法律起訴的办法击潰巴黎。因报

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負債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缓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 1839 年 5 月 13 日，即在共和党的 dernière prise d'armes [最后一次武装起义] 失败以后³⁸⁴，所以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1849 年 6 月 2 日³⁸⁵，曾被迫于(1848 年)10 月 29 日取消戒严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利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杜弗尔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³⁸⁶(梯也尔)要求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戒严地区是塞纳-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尔。现在，正像 1839 年和 1849 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

不貸。对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檢察官(馬延省的)^①写信給杜弗尔提出辞职……

“当此內战之际，行政当局命令我卷入党派斗争，对那些我的良心认为完全无辜的公民仅为他们呼出和解这一字眼而予以迫害，因此，我无法給这样一个行政当局效力。”

杜弗尔在1847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于1869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³⁸⁷。

至于說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們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于巴黎被圍而損失一个小錢的房东和闊老們。

現在，也和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說的是当初劊子手对唐·卡洛斯說过的話：«Je vais t'assassiner, mais c'est pour ton bien.»(“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

在維努亚企图占領蒙馬特尔高地以后(3月18日4点钟，他們在紅宮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將軍和克列芒·托馬就被第八十一常备团的那些情緒激昂的士兵們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項不顾中央委員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廣場上曾一連四次命令他的軍隊开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沒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馬曾做过軍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1848年)前

^① 路·瓦什隆。——編者注

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 *gérant* [經理])临时提拔起来的“將軍”;他的軍刀除了染滿巴黎工人階級的鮮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殘暴的劊子手之一。1870年10月31日,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軍突然襲击設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政府人員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們,这些被他們的一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 *gens de paroles* [說話算話的人],都立下了**信誓**:他們一定让位給**公社**。他們以此获釋之后,随即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輕信而釋放了他們的人。然而,他們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軍总司令的显职。他拒絕背棄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馬的运气又来了。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軍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計劃”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魯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卫軍作战,他瓦解、分裂、誹謗中伤国民自卫軍,把国民自卫軍中反对特罗胥“計劃”的軍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軍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軍損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纏定,当他在3月18日嗅到又要屠杀巴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給 *décembriseur* [十二月分子] 維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約所立合同領取 *pots-de-vin* [酒錢]的人們,現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鮮血的欧洲報紙也响应了他們的这种嚎叫。“地主議會”里上演了一場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鬧剧;这回仍和从前一样,他們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对

付敌人的武器。他們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們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負責。人們都知道，在 1848 年 6 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蕩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憤怒叫囂。其实，他們甚至在当时就已經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壘去的大司鐸雅克美先生的证詞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軍隊而不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們的目的。現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賽政府的野蛮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給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預感，即**特朗斯諾南爸爸**³⁸⁸切望在他身上投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憤怒情緒。凡尔賽的报刊几乎沒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不穷的暴行、違反所有战争公法來說，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賽政府剛剛取得第一次軍事胜利，率領宪兵杀害仗义豪俠的弗路朗斯的德馬列上尉便立即得到梯也尔的勳綬。弗路朗斯在 10 月 31 日救了“国防”政府成員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維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們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績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常备軍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³⁸⁹揭开了这次內战。加利費將軍——用倫敦的一个廉价文巧的微妙形容語來說，是“在化装舞会上素以服飾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在呂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軍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发动“突襲”，立即把他們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项功績。这些只是凡尔賽政府正式談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謀杀事件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 25 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

为“叛逆”执行枪决。

“每个从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人立即就地枪决，毫无宽赦。政府军极端凶暴。”

“梯也尔先生向议会报告了处死弗路朗斯的令人兴奋的细节”。

凡尔赛。4月4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正直人士(比埃特里的爪牙!)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维努亚抗议对起义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4月6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蹂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它犯下了连入侵法国的外敌都干不出来的骇人暴行……特此决定……”(法令各条列后)³⁹⁰

4月5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匪徒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我们的俘虏，每时每刻我们都获悉又干下新血案的消息……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憎恶内战一样地憎恶流血，但是，他们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³⁹¹

“对巴黎作战的市警每天领10个法郎。”

凡尔赛。4月11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以过分的残暴行动增加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这些处决激起了巴黎的强烈愤怒，可能导致可怕的报复”。“已经这样决定：今后再有一人被处死，这里就从拘禁的许多人质中处死二人。请你考

慮，我以教士身分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絕對地必要。”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訴各省省长說：«L'Assemblée siége paisiblement» [“議会在平靜地开着会。”] (Elle aussi a le coeur léger [議會也很輕鬆]①)。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議會”十五人委員會³⁹² 恬不知耻地“正式否认”“硬推在凡尔賽軍隊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是，特朗斯諾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4月16日通告中說：

“如果曾經打了几发炮彈，那也不是凡尔賽軍隊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們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們連头都不敢露出来。”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謊話連篇的公报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侖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們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進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沒有見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軍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彈的被捕市警，都沒有交付軍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鷹犬的血玷污自己的双手！

3月18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馬向陸軍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軍解除武装的計劃。他說：

“暴徒的精华集聚在蒙馬特尔周圍，并且和伯利維尔一致行动。”

国民議會

那批在凡尔賽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給了敌人，出賣了

① 这是借用內閣首相奧利維耶的話。向普魯士宣战前夕奧利維耶声称，他“輕松地”承担战争的責任。——編者注

毫无防御的巴黎。2月8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議會，这个凡尔賽議會只有一个目的——根据1月28日在凡尔賽签字的投降协定明白規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繼續战争，还是簽訂和約；如果要簽訂和約，便商定和約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軍从法国領土上撤退。

尚济, 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釋放几乎是和賽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記者們都一致认定这位將軍要被处死的。他們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在紅色党人头上。他們說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①以后，凡尔賽是一片慌乱。預料3月23日会向凡尔賽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領袖們已經宣布了：如果国民議會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們就要向凡尔賽进军。議會沒有采取什么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議，决定在巴黎进行公社选举等等。議會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皇党在凡尔賽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將軍們和奧馬尔公爵³⁹³。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經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3月26日还不恢复秩序，德軍就要占領巴黎。紅色分子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贗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穌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3月21日？）登上凡尔賽議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撥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① 見本卷第617—619頁。——編者注

3月30日。公社公告：

“今天，那些你們甚至不屑追击的罪犯們，竟濫用你們的寬大胸怀，就在巴黎城的大門口筑起了一个进行保皇陰謀的巢穴。他們制造內战；他們使用一切腐敗的手法；他們願与任何人結伙共謀；他們竟无耻到乞求外国的援助。”³⁹⁴

梯也尔

4月25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納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鎮参議員时說：

“共和国确实存在着。行政首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1830年到1871年的进展就在于：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1871年，路易-菲力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統治的。国民議會任命他为議會內閣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議會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議會，根据1月28日凡尔賽協定的明文規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繼續战争，或是确定議和条件。巴黎的 capitulars [投降派] 在号召法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規定了議会的这项特殊任务，議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釋。Capitulars 奴顏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協定，这个協定的条款本身已經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因而議会在实际上只能簽訂一个屈辱的和約；为了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

的人。

共和国是在9月4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棍棍們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棍棍們就不会是代表巴黎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們自己不至于到凱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議會。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議會才集聚起来。地主議會并不是一个制宪議會，像梯也尔先生重复說得令人发嘔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事件的記錄者，那它連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沒有。因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侖，而是为了鏟除产生第二帝国的、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力量所鏟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像这次对普魯士的战争鮮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議會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簽訂由現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給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約。因此这个地主議會竟企图把革命說成自願的投降派，乃是駭人的僭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魯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 Chouannerie³⁹⁵。这是謀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壟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梯也尔的最精銳的軍隊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說謊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虛荣心这一回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軍是：出于俾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魯士監獄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諾的万第兵、瓦倫頓的“市警备队”³⁹⁶、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不过是軍隊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軍隊精华的瓦倫頓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都处在带着肩章的 mouchards [偵探] 監視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陣脱逃的十二月分子元帥們指揮。就是这一批烏七八糟的該絞杀的东西，梯也尔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銳的軍隊”！如果說他允許普魯士人还駐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精銳的軍隊”的軍容去吓唬吓唬他們。

梯也尔

种种政治小騙局。无休无止的議會陰謀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辯客”，一个玩弄議會騙局的专家，背信棄义的老手，議會党派斗争中的細小权术、卑鄙奸詐和陰謀詭計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紀中一直受法国資產階級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 *libertés nécessaires* [必不可少的自由] 的陈腐說教，輪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西

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1841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³⁹⁷；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速了对普战争；1870年，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脸；1871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的活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亵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利浦的大臣时，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asservissement)，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他们都是些罪犯！”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3月28日议会会议）。梯也尔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善良工人們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飞掉了，那他們應該責怪那些搞国际的能手，那些人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实际是劳动的暴君。”

沒有国际……①

（現在談談錢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經把他們的錢匯到倫敦去了。）諺語說：匪盜失和，真相敗露。因此，我們要結束他的臉譜的描繪，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倫敦出版的、屬於他的凡尔賽將領們的主子的机关报。3月28日的“形勢报”³⁹⁸写道：

“梯也尔先生每次出任大臣总是推动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杀父乱倫，侵吞公款，抄襲剽窃，叛卖暗算，野心勃勃，impuissant〔毫无才能〕。”

狡詐詭計、托辞推諉的能手。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监牢。他靠着充当对付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監獄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寵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斯諾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訂取締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經用鈍的工具一样丢开了。1840年，他再度凭权謀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国民报”派資產階級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議院讲坛上答复他們的强烈指責时說：

① 手稿中这一句話沒有写完。——編者注

“什么話？你們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嗎？…… 这样的設想是不顾一切现实。你們首先就是存心毀謗，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什么話？一个政府用炸彈炸开殘廢軍人院或名人紀念堂的穹頂，纵火燒掉你們家庭的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們面前請求你們批准它的存在么！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沒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給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1848年1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彈国王^①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議院发表演讲說：

“諸位先生，你們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們听說有一个大城市竟被連續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們大家都感到震恐。究竟是被誰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嗎？不是的，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請允許我向欧洲的輿論呼吁。从这个也許是欧洲最偉大的讲坛上，用憤怒的言辞来斥責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貢獻。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行使战争权利，为了避免长期圍困而想炮轰利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最近，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鎮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軍队炮击羅馬的最狂热的辯护者了，他百般頌揚他的朋友尙加尔涅將軍，因为他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揮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議的

①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巴黎国民自卫軍。

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位而滿腹忿懣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風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議院中喊叫道：

“我屬於革命党，不但屬於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屬於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轉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棄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屬於革命党。”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 coup d'état〔政变〕止，鎮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隱藏了起来，而巴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視，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萊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有一天要死在萊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說：“你将死在阴沟里”——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潰以前，在公共場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揮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阴謀，这个阴謀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勢相当明朗，他才重新公开露面。

巴黎被圍期間，有人問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說：要說出“投降”一語，先得炮击巴黎！这也就說明他对普魯士人炮击的抗議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魯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虛張声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現實。

議会小丑。

他在官場上已經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項有益的措施。他好虛榮、喜猜疑、貪圖享樂，从来没有写过和談过正經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祿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東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的凡尔賽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議會“輕松愉快”，时而发布占領“木蘭-薩克”(5月4日)并俘擄300人的公报，使自己成为笑料。

“其余叛亂分子拔腿奔逃，在戰場上遺棄150名傷亡者”，他恶狠狠地补充說：“这就是明天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賀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殘暴君下解放出来。”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資本家的、游手好閑者的巴黎”(难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賤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和平游行”和賽塞的逃竄来表現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麇集在凡尔賽、呂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門的那批人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財產人物”的蕩妇們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剝削和游墮階級的巴黎)(«franc-fileurs»³⁹⁹)，从望远鏡中欣賞战斗的进行、把“內战只当做愜意消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倫茨城的亡命之徒⁴⁰⁰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連維持表面的尊嚴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違背“正統派”的礼节而杀害妇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

体是在訥伊的廢墟中發現的)。他硬要用汽油彈燃燒克拉馬爾來點綴他下令在法國舉行的市鎮選舉。羅馬歷史學家們在描述尼祿的性格時，最後都以這個魔君自詡有吟歪詩、演喜劇的天才這一點作結語。但是，若把一個像梯也爾那樣的區區職業報人、議會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會使尼祿相形見绌。

他允許波拿巴“將軍們”肆意對巴黎進行報復，這只是在起着他作為階級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報、演說、宣言的小插劇里流露出他這個報人的虛榮、庸俗和低級趣味，這倒是在起着他個人的作用。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亂的奴隸主。南方人是為着勞動奴隸制和脫离合眾國而戰。而巴黎是為着勞動的解放和使政權脫離梯也爾這幫想成為法國的奴隸主的國家寄生蟲而戰！

他在對區長們的演說中說：

“你們可以信賴我的話，我從來不食言！”

“本屆議會是法國所曾選出的最開明的議會之一。”

“只要秩序和勞動不受到那些自封為共和國利益的特別保護人的經常危害”，

他就要拯救共和國。

他在議會的4月27日會議上說：“議會比他本人還要開明！”

他在辯嘴時一向以痛斥維也納條約作為王牌，但他自己簽訂

的巴黎条約⁴⁰¹，不仅割让了法国的一部分（不仅使将近半个法国被占领），而且甚至不要求俾斯麦具体列出并证明他所花的战費就承担了几十亿赔款！他甚至于不让波尔多的議會逐节討論他的降书！

他一輩子都在責难波旁分子，責难他們是跟在外国軍隊屁股后面回来的，責难他們在締結和約⁴⁰²后对待占领法国的盟国上有失尊严，可是他自己在他簽訂的条約里对俾斯麦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給他 4 万軍隊来制服巴黎（这是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中讲的）。就安內攘外來說，巴黎有它的武装的国民自卫軍，完全足以保障安全。但是，梯也尔除了使巴黎向外国人投降之外，还要使巴黎向他本人及其同伙投降。規定这一条款就是規定要打內战。他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是在普魯士的默許下，而且还依靠它提供的便利，即依靠普魯士慷慨地从德国监牢里遣返給他的法軍俘虏！他在他的公报里，在他以及法夫尔的議會发言里，对普魯士卑躬屈膝；在他要求俾斯麦进行干涉未果（正如俾斯麦自己声明的）之后，他还是每隔一星期就用普魯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和这个小丑、这个沙文主义的大信徒相比，波旁分子簡直可說是尊严的化身了！

普魯士被击潰后（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約），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經過一次巨大的社会更新（大变动）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国。它在封建王朝的範圍內，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小規模地移植到普魯士去。它解放了农民，等等⁴⁰³。

俄国在克里木的战敗——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許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

在國內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⁴⁰⁴。在这两个国家里，大胆的社会改革都受到了阻碍，都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賞賜的，而不是（并非）由人民夺得的。虽然如此，仍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取消了統治階級的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經濟基础。这两个国家感到，沉疴大病只能用勇敢的措施来医疗。它們感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振兴的因素，才能对付胜利者。1870年法国的災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倫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統治階級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这批趁人民惊慌失措时攫取政权，并依靠与外国侵略者勾結而繼續控制政权的无耻之徒，他們的第一个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魯士的庇护之下，用路易·波拿巴的兵卒和比埃特里的警察来謀杀从巴黎开始的民众振兴的光荣事业；召唤所有被七月革命打倒的旧正統派的幽灵和被二月革命打倒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冥頑不化的騙子手，共同举行一次反革命的庆宴！这种太不自爱的英雄行为是历史記載中聞所未聞的！但是，最能說明时代特点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欧洲和美国方面普遍的憤怒呼声，反而激起了一股同情和对巴黎狂暴詆毀的逆流！这证明忠实于自己历史先例的巴黎是在謀求法国人民的复兴；使他們成为复兴旧社会的斗士，使人类的社会复兴成为法国的民族事业！这是使生产階級摆脱剝削階級以及它們的僕从和国家寄生虫而得到解放；这些剝削階級的僕从和国家寄生虫证明这句法国諺語的正确：«les valets du diable sont pire que le diable» [“小鬼比閻王厉害”]。巴黎已經举起了人类的旗帜！

3月18日：政府对

“所有期刊不分性质每份征印花税两生丁”。“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前，禁止发行新报刊。”

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都曾依次**执政当权**：在（旧波旁分子）**复辟时期**是大土地所有主；在（路易-菲利浦）七月议会王朝时期是资本家，而波拿巴派和共和派分子则一直在幕后挟怨争斗。他们的种种党争和阴谋当然都是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进行的，这些王朝被人民革命打倒了，另一个又登台了。（二月）共和国的建立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共和代替了王朝，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秩序党**的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 *raison d'être* [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做法是这样的：人民奋身战斗、完成革命之后，宣布共和，为召开国民议会扫清了道路，然

后，那些以有名的共和言論为其“共和国”保证的资产者们，就被这个由战败的共和死敌组成的议会的多数推上前台。这些共和派受命负责激怒人民，使他们落入举行起义的圈套，然后用火和剑加以消灭。以卡芬雅克为首的“国民报”派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起了这一作用(六月起义)。这些共和派对群众犯下了这桩罪行之后就失势了。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还被允许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支持**秩序党**；但同时他们却被逐出政府，不得不退至后排，而且只是受到“宽容”而已。这时候，联合起来的保皇派资产者变成了共和国之父，“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人民的物质力量暂时被破坏，反动派的勾当——消灭由四次革命争得的一切成果——开始一桩一桩地干了起来。**秩序党**的种种行为，加上这帮下流坯的厚颜无耻——他们竟把人民当做战败者来对待，竟用人民自己的名义，用共和国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把人民弄到了愤怒欲狂的地步。当然，这种**无名的阶级专制**的短暂形式是不能延续长久的，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它知道它是坐在革命的火山口上。另一方面，即使秩序党在对工人阶级的作战中、在发挥其**秩序党**的作用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然而它的不同派系彼此勾心斗角的斗争，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已被破坏，它的统治因而似乎稳固下来(得到了保证)的时候，立即全面爆发起来：每一派都想使它的特殊利益在旧社会制度内占得上风，每一派都想使本派的篡位者登基复辟，使个人的野心得逞。反人民的共同战争和反共和国的共同阴谋相结合的这种情况，加上统治者内部纷争和勾心斗角的阴谋，造成了社会的瘫痪，引起了中等阶级群众的厌恶和迷惘，“扰乱”他们的生意，使他们陷于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状态中。在这种制度下创造了(产生了)专制制度的一切条件，

但这是不安定的、以議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的专制制度。于是 *coup d'état* [政变] 的时刻来到了，这帮无能的坏蛋不得不让位給随便哪一个侥幸得逞的野心分子，这样就結束了阶级統治的无名形式。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把已存在四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結束了。在这整个时期內，梯也尔是秩序党的 «âme damnée» [“忠实走狗”]；这个党曾以共和国名义对共和国进行战争，即对人民进行阶级战争，实际上創造了帝国。現在梯也尔起着完全和那时候一样的作用，只不过那时他仅仅是議会的一个阴谋家，而現在是行政首脑罢了。如果他不被革命击败，那他現在也会和那时一样不过是一个权宜的工具。不管换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的第一項措施必然是踢开那个将法国交給普魯士和炮轰巴黎的人。

梯也尔对路易·波拿巴有滿腹牢騷。这个人曾把他当做工具和傻瓜使用。波拿巴在 *coup d'état* 之后逮捕了他，使他受了惊（把他吓破了胆）。波拿巴取消了議会制，从而把他一笔勾銷，因为像梯也尔这样一个純粹的国家寄生虫、一个只会饒舌的人只有在議会制度下才能起政治作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侖擦皮靴的梯也尔曾如此长久地描述拿破侖的功勋，以致产生一种幻想，仿佛这些功勋是他自己完成的。在他看来，拿破侖第一的合法模仿者不是小拿破侖，而是小梯也尔。尽管如此，路易·波拿巴所干的每一桩卑鄙勾当——从法国军队占領羅馬起到对普魯士作战止，沒有一桩沒有得到梯也尔的支持。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淺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仿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其国民議会一半屬正統派、一半屬奥尔良派，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將軍們掌握的共和国，一旦得到胜利，不会

把他一脚踢开。

再沒有比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正在扮演）帖木儿-塔梅尔兰的角色更令人作嘔的了。对他說来，采取殘暴行动不仅是一項职务，而且是他的想入非非的虛荣心的戏剧性表演（舞台效果）。他要写“他的”公报，表现“他的”严峻，要有“他的”军队，“他的”战略，“他的”炮击，“他的”汽油彈，要以让十二月匪帮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冷酷来掩飾“他的”怯懦！真是卑鄙到无以复加的英雄行为！他对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全世界制造的喧囂洋洋得意！他滿以为自己是一个偉人：他这个侏儒，这个淌口水的議會小丑，在世人眼里該是多么高大（雄偉）！在这次战争的一幕一幕可怕的場面中，看到爱好虛荣的梯也尔所装出的滑稽像，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梯也尔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想像力的人，他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虛荣，甚至能騙得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謊言和自己的偉大。

梯也尔的所有演說、公报等等里貫穿着一股趾高气揚的虛荣气息。

这个令人作嘔的特里布累。

从蒙瓦勒里安高地（用汽油彈）进行的漂亮的轰击毀坏了特尔納街区要塞圍牆內的一部分房屋，引起一場大火和震动整个巴黎的一次可怕的大炮轰鳴。炸彈是蓄意投向特尔納街区和爱丽舍园的。

爆炸彈，汽油彈。

公 社

光荣的英国廉价文丐有一个辉煌的发现：公社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自治政府的那类东西。当然不是。它不是飽食終日的市議員們、假公济私的教区委員們和穷凶极恶的习艺所监工們操纵的那种城市自治。它不是大块土地拥有者、滿袋金銀、头脑空空的蠢材們操纵的那种郡的自治。它不是“无俸法官”⁴⁰⁵的司法丑物。它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閱讀“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这场食人生番进行的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坐在政府首席上的可憎矮鬼的“文雅的”尖叫声！

凡尔赛对俘虏的殘暴虐待从未停止片刻，而且一当凡尔赛确信公社因过分仁慈而不至执行其报复法令时，他們就立即恢复灭絕人性的殘杀！

（凡尔赛的）“巴黎报”說：13名在克拉馬尔火車站被俘擄的常备軍士兵被就地枪决，所有押到凡尔赛的穿常备軍制服的俘虏，其身分一經核对屬实，也将就地枪决！

小仲馬先生叙述說：一个虽然没有將軍头衔但执行着將軍职务的年輕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碼便被射杀。

5月5日。“口令报”⁴⁰⁶报道：据凡尔赛出版的“自由”晚报报道，“在克拉馬尔叛乱分子中間找出的正規軍士兵，全部（被那位自比林肯的梯也尔！）就地枪决”（林肯承认对方的交战权利）。“而在所有法国的市鎮牆上詆毀巴黎人是凶手的正是这些人！”这些匪徒！

德馬列。

公社特派代表团（在4月27日）前往比塞特尔調查国民自卫軍第一八五步兵营的四名兵士遇害事件，在那里，代表們訪問了仅得生存（重伤）的舍弗尔。

“伤者声称，4月25日在維耳茹伊弗附近的貝耳-埃潘地方，他和那三位战友遭到騎兵的突襲，并且要他們投降。由于当时已不可能对包圍他們的队伍进行有效抵抗，他們就扔下了武器投降。敌兵們当即圍住他們，將他們俘擄，但对他們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或威吓。他們被俘才几分钟，来了一个騎兵队长，举着手枪冲向他們，一句話也沒說，就對他們中間的一个人开枪，后者当即被击毙，然后他又照样对国民自卫軍舍弗尔开枪，舍弗尔胸部中彈，倒在他的战友旁边。另外两名国民自卫軍慑于这种卑鄙凶焰，向后退避，但是瘋狂的队长直趨他們，又开了两枪把他們打死。这批騎兵干完这桩凶殘卑鄙的暴行之后，和他們的队长一起撤走，留下惨遭他們毒手的牺牲者直躺在地上。”⁴⁰⁷

“紐約論壇报”⁴⁰⁸ 超越倫敦報紙。

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最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国民議會”和他的那个“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銳的軍隊”，正是異曲同工。在欺詐的口实下选举出来的这个衰老的 *chambre introuvable* [无双議院] 几乎完全由正統派和奥尔良派組成。4月30日在梯也尔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市鎮选举表明了这些人与法国人民之間的关系如何！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內殘存的35 000个市鎮所选出的70万名（取其整数）市鎮参議員中，正統派占200名，奥尔良派占600名，公开的波拿巴派占7 000名，其余的全是共和派或共产主义者^①（5月5日“每日新聞”駐凡尔賽記者）。以奥尔良

① 指公社的拥护者。——譯者注

派的木乃伊梯也尔为首的这个議會正是代表着少数人的篡夺，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嗎？

巴 黎

梯也尔先生再三把公社說成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釋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然而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六个多星期以来却一直抵擋着由战无不胜的麦克馬洪統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銳的軍隊”！

巴黎人的壮举不仅駁倒了他。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見。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馬特尔遭到的突襲混为一談，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話是誰說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們去到凡尔賽讲了这番話……**共和联合同盟**……**共济会會員的示威游行**⁴⁰⁹ 等等。

外 省

Les provinciaux espiègles [調皮搗蛋的外省人]。

如果梯也尔哪怕是在刹那間曾經认为外省的确都是和巴黎的运动相敌对的，那他也会竭尽全力向它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来使它們了解这一运动及其“种种惨象”了。他会邀請外省人来观察这一运动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讓他們通过自己的耳聞目睹确信这一运动原来真是如此。但他决不！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謊言的牆壁**把它們包圍起来，像他們在普魯士人包圍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入

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許外省通过凡尔赛的 camera obscura（变形鏡）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謊言和誹謗傳到各省，壟断視听）。两万名假釋犯在打劫杀人——这种誹謗敗坏着首都的声誉。

“同盟认为它的头一項义务就在于闡明真相，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間的正常关系。”⁴¹⁰

現在，輪到他們来圍困巴黎的时候，他們还和他們自己被困在巴黎时一样。

“像从前一样，造謠是他們钟爱的武器。他們取締、沒收首都的報紙，拦截通訊，拆查信件，因此，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一伙人願意发給他們的那些消息，根本不可能核对那些話是否确实。”

梯也尔的公报、皮卡尔的通告、杜弗尔的……各市鎮的招貼。凡尔赛的强盜報紙和德国人。小“通报”⁴¹¹。重新实行異地旅行須持通行证的制度。无孔不入的 mouchards〔偵探〕大軍。（在普魯士权力管制下的卢昂等地）不断逮捕，等等。散布在巴黎四郊的成千上万的警官接到宪兵、警察局长瓦倫頓的命令：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報紙，不問其傾向如何，一律予以沒收，并当众銷毀，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

梯也尔政府最初呼吁^①各省組織国民自卫軍战斗营，并把它們开到凡尔赛来对付巴黎。

正如里摩日的報紙⁴¹²所載，“外省拒絕派遣梯也尔及其‘地主議會’要求的志願战斗营，以此表示了它們的不滿。”

在梯也尔周圍聚集起来的唯一的“外省”軍隊是少数布列塔尼

① 手稿中在这几个字上面还写着：“在从俾斯麦那儿获得被俘的軍隊以前……恐慌地呼吁……”——編者注

省蠢物，他們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縫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穌圣心，口里喊着 «Vive le Roi!» [“国王万岁!”]

选举。5月6日“复仇者报”⁴¹³。

杜弗尔先生的出版法(4月8日)。公开宣布是为了对付外省报纸的“过激言論”。

其次是在外省进行的大批逮捕。外省被置于**嫌疑犯处治法⁴¹⁴**統制之下。

对外省的思想封鎖和警察封鎖。

4月23日。哈佛尔訊。市鎮參議會曾派出三个參議員前往巴黎和凡尔賽，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調停，以便在維持共和、賦予全法国以市鎮选举权的基础上結束內战……**4月23日，皮卡尔和梯也尔接見了里昂来的代表——他們的答复是：“不惜一切战争到底。”**

里昂代表們的呈文于4月24日由格雷波提交議會⁴¹⁵。

外省各城的市鎮參議會派代表团到凡尔賽去請求当局答应巴黎所提出的要求，这是极大的冒犯行动；全法国没有一个市鎮发出贊許梯也尔和“地主議會”的行动的声明；各省的报纸，据杜弗尔在发给各地总檢察官的反对議和的通告中抱怨說，也像这些市鎮參議會一样，

“竟把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議會和自行僭位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論，并且斥責前者没有承认巴黎的市政权等等”，

而更糟的是，这些市鎮參議會，例如**奥希的市鎮參議會**，

“一致要求它**立即向巴黎提出停战**，并要求2月8日出出的議會自行解散，因为它的任期已滿”(杜弗尔4月26日在凡尔賽議会的发言)。

应当記住，这些还都是旧的市鎮參議會⁴¹⁶，而不是在4月30

日选出的市鎮參議會。它們派出的代表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梯也尔决定不再亲自接見它們，而指派一个內閣助理去接待它們。

最后，4月30日的选举——这是对国民議會和对产生国民議會的那次突然选举的最后判决。如果說，各省到这时为止只对凡尔賽进行消极的抵抗，沒有以起义来支持巴黎，这是由于旧政权在各省仍然保有据点，帝国使外省陷入了昏迷状态，而战争又使这种状态維持下来。显而易见，矗立在外省和巴黎之間的仅仅是凡尔賽军队、凡尔賽政府和謊言的长城。一旦这条长城坍塌下来，外省和巴黎便会联合起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梯也尔等这一伙人）因为普选权在共和制度下仍可能給他們带来不測風云，所以在1850年借助一次議會陰謀取消了普选权（波拿巴当时帮助了他們，以便使他們落入圈套，使他們陷入完全听凭他摆布的境地，以便在 coup d'état [政变]之后宣布他自己不顾秩序党及其議会的反对，恢复了普选权）；而現在，当普选在波拿巴統治下已經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騙、意外行动和弄虛作假的机器之后，同是这一帮人又成了普选权的狂热拥护者了，他們把普选作为自己对付巴黎的“合法”依据。（城市联盟代表大会）（5月6日“号召报”！）⁴¹⁷

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外省人

有人可能要問，像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加尔涅-帕热斯（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这批衰朽不堪的議會小丑和陰謀家，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呢？这帮一貫利用革命和叛卖革命、枪杀实现革命的人民、夺回人民从

以前各届政府争得的少数自由主义让步的人们，怎么能做到这点呢？（他们自己就曾反对这些让步。）

这很简单。首先，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像二月革命后的梯也尔那样，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每次人民顺利起义以后，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在这最初阶段过去之后，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像梯也尔和杜弗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暗中干他们的勾当。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 *chefs de file* [头领]。

或者是像法夫尔、加尔涅-帕热斯、茹尔·西蒙等人（另外还有几个较年轻的同类人物）和9月4日以后的梯也尔本人那样，原先是路易-菲力浦治下的“体面的”共和反对派，后来是路易·波拿巴治下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在革命把他们推上台时自己奠定的反动制度，保证他们获得反对派的地位，而对真正的革命家则加以流放、处死和放逐。人民忘记他们的过去，中等阶级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人；他们的声名狼籍的过去既被遗忘，于是他们又出来重新开始他们的贩卖活动和无耻勾当。

5月1日深夜：克拉马尔村已落入军队手中，火车站在起义者手里（这座车站控制着伊西堡垒）。第二十二猎兵营突然出现（值勤哨兵把他们的侦察队放了进来，因为口令已被叛徒洩漏给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多数在床上酣睡的守军，只俘携60人，用刺刀挑死起义军300名。而且俘虏中的常备军士兵随后不经审讯即被枪决。梯也尔在他5月2日给各省长、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

的通告中厚顏无耻地說：

“它〈公社〉逮捕了一些將軍〈克呂澤烈！〉只是为了要槍斃他們，它組織了一個完全不像樣的社会拯救委員會！”

拉克雷特爾將軍指揮下的軍隊以 coup de main [奇襲] 占領了位於伊西堡壘和蒙魯日之間的**木蘭-薩克多面堡**。守軍由於指揮官**加里安**叛變、把口令出賣給凡爾賽軍隊而遭到了突襲。150名公社社員被刺刀挑死，300余名被俘。“泰晤士報”的記者說，梯也爾先生在應當表現堅決的時候很軟弱（這個懦夫在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危担驚的時候永遠是軟弱的），而在可用某些讓步取得一切的時候卻又很堅決（這個流氓在他使用實力屠殺法蘭西、大模大樣地裝腔作勢而個人又能確保安全的時候，永遠是堅決的。他的全部智力就在於此，像安東尼所說的那樣，梯也爾是一個“正人君子”^①）。

梯也爾關於木蘭-薩克的公報（5月4日）：

“巴黎從壓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凡爾賽人裝扮成國民自衛軍。”）（“大多數的公社社員正在酣睡，在睡夢中被殺或被俘”）。

皮卡尔：“我們的炮兵沒有轟擊，但是誠然射擊過”（皮卡尔的報紙“市鎮通報”）。

“被關在囚牢中的奄奄一息的布朗基、被憲兵砍頭的弗路朗斯、被維努亞下令槍決的杜瓦爾，在10月31日曾把他們抓到手中，但並沒有傷害他們。”

① 見莎士比亞“尤利烏斯·凱撒”第三幕第二場（安東尼關於布魯土斯的話）。

——編者注

公 社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被禁止(4月20日)。

在公、私工厂里，廢除了厂主等(制造商)(大小**雇主**)擅自僭取的**私人裁判权**(这些厂主在訴訟中身兼法官、执行吏、胜利者和当事人)；廢除了他們擅自制定使他們能够用**罰金、扣款**等处分来掠夺劳动者工資的**刑法典**的权利；雇主違反这条法令时将受处罚；3月18日以后勒取的**罰金和扣款**必須发还工人(4月27日)。当鋪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

巴黎的一大批作坊和工厂已經关闭，因其所有者业已逃跑。这是工业資本家的老办法，他們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規律的自发作用”，他們不仅有权利从工人劳动中汲取利潤，把这当做工人劳动的条件，而且有权利截然停工，把工人抛到街头——在任何胜利的革命威胁到他們“制度”的“秩序”的时候制造一次人为的危机。公社非常英明地任命了一个公社委员会，由它同各行各业选出的代表合作，共同商討如何把业主遺棄的作坊和工厂轉交給工人合作团体，并給予逃亡的資本家以若干补偿(4月16日)；(这个委员会还負責統計被业主遺棄的工厂的数目)。

公社向各区政府下令，在发放75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卫軍的所謂非正式配偶、母亲、寡妇，应一視同仁，不得有所区别。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为着这些人物

的“安全”起見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們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淫制度的土壤和人物。那些高級娼妓——蕩婦們——在秩序的統治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們的奴隶，而是他們的主人。

当然，公社沒有時間来改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組織(初級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紙張等等，概由学校教师分別向所屬的区政府領取，然后免費分发給学生；任何教师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費用(4月28日)。

当鋪：凡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20法郎的衣物、家具、內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5月12日起凭当票无偿取回(5月7日)。

2. 为工人階級，但主要是为 中等階級采取的措施

4月份以前的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繳：凡已付出这三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金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轉作今后的預付房金。此項法令也适用于有家具設備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的通知，在未来的三个月內无效(3月29日)。

Échéances (到期票据的支付)(**票据滿期**)：对过期票据暫停追索(4月12日)。

所有这一类商务票据从本年7月15日起在两年內(分期分批)偿还，債款不得索取利息。到期的債款总额均分为八份，按每三个

月为一期逐期支付（第一期从7月15日計起）。只有这些应分批偿付的債款逾期未付时，才允許根据法律进行追索（4月16日）。杜弗尔的租借和期票法已經使巴黎大多数的循規蹈矩的店主陷于破产。

直到今天以前利用职务发财的公证人、法警、拍卖人、捕役以及其他司法官吏，都轉变为公社的公职人員，像其他工人一样从公社領取固定的工資。

由于医学院的教授們已經逃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給予考試及格的大学生们以行医的条件，不論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授予）。

由于像其他司法人員一样始終願意在任何階級政府下供职的**塞納省民事法庭**的法官們，已逃亡一空，公社任命了一位律师来处理最紧迫的事务，直到各級法庭通过普选改組后为止（4月26日）。

3. 一般措施

廢止征兵制。在当前的战争中，每个能服軍役的人都应服役（国民自卫軍），这是清除所有隐藏在巴黎的奸細和懦夫的最好措施（3月29日）。

禁止賭博（4月2日）。

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預算；全部教会产业被宣布为国家財產（4月3日）。

公社根据私人报告进行了調查，发现“秩序政府”在原有的一架断头机以外，又下令制造一架新的（更合用、更便于搬运的）断头

机，并且預付了造价。公社下令在4月6日将新旧两架断头机当众燒毀。凡尔賽的报纸，在全世界的“秩序”报纸的呼应唱和下，把这件事說成这样：巴黎人民所以燒毀这两架断头机，是为了对公社委員們的嗜血行为表示抗議！（4月6日）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所有政治犯被立即釋放。但是公社知道，在路易·波拿巴及其宝贝继承者国防政府的統治下，很多人并没有任何罪状，純粹出于政治嫌疑而被禁錮在牢獄之中。因此，公社責成它的一位委員——普罗托进行調查。他开釋了150名已被囚禁六个月而始終沒有受过一次审讯的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在波拿巴統治时被捕的，他們已被囚禁一年，但沒有任何罪名，也沒有經過审讯（4月9日）。这个最足以說明国防政府特征的事实，使他們暴跳如雷。他們咬定公社釋放了全部罪犯。但是究竟是誰釋放了已定罪的罪犯的呢？是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上台之后坐席未温，就赶紧釋放了“旗帜报”事件中因盜窃和伪造文件而被判刑的皮克和泰費尔。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費尔，竟然胆敢返回巴黎，但是他被重新送回到适合他身分的住所里。不仅如此，凡尔賽政府还釋放了全法国的 *Maisons Centrales* [各中心監獄] 里的被判罪的小偷，条件是参加梯也尔先生的軍隊！

· 下令毀除旺多姆圓柱，因該柱

“紀念野蛮行为，象征粗暴武力和虛假荣誉，推崇軍国主义，否定国际权利”（4月12日）⁴¹⁸。

弗兰克尔（德国人，国际會員）当选为公社委員一事被宣布有效：“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能成为公社之一員”（4月4日）⁴¹⁹；稍后，弗兰克尔被选为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員（4月21日）。

“公报”开始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4月15日)。

巴斯噶尔·格魯賽頒布保障外国人财产免受征用的法令。巴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礼遇外国人(4月27日)。

公社廢除了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5月4日)。

拆除圣奥諾萊区昂茹街上的(1816年 chambre introuvable [无双議院]建立的)名为“路易十六贖罪教堂”的紀念建筑物(5月7日)。

4. 公安措施

解除“忠誠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30日)。

公社宣布,公社的队伍里不允許既在公社占有席位,又在凡尔赛議會会占有席位(3月29日)。

报复法令。从未执行。被捕的只有神职人員：**巴黎大主教和馬德兰教堂主持**；耶穌会教团的所有头目；所有主要教堂的受俸神甫；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质被捕，一部分是由于与凡尔赛方面串通，再一部分是由于企图逃避把教堂财产交給公社(4月6日)。

“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們枪毙俘虏，杀害伤员，炮轰野战医院，他們的军队把枪托举到空中，然后阴險地突然开火。”“公社的公告”⁴²⁰。

关于这些报复法令，应当指出：

首先，巴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資本家、有閑者、寄生虫們出走之后，除巴黎的僧侶之外，都向凡尔赛交涉要求停止內战。巴黎大主教和馬德兰教堂主持只是在成为人质之后，怕“他們自己流血”，才給梯也尔写了信。

其次，在公社公布关于报复、拘捕人质等法令之后，比埃特里

手下的羔羊和瓦倫頓手下的宪兵并没有停止殘暴虐待凡尔賽手中的俘虏,对被俘的巴黎士兵和国民自卫軍的屠杀只是暂时中止,但在凡尔賽政府一看到公社寬厚过分,不会执行它的四月六日法令时,便立即加倍凶狠地恢复屠杀。这时,大规模的屠杀又重新开始。公社沒有处决一个人质,一个俘虏,甚至那些化装成国民自卫軍潜入巴黎充当間諜的宪兵軍官也未处死,只將他們逮捕而已。

克拉馬尔多面堡被突襲(5月2日)。火車站在巴黎人手中,屠杀,用刺刀挑死,第二十二猎兵营(加利費?)不經過任何手續就地枪毙常备軍士兵(5月2日)。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魯日之間的**木兰-薩克多面堡**,由于指揮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給凡尔賽軍隊,而在夜間遭到突襲。公社社員在床上酣睡时突遭襲击,他們的大部分被屠杀(5月4日?)。

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軍士兵(此事已被公社派往比塞特尔的特派代表們证实,在維耳茹伊弗附近的貝耳-埃潘地方遭殘害的四人中仅存的一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舍弗尔**)。这四名士兵被騎兵包圍了,由于无法抵抗,在騎兵迫令下投降,并被解除武装。这些騎兵絲毫未伤害他們。但是騎兵队长随后跑来了,用手枪把他們逐个击倒。他們被棄置原地。舍弗尔身受重伤,但得殘存。

十三名在克拉馬尔火車站被俘的常备軍士兵被就地枪毙,解到凡尔賽的所有穿常备軍制服的俘虏,一俟他們的身分核对清楚也将被处决(凡尔賽的“自由报”)。目前正在凡尔賽的小仲馬叙述說:一位虽然沒有將軍头衔但执行着將軍职务的年輕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碼,便被一个波拿巴的將軍下令射杀。宪兵把巴黎部队和国民自卫軍包圍在一些住宅中,將房屋澆上煤油,然后纵火焚燒。一些国民自卫軍士兵的尸体(被燒焦的)被特尔納

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4月20日“口令报”)。“他们无权得到救护。”

梯也尔、布朗基、大主教、尚济将军。(梯也尔说,他的波拿巴分子们宁愿被枪毙。)

搜索住宅等等。卡季米尔·布伊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调查9月4日独裁者们所干的勾当(4月14日)。私人住宅被搜查,文件被没收,但家具未搬走,也未被拍卖。(被没收的文件是属于9月4日人物、梯也尔等人以及波拿巴警察的。)例如在监狱总督察拉丰私邸中的搜查(4月11日)。梯也尔一伙因为是卖国贼,他们的住宅(财产)受到搜查,但是**只有文件被没收。**

在自己内部的逮捕: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产者为之大吃一惊。

(5月6日“每日新闻”巴黎通讯)“不管公社掌握的是怎样一种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经常在易手,我们今天不能知道明天大权将操在谁的手中,这种情况令人恼怒,然而也令人沮丧……在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更替变动中,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缺乏一只手来总理一切。公社是一簇等量原子的聚集体,他们彼此相互猜忌,没有一个人被赋予约束别人的最高权力。”

封闭报纸!

5. 财政措施

见5月6日“每日新闻”。

主要开支用于战争!

从没收得来的只有8928法郎,并且全部取自神职人员等。

5月6日“复仇者报”。

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馬賽、土魯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⁴²¹。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沒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領袖們輕信了这些 gens de paroles [說話算話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 parole d'honneur [信誓]：引退下台，让位給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敗，还因为它的領袖們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們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領袖們刚一允許特罗胥和費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們突襲。应当記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還沒經過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⁴²²。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誣蔑它是和普魯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們中間仅有的一个人不願食言而提出辞职^①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托馬为国民自卫軍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像科西嘉 spadassins [匪徒]

① 塔米济埃。——編者注

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們，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間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誤会的局面，这是他們企图保持他們篡夺的政权的一貫手法。因为他們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現在他們就能够通过一次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紛紛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轉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紀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魯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到欧洲的所有宮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騙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魯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次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經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險的律师和花言巧語的辯客用欺騙、謊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

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階級时断时續的运动中表現出来,他們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圍期間,在断断续續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計劃”的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襲蒙馬特尔所开始的 coup d'état [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力量团結到它的周圍,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是巴黎工人階級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謊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說,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資本家、金融經紀人、騙子手、懶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爭得了它反对串謀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軍——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組織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統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 capitulars [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們拒絕交出来本来屬於他們的、因而在投降时才留在他們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沒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寬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

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 de facto [实际上] 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Capitulards 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普鲁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要 4 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 30 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 4 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 19 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 20 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 3 月 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軍事、官僚、僧侶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纏繞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創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現代社会在爭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縛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紀貴族的、城市的和僧侶的領主特权都轉变为一个統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屬物;这个統一的国家政权以領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貴,把中世紀地主的門客僕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轉交给一支常备軍隊,以系統的按等級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統一計劃代替中世紀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錯綜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統一(創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須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繼續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經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組織,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轄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紀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細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經严格規定的、等級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們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贅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統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贅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

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 1848 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摈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最后，在 1848 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为反对 1789 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了。它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

表現：它甚至於踐踏統治階級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選的立法團和由它付薪俸的參議院來代替統治階級的裝飾性的議會；它的無限權勢得到了普選的批准，它被公認為維護“秩序”亦即維護地主和資本家統治生產者的“秩序”的必要條件；它用昔日的破舊面具來掩蓋今天的貪污腐化的鬧宴，掩蓋最腐朽的寄生集團——金融騙子們的得逞；它放縱過去的一切反動勢力——下流勾當的萬惡淵藪。乍看起來，這是這個政府權力對於社會的最後勝利；實際上，這是這個社會里一切腐敗分子的胡作非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來，這好像只是行政權力戰勝了立法權力，好像是以超越於社會之上的權力自居的階級統治形式最終擊敗了以社會自治自居的階級統治形式。但是，事實上，這只是那個階級統治的最後的、墮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給統治階級本身帶來恥辱，也給受它束縛的工人階級帶來恥辱。

9月4日只是擊敗那個曾扼殺共和國的邪惡冒險分子而使共和國重新恢復。公社才是帝國本身的真正對立物，也就是國家政權、集中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第二帝國只不過是這種權力的最完備的表現形式。事實上，這個國家政權是資產階級創造的，最初作為破壞封建制度的手段，後來作為壓制生產者、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的手段。歷次的反動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這一組織起來的權力——組織起來奴役勞動的強力——從這一手中轉到另一手中，從統治階級的這一集團轉到另一集團。它一直是統治階級進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變動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當了鎮壓每一次人民起義的工具；在工人階級進行了戰鬥，并被利用來把國家政權從他們的壓迫者的這一集團轉交給另一集團之後，它又被用去壓制工人階級。因此，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對哪

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統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統治阶级这一集团轉給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統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統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議會形式之間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議會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騙人的附屬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魯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中的虛幻错觉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統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議會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統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統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敗德辱行可以放肆发展的鬧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經濟条件而不可能創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統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經濟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負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負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統治使命的无产阶级，

才能够粉碎階級統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組織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僕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是在統治階級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階級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紀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賤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階級中产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階級，但无产階級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賤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內腐败透頂，对外昏愎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齷齪。

但是，当階級統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議會制在法国已經完結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 coup d'état [政变] 为止的議會制共和国。扼杀了議會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議會制虽設有立法团和参議院，——普魯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軍事君主国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屬品而已。在法国，議會制那时已經寿終正寝了，工人階級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統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們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組織起来

反对和打击他們)。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偉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擲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轉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慣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軍代替了軍隊。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軍，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軍。”(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⁴²³

(人民只要在全国規模內組織这种国民軍，就足以根除常备軍；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經濟方面的第一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稅和国債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統治——不論是通常的阶级統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統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經常危險。)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維持耗費資財的軍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稅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稅和国債的根源。仅就这一点來說，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廢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員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濫用，或者被当做以議會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統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議會制的阶级統治(選擇这种統治的工具)；而現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职人員。从前有一种錯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給一个受过訓練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祿的阿諛之徒、閑职大員等高位权貴們，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

教養的分子，並利用他們去反對居于等級社會下層的群眾自己。現在這種錯覺已經消除。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得的報酬只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每月 12 英鎊，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過 240 英鎊；根據一位科學界權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計，這種薪金只略高於倫敦國民教育局秘書工資的五分之一。所謂國家事務的神秘性和特殊性這一整套騙局被公社一掃而盡；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組成，它組織着巴黎的防務，對波拿巴的御用軍隊作戰，保證這座龐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擔負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職務，在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下，公開地、樸实地做它的工作；它像密爾頓寫他的“失樂園”一樣所得的報酬只是幾英鎊；它光明正大地進行工作，不剛愎自用，不埋頭在文牘主義的辦公室里，不以承認錯誤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舉而把所有的職務——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使它們不再歸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在內戰和革命的紊亂情況中維持秩序）（採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興）。不管公社的個別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在同時面臨外國敵人和階級敵人威脅的情況下未經準備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現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動證實了它的理論。它的出現就是對征服法國的勝利者的一個勝利，已被俘獲的巴黎英勇地一躍而重新取得了歐洲的領導地位，而這個領導地位並不是依靠野蠻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於巴黎率先領導起社會運動，體現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願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樣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

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壟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騙、权詐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轉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偉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絕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如果公社的組織在全国範圍內牢固地建立起來，它還可能要經受的災難，就是奴隸主們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動，這些暴動儘管暫時會阻撓和平進步的事業，但只會使社會革命加強武裝，從而加速運動的發展。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這裡不僅需要改變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勿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着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個復興事業將不斷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一樣。但是，工人階級同時也知道，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農 民

（戰爭賠款）。還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員會就通過它的“公報”宣布：“大部分的戰爭賠款應該由戰爭的禍首們繳付。”⁴²⁴ 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陰謀”。這是最實際的問題。如果

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切身攸关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⁴²⁵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⁴²⁶，用这种办法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

社要搗毀这个纏繞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資產階級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們处在宪兵統治之下，公社則要恢复他們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讓他們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識，秩序党則要强使他們接受僧侶的愚民統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員的薪俸不再由稅吏向他們威逼勒索，而是取决于他們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總統的，然而第二帝国是（在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統治时期）由秩序党創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們就开始表示出他們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49年、特別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頒布的各项反动法令⁴²⁷，按其实质是專門針對法国农民的！如果說，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總統是因为他們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錯誤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侖的話，那末，*coup d'état*〔政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對他們的搜捕恰恰证明：这种錯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將錯觉人为地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傳統偏見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則將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們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議員、砦堡領主、榨取10亿賠償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現的城市資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現代农业发展本身的

自然結果。地主議員們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統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們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們瘋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對他們來說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為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絕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間、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劳动，生产資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組織是专制式的，生产資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剝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壟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組織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資料目前所具有的資本主义性质，把它們从阶级統治和阶级剝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資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則是孤立的，他們的生产資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經濟差異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經濟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財產形式的阶段。它已經进入了自己的沒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經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étariat foncier* (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經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們自己劳动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給他們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場主的竞争、血稅、国家捐稅、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剝以及纏附在他們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們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

时，他們随时随刻遭到剝夺——甚至他們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剝夺——和被貶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隔閡的东西已經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們的錯觉偏見。如果說，公社像我們已經說明的那樣，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經濟条件下也能立即給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話，那末，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們改变他們目前的經濟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們免遭地主的剝夺，另一方面使他們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貧困的煎熬；能够把他們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們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們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則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們利益的現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們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們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統治的頂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僕役、娑罗、国家寄生虫、mouchards[偵探]、“蕩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犯）跟隨下，已离开了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階級里面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們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揚鑣，并且带着他們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⁴²⁸，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間起着中介作用，拒絕承认凡尔賽，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 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們已經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議員”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鎖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們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們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們的«taillable à merci et miséricorde»〔“可以任意勒索租稅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們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們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們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軍的主体，他們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們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債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結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將軍、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們立刻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⁴²⁹被否决而受到了懲罰。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同时也是債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債務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們冷酷地索取他們該得的那“一磅肉”^①。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軍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軍隊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資財被濫用浪費，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經紀人、铁路大王、Crédit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場。——編者注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詐騙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資本家的联合組織（股份公司）的搶劫。如果說，这个階級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貶抑，在經濟利益上受着打击，那末，它在精神上則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鬧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們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們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經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經受着民族崩潰的危机和經濟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階級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階級的宏偉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敗的階級！

他們感到：只有工人階級能够把他們从僧侶統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階級統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資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 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曾經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組織的“普选”的幻想一样，这次內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應該夺去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應該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偉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組織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任何別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后目标的所有保皇党派——联合在一起的正統派、奥尔良派、波拿巴

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骯髒事以后总要以帝国告終的**階級統治的无名恐怖**！

地主議會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們对 1848—1851 年的試驗、鎮压巴黎的内战熟視无睹，而真心相信**階級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組織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階級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說，**帝国制度**。在 1848 年，这些甘願受騙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被鎮压，他們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名統治的道路**时为止。1871 年，在凡尔赛，他們从一开始就被挤到后台，去給梯也尔的統治当“共和主义的”裝飾品，并以他們的在場使波拿巴的將軍們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諷而不自覺，还在 Salle des Paume（网球厅）里举行他們党的會議，来表明与他們的 1789 年前輩相比，他們已墮落到怎样的地步⁴³⁰！他們試圖通过他們的舍耳歇之流哄誘巴黎把武器交給梯也尔，試圖借助賽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軍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們更不用談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謂巴黎的社会主义議員了。他們馴順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議員”對他們的侮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咳声叹气，使自己备蒙羞辱！

工人和孔德

工人的发展現在已經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應忘記，他們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給予**国际的**，不

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綱領被总委员会所拒絕⁴³¹。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資本家統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範圍內，甚至在科学範圍內是等級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問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問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說，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們鼓吹了他們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們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們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們創造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順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們在巴黎的同宗道友們斥为異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沒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沒有把他們的权力拱手交給統治階級的一群共和主义騙徒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們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們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統治階級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們的滔天大罪！工人們竟敢侵犯“一万

个上层人”的統治特权，竟敢宣布他們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組織的国家力量的階級专制的經濟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貴階級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說明他們为什么大叫这是褻瀆神圣，說明他們为什么要瘋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們的議會讲坛和他們的僕从报社发出种种辱罵和誹謗！

公社的最偉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聞所未聞的困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紅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們已經清楚地、有意識地宣告他們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們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們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們的各項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軍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階級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們，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項他們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飾他們的厌恶；另一方面他們又表示滿意，并企图用他們的重大发现来誘导“士紳們”同情巴黎公社。他們的大发现是：工人們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們无論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棄社会主义的創举的！事实上，他們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倫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⁴³²。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階級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記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創始人都屬於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階級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資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鍛炼并被充分地組織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們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

級的貧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們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烏托邦宗派的創始人虽然在批判現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廢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条件，但是他們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階級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組織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認識。他們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傳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階級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烏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階級放棄了这些烏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烏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見以及工人階級的战斗組織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烏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沒在烏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階級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們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騙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們的那些烏托邦創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烏托邦的”，那末过錯并不在巴黎无产階級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統治）階級的 *défaillances* [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經了解到 (*compris*)：由他們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領導(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經到来。”

他們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

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他们永远不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 (en s'emparant du pouvoir) 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⁴³³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拯救法国，使它免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需的；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壟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

俩上^①，表現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內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們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緒所愚弄，会被对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記自己的真正願望，忘記內奸！

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們的敌人不論屬何国籍（不論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許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則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②（国际會員）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毀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圓柱！

当資产階級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們本国的階級統治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們爭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鋒的地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

資产階級的純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說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們的財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現在已只剩下一个騙人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地主議會”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說，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統治的压迫下，巴黎現在的斗爭是为了从农民的統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沒有比这更愚蠢的謊言了！

① 見本卷第 312—313 頁。——編者注

② 列奧·弗兰克尔。——編者注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計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力的镇压。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公社“公报”，4月1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棄了它的表面

上大权独攬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攬事实上是巴黎濫用权力，——但它并没有放棄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傳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⁴³⁴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經濟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綱領）⁴³⁵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們，他們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須求援于乡居的正統派地主。他們一直不問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輩。就是这批人赋予了凡尔賽議會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 «chambre introuvable» [“无双議院”] 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議會”的性质。由于虛荣心的驅使，他們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潰，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們的时机終于又像 1814 年和 1815 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們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們怎样行动，他們也只能像 1848—1851 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們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語不过为上述那种結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們只好容忍貝里公爵夫人的監獄产婆当他們的首領，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們的部长。他們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異配合，他們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懲罰它的背叛 «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 [“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說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統一）；可是他們自己的头一項举动恰恰是背叛統一，因為他們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顱和取消它

的首都称号”，并要把議會設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們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現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約束，而代之以封建主砦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領主权势。他們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組織而取得的政治統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現在已經变成为只是人为机体的統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紅黑軍隊，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魘一样騎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給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攬”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統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張破坏法国統一的是那些“地主議員”，他們反对統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統一的国家机器損害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权势(領主权利)，因为統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則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統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階級統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現存經濟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們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階級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們以遺憾的口吻談論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們看来，他們現在的财产的階級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

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說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張。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組織。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À bas les grands voleurs! À bas les assassins!»〔“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侖）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騙子手的 maison dorée〔安乐窩〕，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尸場上一具尸体也沒有，街道上平安

无事。巴黎界內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蕩妇！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偉豁达的巴黎！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不願再容忍的，是蕩妇和輕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驅逐或改造这批曾經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私的敗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說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貧民太多。”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蕩妇沒有了，暗杀和路劫沒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賽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沒有一次夜間搶劫事件报案。”

*片 断

梯也尔論地主議員

这个党

“只会使用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 这样一种政府永远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1833年1月5日众议院）。

国防政府

就是这个特罗胥在他的著名綱領里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茹尔·法夫尔在通告里說：“决不会让出我們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們的一尺領土”；杜克罗也这样表示：“或死或胜，不然誓不回見巴黎”。后来杜克罗在波尔多发觉，原来他那条命还必须用来镇压巴黎“叛乱者”（这些坏蛋知道，他們在逃往凡尔赛的时候，沒有把自己的各种罪证带走，为了消灭这些罪证，他們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沒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礫）。（用气球发出去的告各省宣言⁴³⁶）

“迄今由帝国制度、君主制度和議会政府所强加于我們的統一，无非是专制的、違背理智的、橫暴的、苛斂无厌的中央集权制度。巴黎所要的政治統一是由所有地方的起首創作用的力量的自願联合……”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公社的一种中央代表組織。“結束那屬於政府和僧侶的旧世界，結束軍閥統治、官僚制度，結束利用专利与特权投机取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切，无产階級才淪于奴隶地位，国家才遭受种种不幸和災难。”（4月19日公社公告）⁴³⁷

宪兵和警察

20 000 名宪兵(由法国全国各地调到凡尔赛来的,在第二帝国时总共有 30 000 名)和 12 000 名巴黎警察,这就是法国从来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的骨干。

巴黎的共和派議員

“巴黎的共和派議員既沒有对炮轰巴黎提出抗議,也沒有对就地处决俘虏和中伤誣蔑巴黎人民提出抗議。相反,他們以出席議會,保持沉默,去为所有这些行为捧場,以他們作为共和派所享有的威信去支持这些行动。他們已变成了保皇党的同盟者和自觉的帮凶。我們宣布他們出卖了他們的代表当选证书,出卖了共和国。”(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438)(5月9日)

“中央集权使巴黎陷于瘫痪,使所有其他各地丧失生气。”(拉梅耐)

“今天,一切都归于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可以这样说,就是国家本身。”(孟德斯鳩)439

旺多姆广场事件,等等

由各連推举代表組成的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在普軍进入巴黎时,把国民自卫軍自己募款鑄造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蒙馬特尔、伯利維尔和拉-維勒特。这些大炮和多管炮被国防政府恰好遺棄在普魯士人即将占領的街区。

3月18日清晨,政府向国民自卫軍强烈呼吁,但是40万名国民自卫軍中只有300人响应。

3月18日晨3时,警察和几营常备軍到达蒙馬特尔、伯利維尔、拉-維勒特,准备突襲看守大炮的警卫兵,用强力夺取大炮。

国民自卫軍进行了抵抗。常备軍士兵不顾勒康特將軍的威胁

和命令 levèrent la crosse en l'air [把枪托高举到空中], 当天,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在同一个时候被部下士兵們枪毙。

（“常备軍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 和起义者携起手来。”）

奥雷耳·德·帕拉丹的告捷书已經印好, 关于在巴黎准备 décebrisation^① 的文件也已被发现。

3月19日, 中央委员会宣布解除巴黎戒严状态; 20日, 皮卡尔宣布塞納—瓦瑟省处于戒严状态。

3月18日(晨: 他仍相信自己可以获胜)張貼在墙上的梯也尔公告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須依法究办, 被夺去的大炮必須交还軍械庫。”

到傍晚, 由于夜襲已經失敗, 他就向**国民自卫軍**呼吁:

“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 coup d'état [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外, 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要

“取締叛乱委员会”……“他們几乎全部都是居民不熟悉的人。”

深夜, 由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致**国民自卫軍**的第三个公告宣称:

“一些被引入迷途的人們……頑强抵抗国民自卫軍和軍隊…… 政府决定让你们保持你們的武器。坚决地紧握着武器, 以便建立法紀, 挽救共和国, 使它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① 意即1851年12月2日式的政变。——編者注

(17日,舍耳歇企图诱使他们解除武装。)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

中央委员会在同一文件中告诉国民自卫军:

“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此刻我们的当选证书已告期满;我们将它交还给你们,我们不願意占据那些被民愤刚推翻的人的位置。”⁴⁴⁰

他们让政府成员安然地向凡尔赛撤退(甚至包括那些已在他们掌握中的人,如费里)。

原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公社选举,由于秩序党的示威,延期至3月26日。

3月21日,国民议会狂呼反对在“致公民和军队(士兵)”的公告结尾处写上«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的字样。梯也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合法的提議”云云(“地主議員”的異議)。茹尔·法夫尔大声疾呼,反对共和国高于普选权的說法,向“地主議員”的多数献媚,用普魯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民,并挑起——秩序党的示威。梯也尔:“无论如何,他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攻击巴黎。”(当时做不到,因为还没有军队。)

中央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胜利是如此无把握,以致他们急切地接受了巴黎的区长们和代表们的調停……梯也尔的固执使它(委员会)多維持了一两天,而这时委员会認識了自己还有力量。革命者犯了无数錯誤。他们不去解除警察的武装,反而给他们打开大門;他们奔向凡尔赛,在那里被当做救星来欢迎;让第四十三常备团撤离巴黎;把所有和人民联欢的士兵都遣散回家;允許反动

派就在巴黎中心組織起来；不去惊动凡尔赛。特里东、雅克拉尔、瓦尔兰、瓦扬认为必須立刻赶走保皇派……法夫尔和梯也尔拚命向普魯士当局乞求援助……以便鎮压巴黎的起义运动。

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馬一心一意想阻撓国民自卫軍加强武装、加强組織的一切試图。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准备向凡尔赛进军并开始行动，这件事公社并不知道，甚至是和公社明确表示的意願直接違背的……

貝热瑞……由于蒙瓦勒里安以及設在庫尔貝瓦的炮台，公社士兵不能固守住訥伊桥，但他不把这座桥炸毀，結果保皇派得以占領这座桥，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从而保持一条通向巴黎的交通路綫……

正如李特列先生在一封信里所說（4月20日“每日新聞”）：

“既然巴黎被解除了武装，既然巴黎被維努亚、瓦倫頓、帕拉丹之流縛住了手脚，共和国已被断送了。巴黎人已了解到这点。面临着不战而降和冒險投入一場結果难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擇，他們宁願战斗；而我不得不为此对他們表示欽佩。”

向羅馬进军，是卡芬雅克、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干的事情。

“一个具有共和政体一切内部优点和君主政体外部力量的政府。我指的是**联邦共和国**……这是一个由許多社会組成的新社会，它能够随着新加入的成員的数目的增加不断扩大，直到它的力量增强到足以保证其成員的安全。这类共和国……能够維持其巨大規模，**内部也不会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能防止一切困难。”（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9章第1节）⁴⁴¹

1793年宪法⁴⁴²：

第七十八条——共和国每一市鎮設市鎮行政机关；每一专区設中介行政机关；每一省設中心行政机关。**第七十九条**——市鎮官吏由市鎮會議选出。

第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第八十一条**——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的半数。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条——由二十四名委员组成。**第六十三条**——每省的复选人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立法团从总名单中选择委员会成员。**第六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在每届立法团任期的最后一个月的会议上更换其成员的半数。**第六十五条**——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总政务。**第六十六条**——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之外任命负责共和国总政务的首脑官吏。**第六十八条**——这些首脑官吏并不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是分立的，彼此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第七十三条**——执行委员会可将其所任命的官吏免职和撤换。

巴黎的秩序党一方面受到了茹尔·法夫尔在国民议会中发出内战号召的鼓动——他说普鲁士人已提出威胁：如果巴黎人不立刻投降，就要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民对他们的忍耐和中央委员会对他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而大胆决定进行一次 coup de main [突袭]；于是他们就在3月22日在和平游行——反对革命政府的和平示威的幌子下，闹了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奇特无比的和平示威。

“整个运动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对它事先毫无防备。”

“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在他们的前列有埃克朗、科特洛贡和昂利·德·佩恩等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一群人对个别的国民自卫军哨兵(崗哨)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哨兵们奔回旺多姆广场，国民自卫军立刻从广场开向新小田街。与骚动者相遇时，他们奉命不得开枪，而骚动者却叫喊着“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前进，侮辱国民自卫军，夺取他们的枪枝，用手枪向公民马尔儒纳尔(旺多姆广场参谋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射击。贝热瑞将军要骚动者撤退(解散、后退)。大约经过五分钟的击鼓和 sommations

(相当于英国的宣讀騷扰取締令)⁴⁴³。他們以誣蔑的叫囂作答。兩名國民自衛軍受重傷倒下。這時，他們的戰友們還猶豫不決，向天空開槍。騷動者企圖強行冲破警戒綫，并解除他們的武裝。貝熱瑞下令開槍，那些胆小鬼就飛奔竄逃。*Émeute*〔騷動〕立即被粉碎，射擊也停止了。有人從幾所房子里向國民自衛軍開槍。兩人——瓦蘭和弗朗斯瓦——被打死，八人受傷。在那些“和平人士”作鳥獸散的街道上，到處都拋棄有手槍和手杖刀（在和平街上可以拾到許多）。莫利奈子爵從背後（被他自己的人）擊斃，身上還發現有一柄用鏈條系住的匕首。

集合的軍鼓敲過了。在這次“徒手”示威通過的街道上扔着許多手杖刀、手槍、匕首。在起義軍未接到向這群人開槍的命令以前，對方已用手槍射擊。示威者就是進犯者（謝里敦將軍從窗口親眼看到這種情況）。

這不過是用手槍、手杖刀和匕首武裝起來的巴黎反動派企圖達到維努亞以他的市警、士兵、大炮和多管炮所沒有的目的。巴黎的“下等人”竟然不讓巴黎的“紳士們”解除他們的武裝，這真是太糟了！

1849年6月13日，當巴黎國民自衛軍為了抗議法國軍隊進攻羅馬的罪行，舉行一次真正“徒手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時候，尚加爾涅將軍用刀斬、槍擊的手段對付他們，他的密友梯也爾對他倍加稱贊。宣布了戒嚴，新的鎮壓法令，新的流放，一個新的恐怖統治！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不去做這些事，卻在這次衝突中嚴格地保持守勢，允許襲擊者（帶着匕首的紳士們）安靜地回家去；由於縱容了他們，又沒有向他們追究這次冒險行動的責任，以致他們膽大到竟敢在兩天以後，在凡爾賽派來的海軍上將賽塞指

揮下，又一次糾合起来，再度试图发动内战。

而这次旺多姆事件却在凡尔赛激起了一阵响彻全世界的“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叫喊。請注意，甚至梯也尔，尽管他老是談論两个將軍被杀害事件，但一次也不敢向外界提起这次“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事件。

正像在中世紀那样，只許騎士对平民使用任何武器，而不許平民进行自卫。

(3月27日。凡尔赛。梯也尔：

“有人指責我在謀求建立君主制，我正式否认。当我就职时，共和国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在上帝和人面前，我宣布我决不出卖它。”)

在秩序党第二次暴动后，巴黎人民沒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中央委员会甚至犯了一个重大的錯誤：不听它那些最有毅力的成員的劝告，沒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而凡尔赛当时在海軍上将賽塞逃亡和秩序党的国民自卫軍可耻失敗以后，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因为那里还没有組織起任何抵抗力量。

在公社选举时，秩序党通过投票又进行了較量，他們在再度失敗之后，完成了从巴黎的大出走。在选举进行中，資產階級分子（在区政府院子里）与国民自卫軍起义者握手言欢，但他們私下所談的不外是“大批处决”、“多管炮”、“放逐到凱恩去受煎熬”、“集体枪杀”。

“昨天的逃窜者今天想用甜言蜜語把市政厅中的人們穩住，以待聚集在凡尔赛的地主議員們和波拿巴的將軍們有足够力量對他們开火。”

梯也尔通过4月2日事件第二次对国民自卫軍开始了武装攻击。战斗在靠近巴黎的庫尔貝瓦和訥伊之間进行。国民自卫軍被打敗，訥伊桥被梯也尔士兵占領。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領庫尔貝

瓦、皮托、訥伊桥的几千名国民自卫軍失利。許多人被俘。許多起义者被当做叛逆立即枪杀。凡尔賽軍队首先开的火。

公社：

“凡尔賽政府已向我們进攻。它不可能指靠軍队，所以派遣了沙列特的教皇的朱阿夫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瓦倫頓的宪兵去轰击訥伊。”⁴⁴⁴

4月2日，凡尔賽政府派出了主要是由**宪兵、海軍陆战队、林警、警察**組成的一师軍队。**維努亚**率領两个步兵旅、**加利費**率領一个騎兵旅和一个炮兵連向庫尔貝瓦推进。

巴黎。4月4日。米里哀尔。（声明）

“巴黎人民沒有任何进攻意图……这时政府命令由前帝国士兵組成的御用軍队，在前參議院議員統率下向巴黎进攻。”⁴⁴⁵

“法兰西内战”二稿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議員特罗胥、 法夫尔、皮卡尔、費里

巴黎工人在9月4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御战争，征服者威廉^①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1869年被选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②。如果说，他们没有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

① 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征服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

而徑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們的第一个步驟就是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廢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調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統治（容忍他們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人阶级，把他們組織成为国民自卫軍，并使他們在战争中得到鍛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魯士人就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統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沒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給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是普魯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圍四个月以后，他們认为开始談論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經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會議讲了如下一席話：

“我的同僚們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是，巴黎有沒有些許可能抵住普魯士軍队的圍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現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說的是实話，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們就是这样說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魯士軍队的圍困，那簡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終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預断。”

（特罗胥的这篇簡短的演讲詞，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場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見，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經知道他的“計劃”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們要使巴黎經受血腥屠杀和饥饉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時間延續到掩护这些9月4

日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无耻了。这批 capitulars [投降派]⁴⁴⁶ 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他们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⁴⁴⁷。

国防政府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之所以热中于谋求这种结局，还有一些十分急切的个人利害的考虑。只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吧！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

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間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謀得了一大笔遺產，因而变成了一个財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訴訟时，只是因为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沒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詭辯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本着同样的自我詛咒的英雄精神，閉了一次嘴，直到內战的动乱給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賽議會里大罵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釋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費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經因为犯盜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費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說，巴黎正在釋放它的監獄里的所有罪犯！

厄內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內务大臣沒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內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詐騙錢財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見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 Société Générale⁴⁴⁸的一个分公司經理期間盜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見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經公布过了。厄內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圍困期間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的財務繆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內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大发橫財，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敗退进行投机活动，同

时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①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无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的身分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部长。

(2)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

从“议会意义”上说，事物只是发表议论的借口，用来陷害对手，伏击人民，或者作为演说者本人卖弄技巧的题目。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

^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敗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說谎才能了。像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炫耀自己，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貧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他淵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發揮大套廢話；他是才能少見的辯客，淺薄透頂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騙局的专家，背信棄义的老手，議會党派斗争中的細小权术、阴谋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見和阶级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虛荣心而沒有良心；为了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杀人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險；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擇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家的灾难編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揮舞拿破侖第一的宝劍，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侖第一擦靴子的。他的对外政策，从1841年的倫敦公約⁴⁴⁹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他在普魯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內战止，始終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來說，现代社会中比較深刻的变动，始終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違反法国陈旧的保護关税制度的东西指斥为瀆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經嘲罵铁路是荒誕的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軍事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張反复无常，但他冥頑不化地死守着陈規旧例的傳統；他在多年的官場生涯中，从来沒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頂上冠有小拿破侖和小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驕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謂

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①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監獄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寵信，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1834—1835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还是在特朗斯諾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訂取締报刊的殘暴的九月法令⁴⁵⁰。

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計劃。在共和党对这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企图提出抗議时，他回答道：

“什么話？你們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們首先就是存心毀謗，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企图在某个时候轰击首都……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梯也尔先生本人和他的那些持假釋证的部长以及像畜牲般的“地主議員”的政府以外，再沒有哪一个法国政府敢这样干了！而且干得这么典型，把一部分設防工事交到普魯士战胜者和庇护者手里。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②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梯也尔在众議院中发表了演說：

“諸位先生！你們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們听說有一个大城市竟被連續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們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議會”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誰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如果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外敌注視和纵容之下轰击的，那当然一切都会是正确的了。）

① 原稿此处漏字。——編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对，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 48 小时的轰击。”

（如果轰击延續四个星期以上，那一切又会是正确的了。）

“請允許我向歐洲的輿論呼吁。从这个也許是歐洲最偉大的讲坛上，用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責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貢獻……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好，过了一年光景，这位心地高洁的人变成了正統派烏迪諾統率的法兰西共和国軍隊炮击羅馬的陰險倡議人和最狂熱的辯護者（辯解者）了。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势而滿腹忿懣的梯也尔，一嗅到了風暴的气息，就又在众議院中喊道：

“我屬於革命党，不但屬於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屬於全歐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轉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棄（放棄）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屬於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內閣換成梯也尔內閣，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宣告成立起直到 coup d'état〔政变〕止，镇压这次革命就成了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隱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視已使他不致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繼續迴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把巴黎无產階級的物质力量淹沒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活

动的場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其“議會制共和国”的思想領袖，这个議會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統治階級的所有爭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結起来压制工人階級，同时它們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傾軋。

(复辟王朝是貴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資本家的王朝，卡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統治时期，一群組成波拿巴党的貪得无厌的冒險分子渴望掠夺法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們有資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的救主”了。

这个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正統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以及作为他們尾巴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无名王朝。)

(3)地主議會

如果說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議會产生的，那末那个議會則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們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預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須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說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們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凱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滿他們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騰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統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統派要成立現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作为爭权夺利的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話來說，一向

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僕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贈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續的王朝統治下,他們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們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們免除了在巴黎的宮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費,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現代工业树上落到他們 châteaux [砦堡] 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們的地价,农业資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們的地土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們的产品的市場扩大。正是这些使他們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們作为現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們受不到現代思想的沾染,使他們可能处在农村的閉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記,什么也不学会。他們这些人純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給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風的奴僕。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經这样設好,巴黎的 capitulars [投降派] 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議會,这个議會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1月28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問題。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沒有考虑商議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魯士刺刀統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

的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絕；尽管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capitulards 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 à outrance [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給法国任何的抉擇(選擇)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現的地主議會。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鬧宴和地主議員們的真正历史事业，我們仍須加以区别。地主議員們突然发现，在由他們自己和奥尔良派組成的、夹杂有一些資產階級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們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們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淪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統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車輪已經向后轉，要滾回到 1816 年的 «chambre introuvable» [“无双議院”] 去——它的瘋狂而憤怒地詛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慘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顱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砦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統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說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紳士架子和輕浮粗魯的作風、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視、以及它的从 *oeil de boeuf*^① 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統派只能作为生产資料壟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 1848 年到 1851 年，他們只不过是“議會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別，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們的是一些頗有素养和富有議會斗争經驗的人物(如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現在他們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輩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給議會添上

① 直譯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宮廷中一个装有橢圓形窗戶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觀見。——編者注

了另外一種情調，以封建色彩掩蓋了它的資產階級的現實。他們種種荒唐的大話（說教）只不過更加烘托出他們的強盜政府的自由主義。他們被誘而僭取了超出選民委託的大權，他們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統治者的臉色過日子。雖然 1814 年和 1815 年的外敵入侵⁴⁵¹ 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用來反對他們的致命武器，他們却出於毫無見識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擔起來他們的資產階級敵人這次將法國拱手送給外敵的史無先例的投降的責任。法國人民起初以為所有高貴的布索那克們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們重又出現，感到驚訝和恥辱，他們已經明白：不僅需要進行十九世紀的革命，而且必須徹底完成 1789 年的革命，即把這些畜牲趕到農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後歸宿——屠宰場里去。

（5）內戰的開始。3 月 18 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馬。勒康特。旺多姆廣場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裝，假如只是作為實現反革命陰謀的一個必要條件，本來可以從長計議，審慎從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裝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財政條約中的一款，它就是刻不容緩的了。因此，梯也爾必須來一個 coup d'état [政變] 的嘗試。於是他就發動了內戰：他派 *décembriseur* [十二月分子]⁴⁵² 維努亞率領一大隊市警和幾團常備軍去夜襲蒙馬特爾高地。由於國民自衛軍的抵抗和國民自衛軍與兵士們的和好，他的這個罪惡企圖沒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貼到巴黎牆上的宣言里告訴國民自衛軍說：他寬宏大量地決定把他們的武器賞給他們，他並且還說，相信國民自衛軍會拿着這些武器團結在政府周圍來反對“暴徒”。

在 30 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 月 18 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 3 月 18 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 4 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s [投降派] 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 1 月 28 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 3 月 18 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 月 4 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 3 月 18 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

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軍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許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軍击潰維努亚，只是給予統治階級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敗，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們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圍困期間巴黎的頑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才能显示出来。3月18日的革命是要鏟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階級統治的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軍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許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階級在臉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餓而出現的皺紋，而且又处在普魯士軍隊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維護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創性的崇高热誠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无产阶级不犯他們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見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們的敌人硬加在他們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不是凡尔賽的蓄意誣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謠言，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两將軍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們

要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襲蒙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連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們拒絕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罵他們。他的士兵並沒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紅宮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訓練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們轉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間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馬“將軍”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軍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館，在里面起着傀儡(負責的 gérant[經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詐取得了政权，他們便把这位先前的軍需中士升任“將軍”。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劊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將軍头衔突然中止。他隱沒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們庄严地允諾，担保把他們篡夺的政权轉交給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們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却唆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們現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躪誤信他們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願以这种背信棄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軍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馬“將軍”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間，不向普軍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軍作战。

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撓国民自卫軍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嗾使国民自卫軍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軍，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計劃”的軍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陣的罪名而把它們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現在連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階級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陸軍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 canaille [暴徒] 的 la fine fleur (精华)”的計劃。好像被六月的冤魂所纏住似的，在維努亞失敗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場！

中央委員會竭力想从士兵們的粗魯的私审判決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这两个罪犯，但沒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应負的責任，就像亚历山得拉公主駕进倫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負的責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罵巴黎这个凶手的淵藪。地主議會扮演了一場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們的鱷魚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內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詭計。在1848年，他們曾經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蕩全欧的恐怖叫囂！其实他們从大主教的大司鐸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詞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現任巴黎大主教^①——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給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銳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賽的朋友們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們急切希

^① 达尔布瓦。——編者注

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色各样的 *petits crevés* [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 (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

① 貝热瑞。——编者注

受重伤；在暴徒們作鳥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拋棄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們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1849年6月13日巴黎国民自卫軍为抗議法軍穷凶极恶地襲击羅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將軍尙加尔涅曾用刀斬、馬队踐踏和枪击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統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階級”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月22日的竄逃分子既沒有受追襲，他們在逃竄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沒有受到法院偵查員(juge d'instruction)的傳訊，所以他們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軍上将賽塞率領的“武装”示威。甚至在他們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敗以后，他們像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許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較量。他們在这場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輸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沒受任何損伤地完成了他們的大出走，身后拖帶着蕩妇、癩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險分子。所謂3月22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話，无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議會”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談論，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傳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从3月18日到这些“秩序人物”大出走时期內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錯，那就是他們过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軟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們夜襲蒙馬特尔失敗以后，于4月初开始了他們向巴黎的正規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維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內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軍士兵，因为卑鄙地謀害了我們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軍团大十字

勋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襲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像屠夫一样地把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 peloton [一队] 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馬上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襲，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襲）；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

的俘虜們被就地槍決，——所有這些在梯也爾公報里用輕率口氣報道的功績，只不過是這次奴隸主叛亂中的幾樁事件而已！但是面對着為最卑鄙的階級利益所驅使的凡爾賽陰謀分子在法國廢墟上制造的目前這次國內戰爭，面對着在俾斯麥的庇護下和在俾斯麥士兵的監視下對巴黎進行的襲擊，只列舉幾樁個別的殘酷事實，未免荒唐可笑！梯也爾在公報中報告這些事情的輕率態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泰晤士報”也為之震驚。然而，正像西班牙人常說的，這些都是“正常的”。在統治階級與威脅着他們的特權的生產階級進行的戰鬥中，總是充滿着這類暴行，但沒有一次像在這次戰鬥中那樣，被壓迫者顯示了這樣過分的人道，而他們的敵人表現得如此卑鄙無恥…… 梯也爾永遠遵循着中世紀浪遊騎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來反對平民的都是正當的武器。

梯也爾給各省省長寫道：«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 [“議會在平靜地開着會”]。

貝耳-埃潘事件

在維耳茹伊弗附近的貝耳-埃潘發生這樣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國民自衛軍士兵被一隊騎兵包圍，并被勒令繳械投降。由於無法抵抗，他們服從了，並沒有受到騎兵的傷害。稍後，騎兵隊長（加利費手下的一位寶貝軍官）疾馳而來，用手槍一個個地槍斃了俘虜，然後和他的騎兵隊離開了。三名自衛軍士兵犧牲，一位名叫舍弗爾的身受重傷，但活下來了，後來被送到比塞特爾的醫院。公社派了一個調查團到醫院記下了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證詞，並發表在它的報告上。當國民議會中的一位巴黎議員就這份報告向陸軍部長提出質問時，“地主議員們”用叫喊聲蓋住他的發言，並且

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 [“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像奥利维耶那样 *coeur léger* [轻松]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梯也尔举办的珍饈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6)公 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馬賽和土魯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⁴⁵³。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圍期間，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虛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騙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鳴般的«Vive la Commune!» [“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朧的欧洲从梦见普魯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① 这是借用內閣首相奧利維耶的話(見本卷第 548 頁)。——編者注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 3 月 20 日宣言中說：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統治階級的失職和叛賣行為，已經了解到：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 他們已經了解到：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必須立即履行的職責和絕對權利。”

但是，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體，並運用這個現成的工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像統治階級及其各個爭權奪利的黨派以往在它們相繼獲得勝利的時刻所做的那樣。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傳統的国家工作機器，把它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消滅掉。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像蟒蛇一樣地用常備軍、等級制的官僚、馴順的警察、僧侶、卑賤的法官把現實社會機體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它最初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創造出來的，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在爭取擺脫封建制度束縛的鬥爭中的武器。以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提供自由發展的充分地盤為任務的第一次法國革命，必須把地方的、區域的、城鎮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壘都掃除淨盡，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這一上層建築準備社會基地。這種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有它的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分枝龐雜、遍布各地的機關。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

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體現在議會和政府這兩大機構上。在 1848—1851 年秩序黨共和國時期，議會的大權獨攬產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國，而以議會僅僅作為點綴的帝國制度是目前大陸上多數軍事大國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來，這種政府機構的

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駕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貶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現在已經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繼續統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經死亡的法国議會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賽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沒有了。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軍、僧侶、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纏繞起来的龐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須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爭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縛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領主的、地方的、城鎮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紀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紀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則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議會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傾心的官职、金錢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統治阶级中各个爭权夺利的党派爭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現代社会經濟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組織、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話，随着現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資本的斗争——采取更鮮明的形式和規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維護秩序、即維護現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維護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剝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異議、无可爭辯的必然現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

出无所偏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現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們的“天然尊长”則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維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組織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資本对劳动的經濟統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統治阶级手中轉到另一些統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許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諾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陸續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給予資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給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轉交給大制造商（大資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轉交給联合在一起的統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維持自己阶级的統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議會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內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內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議會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續已經公开宣布了的內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內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說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議會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給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⁴⁵⁴，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齷齪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

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

可能，是极其荒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經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駕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賞賜給它的爪牙的私有財產。随着常备軍和政府警察的被廢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剝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財產；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費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圍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維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見的桎梏。市稅由公社規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稅款由公社公职人員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撥給各項公共需要（用在各項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政府的鎮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純粹压迫性机构的廢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屬於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駕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負責勤务員来执行。

(7)結束語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創精神的热誠所激发，充滿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誕生的陣痛中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賽的旧社会，即彻底虛伪、塞滿謊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議會，那里面麇集着体现法国历代阶级統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咿哟作語的食尸鬼，領头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議會小丑，他們的劍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魯士征服

者炮轰巴黎的帝国 capitulars〔投降派〕手中。

法国在第二帝国崩潰时堆集起来的大量廢墟，对他們說来只是把以前的全部廢墟垃圾，即正統派或奥尔良派的垃圾挖掘出来并抛到地面上来的好机会。

他們努力在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气氛中燃起生命的火焰。（他們呼吸的空气就是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

他們共同謀害生命，只顾自己的階級私利，妄想撕食法国社会的尸体，維護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憎恨現在，对巴黎作战——除此以外，在他們身上沒有任何真实的東西。

他們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的那个老古董若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宮里召开的国民議会上喊道：“我們是国家”（“国家就是我們”）⁴⁵⁵（他們的确是脫离社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們在 *Jeu de Paume*（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們的 1789 年前輩相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們的領头是梯也尔，他們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統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們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則图謀議會制共和国的复辟，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虛荣心上，而暫且为梯也尔的統治充当共和的裝飾，并且当他們尽力誘騙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抱、企图令賽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場認可波拿巴的將軍們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騎士！他們甘願忍受的屈辱表明，作为階級統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針對着这些人間聚集开会的塞納—瓦瑟省的区长們，他們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首

脑么？”从 1830 年到 1870 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利浦是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利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宪兵、警察来干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像 1848—1851 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 1815 年到 1848 年当政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 1850 年 5 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淫贱遗产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从 3 月 18 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万一他們得逞，不管他們的復辟採取什麼名目，不管哪個僥倖成功的謀位者成為首腦，復辟實際上只能恢復帝國，即恢復這些腐朽階級的統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們恢復了帝國，——一旦他們的任何一個復辟計劃成功，他們勢必要恢復帝國，——他們只會加速他們所代表的舊社會的腐朽，加速他們所反抗的新社會的成熟。他們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舊制度的政治門面，而且他們夢想在这些制度的頭上安一個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來恢復這些制度。他們看不到，這些政治上层建築所依據的社會機體已經消逝，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過時的那些條件下、在法國社會的那些過去的階段中一度存在；法國社會現在只能容許或者是作為其腐爛狀態的帝國制度，或者是作為其新生狀態的勞動共和國。他們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會本身經歷的現實變化的政治表現。

普魯士人懷着對戰爭勝利的狂喜心情注視着法國社會的痛苦掙扎，並以夏洛克的卑鄙貪心，以 Krautjunker〔頑固守舊的容克地主〕的粗暴無恥趁火打劫。其實把帝國移植到德國土地上，對他們自己已經是一種懲罰。他們注定要解放法國的潛在力量，這些力量必將把他們連同舊秩序一起全部吞沒。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創始的社會革命必將勝利。它的策源地遍於全球。

片 斷

梯也爾公報里的謊言

凡爾賽的大騙局，它的虛偽性質，沒有比在梯也爾這個職業說

谎家身上体现和集中得更完全的了，对于他说来，“事物的真实性”只就其“议会意义”而言才存在，也就是说，只作为谎言而存在。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并由他的“地主议会”专门指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无耻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虚构。

他在4月16日就炮轰巴黎一事发表的通报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当然，巴黎是在炮轰自己，好使世界相信它在作战！

稍后又说：“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采取杀害睡梦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手段）。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

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議會意义上的守信。

他是最真摯的共和党人，而“議會比他本人还要开明”（4月27日的會議）。

他对区长們說：“你們可以信賴我的話，我从来不食言”，——而非議会的意义上讲，是我从来不守信用。“本屆議會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議會之一。”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了保持劳动奴隶制而想从合众国脱离出来。而巴黎是为了劳动的解放而想使政权脱离梯也尔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利益。

波拿巴的將軍、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劳动的階級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曲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他的偶像——拿破侖第一，并且給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顏无耻地宣称，法国軍隊由于对巴黎人作战，已經挽回了在对普魯士軍隊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虛荣心得到表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軍隊在他自己的秘密統率下所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飄飄然起来。

在巴黎和外省問題上，他的說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銳的軍隊”达两个月之久，尽管这支軍隊得到普魯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殘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說成一小撮罪犯、假釋犯、渣滓。巴黎所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馬洪

統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侖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銳的軍隊”达两个月之久！

巴黎的抵抗仿佛并非真实，而梯也尔关于巴黎的謊言則是真实的。

巴黎的一切有生力量不满足于只用行动壮举来駁斥他，还企图用言詞說服他，使他脫离他的說謊世界，但終于无效。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馬特尔遭到的突襲混为一談，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參預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話是誰对他說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們去到凡尔賽亲口告訴他这一番話。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⁴⁵⁶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頑固到底。

他在关于木兰-薩克的公报中說(5月4日)：

“俘擄 300 人，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戰場上遺棄 150 名伤亡者……这就是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賀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殘暴君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議會謊言。“富人的、游手好閑者的、資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賤民”的巴黎。以“和平游行”和賽塞的仓惶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屬集在凡尔賽、呂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門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財產人物”的蕩妇們的巴黎，

游惰階級的巴黎，從望遠鏡中欣賞戰鬥的進行、把內戰只當做愜意消遣的 *francs-fileurs*〔逃亡者〕的巴黎，——這才是梯也爾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倫茨城的亡命之徒⁴⁵⁷ 是卡龍先生的法國一樣，凡爾賽的亡命之徒是梯也爾先生的法國。

如果說，巴黎想靠梯也爾、他的“地主議會”、*décembrisers*〔十二月分子〕、憲兵來擺脫公社是無稽之談，那末，說他的“外省”想靠他和他的“地主議會”來擺脫巴黎也同樣是無稽之談。

在和約還沒有在法蘭克福最後簽訂以前⁴⁵⁸，他呼喚各省把它們的國民自衛軍戰鬥營和志願軍開到凡爾賽來對巴黎作戰。各省斷然予以拒絕。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們作戰時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縫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穌聖心，口里喊着《Vive le roi!》〔“國王萬歲！”〕”法國外省就是這樣響應他的號召的，所以，他不得不從俾斯麥那里要回被俘的法軍，使用教皇的朱阿夫兵（這是他的法國外省的真正武裝代表），并把 20 000 名憲兵和 12 000 名市警當成他的軍隊的核心。

儘管他力圖用謊言的城牆、思想封鎖和警察封鎖把巴黎和各省隔絕（隔離）開來，但各省不僅不給他送來對巴黎作戰的戰鬥營，還向他派遣了這樣多的堅持與巴黎議和的代表團，以致他決定不再親自接見它們。各省遞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議：立即和巴黎締結停戰協定，解散國民議會，“因為它的任期已滿”，給予巴黎所要求的市政權利；這些呈文的語調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爾在發給各省省長的“反對議和的通告”中對之大加詆毀。另一方面，“地主議會”和梯也爾卻沒有從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擁護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爾捏造的關於外省“謊言”的 *grand défi*〔最大挑戰〕是 4 月 30 日的市鎮選舉。這次選舉是根據他的議會

的一項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殘存的 35 000 个市鎮所选出的 70 万名（取其整数）市鎮参議員中，正統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 8 000 名！补选的结果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意和虛伪借口而当选的国民議會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鎮参議員代表大会的計劃，被梯也尔根据 1834 年他頒布的一項法令和 1855 年的一項帝国法令⁴⁵⁹禁止了，这一計劃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謊言。他指控外省，說它們也和“背信棄义的”巴黎相像，切望“奠立共产主义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維恩、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龐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格勒諾布尔等城的市鎮参議會最近通过的決議又一次回答了他；這項決議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議和，

“絕對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維恩市鎮参議會所說，“这种权利是 2 月 8 日当选人在他們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許諾的。为了終止对外战争，它〈国民議會〉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給普魯士 50 亿法郎，那末，为了結束內战，它还有什么不應該做的呢？”

（恰恰相反，这两省不是他們的“私有”财产；至于那 50 亿法郎的付款单，那末全部問題在于这是应由法国人民而不是由他們来支付的。）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請願，沒有援助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尔和国民議會所說的似乎他們是外省的代表的謊言，外省宣布了，他們所謂的外省是謊言，正像他們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詐和招搖撞

騙一樣。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像一些蠢才所想像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 mot d'ordre [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①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s [投降派] 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 décembreur [十二月分子] 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已

① 原稿中从此处起有三页没有标记页码，在第二段前写有“第9页”的字样。——编者注

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无耻的、极端卑鄙的（极端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s 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交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

的国民議會，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圍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寵臣手里轉交給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議會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 [“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责任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像占有者阶级中的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在胜利时刻所做的那样。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終的形式，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七月革命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视和镇压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

益——站在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們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識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統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統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統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統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資本或者資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議會制共和国的統治則能够变成統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經濟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資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資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間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賤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財富和进行統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奪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統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糾合起来，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結果。秩序党的議會制共和国不仅是統治阶级的恐怖統治。国家政权到了他們的手里就变成了資本家、地主、他們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願望的公开的內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統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譴責当权政府的鎮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則；統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維護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們的派系爭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度

下，統治階級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庫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們卑鄙无耻地否认他們过去的声明許諾，踐踏他們的“所謂”原則，詛咒他們自己以这些原則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詛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統治才能广泛地容納他們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軍。

由此可見，这一最殘酷的階級統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內战的工具，所以它只有靠延續內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統治是以議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狹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統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統治。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毀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劍之下的时候，秩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議會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劍赶出舞台了。因此，秩序党的議會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結果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劍为王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階級，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和資本的階級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議會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統治階級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階級但使工人階級屈服而拯救了統治階級；它声称它所謀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損于統治階級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确是資產階級“秩序”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为資產階級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齷齪的投机活动、整个

驕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範圍。表面上凌駕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齷齪事物的温床。普魯士的刺刀揭穿了这个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度是“秩序”的、即資產階級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治形式，以至于普魯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像它的前驅正統王朝、立宪王朝、議會制共和国那样，只是資產階級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資產階級社会的最淫賤、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階級統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附 录

卡·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 发言记录⁴⁶⁰

摘自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馬克思說，他想利用很多英国委員出席的机会，做一次很重要的声明。奧哲尔最近在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关于法国政府所談的一切，是与真情不符的。我們在第二篇宣言中曾写道，临时政府的某些委員从 1848 年革命以来就染上了可耻的污点^①。而奧哲尔声称，对于他們絕不能有任何責难。只可把法夫尔看做是共和国的代表，而絕不能把他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爱国者茹尔·法夫尔。但是現在人們对法夫尔的議論，把他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共和国几乎看不見了。这就是法夫尔的活动的实例。1848 年革命以后，法夫尔由于弗洛孔生病而当上了內务部秘书。推选他的是賴德律-洛兰。法夫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把軍隊調回巴黎，使得資產階級后来能够枪杀工人。不久以后，人民看出国民議會原来是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便发动了一次同情波兰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群众冲进了會議厅⁴⁶¹。主席坚决請求路易·勃朗去向游行者讲几句话，安撫他們一下，他照办了。同俄国打仗也許可以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茹尔·法夫尔首先就要求給予他全权

^① 見本卷第 292 頁。——編者注

把路易·勃朗作为游行者的同謀犯加以究办。議會以为法夫尔曾得到政府方面相应的指示，但是所有其余的政府委員都譴責了这项措施，說它是法夫尔个人的企图。临时政府故意策划一项阴谋，挑起了六月起义。在人民遭到枪杀以后，法夫尔曾主張撤銷执行委员会⁴⁶²。27日，他起草了关于把被捕者不經审判予以流放的法令，于是有15 000人被送去服苦役。11月，議會不得不审查一部分还没有被送去服苦役的被捕者的案件。仅在布勒斯特一地就有1 000人需要釋放。在那些被当做最危險分子送交軍事委员会审判的被捕者中，也有許多人需要釋放，其他的人則只被判处短期監禁。后来有人主張大赦，法夫尔总是表示反对。他曾同一些人設法爭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調查除二月事件以外的一切革命。他协助通过了过去所有出版法中最卑鄙的出版法⁴⁶³，这些出版法曾被拿破侖巧妙地利用了。法夫尔在七月王朝时期与波拿巴分子有过勾搭，他曾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把拿破侖引进了国民議會。他曾不遺余力地要实现羅馬远征⁴⁶⁴，而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

发言报道載于1871年1月21日“东邮报”
第121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 革命的发言记录⁴⁶⁵

摘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叙述了巴黎的情况。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⁴⁶⁶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受普鲁士人的侵犯。当时政府对这些大炮抱有贪心，并企图把它们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①。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徒。当他的军队在同德国人的会战中吃败仗的时候，他曾遵照奥尔良

^① 在 1871 年 3 月 28 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声明说，他的 3 月 21 日的发言记录有一个错误：“把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和瓦伦顿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的是后者”。——编者注

派主教杜邦魯的命令在教堂里举行 5 小时的贖罪礼。这项任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軍已經准备好抵抗。260 个营中的 215 个营，士兵和軍官一起，共同組織了中央委员会。每連选出一名代表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20 个区中只有 5 个区沒有选出代表。当議会迁到凡尔賽的时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們的大炮。对剛开进巴黎的軍队打算让維努亚来率领，維努亚曾經在 1851 年的 coup d'état [政变] 期間，指揮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軍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軍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們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現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沒有轉到人民方面来的軍队被調到凡尔賽去了，議会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沒有一个是名人——其中沒有費里克斯·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 4 个国际會員。

公社必定在日內选出来。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須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頂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決議中的最重要一項決議說，必須遵守和談的先决条件。普魯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做到使他們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发言报道載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东邮报”
第 130 期(未提作者姓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2 年 3 月 18 日
“真理报”第 77 号

弗·恩格斯和卡·馬克思 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 的发言記錄⁴⁶⁷

摘自 1871 年 3 月 28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恩格斯說，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支持共和主义运动，而在于这个运动在目前环境下是否将按照我們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像彼得·泰勒等人一样，只是要求共和国；但是必須指出，廢除君主制度，必然要廢除国家教会、上議院以及其他許多东西。在英国，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轉变为工人階級的运动，就不能发展。既然产生了这种运动，那末也就應該知道它将要怎样发展。要使我們的理想能够在實踐中实现，必須先建立共和国。我們必須注意共和主义运动的动向，国际的委員應該参加这个运动，設法使它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是共和主义运动带上資產階級性质，它就会变成少数人的运动。工人階級不能不同一切傳統形式一刀两断。

公民恩格斯說，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度使工人階級有許多机会进行宣傳。在人烟稠密的州有工人运动，然而人烟稀少的地区还很多，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加强。

公民馬克思表示深信，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变成社会运动，絕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目前运动的首領当然沒有这种意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 1941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4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还应该报告一件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曾经做出一些荒唐事的流言。巴黎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最新的流言，说什么马克思似乎在 1857 年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

接着恩格斯说道，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⁴⁶⁸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鲁士人的帮助⁴⁶⁹。1848 年 6 月，战斗在四天就结束了，但当时工人没有大炮。现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拿破仑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为的是可以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却方便了工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 20 万人，他

們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組織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經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2年3月18日
“真理报”第7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記錄

摘自 1871 年 4 月 25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馬克思……或者報紙^①。这在将来是会安排好的，因为公社与倫敦之間的貿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經紀人办理，他将同时負責送交我們的信件。

賽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⁴⁷⁰。賽拉叶曾来信說，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沒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見，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費里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誹謗賽拉叶和杜邦，而当賽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們的时候，他們就开始抵賴。必須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誹謗賽拉叶和杜邦。（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議，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馬克思起草这封信⁴⁷¹。）

拉法格由巴黎防禦工事綫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綫滯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魯士政府方面的檢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報紙上沒有談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說，就同巴黎被圍时期一样，外省現在

① 馬克思发言的开头部分沒有保存下来，因为总委员会記錄簿缺少了这一頁。

——編者注

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安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伯利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像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屬和公社派了专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他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报的消息。布鲁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账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 100 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报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 6 000 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①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发言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东报”

第 135 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 1941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5 月 9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布说，宣言^①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⁴⁷²可以在下午 5 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凡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障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又重新占领了克拉马尔。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市鎮參議会的代表們在波尔多集会討論政治問題；他不得不援用拿破侖的法律来阻止它⁴⁷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⁴⁷⁴

摘自 1871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馬克思說明，他由于生病而沒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談到关于巴黎的斗争問題时，馬克思說，他担心結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則将一再表現出来。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魯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結起来密謀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說，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請求他参与此事。結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們，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問題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許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規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輸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十一世紀，法兰西的騎士和諾曼底的騎士之間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騎士們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糾紛并且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說明普魯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件事实：

在普魯士人所占領的卢昂,有 500 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是他們是国际的會員。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貝尔伯爵——老古董,1834 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聞名的人物——在法国国民議会上发表了演說,他在这次演說中說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應該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載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
“东邮报”第 139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駁資產階級報刊 誣蔑國際和巴黎公社 的發言報道

摘自 1871 年 6 月 6 日總委員會會議報道

公民馬克思請總委員會注意英國報刊正在散播關於巴黎公社的無恥謠言。這些瀾天大謊是法國和普魯士的警察蓄意製造的，因為他們害怕真相大白於天下。有人硬說米里哀爾是公社最瘋狂的委員之一。其實他從來就不是公社委員，但是因為他是巴黎的議員，所以需要找個借口來槍斃他。英國報刊為梯也爾幫腔，扮演了警察和警犬的角色。為了替梯也爾的血腥政策辯護，而對公社和國際進行誹謗。報界對於國際的宗旨和原則是清楚的。報刊上登載過國際在帝國時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報界代表曾出席過國際工人協會的各種代表大會，報紙上也報道過這些代表大會的工作。雖然如此，各報仍然刊登了這樣的報道，說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有芬尼亞兄弟會、燒炭黨人、瑪麗安娜社⁴⁷⁵ 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團體。報上仍然提出這樣的問題，即上校漢德遜是否知道據說設在倫敦的總委員會的地址？所以要捏造這一切，只是為了證明對國際採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當然的。“上等階級”在國際的原則面前感到恐懼。

馬克思還想請大家注意馬志尼在“現代評論”⁴⁷⁶ 上寫了一篇

文章指摘巴黎公社。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件事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馬志尼曾譴責 1848 年 6 月的起义者。路易·勃朗就这一点做了回答，他在当时要比现在勇敢一些。

当負有家室重累的比埃尔·勒魯在倫敦謀得工作的时候，正是馬志尼給他告了密。事实說明，馬志尼帶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沒有懂得，什么也沒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軍事专制。他在自己想像中建立的国家，对他說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說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地摆脱这种人就越好。

載于 1871 年 6 月 10 日
“东邮报”第 14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記錄簿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同“世界報” 記者談話的記錄⁴⁷⁷

7月3日于倫敦

……我直截了當地談到了本題。我說，看來世界上的人們不大了解國際是什麼；人們強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說出究竟憎恨什麼。某些自認為能比別人更深刻地洞察國際的秘密的人斷言，國際是個一面有着工人的誠實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惡棍陰謀家的猙獰的兩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請求馬克思把這類見解所無法道破的秘密解釋明白。學者笑了起來，我覺得好像他是由於我們這樣怕他而感到好笑。

馬克思用非常講究的漢斯·布賴特曼⁴⁷⁸ 語言談起來：這裡沒有任何秘密，閣下，有的也許只是人們的愚蠢，他們偏偏忽視這樣的事實：我們的協會是公開活動的，並且發表有關它的活動的極詳細的報告，只要願意，任何人都可以讀到它。您花一個辨士就可以買到一份我們的章程，花一個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冊子，從這些小冊子里，您差不多能夠像我們一樣知道我們的一切。

我說：“差不多”，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會不會最重要的東西是我認識不清的呢？我對您完全開誠布公，並且作為一個旁觀者向您提出問題：這種普遍對你們的組織不表同情的態度除了證明一般人的無知的敵意以外，是不是還证明了什麼別的？雖然您已經說過了，但能否允許我再問您一次：國際是什麼？

馬克思博士說：您看一看組成國際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說：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揮他們的政府。我認識你們的一些會員，并且完全承认他們不是搞陰謀的人。何況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請原諒我这样說下去——但不太選擇手段的委員會的工具呢？

馬克思博士說：沒有什麼能證明這一點。

我說：那末巴黎最近的起義呢？

馬克思博士說：首先，我請您證明那里有過什麼陰謀，證明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既成形勢的必然結果。就假定說有陰謀，那末又有什麼可以證明國際協會參與其事呢？

我說：在公社各機關里有許多協會會員。

馬克思博士說：这样說來，這也是共濟會會員搞的陰謀了，因為他們以個人身分參加公社活動的決不在少數。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個起義都是由共濟會會員發動的，我也會覺得奇怪。還是試着找一下別的解釋吧。巴黎的起義完全是由巴黎工人發動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為這一起義的領袖和組織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時又是國際協會的會員。不過決不能要協會本身對他們的活動負責。

我說：外界對這一點卻有不同的看法。人們在議論來自倫敦的秘密指示，甚至還在議論金錢的援助。是否可以說，您所指出的協會活動的公開性質，排除了任何秘密聯繫的可能性呢？

馬克思博士說：什麼時候出現過不利用公開的和非公開的聯繫手段來進行工作的組織呢？但是，像談論來自某個教皇統治和陰謀的中心的有關信仰和道德問題的法令一樣來談論來自倫敦的秘密指示，這就是完全不懂得國際的實質。要是那樣，在國際里就需要有集權的政府；但實際上它的組織形式恰恰給地方的主動性

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說国际是指揮力量，还不如說它是一种联合。

我問：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馬克思博士說：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們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們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沒有規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滿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們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倫敦和柏林，工人的組織不可能在一切細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現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間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結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結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議。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給以自己章程規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問：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馬克思博士說：我举例来給您解釋。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

見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內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別国輸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敗。現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傳播給自己的會員，他們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對他們來說就是禁区。这样，老板們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場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別的援助。必要的資金，由他們在自己或与他們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員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們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贊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撥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⁴⁷⁹。但是协会感兴趣的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錢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損失倒是可能的。讓我們把事情的实质簡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階級在日益增长着的財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貧困不論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殘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別人的援助。因此，在他們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絕對必要性。工人應該改变他們与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現存关系。这就是說，他們應該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組織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組織間建立充分的团結，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傳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現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說：那末馬志尼也是你們的組織的成員嗎？

馬克思博士說（含笑）：啊，不是！如果我們不超出他的思想，我們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說：您的話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馬克思博士說：他代表的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旧思想。我們是不願意和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現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現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許在 1848 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謂的德国資產階級剛剛获得发展的时候，他們是这样的人。可是現在，这些教授們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階級再不想知道他們了。

我說：有人說你們的組織內有实证論的因素。

馬克思博士說：絕无此事。我們中間有实证論者，也有实证論者不屬於我們的組織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錯的。但是这决非他們的哲学的功劳，他們的哲学同我們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級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級制度。

我說：既然如此，我认为現代国际运动的領袖們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們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馬克思博士說：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們能在反对資本的戰爭中取得胜利，要是我們把我們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說穆勒的政治經濟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資本之間的一种关系。我們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說：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馬克思博士說：我們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許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問題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

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說：我想，在英国，不論預期的結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傳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馬克思博士說：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壟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決議。但是，請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問題上处于少数时，我們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載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和
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
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
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弗·恩格斯关于馬志尼和國際的 关系的发言报道

摘自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會議报道

公民恩格斯說，剛才有人談到教皇，現在應該來談談反教皇了⁴⁸⁰；他要報告的就是朱澤培·馬志尼曾在自己的報紙上攻擊國際^①。馬志尼宣稱，他相信意大利人民熱愛他，而他自己也熱愛意大利人民，然後接着說：

“協會產生了，全部秩序將有被破壞的危險（教皇用的也是這些字眼），這個協會是幾年前成立的，從一開始我就拒絕加入。協會由設在倫敦的總委員會指揮，其靈魂是卡爾·馬克思，這是一個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魯東一樣有一副破壞性的頭腦的人，一個具有不容異己的性格，即嫉妒別人的影響的人。由不同國籍的人組成的總委員會，在討論現代社會的災難問題時不可能有一致的目標，對於這些災難的消除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我和民主同盟的意大利人支部（倫敦）才退出了協會。協會的三個基本原則是：第一，否認上帝，即否認一切道德；第二，否認祖國，使它溶合在公社的集合體中，而互相仇視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運；第三，否認財產，也就是說，剝奪工人的勞動果實，因為個人財產權無非就是人人都有權支配他所生產的東西。”

馬志尼在結束他對這三點的評論時，建議意大利工人階級在

① 見本卷第 418—420 頁。——編者注

他的旗帜下牢固地組織起来，結成一个反对国际的同盟。他建議意大利工人相信意大利的未来，为意大利的未来和意大利的荣誉而工作，在工人中建立合作商店（不是生产合作社），以便人人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請注意，馬志尼在一个重大問題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一个地方說，“从一开始就拒絕加入国际”，但是他又在下面写道，他已經退出了国际。不妨設想一下，一个人怎么能退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的团体。其实馬志尼从来就不是国际的成員，但是他曾企图把国际变成他的工具。馬志尼草拟了一个綱領，并送交临时委员会审查，但是这个綱領遭到了否决。以后馬志尼为了同一目的，又做了新的嘗試，——通过沃尔弗少校，此人后来被揭露是警探，——当这些嘗試遭到失敗后，直到最近，他才不再干涉国际的事务。

至于上面提到的对国际的指責，它們不是虛构就是无稽之談。第一点指責說国际强求信奉无神論，这是謊言，在总委员会書記答复茹尔·法夫尔通告的那封信中已經駁斥了这种謊言^①。第二点指責說国际否认祖国，这是无稽之談。国际力求团結，而不是分裂。它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各族人民的分离，暴君們往往利用这个口号来散播偏見和仇恨⁴⁸¹；拉丁族和条頓族之間的竞争造成了最近这次毁灭性的战争，拿破侖和俾斯麦都同样利用了它。第三点指責只是暴露了馬志尼在政治經濟学的最基本問題上的无知。国际不是主張廢除而是主張确立这种保证每个人的劳动果实的个人財產。現在，群众的劳动果实落入少数人的腰包，馬志尼却建議原封不动地保持这种資本主义生产制

^① 見本卷第 392—394 頁。——編者注

度，而国际主張消灭这种制度。国际竭力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来自意大利的信件都說，意大利的工人同国际走同一条路，馬志尼的肤淺的詭辯不能把他們引入歧途。

載于1871年7月29日
“东邮报”第14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記錄簿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 1871 年 倫敦代表會議的发言記錄⁴⁸²

摘自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恩格斯提出建議：“在 9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上午在倫敦召开协会的秘密代表會議。”他說，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情况，各支部在去年授权总委员会緩期召开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現在情况并无多大改进。在法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协会正遭到迫害，而且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要冒着被关进監獄的危險。在西班牙，协会也遭到迫害，而在比利时則沒有任何自由。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情况，就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开会，即英国和瑞士。但是公民罗班已經談过在瑞士的协会会员中所发生的分裂。况且情况又是这样：即使召开了代表大会，也只有不多的支部能够派代表参加，可是总委员会必須就未来的政策問題同各支部进行磋商并使自己的全权得到批准，而这只有通过召开它所建議的秘密代表會議才能办到。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倫敦代表會議” 1936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駁奧哲尔的发言报道⁴⁸³

摘自 1871 年 8 月 1 日总委员会會議报道

公民馬克思說，他想再談一个問題。原来，在土地和劳动同盟⁴⁸⁴的會議上，有一位他不認識的希普頓先生——此人从其声誉看来是奧哲尔先生的助手，——批評了“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并且說馬克思已經脫离总委员会。讲这种話，只是說明希普頓先生无知，并不能证明他有才干，即使他是作为奧哲尔先生的傀儡讲的也好。說什么馬克思承认是他提出了宣言中的那些指責，他就脫离了总委员会！——但是要知道，这样做是經過总委员会批准的，为的是让像奧哲尔先生那样替梯也尔和法夫尔諸公辯护的人，再也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宣言中的指責是否正确。馬克思在一封信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宣言的作者，就是向那些被指責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們出来控告作者犯了誣蔑罪，由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①。但是这样做對他們是不利的，因為他們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奧哲尔先生为什么不滿意，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对外政策問題上极端无知，任何一个讀报的人如果这样无知也是不可原諒的。奧哲尔說，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疵議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法夫尔在他的一生中是法国工人階級和一切工人运动的仇敌；他

^① 見本卷第 401 頁。——編者注

是 1848 年六月血案的罪魁；他是 1849 年远征罗马的主謀；正是他設法把路易·勃朗赶出了法国，把波拿巴迎回来也有他的份。尽管如此，奥哲尔先生还恬不知耻地出面宣称：“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自以为是国际最积极的成員之一的奥哲尔先生想多少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应当知道，这样說是毫无根据的。不是他故意說这种謊話，就是这种話表明了难以原諒的无知。最近五年以来，奥哲尔先生对于国际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主席的职位已被代表大会撤銷⁴⁸⁵，因为它被發現毫无用处，并且徒有虛名。奥哲尔先生是国际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主席；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总委员会沒有他也完全可以工作；因此主席的职位就被撤銷了。

載于 1871 年 8 月 5 日
“东邮报”第 149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記錄簿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在倫敦代表會議 開幕式上的發言記錄⁴⁸⁶

摘自 1871 年 9 月 17 日國際工人協會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

馬克思：總委員會召開代表會議，是為了同各國代表商定各種必要的措施，來消除協會在許多國家所遭到的危險，並且着手進行符合形勢需要的新的組織工作。

其次，是為了對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來不斷破壞協會的各國政府制訂出對策。

最後，是為了徹底解決在瑞士發生的糾紛問題。

在代表會議進行期間，無疑還會發生其他次要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應當得到解決。

公民馬克思還說，必須對俄國政府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因為它企圖把協會牽涉到一個眾所周知的對一個秘密團體的審判案件里去，而這個團體的主腦人物全是同協會毫不相干的或者是敵視協會的⁴⁸⁷。

本屆代表會議是不公開的，但是當全體代表返回本國時，總委員會將公布代表會議認為必須公布的決議。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第一國際
倫敦代表會議”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羅沙的記錄譯的，並
根據羅沙的記錄草稿校對過

卡·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記錄⁴⁸⁸

摘自 1871 年 9 月 20 日国际工人协会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

一

馬克思以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沒有通过这样的決議；經過檢查后，他承认代表大会曾通过这样一个決議⁴⁸⁹。这是良好的願望；当时他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現在他确信，工联不会贊同这样的联合了。馬克思說道，工联是少数工人貴族的組織。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經濟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貧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倫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沒有力量的——它們始終是少数。它們不能領導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組織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們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語言的隔閡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結。

二

馬克思不同意斯廷斯对工联的担心⁴⁹⁰；工联——甚至其中組織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轉向我們，永远也做不了什么事；工联对英国最大規模的革命运动⁴⁹¹采取了旁观态度。

自从有了国际，形势就改变了；如果工联想运用自己的力量，那末依靠我們的帮助便什么都能够做到。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預政治的；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动。許多年来总委员会都同工联保持着联系；有过一个委员会⁴⁹²；現在总委员会还同三个大城市——曼彻斯特、北明翰、設菲尔德的工联有联系。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倫敦代表會議” 1936 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馬丁的記錄譯的，
并根據馬丁和罗沙的記錄
草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記錄⁴⁹³

摘自 1871 年 9 月 20 日国际工人协会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

公民罗倫佐要我們遵守条例，公民巴斯特利卡也仿效他。我拿起“章程”和“宣言”的原本，無論在前者或后者中都能讀到：总委員會有責任將他們的工作綱領提交代表大会討論⁴⁹⁴。在总委員會提交代表會議討論的工作綱領中，所談的是协会的組織問題，瓦揚的建議正是有关這個問題的；因此，罗倫佐和巴斯特利卡的反对意見是沒有根據的。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內，国际的某些會員根据对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⁴⁹⁵的曲解，进行了放棄政治的宣傳，而这种宣傳是各国政府絕不想加以取締的；甚至在德国，施韦澤和其他从俾斯麦那里領取薪俸的人士，都企图使支部的活动适合于政府的政策。在法国，这种放棄政治的罪恶做法使法夫尔、皮卡尔等人在 9 月 4 日取得了政权；同样的放棄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 3 月 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許多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員會，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們應該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⁴⁹⁶。

不久以前在美国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⁴⁹⁷，决定要认真地研究

政治問題，并且决定今后要选举那些負有維護本階級利益使命的、像他們本人一样的工人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那些以玩弄政客手腕为职业的人。

在英国，工人較难进入議會。因为議員不領取任何薪金，而工人所有的只不过是靠自己劳动賺来的生活資料，所以議会对工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資產階級頑固地拒絕付給議員們薪金，他們很懂得，这是防止工人階級拥有自己的議會代表的一种手段。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議會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輕重的事。如果他們像德·波特尔和卡斯提奧一样被封住了嘴，如果他們像曼努埃尔一样被赶出議會，那末这种压制和不容異己的做法会对人民起很大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他們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一样得到在議會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傾听他們的意見；不論在前后哪种情况下，都会为我們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威信。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階級对所发生的事件負任何責任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規模的游行示威。

各国政府是敌視我們的^①；必須用我們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給它們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議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須选出真正的人，而不是托倫之流。

馬克思支持公民瓦揚的建議和弗兰克尔提出的修正案，該修正案认为必須在建議前面加上一段理由，闡明这一声明的意义，也

^① 在馬丁的記錄草稿上，在这句話前面写着：“从七月革命时起，資產階級就采用各种手段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受到阻撓。我們的報紙到不了群众手里。讲坛就是爭取威信的最好工具”。——編者注

就是指出：协会不是第一天要求工人从事政治，而是一向都提出这个要求的。

第一次发表于 1934 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 29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記錄

摘自 1871 年 9 月 21 日国际工人协会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

馬克思說，他昨天已經表示贊成瓦揚的建議，因此，他不会反对這項建議。他在反駁巴斯特利卡時說，代表會議一開始就決定，只討論組織問題，而不討論原則問題。在讲到援引組織條例時，他提醒說：应当把章程和成立宣言看做一个整体；他再一次宣讀了它們^①。

他敘述了有关放棄政治問題的始末。他說，不应当對這個問題作过多的爭論。創造出这种理論的人是好心好意的空想家，但是，那些現在又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已經不是这样的人了；他們在體驗过殘酷的斗争以后，放棄了政治，从而把人民推到表面上的反对派即資產階級反对派的行列中去，而我們在反对各国政府的同时，必須反对資產階級反对派。我們应当揭露甘必大，使人民不再受騙。馬克思贊成瓦揚的意見。为了回击国际所遭受的迫害，我們必須向各国政府挑战。

反动派存在于整个大陆上；他們是普遍的和恒久的，——甚至

^① 在一份記錄草稿上接着是这样写的：“他反对主張不談政治的人，說他們是宗派主义者。”——編者注

在美国和英国也如此,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們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們知道,你們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們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們將用和平方式反对你們,在必須用武器的时候,則用武器。

馬克思认为,对瓦揚的建議的措詞应当做某些修改,因此,同意吳亭的建議⁴⁹⁸。

第一次发表于 1934 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 29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馬丁的記錄譯的,
并根据記錄草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 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⁴⁹⁹

摘自 1871 年 9 月 22 日国际工人协会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记录

你們知道，在德国，协会是不能以它真正的名义存在的，因为法律禁止地方性团体加入任何外国团体。但是协会在这个国家里却存在着，并且用早就加入协会的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德勒斯頓代表大会再次庄严地证实了加入协会⁵⁰⁰。因此，对这个国家，无须乎像对那些迫害协会的国家一样采取任何措施或发表任何宣言。

馬克思說，如果他对德国大学生沒有好評，那末他对工人是无可指責的。在使階級斗争激化的前次战争期間，德国工人的表現是十分出色的；此外，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波拿巴和威廉发动这次战争，与其說是为了进行征服不如說是为了压制現代思想。不倫瑞克委员会的全体委員都被逮捕^①，并被送到俄国边界綫上的一个要塞里；大部分委員直到現在还以叛国罪名被囚禁在監獄里。德国工人階級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毫不畏惧地向帝国国会宣称他們是国际协会的會員，他們反对战争和拒絕投票贊成任何

① 見本卷第 295 頁。——編者注

軍事貸款。政府不敢在會議進行期間逮捕他們；他們倆只是在走出國會大門時才被警察抓住，送進監獄。

在巴黎公社期間，德國工人在集會上和自己的報紙上不斷聲明他們支持巴黎革命者。當公社失敗時，他們在布勒斯勞召開了大會，普魯士警察妄圖阻撓而無效。在這個會上，如同在德國各個城市舉行的其他會上一樣，他們向巴黎公社致敬。最後，在威廉皇帝和他的軍隊凱旋歸來、進入柏林時，人民高呼“公社萬歲！”來迎接勝利者^①。

公民馬克思指出，他在談到英國的時候，忘記講以下一點意見：你們知道，在英國工人和愛爾蘭工人之間，早就存在着十分強烈的對抗，產生對抗的原因倒不難一一列舉。對抗的根源是語言和宗教的不同^②，以及愛爾蘭工人給英國工人造成的工資競爭。在英國，這一對抗成了革命的絆腳石，而且被政府和統治階級巧妙地加以利用，政府和統治階級深信，任何繩索都不可能把英國工人和愛爾蘭工人結合在一起。的確，要在政治基礎上團結起來是不可能的；但是，從經濟基礎上看，問題就不是這樣了；雙方都在成立國際支部，而作為國際支部，是應當朝着一個統一的目标共同前進的。愛爾蘭支部將很快成為人數眾多的支部。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第一國際
倫敦代表會議”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羅沙的記錄譯的，
並根據馬丁和羅沙的記錄
草稿校對過

① 在馬丁的記錄草稿中接着有這樣一句話：“工人們表明了，他們是在德國代表
社會主義意願的唯一政黨。”——編者注

② 在馬丁的記錄草稿中，在這句話的後面還寫着：“愛爾蘭受到的長期壓迫”。
——編者注

卡·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 的发言記錄

摘自 1871 年 9 月 22 日国际工人协会
倫敦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

馬克思宣讀以下这个建議：“在因政府阻撓而現時无法設立国际协会經常性組織的国家內，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絕對禁止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①

秘密組織是一回事，而真正的秘密团体又是另一回事；相反地，必須同后者进行斗争。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連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結果总是不好的）的傾向会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組織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縛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們意識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規^②。

馬克思要求通过他所宣讀的建議。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倫敦代表會議” 1936 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記錄譯的，
并根据馬丁和罗沙的記錄
草稿校对过

① 參看本卷第 456 頁。——編者注

② 在馬丁的記錄草稿中，还有以下这样一段話：“秘密团体会破坏国际协会的性质；它們对燒炭党是适合的；它們不符合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編者注

燕妮·馬克思給“伍德赫爾和 克拉夫林周刊”編輯的信⁵⁰¹

女士：

這封私人信（最初是寄給一個朋友的）可能引起公眾的興趣，因為通過這封信多少能夠說明當今法國政府的恣意胡為，法國政府根本不顧個人的安全和自由，不惜以絕對虛假的借口逮捕外國人和本國國民。

我的妹夫拉法格先生、他的妻兒、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巴涅爾-德-呂雄度過了6月和7月，我們曾打算一直住到9月底。我想，在比利牛斯山區多住一些時候，每天利用呂雄著名的礦泉水，可以使我擺脫我的嚴重胸膜炎的後遺症。Mais dans la République Thiers l'homme propose et la police dispose. [可是在梯也爾共和國里，謀事在人，成事在警察。]拉法格先生的一位朋友在8月1日或2日就已經通知他，說一兩天內警察會突然光臨他家，萬一在家里遇上了，一定會把他逮捕起來，他們的借口是：在公社時期，他曾一度到過巴黎；他曾作為國際的密使在比利牛斯山區進行活動；最後的但並非較不重要的一條，是因為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就是說，他是卡爾·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先生知道，在目前這幫法律家的政府的統治下，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他們不斷地把人們關入監獄而不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因此他便遵照對他的勸告，越過國

境，在西班牙的一個小城鎮博索斯特住下來了。在他離開幾天以後，即8月6日，拉法格夫人、她的妹妹愛琳娜和我曾在博索斯特探望過拉法格。拉法格夫人認為她的小兒子由於健康情況當天不能離開博索斯特（她十分擔心這個孩子的身體，因為他的哥哥就是在幾天以前死去的），她決定留下來和丈夫多住一兩天。因此，我的妹妹愛琳娜和我就單獨返回呂雄。

我們平安地穿過西班牙的那些崎嶇道路，順利地抵達福斯。在那里，法國的關稅稽察員向我們提了幾個一般的問題，往我們車里看了几眼，看我們是否攜帶了違禁物品。因為我們除了大衣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於是我就吩咐馬車夫駕車，這時在我們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人，此人正是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共和國的檢察官]^① 德扎加爾男爵，他說：“我以共和國的名義請你們跟我走。”我們就離開馬車，走進一個小房間，房間里有一個極討厭的家伙——很不像女人的女人——在等着我們，她是奉命來搜查我們的。因為我們不想讓這個粗魯的家伙來碰我們，便提出由我們自己來脫外衣。這個長得像男人一樣的女人根本不理会這一點。她跑出房間，很快就回來了，一起來的有共和國的檢察官，他非常粗暴地對我的妹妹說：“如果你不讓這個女人搜查你，我可要親自動手了。”我的妹妹回答說：“你沒有權利觸摸一個英國公民，我有英國的護照。”但是我們看出英國護照並不怎麼受重視，出示這種護照並未博得男爵德扎加爾先生的特別尊敬，因為看樣子他真的準備說到做到了，我們便答應聽任這個女人來搜查。她甚至把我們外衣的縫邊都拆開了，進而還要我們脫下襪子。至今我似乎還

① 初審法庭的檢察官。——編者注

能感觉到她的蜘蛛般的手指在撥弄我的头发。她在我身上只找到一份报纸，在我的妹妹那里搜到一封已经撕碎的信，她就带着它们跑去见她的同伙男爵德扎加尔先生。我们被送上我们的四轮马车；当我们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时期一向为我们充任“向导”并对我们依依不舍的马车夫，被强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个人。在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两名官吏，这样我们就在一辆装满了税务官和警察的马车的伴随下出发了。过了不久，我们的护卫队已经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那样危险，我们并不图谋杀害我们的守卫者，于是便离开我们，我们也就由车上的两名官吏看管了。我们在这样的保卫下穿过了一村又一村，在经过圣贝阿时，这个还算大的市镇的居民成群地聚拢来，他们显然以为我们是小偷，至少也以为我们是走私犯。八点钟，我们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吕雄，穿过市立公园，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听音乐，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正是举办音乐会的旺季。我们的马车在省长凯腊特里伯爵先生的公馆前面停下来了。由于这位大人不在家，命令我们在他的门口等候，至少等了半个小时，一直有人在监视着。最后，传下了命令，把我们送回家，房子原来已经被宪兵包围了，我们立刻上楼去，打算梳洗一下（我们从清晨五点钟就上路了），但是，一名宪兵和一名便衣警察甚至跟着我们走进了卧室，所以我们没有梳洗，又回到客厅去恭候省长的光临。时钟敲了九点、十点，凯腊特里先生还没有来，这时他正在公园里听音乐，据说他决定在最后一个和声响完以前绝不离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挤满了 mouchards [偵探]；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好像是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似的，他们就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坐在我们的椅子和沙发上。我们很快就被一群各式各样的警察包围了；从一切迹象看来，共和国的这些忠实奴僕

是在帝國時期學成出師的，——他們完全掌握了自己光榮的手藝。他們採用各種難以令人置信的陰謀詭計來引我們說話，但是當他們看出他們的一切努力並不見效，便一直瞪着眼睛望我們，那種樣子只有“專干這行的”才能做得出來，最後到十點半鐘，省長駕到，與他同時來的還有總檢察官德爾佩克先生、法院偵查員、治安法官、土魯斯和呂雄的警官等人。他們命令我的妹妹到隔壁房間里去，土魯斯的警官和一名憲兵也跟着她走開了。對我的審訊開始了。我拒絕說出有關我的妹夫和其他親友的任何消息。至於我本人，我說，我在治病，到呂雄來就是為了進行礦泉治療。凱腊特里先生對我軟硬兼施，達兩個多小時，最後他就威脅我，要是我再拒絕做證人，就把我當做同謀犯。他說：“明天法律會強迫您宣誓作證的，因為——允許我告訴您，——拉法格先生和他的妻子已經被捕了。”這時我很不安，因為我妹妹的孩子還在病中。

最後，輪到我的妹妹愛琳娜了。當她要說話的時候，他們叫我背向着她。在我面前站着一名軍官，以防我會對她做任何手勢。遺憾的是，我只聽到他們一步一步地逼着妹妹對他們所提出的無數問題回答“是”或“不是”。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向她逼供的。原來凱腊特里先生指着我的書面聲明（由於背向着他，我未能看到他的姿態），說的却是與我實際上所說的正好相反的話。因此，妹妹害怕與我講的不一致，就沒有駁斥那些似乎是我做的聲明。對她的審訊，直到兩點半鐘才結束。一個十六歲的年輕少女，早晨五點鐘就起床，在非常炎熱的八月天旅行了九個小時，而且在博索斯特時就沒有吃過一點東西，被反復審訊到深夜兩點半鐘！

土魯斯的警官和幾名憲兵在我們家里度過了下半夜。我們躺下了，但是不能入睡，因為我們在絞盡腦汁地想設法派一個人到博

索斯特去預先通知拉法格先生，如果他尙未被捕。我們向窗外望了一下，宪兵們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走出这所屋子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受到严密的监禁，甚至不准我們与女僕和房东太太見面。第二天，房东太太和僕人都具了結。总檢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和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又对我审問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吹牛英雄德扎加尔男爵先生对我念了許多大段的引文，同时指出了如果我再拒絕做证人我将受到的那种懲罰。然而这些先生們是白費唇舌。我平靜地但是斬釘截铁地說，我絕不宣誓，并且仍然毫不动摇。

对我的妹妹的审訊，这次只有几分钟。她也是坚决拒絕宣誓。

在总檢察官临走以前，我們要求他准許我們給母亲写几行字，因为我們担心報紙上也許会登載我們被捕的消息，这消息会使我們的父母焦灼不安的。我們提議当着德尔佩克先生的面用法文来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們平安”数語而已。这位檢察官拒絕了我們的要求，他的借口是我們可能有暗語，在“我們平安”这种話里面可能包藏着什么秘密的涵义。

这些法官胜过了道勃雷和佛其慈。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們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思議：当他們发现我們的女僕把人家寄給拉法格先生的許多关于出口綿羊和公牛的商业信件交給我們时，就大喊大叫：“公牛、綿羊，这是阴謀，阴謀！綿羊是指公社社員，公牛是指国际的成員。”

在白天結束以前和晚間，我們又受到好几个宪兵的照顾；有一个宪兵就坐在我們对面，甚至我們吃飯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天，8日，省长和另一个人来訪問我們，据我們推測，那人大概是他的秘书。“法兰西报”登載的关于我們这次談話的报道是

完全不確切的和虛構的，許多報紙都轉載了這篇報道。現在我們還是回過來談談這位省長吧。

凱腊特里先生在做了冗長的開場白以後，很誠懇地通知我們說，當局弄錯了；現已查明，對拉法格先生起訴是毫無根據的，他並沒有罪，因此可以隨意回到法國來。“至於令妹和您本人”，——凱腊特里先生一面說，我想，他一面心中在盤算：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中的家雀，——“你們的罪證比拉法格先生的要嚴重多了”（這樣一來，我們突然從證人變成了被告），“大概要把你們驅逐出法國。但是政府釋放你們的命令，一天之內就要下來了。”然後他又用長輩的口吻說：“無論如何，我勸你們以後還是安分點，*pas trop de zèle* [不要太熱心]！”接着，被我們設想為秘書的那個人突然問道：“國際在英國是一個強大的組織嗎？”我回答說：“是的，非常強大，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凱腊特里先生叫着說：“噢！國際，這是一種宗教！”凱腊特里先生臨走時再一次以名譽擔保，保爾·拉法格沒有事了，要我們立即寫信到博索斯特，把這告訴他，勸他回到法國來。但是我覺得在凱腊特里先生的鈕扣孔上佩帶着一條榮譽軍團的紅色緋帶，由於我總認為榮譽軍團的騎士們的名譽完全不同於一般凡人的名譽，所以我想謹慎一些沒有壞處，我沒有勸拉法格先生返回呂雄，相反地，我請一位朋友給他送去一些錢，使他能更走遠一些，到西班牙的內地去。

憲兵們處處與我們形影不離，我們白白地等待答應釋放我們的命令。夜間十一點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走進我們的房間，但是他並沒有給我們送來釋放令，而是要我們收拾起必要的東西，跟他前往 *une maison particulière* [一座特別的房屋]。我知道這是違法的，然而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跟我們一起在家的只

有几个妇女，而檢察官却由一大批宪兵护随着。为了不給这位胆小的吹牛家德扎加尔先生以使用粗暴手段的乐趣，我們吩咐哭哭啼啼的女僕准备好我們的外衣等物，我們还設法安慰房东太太的女儿，答应她我們很快就回来，然后我們才登上已坐有两名宪兵的四輪馬車。在这異国他乡的深夜，真不知道要把我們送到哪儿去。

原来把我們送到了 gendarmerie〔宪兵营〕的营棚里。他們給我們指定了一間臥室，从外面牢牢地頂住我們的房門，便把我們单独留下了。在那里我們度过了整个第二天，直到五点半钟，我决定要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就要求見省长。凱腊特里先生来了。我問他，在他答应讓我們自由以后，却把我們送到 gendarmerie 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回答說：“由于我的干涉，才准許你們在 gendarmerie 过夜。政府(梯也尔先生)本来要把你們送进土魯斯附近的圣果当監獄。”然后凱腊特里先生交給我一封附有两千法郎的信，这封信是波尔多的銀行家寄給拉法格先生的，在此以前凱腊特里先生一直扣押着这封信。他宣布說，我們自由了，不再被驅逐出法国，而且像拉法格先生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里。

这一次我們大意了，竟把凱腊特里先生所談的有关拉法格的話通知了拉法格夫人。

10日，我們收到一張到西班牙去的 *laisser-passer*〔通行证〕，但是他們沒有把我們的英国护照交还我們。我們白白地为它奔走了十天。凱腊特里先生写信告訴我們，說他将护照送往巴黎去了，虽然多次提示，仍未寄回給他。

这时我們才深信，他們把我們从小小的呂雄 gendarmerie 放出来，只是为了把我們关进大的 gendarmerie——梯也尔共和国。

我們成為俘虜了。沒有護照，我們就不能離開法國，顯然，他們準備把我們一直留在法國，以便一有機會可以再把我們逮捕起來。

土魯斯的警察廳每天指責我們，說我們作為國際的密使在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上進行活動。他們又說，“可是省長已經採取斷然措施來安定(pour rassurer)上加龍的居民。”不錯，是給了我們一張到西班牙去的 *laisser-passer*，然而住在西班牙的拉法格夫人的遭遇又是如此，我們簡直不願意在西得的國土上尋找一個避難所。

拉法格夫人後來告訴我們的那些事實，使我們又回想起8月6日的那一天。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馬車夫在福斯被迫離開了我們。事後，*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德扎加爾先生和幾名警界的“紳士”假惺惺地企圖說服他回到博索斯特，用編造的口實勸拉法格先生前來福斯。幸好一個誠實的人勝過半打警探。這個機靈的年輕人明白這些甜言蜜語里有問題，便毅然拒絕去找拉法格先生。於是憲兵們和稅務官員就在檢察官的帶領下向博索斯特進軍了。男爵德扎加爾先生認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他事先就宣布：要是沒有足夠的衛兵，他絕不到福斯去捉拉法格先生；又說，他帶着一兩名憲兵對付不了像拉法格先生這種也許會使用槍炮的人。德扎加爾先生弄錯了——給他準備好的不是子彈，而是一頓拳打腳踢。他從博索斯特歸來時，忽然想起去干預一群聚在一起慶祝農村節日的農民。那些愛好自由不下於愛好山區空氣的驍勇山民，把高貴的男爵著實地揍了一頓，把他攆走了。他吃了虧可並未學到乖！但是我扯遠了。

① 這句話已用作成語，摘自莎士比亞劇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我剛才談到德扎加尔先生及其扈从向博索斯特出发。不久他們便抵达这个市鎮，找到了拉法格全家下榻的旅館，因为博索斯特的居民只有两家旅館，或者不如說，只有两个客棧。他們还没有文明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客棧。正当德扎加尔先生站在麦斯旅館的大門口时，拉法格先生却在他的那些好朋友即农民的帮助下从后門走出去，爬上山头，順着那些只有向导、山羊和英国旅行者才熟悉的羊腸小道逃走了，因为在那些大路上都有西班牙的馬枪兵守卫着。西班牙的警察热心地帮助他們的法国同行。拉法格夫人真是命中注定要受到警察国际团结的全部恩賜。凌晨三点钟，四名西班牙軍官闖入她的臥室，用馬枪直对着拉法格夫人带着孩子睡的那張床。可怜的病儿突然惊醒，便大声哭叫，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班牙軍官們搜查房間的每一个小洞和每一条裂縫，看看其中有没有拉法格先生。最后，他們确信他們追捕的人已經溜走，便宣布要带走拉法格夫人。这时旅館老板——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出面干涉，他說西班牙政府絕不会同意引渡妇女。他說得对。拉法格夫人被允許留在博索斯特，但是从此以后便一直受到警探的監視。一队密探把他們的总司令部設在旅館里。在一个星期天，省长本人和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甚至不辞劳苦地从呂雄到博索斯特来看看拉法格夫人。但他們由于好奇心未得到滿足，便玩起 *rouge et noir* [紅与黑]^① 聊以自慰；这种賭博同玩巴卡拉紙牌，是目前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凡尔賽 *petits gras* [纨绔少年] 唯一认真从事的工作。

我差一点忘記說明为什么凱腊特里先生沒能看到拉法格夫

① 賭博的紙牌游戏。——編者注

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从呂雄来的法国农民把凱腊特里先生这次訪問的消息通知了自己在博索斯特的几个西班牙朋友，这些人当然立刻就把它告诉了拉法格夫人。

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国居民和西班牙居民建立了攻守同盟来对付他們各自的政府。这一次他們就偵察了省长的官方密探；尽管他們在法国边境上常常遭到阻拦，他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設法傳遞我們想知道的消息。最后，凱腊特里先生下令，任何人甚至向导如果没有規定的通行证，不得前往博索斯特。这项措施当然没有妨碍我們仍像过去那样得到消息；它不过是更加激怒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农民，他們对凡尔赛的“地主議會”早就抱有敌对情緒。

我后来听說，在法国其他地方，农民也是十分仇視自己的所謂代表，即当权的地主。梯也尔先生在执行一个偉大的革命任务！他在他的省长、教士、乡村的武装看守者和宪兵的帮助下，很快就要引起一場农民大起义！

當我們被釋放出 gendarmerie 以后不久，拉法格夫人就把拉法格先生逃走的消息通知了我們。后来我們从博索斯特的一个居民那里知道，拉法格先生在韦斯卡被捕，有些西班牙人建議把他引渡給法国政府。在我們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治安法官把我們的英国护照退还給我們了。我們知道拉法格夫人因孩子生病滯留在博索斯特，同时又不知道丈夫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在焦急不安，为了使她不再焦急，我們立刻决定到韦斯卡去，打算向省督了解一下西班牙政府对拉法格先生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到了圣塞瓦斯田，我們高兴地知道拉法格先生已被釋放。于是我們立即返回英国。

在結束这封信的时候，不能不簡短地談一談我們的房东太太

C夫人和女僕于8月6日当我们不在家时受到的遭遇，因为同这件事比较一下，警察对待我们真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了。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省长、总檢察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等等人冲进了我们的家。他们因为没有把拉法格先生抓到手而大发雷霆，迁怒于C夫人这样一个患心脏病多年的妇女，迁怒于我们的女僕。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非常粗暴，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主人的去向。

然而省长从一个男孩子即C夫人的园丁口中把这件事打听出来了，他便立刻打发他到福斯去，躲在籬笆后面窥伺我们，当我们一到就通知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这些大人先生们。

要是凱腊特里先生在与普魯士人作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他的翼侧和后方免遭突襲，設置观察哨和派遣偵察員到前面去，使敌人的部队措手不及，那末布列塔尼的仗就会打得好些，当然，这是就凱腊特里在福斯的战术的成就而言！

他们不允许我们的房东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生火，命令她不睡床而睡地板。然而后一项命令她没有服从。省长抓着她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硬说是拉法格先生的儿子。C夫人不止一次地要他相信，他弄错了，但是徒然无效；最后，她竭力想证实孩子的身份（她怕孩子会被带走），就大声喊道：“饶了我吧！孩子只会讲本地话！”起先省长甚至对这个论据也还不太相信。可能，这位相信“国际是一种宗教”的凱腊特里先生，这时想起了上天恩赐使徒说不同语言的奇迹⁵⁰²。

C夫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原因之一就是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国际，因此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团体在吕雄的活动。顺便说一句，对于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会员说来，这也是一项力不胜任的

任务——至少在凱腊特里先生为国际协会开始积极宣傳以前。后来他們又說 C 夫人不該贊揚她的房客拉法格先生。但是主要的罪行是，她沒有能指出哪里藏有炸彈和煤油。

是啊！的确是要在我們家里寻找炸彈和煤油。

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員发现了一盞为孩子热牛奶的小夜灯，就开始郑重其事地仔細檢查这盞小灯，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似乎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把煤油从呂雄洒到巴黎大街的伪装爆炸物。甚至閔豪森也沒有这样想入非非。法国政府是 capable de tout〔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局真的相信荒誕的煤油寓言——自己病脑幻想的产物。他們真的以为巴黎的妇女“既非兽又非人，既非男又非女”，而是一些«pétroleuses»⁵⁰³——生来嗜火的火怪的变种。

他們在这方面并不比他們的先知和師傅“巴黎报”的昂利·德·佩恩逊色，听說此人真以为他以我父亲名义所写的那些声名狼籍的信件不是昂利·德·佩恩写的，而是卡尔·馬克思写的。

对于已經失去理智的政府可以鄙薄地报以沉默，而对于那些由这个政府的无聊小丑扮演糊塗虫和討厌鬼的滑稽戏，則可以付之一笑，如果这些滑稽戏不变为千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悲剧的話。請想一想在凡尔賽軍事法庭前面的那些 «pétroleuses» 吧，想一想最近三个月在水上監牢里被慢慢折磨死的妇女吧！

燕妮·馬克思

1871 年 9 月于倫敦

載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伍德赫爾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 23 期(总第 7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伍德赫爾和
克拉夫林周刊”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⁵⁰⁴

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

鉴于：

(1) 美国的每一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参加纽约的美国联合会委员会，于是该委员会便具有真正代表机构的性质；

(2) 国际在美国的组织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纽约的联合会委员会；

(3) 无论在协会的章程中或者在国际为美国特别规定的组织原则中，都没有任何条文妨碍任何支部在本民族中扩大协会的影响；

总委员会建议继续维持纽约的美国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国际在美国由于扩大而必需召集美国所有支部来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为止。

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通过

载于1871年11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8号和1871年12月2日“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3期(总第8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手抄稿译的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是馬克思在1870年7月19—23日写成的。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1870年7月2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倫敦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聞”第1702号上,几天以后以傳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英国的許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轉載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編輯部,但該报拒絕发表。

鉴于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銷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滿足需要,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1870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在这一版中,馬克思改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刊誤。

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負責把第一篇宣言翻譯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傳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馬克思、荣克、賽拉叶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萊比錫“人民国家报”1870年8月7日第63号上,譯者是威·李卜克內西。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文本之后,对譯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譯。宣言用这个新的德譯本发表在1870年8月的“先驅”杂志第8期上,同时以傳单的形式单独出版。1891年紀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员会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譯第一、第二两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譯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宣言用法文发表于1870年8月“平等报”、1870年8月7日“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米拉波报”第55号。宣言也用总委员会所設委员会譯成的法文以傳单形式出版。

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在1905年，第一、二两篇宣言收入了由列宁审訂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譯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見注191）。后来，这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又多次用俄文和“法兰西内战”本文一起发表过。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两次，自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該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論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被逮捕，該报編輯部成員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領導仍然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奧·倍倍尔在該报中起了卓越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从該报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帮助編輯部并且一貫地为它糾正路綫。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錯誤，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先驅”（《*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編是約·菲·貝克尔。杂志总的說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有系統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的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語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在1869年11月—1870年1月，混入該报編輯部的巴枯宁分子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它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在1870年1月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設法更換了編輯部的成員，清除了其中的巴枯宁分子，以后該报又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綫。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从1869年到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魯塞爾出版。該报經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米拉波报”(«*Le Mirabeau*»)是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維耶出版的比利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1870年4月以前为杂志);创刊号是巴枯宁主編的,从1868年10月起,編輯部(其中有尼·吳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登載国际的文件。——第3頁。

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14頁。——第3頁。

3 拿破侖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滿的搖搖欲墜的第二帝国政权,于1870年5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決的問題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贊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蠱惑性的伎倆,公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150万人,拒絕参加投票的有190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鎮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組織竭尽造謠誣蔑之能事,歪曲它們的目的,用“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間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們拒絕参加投票。在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謀刺拿破侖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會員;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會員发动大規模的迫害运动。在1870年6月22日至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會員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虛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屬於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国的許多国际會員判处了徒刑。

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階級的广泛抗議。——第3頁。

4 指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4頁。

5 “觉醒报”(«*Le Réveil*»)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

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1870年10月起反对国防政府。——第4頁。

6 “馬賽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該报經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5頁。

7 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紀念該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軍閥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該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繼續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傳，并且积极地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頁)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詳尽的評述。

支持路易·拿破侖的掠夺計劃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5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組織的。——第5頁。

8 薩多瓦之役于1866年7月3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薩克森的軍隊为一方，普魯士的軍隊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魯士战胜奥地利告終的1866年普奧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凱尼格列茨(現为格拉杰茨-克拉洛維)之役。——第6頁。

9 1870年7月16日在不倫瑞克和7月17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納赫派)为表示抗議統治階級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

1870年7月16日不倫瑞克大会的決議，馬克思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第7頁。

10 “战争短評”是弗·恩格斯大量的軍事著作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場分析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事件。“战争短評”包括59篇紧密联系的軍事評論文章，其中40篇的标题是“战争短評”(每篇加編号)，其余則用各种不同的标题。

撰写論述普法战争的文章的直接原因是，“派尔-麦尔新聞”的撰稿

人之一梯布林(塔朗)建議馬克思向該報投寄軍事通訊。馬克思把这个建議轉給恩格斯。恩格斯把頭三篇文章寄給馬克思，由馬克思看了后轉寄給編輯部。至于以后的文章，恩格斯為了使它們及早發表，就直接寄給“派爾-麥爾新聞”編輯部。

恩格斯評論普法戰爭的文章都是緊隨着所發生的事件寫的。恩格斯仔細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有關戰事的一切資料，如英國、德國和法國報刊的消息，法國和德國的最新電訊。儘管這些消息不完整而且互相矛盾，恩格斯在文章中除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對個別細節敘述得不確切外，仍然能夠描述出戰爭的真實過程。

恩格斯在開始寫“戰爭短評”時預定每周兩篇；但是頭三篇文章一發表，引起了讀者很大興趣和整個報界注意，以後“派爾-麥爾新聞”的編輯格林伍德便建議恩格斯不限數量地為該報寄稿；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恩格斯每周寫三篇甚至四篇文章。

格林伍德不止一次地未經恩格斯的同意修改他的文章。恩格斯在他的信中曾指出，“戰爭短評(三)”中的各種軍語曾被任意修改，而這些修改證明格林伍德不懂軍語；“戰爭短評(十三)”中還加了最後一段(見注44)。

“戰爭短評”是從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派爾-麥爾新聞”上發表的；除了頭三篇署名«Z.»以外，其餘各篇都沒有署名，而且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恩格斯關於普法戰爭的文章極受歡迎。許多報刊都在自己的評論中轉述了這些文章的內容。從此恩格斯在他的朋友中間就有了“將軍”的綽號。

恩格斯在世時，他的關於普法戰爭的文章沒有再版。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維·阿德勒保存的“派爾-麥爾新聞”的剪報(每篇剪報的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恩格斯的親筆簽名)，許多年以來都沒有讓廣大讀者知道。在維·阿德勒死後過了幾年，即在1923年，恩格斯的的文章才被編成以“戰爭短評”為總標題的英文單行本在維也納石印出版。“戰爭短評”的俄文本在1924年第一次出版。

“派爾-麥爾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是1865年至1920年在倫敦出版的日報，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採取保守派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會同這家報紙保持聯繫。

該報除了刊載恩格斯關於普法戰爭的文章外，還刊載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並摘要地刊載第二篇宣言。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派爾-麥爾新聞”有一段時期曾經是“倫敦唯一沒有被收買的報紙”。但是在1871年6月底，該報參加了資產階級報刊因巴黎革命而發起的反對共產國際的总的誹謗運動。這種情況迫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該報斷絕了一切聯繫。——第11頁。

- 11 北德意志聯邦是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於1867年建立的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聯邦國家，它代替了已經解體的德意志聯邦（見注29）。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有19個德意志邦和3個自由市，它們在形式上都被承認有自治權。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保證普魯士在聯邦中居統治地位；普魯士國王被宣布為聯邦元首和聯邦武裝部隊總司令，並被授予指導對外政策的權力。在普選權基礎上產生的聯邦國會的立法權受到嚴格限制；它所通過的法律要經過成員反動的聯邦會議的同意和聯邦元首的批准才能生效。原來在聯邦以外的巴伐利亞、巴登、維爾騰堡和黑森-達姆斯塔德在1870年加入了聯邦。北德意志聯邦的建立使德意志的國家統一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步；1871年1月，隨着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北德意志聯邦就不再存在了。——第13頁。
- 12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普魯士同丹麥戰爭後歸普魯士統治然後併入普魯士的什列斯維希公國和勞恩堡公國，以及普魯士在1866年普奧戰爭勝利後併吞的漢諾威王國、黑森-加塞爾選帝侯國、拿騷大公國、法蘭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公國以及巴伐利亞和黑森-達姆斯塔德部分領土。——第13頁。
- 13 普魯士的後備軍制度是把正在正規軍中服滿現役和規定的預備期限的年齡較大的應征人員（27—32歲）編成一支武裝部隊的制度；在後備軍中的服役期為5年。後備軍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魯士出現；後來德國其他各邦和奧地利也實行了這種制度。在平時後備軍各部隊只進行幾次集訓；在戰時後備軍則應當擔負後方勤務和警備勤務。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期，後備軍被用來和正規部隊共同作戰；在戰時，40歲以下的成年人都要參加後備軍。——第13頁。

- 14 多管炮或称霰彈炮是一种装在沉重的炮架上的多管連射武器。在1870—1871年，法軍装备的多管炮有25个身管，可以利用專門的机械連續进行发射。普法战争的經驗表明，多管炮构造不完善，不适于野战中使用。——第14頁。
- 15 朱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輕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飾。
土尔科即阿尔及利亚猎兵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編成的一种法国輕步兵，除了軍官和部分軍士以外，由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組成。——第14頁。
- 16 法国国民自卫軍按照1868年的法令分为流动国民自卫軍和地方国民自卫軍。流动国民自卫軍是由那些沒有服現役和預备役的适齡的应征人員組成，其使命是担負边防、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到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流动自卫軍的編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战争期間編入流动国民自卫軍的包括20到40岁的人員。
地方国民自卫軍由免服現役的人員和年岁較大的应征人員組成。
在法国正規部队被击潰以后，国民自卫軍組成法国武装力量的核心。1872年国民自卫軍被解散。——第15頁。
- 17 恩格斯的这一預見也像他对軍事事務可能的进程的其他許多預測一样，完全被证实了。恩格斯所指的这一地区在8月初成为普法战争最初几次大会战的戰場（見本卷第31—35頁“普軍的胜利”一文）。——第19頁。
- 18 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法国和皮蒙特軍队于1859年6月24日在索尔費里諾（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軍队。奥地利軍队在索尔費里諾的失敗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結局。恩格斯在“索尔費里諾会战”、“历史的公断”和“索尔費里諾会战”的几篇文章中分析了会战的进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8—461頁）。——第20頁。

- 19 指格·卡迪納耳·馮·維德恩“萊茵河和萊茵河戰局。對萊茵河地區和鄰近的德法地區的軍事地理和戰術的研究”1869年柏林版(G. Cardinal von Widdern. «Der Rhein und die Rheinfeldzüge. Militair-geographische und Operations-Studien im Bereich des Rheins und der benachbarten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ndschaften». Berlin, 1869)。——第20頁。
- 20 “時報”(«*Le Temps*»)是保守派的日報，法國大資產階級的機關報；從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該報反對第二帝國，反對同普魯士作戰；在第二帝國復滅後支持國防政府。——第22頁。
- 21 恩格斯指1870年8月5日“泰晤士報”的社論，這篇社論轉述了恩格斯於1870年8月2日發表的“戰爭短評(三)”中的一系列論點，但沒有注明來源。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保守派最大的日報；1785年創刊於倫敦。——第26頁。
- 22 在1870年8月4日的維桑堡會戰中，普魯士王儲指揮的德軍第三軍團的3個軍，利用法軍兵力分散的弱點，進攻並擊潰了數量上比他們少得多的杜埃指揮的法軍一個師(屬麥克馬洪第一軍)。這次勝利為德軍打通了向亞爾薩斯前進的道路。——第29頁。
- 23 沙斯波式步槍是一種後裝槍，以它的發明者的名字命名；1868年法軍裝備了這種槍；在當時來說它的特点是戰鬥性能好。——第29頁。
- 24 維爾特(亞爾薩斯)會戰是普法戰爭中最初的大規模會戰之一，這次會戰發生在1870年8月6日，結果是麥克馬洪指揮的法軍遭到了失敗。——第31頁。
- 25 馬振塔會戰在法國和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戰爭中，法軍於1859年6月4日在通米蘭的要衝中擊敗了奧軍，攻占了馬振塔，然後進入米蘭；奧軍由於在馬振塔戰敗不得不撤出倫巴第的大部分地區。恩格斯在“軍事事件”、“奧軍的失敗”和“馬振塔會戰”等文中論述了這次會戰的進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8—434頁)。——第32

頁。

- 26 在1870年8月6日福尔巴赫(洛林)会战中,普軍击潰了由弗罗薩尔將軍指揮的法軍第二軍。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后来也使用后一名称。——第33頁。
- 27 指1866年普奧战争中的一个战例。奧地利軍隊在1866年7月3日薩多瓦会战失敗以后退向奧里繆茨(捷克称作:奧洛摩茨),企图以此誘使普軍不向維也納进攻。这个計劃沒有成功,因为普軍派出掩护部队对付奧里繆茨后,向奧地利首都进攻。——第38頁。
- 28 恩格斯指由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流动自卫軍巴黎各营的反波拿巴行动;这次行动是在1870年8月初发生在夏龙兵营。——第39頁。
- 29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沒有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財政經費,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奧地利代表为會議主席的联邦議會,联邦議會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鎮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在1866年普奧战争期間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見注11)代替。——第40頁。
- 30 法軍在福尔巴赫和維尔特的失敗,暴露了第二帝国制度的腐朽,因此1870年8月7—9日在巴黎、里昂、馬賽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人民群众反政府的行动。8月9日在巴黎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量示威群众包圍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政府为了驅散示威游行,調用了大量宪兵和正規部队。为了对付革命的威胁,組成了以八里桥为首的包括极端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府代替奧利維耶內閣。資產階級共和党人和立法团的“左派”議員(費里、甘必大等人)由于害怕人民革命的前景,拒絕支持人民群众的行动,实际上是帮助維護波拿巴制度。——第46頁。
- 31 指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社会拯救委员会(卡諾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員)采取的改組法国軍隊的工作。被派去进行軍

- 队改組工作的国民公会委員在这次改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 1793 年 8 月 23 日国民公会关于全民武装的法令，革命軍隊的数量到 1793 年底急剧增加，超过了 60 万人；当时把志願兵各营同正規軍隊合并，任用有才干的、在士兵群众中有威信的人代替旧的指揮人員。雅各宾政府大規模地生产武器和彈药供应軍隊。所有这些措施使法軍得以节节胜利，并且到 1794 年春天肃清了法国国土上的干涉軍。——第 51 頁。
- 32 恩格斯指 1870 年 8 月 14 日在麦茨以东发生的科龙貝-努伊会战(又称博尔尼会战)。“战争短評(十一)”对这次会战作了詳尽的叙述(見本卷第 66—69 頁)。——第 54 頁。
- 33 馬尔斯-拉-土尔会战(在后面第 146 頁称为維昂維耳会战)发生于 1870 年 8 月 16 日。这次会战的結果，德軍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萊茵軍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第 58 頁。
- 34 “世紀报”(«Le Siècle»)是自由主义共和派的一家日报，从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1870 年至 1871 年在巴黎和图尔同时出版，后来又 在波尔多出版。——第 59 頁。
- 35 自由射手(法文 *francs-tireurs*)，即志願游击隊員，他們分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敵軍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同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敵軍侵入法国时建立的。1867 年，法国开始組織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魯士軍隊侵入法国領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專門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規軍被击潰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队伍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 60 頁。
- 36 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的耶拿(紹林吉亚)会战中，拿破侖第一指揮的法国軍隊击潰了普軍一部。在同一天，拿破侖手下的达武元帥的軍隊在奧埃尔施太特击败了普軍主力。随后法軍对两支敗軍进行追击，俘虏了絕大部分普軍，从而迫使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国投降。——第 62 頁。

- 37 恩格斯引用的是普魯士国王威廉关于 1870 年 8 月 18 日德軍在格腊韦洛特战胜法国莱茵軍团的电报。格腊韦洛特会战（历史文献上又称圣普里瓦会战）后，莱茵軍团被困于麦茨。——第 64 頁。
- 38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 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 66 頁。
- 39 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1796—1797 年），法軍一部于 1796 年 6 月圍攻由奥地利守备部队防卫的曼都亚（意大利北部），而法軍的主力則去对付企图替要塞解圍的奥軍。1796 年 9 月，被波拿巴击潰的武尔姆澤尔的奥軍躲在曼都亚；經過长期圍攻和封鎖以后，該地守軍由于没有必需的粮食儲备被迫于 1797 年 2 月投降。
- 在拿破侖法国同第三次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期間，由于拿破侖第一进行巧妙的机动，馬克指揮的奥軍于 1805 年 10 月在烏尔姆要塞被圍，并且被迫投降。——第 70 頁。
- 40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 年创办于倫敦。——第 72 頁。
- 41 1806 年 10 月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侖第一的先头部队搶在退却的普軍前面，使他們不能到达施特廷（波兰称作：茲杰辛）和渡过奥得河；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潰的普軍的殘部被迫投降。——第 75 頁。
- 42 色当在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一地区的南部边境；正如恩格斯所預見的，普軍于 1870 年 9 月 1—2 日在这里击败了法国的麦克馬洪軍团，并切断了它的退路，迫使它投降。可見，恩格斯不仅預言了法軍在色当惨敗的可能性，而且相当准确地判断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第 75 頁。
- 43 “阿尔及利亚人”或“非洲人”，在法国是指那些在鎮压爭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各部落的殖民战争中官运亨通的將軍和軍官。麦克馬洪曾經积极参加这些战争，在战争中法国指揮官对阿尔及利亚各部落广泛地采取了殘酷屠杀当地居民的野蛮襲击的战术，背信棄义地破坏所簽訂的协定，完全不顾一切作战規則，并且不承认对方具有交战一方的权

利。——第76頁。

- 44 在本文的后面，“派尔-麦尔新聞”的編輯格林伍德曾加了以下一段話：“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圍攻不久将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終。看来，德軍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經昼夜不停地繼續了三天三夜。同时，普軍已經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要塞 500—800 碼的地方。軍火庫已被燒毀，有几門剛剛进入陣地的重炮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这段話本版已經刪去。

恩格斯在 1870 年 9 月 4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指出，格林伍德为了填滿篇幅，在本文中添加了“几行关于圍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話。一有适当机会，我将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見”。恩格斯的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評（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見本卷第 99—102 頁）。——第 77 頁。

- 45 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間，拿破侖第一在郎城会战和奥布河岸阿尔西会战战敗以及对他作战的布呂歇尔軍队同施瓦尔岑堡軍队会合以后，曾于 1814 年 3 月试图繞到同盟国軍后方，用主力截断他們同萊茵河的交通綫，以阻止同盟国軍向巴黎推进。但是，同盟国軍由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拿破侖的軍队，而且深知巴黎对拿破侖制度的不滿已經成熟，便繼續向法国首都进攻，并于 1814 年 3 月 31 日占領了它，这就加速了拿破侖帝国的崩潰。——第 78 頁。

- 46 正如恩格斯所預言的，德軍第三軍团和第四（麦士）軍团尾随麥克馬洪的夏龙軍团向北推进，夏龙軍团被逼到色当，在受包圍后被迫投降。——第 79 頁。

- 47 1830—1831 年波兰爭取解放的起义期間，波兰起义者同沙皇軍队于 1831 年 3 月 31 日（18 日）在离华沙不远的丹貝-韦耳克村进行会战，結果波兰人获胜；沙皇軍队損失惨重，被迫退却。波兰人在丹貝-韦耳克村的胜利，迫使沙皇軍队的司令官吉比奇放棄了渡过維斯拉河的計劃。——第 85 頁。

- 48 努瓦尔 战斗发生在 1870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是北德意志第十二軍

和法軍第五軍的前卫部队之間的一次战斗。

在1870年8月30日博蒙会战中，北德意志第四軍、第十二軍和巴伐利亚第一軍击潰了德·法伊將軍指揮的法軍第五軍（屬麥克馬洪的夏龙軍团）。这两次战役是普軍对麥克馬洪軍团采取軍事行动的两个阶段，这次軍事行动以麥克馬洪軍团在色当被击潰而結束。——第85頁。

49 恩格斯指1870年8月31日—9月1日萊茵軍团企图从麦茨向东北方向突圍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这几次战斗被称为努瓦斯維耳会战，結果是双方仍然留在原来的陣地上。——第89頁。

50 指1870年9月1日普魯士第三、第四軍团同麥克馬洪的夏龙軍团之間的最后一次会战，会战的結果，法軍被普軍圍歼。9月2日法軍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根据这个投降书，以拿破侖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官兵和將領都成了俘虏。

色当惨敗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随着法国正規軍的消灭和共和国的成立，当普魯士的軍閥、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掠夺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从普魯士方面來說，战争已經完全失去防御性质。从这时候起，国际无产階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組織支援法国抵御普魯士入侵者。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本卷第285—294頁）中分析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階級的任务的問題。——第89頁。

51 但澤（格但斯克）在拿破侖第一对欧洲各国反法同盟战争期間曾經两次遭到圍攻。

1807年3—5月，拿破侖对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間，由普軍和俄軍联合部队組成的但澤守軍对圍城的法軍的一个軍进行了頑强的抵抗。另一支俄国部队曾试图去解圍以支援守軍行动。由于軍火不足，在守軍自由退出要塞的条件下，但澤投降了。

1813年初，参加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俄国和普魯士的軍隊，包圍了拿破侖軍隊所占領的但澤，但在通往該城的要冲遭到了頑

- 强抵抗。但澤抵抗了将近一年，經受了三次正規圍攻，最后被迫投降。
——第 95 頁。
- 52 意大利（又称 威尼斯）四边形的要塞区 是意大利北部維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四个要塞所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陣地。在十九世紀战争中，四边形的要塞区作为軍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作用。在 1848—1849 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維罗那由于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掩护通往奥地利的道路，曾被拉德茨基指揮的反革命的奥軍用来作为对皮蒙特軍队作战的主要基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13—220、264—269 頁）。——第 95 頁。
- 53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軍队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軍队从 1854 年 9 月至 1855 年 8 月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第 95 頁。
- 54 角堡 和 冠堡 是要塞主墙前面的輔助性的外部工事。——第 95 頁。
- 55 在反拿破侖法国的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間，拿破侖第一的軍队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 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頓指揮的英荷軍队和布呂歇尔指揮的普魯士軍队击潰。滑铁卢会战的失敗使拿破侖帝国在 1815 年 3 月短时恢复后，終于最后崩潰。——第 99 頁。
- 56 恩格斯套用路易-拿破侖于 1852 年 10 月 9 日，在全民投票和宣布成立法国第二帝国以前不久，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說中的話；路易-拿破侖为了博取民众的同情，蠱惑性地宣称：“帝国——这就是和平”。——第 103 頁。
- 57 恩格斯指下列事件：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奥地利在 1848—1849 年意奥战争中对皮蒙特軍队取得的胜利；奥軍在鎮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时遭到的一連串失敗；1849 年沙皇政府派到匈牙利援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俄軍的行动；普魯士为了鎮压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而对南德意志进行的武装干涉。——第 103 頁。
- 58 軍队中的代役制 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時間，它是有产阶级特权之一，使富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

役。在十八世紀末叶法国革命时期曾經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侖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在 1855 年 4 月軍隊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項則列入“軍隊補貼”特別基金。1868 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役制。1872 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廢除了。——第 103 頁。

- 59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7 月 8 日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战争是由拿破侖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領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的意大利統一。奥軍在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失敗（見注 25 和注 18）以后，拿破侖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願意促使意大利統一，同奥地利单独締結維拉弗兰卡初步和約。战争結果，法国获得薩瓦和尼斯，倫巴第并入撒丁王国（皮蒙特）。威尼斯省在 1866 年以前一直由奥地利人統治。——第 104 頁。

- 60 1850 年普奥关系因爭夺德国霸权而尖銳化，因此普魯士軍隊进行了动員。由于这次动員所暴露出来的軍事制度的严重缺点、普魯士軍隊的落后的武器装备以及在德国的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普魯士不得不放棄軍事行动，向奥地利投降（1850 年奧里繆茨协議）。

恩格斯把普魯士的这次外交失敗諷刺为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薩姆尼特战争中羅馬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的失敗。薩姆尼特人战胜了羅馬軍团并强迫他們通过“牛鞭”，这被认为是战敗軍的奇耻大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語由此而来，即遭受极大侮辱的意思。——第 105 頁。

- 61 指 1860 年 2 月普魯士議會下院（众議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絕批准陸軍大臣馮·罗昂提出的軍隊改組計劃。但是政府不久設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准了“保持軍隊战斗准备”的撥款，并把这笔款項用于实现預定的軍隊改組。1862 年 3 月，当下院的自由派多数再度拒絕批准軍費时，政府解散了議會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 年 9 月底，反革命的

- 俾斯麥內閣組成。它在同年 10 月解散了新選出的議會，並且着手實行軍事改革，不經過議會的批准就開支這筆款項。——第 106 頁。
- 62 丹麥戰爭是 1864 年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丹麥的戰爭。這場戰爭是以普魯士為霸主統一德國的重要階段。俾斯麥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圖把隸屬於丹麥、但主要居民為德國人的什列斯維希公國和霍尔施坦公國歸併普魯士，加強普魯士在德國的影響，壓服自由資產階級反對派。奧地利參加了這場戰爭，它和普魯士一樣，也企圖侵占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戰爭以丹麥失敗而結束。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奧地利和普魯士共管，1866 年奧普戰爭後併入普魯士。——第 106 頁。
- 63 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巴黎在塞納省省長歐斯曼的領導下大規模地進行城市重新設計和改建的工程；這項工程的目的除了使貴族區設備完善外，還要擴建原有的街道、修建新的筆直大街，以便在人民起義時便於軍隊行動和使用炮兵。歐斯曼及其部屬肆無忌憚地不斷竊取這項工程的經費。——第 107 頁。
- 64 恩格斯指 1860 年初寫成並在當時以單行本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備忘錄“論法軍的戰術”(«Ueber die Kampfweise der Franzosen») 。——第 112 頁。
- 65 指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拿破侖法蘭西的歐洲各國同盟戰爭(1813、1814 年和 1815 年)歷史中的下列事件：1814 年 3 月 31 日在俄普軍隊戰勝保衛巴黎的法軍後，巴黎投降；1815 年 7 月 3 日巴黎未經戰鬥即向英軍和普軍投降。——第 116 頁。
- 66 1870 年 9 月 19 日，法軍第十四軍在杜克羅將軍的指揮下出擊，企圖阻止德軍攻占巴黎南面的重要高地。小比塞特爾和夏提榮附近的戰鬥，以法軍失敗和潰退以及普軍完成對巴黎的包圍而結束。——第 116 頁。
- 67 國防政府代表法夫爾和俾斯麥於 1870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在上梅宗和費里埃爾舉行談判。俾斯麥提出下述要求作為停戰條件：交出比奇、土爾和斯特拉斯堡，保持對巴黎的包圍或者交出巴黎的一個堡壘，繼續

- 保持麦茨地区的軍事行动。俾斯麦还要求把亚尔薩斯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地方割让給德国作为締結和約的条件。在法夫尔拒絕接受这些要求后,談判即告破裂。——第 120 頁。
- 68 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在平时一个軍区的全部軍隊統一归一个軍事长官(称为軍長)指揮,这个軍事长官可以用这些軍隊来維持現存制度和鎮压群众的革命发动。但是在軍隊的配置、組織和訓練等問題上,他的职权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战时才編成固定的軍和軍团,这就造成了大部队的組織不严密并影响到軍隊的战斗准备。——第 125 頁。
- 69 指泰·拉瓦累“法国的疆界”1864年巴黎版(Th. Lavallée. «Les frontières de la France». Paris, 1864)。——第 126 頁。
- 70 里昂軍团是报刊上对在里昂編成的法軍第二十四軍的称呼。后来这个軍編入布尔巴基的东方軍团(卢瓦尔第一軍团)。——第 131 頁。
- 71 恩格斯指特罗胥的著作:“一八六七年的法軍”1867年巴黎版(«L'Armée française en 1867». Paris, 1867)。——第 131 頁。
- 72 这些材料发表在1864年3月“普魯士王国統計局杂志”第3期(«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 № 3, März 1864)。——第 132 頁。
- 73 “全民武装”是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階級的軍事文献以及官方文件中对普魯士軍隊的通称。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普魯士軍隊絕不是“全民武装”;它同人民群众是敌对的,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容克地主階級国家的侵略政策的工具。恩格斯在“普魯士的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頁)这一著作中詳尽地分析了普魯士軍事制度問題。——第 132 頁。
- 74 在普魯士軍隊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緩服現役的适齡人員組成的那一部分預备兵員,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規定为12年)在战时作补充軍隊之用。——第 132 頁。
- 75 指1808年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西班牙起义。这次起义成为1808—1814

-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領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在反对拿破侖軍隊的斗争中，西班牙人特別广泛地采用了游击战术。——第 138 頁。
- 76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第 140 頁。
- 77 指十八世紀拆除的旧城防工事的界綫，工事所在的地方都已修了林蔭道。——第 141 頁。
- 78 司法厅（*Palais de Justice*）是巴黎的法院大楼。——第 141 頁。
- 79 宗德堡（現名森訥堡）是 1864 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見注 62）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島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陣地上的一个据点。經過長時間的圍攻，普魯士軍隊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占領了杜佩尔陣地，迫使丹麦軍隊退到阿尔森島。爭奪杜佩尔陣地的战斗表明，炮兵在圍攻中的作用增大了。——第 142 頁。
- 80 指 1861—1865 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第 153 頁。
- 81 指北部各州的軍隊夺取南軍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維克斯堡（密西西比州）和里士滿（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府）的軍事行动。在 1862—1863 年，北軍不止一次地試图夺取維克斯堡，但是，直到 1863 年 7 月 1 日，在陸軍部队和江河舰队的协同下經過猛烈的炮击才攻克这个要塞的一个多面堡。1863 年 7 月 3 日維克斯堡投降。
- 北軍于 1862 年 4 月第一次試图攻占里士滿，結果在通往該城的要冲的几次会战中遭到失敗。第二次圍攻里士滿是在 1864 年 5 月北部各州的全部軍隊发动总攻势的时候。駐守里士滿的南部各州的軍隊利用里士滿附近的营垒一直抵抗到 1865 年 4 月該城被格蘭特將軍的軍隊攻陷。——第 153 頁。
- 82 在西班牙反对拿破侖統治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間，朗恩元帅指揮的法軍的一个軍于 1808 年 11 月 23 日在土德拉（西班牙北部）会战中利用西班牙軍隊兵力分散的弱点击敗了他們。被击潰的西班牙軍隊的殘部退往薩拉哥沙。——第 154 頁。

- 83 指 1809 年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迫使拿破仑第一从西班牙调回近卫军和骑兵；1809 年 7 月 5—6 日奥军在瓦格拉姆附近的战败使奥地利在整个战争中失败了。按照 1809 年 10 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丧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并且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第 155 页。
- 84 为了在市区街道上建立第三道防线以防敌军突破堡垒线和墙垒线，1870 年 9 月在巴黎成立了以昂·罗什弗尔为首的“街垒委员会”。委员会发动在巴黎街道上构筑防御工事——街垒和战壕，但是这些工事在被围期间没有被利用。——第 156 页。
- 85 恩格斯指 1870 年 9—10 月巴赞和俾斯麦之间的停战谈判，10 月 24 日谈判破裂；大约同一个时候，国防政府和俾斯麦也在准备根据英国关于和解的建议谈判；1870 年 11 月 1—6 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在凡尔赛进行了谈判，最后毫无结果。——第 157 页。
- 86 指普鲁士在 1864—1866 年兼并新领土以扩大版图之前原有的省份，即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波兹南、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第 157 页。
- 87 指 1870 年 9 月中旬被派往图尔组织地方力量抵抗德军侵入并沟通对外关系的国防政府代表团（其成员有格累-比祖安、克莱米约和富里雄）。自 1870 年 10 月初到战争结束时止，代表团由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甘必大领导。图尔代表团的活动的旨在建立和装备大量新的军队。1870 年 12 月初代表团迁往波尔多。——第 158 页。
- 88 水上波兰人 (*Wasserpöläcker*) 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以在奥得河上放运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
- 馬祖尔人 是居住在波兰东北部和从前的东普鲁士南部的波兰人。尽管当局奉行强制日耳曼化的政策，居住在从前的东普鲁士地区的波兰馬祖尔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文献中曾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居住在东普鲁士的馬祖尔人已经失去了同波兰民族的一切联系。——第 160 页。

89 巴登的 *Freischaaren* 是 1849 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魯士軍队的志願部队。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志願部队没有严密的組織，尤其突出的是紀律松弛和缺乏良好的軍事訓練。恩格斯曾参加維利希指揮的志願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由工人組成，以紀律严明、战斗力强著称。恩格斯曾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頁）这一著作中詳尽地評述了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的志願部队。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馬納薩斯（离华盛顿 30 公里）附近的布尔河上发生了美国国内战争（1861—1865 年）的第一次大会战。北軍在这次会战中被南部各蓄奴州的正規軍击败，因为北軍是由缺乏訓練的志願兵組成的，其中多数人入伍才几个月。

不列顛志願軍 是 1859—1861 年在英国建立的一种地方武装。根据 1863 年关于組織志願兵部队的法律，志願兵必須經過 30 次以上的操练，并且只有在敌人侵入英国时才应征入伍。恩格斯在有关志願軍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5 卷）中曾批評他們軍事組織糟糕、軍官素质低劣以及訓練制度不好。——第 162 頁。

90 吉德 是欧洲許多国家軍隊中專門担任軍隊向导的部队；在第二帝国时期以及拿破侖第一时代，在法国軍隊中，吉德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第 165 頁。

91 在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的萊比錫会战中，拿破侖第一的軍隊敗于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普魯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軍。这次胜利的结果使德国完全摆脱了拿破侖的統治。——第 166 頁。

92 1870 年 9 月 4 日第二帝国的制度复灭后，巴贊不坚决从麦茨突围，而在同年 9—10 月間开始直接同俾斯麦談判（見注 85），企图使德軍解除对麦茨的包围并利用被圍困在麦茨的軍隊去恢复帝国。俾斯麦提出要前摄政皇后承认把亚尔薩斯和洛林割让給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当时流亡在英国的欧仁妮拒絕接受俾斯麦的条件后，談判即告中断。——第 167 頁。

- 93 墨西哥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西班牙和英国一起，对墨西哥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预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墨西哥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167页。
- 94 恩格斯指1870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拿破仑第三写的小册子“一八七〇年的战局。论色当投降的原因。一个临时参加总司令部工作的军官的著作，附有战区图和作战图”(«Campagne de 1870. Des causes qui ont amené la capitulation de Sedan. Par un Officier attaché à l'État-Major Général, avec les plans de la place et de bataille»).——第169页。
- 9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4年巴黎版第4卷第425页(«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aris, 1854, t. IV, p. 425)。——第172页。
- 96 阿尔卡迪亚村女或阿尔卡迪亚牧女是对幼稚无知、无所用心的人的讽刺性的称呼；这个用语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称——阿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172页。
- 97 指英国人在英国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2年)的立场；在这次战争中曾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运动和志愿民军(美洲开拓者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活动。——第178页。
- 98 1867年11月3日在门塔纳附近，法国军队协同教皇雇佣警卫军打败了为把教皇领地重新并入意大利而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军队的战败成为反动势力更加猖獗的信号。——第179页。

- 99** 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統治的大規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1857年春在孟加拉軍隊中由当地居民組成的所謂西帕依部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貧苦的手工业者。当地封建主所領導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分歧以及殖民者的軍事技术优势，遭到了失敗。——第179頁。
- 100** 1870年11月9日在奥尔良附近的庫耳米耶会战中，卢瓦尔軍团的新編第十五軍和第十六軍在奧雷耳·德·帕拉丹將軍統一指揮下，击败了兵力上处于劣勢的馮·德尔·坦恩將軍指揮的巴伐利亚第一軍。——第181頁。
- 101** 指1814年拿破侖帝国复灭后和1815年拿破侖短期重掌政权而被再次推翻后，法国被迫同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英国、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国簽訂的两个条約。
- 根据1814年5月30日締結的巴黎和約，法国几乎丧失了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征服的全部土地，除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的一些小块的領土外，回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疆界。
- 根据1815年11月20日締結的巴黎和約，法国丧失了1814年巴黎和約保留下来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点。为了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度，法国东北部的边境要塞由15万同盟国軍隊駐守到1818年底。——第185頁。
- 102** 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魯士、奧地利和土耳其在沒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倫敦簽訂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結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同盟战争的危險，但是路易-菲利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且放棄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185頁。
- 103** 破坏炮队是一种攻城炮队，它的使命是破坏炮眼和击毀被圍要塞的火炮。——第188頁。
- 104** 恩格斯指1870年11月初由于俄国声明廢除1856年的巴黎条約(1856年3月30日克里木战争的参战国——法国、英国、撒丁、土耳其、奧地

- 利和普魯士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簽訂的和約)中有关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条款而产生的外交危机。俄国的这一行动曾得到俾斯麦政府的支持,后者指望用这个办法使沙皇政府对普法媾和条件采取有利于它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曾对修改巴黎条约表示抗議,但无法有效地阻止俄国的要求。1871年1—3月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在倫敦举行国际会议并于3月13日簽訂协定,廢除了1856年巴黎条约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这样,就取消了关于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要塞的规定,并恢复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第188頁。
- 105 指1870年11月25日“派尔-麦尔新聞”第1805号发表的編輯部文章。——第194頁。
- 106 朱澤培·加里波第曾同他的儿子乔蒂和梅諾蒂一起指揮国民自卫軍部队和从1870年秋天起参加普法战争的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外籍志願軍部队。加里波第的軍队并入佛日軍团后,曾在法国东部进行积极的战斗。
- 加里波第的一支部队在他儿子乔蒂的指揮下,从1870年11月19日起在夏提莱附近进行过历时两周的战斗,結果击败了德国后备軍的一支部队。——第194頁。
- 107 “布魯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侶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开始出版。——第201頁。
- 108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圍困期間,該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第206頁。
- 109 在卢瓦尼—普普里(在奥尔良西北大約40公里)会战中,1870年12月2日,梅克倫堡公爵指揮集团軍中的德国部队击败了法軍卢瓦尔軍团所屬的、分別由尚济將軍和索尼將軍指揮的第十六軍和第十七軍。——第207頁。

- 110 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它是一家日报,柏林交易所的报纸,1868年至1933年出版。——第214頁。
- 111 “每日新聞报”(«*Die Tages-Presse*»)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9年起在維也納出版。——第214頁。
- 112 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馮·格奈澤瑙伯爵的生平”1865年柏林版第2卷(G. H. Pertz. «*Das Leben des Feldmarschalls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 Band II. Berlin, 1865)。——第217頁。
- 113 指在反拿破侖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識界的反对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期間就已經成立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許多成員,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組織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統一德国。1819年8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會議,通过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謂“煽动者”的鎮压措施。——第217頁。
- 114 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見注15)組織和訓練的,并且由法国貴族青年的志願兵組成。在意大利軍隊占領羅馬并廢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調往法国,改編为“西方志願軍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軍团和第二軍团的編成內参加了对德軍的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軍团曾参与鎮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第220頁。
- 115 見注79。——第235頁。
- 116 在維累尔-布雷頓訥的战斗(又称亚眠会战;恩格斯在“战争短評(二十九)”一文中曾用这个名称提到过这次会战,見本卷第199頁)中,1870年11月27日法軍北方軍团在諾曼底被曼托伊費尔將軍率領的德軍第一軍团击败。——第240頁。
- 117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241頁。

- 118 指“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倫出版,它反映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普法战争时,它积极支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沙文主义要求,反对法国的共和政体;在巴黎公社时期,它要求武装镇压巴黎的革命。——第242頁。
- 119 恩格斯的推测完全被证实了。1871年1月15—17日,布尔巴基将军指挥的法军东方军团和韦德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在伯尔福附近的利森河畔进行了决战。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没有能够取胜,并在会战后被迫开始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布尔巴基军团被彻底击溃。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三十七)”和“布尔巴基的复灭”两文(见本卷第254—255、274—277頁)中叙述了这次会战(又称埃里库尔会战)和后来法军退却的情况。——第243頁。
- 120 1871年1月10—12日在法国西部的勒芒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的德军击败了尚济将军指挥的法军新编的卢瓦尔第二军团。后者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246頁。
- 121 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1851年到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249頁。
- 122 指克里木战争期间,因俄军于1854年5月开始对锡利斯特里亚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军队为援助多瑙河战区的土军,从他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驻军地点——加利波利——向瓦尔那调动。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沙皇政府慑于已开始军事准备的奥地利与联军共同行动,不得不停止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并将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当时调往瓦尔那的联军部队后来曾被用于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第252頁。
- 123 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卷第38—40頁(A. W.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

- lan». Vol. II, p. 38—40. Edinburg and London, 1863)。——第 252 頁。
- 124 1871 年 1 月 19 日，在法国东北部的 圣昆廷会战中，哥本將軍指揮的德軍第一軍團击败了費德尔布將軍指揮的法軍北方軍團。这次失败使法軍一蹶不振，从而結束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积极活动。——第 254 頁。
- 125 恩格斯指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期間保皇派的叛乱。这次叛乱于 1793 年 3 月在万第省开始，后来又蔓延到布列塔尼和諾曼底两省。叛乱者主要是被反革命的神甫和貴族唆使和操纵的一部分当地农民。1795—1796 年万第和布列塔尼的叛乱被平定，但在 1799 年和以后几年仍有人試圖再次发动叛乱。——第 257 頁。
- 126 比桑瓦耳会战(又称蒙特列特会战或蒙瓦勒里安会战)是在巴黎被圍 4 个月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发生的。这是特罗胥組織的从被圍的巴黎的最后一次出击，其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国民自卫軍的力量，挫伤它的士气并以此让居民和軍隊相信繼續保卫巴黎是不可能的。这次出击缺乏应有的准备，出击时进攻部队的行动不协调，也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尽管法軍表現很勇敢，但是出击在所有地点都被击退。——第 258 頁。
- 127 正如恩格斯預見的那样，东方軍團在 1871 年 1 月 15—17 日埃里庫尔会战失败后退却时，被压缩到瑞士边境，于 2 月 1 日被迫进入瑞士領土并放下武器。——第 260 頁。
- 128 “省报”(«*Provinzial-Correspondenz*»)是普魯士政府的报纸，1862 年在柏林創刊。——第 262 頁。
- 129 1870 年 9 月布尔巴基奉麦茨法軍司令巴贊的命令前往前摄政皇后欧仁妮的流亡地英国契澤耳赫斯特。当时巴贊已开始同俾斯麦談判，企图利用麦茨被困的軍隊恢复帝国。此行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冒險家雷尼埃分別向俾斯麦和巴贊声称，似乎欧仁妮已同意談判并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但是布尔巴基的使命没有使波拿巴分子如願以償，因为欧仁妮不同意割让亚尔薩斯和洛林。——第 265 頁。
- 130 指 1871 年 1 月 28 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簽訂的 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国

防政府不再抵抗普魯士侵略者并且可耻地投降，这就出卖了法国民族利益；法国統治階級当时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以求利用一切力量鎮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在簽訂协定时，法夫尔同意了普魯士提出的屈辱要求：在两星期內付清 2 亿法郎的賠款；交出大部分巴黎堡垒；交出巴黎軍团的野炮和彈药。但是俾斯麦和法夫尔不敢把解除大部分由工人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軍的武装这一条列入协定。协定中規定在最短期間內举行国民議會选举，因为媾和問題应由国民議會决定。——第 267 頁。

131 見注 87。——第 268 頁。

132 恩格斯指普魯士的容克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軍閥吞并法国領土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野心以及他們提出的巨額賠款的要求。——第 270 頁。

133 1871 年 2 月 19 日，俾斯麦和法夫尔于 1871 年 1 月 28 日簽訂的停战协定期滿（見注 130）。尽管法国抵抗的手段并未穷尽，但是没有恢复对普軍的軍事行动。被国民議會正式任命为政府首脑的梯也尔，立即开始了媾和談判，結果于 2 月 26 日在凡尔赛签署了俾斯麦强迫法国接受的初步和約的条件；后来在 5 月 1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了和約（見本卷第 375 頁，以及注 211 和注 458）。——第 270 頁。

134 勒-韦里埃尔(瑞士)协定 是由接替布尔巴基担任东方軍团司令职务的克林夏將軍和瑞士軍团总司令海尔佐克將軍于 1871 年 2 月 1 日簽訂的；根据規定法軍进入瑞士領土的条件的协定，法軍必須向瑞士人交出武器、装具和彈药。——第 277 頁。

135 这封信是馬克思以德国通訊書記資格給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員會写的，因为总委員會在 1870 年 8 月 2 日鑒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期召开定于 1870 年 9 月 5 日在美因茲举行的应屆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議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5 頁)，并函請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社会民主工党委員會在它通过的決議中完全贊同总委員會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議。

馬克思給社会民主工党委員會的这封信，以节录形式保存于威·白拉克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倫瑞克委員會勒特岑审判案”1872 年不倫

瑞克版第 154 頁 (W. Bracke. «Der Braunschweiger Ausschuß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in Lötzen und vor dem Gericht». Braunschweig, 1872, S. 154)。——第 278 頁。

- 136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例如通过 1869 年 10 月 25 日邦霍尔斯特致馬克思的信) 請求馬克思說明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农民应采取的政策的原則, 并就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 9 月 6—11 日) 关于土地公有制的決議对德国条件是否适用的問題給予指示。馬克思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工党的領導正确地对待农民問題, 曾打算給予詳細的答复, 但是因国际的事务过于繁忙, 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恩格斯在 1870 年 2 月为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德文第 2 版写的序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412—420 頁), 以及在 1874 年准备該书德文第 3 版时对这篇序言的补充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8 卷), 曾对这一問題做了相应的說明。——第 278 頁。
- 13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00 頁。——第 278 頁。
- 138 这篇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公开揭露日益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場的小資产階級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而在 1870 年 8 月底写的。布林德在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論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 并在六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 散布誣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論(馬克思給“观察家报”編輯的信,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頁)。在普法战争期間, 他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傳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馬克思在 1870 年 8 月 15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強調指出了布林德的言論的危害性, 并建議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聞”的关系, 对这些言論进行批判。馬克思也采取了措施, 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手稿, 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其中有馬克思做的許多补充。——第 279 頁。
- 139 指以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諾为首的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是 1849 年春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为維護帝国宪法举行起义的时候在巴登成

立的(帝国宪法由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通过,但被以普魯士为首的許多德意志邦所拒絕)。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十分軟弱无力,实际上暗中破坏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临时政府看到普魯士軍隊准备对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武装干涉,决定向法国求援,布林德因而被派往巴黎。可是在1848年的六月起义失敗之后,法国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繼續进攻,而巴登政府所屬望的以賴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已被联合起来反对他們的資产階級“秩序党”和波拿巴派排挤下去。这就注定了本来就沒有基础的布林德的使命必然失敗。——第279頁。

- 140 1849年6月13日,小資产階級的山岳党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反对法国政府派兵鎮压意大利革命,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禁止使用法国軍隊反对他国人民的自由,这是違背宪法的行为。这次示威游行被軍隊驅散而失敗,表明了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許多領袖以及与他們有联系的外国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遭到了逮捕和驅逐,或者不得不离开法国。——第279頁。
- 141 意大利資产階級革命被鎮压后,法国在1849年派赴教皇領地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軍隊繼續占領羅馬。路易-拿破侖拒絕让出意大利的首都,招致了要求国家統一的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极端仇視,这一点特別表現在普法战争之初法国陷于外交孤立的时期,当时意大利政府由于法軍繼續占領羅馬拒絕了法国关于締結反普同盟的建議。意大利政府利用法国軍事上的失敗,于1870年9月20日將羅馬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第280頁。
- 142 給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員會的信,是为了答复不倫瑞克委員會委員們对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他們請求馬克思說明德国无产階級对普法战争应采取的立場。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編輯部(李卜克內西等)虽然总的說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場,但是在战争之初对战争做了片面的估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統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見的必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通信中詳細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例如,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的信中立草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綫,

強調指出必須反對兼并亞爾薩斯和洛林，參加爭取統一德國的運動，分清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普魯士王朝的利益，始終把德法兩國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馬克思十分重視給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的答復，因為這是“對德國工人行動的指導”（見1870年8月17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馬克思在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間在曼徹斯特和恩格斯見面的時候，才和恩格斯一起最後擬定了這個答復。這封信由馬克思署名寄往德國。

1870年9月5日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以傳單形式單獨發表的關於戰爭的宣言，引用了這封信的一部分。宣言號召德國工人階級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事業，並建議德國工人舉行群眾大會和抗議集會，反對普魯士政府的兼并計劃。宣言指出，它所引用的信是由“倫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寫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這封信只有宣言中所引用的那一部分保存下來。在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收藏的那份宣言的傳單上，有恩格斯親筆做的許多記號，這證明該文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擬定的。——第282頁。

- 143** 提爾西特和約 是拿破侖法國同參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戰敗國俄國和普魯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條件對普魯士極為苛刻，使普魯士喪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俄國沒有喪失什麼土地，反而獲得了普魯士割讓給它的別洛斯托克地區。但是，亞歷山大一世必須承認法國在德國占領的地方和拿破侖在那裡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華沙大公國（這是法國在俄國邊界上的一個進攻基地），並參加對英國的封鎖（即所謂大陸封鎖）。拿破侖第一強迫簽訂的這個掠奪性的提爾西特和約，引起了德國人民的極端不滿，從而為1813年的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運動奠定了基礎。——第282頁。

- 144** 民族自由黨 是德國資產階級、而其中主要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黨，於1866年秋在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裂之後成立。民族自由黨放棄了資產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標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於普魯士的領導之下；他們的政策反映了德國

自由資產階級对俾斯麦的投降。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魯士对德国的領導权,坚持既包括普魯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內的所謂“大德意志”計劃。这个党执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傾向的代表者。它宣傳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統一德国。——第284頁。

- 145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是馬克思在1870年9月6日和9日之間写成的。

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潰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馬克思、荣克、米尔納和賽拉叶。

馬克思在写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給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魯士軍閥、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借口軍事战略上的需要并吞法国領土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召开的专门會議上一致通过了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給倫敦各資產階級報紙。这些報紙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聞”在1870年9月16日刊登了宣言的摘要。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傳单的形式出版,印数为一千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刊誤,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馬克思翻譯的,他在翻譯时补充了几句专对德国工人說的話,并且省略了个別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譯本发表于1870年9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76号和1870年10—11月“先驅”杂志第10—11期,并且以傳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內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譯宣言

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譯時得到恩格斯的幫助。

第二篇宣言的法譯文載于“國際報”(1870年10月23日第93號)，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載于“平等報”(1870年10月4日第35號)。

第二篇宣言的俄譯文于1905年首次發表在由列寧審訂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譯的“法蘭西內戰”的版本中。——第285頁。

- 146 1618年勃蘭登堡選帝侯國與十六世紀初由條頓騎士團領地組成的、并臣屬於波蘭貴族共和國的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合并。勃蘭登堡選帝侯作為普魯士的領主也就成為波蘭的藩臣，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1657年，當時勃蘭登堡選帝侯利用了波蘭對瑞典作戰的困難，爭得了對他的普魯士領地主權的承認。——第287頁。

- 147 指1795年4月5日普魯士同法蘭西共和國單獨締結的巴賽爾和約，這個和約導致了歐洲各國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288頁。

- 148 1865年10月，俾斯麥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侖第三會晤時，爭取到了法國對普魯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戰爭的實際承認；拿破侖第三作出這種承認，是打算在普魯士遭到失敗時再插手這次戰爭，謀取利益。

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開始時，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爾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麥舉行談判時聲明，俄國在戰爭中將採取善意的中立，並將對奧地利施加外交壓力；同時普魯士政府則答應不給沙皇俄國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製造障礙。——第290頁。

- 149 馬克思指德國封建反動勢力在拿破侖統治復滅後所取得的勝利。

德國廣大人民和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一起參加了反對拿破侖第一統治的解放戰爭，然而這一解放戰爭的成果，被歐洲封建專制國家中依靠反動貴族階級的統治者們所奪去。以奧地利、普魯士和沙皇俄國為核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聯盟——神聖同盟，成了歐洲國家的命運的主宰。隨着德意志聯邦(見注29)的建立，德國保持了封建割據的局面，在德意志各邦中鞏固了封建專制制度，保留了貴族階級的一切特權，加強了對農民的半農奴制的剝削。——第291頁。

- 150 “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宣言。告全體德國工人！”(«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宣言以傳单形式在 1870 年 9 月 5 日发表，并載于 1870 年 9 月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又見注 142）。——第 291 頁。

- 151 指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第 292 頁。
- 152 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爭取承认 1870 年 9 月 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給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 9 月 5 日起，在倫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們的決議和請願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 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爭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組織工作。——第 293 頁。
- 153 馬克思暗指资产階級和貴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 1792 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結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 1793 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制度。——第 293 頁。
- 154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員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勒以及印刷厂主人西維尔斯于 1870 年 9 月 9 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被軍警当局逮捕（見注 142）。軍警当局想借此打击工人运动，阻止反对普魯士政府軍国主义計劃的行动。馬克思从威·李卜克內西处获得关于不倫瑞克委员会委員被捕的消息后，就立即采取措施，揭露德国当局的这一专横举动（从这一专横举动起，开始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粗暴警察迫害的整个时期）。关于不倫瑞克委员会委員被捕的报道，寄給了“派尔-麦尔新聞”、资产階級自由派的“回声报”等許多报纸。馬克思于 1870 年 9 月 20 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了不倫瑞克委员会委員們被捕的經過，強調指出这次逮捕毫无法律根据。經過数月的监禁，到 1871 年 10 月，政府当局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不

- 倫瑞克委員會委員們提交法庭审判。主要的罪状之一，是参加普魯士法律所禁止的国际工人組織——国际工人协会。法庭对不倫瑞克委員會委員們判处了期限不同的徒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虽然遭到警察的迫害，仍大力开展宣傳工作，反对普魯士的掠夺計劃，争取和法国締結光荣的和約。——第 295 頁。
- 155**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信，是 1870 年 12 月 20 日总委員會在討論了比利时支部問題后委托恩格斯写的。这封信在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三段，这三段在恩格斯的草稿上是有的，因帶有保密性质，本来不供发表之用。
-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例行的第六次半年代表大会于 1870 年 12 月 25—26 日在布魯塞尔举行。大会听取了财务报告，关于联合会机关报“国际报”（見注 1）的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报告。——第 296 頁。
- 156** “通报”（《*Moniteurs*》）是普魯士为法国居民发行的一个官方报纸的簡称，于 1870 年 10 月 15 日至 1871 年 3 月 5 日由俾斯麦监督在凡尔赛出版。本文发表时該报用的名称是“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納—瓦瑟省政府官方通报”（《*Moniteur officiel du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u Nord de la France et de la Préfecture de Seine-et-Oise*》）。——第 299 頁。
- 157** “人民国家报”——見注 1。——第 299 頁。
- 158** 关于卢森堡中立的倫敦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魯士以及俄国于 1867 年 5 月 11 日签訂的，这个协定解决了由拿破侖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謂卢森堡危机（拿破侖第三要普魯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締約各国保证它的中立。
- 1870 年 12 月 9 日俾斯麦鉴于卢森堡对法国过于友好，因而宣称准备今后不承认它的中立，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在 12 月 19 日就放棄了这种威胁。——第 300 頁。

159 “呼声报”(«Голос»)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学日报,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于1863年至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第301頁。

160 这个決議草案是恩格斯草拟的,并由他在1871年1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作为討論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現阶段的立場問題的基础。这次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并在他們的领导下进行的討論,目的是要使国际能影响1871年1月在英国蓬勃开展的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見注152)。尽管1870年9月4日在法国成立的共和国是由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法国遭到普魯士入侵的情况下仍应积极参加爭取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能促使法国巩固国防,发动人民抗击普魯士侵略者。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指出必須对法兰西共和国采取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策,严厉批評它的反人民的投降主义的政府,爭取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进一步高漲的前景。

恩格斯的決議案是針對妄图攫取保卫法兰西共和国运动领导权的激进实证論者(比斯利、康格里弗等)的立場提出来的。这批人力图使无产阶级运动最終屈从于他們的影响,企图在法国正規軍被打敗的情况下提出由英国出兵援助法国的冒險主义要求来迷惑群众,这就造成了爭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分裂和削弱。

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現阶段的立場問題的討論,这次討論是在1月31日,2月7日、14日、21日,3月3日和1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保存下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記錄,以及发表在“东邮报”上的报道,都是片断性的,而且其中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

1871年3月14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第三个決議,原因是德法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已承认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前两个決議已沒有必要。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是一家工人周报,从1868年至1873年在倫敦发行。从1871年2月至1872年6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机关报。——第302頁。

161 恩格斯指的是附于巴黎和約(見注104)的“海上国际法原則宣言”。該

宣言由奥地利、英国、普魯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等国代表于 1856 年 4 月 16 日签字。它根据 1780 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原則确定了海上战争規則，其中規定：禁止海上搶劫，敌船上的中立国貨載和 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貨載不得侵犯（不包括武装走私），只承认正式封鎖。

恩格斯在決議草案中提出英国拒絕巴黎宣言的要求，是根据 1871 年出現的国际局势，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以防止沙皇俄国为援助普魯士而参加欧洲战争，也可以抵制俄国和普魯士的反革命政府增强的影响。——第 302 頁。

162 这封給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訊書記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1870 年 12 月 14 日的来信而写的。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們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因为从 1871 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場所。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組織，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領導权，在 1872 年 4 月 4—11 日举行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薩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直在該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階級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这一点的表現是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許多新的支部。——第 303 頁。

163 “联盟”（《La Federacion》）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 年至 1873 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

“团结报”（《La Solidaridad》）是西班牙报纸，国际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从 1870 年 1 月起在馬德里出版，1871 年 1 月被政府查封。

“工人报”（《El Obrero》）是西班牙日报，1870 年至 1871 年在帕耳馬（馬利奥尔卡島）出版。1871 年 1 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报”（《La Revolucion social》）的名称繼續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三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該报編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究。——第 303 頁。

164 恩格斯指的是 1871—1872 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諾斯

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Anales de la Sociedad Tipografica Bonaerense*》)。——第 305 頁。

- 165 指 1866 年 8 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維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組織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結、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 年，同盟的代表凱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會議。1870 年 8 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決議，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決議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銀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貸款。1870—1871 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 1872 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306 頁。
- 166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 1871 年 3 月俄国在英国证券交易所推銷 1200 万英鎊公債。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 1871 年 3 月 16 日“派尔-麦尔新聞”；1923 年在維也納石印出版的恩格斯“战争短評”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以后又和“战争短評”一起再版。——第 307 頁。
- 167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 年至 1914 年以这一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 307 頁。
- 168 指 1871 年 1—3 月几个国家在倫敦举行的會議，会上討論了俄国声明廢止 1856 年巴黎条約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問題（見注 104）。——第 308 頁。
- 169 “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 年起在施特廷(波兰称为茲杰辛)出版。——第 309 頁。
- 170 这封信是恩格斯受馬克思的委托草拟的，写信的原因是法国警察报纸“巴黎报”发表了一封捏造說是馬克思写的信，并利用它大作文章，說这“证明”国际的法国會員和德国會員之間存在矛盾；所有参加誣蔑国际

的各國資產階級報刊都轉載了這封假信。馬克思在 1871 年 3 月 21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巴黎報”的報道是挑撥性的謊言，並且聲明，他已經寫信給採用“巴黎報”這則報道的“泰晤士報”編者予以駁斥。

1871 年 3 月 22 日“泰晤士報”以轉述的形式發表了這封信，可是在此以後該報仍繼續誹謗國際，它刊載了波拿巴派報紙“自由”的撰稿人的一篇短評，歪曲馬克思來信的含意。馬克思在 3 月 28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揭露了“泰晤士報”的這一新的誣蔑行動。

“巴黎報”(《*Paris-Journal*》)是和警察當局有聯繫的反動日報；1868 年至 1874 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國的政策，第二帝國崩潰後支持國防政府和梯也爾政府；對國際和巴黎公社進行卑鄙的誹謗，號召鎮壓公社社員。——第 311 頁。

171 寫這個聲明的原因是反動的“巴黎報”發表了關於國際巴黎支部開除德國人的誣蔑性挑撥言論。巴黎聯合會委員會在答复總委員會詢問的一封專門信中駁斥了這種言論。總委員會在 3 月 21 日的會議上一致同意了馬克思給“泰晤士報”等報紙編輯部寫的總委員會聲明。這個聲明發表在 1871 年 3 月 23 日的“泰晤士報”上，并被收入 1871 年 3 月 23 日馬克思給“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的信中(見本卷第 315—316 頁)。——第 312 頁。

172 賽馬俱樂部是巴黎的貴族俱樂部，創立於 1833 年。——第 312 頁。

173 1871 年 3 月，住在蘇黎世的德國有產者為德國在普法戰爭中獲得勝利在該城召開慶祝大會。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國軍官在會上和德國人發生了衝突。反動報刊為了繼續挑撥離間以達到破壞各國工人國際聯系的目的，企圖將此事歸咎於國際的活動。國際瑞士支部特別發表聲明，揭露了資產階級報刊的誣蔑誹謗。該城的許多工人聯合會也發表聲明，證明國際會員與衝突事件完全無干。——第 312 頁。

174 “里昂信使報”(《*Le Courrier de Lyon*》)是 1834 年至 1939 年出版的資產階級共和派日報。

“吉倫特信使報”(《*Courrier de la Gironde*》)是從 1792 年起在波爾多出版的反動日報。

“自由”(《*La Liberté*》)是保守派晚报,大资产阶级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巴黎被圍期間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屬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国际的政策,主張对普魯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312頁。

- 175 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的信中收有他本人在3月21日写的总委员会致“泰晤士报”等报纸編輯部的声明(德譯文略有改动)(見本卷第312—313頁)。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的信用德文載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和1871年4月23日“先驅”杂志第4期;用法文載于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平等报”上发表的文字对头两段有所删节。这封信除載于国际的机关报外,还发表在1871年3月26日“未来报”上。

“未来报”(《*Die 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从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14頁。

- 176 《*Haupt-Chef*》(“主脑”)是普魯士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倫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見注373)对暗探奸細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畔的目的,力图說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見卡·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頁)。——第314頁。

- 177 馬克思給“工人报”編輯部的信是为了答复編輯部秘书菲·克楠的要求而写的,克楠曾要求馬克思揭露“巴黎报”为誣蔑国际而捏造的、并为各国反动报刊所轉載的謊言。“工人报”編輯部將馬克思的这封信由法文譯成佛米文发表,并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段按語:“大家早已知道,我們的敌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尽管如此,我們还是不敢相信,他們竟会无耻到用国际會員名义造假信的地步。可是这样的事物的确发生了。不久前在所有的大报上都可以讀到‘卡尔·馬克思’关于法国工人行动的一封信。安特卫普支部曾就此事致书卡尔·馬克思,請他予以說明。下面就是这位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的答复。”

“工人报”(«*De Werker*»)是一家周报,国际佛来米支部的机关报,稍后成为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以后又成为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1868年至1914年以佛来米文在安特卫普出版。該报曾刊载国际的許多文件。——第317頁。

178 馬克思把与此类似的一封信寄給“每日新聞”,在那里于1871年4月6日刊登出来。——第318頁。

179 “高卢人报”(«*Le 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階級和貴族階級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第318頁。

180 “費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該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318頁。

181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組織者菲·克楠1871年3月29日的来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他們立即采取措施組織对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的国际援助。恩格斯在1871年4月4日总委员会會議上报道了罢工的消息,根据他的提議,會議决定写信給英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1871年4月5日总委员会向英国工联发出了援助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由約·格·埃卡留斯署名,以傳单形式单独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給威·李卜克內西,請他促进組織对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进行援助的工作。

英国許多工联以及布魯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經濟援助,布魯塞尔的雪茄烟工人也宣布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得捍卫自己工会組織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1871年9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們的要求。——第320頁。

182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将工人階級事业的叛徒托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于1871年4月16日发表在巴黎一个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和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上。1871年2月托倫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議會議員,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鎮压巴黎革命的凡尔賽議會中,拒絕执行

公社关于工人議員应当同这个反动議會决裂的要求。托倫的叛变表明右翼蒲魯东主义者公开轉向反革命。总委員會早在接到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員會的決議之前，已經根据倫敦報紙关于托倫轉向資產階級方面的报道，在4月18日的會議上初步討論了关于托倫的叛变行为問題，并决定公开譴責他的背叛。4月25日，总委員會在接到決議的原文后，重新审查了托倫的問題，并批准了将他开除出国际的決議。

在恩格斯草拟的总委員會关于开除托倫的決議的手稿中，个别地方會由馬克思做了修改。決議用英文发表于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曾用法文发表于5月14日“国际报”第122号；用德文发表于5月24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和1871年7月的“先驅”杂志第7期。手稿中的最后一段話，只在“国际报”发表的文本中刊出了，該报发表的決議后面有恩格斯作为比利时临时通訊書記的署名。——第321頁。

- 183 恩格斯的“再論‘福格特先生’”一文是对馬克思在1860年发表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頁）的补充，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卡·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造謠誹謗无產階級革命者的人物。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70年秋第二帝国崩潰后福格特又发表一个小册子“卡尔·福格特給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Karl Vogt's 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 Biel, 1870），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飾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文章中也利用了报刊上公布的证实馬克思在1860年所做的关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的結論的新材料。还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馬克思在1871年4月10日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就报道过这些消息。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刊载了一則基本上是摘自馬克思給李卜克內西的那封信的簡短报道：

“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里有一个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接受波拿巴贈款的人的名单，在它的字母«V»下有这样一条：

«Vogt; il lui est remis en août 1859 40 000 Fr.»

翻譯出來是：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給他4萬法郎’。

“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給這則以馬克思名義發表的報道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道：

“有些黨員指責我們忽視福格特的反對兼并亞爾薩斯和洛林的文章，不滿足於援引馬克思的有名小冊子作為論據，現在看來他們會滿意了。但是，我們要請我們的巴黎朋友給我們寄一份完整的名單來；我們確信，在那上面我們將會找到我們的某些老朋友，他們曾經充當福格特的‘同謀’從波拿巴主義那里得到好處，現在又出於同樣的動機，以同樣的熱情來充當俾斯麥的愛國主義的推銷人了。”——第322頁。

- 184 馬克思在他的小冊子“福格特先生”中把福格特1859年控告奧格斯堡“總匯報”(«Allgemeine Zeitung»)的行動，諷刺地稱做“奧格斯堡戰役”；福格特控告“總匯報”，是因為該報轉載了揭露他是波拿巴暗探的傳單“警告”。法院拒絕了福格特的控告，隨後他就發表了一個誣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卑鄙的小冊子：“我對‘總匯報’的訴訟”。馬克思寫的反對福格特的小冊子就是對這一誣蔑的回答。——第322頁。
- 185 “硫磺幫”原來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耶拿大學學生聯合會的稱名，這個聯合會由於它的成員搗亂生事而惡名昭著；1859年，福格特誹謗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誣蔑馬克思的擁護者，稱他們為“硫磺幫”(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02—420頁)。——第322頁。
- 186 “小拿破侖”是維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國立法議會的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給路易·波拿巴起的綽號；1852年，雨果的抨擊性小冊子“小拿破侖”(«Napoléon le Petit»)問世以後，這一綽號得到了廣泛的流傳。——第323頁。
- 187 恩格斯按照法國政府機關報的稱名，諷刺地稱呼瑞士俾爾城(伯爾尼州)出版的資產階級日報“瑞士商業信使報”(«Schweizer Handels-Courier»)為福格特通報(«Moniteur»)。該報在1853年至1909年以此名稱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反映波拿巴的觀點；該報編輯部和

- 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 323 頁。
- 188 C. Vogt.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 关于此书的評論，請看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第八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02—551 頁）。——第 323 頁。
- 189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第 324 頁。
- 190 恩格斯引自“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61 頁（«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ome II, Paris, 1871, p. 161）。——第 328 頁。
- 191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經驗，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馬克思就开始細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議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馬克思。4 月 18 日以后，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繼續进行到 5 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見本卷第 533—662 頁和注 375）；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 年 5 月 30 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馬克思宣讀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左右在倫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頁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銷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間減价銷售。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錯誤，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号文件。宣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魯

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退出了總委員會),同時增添了總委員會新成員的名字。1871年8月出了“法蘭西內戰”英文第三版,馬克思在這一版中除去了前兩版中個別不確切的地方。

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荷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並以單行本出版。

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譯的,於1871年6—7月先後發表於“人民國家報”(6月28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的第52—61號);1871年8—10月在“先驅”雜誌部分地發表,此外,還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在譯文中做了幾個不大的改動。1876年,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訂正。

1891年,在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準備出“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並為這一版寫了導言;他在導言中,強調指出巴黎公社經驗的歷史意義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公社做的理論總結的歷史意義;此外,還做了一些有關加入公社的布朗基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的活動的補充。恩格斯把馬克思寫的国际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進了這一版;此後在各種文字的单行本中,這兩篇宣言也都通常與“法蘭西內戰”一起刊印。

“法蘭西內戰”的法文譯文最初於1871年7—9月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報”上刊出。1872年在布魯塞爾出了法文版單行本,譯文曾由馬克思加以校訂。他在寄給他的校樣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譯過。

1871年,在蘇黎世第一次出了“法蘭西內戰”俄文第一版。後來鉛版印刷的以及膠版翻印的許多版本都以這一版為依據。1905年,出版了由弗·伊·列寧校訂的“法蘭西內戰”俄文本(敖德薩“海燕”出版社版),這次是根據1891年德文版翻譯的。列寧校訂“法蘭西內戰”時,在譯文中使用了精確的經濟政治術語,除去了1905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曲和不妥之處,恢復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書報檢查機關刪去的地方。列寧在校訂“法蘭西內戰”第三章譯文時做的改動特別大。後來,列寧

- 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的很多地方重新譯过(根据 1876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列宁对“法兰西内战”俄譯文的修改以及他自己翻譯的一些段落，在編輯本版时都曾予以注意。——第 331 頁。
- 192 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給苏桑的信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5 日“公报”第 115 号。
“公报”(«*Journal Officiel*»)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的简称。該报出版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 1870 年 9 月 5 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 月 30 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Commune de Paris*»)的名称出版的。——第 337 頁。
- 193 1871 年 1 月 28 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見注 130)。——第 337 頁。
- 194 *Capitulards* (投降派)是对 1870—1871 年巴黎被圍时期主張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詞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 337 頁。
- 195 宣言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8 日“复仇者报”第 30 号。——第 337 頁。
- 196 “旗帜报”(«*L'Éte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 1866 年至 1868 年在巴黎出版。該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騙行为作財政来源而停刊。——第 338 頁。
- 197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它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銀行，1852 年創辦。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 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 年，該銀行破产，1871 年停业。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許多文章中揭示了 *Crédit Mobilier* 的真正本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3—40、218—227、313—317 頁)。——

第 338 頁。

198 “自由选民”（《L'Électeur l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 年至 1871 年在巴黎出版；1870 年至 1871 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 338 頁。

199 指 1831 年 2 月 14 日和 15 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統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統派在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議，会上的群众搗毀了奧塞魯瓦的圣热尔門教堂和以同情正統派聞名的大主教凱朗的宮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視态度的正統派，沒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搗毀教堂和大主教宮廷时在場的梯也尔會关照国民自卫軍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1832 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統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貝里伯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監視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檢查，目的在于宣揚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 339 頁。

200 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鎮压 1834 年 4 月 13—14 日反对七月王朝統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資产階級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鎮压这次起义时，軍閥干下了許多暴行，例如，他們會在特朗斯諾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鎮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殘酷鎮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 是法国政府 1835 年 9 月頒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員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規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現存国家制度的言論实行监禁和課以大量罰款。——第 339 頁。

201 1841 年 1 月，梯也尔在众議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圍牆和独立堡垒）的計劃。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鎮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會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計劃才規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別坚固的大批堡垒。——第 339 頁。

- 202 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339頁。
- 203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340頁。
- 204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340頁。
- 205 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340頁。
- 206 見注102。——第341頁。
- 207 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額（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們仇恨巴黎公社。——第341頁。
- 208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复辟以后他們才形成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

- 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評性的小册子，只是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們才开始活跃起来。——第343頁。
- 209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議院”）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組成的法国众議院。——第344頁。
- 210 在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紳會議”、“地主議會”。这是对1871年的国民議会的卑称。該議会的絕大部分議員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630名議員中約有430名是保皇党人。——第344頁。
- 211 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約条件之一的賠款要求。和約于1871年2月26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賽簽訂。根据这项和約，法国把阿尔薩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給德国，賠款50亿法郎；在賠款付清以前，德軍占領的一部分法国領土仍由德軍繼續占領。正式和約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簽訂的（見本卷第375頁）。——第344頁。
- 212 1871年3月10日国民議會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償借約”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是在1870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期間立的借約，規定在立約后的七個月內償清。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約則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沒有允許大部分債務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貧苦阶层，并使許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345頁。
- 213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維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軍隊鎮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345頁。
- 214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內債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員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談借債的金融界代表會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年6月20日凡尔賽軍隊鎮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內債的法令遂被通过。——第345頁。

- 215 凱恩 是法屬圭亞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第 347 頁。
- 216 “国民报”（《*Le National*》）是 1830—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349 頁。
- 217 1870 年 10 月 31 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魯士人开始談判的消息傳來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軍举行起义，占領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 11 月 1 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組織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国民自卫軍，背棄了它的辞职諾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 349 頁。
- 218 “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別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鎮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 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349 頁。
- 219 1871 年 1 月 22 日，巴黎无產階級和国民自卫軍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別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閉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許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鎮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 350 頁。
- 220 *Sommations* 是政府为了驅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 1831 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
騷扰取締令 (*Riot act*) 于 1715 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騷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責任提出特別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內不散去，則使用武力。——第 351 頁。
- 221 10 月 31 日事件发生时（見注 217），国防政府的成員被扣留在市政厅

- 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議將他們枪決，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 352 頁。
- 222** 見伏尔泰的小說“老实人”第 22 章。——第 353 頁。
- 223**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6 日“公报”第 96 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 1871 年 4 月 5 日公告。
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 1871 年 4 月 5 日通过的，发表于 4 月 6 日的“公报”(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結的人，在他們的罪行被证实后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員的枪杀。——第 353 頁。
- 224**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第 355 頁。
- 225** 授职制 (*investiture*) 是指中世紀封建主給藩屬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級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級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第 360 頁。
- 226** 吉倫特派 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資產階級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党。該党的許多領導人在立法議會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倫特省，因而得名。吉倫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第 360 頁。
- 227** “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諷刺性的周刊，从 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361 頁。
- 228**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巴黎公社頒布的关于一切債務延期三年償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緩和了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处境，而不利于放債的大資本家。——第 363 頁。

- 229 馬克思是指 1848 年 8 月 22 日制憲議會否決了關於“友好合同”(«*concordats à l'amiable*») 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凡能證明是因革命造成的業務停滯而淪於破產的債務人可延期償債。於是很大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徹底破產，只好受大資產階級債主們的宰割。——第 363 頁。
- 230 *Frères ignorantins* (無知兄弟會) 是 1680 年產生於蘭斯的一個宗教團體的綽號，這個團體的成員承擔了獻身教育窮人子弟的義務；在這個團體所辦的學校中，學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麼其他方面的知識。馬克思以此暗指資產階級法國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權主義性質。——第 364 頁。
- 231 外省共和聯盟 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資產階級人士組成的政治組織。它會號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對凡爾賽政府和保皇派的國民議會。——第 364 頁。
- 232 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農村勞動者”(«*Aux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 這份文件曾於 1871 年 4 月至 5 月初在公社的各報上公布，並以傳單形式單獨發表。——第 364 頁。
- 233 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動政府在 1825 年 4 月 27 日所頒布的一項法令，其中規定對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被剝奪地產的前流亡者給以賠償。賠償總額約十億法郎，以三厘無期公債支付，這筆賠償費大部分落到了法國大地主、高級宮廷貴族手中。——第 364 頁。
- 234 指將法國分為若干軍區的指令和授予各軍區司令以處理地方事務的廣泛權力；授予共和國總統以任免區長的權力；將農村教師置於省長控制之下的農村教師法；加強僧侶對教育領導方面的影響的國民教育法。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中，對這些法令會有所闡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9—100 頁)。——第 365 頁。
- 235 旺多姆圓柱 是為了紀念拿破侖法國的勝利，於 1806—1810 年在巴黎旺多姆廣場建立的。根據巴黎公社的決議於 1871 年 5 月 16 日拆除。——第 366 頁。

- 236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Mot d'Ordre»)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Les Crimes d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368頁。
- 237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魯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侖第三被普魯士人俘擄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368頁。
- 238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揮霍于英国的地主,他們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飽的經紀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轉租给小佃戶。——第369頁。
- 239 *Francs-fileurs*(直譯是“自由逃亡者”)是給在巴黎被圍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諷性的綽号。*francs-fileurs*的讀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魯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綽号具有幽默性质。——第370頁。
- 240 科布倫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貴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設在科布倫茨。——第370頁。
- 241 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員把在布列塔尼招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緒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們比做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371頁。
- 242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馬賽以及法国許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軍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

委员会, 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 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 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 4 月 30 日进行的新的发动, 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馬賽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 逮捕了省长, 成立了省委员会, 决定于 4 月 5 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馬賽的革命发动于 4 月 4 日被炮击該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 372 頁。

- 243** 指杜弗尔在 1839 年 5 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 以及杜弗尔在 1849 年 6 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

1839 年 5 月 12 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 没有依靠群众, 而且带有密謀性质; 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 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

1849 年 6 月, 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見注 140), 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 提議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 373 頁。

- 244** 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 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法(1819 年和 1849 年)的条款重新生效, 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論的出版物規定了严厉的惩罚, 直到封閉; 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員的职位; 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續的特別法; 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論处的規定。——第 373 頁。

- 245** 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軍法审判程序的法令, 进一步縮短了 1857 年軍事法典上規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軍大臣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 而不必經過預审; 在这种情况下, 必須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閱上訴书)和执行判决。——第 373 頁。

- 246** 指 1860 年 1 月 23 日簽訂的英法商約。商約規定, 法国放棄保护关税政策, 代之以不得超过貨物本身价值 30% 的进口稅。商約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稅輸入大部分法国貨的权利。商約簽訂以后, 由于英国貨大量

流入法国，國內市場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
——第 375 頁。

247 指公元前一世紀在古羅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銳化时期，在羅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現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 82—79 年)——苏拉是奴隶主貴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規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統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經审判，人人得而誅之。

第一屆和第二屆羅馬三执政(公元前 60—53 年，公元前 43—36 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羅馬軍隊統帥分掌政权的专政。第一屆是龐培、凱撒和革拉苏，第二屆是屋大維、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人。三执政的統治是为消灭羅馬共和国和建立羅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第一屆和第二屆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殘杀的流血的內战。——第 377 頁。

248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是从 1867 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 378 頁。

249 这两段引文是馬克思从法国政論家爱尔威发表于 1871 年 5 月 31 日“巴黎报”第 138 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該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史”中的那段話，見該书第 3 篇第 83 章。——第 378 頁。

250 1814 年 8 月，英美战争时英軍在占領华盛頓以后，纵火焚毀了国会大厦、白宮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1860 年 10 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軍劫掠并焚毀了北京附近的圓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精华。
——第 379 頁。

251 在古羅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軍称为御用軍，在羅馬帝国时期，御用軍經常参加內訌，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軍”一詞就成为雇佣兵及軍閥横行霸道的同义語。——第 381 頁。

- 252 馬克思把普魯士于 1849 年 1—2 月根据普魯士国王在 1848 年 12 月 5 日反革命政变日欽賜的宪法所选举的議會，叫做普魯士的“无双議院”(«chambre introuvable»), 因为它同 1815—1816 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議院”很相像。根据宪法，該議會由享有特权的“貴族院”和第二議院組成，只有所謂“独立的普魯士人”才能參加第二議院的两級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資產階級分子在第二議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議院的俾斯麦是該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領之一。——第 382 頁。
- 253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是“旗帜报”(見注 40)的晚报版，1857 年至 1905 年在倫敦发行。——第 387 頁。
- 254 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 1871、1876、1891 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許多报纸上(見本卷第 393—395 頁)。——第 387 頁。
- 25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13 頁。——第 387 頁。
- 256 指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353—355 頁)。——第 388 頁。
- 257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 1828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389 頁。
- 258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了反对国际的通告，通告呼吁它們一致組織起来迫害国际工人协会。1871 年 6 月 11 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會議上討論了关于这个通告的問題，委员会批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声明。声明送給了国际各机关报的編輯部以及一些英国資產階級报纸。1871 年 6 月 13 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这个声明，并得到會議的批准；恩格斯曾就此問題在会上发言，他指出，在資產階級的日报中，只有 1871 年 6 月 13 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这个声明，“派尔-麦尔新聞”刊載了声明的摘要。后来，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通告的声明曾用英文載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东邮报”第142期；用法文載于1871年6月18日“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17日“自由报”第57号，1871年6月27日“平等报”第11号；用德文載于1871年6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用西班牙文載于1871年6月26日“解放报”第2号。

“自由报”（《*La 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从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发行；从1867年起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解放报”（《*L'Emancipation*》）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该报在西班牙进行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个别章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872年，保·拉法格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的工作。——第392页。

- 259 马克思撰写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6月1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赞扬路易·波拿巴镇压革命工人运动的“功绩”。“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一声明。在马克思的信稿中，有几处曾由恩格斯做了文字上的修改。——第395页。
- 260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常务主席一职，根据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的决定被撤销。——第396页。
- 261 马克思起草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恩格斯曾在文字上做了个别的修改。这封信没有在“旗帜报”上发表。——第397页。
- 262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恩格斯针对着1871年6月20日“每日新闻”发表了英国改良主义者乔·侯里欧克的信起草的。侯里欧克妄想诽谤“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削弱它对英国工人的影响，硬说宣言的作者与英国工人运动无关。为了讨好英国工联的首领，侯里欧克竟声称，似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署名是不合法的；从而唆使他们去反对宣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在这个声明中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马克思是“内战”的作者。声明在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第398页。
- 263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起草了这封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

信，是因为这两家报纸轉載了法国反动报纸关于所謂国际宣言(法国警察捏造的)的消息。馬克思提議給这两家报纸各写一封信辟謠，总委员会在1871年6月20日的會議上同意了这一建議。但是两家报纸的編輯部没有发表这封信。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报，1808年至1881年在倫敦出版。——第400頁。

264 馬克思写信給“每日新聞”編輯，是因为在1871年6月26日的“每日新聞”上发表了英国教士魯·戴維斯、工联主义者本·魯克拉夫特和乔·侯里欧克的信。侯里欧克在6月21日总委员会发表声明之后又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誹謗性攻击；魯克拉夫特在他的信中公开声称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論点，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由于“每日新聞”編輯部拒絕刊載馬克思的信的后半部，即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部分，这封信就被寄予“东邮报”，該报于1871年7月1日发表了这封信，并发表了1871年6月27日总委员会會議的报告，馬克思在这次會議上指出了“每日新聞”編輯部对他这封信的专橫态度。1871年6月27日“派尔-麦尔新聞”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第401頁。

265 指英国保守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戴維·烏尔卡尔特在十九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发表的揭露帕麦斯頓对外政策的文章和文件；这些材料刊登在他出版的外交文件汇编“公文集”(《*The Portfolio*》)以及各种刊物上。馬克思为揭露統治阶级的外交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在1853年写的一组暴露性文章“帕麦斯頓勋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頁)中，除了运用別的材料外，还利用了烏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同时馬克思也尖銳地批評了烏尔卡尔特本人的反动观点。——第402頁。

266 恩格斯就1871年6月26日在“每日新聞”发表的侯里欧克和魯克拉夫特的信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在1871年6月27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被批准。在总委员会的这次會議上，一致譴責了拒絕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工联主义者魯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叛变行为，对于他們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做出了決議，实际上是把他們开除出国际

- 的队伍。——第403頁。
- 267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維也納出版。——第405頁。
- 268 “新聞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維也納出版;在1861—1862年,当該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場时,发表过馬克思的文章和通訊。——第405頁。
- 269 由于“派尔-麦尔新聞”編輯格林伍德拒絕发表馬克思的这封信,这封信被寄給“东邮报”,发表于1871年7月8日該报第145期。自从“派尔-麦尔新聞”刊載了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內战”的文章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該报断絕一切联系。——第407頁。
- 270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自1855年至1937年以此名称在倫敦出版;从1937年开始与“晨邮报”合并,此后就改称“每日电訊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408頁。
- 271 指巴黎警察报刊为誣蔑巴黎公社和国际而編造的文章和假“文件”,这些文章和“文件”就类似普魯士警察在施梯伯领导下为反对革命运动而使用的伪造文件一样。施梯伯是在科倫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进行挑衅性审讯(1852年)的主謀者之一。——第408頁。
- 272 指奥地利资产阶级日报“漫游者”(《*Wanderer*》),自1809年起在維也納出版。——第409頁。
- 273 在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紐約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駐巴黎大使华施貝恩先生”中,使用了英国“每日电訊”駐巴黎記者里德的信(本文第一部分),和巴黎公社委員、总委员会委員賽拉叶的报告(本文第二部分)。里德从巴黎回到倫敦后,即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同他們一起保卫巴黎公社,因为里德在居留巴黎期間就已对公社深表同情。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7日討論了关于华施貝恩对公社的破坏活动問題,并通过了馬克思宣讀的宣言。7月11日,宣言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第一次印成傳单在倫敦发

表。紐約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接到宣言的原文后，设法于 1871 年 8 月 1 日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的紐約资产阶级报纸“太阳报”上。这篇宣言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紐約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写了阐明公社真正意义的前言；前言指出华施貝恩是靠社会养活的寄生大家族的代表；紐約委员会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出自工人阶级敌人之手的报道。

“美国駐巴黎大使华施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东邮报”第 151 期，1871 年 8 月 5 日美国报纸“工人卫报”，1871 年 9 月 9 日“国民旗帜”以及 1871 年 9 月 30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20 期(总第 12 期)；曾用德文发表于 1871 年 7 月 26 日“人民国家报”第 60 号；曾用法文发表于 1871 年 7 月 19 日“自由”第 88 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 1871 年 9 月 18 日“解放报”第 14 号。

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撓对华施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 411 頁。

- 274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 1835 年至 1924 年发行于紐約。——第 411 頁。
- 275 指华施貝恩实际上拒絕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建議：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社员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阿大主教及其他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獄的布朗基(見本卷第 381 頁)。大主教被处死后，华施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誹謗巴黎公社。——第 413 頁。
- 276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794 年至 1934 年在倫敦出版。——第 416 頁。
- 277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是一家正統派的日报(从 1792 年起)，1631 年至 1914 年在巴黎出版。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是教权派和保皇派的主要报纸之一。——第 417 頁。
- 278 在意大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871 年 11 月 1—6 日举行)召开前不久，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大利

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便对国际和巴黎公社发动了诽谤性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

恩格斯收到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一位领导人卡·卡菲埃罗的信和载于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第20期的馬志尼“告意大利工人书”（馬志尼在“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诬蔑国际，歪曲它的创立的历史、纲领和原则），于是在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馬志尼对国际的关系（见本卷第687—689页）作了发言。恩格斯在他随信（1871年7月28日）附寄给卡菲埃罗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需使工人知道馬志尼的活动的真实事实，揭露他的宣传的真实用意。卡菲埃罗把恩格斯的文​​章分送给许多报纸，并且利用这篇文章和恩格斯寄给他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着手写作他自己的反对馬志尼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因卡菲埃罗被捕而没有写完；文章的底稿被警察没收。——第418页。

- 279** 指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于1865年4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记者昂·勒弗尔同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0—92页）。——第418页。
- 280** 指1866年2月荣克为答复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韦济尼埃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L'Écho de Verviers»）上对国际领导的诬蔑而给该报编辑写的信。这封信曾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596页）。——第419页。
- 281** 1871年8月7日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和与它同时寄出的恩格斯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泰晤士报”于1871年7月29日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除了号召惩罚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以外，还承认凡尔赛监狱中囚有大量被怀疑为参加巴黎革命的公民，在两个月中既无审判，又无侦讯；该报不得不指出被囚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虐待。“泰晤士报”的文章和梯也尔政府机关报想驳斥这篇文章的企图，

- 在各国报界引起了許多反应，抗議虐待被捕的公社社員。馬克思和恩格斯試圖利用“泰晤士报”与梯也尔的“公报”之間发生的爭論，在銷路很广的英国报纸上为凡尔赛暴政的受害者辯护，但是沒有成功。“泰晤士报”編輯部沒有登載恩格斯的信。——第 421 頁。
- 282 在馬克思給“国际报”編輯的这封信的底稿上，恩格斯曾作了某些补充。
“国际报”（《L'International》）是 1863 年至 1871 年在倫敦用法文出版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 424 頁。
- 283 “輿論”（《Public Opinion》）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61 年創刊于倫敦。編輯部在 1871 年 8 月 26 日“輿論”第 518 期上发表了馬克思随这封私人信件附去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滿足馬克思的要求，就轉載“国民报”对馬克思和国际的誹謗一事登了一条道歉声明。——第 425 頁。
- 28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915 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1870 年至 1871 年間鼓吹兼并法国領土，主張用武力鎮压巴黎公社。——第 426 頁。
- 285 馬克思給“高卢人报”編輯写这封信，是因为該报摘要轉載了 1871 年 8 月 3 日美国“紐約先驅报”发表的 1871 年 7 月 20 日訪問馬克思的通訊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轉述談話內容。——第 428 頁。
- 286 这封信是馬克思为答复“紐約每日論壇报”前任編輯查理·德納的 1871 年 7 月 6 日来信而写的，自从馬克思为該报撰稿以后，德納和馬克思就十分熟悉了。德納作为“太阳报”的編輯，曾要求馬克思写几篇关于国际的文章。馬克思决定利用德納的建議首先来揭露梯也尔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在法国建立的警察恐怖制度，特别是把关于他的女儿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到迫害的那些事实予以公布（后来他又把他女儿燕妮的一封信寄給了美国的一家报纸，見本卷第 704—715 頁）。在給德納回信时，馬克思估計德納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信中关于馬克思的家屬受法国当局迫害的材料。馬克思的这封信到达紐約时，正在謠傳他已逝世，这是一家波拿巴派报纸散布的謠言。这使德納在 1871 年 9 月 9 日的“太阳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了一篇簡短

的追悼文，而不是仅仅登載信中原来供发表的材料。后来馬克思曾在美國報紙上專門駁斥了关于他逝世的謠言，并指出了这些謠言的来源（見本卷第466頁）。

馬克思写給“太阳报”編輯的这封信，俄譯文是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第2部中，只根据保留下来的手稿片断摘要地发表了这一封信，編輯部加的标题是“关于拉法格的被捕”。

“太阳报”（《The Sun》）是美国一家进步的資产階級報紙，从1868年起在紐約出版，編輯是查理·德納。——第430頁。

287 “真理报”（《La Vérité》）是1870年10月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出版的激进資产階級共和派日报，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434頁。

288 关于国际倫敦代表會議的筹备工作給总委員會的建議，由馬克思在1871年9月5日會議上提交总委員會审查并获得批准。現存的建議手稿是由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馬克思做的修改。手稿开头写的“财务报告”一語，是建議总委員會为代表會議准备这样一篇报告。——第437頁。

289 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初步草案于1871年9月9日由馬克思提交总委員會常务委員會，并得到常务委員會的批准。后来草案又經過补充，增添了关于成立女工支部和关于对工人階級进行普遍統計这两条。9月12日总委員會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对決議草案进行討論，并予以批准。在代表會議上，这些建議由馬克思以总委員會的名义提出。其中一部分后来以定稿形式編入正式出版的代表會議決議（見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第二、三、四、十項——本卷第451、452、456頁）。手稿中在決議草案上加的重复号碼（用**黑体字**排印的），显然是在总委員會會議对草案进行討論以后注上的，这表明原拟在代表會議上进行审查的次序有所改变。

手稿是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馬克思做的补充。——第438頁。

290 这里援引巴塞尔代表大会決議是不确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

并未通过关于国际地方性組織名称問題的決議；这样的決議是在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上通过的，后来載入国际工人协会組織条例（見本卷第 482、490 頁）。——第 438 頁。

291 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階級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倫敦代表會議，是在 1871 年 9 月 17—23 日举行的。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屆代表大会應該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警察迫害，使总委員會不得不把应屆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因茲（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6 頁）。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會員受到殘酷迫害，特別是在巴黎公社被鎮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联合会都主張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員會考虑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須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結和組織上的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所有各国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會議。还在战争时期，从 1870 年 8 月 2 日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員會里提出了代表會議的問題。但是直到 1871 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會議的現實可能性。大多数联合会都同意总委員會提出的关于應該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會議的主張。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員會會議根据恩格斯的建議，决定于 9 月份第三个星期日在倫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會議。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倫敦代表會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8 月 15 日、9 月 5、12、16 日的总委員會會議討論了有关代表會議的組織和綱領的問題。

代表會議由于开会时所处的情况，与会者的範圍比較狹窄：参加工作的有 22 名有表決权的代表和 10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會議的国家則由通訊書記代表。馬克思在代表會議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會議总共开了九次會議，都屬於秘密的工作會議性质。有关代表會議的报告不得公布。

代表會議的記錄以及其他有关會議的材料，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 1936 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第一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936 年莫斯科版）。

本卷正文中，与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一起发表了那些由恩格斯記下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罗沙和馬丁做的不完全的會議記錄中保存下来的馬克思的几篇发言，收在卷末的附录中（見本卷第 693—703 頁）。——第 441 頁。

- 292** 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发言，是 1871 年 9 月 18 日在一个由倫敦代表會議选出来审查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語区国际支部进行分裂活动問題的委員會中做的。巴枯宁派在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企图把总委員會迁到日内瓦，以便攫取国际的領導权；在这一企图失败以后，他們繼續从事他們对总委員會的破坏活动：他們利用“团结报”、“进步报”以及暂时受了他們影响的“平等报”来攻击总委員會和宣傳巴枯宁思想。在 1870 年 4 月 4—6 日于紹德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用欺詐的手段取得了微弱多数的代表資格。为了回答巴枯宁派想在代表的名額中再增加自己的拥护者的企图，支持总委員會的日内瓦支部的代表們宣布拒絕服从虛构的巴枯宁派多数所做的決定。总委員會批駁了巴枯宁派妄想使由于紹德封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結果而产生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委員會取得瑞士国际組織中央領導机构資格的企图。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銳的批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得到国际大多数支部的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領導方面不敢在即将举行的代表會議上公开攻击总委員會，而在倫敦代表會議開幕几个星期以前宣布同盟解散，打算在国际中秘密地繼續进行它的破坏活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倫敦代表會議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巴枯宁派的活动和他們所宣傳的那种对工人运动起瓦解和离間作用的思想。倫敦代表會議的委員會同意馬克思的发言中所做的結論，并揭露巴枯宁分子罗班想掩飾巴枯宁派在瑞士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巴枯宁派同盟的問題經過委員會审查以后，倫敦代表會議进行了討論，并于 9 月 21 日批准了馬克思代表委員會做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他所提出的決議案

(見本卷第 458—459 和 462—465 頁)。——第 443 頁。

293 見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2—384、393—394 頁。——第 443 頁。

294 見卡·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35—443 頁。——第 443 頁。

295 “平等报”——見注 1。

“进步报”(«*Le 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該报是法文报,由吉約姆編輯,从 1868 年 12 月到 1870 年 4 月在洛克尔出版。

“团结报”(«*La So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 年 4 月至 9 月在紐沙特尔出版,1871 年 3 月至 5 月在日内瓦出版。——第 443 頁。

296 手稿上写錯了。这里指的是 1870 年 4 月 4—6 日在紹德封举行的国际罗曼語区联合会代表大会(見注 292)。手稿中提到的洛克尔是巴枯宁派的活动中心之一。——第 443 頁。

297 这里指的是由巴枯宁分子詹·吉約姆和加·布朗起草并于 1870 年 9 月 5 日在紐沙特尔(瑞士)发表的宣言“告国际各支部”。宣言从非階級的立場出发,把法国的資產階級共和国說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而且还建議国际會員組織志願部队,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 444 頁。

298 占倫敦代表會議工作主要部分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中得到全面闡述的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問題,是在代表會議的 9 月 20 日和 21 日第六、七两次會議上討論的。出席代表會議的巴枯宁分子巴斯特利卡和罗班,还有西班牙支部的代表罗倫佐,企图破坏对这个問題的討論,他們宣称,代表會議沒有資格研究這個問題。在辯論的过程中,巴枯宁派遭到了揭露和孤立。代表會議以多数票决定委托总委员会准备決議的最后文本(見本卷第 454—456 頁)。除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綱外,后面还刊載了由恩格斯本人写的、附在

會議記錄上的 1871 年 9 月 21 日會議發言摘要；這個發言還有馬丁的更簡短的法文記錄。——第 445 頁。

299 倫敦代表會議決議 大部分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由他們在代表會議上提出的。許多決議都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擬的決議的初步草案（見本卷第 438—439 頁）以及他們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為基礎；因此，代表會議其他代表所提出的許多決議案也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決議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恩格斯做的，因為他是代表會議負責整理和翻譯決議的秘書。

根據馬克思的提議，代表會議委托代表們在國際各支部口頭傳達通過的決議。用英文、法文、德文正式出版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工作交由總委員會負責，總委員會又把出版它決定要發表的那些決議的准备工作委托給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擔負了全部整理和起草代表會議決議最後文本的工作（有很多決議是以草稿形式通過的）。把決議譯成法文和德文的工作，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

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英文本和法文本，于 1871 年 11 月初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通告在倫敦以單行本發表（英文本是：《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th September 1871》. London, 1871）；德文本是在萊比錫發表的，時間看來是在 1871 年年底；決議還用法文在 1871 年 11 月 19 日“平等報”第 22 號、1871 年 11 月 26 日“國際報”第 150 號上發表過；用德文在 1871 年 11 月 15 日“人民國家報”第 92 號、1871 年 12 月“先驅”雜誌第 12 期上發表過；用西班牙文在 1871 年 11 月 27 日“解放報”第 24 號上發表過；用意大利文在 1871 年 11 月 23 日“人民報”第 136 號上發表過節譯的代表會議第九項決議。——第 451 頁。

300 第一項決議——“關於總委員會的成員”，由維雷肯和德·巴普提出，經過討論（在討論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發了言）以後，于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八次會議上通過；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四個關於總委員會成員的決議只發表了第一個（即本項決議）和第四個（見“代表會議的特別決議——第十三項”第一條）。第二個和第三個決議規定把總

委員會委員从提名到选举之間的考驗期延长到三个星期，此外还授予各国支部提名各該国的通訊書記的权利。这两个決議被收入倫敦代表會議記錄以及总委員會記錄簿(1871年10月16日會議)。——第451頁。

- 301 第二項決議——“关于各国委員會等組織的名称”，由馬克思以总委員會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8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上通过。本項決議的第一条略經修改后載入組織条例，列为第二节第一条；第二条至第四条相应地列为第五节第二条至第四条（見本卷第480和483頁）。決議是为了打击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分立主义活动，他們企图把自己的宗派主义原則强加于国际的地方組織，以与国际的共同綱領和章程相对抗，并将这点在地方支部的定名上反映出来。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有自称为互助主义派即主張通过互助来解决社会問題的右派蒲魯东主义者、伪装拥护集体主义的巴枯宁派、追随資產階級哲学家奥·孔德的实证論者等等。——第451頁。
- 302 第三項決議——“关于总委員會的代表”，由馬克思以总委員會的名义于1871年9月19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四次會議上提出；決議的最初底稿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決議的初步草案（見本卷第439頁）；本項決議載入組織条例，列为第二节第八条（見本卷第481頁）。——第452頁。
- 303 第四項決議——“关于向总委員會繳納數額为每个會員一辨士的会費”，由弗兰克尔提出，于9月20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六次會議上通过。弗兰克尔是作为負責制定比較經常地收集会費措施的委員會的报告人提出這項決議案的。在准备代表會議期間，馬克思在1871年9月9日总委員會常务委員會會議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会費的問題。本項決議略經修改后載入組織条例，列为第三节（見本卷第481—482頁）。——第452頁。
- 304 第五項決議——“关于成立女工支部”，由馬克思以总委員會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9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上通过。馬克思在論证他所提出的決議案时強調指出，必須在那些有大量妇女从事工

业生产的国家里成立妇女支部。本項決議載入組織條例，列为第五节第六条(見本卷第 483 頁)。——第 453 頁。

- 305 第六項決議——“关于对工人階級的普遍統計”，由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19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上，作为总委員會的建議提出，經吳亭和弗兰克尔加以补充后通过。

馬克思在論证本項決議时指出，普遍統計对于組織援助別国罢工工人的活动，以及基于国际无产阶级團結精神的其他共同行动說来，特別重要。本項決議載入組織條例，列为第六节第一条至第四条(見本卷第 484 頁)。——第 453 頁。

- 306 指 1867 年总委員會在倫敦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文本。这个文本反映了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 年)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在 1864 年公布的临时章程的文本中，这一条——没有后来补充上去的最后一句話，——被列为第六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 頁)。

所說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決議(決議載入組織條例第六节，見本卷第 484—485 頁)是以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第二点 c 項为基础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14—215 頁)。——第 453 頁。

- 307 第七項決議——“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1871 年 9 月 20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五次會議上討論德拉埃的建議时，由弗兰克尔、巴斯特利卡、吳亭、賽拉叶、罗倫佐、德·巴普提出。德拉埃的建議受到了馬克思以及代表會議的其他代表的批評，并被否決(見注 488)。本項決議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定稿的。——第 454 頁。

- 308 第八項決議——“关于农民”，由馬克思提出，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八次會議上通过。馬克思在发言中強調必須在农村进行宣傳，他建議討論保证工人階級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問題。——第 454 頁。

- 309 1871 年 9 月 20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瓦揚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这个草案讲的是，政治問題同社会問題的不可分的联系和使工

人的力量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在讨论瓦扬的决议案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它所做的补充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见本卷第445—450、696—700页和注298）。他们的发言成了第九项决议案“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个决议案的起草工作是由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进行的，总委员会为此于1871年10月7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决议案的新文本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这个决议案中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所做的报告。

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增加一个第七条a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其中重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第九项决议案的基本部分。——第454页。

3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3页。——第455页。

311 “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第19页（«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x-de-Fonds, 1867, p. 19）。——第455页。

312 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页。

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密谋事件——见注3。——第455页。

313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案”（第十项），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本项决议案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决议案的初步草案中已有论述（见本卷第438页）。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这一决议案

案时做了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見本卷第 703 頁)。——第 456 頁。

- 314 “关于法国的決議”(第十一项),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八次會議上討論国际法国組織狀況問題时由吳亭提出。本項決議是以馬克思在这次會議上所提出的主張为基础的。代表會議就這一問題所通过的几个決議中只发表了本文所載的头两个; 第三个決議責成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罗曼語区的联合会委员会保证法国人支部和总委员会之間的联系, 并把由法国流亡者成立的支部吸收进各該国的联合会。第四个決議建議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法国工人的宣言: 号召同反革命政府进行公开斗争, 并且要不怕迫害而按照总委员会章程上的原則成立国际組織。最后一个決議沒有付諸实行, 因为 10 月 24 日总委员会的會議决定不发表宣言, 以免不利于被监禁的公社社員。——第 456 頁。
- 315 “关于英国的決議”(第十二项), 由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八次會議上提出。馬克思在論证他所提出的建議时指出, 总委员会以前反对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 因为, 英国工人有代表在总委员会就可以使他們受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階級学說的教育, 并且可以防止資产階級攫取英国工人运动的領導权。然而, 如馬克思所指出的, 从巴黎公社以来, 总委员会活动規模之巨大, 已經使得有必要在英国也成立联合会委员会了。——第 457 頁。
- 316 “代表會議的特別決議”(第十三项): 第一个決議由德·巴普提出, 于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八次會議上通过; 第二个決議是 9 月 22 日在代表會議第九次會議上通过的, 其基本內容是馬克思就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狀況所做的发言中包含的結論。馬克思在这篇发言中談到德国工人对巴黎公社的支持, 还談到吳亭所提出的建議。第三个決議于 9 月 20 日在第五次會議上通过。通过这个決議, 是因为代表會議上宣讀了西班牙联合会关于西班牙国际組織的建議。第四个決議是德·巴普于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九次會議上, 就吳亭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而提出的; 吳亭的报告揭露了巴枯宁派在俄国进行的阴谋。馬克思在就這個問題发言时指出, 資产階級报刊利用涅恰也夫密謀事

- 件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誣蔑(見本卷第 470 頁)。——第 457 頁。
- 317 第十四項決議——“关于給公民吳亭的委托”，由瓦揚提出，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九次會議上通过。這項決議的提出和通过，是因为吳亭报道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况。馬克思建議把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第 458 頁。
- 318 第十五項決議——“关于应屆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德·巴普和斯廷斯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九次會議上提出，提出时措辞略有不同。——第 458 頁。
- 319 第十六項決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提出。在这次會議上，当这个問題經過一个委员会討論(見本卷第 443—444 頁和注 292)以后，馬克思做了关于同盟以及巴枯宁派在瑞士的分裂活动的报告。本決議以及第十七項決議，都是根据这一报告而通过的。——第 458 頁。
- 320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 年布魯塞尔版第 172 頁(«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p. 172)。——第 459 頁。
- 321 第十七項決議——“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由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提出。決議单行本中发表了这个決議的摘要。決議全文刊载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平等报”第 20 号(見本卷第 462—465 頁)。——第 459 頁。
- 322 指由馬克思执笔的总委员会決議。这个決議不顾巴枯宁派的无理要求，保留了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和这个委员会作为瑞士罗曼語区国际各支部中的领导机关的地位(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0 頁)。——第 459 頁。
- 323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 年布魯塞尔版第 172 頁。——第 463 頁。

324 見注 322。——第 463 頁。

325 馬克思給“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的信，與本卷附錄中發表的馬克思的女兒燕妮的信（見本卷第 704—715 頁），於 1871 年 10 月 21 日同時刊登在該周刊上。

“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是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維·伍德赫爾和田·克拉夫林於 1870 年至 1876 年在紐約出版的周刊，是國際的第十二支部的機關刊物，該支部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組成，1872 年 3 月被總委員會開除出國際。——第 466 頁。

326 馬克思的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的講話，是在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倫敦為慶祝這個紀念日而舉行的特別集會上做的。在這次集會上，馬克思被推選為主席。出席這次集會的，有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世界報”報道了 9 月 25 日集會的情況，並摘要轉述了馬克思講話的內容。本卷發表的只是報道中轉述馬克思講話內容的部分。

“世界報”（《The World》）是美國一家日報，民主黨的機關報；1860 年至 1931 年在紐約出版。——第 467 頁。

327 指法國 1848 年的二月革命。——第 468 頁。

328 1871 年 10 月 7 日總委員會的非常會議審查了替法國警察機關效勞、並以 1871 年法國人支部領導者之一的身分混進國際的杜朗進行間諜活動的問題。杜朗同警察官員的來往信件會被提交總委員會。按照警察機關的指示，杜朗應該打入倫敦代表會議充當密探，並且鑽進總委員會。關於開除杜朗的決議是由恩格斯起草並在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

決議由馬克思署名，用德文載於 1871 年 10 月 14 日“人民國家報”第 83 號，用法文載於 10 月 15 日“自由報”第 174 號、10 月 21 日“平等報”第 20 號、10 月 22 日“米拉波報”第 118 號，用意大利文載於 10 月 19 日“人民報”第 122 號，用西班牙文載於 10 月 23 日“解放報”第 19 號。隨同決議一起在“人民報”發表的，還有恩格斯的附言：“‘人民報’編輯

先生：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決議寄上，請貴报予以发表。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意大利書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0月13日于倫敦。”

“人民报”（*«La 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編的报纸，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起在米兰出版；1871年每周出版三次。起初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左翼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实行总委员会的路綫。該报刊登过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和国际的許多文件。——第469頁。

329 工人团体联合会 是巴黎的工会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的联合組織，1869年在国际的倡导下成立。联合会包括有50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每个单位向联合会派出代表一人至三人。联合会为罢工工人組織互助，同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第469頁。

330 这篇声明是馬克思根据倫敦代表會議的決定写的。會議委托总委员会发表一項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謂涅恰也夫密謀完全无关。声明的文稿經总委员会于1871年10月16日批准。

1869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許多俄国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謀組織的活动。涅恰也夫所組織的小組里面鼓吹庸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傳单。具有革命情緒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也夫的組織，因为对沙皇統治的尖銳批評和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吸引了他們。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給他的“欧洲革命联盟”代表的資格，企图冒充国际的代表，从而蒙蔽他所成立的組織的参加者。

由于涅恰也夫的組織被破获以及該組織的参加者于1871年夏在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取的恫吓、威胁、招搖撞騙等等冒險手法遂被揭发出来。资产阶级报刊就利用这个案件的材料，无中生有地对国际加以中伤，而实际上涅恰也夫同国际毫无关系。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由恩格斯譯成法文的。声明用德文載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由卡·馬克思以德国和俄国的書記身分署名），用法文載于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第21号、1871年10月18日“誰来了！”第14号，用意大利文載于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第306号、1871年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

——第 470 頁。

- 331** 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決議是馬克思写的, 1871 年 10 月 17 日經总委员会一致批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是由法国流亡者于 1871 年 9 月在倫敦組成的。密探杜朗混入了支部組織, 不久为总委员会所揭发。支部的領導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同他們勾結起来行动, 同他們一起攻击国际的組織原則。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在 1871 年 10 月 14 日总委员会的非常會議上被提交給总委员会, 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审查。在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 馬克思做了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本決議案。保存下来的決議本文是在总委员会担任法国通訊書記的賽拉叶的手抄稿。——第 471 頁。

- 332** 見注 320。——第 471 頁。

- 33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 年 9 月 28 日創建” 1867 年倫敦版第 5 頁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 p.5)。——第 472 頁。

- 334**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 年 9 月 28 日創建” 1867 年倫敦版第 5 頁。——第 472 頁。

- 335**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 年 9 月 28 日創建” 1867 年倫敦版第 7 頁。——第 472 頁。

- 336**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馬克思在 1864 年 10 月用英文写的, 同年 11 月 1 日經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5—18 頁)。在 1866 年日內瓦代表大会上, 章程經過某些补充和修改, 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組織条例一起由大会批准。1866 年秋, 章程和組織条例由馬克思和拉法格譯成法文, 于 11 月底在倫敦出版单行本, 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內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99—603 頁)。但是这个版本沒有流傳开来。1867 年章程和組織条例的英文本在倫敦

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1864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重要的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倫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39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

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附录”部分重新写过，其中详细叙述了所有修改和补充的理由。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12月出版了法文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第475页。

337 这一段和前一段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

时候把这一段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前面的話全部删去(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頁)。——第476頁。

338 馬克思列举的是下列各版本的国际文件: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1864.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

«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

«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x-de-Fonds, 1867.

«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1868.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s, 1868». London, [1869].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Publish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1869].

«Quatr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Bâle, du 6 au 11 septembre 1869. Rapport du délégué aux Sections de la Fabrique de

Genève». Genève, 1869.

«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th September 1871». London, 1871.
——第 487 頁。

- 33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頁和本卷第 476 頁。——第 488 頁。
- 34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頁。——第 488 頁。
- 341 巴塞爾代表大會批准了 1867 年 9 月 24 日總委員會關於撤銷總委員會主席一職的決定。馬克思指的是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第 488 頁。
- 342 這個聲明是恩格斯寫的，因為 10 月 31 日的“泰晤士報”刊載了英國保守黨議員亞·貝·柯克倫的一封信；柯克倫重復了英法反動報刊關於國際的謾言，並且企圖誣蔑國際工人協會，為此他利用了巴枯寧派的社会主義民主同盟的文件。在 10 月 31 日的總委員會會議上，由恩格斯宣讀了這個聲明，並得到了會議的批准。由於“泰晤士報”編輯部拒絕發表總委員會的聲明，它被發表在“東郵報”上。——第 493 頁。
- 343 “日內瓦國民、政治和文學報”（*«Journal de Genève»*）是帶有保守傾向的日報，1826 年出版。——第 494 頁。
- 344 指奧·特斯屠在他 1871 年為供警察保安人員使用而出版的國際文件匯編里發表的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區聯合會委員會秘密通知信的片斷；這封信駁斥了巴枯寧派對國際領導的誣蔑造謠。馬克思寫的這封通知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35—443 頁）分別由各通訊書記署名，由總委員會分發給所有的支部。特斯屠發表的那個片斷，是摘自被法國警察機關查獲的由法國通訊書記歐·杜邦署名的通知信（見 O. Testut. *«L'Internationale»*, 3 édition. Paris—Versailles, 1871, p. 237—238）。——第 494 頁。
- 345 確定了共同稅界的德國各邦的關稅同盟，是 1834 年在普魯士領導下

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須建立統一的德国市場而成立的关稅同盟，促进了1871年實現的德国政治統一。——第497頁。

346 指由于1842年簽訂南京条約、1844年簽訂中美和中法协定，而为英国、美国、法国消除了实行貿易擴張的障碍。——第497頁。

347 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的會議上通过了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決議。它在決議中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見本卷第471—474頁）。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決議，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支部的答复經過一个委员会的討論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討論。

法国通訊書記賽拉叶做了关于這個問題的报告，提出了由馬克思写的決議案，決議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本決議是由两份手稿保存下来的。一份是馬克思的手迹，另一份是賽拉叶的手迹。在賽拉叶的手抄稿（看来是被通过的決議的最后文本）里，把在馬克思原稿中有的最后一段删去了，而在倒数第二段里說明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決議是最后的決議。1872年初，1871年法国人支部解散了。一个拥护总委员会的新的法国流亡者支部在倫敦成立起来。——第499頁。

348 見卡·馬克思“給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頁。——第499頁。

349 見注323。——第503頁。

350 見注155。——第503頁。

351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34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

声明中提到的共和大同盟是1871年在英国成立的小資產階級組織。它的領導人有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布莱德洛、工联主义者奥哲尔、

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勒·呂貝、韦济尼埃等人。同盟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各国共和主义者实现普遍的繁荣幸福，提出了一个由民主要求同成立全世界联邦共和国的号召等等拼凑而成的綱領。同盟的活动家妄想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他們糾合其他敌視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第 505 頁。

352 指巴枯宁派的活动。1870—1871 年，他們在西班牙的許多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部(見注 162)。——第 506 頁。

353 1871 年 11 月 23 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发表了所謂的都灵工人宣言，这个宣言反映了巴枯宁派对国际总委员会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的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这一声明。

“意大利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 Italiano*») 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1 年在都灵每周出版两次，由警探特尔察吉主編；該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1872 年至 1874 年报纸以“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 的名称出版。——第 507 頁。

35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3 頁。——第 508 頁。

355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會議記錄” 1867 年紹德封版第 19 頁 («*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x-de-Fonds, 1867, p. 19.)。——第 508 頁。

356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 是 1871 年 10 月至 1872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 年 11 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 508 頁。

357 給朱·博里昂尼以接受国际工人协会新會員的权利的委托书，是恩格斯为答复国际洛迪支部的一位领导人恩·比尼亚米 1871 年 11 月 14 日的来信而草拟的；比尼亚米在信中报道了在費拉拉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建立国际支部的消息，并請求发給罗马尼亚的一些公民(其中包括朱·博里昂尼) 以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新的支部的委托书。——第

509 頁。

358 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刊登在“人民报”的“最新消息”栏里，并且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国际会员从倫敦来信写道”。这大概是恩格斯給該报編輯恩·比尼亚米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第 510 頁。

359 “解放报”(«*L'Emancipation*»)——見注 258。——第 510 頁。

360 恩格斯写的这个总委员会就馬志尼几篇对国际进行誣蔑攻击的文章給意大利几个报纸編輯部的声明，除了寄給“人民羅馬”以外，根据恩格斯在他的草稿中的記載，还在 1871 年 12 月 5—7 日寄給了其他几家报纸：“口令报”(«*Il Motto d'Ordine*»), “契切罗瓦基奥报”(«*Il Ciceruacchio*»), “平等”周报(«*L'Eguaglianza*»), “人民报”(«*Plebe*»), “意大利无产者报”(«*Proletario Italiano*»),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

“人民羅馬。宗教哲学、政治、文学周刊”(«*La Roma del Popolo*») 是 1871 年至 1872 年在羅馬出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它曾刊登馬志尼攻击国际的文章。——第 511 頁。

361 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 年 9 月 5—13 日)关于拒絕和平和自由同盟邀請正式参加它的即将举行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決定。決議允許国际会员只以私人的方式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見“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9 年布魯塞尔版第 40 頁。«*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1868, p. 40)。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組織。1867—1868 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誘使无产阶级放棄阶级斗争。在

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868年9月21—25日在伯尔尼举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和平和自由同盟，并于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512页。

- 362 马克思写这封信给“东邮报”编辑，是因为1871年12月11日“国民改革者”发行人、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在伦敦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12月16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讦同资产阶级政客与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还指出了布莱德洛同卖身投靠的法国资产阶级新闻界有亲密的关系。

由于“国民改革者”在1872年1月发表了布莱德洛的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的声明（见本卷第523、524—525页）。——第514页。

- 363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年11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1872年1月3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诽谤运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1871年12月24日的“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在西班牙，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

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着手撰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

- 国际内部的分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6頁。
- 364** 見“关于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倫敦版第21頁(«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 p. 21)。——第518頁。
- 365** 不倫瑞克的刑事法庭——指不倫瑞克的地方法庭, 1871年10月曾在該法庭审判普魯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員(見注154)。——第518頁。
- 366** 暗檢室 是法国、普魯士、奧地利和許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門所屬的秘密机构, 从事暗中檢查信件的活动。暗檢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519頁。
- 367**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 是英国的周刊, 资产階級激进派的机关刊物, 从1860年至1893年在倫敦出版。——第523頁。
- 368**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 是周刊“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的簡称。它是德国小资产階級侨民于1852年在紐約創办的, 从1853年3月18日到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发行。該报于1853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誣蔑馬克思以及与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是反动派的日报, 受到官僚和地主上层人物的支持, 从1756年出版到1917年。——第524頁。
- 369** 恩格斯給“玫瑰小报”編輯部写这封信, 是因为“自由思想”杂志在意大利掀起了一个誹謗国际的运动。“自由思想”从1866年至1876年在佛

罗倫薩出版，由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巴枯寧同盟的成員魯·斯蒂凡諾尼擔任編輯。

为了破坏国际的影响，斯蒂凡諾尼主張建立一个所謂“唯理論者总协会”。他煽动地說，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国际的原则，但是“没有国际的缺点”。他还宣傳贖买地主地产、建立农业新村这些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思想，把这說成是使劳动者完全摆脱剥削的万应灵药。斯蒂凡諾尼的綱領沒有被意大利工人接受，他的建立“唯理論者协会”的方案也沒有实现。

恩格斯把唯理論者諷刺地称为“受俸神甫”（来自拉丁文 *praebenda*，意即天主教教会靠捐献得来的产业），这是影射他們想靠捐献建立土地基金来解决社会問題的計劃。

恩格斯的这封信除了在“玫瑰小报”上刊登以外，还于 1872 年 2 月 22 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不带附函部分）。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 1867 年至 1873 年在米兰出版；該报在 1871 年至 1872 年維護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 1872 年起，受巴枯寧派控制。——第 526 頁。

370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crat*》）是从 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該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薩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結德国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尔派領導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該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場上，一貫反对国际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寧分子和其他反无產階級流派的人們所进行的仇視总委員會的活动。——第 527 頁。

37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產階級的国际共产主义組織。由于正义者同盟（它是工人、手工业者的秘密联合，产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支部）的改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 1847 年 6 月初在倫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綱領和組織原則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8 日）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綱

領性的文件，即 1848 年 2 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頁）。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到巴黎以後，巴黎於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所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領導中心。

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於 1849—1850 年進行了改組並且繼續進行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 3 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頁）中，總結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並提出了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1850 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所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策略，它無視客觀規律和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 年 9 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與該集團的分裂。1850 年 9 月 15 日的會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頁）根據馬克思的建議，把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移交給科倫區部委員會。1851 年 5 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經停頓。1852 年 11 月 17 日，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員還是繼續工作，為未來的革命鬥爭鍛煉幹部。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無產階級政黨的萌芽，國際工人協會的前身。——第 527 頁。

372 “維斯巴登日報”（《Wiesbadener Zeitung》）是德國的保守派的報紙，

在 1872 年至 1881 年出版。——第 528 頁。

373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 是普魯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員因被控告“密謀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魯士警探編造的中央委员会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伪造文件, 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虛假证詞, 7 名被告人被分別判处 3 年至 6 年的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魯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頁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第 528 頁。

374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篇声明在 1872 年 2 月 20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保存下来了由荣克抄写的这篇声明的副本。除了篇末說明中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报刊以外, 在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 年 4 月 6 日第 99 期、葡萄牙的国际里斯本支部的机关报“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 1872 年 3 月第 6 期上也曾刊登这篇声明。——第 529 頁。

375 “‘法兰西内战’草稿”是馬克思在 1871 年 4—5 月間写成的。在 3 月 18 日革命后的最初几天, 馬克思就开始仔細地研究有关巴黎事件的所有材料, 收集剪报, 从英法报纸上摘录大量的材料。4 月下半月馬克思动手写初稿, 大約写到 5 月 10 日左右, 接着写“法兰西内战”二稿, 这一工作在 5 月中結束, 随后就开始“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 把它写成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形式。有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星期的剪报和馬克思筆記本上摘录的材料, 沒有在二稿中, 而是直接在宣言中加以利用。

“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的手稿, 都是写在大張的紙上。篇幅最大的初稿的手稿, 看来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它共占 11 張紙, 由于两面都书写, 故共有 22 頁, 从第 1 頁至第 22 頁, 除了当中的第 6 頁和第 13 頁以外, 都有馬克思标的頁碼。二稿的手稿, 根据馬克思标的頁碼(不

是每張紙上都標有)來看,共有 13 張,保存下來的有 11 張(其中 8 張是一面書寫,3 張是兩面書寫)。在保存下來的第五節:“內戰的開始。3 月 18 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馬。勒康特。旺多姆廣場事件”之前的第四節,看來是手稿的丟失部分。未標明頁碼的最後三頁(見本卷第 656—662 頁)主要是對二稿的個別地方的修訂。馬克思在進行“法蘭西內戰”的定稿工作時,通常用垂直綫和斜綫把初稿和二稿中已利用過的地方划掉,所以初稿和二稿的手稿中大部分地方都划有這種垂直綫和斜綫。只有馬克思用橫綫划掉的辭句,本版才未收入。兩部手稿中有許多在工作時標用的標記、括弧、方括弧等,本版均未收入。

馬克思在他的草稿中摘引或者提及公社的指令和公告時,通常都是按照它們發表的日期或者在倫敦見報的日期來引用。

“‘法蘭西內戰’草稿”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以及這兩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逝世後長時期內未發表過。初稿的一些片斷最初發表在 1933 年 3 月 14、18 日“真理報”第 72、76 號上。初稿和二稿的全文第一次用原文(英文)和俄譯文發表在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1934 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 3(8)卷中。——第 533 頁。

- 376** 比桑瓦耳戰役,或叫做蒙瓦勒里安戰役——見注 126。——第 535 頁。
- 377** 1870 年 10 月 5 日在古·弗路朗斯領導下,國民自衛軍工人營在巴黎市政廳前示威,要求國防政府舉行公社選舉,採取措施鞏固共和國,並與入侵的敵人堅決鬥爭。政府拒絕了這些要求並且規定國民自衛軍除非得到命令不准集會和武裝示威。
關於 1870 年 10 月 31 日起義,見注 217。——第 536 頁。
- 378** *Capitulards*——見注 194。——第 536 頁。
- 379** 見注 197。——第 538 頁。
- 380** 見注 213。——第 540 頁。
- 381** 指根據 1850 年 5 月 31 日法令實行新的選舉資格限制,這項法令是法蘭西共和國立法議會根據以梯也爾為首的秩序黨提議通過的,秩序黨被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在 1850 年 3 月和 4 月的議會補充選舉中所取

得的胜利吓坏了。新的选举法打击了城乡工人和貧苦农民，它規定只有定居三年并直接納稅的人才能参加选举。法国的选民因此减少了300万左右。

1850年选举法通过后不久，議會就把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1850年的年薪由60万法郎增加到300万法郎。——第541頁。

- 382** 諾曼第的工厂主为了順利地同英国工厂主进行竞争，企图削減紡織工人的工資，这在1868年底—1869年初引起了索特維耳-勒-卢昂紡織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国际請求援助，国际总委员会通过倫敦的工联和法国的工会为罢工的工人募款。正如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諾曼第紡織工人的組織和团結，造成了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訥塔耳等地的工会的建立，并且巩固了英法工人間的兄弟联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21—424頁）。——第541頁。
- 383** “号召报”（*«Le Rappel»*）是維·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創办的左翼共和派日报，从1869年到1928年出版。它曾尖銳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間它主張支持公社。——第542頁。
- 384** 指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派四季社的武装暴动（見注243）。——第543頁。
- 385** 馬克思手稿中的笔誤：杜弗尔和維維延进入卡芬雅克政府，分別任內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是在1848年10月13日。1849年6月2日，杜弗尔是在奧迪隆·巴罗內閣中任部长。——第543頁。
- 386**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謂秩序党（見注205）的領導机关。在这个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奥尔良派。——第543頁。
- 387** 馬克思在讲到1847年“自由联盟”时，是指1846年选举后法国众議院中形成的所謂“进步保守派”。这一派別的主要活动家是奥尔良分子日拉丹、托克維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階級利益的經濟改革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

七月王朝。他們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員所干的卑鄙勾当。

自由联盟是1863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統派的联盟。1869年竞选时曾企图重新組織自由联盟，但因1863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間发生分歧而遭到了失敗。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于1869年主張同保皇派結成联盟，他們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人，但是，杜弗尔沒有当选。——第544頁。

- 388 暗指当时任內务大臣的梯也尔在殘酷鎮压1834年4月13—14日巴黎的共和党人起义中，特別是在血腥屠杀特朗斯諾南街居民中所起的作用(見注200)。——第546頁。
- 389 指按照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方式行事。——第546頁。
- 390 1871年4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第547頁。
- 391 1871年4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第547頁。
- 392 十五人委员会是国民議會为配合梯也尔政府同革命的巴黎作斗争而于1871年3月20日建立的組織。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是保皇党人，也有支持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委员会曾号召外省組織志願軍与公社斗争，但沒有得到支持。公社失敗后，委员会停止了活动。——第548頁。
- 393 馬克思大概是准备在“法兰西內战”一书中利用这些說明保皇党人在凡尔賽国民議會中的阴謀的例子。在这一时期馬克思所做的报纸摘录中，有关于奧馬尔公爵及其兄弟茹安維尔亲王在凡尔賽的阴謀活动，关于波旁系和奥尔良系合并的傳聞，以及关于把法国王位让給奧馬尔公爵的計劃等資料。——第549頁。
- 394 1871年3月30日“巴黎公社公报”第1号。——第550頁。
- 395 *Chouannerie* (朱安叛乱)，見注125。——第551頁。
- 396 “市警备队”(从1871年起改称共和国近卫軍)是1830年七月王朝政府为了鎮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軍事化的警察(包括步兵和騎兵)；在

1871年它是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一支突击力量。

教皇的朱阿夫兵——見注 114。

朱安兵——見注 241。——第 552 頁。

- 397 1840年,由于俄、英、奥、普和土耳其締結了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倫敦公約(見注 102),支持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面临着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和欧洲各国結成反法同盟的威胁。法国政府被迫放棄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法国政策在近东遭到严重失败。由于这个让步,法国政府才得以参加簽訂关于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軍艦进出黑海海峡的 1841年倫敦公約。这个公約于 1841年 7月 13日由俄、英、法、奥、普的代表为一方,土耳其的代表为另一方共同簽訂。

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英文第三版中,举出上述的第一次倫敦公約(即 1840年公約)作为法国外交失败的例子。——第 553 頁。

- 398 “形势报”(«*La Situation*»)是 1870年 9月至 1871年 8月 2日在倫敦用法文出版的波拿巴派日报;它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持反对态度。——第 554 頁。

- 399 *Francs-fileurs*——見注 239。——第 557 頁。

- 400 科布倫茨城的亡命之徒——見注 240。——第 557 頁。

- 401 維也納条約是参加反拿破侖战争的各国由于維也納會議(1814—1815)的結果而于 1815年 5—6月間在維也納簽訂的。为了恢复各正統王朝的統治,維也納条約違背民族統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了欧洲的地图。

巴黎条約是指 1871年 2月 26日法国和德国間簽訂的初步和約(見注 211)。——第 559 頁。

- 402 見注 101。——第 559 頁。

- 403 馬克思是指普魯士在 1806年反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以后(这次失败表明了普魯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于 1807—1811年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階級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农奴的

人身依附廢除了，但是所有的封建义务仍然保存着，只有征得地主的同意才能进行贖买；普魯士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改組了軍隊和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第 559 頁。

- 404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卫战，俄軍攻下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以及联軍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使俄国得以在巴黎和会(1856年2—3月)上玩弄外交手腕，利用英、奥、法之間的矛盾，大大地減輕了結束沙皇俄国战败的克里木战争的和平条件；大大地限制了割让与土耳其的領土的范围，俄国保留了它在高加索的統治和在阿速夫海設置舰队和要塞的权利。和会决定結束奥地利对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占領，这給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擴張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馬克思所說的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实行的改革，是指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地方管理方面的改革(1864 年地方自治局改革和 1870 年市政改革)，1864 年的采用新訴訟法以及財政制度的改革。实行这些改革是俄国向資產階級民主制过渡的重要步驟。——第 560 頁。

- 405 “无俸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調解治安法官之职，但不領一文薪俸的人的諺称。——第 565 頁。

- 406 “口令报”(«*Le Mot d'Ordre*»)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 1871 年 2 月 3 日起在巴黎由昂·罗什弗尔編輯出版。3 月 11 日被巴黎总督維努亚勒令停刊，在巴黎公社时期于 4 月 8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71 年 5 月 20 日。該报尖銳地抨击凡尔賽政府和国民議會中的保皇派多数，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站在公社方面，它曾反对鎮压巴黎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第 565 頁。

- 407 关于公社派一个委员会調查枪杀国民自卫軍情况的結果的报道，載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19 号和“口令报”第 65 号。馬克思引用的是“口令报”发表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报道。——第 566 頁。

- 408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

1841—1924 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曾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当时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断絕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奴隶主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場。后来該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傾。——第 566 頁。

- 409 工商会代表的声明，馬克思是从 1871 年 4 月 13 日“号召报”第 669 号上摘引的。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是 1871 年 4 月初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組織。它企图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間进行調停，建議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協議，以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結束內战。

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是指 1871 年 4 月 29 日巴黎共济会会员到城防工事处要求凡尔赛军队停止軍事行动的示威游行。4 月 26 日和 29 日，公社为了得到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同情在市政厅和共济会会员（他們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治观点）举行了会見。由于共济会会员的停战建議遭到梯也尔的拒絕，他們在这两次会見中声明支持公社。在 4 月 29 日的会見之后举行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公社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游行。——第 567 頁。

- 410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17 日“号召报”第 673 号的巴黎权利共和同盟決議。——第 568 頁。

- 411 馬克思指的是“市鎮通报”（《*Moniteur des communes*》）。这是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报附刊形式出版。——第 568 頁。

- 412 馬克思指的是 1871 年在里摩日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共和保卫报”（《*La Défense républicaine*》）。——第 568 頁。

- 413 大概是指 1871 年 5 月 6 日“复仇者报”对 1871 年 4 月 30 日市鎮參議

会选举結果的評價。

“复仇者报”(«*Le Vengeur*»)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1871年2月3日起在巴黎出版;3月11日被巴黎总督維努亚下令查封。在巴黎公社时期于3月30日复刊,一直出版到1871年5月24日。該报曾支持公社,刊載它的正式文件和各次会议的报道。——第569頁。

414 馬克思指1858年2月19日立法团通过的“嫌疑犯处治法”。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权力把一切有敌視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驅逐出法国領土。——第569頁。

415 由議員格雷波交給国民議会的里昂市鎮参議会的呈文,要求停止內战以及凡尔賽同巴黎議和。它同时建議明确划清議會和巴黎公社的权限,把公社的活动限制在市政問題上。——第569頁。

416 指帝国时代在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下于1865年选出的市鎮参議會。——第569頁。

417 城市联盟(全名为共和城市爱国联盟),是害怕巴黎公社失败后王朝复辟的資產阶级共和派在1871年4—5月間酝酿成立的組織。联盟临时委员会在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見注409)的积极参加下决定1871年5月9日在波尔多举行市鎮参議員代表大会,以設法停止內战,巩固共和国,并正式成立联盟。但凡尔賽政府禁止召开城市联盟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随即停止了活动。

1871年5月6日的“号召报”上曾发表了原拟召开的城市联盟代表大会的綱領。——第570頁。

418 1871年4月13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03号。——第576頁。

419 馬克思引自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0号发表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第576頁。

420 1871年4月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5号。——第577頁。

421 由于傳出色当战敗、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潰这些消息,法国許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馬賽、

- 士魯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第 580 頁。
- 422 1870 年 10 月 31 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 1870 年 11 月 3 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巴黎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加压力，不断进行蛊惑性宣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获得了多数票。——第 580 頁。
- 423 马克思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3 月 22 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4 号。——第 589 頁。
- 424 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 1871 年 3 月 24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3 号。——第 594 頁。
- 425 見注 233。——第 595 頁。
- 426 1848 年 3 月 16 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对每一法郎直接税加征 45 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在农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使他们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军。——第 595 頁。
- 427 見注 234。——第 596 頁。
- 428 大概指外省共和联盟（見注 231）。——第 598 頁。
- 429 «*Concordats à l'amiable*»——見注 229。——第 599 頁。
- 430 1789 年 6 月 20 日，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会的做法，第三等级的議員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宣誓

- 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宣誓是成为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第 601 頁。
- 431 指巴黎无产者-实证論者协会。协会的綱領帶有奧·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傾向。1870 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接受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对协会的綱領做了尖銳的批判。——第 602 頁。
- 432 法倫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說，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費协作社的成員們居住和工作的場所。
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說“伊加利亚旅行記”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第 603 頁。
- 433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第 605 頁。
- 434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1 号社論。——第 608 頁。
- 435 引自 1871 年 4 月 19 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宣言发表在 1871 年 4 月 20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10 号。——第 608 頁。
- 436 告各省宣言——見注 435。——第 612 頁。
- 437 見注 435。——第 612 頁。
- 438 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是 1871 年 2 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組織，它的目标是为共和国而斗争。协会支持公社并指責凡尔賽政府的政策。这里所引的該协会的決議載于 1871 年 5 月 9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29 号。——第 613 頁。
- 439 沙·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 年日内瓦版第 2 卷第 165 頁 (Ch.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x». Genève, 1748. Tome second, p. 165)。——第 613 頁。
- 440 1871 年 3 月 20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79 号。——第 615 頁。
- 441 沙·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 年日内瓦版第 1 卷第 204—206 頁。——第 616 頁。

- 442 1793年宪法 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宪法。——第 616 頁。
- 443 見注 220。——第 618 頁。
- 444 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2 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巴黎国民自卫军书”，这篇宣言载于 4 月 3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3 号，并以布告的形式发表。——第 620 頁。
- 445 米里哀尔的话引自 1871 年 4 月 4 日“复仇者报”第 6 号。——第 620 頁。
- 446 *Capitulards*——見注 194。——第 623 頁。
- 447 1871 年 4 月 28 日“复仇者报”第 30 号。——第 623 頁。
- 448 *Société générale*——見注 197。——第 624 頁。
- 449 倫敦公約——見注 397。——第 626 頁。
- 450 在特朗斯諾南街屠杀共和党人和九月法令——見注 200。——第 627 頁。
- 451 指 1814 年和 1815 年以英、奥、普、俄为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入侵，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侖第一的帝国，并让波旁正統王朝复辟。——第 632 頁。
- 452 *Décembriseur*——見注 213。——第 632 頁。
- 453 里昂、馬賽、土魯斯的公社——見注 421。——第 641 頁。
- 454 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对发展国际贸易的影响。——第 645 頁。
- 455 馬克思諷刺地影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座右銘的名言：“朕即国家”。——第 648 頁。
- 456 見注 409。——第 653 頁。

457 *Francs-fileurs*——見注 239。

科布倫茨城的亡命之徒——見注 240。——第 654 頁。

458 1871 年 5 月 10 日締結的法兰克福和約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条件。这一条約肯定了 1871 年 2 月 26 日初步和約(見注 211)中法国把亚尔薩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給德国的規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約,法国支付賠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軍占領法国領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賽政府鎮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約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間未来的軍事冲突必不可免。——第 654 頁。

459 大概指严格限制市鎮參議會权力的 1831 年“市鎮組織法”和禁止各地市鎮參議會建立联系的 1855 年“市鎮組織法”。

关于在波尔多召集市鎮代表大会的計劃,見注 417。——第 655 頁。

460 馬克思在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是为了反对奥哲尔于 1 月 10 日在倫敦圣詹姆士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对这个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贊揚;当时法夫尔正准备到倫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訂 1856 年巴黎条約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国际會議。奥哲尔提出了一項決議,該決議贊揚国防政府,但完全不符合总委員會在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中对这个政府所做的階級評价。由于馬克思对奥哲尔的言論进行了批評,总委員會討論了关于国际成員在群众大会和各种會議上的行为必須要有原則性的問題。

这篇发言,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員會會議上的其他发言一样,以記錄的形式保存在总委員會記錄簿中。本卷所收的这段时期的記錄,在 1871 年 5 月以前是約·格·埃卡留斯記錄的,以后就是約·黑尔斯記錄的,这些記錄簡單、零碎,而且常有一些重大的錯誤。根据約·格·埃卡留斯的記錄发表在“东邮报”上的关于总委員會會議的报道,也有这些缺点。有时这些报道比記錄完全一些(因此在个别情况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报道在本版中是按照報紙上的报道刊印的)。按照总委員會的規定,記錄必須在总委員會的下一次会议上核准,此外,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記錄中也常常記下他們关于記

录中有錯誤的声明。——第 665 頁。

- 461 指 1848 年 5 月 15 日革命俱乐部組織的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者有 15 万人，主要是工人。游行者向应于当天討論波兰問題的制宪議會走去，闖进了會議厅，要求对为爭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給予軍事援助，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貧困。由于这些要求沒有得到完滿的答复，参加示威游行者就宣布解散制宪議會并成立革命政府。游行队伍被軍队和国民自卫軍的資产階級部队驅散了。——第 665 頁。
- 462 指制宪議會为了代替已經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666 頁。
- 463 指制宪議會于 1848 年 8 月 9 日和 11 日通过的反动的出版法。按照这项法令的規定，出版机关應該支付一大笔押金，这样一来，进步的工人报纸和杂志只好停刊了。同时对于反对政府、反对現行制度和私有制的言行，也規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坐牢和罰款）。这个出版法是根据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类似法律制訂的。——第 666 頁。
- 464 羅馬远征——見注 203。——第 666 頁。
- 465 恩格斯的这个发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关于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无产階級革命、公社社員的英勇斗争以及巴黎公社活动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的第一篇讲话。恩格斯根据巴黎来信所做的发言，一开始就駁斥了資产階級报刊歪曲 3 月 18 日事件的真正性质的报道。附有恩格斯发言記錄的总委員會會議記錄，起初把日期錯写为 3 月 14 日，后来馬克思审閱會議記錄时，亲自将日期訂正为 3 月 21 日。——第 667 頁。
- 466 恩格斯指 1871 年 2 月 8 日选出、2 月 12 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成員极端反动的国民議會（見注 210）。——第 667 頁。
- 467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演說中，总结了 3 月 28 日总委員會會議上对这个問題的討論。总委員會的討論，是根据由黑尔斯、韦斯頓、荣克和賽拉叶組成的总委員會代表团所做的关于他們参加

共和主义群众大会的报告进行的。在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賽拉叶在威灵頓音乐厅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們一致通过了支持巴黎工人的決議。同时代表团还指出，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个由奥哲尔提出的极端温和的、不越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要求的決議。

在辯論中，总委员会委員們批評了奥哲尔和其他工联机会主义領袖的立場，因為他們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限制了共和主义运动的綱領。——第 669 頁。

- 468 指 1871 年 3 月 26 日举行的公社选举。巴黎人民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自 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28 日执掌政权，以后中央委员会把全权交給了公社。——第 671 頁。
- 469 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記錄中記得非常簡短。它是針對着法夫尔在 1871 年 4 月 10 日的国民議会中的发言而說的。法夫尔在发言中企图否认凡尔賽政府的罪責：它实际上同俾斯麦締結联盟，以便鎮压巴黎公社，他假惺惺地宣称，似乎政府拒絕了俾斯麦建議給予的援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一系列口头演說和报刊文章中，首先是在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一书中，一再揭露了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鎮压工人运动而勾結外敌的卖国阴謀（見本卷第 374—385 頁）。——第 671 頁。
- 470 賽拉叶于 1871 年 4 月 16 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巴黎第二区选入公社；总委员会委員欧仁·杜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他由于不能从英国前往巴黎而沒有选上；在这次选举中，让·馬·昂·杜邦由第十七区选入了公社。——第 673 頁。
- 471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于 4 月 26 日写信給巴黎的列·弗兰克尔，他在信中揭露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費·皮阿对賽拉叶的百般誹謗。——第 673 頁。
- 472 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它是由早在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綱領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訊書記、总委员会总書記和财务委員。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規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只起工人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領導工作，草拟日后

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的文件。——第 675 頁。

473 見注 417 和 459。——第 676 頁。

474 馬克思在 1871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使會議就揭露凡尔賽政府和抗議梯也尔准备对公社社員进行殘酷迫害問題展开了討論。恩格斯在关于這個問題的发言中（記錄只留下了这个发言的極簡短的記述），指出了會假装答应給巴黎公社参加者以寬大处理的梯也尔的背信棄义行为。在这次會議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制止凡尔賽政府的野蛮行为。——第 677 頁。

475 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間、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产生的一个秘密組織。参加这个組織的人为爭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兄弟会會員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說来，主要是城市小資产階級和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評了芬尼亚兄弟会會員的陰謀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錯誤，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評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階級共同行动的道路。

燒炭党人 是十九世紀最初三十年在意大利、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法国活动的一个秘密陰謀团体的成員。

瑪丽安娜 (*Marianne*) 是法国一个秘密共和組織的名称，成立于 1850 年；在第二帝国时期，該組織以反对拿破侖第三为目的。——第 679 頁。

476 “現代評論”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是英国資产階級自由派的月刊，从 1866 年起在倫敦出版。馬克思提到的馬志尼的那篇文章載于該杂志 1871 年 6 月号。——第 679 頁。

477 这篇訪問馬克思的报道，是紐約“世界报”駐倫敦記者 R. 兰多尔写的，1871 年 7 月 18 日发表于該报，并轉載于 1871 年 8 月 12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13 期(总第 65 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

- 是描述談話的情況和記者本人的議論，此處從略。蘭多爾在文章末尾聲明，談話內容是他追記的。——第 681 頁。
- 478 指一種特殊的英語和德語的混合語，美國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萊·李蘭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漢斯·布賴特曼歌謠”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第 681 頁。
- 479 看來，“世界報”記者的記錄是不準確的。1871 年春天在巴塞羅納發生的罷工不是雪茄煙工人而是紡織工人的罷工。1871 年雪茄煙工人的罷工發生在安特衛普和比利時的其他城市（見注 181）。——第 684 頁。
- 480 在恩格斯發言以前，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做了關於羅馬教皇庇護九世攻擊國際的言論的報告。——第 687 頁。
- 481 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國當權派提出的所謂“民族原則”，他們普遍地利用它來從思想上掩蓋侵略計劃和對外政策上的冒險。拿破侖第三冒充自己是“民族的衛護者”，利用被壓迫人民的民族利益進行投機，以便鞏固法國的領導權並擴大其疆域。“民族原則”與承認民族自決權毫無共同之處，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運動特別是小民族的運動變成互相競爭的大國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對波拿巴的“民族原則”的揭露，請參看馬克思的抨擊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02—551 頁）和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頁）。——第 688 頁。
- 482 總委員會在通過恩格斯關於召開倫敦代表會議的建議以後，於 1871 年 7 月 25 日委託總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擬訂代表會議的綱領；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把巴枯寧派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在瑞士羅曼語區進行分裂活動的問題提交代表會議處理（見注 292）。——第 690 頁。
- 483 馬克思發言駁斥英國工聯的機會主義領導人之一奧哲爾，是因為他徹底轉到資產階級立場上去，公然拒絕國際的原則，在報紙上和多次演說中誣蔑總委員會和巴黎公社。——第 691 頁。
- 484 土地和勞動同盟是 1869 年 10 月在總委員會的參加下在倫敦成立的。

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598—603頁),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財政、稅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縮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在1870年秋天之前,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在同盟中加强了,于是它逐渐地同国际失去联系。——第691頁。

485 1867年9月2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曾由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批准。——第692頁。

486 马克思的这篇发言以及在倫敦代表会议上的其他许多篇发言,都保存在代表会议秘书馬丁和罗沙用法文做的会议记录中;黑尔斯用英文做的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除馬丁和罗沙整理过的会议记录外,保存下来的还有他们各自的记录草稿(我們所能找到的,有的是他们中间一个人的笔记,有的是两人各自記下的不同笔记)。本卷附录中发表的发言记录,是以整理过的记录稿为基础的。——第693頁。

487 马克思指的是从1871年7月1日起在彼得堡进行的对涅恰也夫組織参加者的审判(見注330)。——第693頁。

488 倫敦代表会议就德拉埃于1871年9月20日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決議草案展开了辯論,马克思在辯論中发表了关于工联的演說。德拉埃的決議草案建議成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以便“造成行政权的分散”和建立“未来的真正的公社”。德拉埃这些空想的建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前身,其結果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評。马克思在发言中还指出了当时英国工联在派系上閉关自守,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放棄政治斗争。同时,马克思也強調指出了国际争取吸引工联参加政治活动、以革命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联成员的重要性。代表会议否决了德拉埃的草案,通过了一项決議,号召通过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来加

- 强工会的国际联系(見本卷第 454 頁)。——第 694 頁。
- 489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決議，其中有一条是委托总委员会实现工会的国际团结(見《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 p. 30)。——第 694 頁。
- 490 比利时代表斯廷斯在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問題的辯論中，曾表示担心各国工会团体在一旦实现国际团结之后，可能会被英国工联所吞并。——第 695 頁。
- 491 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項权利的許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弗·伊·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76 頁)。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壟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潤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領袖放棄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 695 頁。
- 492 指英国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議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 1865 年春在倫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領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馬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在他的影响下，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是提出了給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这个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領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綫。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 1867 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給了小资产阶级和

- 工人階級的上层。——第 695 頁。
- 493 关于国际倫敦代表會議对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問題的討論，見注 298 和 309。——第 696 頁。
- 494 馬克思指的是 1867 年在倫敦出版的国际章程以及 1864 年在倫敦与成立宣言同时出版的临时章程的文本(見注 338)。——第 696 頁。
- 495 見注 336。——第 696 頁。
- 496 馬克思指的是巴黎国民自卫軍的成員相当复杂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蒲魯东派等等)里钻进了一些可疑分子和叛徒。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3 月 28 日公社宣布成立这段时期执行革命政府职能的中央委员会里有这类人，它的成員間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乃是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中犯下严重錯誤(例如不立即进攻凡尔赛，見本卷第 615—616 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錯誤也是主張放棄政治这种有害的蒲魯东学說的結果，在 3 月 18 日事件以前，国际的巴黎联合会的許多代表曾經遵循这一学說，他們在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进行活动时期，也未能完全克服这一学說。——第 696 頁。
- 497 指 1871 年 8 月 7—10 日举行的美国全国劳工同盟(見注 165)的代表大会。——第 696 頁。
- 498 指吳亭建議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決議，并在起草中考虑到瓦揚在代表會議討論此問題时提出的建議以及賽拉叶和弗兰克尔对該建議提出的修正案。吳亭的建議被代表會議通过。——第 700 頁。
- 499 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是他作为总委员会德国通訊書記的簡短报告，与其他通訊書記以及各国代表的报告同时提出的。发言中有关英国的那一部分，是对他做的关于工联問題的发言(見本卷第 694—695 頁)的补充。——第 701 頁。
- 500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德勒斯頓代表大会 举行于 1871 年 8 月 12—15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为縮短工作日、要求真正的普选权

而斗争的決議以及其他決議。代表大会在关于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決議中，表明了它对国际的态度，认为該报在政治和社会問題上的路綫是正确的。決議特別滿意地提到“‘人民国家报’所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人协会之間的思想联系”。代表大会以这项決議实际上确认了1868年9月紐倫堡代表大会上由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它于1869年在爱森納赫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关于加入国际的决定。——第701頁。

501 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这封信，曾由馬克思寄給“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出版者，并与他的附函（見本卷第466頁）同时在該杂志上发表。——第704頁。

502 暗指基督教的一个傳說，即圣徒奇迹般地获得了用他們所不知道的語言說話的可能。——第714頁。

503 *Pétroleuses* (煤油纵火犯)是反动报纸給被凡尔赛法庭誣告于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期放火焚燒巴黎建筑物的巴黎女工所起的綽号。——第715頁。

504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是在馬克思的参加下由常务委员会（見注472）起草的，1871年11月5日由总委员会通过。

1870年12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紐約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任期为一年。以資产階級女权主义者維·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1871年7月加入了这些支部，它們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爭取資产階級改良的宣傳。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們把自己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別是弗·阿·左尔格领导的紐約第一德国人支部对立起来，企图把国际在美国的組織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1年9月27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紐約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出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該組織的无产階級性质的支部。

总委员会在1871年11月5日的決議中，拒絕了第十二支部的要

求,并确认了紐約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并未停止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还企图把总委员会的決議解釋为对它的要求的支持。

第十二支部的拥护者們的活动,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組織中的小資产階級成分,这就引起了无产階級支部与小資产階級支部的分裂,于1871年12月成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階級派,并于1872年3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1871年11月5日的決議,以約·格·埃卡留斯的記錄保存下来,其中有馬克思做的修改。該決議于1871年11月25日曾用法文发表在法国共和主义团体的机关报(从1871年12月起是国际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1871年12月2日曾用英文发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附有歪曲決議精神的評語。后来該決議又被收入“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36頁(«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Stuttgart, 1906, S. 36)。——第716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0年7月—1872年2月)

1870

7月19日 馬克思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他报告了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在法国造成的局势。总委员会委托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宣言。

7月19日和23日之間 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7月20日 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可以在倫敦的资产阶级日报“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军事评论；还向恩格斯谈了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7月22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得出波拿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必败的结论。恩格斯表示同意給“派尔-麦尔新闻”写关于这次战争的文章。

7月26日 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了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总委员会批准了宣言，决定用英文出版一千份，并译成其他文字。宣言以传单形式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同时也在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他报纸上刊登。

馬克思写信給流亡倫敦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欧·奥斯渥特。奥斯渥特曾請他在一篇反对战争的抗議书上签名。馬克思在信中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給統治阶级的外交和民族对立的表现以反击的真正力量。

1870年7月27日左右—1871年2月中

恩格斯根据同“派尔-麦尔新聞”編輯部的協議，写了59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該报发表。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仔細研究战事的进程，做出許多深远的預測，有很多次料中了战争中最重要事件的发展。大部分文章是以“战争短評”为标题在該报发表的。

7月28日

馬克思在給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說明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程度都已使得任何战争也不能够长期地倒轉历史車輪了。他指出，第二帝国战敗可能引起法国革命。

7月29日

馬克思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寄交威·李卜克內西，以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他还通知說，总委员会贊同威·李卜克內西和奥·倍倍尔在国会所做的反对普魯士統治集团促使战争爆发的政策的发言。

8月2日

与比利时支部代表在米·亚·巴枯宁指使下提出的9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应屆代表大会的議案相反，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提議，鉴于战争已經爆发，代表大会应延期召开。总委员会通过了馬克思的提議，并決定要求各支部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流傳迅速，总委员会決定把这篇宣言再增印一千份。

馬克思在給不倫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解釋了国际代表大会必須延期的原因，并要求支持总委员会的这一建議。馬克思向瑞士的德国人支部領導者約·菲·貝克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要貝克尔向他准确地提供巴枯宁的同盟在瑞士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并把关于巴枯宁在1848—1849年活动

的情報寄給了俄國支部委員會，這些情報是撰寫反對巴枯寧的小冊子所必需的材料。

馬克思通過貝克爾請求俄國支部的成員把剛剛在日內瓦出版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四卷寄給他。馬克思在收到這本書以後，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經濟學概述”這一著作。

8月6日

馬克思在給瑞士通訊書記海·萊克的信中附寄了總委員會在1869年3月9日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各項決議副本，以便轉給羅曼語區聯合會委員會書記昂·培列在日內瓦發表。

8月9—31日

馬克思由於健康狀況不好，同全家在蘭茲格特休養，同時繼續處理國際的事務。

8月10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堅信第二帝國將很快垮台，並談了最近的戰爭情況。

8月12日

馬克思校訂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的德譯文。這篇譯文由總委員會書記約·格·埃卡留斯寄往日內瓦交約·菲·貝克爾在瑞士的國際德國人支部機關刊物“先驅”雜誌8月號上發表。

馬克思把德國人支部從日內瓦和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從不倫瑞克寄給他的建議國際代表大會延期的決議，轉寄給在倫敦的萊克，由萊克送交總委員會。

8月15日和1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就德國無產階級在普法戰爭問題上的策略交換意見，強調必須堅持不懈地為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而鬥爭。

8月20—22日

馬克思在倫敦就醫。

8月22日和30日之間

馬克思赴曼徹斯特到恩格斯那里住了一個短時期。他們共同起草了給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信。他們在信中論述普法戰爭的將告結束的第一階段時指出，

这场战争有变成德国方面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在指出掠夺政策给将来欧洲和平造成的严重后果时，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兼并和索赔政策的先进战士所負的国际任务。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利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在其告德国工人书中轉述了这封信里的几段話。告德国工人书是在9月5日以傳单形式单独发表的，9月11日又在“人民国家报”上登載。

- 8月25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評(十二)”，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麦克馬洪军队从兰斯退却，預言了色当的敗局。文章发表于8月26日的“派尔-麦尔新聞”。
- 8月31日** 馬克思从兰茲格特回到倫敦。
- 9月1日** 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負責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訊書記身分，写信給霍布根的国际支部领导人弗·阿·左尔格；在信中闡述了自己对普法战争后果的看法，得出結論說，俄国和普魯士必将发生冲突，而这场冲突将加速俄国社会革命。
- 9月4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論述了法軍敗于色当以后巴黎发生的事变，并分析了造成色当敗局的战事进程。
- 9月5日** 馬克思收到国际會員沙·龙格从巴黎打来的关于法国第二帝国已被推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的电报。
- 9月5—10日** 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組織英国工人进行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爭取英国政府承认共和国的运动。
- 9月6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他打算写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宣言中揭露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的侵略野心；他請恩格斯为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軍事战略方面的資料。
- 馬克思收到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信中

請求总委員會專門对德国人发表一篇关于战争的新宣言；馬克思在复信中論述政治和軍事的局势，并說明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当前任务。

馬克思会見即将以总委員會代表身分动身赴巴黎的奧·賽拉叶，同他討論了关于帮助国际巴黎支部采取正确立場的問題。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参加討論发表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問題。馬克思在发言中揭露了普魯士政府和德国資產階級的兼并計劃，并确定了在普法战争的新阶段开始的情况下工人階級和国际的任务。总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荣克、米尔納和賽拉叶草拟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馬克思支持賽拉叶关于把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选入总委員會的提議。

9月6日和9日之間

馬克思从事草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工作。他在起草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給他的关于亚尔薩斯和洛林的材料。

9月7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会見总委員會委員欧·杜邦，同他討論了关于法国局势和作为法国无产階級迫切任务的建立工人政党的問題。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論述了法国的局势。他批評了某些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所表現的沙文主义，揭露了保皇分子的陰謀和奥尔良派的复辟計劃，預言了資產階級国防政府的即将投降。

9月9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的非常會議上宣讀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二篇宣言經总委員會通过后，用英文出版一千份。

9月12日

馬克思在給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爱·斯·比斯利的信中，敦促他襄助爭取英国政府承

- 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
-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在法国同普魯士媾和时法国无产階級应采取的策略。
- 9月13日** 馬克思出席倫敦工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会。
- 9月13日和1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就他們得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員被捕的消息交換了意見。
- 9月14日左右** 馬克思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譯成德文；譯文在国际的德文机关刊物上发表。
- 9月14日** 馬克思給許多英国报纸寄去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員被捕的評論。这篇对普魯士当局进行揭露的評論发表于9月15日的“派尔-麦尔新聞”。
- 馬克思就工人在爭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中应采取的策略写了詳細的指示发給在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国际會員，同时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寄給自己在各个国家的支持者。
- 9月16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評”中的“如何击败普軍”一文。这篇文章研究法国軍事系統应如何改組以保国防的問題。文章发表于9月17日的“派尔-麦尔新聞”。
- 为了打破資产階級报刊对第二篇宣言的緘默，馬克思在給比斯利的信中請他就国际、就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以及英国报刊对第二篇宣言所持的态度写一篇文章給資产階級自由派杂志“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馬克思保证設法使比斯利的文章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国际机关刊物上发表。
- 9月20日** 恩格斯终于把停止商行工作的一切事务办理妥当，从曼彻斯特到达倫敦，住在离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
- 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員；馬克思向总

- 委員會報告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成員被捕的消息。
- 9月27日** 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報告了薩克森鎮壓工人的情況。
- 10月** 馬克思接到俄國進步的科學通俗雜誌“知識”的編者阿·阿·斯列普措夫的提議，請他給該雜誌寫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文章。
- 10月4日** 恩格斯經一致通過被選為總委員會委員。
- 10月11日** 恩格斯第一次出席總委員會會議。馬克思做了關於里昂起義的報告。里昂起義是由於領導者——巴枯寧派的盲動主義策略而以失敗告終的。
- 10月15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德國農民戰爭”連同他為該書再版所寫的一篇序言，由“人民國家報”出版單行本。
- 10月下半月—12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國軍事歷史家格·亨·彼爾茨的“元帥奈特哈德·馮·格奈澤瑙伯爵的生平”一書。他在自己的“戰爭短評”中，利用這本書的材料論證了游擊戰這種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形式的規律性。
- 10月18日** 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提案通過決議，譴責有很多巴枯寧分子在內的比利時聯合會委員會對總委員會的正式文件，特別是對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保持緘默。
- 10月25日** 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報告拉法格在波爾多宣傳國際的思想的情況。
- 11月1日** 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論述美國工人運動狀況的信函和文件，並指出，在美國由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抗加劇，存在着進行國際原則的宣傳的廣泛可能性。馬克思還談到紐約的國際德國人支部、法國人支

部就普法战争发表了宣言。

- 11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法国境内的战斗”一文。这篇文章谴责普鲁士军方残害法国自由射手的行为。文章发表于11月11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 11月17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们被控以叛国罪名，马克思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白拉克的请求，向伦敦市长证明：该党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支部正式加入国际，该党党员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是作为个人处理的。马克思的证词是准备用来在诉讼过程中为该党委员会成员进行辩护的。
- 11月29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把同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的工联理事会建立联系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即将受审的事情和德国工人反对继续打仗的言论报告给总委员会。
- 12月**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各个时期发表的文件寄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
- 12月13日** 马克思把海牙成立国际支部一事告知总委员会。
- 12月18日左右** 马克思要求在荷兰和弗朗德的国际会员把当地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报纸寄交总委员会。就此事发表的简短通告刊登在12月18日比利时支部机关报“国际报”。
- 12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当时李卜克内西刚刚因在国会发言反对军事贷款而同倍倍尔一起被捕；恩格斯在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及其领袖们在战争时期所表现的高度无产阶级觉悟。恩格斯同时还把英国工人和在英国的德国工人募集的捐款转寄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其他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属。

- 12月23日**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給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写賀詞。这篇賀詞发表于1871年1月1日的“国际报”。
- 1870年12月下半月—1871年3月中** 馬克思曾多次同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托馬諾夫斯卡娅会见。托馬諾夫斯卡娅是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派往倫敦向馬克思了解情况并接受关于俄国支部今后如何进行活动的指示的。在会见中，馬克思同她討論了有关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問題。馬克思家里的人同托馬諾夫斯卡娅建立了友誼。
- 12月底** 馬克思收到洛帕廷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洛帕廷是为了安排使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所逃跑而到俄国去的。他把自己到西伯利亚去的办法告訴了馬克思，还告訴馬克思，在俄国，載有一篇多处引证“資本論”的文章的杂志“法医学文庫”被沒收了，以及“資本論”第一卷在俄国出版的情况。
- 1870年12月底—1871年1月初** 馬克思讀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

1 8 7 1

- 1月** 馬克思从北德意志国会議員約·米凱尔那里得到关于普魯士軍队在法国遇到困难的消息；馬克思通过恩格斯把这些消息轉給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希望这些消息能被用来开展人民反抗普魯士侵略的运动。
- 1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委员会組織了对被监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家屬的經濟援助。
- 1月7日** 馬克思收到托馬諾夫斯卡娅的信，信中叙述了有关沙皇政府土地政策的几件事，并附上一份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人民事业”，这份报纸載有一篇关于俄国农民

改革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文章。

- 1月16日** 馬克思給倫敦自由派報紙“每日新聞”投去一篇題為“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文章。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揭露俾斯麥的警察制度，并列举社会民主党人因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簽訂光荣的和約而遭到迫害的事实。文章于1月19日在該报发表。
- 1月1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言，批評英国工联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委員乔·奥哲尔对国防政府的贊揚；馬克思以过去茹尔·法夫尔的反革命活动为例，揭露了这个政府的真面目。
- 1月20日** 馬克思收到埃卡留斯的通知，工人報紙“东邮报”的編輯同意发表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以及国际的其他材料。
- 1月21日** 馬克思在給紐約国际支部創建人之一季·迈耶尔的信中，就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做出指示。馬克思在向他讲述国际在其他国家的状况时談了英国工人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进行的运动；他在信中还談到自己学习俄文的成績，并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
- 1月2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关于奥哲尔贊揚国防政府的发言的問題。会上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在总委员会討論关于英国工人階級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場問題的建議。
- 1月31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討論同国际西班牙支部建立联系的問題时，馬克思报告了帕尔米出版工人報紙“社会革命报”的事情。总委员会委派恩格斯暂时执行西班牙通訊書記的职务。恩格斯展开关于英国工人階級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所应采取的立場問題的辯論；他提出了

- 一个決議草案,并就此一問題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強調指出,爭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它是帮助共和国反抗普魯士侵略的唯一有效办法。恩格斯批評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孔德主义者号召武装干涉战争这一冒險主义做法,指出必須爭取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来防止沙皇俄国的軍事进攻。決議草案发表于2月5日的“东邮报”。
- 2月4日** 馬克思在給保·拉法格和路·庫格曼的信中,严厉譴責国防政府由于惧怕巴黎工人而簽訂献出巴黎的協議这一叛卖行为。
- 2月12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拉法格关于法国国民議會选举結果的报告。
- 2月13日** 恩格斯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通訊联系;他在信函中強調在每一个国家建立执行独立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同时还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介紹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 2月14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参加者遭到警察迫害的事情以及賽拉叶在巴黎的活动情况。馬克思对关于英国工人階級在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場的討論进行辯論时,揭露了格萊斯頓政府在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問題上拖延不决的原因,并強調指出,不論資產階級共和国具有多大局限性,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还是工人階級利益攸关的事情。
- 2月19日** 馬克思会見当日从巴黎回来的賽拉叶,并从他那里了解法国的情况。
- 3月2日** 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夫人的信中,就如何揭穿普魯士当局蓄意根据捏造材料对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領

领导人进行控告一事，提出建議。

3月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在法国和美国的国际会员活动的情况；总委员会委托馬克思写信給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向該委员会說明其职权范围。在重新討論英国工人阶级在战时应当采取的立場方面的問題时，馬克思論证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其国外政策方面应当坚持的路綫。

3月10日

恩格斯在給佐林根的国际会员卡·克来因和弗·莫尔的信中，对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間所采取的立場給予很高的评价。

3月14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就德意志国会选举的情况、倍倍尔被选为国會議員以及在紐約成立了国际爱尔兰人支部的事情做了报告。馬克思在参加討論有关召开国际代表會議的問題时指出，在法国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举行代表會議是不合时宜的。馬克思重新展开了在辯論关于战时英国工人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場时所涉及的对外政策問題的討論。恩格斯就这次討論做了总结发言。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提案中关于对反动列强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第三条，取消了关于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二两条，因为法国政府已于2月26日同普魯士达成了初步的和議。

3月19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巴黎在3月18日发生革命的消息。

3月19日—5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仔細研究了所有关于巴黎局势和3月28日宣布成立的巴黎公社活动的情报，同公社社員們建立了联系，并在国内外政策的各種問題上帮助他們想办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各个国家的工人举行保卫巴黎革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和活動。

馬克思給一切建立有国际支部的国家写了几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信中闡明公社的无产階級性质和历史意义，呼吁对公社給以支持；与此同时，馬克思也批評了公社所犯的錯誤。馬克思仔細地研究了公社社員的經驗，从报纸上做了許多摘录和剪輯，搜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来自私人的情报。

3月21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做了关于巴黎革命和关于政权轉入无产階級机构——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发言。根据馬克思的提議，总委员会通过关于派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的決議，以激发英国工人对巴黎无产階級的团結一致的精神。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馬克思所写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駁斥英国报刊所登載的德国人在法国被开除出国际的誹謗报道。声明发表在3月23日的“泰晤士报”、3月25日的“东邮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3月21—23日

馬克思写信給“泰晤士报”和“人民国家报”，揭露反动的“巴黎报”为了誹謗国际及其领导人而伪造和散发假信的行为。这封信发表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3月29日的“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3月28日左右

馬克思在賽拉叶再次赴巴黎的前夕同他进行了談話。

3月2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如何对待英国的共和运动問題的討論。恩格斯在发言中強調，必須使这个运动具有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方向。馬克思在发言中指出，任何共和运动，如果不变为社会运动就不能成为重大的力量。

3月31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国际比利时支部领导人之一、安特卫普“工人报”編輯部秘书菲·克楠的来信，信中請求对安特卫普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組織支援。

- 3月31日左右—4月中 馬克思通过賽拉叶夫人得到賽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社的措施的报告。
- 3月31日 馬克思写信給安特卫普“工人报”，揭露資產階級报刊为誹謗国际而采用的伪造手段。这封信于4月8日在該报发表。
- 4—5月 馬克思时常在自己家里会见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观察家”編輯福克斯·伯尔恩，并同他談論巴黎的事件。由于这种談話的影响，該报比較客观地报道了公社的活动。
- 4月2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巴黎公社劳动和交換委員會委員列·弗兰克尔的来信，信中請求就公社应当实行的社会改革問題提供意見。
- 4月3日 馬克思写信給“泰晤士报”編輯，駁斥英国資產階級报刊上所說巴黎革命是由倫敦策动的誹謗言論。这封信发表于4月4日的“泰晤士报”和4月6日的“每日新聞”。
- 4月4日 恩格斯以比利时通訊書記的身分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了罢工。根据恩格斯的提議，总委員會决定向各个工联組織派出代表，并呼吁英国工人对罢工者給以支援。
- 4月5日 恩格斯把“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这篇短評寄交在萊比錫的李卜克內西，以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短評号召德国工人支援罢工者。短評于4月12日在該报发表。
- 恩格斯在給克楠的信中通知他国际已采取措施支援安特卫普罢工者，并要求他随时告知有关罢工的事件和按期寄送“工人报”。
- 4月6日 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詳細地分析了巴黎公社

- 的錯誤，這些錯誤使凡爾賽人得以轉入進攻；他通過李卜克內西請求倍倍爾定期寄送柏林國會會議的速記記錄。
- 4月10日** 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通知說，證實卡·福格特接受拿破侖第三政府秘密津貼的官方文件發表了。早在1859—1860年，馬克思就曾經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政府的密探。馬克思關於福格特同波拿巴政府勾結的這些新證據的報道，由李卜克內西以短評形式發表於4月12日的“人民國家報”。
- 4月11日** 恩格斯在總委員會會議上論述巴黎的局勢；他指出，公社放過了進攻凡爾賽的有利時機。恩格斯還談到西班牙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宣傳工作。
- 4月12日** 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援引了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著作中做出的無產階級必須摧毀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結論，着重指出，巴黎公社為把這一點付諸實踐，做了嘗試。馬克思贊揚公社社員們的英雄氣概，同時也揭示了公社活動中的錯誤和弱點。
- 4月13日** 為了提高德國工人的一般理論水平，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建議他在“人民國家報”上刊登“資本論”的片斷，特別是“所謂原始積累”那一章。
- 4月17日** 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強調巴黎公社的世界歷史意義；他指出，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由於巴黎公社而進入了新階段。
- 馬克思通過庫格曼得到米凱爾的警告說，馬克思如果回到德國就有遭到逮捕的危險。
- 4月18日** 為了使巴黎公社的經驗成為所有各國無產者的財富，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主張必須就巴黎的鬥爭的總

傾向发表一篇告国际會員书。

- 4月18日—5月29日**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对公社的經驗进行理論的概括；他一方面不断搜集必要的資料，一方面写宣言的初稿和二稿，以后又准备宣言的最后定稿。
- 4月19日** 恩格斯在給埃卡留斯的信中向他詳細介紹了巴塞罗納紡織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总委员会能通过曼彻斯特的工人来組織支援罢工者的活动。
- 4月25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来自西班牙的报道巴塞罗納紡織工人罢工的信件和报纸。
- 4月25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关于把已經轉向资产階級方面的右派蒲魯东分子托倫开除出国际的決議草案。決議发表在4月29日的“东邮报”、5月14日的“国际报”以及国际的許多其他机关刊物上。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分析了巴黎的局势，論述了公社的措施。馬克思还把紐約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各支部的成員报告給总委员会。
- 4月26日左右** 馬克思会見了他借以同巴黎公社委員保持联系的德国商人，并从他那里收到了公社社員們詢問是否有办法出售有价证券的来信。馬克思在給弗兰克尔的复信中，告訴公社社員怎样在倫敦交易所出售有价证券；还駁斥了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費·皮阿对国际和总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賽拉叶的造謠中伤。
- 5月初** 馬克思会見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国际會員彼·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是因受巴黎公社委托，从巴黎来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的。

- 5月2日左右—5月22日 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員會會議。由于馬克思患病，他的起草总委員會关于法兰西內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擱了下来。
- 5月5日 恩格斯把“再論‘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內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在該报刊出。恩格斯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該报来組織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魯塞尔的罢工工人給予物质援助。
- 5月9日 恩格斯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員反抗凡尔賽軍队的斗争进程；談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誕生一百周年紀念会問題的討論，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评价。
- 5月11—13日 馬克思再次会見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况。馬克思写信給巴黎公社委員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談的事告訴了他們，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尔賽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議；馬克思告訴他們，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釋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工作，請他們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賽劊子手們所必需的材料。
- 5月16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議，总委員會指定馬克思暂时担任荷兰通訊書記。
- 5月23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強調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則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失敗，这些原則也是消灭不了的。
- 5月30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他所写的“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宣言經总委員會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

- 行本,并同时刊載在国际的許多机关刊物上。
- 6—7月** 馬克思繼續研究巴黎公社的經驗,搜集有关法国情况和公社活动的資料,又从期刊上做了更多的摘录。
- 6—1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了对流亡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的援助;他們領導由总委员会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設法为流亡的公社社員寻找工作,为还在法国处于非法境地的公社社員办理出国护照。
- 6月初** 馬克思收到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从彼得堡寄去的俄文书籍和文章。其中有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論土地私有制”,还有一封信,信中談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俄文翻譯工作情况并表示願提供“資本論”第二卷出版工作的用款。
- 6月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揭露英国資产階級报刊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的誣蔑,同时批評了馬志尼在英国自由資产階級杂志“現代評論”6月号上发表的反对公社的文章。
- 6月11日** 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會議通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夫尔的攻击国际的通告所写的声明。声明作为总委员会書記約·黑尔斯签署的信件寄給所有的倫敦报纸,发表于6月13日的“泰晤士报”和6月17日的“东邮报”。
- 6月中—7月中** 恩格斯把“法兰西內战”譯成德文,把譯文寄交李卜克內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同时再由李卜克內西把譯文轉寄到日内瓦交貝克尔在“先驅”杂志上发表。由恩格斯譯成德文的宣言从6月28日至7月29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刊載,从8月至10月在“先驅”上部分地刊載。
- 6月下半月—11月** 恩格斯經常同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卡菲埃罗通

信，通过他来影响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恩格斯把国际的最重要文件寄交卡菲埃罗在工人中間散发，并在同馬志尼派对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影响以及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問題方面，做出指示。

6月2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总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工联主义者乔·奥哲尔和本·魯克拉夫特在資產階級报刊上对总委员会发表“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进行攻击的行为。总委员会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魯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签名。恩格斯建議就英国改良主义者乔·杰·侯里欧克对总委员会的攻击以及他誹謗“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的企图，寄一篇声明給“每日新聞”；他宣讀了这篇声明，总委员会一致予以通过。声明于6月23日在該报发表。根据馬克思的提議，总委员会决定写信給倫敦資產階級報紙“旁观者”和“观察家”，揭穿由凡尔赛警察机关假冒国际名义伪造并由資產階級报刊轉載的許多假宣言。这两家報紙沒有发表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6月26日

为了回击对“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及其作者的无中生有的造謠中伤，馬克思写信給“每日新聞”，指出宣言是他写的，宣言中对凡尔赛政府成員提出的指控由他負全責。該报把这封信任意删节后在6月27日发表。信的全文刊載于7月1日的“东邮报”。

6月27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提議，向“每日新聞”送交一份声明，以回击侯里欧克、魯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对总委员会和“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的无休止的攻击。由恩格斯执笔的这篇声明指出，总委员会一致主張同奥哲尔和魯克拉夫特决裂。这篇声明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发表于6月29日的“每日新聞”和7月1日的“东邮报”。

- 6月30日** 恩格斯給“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篇通訊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妄想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表示緘默,以及对它进行誣蔑誹謗,这篇宣言在英国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于7月5日在該报发表。
- 7月1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前倫敦资产阶级报纸“每日电訊”駐巴黎記者罗·里德的来信。里德表示願意协助总委员会揭露对巴黎公社的誹謗。馬克思会見了里德,里德向馬克思提供了若干事实,說明美国駐巴黎大使艾·本·华施貝恩进行的破坏巴黎公社的活动。
- 7月1—3日** 恩格斯在給卡菲埃罗的信中說明了宗派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严厉批評了巴枯宁的观点,揭露了馬志尼想把国际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企图。恩格斯解釋了国际在对待农业工人和小农方面的策略。
- 7月3日左右** 馬克思在同紐約“世界报”記者談話时闡明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并論述了国际的活动。談話的記錄发表于7月18日的“世界报”以及8月12日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 7月4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推荐选举詹·帕·麦克唐奈为总委员会委員,称他是爱尔兰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恩格斯宣讀了卡菲埃罗向总委员会报告同馬志尼派进行斗争情况的信。馬克思宣讀了一封关于国际美国各支部状况的信。馬克思和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由于“派尔-麦尔新聞”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誹謗攻势,他們已同該报断絕来往。
- 7月11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他所写的給紐約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駐巴黎大使华施貝恩先生”。宣言揭露了美国大使对巴黎公社的两面派做法和他的敌視巴黎公社的活动;宣言經总委员会

批准后于7月13日左右以傳單的形式单独发表。馬克思在會議上报告了法国警察机关的新的挑衅行为：伪造假信以便在审判巴黎公社委員阿·阿·阿西时使用。由于这些假信之中有一封是冒馬克思之名写的，馬克思宣讀了自己写的一篇駁斥声明。

7月下半月

馬克思研究俄国报纸“政府通报”上登載的所謂“涅恰也夫案件”的政治訴訟案材料。

7月18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駁斥奥哲尔公开宣称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的說法。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法兰西内战”已用荷兰文、德文和法文出版，并准备譯成意大利文和俄文。

7月25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會議上建議于9月17日在倫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恩格斯的建議由总委员会一致同意。恩格斯也做了关于朱·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議上产生的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否隶属于国际的問題发表意見，认为事实上應該把巴枯宁的同盟的盟員看做是已經脫离了国际的人，因为他們既不执行向他們提出的要求，即解散他們的秘密組織(这是加入国际的条件)，也不繳納会費。

7月26日

馬克思通知新奥尔良的国际俱乐部和共和主义俱乐部的主席兼临时秘书沙·卡隆关于接受該俱乐部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給他寄去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7月27日

馬克思在給瑞士的国际俄国支部成員尼·伊·吳亭的信中，告訴他由于不可能召开应屆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于9月17日在倫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同时又把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是否隶属国际的問題的討論結果告訴他。

- 7月28日** 恩格斯在給卡菲埃罗的信中闡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分裂性质，并且告訴他即将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由于馬志尼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发表反对国际的言論，恩格斯給卡菲埃罗寄去一篇供公开发表的文章，揭露馬志尼的宣傳具有资产階級实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于8月31日在意大利资产階級民主派的杂志“自由思想”以及意大利的許多其他报纸上发表。
- 7月底—8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法把即将在凡尔賽举行的对公社社員的审判記錄予以出版。
- 8月1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言反駁奥哲尔。总委员会按照馬克思的建議，免去恩格斯所担任的比利时通訊書記的职务，委任他担任意大利的通訊書記。
- 8月7日** 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附有被捕公社社員的律师来信摘要的信，寄給“泰晤士报”編輯部；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被监禁者在牢獄中遭受的折磨，以及凡尔賽当局的警吏橫行不法，法院迟迟不开庭。此信未发表。
- 8月8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援助新堡罢工工人的問題以及关于如何防止工賊从比利时入境的問題；他在发言中強調国际与职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性。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議，決定在英国工人中募款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員。
- 8月9日** 恩格斯写信給在巴黎的拉甫罗夫，請他代訂一份必定会登載公社社員审判案报告全文的“审判通报”（«La Gazette des Tribunaux»），同时請他寄一張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以便研究普魯士人和凡尔賽人圍困巴黎时期的軍事行动。
- 8月10—16日左右** 馬克思写信給在倫敦的法国流亡者、国际會員阿·于

- 貝尔, 告訴他一些事实, 并且給他寄去为被审公社社員进行辯护所必需的文件。
- 8月15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 提議委托常务委员会在下次會議以前准备好倫敦代表會議的議事日程。总委员会接受了馬克思的建議。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做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迫害国际的报告。
- 8月中** 恩格斯把法国警察当局迫害馬克思在法国的几个女儿的消息写信通知李卜克內西。
- 約8月16—29日** 馬克思由于疲劳过度, 遵照医师劝告, 在布萊頓休息。
- 8月17日和24日** 馬克思写信給“紐約先驅报”和“高卢人报”編輯部, 抗議該报粗暴地歪曲了他同“紐約先驅报”記者的談話內容。馬克思的抗議載于8月27日“高卢人报”。
- 8月19日** 馬克思写文章駁斥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报“輿論”, 因为它轉載了俾斯麦的机关报“国民报”对国际領導的誣蔑言論。馬克思派人把这篇文章和写給編輯的信件帶給恩格斯, 請他把这些材料送給“輿論”編輯部。声明載于8月26日該报。
- 8月22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弗·莫拉寄来的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在該国的成就的情报。
- 8月22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了国际西班牙支部和美国支部来信的內容, 建議呼吁美国工人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員。总委员会委托馬克思起草这份呼吁书。
- 8月25日** 馬克思写信給美国“太阳报”編輯查·安·德納, 說明自己的女儿在法国被捕的經過。該报于9月9日发表了这封信。
- 8月25日和29日** 馬克思写信給在紐約的国际德国支部成員弗·波尔特

- 和在倫敦的美国作家蒙·丹·康威尔，請他們組織募捐来救济流亡的公社社員，并帮助公社社員安排工作。
- 8月29日左右** 馬克思从布萊頓回到倫敦。
- 8月30日** 馬克思写信給法国共和派报纸“真理报”編輯部，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在巴黎散播誣蔑国际的假宣言。該信于9月3日在“夜晚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
- 9月4日** 馬克思写信給倫敦资产阶级报纸“旗帜晚报”編輯，駁斥资产阶级报纸附和“国民报”再一次对作为国际领导人的馬克思的誣蔑。这封信于9月6日在該报发表。
- 9月5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由他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关于組織国际代表会议以及各支部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議。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些建議。由于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繁重，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免去他們在流亡者委员会中的工作。
- 9月9日和1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他們事先起草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決議草案。
- 9月12日** 恩格斯代表常务委员会交給总委员会一份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綱領，綱領由总委员会通过。
- 9月13—15日左右** 恩格斯离开倫敦到兰茲格特去了好几天。
- 9月16日左右** 馬克思会见国际的成員、参加倫敦代表会议的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活動家安·罗倫佐，并與他就工人运动問題进行了談話。
- 9月1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参加討論关于未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国家的代表权問題以及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問題。
- 9月17—23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倫敦代表会议的工作。会上

通过了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关于必須在每个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重要決議；会上还坚决回击了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分子对国际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的蓄意侵犯。

9月1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参加关于举行代表會議的程序問題的討論。恩格斯被委托拟訂決議并将決議譯成各种文字。馬克思做了关于代表會議的任务的发言。代表會議通过了馬克思关于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調查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問題的建議，并且把馬克思选入該委员会。

9月1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代表會議上就代表會議的議程和国际的組織原則問題做了发言。馬克思提議不允許在国际中存在帶有宗派主义名称的通常由资产阶级分子組成的派別。馬克思建議出版共同章程的正式文本以及經過总委员会审查的各种文字的共同章程新譯文，因为該章程的錯誤的法譯文得到了傳播，蒲魯东分子和巴枯宁分子就曾利用它来证明他們的放棄政治的策略是正确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倫敦代表會議的委员会會議；馬克思揭露了在瑞士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

9月19日

在倫敦代表會議的下午會議上，馬克思建議成立女工支部，因为他看到妇女會积极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必須执行章程第五条，即关于对工人階級的普遍統計。在代表會議的晚間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組織原則問題做了发言。

9月19—21日

恩格斯草拟总委员会提交代表會議的財務报告。

9月20日

馬克思在代表會議的下午會議上做了关于工联問題的

发言，批評比·路·德拉埃关于建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这种空想的提議。在晚間會議上，馬克思发表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演說，指出放棄政治总是給工人階級带来巨大損失。

9月21日

恩格斯在代表會議的會議上做了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发言，強調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对于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指出宣傳放棄政治就等于把工人推入資產階級政治的怀抱中去。在这个問題的辯論过程中，馬克思又做了关于政治行动的发言。馬克思同时以代表會議的委员会名义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以及关于瑞士的罗曼語地区的分裂状态的报告，該报告受到代表會議的贊同。

9月22日

在代表會議的會議上，恩格斯反駁巴枯宁主义者保·罗班，他曾攻击审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的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对财务委员会的报告の討論，該报告得到代表會議的贊同。代表會議通过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宣傳以及組織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決議。作为意大利通訊書記，恩格斯报告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状况。馬克思也以負責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訊書記資格做了报告，指出有些支部与紐約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討論俄国問題时，馬克思也发了言。他指出俄国社会运动的广闊前景以及在那里建立国际支部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德国通訊書記，馬克思闡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就。他也向代表會議报告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代表會議根据馬克思的建議通过一項決議譴責以密謀集团形式来組織国际支部的企图，并委托总委员会发表那些总委员会认为宜于公开的決議。

9月23日

馬克思写信給“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其中附了

- 他的女儿燕妮写的一篇描述法国和西班牙警察当局迫害保·拉法格和馬克思的女儿們的通訊。馬克思的信和燕妮的通訊于 10 月 21 日在該周刊发表。
- 9月25日** 馬克思在倫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紀念会上发表演說,論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闡明巴黎公社的階級实质。这篇講話的报道发表于 10 月 15 日“世界报”。
- 9月26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会的會議上报告国际丹麦支部的活动。在关于国际在德国的活动的报告中,馬克思着重指出必須召集德国工人群众大会,抗議資產階級刊物对国际的誣蔑。在分配总委員會中的职务时,馬克思又被选为德国通訊書記,恩格斯被选为意大利通訊書記;恩格斯还被选入总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
- 9月28日—10月3日** 馬克思偕妻子与恩格斯在兰茲格特休息。
- 9月底—11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倫敦代表會議決議、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
- 9月底—11月中** 馬克思写信給柏林和萊比錫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向他們提出加强該党与总委員會的联系的任务。
- 10月3日** 在总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又被选为俄国通訊書記,恩格斯被选为西班牙通訊書記。
- 10月7日** 在总委員會的非常會議上,恩格斯提出把被揭露的警方密探法国人古·杜朗开除出国际的決議。由总委員會通过的決議发表在国际的一系列机关刊物上。总委員會按照倫敦代表會議的决定,在恩格斯的建議下,委任馬克思起草关于涅恰也夫盜用国际名义的声明。馬克思撰写的并由总委員會批准的声明,載于 11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以及国际的許多机关刊物上。
- 10月10日** 恩格斯在写給卡非埃罗的信中告訴他关于倫敦代表会

- 議的工作結果。
- 10月1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員會的非常會議上討論关于对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編輯以及以总委員會通告形式公布等問題。总委員會委托馬克思准备決議的付印工作。
- 10月17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代表常务委員會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份決議草案，建議該支部改变章程中那些与国际的組織原則相矛盾的条款。总委員會通过了這項決議。
- 10月24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关于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的新版本的准备工作。总委員會决定这一版印刷五千份。
- 10月底—11月底** 馬克思患病，有一个月未出席总委員會的會議。
- 10月31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回击英国議員、保守党人亚·貝·科克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际的誹謗。由总委員會批准的这篇声明发表于11月11日“东邮报”。
- 11月4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論英国濫設企业騙財的現象，文章載于11月10日“人民国家报”。
- 11月5日** 总委員會通过了常务委員會在馬克思参加下起草的決議，決議承认了紐約中央委員會的全权，并拒絕了紐約第十二支部中的資產階級分子的要求。
- 11月6日** 馬克思把已經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倫敦代表會議決議寄給美国和德国的国际會員。
- 11月7日** 总委員會批准馬克思起草的決議，決議譴責1871年法国人支部执意違反国际的組織原則，并且說明拒絕該支部加入国际的理由。恩格斯向总委員會报告倫敦代

表會議決議的出版情況，以及國際在意大利、荷蘭和德國各支部的來信內容。

11月9日

馬克思寫信給在霍布根的左爾格，建議按照倫敦代表會議的決定改變在美國的國際組織的結構。馬克思也報道了關於與巴枯寧分子一致行動的1871年法國人支部對國際進行陰謀活動的消息。

馬克思在寫給丹尼爾遜的信中附去“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中需要改動和更正的清單，以便出俄文版時予以注意。

11月13日

在馬克思的住宅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見朱·加里波第·里喬蒂的兒子，他是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活動家、普法戰爭的參加者。

**1871年11月中—
1872年2月中**

恩格斯指導米蘭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泰·庫諾的工作，並通過他來指導受恩格斯影響而建立的國際米蘭支部的活動。恩格斯把倫敦代表會議的文件以及宣言“法蘭西內戰”寄給庫諾，向他闡明與馬志尼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進行鬥爭的必要性，並且建議加強國際在意大利北部的障地，因為那裏有許多大工業中心。

11月16日

馬克思在寫給萊克的信中說，巴黎和倫敦的首飾匠為了進行縮短工作日的鬥爭可能建立聯繫。

11月23日

馬克思在寫給在美國的波爾特的信中，指出國際在與宗派主義鬥爭中的作用，並且強調說，建立國際就是為了用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代替社會主義的、半社會主義的宗派來進行鬥爭。馬克思在解釋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聯繫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時，要求國際美國各支部中央委員會同意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並利用這些決議來克服在美國的宗派主義。

- 恩格斯在写給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卡·帕拉迪諾的信中，說明必須召开秘密的倫敦代表會議而不能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原因。
- 11月25日** 由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积极活动，恩格斯在写給馬德里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員會的信中，駁斥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員會和倫敦代表會議的誹謗。
- 11月28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关于审讯德国社会民主工黨委員會的委員参加国际的案件已結束，他們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監禁。恩格斯报告說，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人民羅馬”上登載有馬志尼的一篇攻击国际的新文章。恩格斯建議公开答复这篇文章，总委員會同意這項建議。由恩格斯撰写的答复載于12月12日意大利工人報紙“人民报”、12月21日的“人民羅馬”以及其他報紙。
- 11月29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員會的声明，送給“意大利无产者报”編輯部，指出政治斗争在工人階級解放事业中的意义。
- 11月30日左右** 馬克思写信給倫敦的一位德国侨民、政論家西·路·波克罕，請寄去他所需要的关于巴枯宁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巴枯宁在1868年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活动的材料。
- 12月** 馬克思为“資本論”德文第二版修改第一卷中的第一章。
馬克思与已經离开倫敦到羅馬去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朱·卢恰尼坚持通信联系，从他那里收到关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国际在意大利的状况的报道。
- 12月12日** “人民报”以报道国际欧洲各国支部状况的形式，发表

恩格斯致該报編輯恩·比尼亚米信件的片断。

12月19日

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政府开始对流亡的公社社員进行迫害的意图；說明了俾斯麦对无产阶级采取的反动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必然会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团結在国际的周圍。馬克思也报告了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組成的紐約第十二支部的分裂活动，关于瑞士的巴枯宁分子妄图破坏倫敦代表會議及其決議。馬克思揭露了在公共集会和刊物上对国际和馬克思进行誣蔑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查·布萊德洛。恩格斯报告了西班牙支部尽管有巴枯宁分子进行阴谋活动，还是贊同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并决定建立工人的政党；他还报告了关于郎卡郡的英国工人准备展开爭取九小时工作日的宣傳。

12月20日

馬克思写信給“东邮报”的編輯，揭露布萊德洛是誹謗者。該报于12月23日发表了这封簡短的信。

12月30日

恩格斯写信給在馬德里的拉法格，請他向西班牙的国际会员說明总委员会对于在桑維耳耶举行的巴枯宁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针对倫敦代表會議決議通过的通告所采取的立場。

1872

1—3月初

为了答复巴枯宁派以分裂为目的的桑維耳耶通告，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篇国际内部通告“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为此，他們搜集了有关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及其在各国进行的破坏活动的材料。

馬克思繼續进行“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的准备工作。

1月2日和9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批准英国

- 联合会委员会章程和新成立的国际波兰支部章程的問題。
- 1月3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文中揭露了巴枯宁派桑維耳耶通告的分裂性质，指出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論和他們的反对一切集中、权威和党紀的言論是站不住脚的和具有危害性的。文章发表于1月10日的“人民国家报”。
- 1月14日** 恩格斯在給都灵的工人团体“无产者解放社”書記的信中，批評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指出，无产阶级为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必須在組織上团结一致。他宣称，他不知道有什么比革命更权威的东西。
- 約1月15日—2月15日** 馬克思通过龙格同約·卢阿商洽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法文，并同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簽訂合同，以单行本的分册形式出版自己的著作。
- 1月1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討論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章程时，建議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承认英国联合会。他还表示同意新成立的波兰支部按照总委员会的建議来修改它的章程。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羅馬罢工的消息。
馬克思写信給“东邮报”編輯，駁斥布萊德洛在其所办的刊物“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新的誹謗攻击。这封信发表于1月20日的“东邮报”。
- 1月18日** 恩格斯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向他介紹了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情况。鉴于巴枯宁派在比利时加紧活动，恩格斯指示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关于这一問題的文章。他还介紹了国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
- 1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給在馬德里的拉法格，向他介紹了国际英国支部的情况和国际在德国、法国、瑞士、奧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情况。

- 1月20日左右** 馬克思把准备再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的24个印張寄給汉堡的出版商奧·迈斯納。
- 1月23日** 馬克思把薩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斯举行代表大会一事报告給总委员会,并談了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代表大会的決議承认总委员会在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中采取的正确路綫,贊同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
- 1月24日** 恩格斯在給庫諾的信中对巴枯宁派在国家問題上的观点做了詳尽的批判,并揭露他們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他向庫諾介紹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情况。
- 1月27日** 馬克思又寄給“东邮报”編輯一封信,揭露布萊德洛。这封信于1月28日在該报发表。
- 1月30日** 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做了关于荷兰联合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章程的报告,并建議批准它們的章程;总委员会通过了馬克思的建議。恩格斯向总委员会做了关于米兰支部章程的报告,并建議予以批准;恩格斯的建議被通过。他还报告了协会在西班牙遭受迫害的事。
- 2月3日** 馬克思接受流亡在倫敦的公社社員普·奧·利沙加勒的提議,参加了由流亡的公社社員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組。
- 2月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前协会会员、巴枯宁主义者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政府奸細。由于法国流亡者向总委员会要求帮助,馬克思在发言中強調,必須促使英国政府就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被逐出法国一事提出抗議。
- 2月7日** 恩格斯請求米兰报纸“玫瑰小报”編輯发表駁斥意大利杂志“自由思想”对国际及其总委员会散布的謠言的声明。“自由思想”曾轉載俾斯麦派报刊对国际工人协会

- 的誣蔑。恩格斯的駁斥声明于2月20日在“玫瑰小报”发表。
- 2月9—1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英国記者、国际會員威·哈·賴利的邀請，为定于3月1日起出版的“国际先驅报”撰稿。
- 2月13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了瑞士当局对国际俄国支部成員吳亭进行搜查的事以及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馬克思提議就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政治路綫抱何种态度向該委员会提出质詢，因为比利时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报”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表示緘默。馬克思的提議得到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就是否有可能把“国际先驅报”当做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而加以利用的問題，进行調查研究。
- 2月15日** 恩格斯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拥护者“自由思想”的編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魯·斯蒂凡諾尼在意大利进行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謀活动。恩格斯建議李卜克內西同斯蒂凡諾尼公开断絕关系。李卜克內西用恩格斯这封信在意大利报刊上批評了斯蒂凡諾尼。
- 2月16日** 恩格斯在写給在日内瓦的貝克尔的信中，向他介紹了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西班牙同巴枯宁派进行的順利斗争。
- 2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把总委员会的一份正式委托书寄給在日内瓦的总委员会委員、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維·雷吉斯。总委员会委托雷吉斯到意大利去就地調查国际支部的实际情况和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的情况，此外还散发国际的主要文件和解釋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
- 2月20日** 恩格斯在总委員會會議上談了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

还报告了他同“国际先驅报”出版者賴利商談关于利用該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事。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对吳亭进行搜查这一警察暴行的声明。声明发表于2月24日的“东邮报”和3月2日的“国际先驅报”，国际里斯本支部机关刊物、工人报纸“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 3月号以及其他許多刊物上。

2月20日—3月初

馬克思准备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間的冲突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他研究了报纸上以及紐約来信中有关美国的国际联合会分裂的消息。

人名索引

二 画

八里桥——見古贊-蒙多邦。

三 画

小仲馬, 亚历山大 (Dumas, Alexandre (fils) 1824—1895)——法国作家和剧作家。——第 565、578 頁。

四 画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魯士將軍, 1871 年起为元帅, 反动的軍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魯士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魯士总參謀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參謀长 (1871—1888),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 24、31、57、77、143、163、183、190、192、195、200、210、262、263、267 頁。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 514 頁。

文普芬, 艾曼紐尔·費里克斯·德 (Wimpffen, Emmanuel-Félix de 1811—1884)——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軍軍长 (1870 年 8 月 31 日起), 在色当战役中麦克馬洪受伤后, 接

任夏龙軍团司令, 夏龙軍团战败后在色当投降书上签字。——第 84、86、93 頁。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資產階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論的創始人。——第 601、602、609 頁。

孔塞-杜美尼耳, 古斯达夫·安都昂·瑪丽 (Conseil-Dumesnil, Gustave-Antoine-Marie 1813—1877)——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軍的师长, 在色当被俘。——第 44 頁。

扎比茨基, 安东尼 (Zabicki, Antoni 1810 左右—1871)——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职业为排字工人; 1831 年后从波兰流亡国外,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起侨居英国, 倫敦民主派兄弟会领导人之一, 1863 年起出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之声报”, 波兰全国委员会書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71), 波兰通訊書記 (1866—1871)。——第 8、294、385、415 頁。

扎古利亚耶夫, 米哈伊尔·安得列也維奇 (Загуляев,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1834—1900)——俄国軍官和政論家, 1862—1883 年任“呼声报”政治部主任。——第 301 頁。

比果, 萊昂 (Bigot, Léon 1826—1872)

- 法国律师和政論家，左派共和党人；巴黎公社被鎮压后作为公社社員的辯护人出席凡尔賽法庭。——第434頁。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 ——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資产階級激进派，实证論者，倫敦大学教授；1870—1871年为爭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支持要求英国站在法国方面出来进行武装干涉的冒險要求；在英国报刊上为巴黎公社辯护。——第395頁。
- 比埃特里，約瑟夫·瑪丽 (Piétri, Joseph-Marie 1820—1902)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1866—1870)。——第5、371、538、547、552、560、577、625、651頁。
- 韦斯顿，約翰 (Weston, John)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72)，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第9、294、305、385、403、415、461、491頁。
- 韦德尔，奥古斯特·卡尔 (Werder, August Karl 1808—1887) ——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普魯士第十四軍軍长。——第148、159、164、184、194、211、228、239、241、243—246、254、255、262、264—266、275頁。
- 韦济尼埃，比埃尔 (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 ——法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因誹謗总委员会于1868年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联盟报”发行人和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員，該組織反对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418、673頁。
- 韦莫雷耳，奥古斯特 (Vermorel, Auguste 1841—1871) ——法国政論家，蒲魯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員；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受重伤，被俘后牺牲。——第413頁。
- 巴泰，昂利·茹尔 (Bataille, Henri-Jules 1816—1882) ——法国將軍，普法战争初期任第二軍的师长。——第25頁。
- 巴兰，海尔曼·路德維希 (Balan, Herman Ludwig 1812—1874) ——德国外交家，曾任駐布魯塞尔公使 (1865—1874)。——第300頁。
- 巴贊，弗朗斯瓦·阿希尔 (Bazaine, François Achille 1811—1888) ——法国元帅，保皇派；1863—1867年率領法軍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軍长，后任萊茵軍团司令，1870年10月在麦茨投降。——第36、38、42、45、46、56、58、59、62—64、69、70—79、81、82、89、93、94、111、112、136、138、146、161、163、166—168、171—173、179、196頁。
- 巴腊耳，欧仁 (Barral, Eugène 1808—1890) ——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軍队訓練总监。——第219頁。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ц,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408、443、494、512、516、518—520頁。

巴斯特利卡, 安得列 (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1870年10—11月馬賽革命发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696、699頁。

巴尔涅科夫男爵, 阿尔伯特·克利斯托夫·哥特利勃 (Barnekow, Albert Christoph Gottlieb, Freiherr von 1809—1895)——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六师师长。——第36頁。

巴特里 (Buttery, G. 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第384、415、460、491頁。

巴特米-圣伊雷尔, 茹尔 (Barthélemy-Saint-Hilaire, Jules 1805—1895)——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 凡尔賽十五人委员会委员和梯也尔的办公厅主任 (1871—1873), 外交部长 (1880—1881)。——第422頁。

巴黎伯爵——見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五 画

尼祿 (Nero 37—68)——羅馬皇帝 (54—68)。——第558頁。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新聞工作者; 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1871—1872), 比利时通訊書記 (1866),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曾参加保卫巴黎

(1870—1871),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 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会主义派別——可能派。——第460、491、492頁。

让罗, 若尔日 (Jeannerod, Georges 1832—1890)——法国軍官和新聞工作者, 普法战争初期为“时报”的战地記者。——第26、42、43、47、69、71頁。

古贊-蒙多邦, 沙尔·吉約姆·瑪丽·阿波利內尔·安都昂, 八里桥伯爵 (Cousin-Montauban, Charles-Guillaume-Marie-Apollinaire-Antoine,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法国將軍,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次鴉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軍指揮官 (1860), 1870年8—9月为陸軍大臣和政府首脑。——第15、49、55、129、173、345、539—540頁。

兰多尔 (Landor, R.)——美国新聞工作者, 1871年为“世界报”駐倫敦記者。——第681—686頁。

甘必大, 萊昂 (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員 (1870—1871), 該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 內閣总理兼外交部长 (1881—1882)。——第138、181、200、206、238、247、256、260、272、300、336、535、580、622、641、699頁。

汉德逊, 艾德蒙·紐曼斯·沃尔科特 (Henderson, Edmund Newmans Wolcott 1821—1896)——英国軍官, 倫敦警察局长 (1869—1886)。——第679頁。

东布罗夫斯基, 雅罗斯拉夫 (Dombrowski, Jaroslaw 1836—1871)——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波

- 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將軍，1871年5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牲。——第366頁。
- 圣伊雷尔——見巴特爾米-圣伊雷尔，茹尔。
- 圣阿尔諾，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陸軍大臣 (1851—1854)，1854年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第252頁。
- 皮克，茹尔 (Pic, Jules)——法国新聞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旗帜报”发行負責人。——第337、576、624頁。
- 皮阿，費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論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848年革命，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許多年利用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誹謗馬克思和国际，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第446、449、668、673頁。
- 皮卡尔，厄內斯特 (Picard, Ernest 1821—1877)——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党人，国防政府財政部长 (1870—1871)，梯也尔政府內务部长 (1871)，鎮压公社的劊子手之一。——第338、345、352、383、537、538、540、542、544、545、553、568、569、572、614、621、623、624、696頁。
- 皮卡尔，欧仁·阿尔图尔 (Picard, Eugène-Arthur 生于1825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和証券交易商，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党人，“自由选民”周报的主編，厄內斯特·皮卡尔的弟弟。——第338、537、538、624頁。
- 瓦揚，爱德华 (Vaillant, Édouard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員，国际总委員會委員 (1871—1872)，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法国社会党創建人之一，后为改良主义者。——第461、491、616、696、697、699、700頁。
- 瓦兰 (Wahlin)——国民自卫軍战士，巴黎公社社員，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杀害。——第618、637頁。
- 瓦什隆，路易 (Vacheron, Louis)——法国法学家，1871年任馬延省总檢察官。——第544頁。
- 瓦尔兰，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卓越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裝訂工人；左派蒲魯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委員，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賽分子枪杀。——第616頁。
- 瓦倫頓，路易·恩斯特 (Valentin, Louis-Ernest)——法国將軍，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18日起义前夕曾代理巴黎警察局长。——第345、346、371、540、552、568、578、616、620、651、656頁。
- 加萊尔，阿尔芒 (Carrel, Armand 1800—1836)——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自由派；“国民报”創办人之一和編輯。——第554、555頁。

-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 ——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临时政府成员(1848), 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 570、571 頁。
- 加利費侯爵, 加斯頓·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 1830—1909) ——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騎兵团团长, 在色当被俘, 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 镇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騎兵旅旅长。——第 352、353、386、546、578、620、639、640 頁。
- 加内斯科, 格莱哥里(GanESCO, Gregory 1830 左右—1877) ——法国新聞工作者, 原系羅馬尼亚人, 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 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者。——第 366 頁。
- 加里安(Gallien) ——公社国民自卫軍軍官, 曾把木兰-薩克多面堡駐軍的口令出卖給凡尔赛分子。——第 572、578 頁。
- 加里波第, 朱澤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 担任由国民自卫軍、法国和外国志願兵組成的佛日軍团司令。——第 215、241、260、263、264、267、271 頁。
- 加里波第, 里乔蒂(Garibaldi, Ricciotti 1847—1924) ——朱·加里波第之子,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 任佛日軍团的旅长。——第 194 頁。
- 卡龙, 沙尔·亚历山大·德(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 ——法国国家活动家, 財政总稽核(1783—1787),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領袖之一。——第 370、557、654 頁。
- 卡貝, 埃蒂耶納(Kabet, É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論家, 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 “伊加利亚旅行記”一书的作者。——第 387、392 頁。
- 卡諾, 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派, 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組織者之一。——第 51 頁。
- 卡梅克, 格奥尔格·阿尔諾德·卡尔(Kameke, Georg Arnold Karl 1817—1893)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四师师长, 以后曾领导巴黎的圍攻作业; 陸軍大臣(1873—1883)。——第 36、241 頁。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5—6月任陸軍部长, 极端殘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政府首腦(1848年6—12月)。——第 381、543、546、562、616、628、636 頁。
- 卡緬斯基, 加甫利尔·巴甫洛維奇(Камонский, Гавриил Павлович 1824—1898)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沙皇政府的国外間諜, 1872年由于制造假的阿西格那齐紙币而受到瑞士法庭缺席审判, 并被判处徒刑。——第 529 頁。

- 卡特利諾, 昂利·德 (Cathelineau, Henri de 1813—1831) —— 法国將軍, 保皇派, 普法战争和鎮压巴黎公社时期任布列塔尼和万第的志願軍指揮官。——第 552、649、651 頁。
- 卡迪納耳·馮·維德恩, 格奧爾格 (Cardinal von Widdern, Georg 1841—1920) —— 德国軍官和軍事著作家; 写过許多战略、战术、軍事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20、21 頁。
- 卡斯提奧, 阿德耳松 (Castiau, Adelson 1804—1879) —— 比利时律師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3—1848 年为众議院議員。——第 697 頁。
- 卡斯塔尼, 阿尔芒·亚历山大·德 (Castagny, Armand-Alexandre de 1807—1900) —— 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的师长, 在麦茨被俘。——第 46 頁。
- 弗洛孔, 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改革报”編輯之一, 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員。——第 665 頁。
- 弗朗斯瓦 (François) —— 法国国民自衛軍战士, 公社社員; 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杀害。——第 618、637 頁。
- 弗兰克尔, 列奧 (Frankel, Leo 1844—1896) —— 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首飾匠; 巴黎公社委員, 曾領導劳动和交換委员会;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創始人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366、461、492、576、606、697 頁。
- 弗兰澤茨基, 爱德华 (Fransecky, Eduard 1807—1890) ——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軍軍长。——第 260 頁。
- 弗罗薩尔, 沙尔·奧古斯特 (Frossard, Charles-Auguste 1807—1875) —— 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軍軍长, 在麦茨被俘。——第 25、33、34、36—38、41、42、46、62、66、73、165 頁。
- 弗路朗斯, 古斯达夫 (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 —— 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 布朗基主义者, 1870 年 10 月 31 日和 1871 年 1 月 22 日巴黎起义的領導者之一; 巴黎公社委員, 1871 年 4 月被凡尔賽分子野蛮杀害。——第 345、349、352、546、572、580、635、639、674 頁。
-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 —— 德国政論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新奧得报”和“新聞报”編輯部工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 “新自由报”的創办人和編輯 (1864—1872)。——第 405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 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 178、389 頁。
- 弗里德里希-卡尔 (Friedrich-Karl 1828—1885) —— 普魯士亲王, 德国將軍, 1870 年 10 月起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軍团司令。——第 23、26、33、37、38、43、45、69、75、93、112、158、164、183、184、188—191、193、197、199、201、202、211、212、220—223、227—229、238、239、243、245、246、256、264、267—269、271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 1831—1888)——普魯士王儲, 德國將軍, 1870年10月起為元帥; 後為普魯士國王和德國皇帝, 稱弗里德里希三世(1888); 普法戰爭時期任第三軍團司令。——第23、26、29、32、33、37、62、73—75、77、78、81、84、87、158、191、210、307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國王(1797—1840)。——第106、210、215—218頁。
- 弗里德里希-弗蘭茨第二 (Friedrich-Franz II 1823—1883)——梅克倫堡-施韋林大公(1842—1883), 德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曾先後任德國沿海地區軍隊的司令和在巴黎南部作戰的兵團司令。——第158、182、190、191、193、194、196、197、200、211、220—222、225、226、238、239、262頁。
- 布伊, 卡季米爾 (Bouis, Casimir 1843左右—1916)——法國新聞工作者, 布朗基主義者, 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巴黎公社委員; 曾任調查國防政府活動的委員會的主席, 公社被鎮壓後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亞島。——第579頁。
- 布恩, 馬丁·詹姆士 (Boon, Martin James)——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職業是機械工; 奧勃萊恩的社會改良主義觀點的信徒,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9—1872), 土地和勞動同盟書記, 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2)。——第8、293、384、415、460、491頁。
- 布魯托 (Brutto)——巴黎公社社員, 曾主持檢查國防政府賬目的工作。——第674頁。
- 布林德, 卡爾 (Blind, Karl 1826—1907)——德國新聞工作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運動的參加者; 五十年代為倫敦德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黨人, 普法戰爭時期及其後是凶惡的沙文主義者。——第279、280頁。
- 布拉斯, 奧古斯特 (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國新聞工作者, 德國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後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麥的擁護者, “北德總匯報”發行人。——第324頁。
- 布朗舍, 斯坦尼斯拉 (Blanchet, Stanislas 生於1833年) (真姓為普里耳 Pourille)——還俗的僧侶, 商人和警探; 巴黎被圍時期在國民自衛軍服役, 被選為巴黎公社委員, 1871年5月被揭發和逮捕, 公社被鎮壓後流亡瑞士。——第368頁。
-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國革命家, 空想共產主義者, 許多秘密社團和密謀活動的組織者, 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 法國無產階級運動最著名的領袖, 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義的領導者之一, 公社時期在監獄中。——第318、345、349、381、572、579、580、635頁。
- 布尔巴基, 沙尔 (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法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先後任近衛軍指揮官、第十八軍軍長和東方軍團司令。——第148、201、219、223、226—228、239、243—247、254—256、259—268、270、271、274—277頁。
- 布萊德洛, 查理 (Bradlaugh, Charles

- 1833—1891)——英国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派, “国民改革者” 周刊的編輯, 曾猛烈攻击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 514、523、524 頁。
- 布雷索耳, 安都昂·奧班·德(Bressoles, Antoine-Aubin de 1828—1891)——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四軍軍长。——第 259 頁。
- 布律涅耳, 安都昂·馬格魯瓦尔(Brunel, Antoine-Magloire 生于 1830 年)——法国軍官,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和巴黎公社委員; 1871 年 5 月遭凡尔賽分子枪击, 受重伤,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第 387 頁。
- 布呂歇耳, 格布哈尔德·勒勃萊希特(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魯士元帥, 1793—1794 年曾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1806、1813—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揮官。——第 78、212 頁。
- 布列德尼克, 弗雷德里克(Bradnick, Frederick)——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2), 1871 年为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一起反对大会的決議。——第 8、293、384、415、460、491 頁。
- ## 六 画
- 西蒙, 茹尔(Simon, Jules 1814—189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温和的资产階級共和党人, 制宪議會議員(1848—1849), 国防政府的成員, 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 內閣总理(1876—1877)。——第 345、540、571 頁。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魯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资产階級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352 頁。
-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倫敦,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 年 11 月—1872 年),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魯塞爾代表大会(1868)、巴塞爾代表大会(1869)、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在国际里为馬克思的路綫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創始人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8、293、384、415、460、491、528 頁。
- 达尔布瓦, 若尔日(Darbois,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 1863 年起为巴黎大主教, 1871 年 5 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 381、546、547、549、577、579、636 頁。
- 考萊伯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家, 駐巴黎大使(1852—1867)。——第 412 頁。
- 艾尔皮金,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諾維奇

- (Элл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侨居瑞士,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第409、498頁。
- 华施貝恩,艾利修·本杰明(Washburne, Elihu Benjamin 1816—1887)——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共和党,曾任駐巴黎公使(1869—1877),实行反对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策。——第411—415頁。
-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論家,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委員,“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六年徒刑,六十至七十年代是进步党人。——第528頁。
- 吉奧,阿尔丰斯·西蒙(Guidod, Alphonse-Simon生于1805年)——法国將軍,普法战争的参加者,1870—1871年巴黎被圍时期为炮兵总指揮。——第337、536、623頁。
- 吉約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會員,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組織者之一,“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簡报”的編輯;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44、520頁。
- 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1845—1894)——俄国大公,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俄国王位继承者,1881年起为皇帝,称亚历山大三世。——第308頁。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290、301、307、308頁。
- 亚历山得拉(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第350、636頁。
- 托馬,克列芒(Thomas, Clément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將軍,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議員,鎮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国民自卫軍司令(1870年11月—1871年2月),背叛地破坏城防,1871年3月18日被起义士兵枪毙。——第348—350、354、373、374、376、542、544、545、548、580、614、616、632、634—636、641頁。
- 托倫,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魯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賽分子,被开除出国际。——第321、353、395、396、520、697頁。
-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伊万諾維奇(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杰出的俄国軍事工程师,將軍,1854—1855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組織者之一。——第233頁。
- 米涅,克勞德·埃蒂耶納(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軍官,

- 米涅式步槍發明者。——第 129 頁。
- 米歇爾，亞歷山大·厄內斯特 (Michel, Alexandre-Ernest)——法國將軍，普法戰爭時期任盧瓦爾軍團騎兵師師長。——第 219 頁。
- 米拉波，奧諾萊·加布里埃爾 (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活動家，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利益的代表者。——第 340 頁。
- 米爾納，喬治 (Milner, George)——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愛爾蘭人，奧勃萊恩的社會改良主義觀點的信徒，全國改革同盟、土地和勞動同盟盟員，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8—1872)，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1872 年秋起為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第 8、294、385、415、461、491 頁。
- 米爾斯，查理 (Mills, Charles)——英國工程師，1871 年為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 385、419 頁。
- 米里哀爾，讓·巴蒂斯特 (Millière, Jean-Baptiste 1817—1871)——法國新聞工作者，左派蒲魯東主義者，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曾批評梯也爾政府，為巴黎公社辯護，1871 年 5 月被凡爾賽分子槍殺。——第 337、389、393、396、537、620、623、679 頁。

七 画

- 呂耳 (Rühl, J.)——德國工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會員，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70—1872)。——第 8、294、385、415、461、491 頁。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524 頁。
- 里德，羅伯特 (Reid, Robert)——英國新聞工作者，1871 年為英美報紙駐法國通訊員，同情巴黎公社。——第 411—414 頁。
- 吳亭，尼古拉·伊薩柯維奇 (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國革命家，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土地和自由”社社員，1863 年起流亡英國，後遷瑞士；國際俄國支部的組織者之一，“人民事業”編輯部委員 (1868—1870)，“平等報”編輯之一 (1870—1871)，曾進行反對巴枯寧及其信徒的鬥爭，1871 年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代表，七十年代中脫離了革命運動。——第 458、529、700 頁。
- 希普頓 (Shipton)——英國工聯主義者，土地和勞動同盟盟員，同奧哲爾關係密切。——第 691 頁。
- 李特列，艾米爾 (Littre, Émile 1801—1881)——法國資產階級哲學家，語文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第 616 頁。
- 李卜克內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一國際會員，德國工人運動中反對拉薩爾主義、捍衛國際的原則的積極戰士，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 (1869) 代表，1867 年起為國會議員，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建人和領袖之一，“人民國家報”編輯 (1869—1876)；在個別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的立場，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反對普魯士容克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計劃，並聲援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戰友。——第 297、299、304、527、697、701、702 頁。
- 庇護九世 (Pius IX 1792—1878)——羅

- 馬教皇(1846—1878)。——第 179、516 頁。
- 亨利二世(Henri II 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第 126 頁。
- 亨利五世——見尚博尔, 昂利·沙尔。
- 沙斯波, 安都昂·阿尔丰斯(Chassepot, Antoine-Alphonse 1833—1905)——法国军事发明家。——第 29、129 頁。
- 沙列特·德·拉·康特里男爵, 阿塔納茲(Charette de la Contrie, Athanase, baron de 1832—1911)——法国将军, 保皇党人, 普法战争时期为教皇的朱阿夫兵的指挥官, 后为西方志愿兵部队的指挥官。——第 552、620、649、651 頁。
- 麦克唐奈, 帕特里克(MacDonnel, J. Patrick 約生于 1845 年)——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2 年侨居美国, 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 385、415、419、461、492 頁。
- 麦克馬洪, 瑪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 后任夏龙军团司令, 在色当被俘,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凡尔赛军队总司令, 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 29、31—33、36、37、41、42、44、45、47、48、56、59、62、71—90、93、99、116、129、166、171、173、174、187、376、381、567、652 頁。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許多筑城学和圍攻方面的著作。——第 100、109、111、239 頁。
- 沃尔弗, 魯伊治(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 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 418、688 頁。
- 苏拉(魯齐烏斯·科尔奈利烏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 138—7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为执政官(公元前 88)和独裁者(公元前 82—79)。——第 342、377 頁。
- 苏桑, 路易(Susane, Louis 1810—1876)——法国将军, 曾任陆军部军械局局长多年, 写过許多法军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337、536、623 頁。
- 苏舍, 路易·加布里埃尔(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154、155 頁。
- 貝累, 沙尔(Beslay, Charles 1795—1878)——法国企业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际会员, 蒲魯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 駐法兰西银行的代表; 奉行拒絕銀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銀行內务的政策,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第 342、553 頁。
- 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28 頁。
- 貝利耶, 比埃尔·安都昂(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

- 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正統主义者。——第 631 頁。
- 貝熱瑞，茹尔·維克多(Bergeret, Jules-Victor 1839—1905)——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公社委員，国民自卫軍將軍，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后迁美国。——第 351、616、617、637 頁。
- 貝奈德克，路德維希(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奧地利將軍，1866 年奧普戰爭時期同普軍作戰的奧軍總司令。——第 38 頁。
- 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洛琳·斐迪南達·路易莎(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de Naples, duchesse de 1798—1870)——正統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 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力浦。——第 339、554、608、627 頁。
- 克楠，菲力浦(Coenen, Philipp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安特卫普“工人报”編輯部秘书，国际布魯塞爾代表大会(1868)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支持巴枯寧派，后为比利时社会黨組織者之一。——第 320 頁。
- 克勒尔(Keller)——德国將軍，普法戰爭時期任旅长。——第 276 頁。
- 克魯扎，让(Crouzat, Jean 1813—1879)——法国將軍，普法戰爭時期任第二軍軍长。——第 219 頁。
- 克雷美，卡米尔(Crémer, Camille 1840—1876)——法国將軍，普法戰爭時期任东方軍团独立師师长。——第 241、274—277 頁。
-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細木工聯合会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工联倫敦理事會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員，国际总委員會委員和总書記(1864—1866)，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和日內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員會；反对革命策略，在爭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資產階級进行勾結，普法战争时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后为自由黨人，議會議員(1885—1895 和 1900—1908)。——第 493 頁。
- 克萊因，約翰·雅科布(Klein, Johann Jacob 約生于 1818 年)——科倫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審法庭宣告无罪。——第 528 頁。
- 克呂澤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活动家，国际會員，追随巴枯寧派，里昂和馬賽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員，軍事代表(1871 年 4 月)，公社被鎮压后流亡比利时。——第 433、572 頁。
- 克勞塞維茨，卡尔(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魯士將軍和資產階級最杰出的軍事理論家。——第 179 頁。
- 杜朗，古斯塔夫·保尔·艾米尔(Durand, Gustave-Paul-Émile 生于 1835 年)——法国首飾匠，警探，公社被鎮压后在倫敦冒充流亡者；1871 年法国人支部書記，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第 469、500、520 頁。
- 杜埃，阿伯尔(Douay, Abel 1809—

- 1870)——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軍的师长，在維桑堡战役中陣亡。——第 41 頁。
- 杜埃，費里克斯 (Douay, Félix 1816—1879)——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軍軍长，在色当被俘；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凡尔賽軍队第四軍軍长。——第 37、39、42、44、46、56、60、62、71、73、84、116、171、376 頁。
- 杜邦，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 年起住在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1 月—1872 年)，法国通訊書記 (1865—1871)，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的主席，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馬克思的路綫；1870 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組織了国际支部，1872 年参加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1874 年迁居美国。——第 8、294、385、415、460、491、494、673 頁。
- 杜邦魯，費里克斯 (Dupanloup, Félix 1802—1878)——法国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天主教党領袖之一，奥尔良主教 (1849 年起)，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214、217、668 頁。
- 杜瓦尔，艾米尔·維克多 (Duval, Émile-Victor 1841—187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鑄工；国际會員，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員，公社国民自卫軍將軍，1871 年 4 月 4 日被俘后遭凡尔賽分子枪杀。——第 352、546、572、638、674 頁。
- 杜克罗，奧古斯特·亚历山大 (Ducrot, Auguste-Alexandre 1817—1882)——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軍的师长，后任第一軍軍长和巴黎第二軍团司令；鎮压巴黎公社时曾参加組織凡尔賽軍队的工作，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奥尔良党人。——第 116、130、182、191、204—206、208、249、612 頁。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 (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公共工程大臣 (1839—1840)，内务部长 (1848 和 1849)，司法部长 (1871—1873、1875—1876 和 1877—1879)，內閣总理 (1876、1877—1879)。——第 345、351、372—374、539、542—544、568、569、571、575、601、625、654 頁。

八 画

- 雨果，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偉大的法国作家。——第 143 頁。
- 佩恩，昂利·德 (Pène, Henri de 1830—1888)——法国新聞工作者，保皇派，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 350、617、637、715 頁。
- 坦恩-腊特扎姆豪森男爵，路德維希·薩姆松 (Tann-Rathsamhausen, Ludwig Samson, Freiherr von und zu der 1815—1881)——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巴伐利亚第一軍軍长。——第 148、158、164、176、181、182、184、190、195、207、220、225、228、262 頁。
-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中

- 亞細亞的統帥和征服者。——第 352、564、639 頁。
- 金累克，亞歷山大·威廉 (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 ——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黨人。——第 252 頁。
- 彼爾茨，格奧爾格·亨利希 (Pertz, Georg Heinrich 1795—1876) ——德國歷史學家，溫和的保守黨人，寫過德國歷史方面的著作。——第 217 頁。
- 昂伯爾尼 (Amberny) ——瑞士法學家。——第 529 頁。
- 卓瓦基尼 (Giovacchini, P.)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71 年為意大利通訊書記。——第 385、415 頁。
- 孟德斯鳩，沙爾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傑出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君主立憲制的理論家。——第 360、613、616 頁。
- 圖姆普林格，威廉 (Tümping, Wilhelm 1809—1884) ——德國將軍，普法戰爭時期任第六軍軍長。——第 204 頁。
- 武爾姆澤爾，達哥貝爾特·濟格蒙德 (Wurmser, Dagobert Siegmund 1724—1797) ——伯爵，奧地利元帥，1796 年指揮在意大利的奧軍，被波拿巴打敗數次後在曼都亞要塞投降。——第 70 頁。
- 林肯，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傑出的美國國家活動家，共和黨創建人之一，美國總統 (1861—1865)；美國內戰時期在人民群眾的影響下實行了許多重要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這些改革意味着轉而用革命的方法進行戰爭；1865 年 4 月被奴隸主的奸細刺殺。——第 558、565、652 頁。
- 林特恩 (Lintern, W.) ——英國工聯主義者，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70)。——第 8 頁。
- 舍弗爾 (Scheffer) ——法國國民自衛軍戰士，公社社員。——第 353、566、578、640 頁。
- 舍耳歇，維克多 (Schoelcher, Victor 1804—1893)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左派共和黨人，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為巴黎國民自衛軍炮兵軍團指揮官，1871 年國民會議員；妄圖勸說公社向梯也爾政府投降。——第 601、615 頁。
- 居萊，費倫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 ——伯爵，奧地利將軍，原系匈牙利人，鎮壓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陸軍大臣 (1849—1850)，1859 年奧意法戰爭初期曾指揮奧地利軍隊，在馬振塔戰敗。——第 37 頁。
- 居欣邁斯泰爾，弗里德里希 (Küchenmeister, Friedrich 1821—1890) ——德國醫生，傑出的寄生蟲學家，寫過許多科學著作。——第 322 頁。
- 尚濟，安都昂·阿爾弗勒德·歐仁 (Chanzy, Antoine-Alfred-Eugène 1823—1883) ——法國將軍，普法戰爭時期先後任第十六軍軍長和盧瓦爾第二軍團司令，1871 年國民會議員。——第 219、222、223、225、226、228、238、239、243、245—247、254、256、269、270、272、549、579 頁。
- 尚博爾伯爵，昂利·沙爾 (Chambord, Henri-Charles, comte de 1820—1883) ——波旁王朝長系的最後代表，查理十世之孫；1830 年七月革命勝利

- 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追求者，号称亨利五世。——第 325、650 頁。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奧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1848 年 6 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軍司令，曾参加驅散巴黎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流放，1859 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萊茵軍团司令部任职，在麦茨被俘；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351、555、618、638 頁。
- 法伊，比埃尔·路易·沙尔·德(Faillly, Pierre-Louis-Charles de 1810—1892)——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軍軍長，在色当被俘。——第 36、41、42、44、45、56、62、71、73、84、116、165、171、173 頁。
-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統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人和鎮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动者。——第 631 頁。
-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1848 年先后任內务部秘书长、外交副大臣，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1848—1851)，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簽訂和約的談判；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 4、120—123、259、267、268、329、336、337、342、345、349、368、375、387—390、392、393、401、407—409、446、449、494、535—540、549、554、556、559、568、570、576、581、582、612、615、616、617、621—624、635、636、665、666、671、677、688、691、692、696 頁。
- 帕拉丹——見奧雷耳·德·帕拉丹。
- 帕涅尔，詹姆斯(Parnell, James)——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1870)。——第 8、294 頁。
- 帕耳埃尔——見馬丁·德·帕耳埃尔。
- 帕麦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依靠該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內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02 頁。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559、561、649 頁。
- 波拉，卓万尼(Bora, Giovanni)——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 年任意大利通訊書記。——第 8、294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約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侖第一之長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 172 頁。
- 波拿巴，約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侖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拿破侖第三的堂弟，在普法战争初期进行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談判；綽号普隆-普隆和紅色亲王。——第 279、325

- 頁。
- 波拿巴王朝 (Bonaparte) —— 法国王朝(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
—— 第 167、551 頁。
- 阿西,阿道夫·阿尔丰斯(Assi, Adolphe-Alphonse 1840—1886) ——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
—— 第 318、396、435 頁。
- 阿弗尔,德尼·奥古斯特(Affre, Denis-Auguste 1793—1848) —— 法国神甫,巴黎大主教(1840—1848),巴黎 1848 年六月起义时被政府軍士兵枪杀,当时他正企图劝說起义的工人放下武器。
—— 第 381、546、636 頁。
- 阿斯特,恩斯特·路德維希(Aster, Ernst Ludwig 1778—1855) —— 普魯士將軍,軍事工程师。—— 第 95 頁。
- 阿尔伯特(Albert 1828—1902) —— 薩克森王儲,1873 年起为薩克森国王;德国將軍,1871 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薩克森)軍軍长,后任第四(麦士)軍团司令。—— 第 80、158、166 頁。
- 阿尔諾德,若尔日(Arnold, Georges 生于 1840 年) —— 法国建筑师,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 第 413 頁。
- 阿尔勃萊希特(Albrecht 1809—1872) —— 普魯士亲王,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騎兵师师长。—— 第 182 頁。
- 阿尔勃萊希特(Albrecht 1837—1906) —— 普魯士亲王,前者的儿子,德国將軍,后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騎兵旅旅长。—— 第 240 頁。
- 阿尔文斯累本,康斯坦丁(Alvensleben, Constantin 1809—1892) —— 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軍长。—— 第 46 頁。
-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 ——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領袖之一,职业是紅木工,粗細木工联合会总書記(1862—1871),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8—1872),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 年拒絕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 第 8、293、460、491 頁。
- 罗,哈里埃特(Law, Harriet 1832—1897) —— 著名的英国无神論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7—1872)和曼彻斯特支部成員(1872)。—— 第 491 頁。
- 罗奇,約翰(Roach, John) ——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代表(1872),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通訊書記(1872),在委员会里附和改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 第 385、409、415、419、461、491 頁。
- 罗沙,沙尔(Rochat, Charles) ——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社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荷兰通訊書記(1871—1872),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第 385、461、492 頁。
- 罗班,保尔(Robin, Paul 生于 1837 年) —— 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領袖人之一(1869 年起),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1),国际巴塞

- 尔代表大会(1869)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代表。——第463、464、690頁。
- 罗昂, 阿尔勃萊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德国国家活动家和軍事活动家, 1873年起为元帅, 普魯士軍閥代表人物之一, 陸軍大臣(1859—1873)和海軍大臣(1861—1871), 曾改編普魯士軍隊。——第114頁。
- 罗比耐, 让·弗朗斯瓦·欧仁(Robinet, Jean-François-Eugène 1825—1899)——法国医生和历史学家, 实证論者, 共和党人; 曾参加1848年革命, 1870—1871年圍城时期为巴黎的区长,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盟員, 主張凡尔賽同公社和解。——第384、395頁。
- 罗赫納, 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約生于1824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細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1月—1867年和1871—1872),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和1871)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84、419、460、491頁。
- 罗倫茲, 約瑟夫(Lorenz, Joseph 1814—1879)——奧地利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104頁。
- 罗倫佐, 安賽尔莫(Lorenzo, Anselmo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印刷工人; 国际會員(1869年起),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書記(1872); 反对巴枯宁派。——第445、506、696頁。
- 罗什-朗貝尔(Roche Lambert)——法国官員, 普野-克尔蒂約的女婿, 1871年任卢瓦尔省总收稅官。——第541頁。
- 罗什弗尔, 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聞工作者,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員(1870年9—11月); 曾譴責凡尔賽分子的反革命政策, 但同时又反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 巴黎公社被鎮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 八十年代末轉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陣营。——第156、249頁。
- 拉丰(Lafont)——法国官員, 1871年为監獄总督察。——第579頁。
- 拉菲特, 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金融資產階級代表, 政府首腦(1830—1831)。——第339、554頁。
- 拉梅耐, 費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甫, 政論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613頁。
- 拉瓦累, 泰奧菲尔·塞巴斯提安(Laval-lée, Théophile-Sébastien 1804—1866)——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軍事地理学家。——第126頁。
- 拉克雷特尔, 沙尔·尼古拉(Lacretelle, Charles-Nicolas 1822—1891)——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軍的师长, 在色当被俘;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当时任凡尔賽軍隊第二軍的师长。——第572頁。
- 拉隆西耶尔·勒·努里, 卡米尔·阿达耳貝尔·瑪丽, 克朗芒男爵(La Roncière Le Nourry, Camille-Adalbert-Marie, baron Clément de 1813—1881)——法国海軍將領, 1870—1871年巴黎被圍期間任巴黎第三軍团的师长, 后任独立軍軍長。——第204頁。

拉罗什雅克兰, 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Auguste-Georges 1805—1867) ——侯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正統派领导人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后为第二帝国參議員。——第 631 頁。

拉德茨基, 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 奧地利元帅, 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奧軍指揮官; 1848—1849 年殘酷地鎮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7 年 2 月为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95 頁。

拉德米罗, 路易·勒奈·保尔·德 (Ladmirault, Louis-René-Paul de 1808—1898) ——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軍軍长, 在麦茨被俘;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当时任凡尔賽軍隊第一軍軍长, 巴黎总督(1871—1878)。——第 36、38、41、42、69、165 頁。

拉法格 (Lafargue, J. 死于 1870 年或 1871 年) ——保尔·拉法格的父亲。——第 431 頁。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馬克思主义宣傳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西班牙通訊書記 (1866—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1869—1870),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法国工人党的創建人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 430—432、673、704、705、707—715 頁。

拉法格, 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 ——卡尔·馬克思的二女儿,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68 年起为保·

拉法格的妻子。——第 430—432、466、704、705、707、710—713 頁。

九 画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資产階級妥协的立場,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是在倫敦的小資产階級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反对巴黎公社。——第 419、601、608、665、666、680、692 頁。

荣克, 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 ——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侨居倫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瑞士通訊書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总委员会财务委員 (1871—1872),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以及倫敦代表會議 (1871) 主席,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馬克思的路綫, 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領袖之一。——第 8、294、385、415、461、463、464、492 頁。

胡利曼 (Hurliman)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倫敦瑞士协会的代表。——第 460、491 頁。

迪耳克, 查理·温特沃思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自由党激进派領袖之一, 外交副大臣 (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1882—1885)。——第 505 頁。

哈里斯, 乔治 (Harris, George)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后为宪章主义者奧勃

- 萊恩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書記 (1870—1871)。——第 8、293、385、415、460、491 頁。
-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 ——英国政論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動家。——第 398、399、401、403 頁。
- 欧仁妮——見蒙蒂霍，欧仁妮。
-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 (Haussmann, Georges-Eugène 1809—1891)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塞納省省长 (1853—1870)，曾领导改建巴黎的工作。——第 107、367、380 頁。
- 若貝尔，伊波利特·弗朗斯瓦 (Jaubert, Hippolyte-François, comte 1798—1874) ——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梯也尔內閣的公共工程大臣 (1840)，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383、648、678 頁。
- 若昂納尔，茹尔 (Johannard, Jules 1843—1888)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石印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8—1869、1871—1872) 和意大利通訊書記 (1868—1869)，1870 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員，追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倫敦，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460、491 頁。
- 柯恩或柯因，詹姆斯 (Cohn 或 Cohen, James)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倫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7—1871)，丹麥通訊書記 (1870—1871)，国际布魯塞爾代表大会 (1868) 和倫敦代表會議 (1871) 的代表。——第 9、294、385、415 頁。
- 柯克倫-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夏尔特 (Cochrane-Baillie, Alexander Dundas Ross Wishart 1816—1890)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保守党人，議會議員。——第 493—495 頁。
-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維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 ——俄国革命家，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0)；曾將“資本論”第一卷一大部分譯成俄文；馬克思的朋友。——第 294 頁。
- 洛伊卡特，魯道夫 (Leuckart, Rudolf 1822—1898) ——德国杰出的寄生虫学家。——第 322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魯士国王 (1861—1888)，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14、77、79、92、102、172、206、210、215、286、300、301、307、375、621、701、702 頁。
- 威尔士亲王夫人——見亚历山得拉。
- 威勒尔，乔治·威廉 (Wheeler, George William)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員 (1864—1865、1865—1867)，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第 493 頁。
- 威灵頓公爵，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 ——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戰爭中指揮軍隊，历任軍械总长 (1818—1827)，英軍总司令

- (1827—1828, 1842—1852), 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1835)。——第 188 頁。
- 科尔崩, 克劳德·昂提姆 (Corbon, Claude-Anthime 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党人, 制宪議會議員(1848—1849); 第二帝国崩潰后任巴黎的区长,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336, 622 頁。
- 科尔布 (Kolb)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1)。——第 384, 415 頁。
- 科尔布,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 政論家和統計学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第 323 頁。
- 科尔蒙太涅, 路易·德 (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 左右—1752)——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写过許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144 頁。
-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401, 408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Kossuth, Lajo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腦, 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 505 頁。
- 科特洛貢伯爵, 路易·沙尔·艾曼紐尔 (Coëtlogon, Louis-Charles-Emanuel, comte de 1814—1886)——法国官員, 波拿巴主义者, 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 350, 617, 637 頁。
- 施美林 (Schmeling)——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預备师师长。——第 159, 262 頁。
- 施穆茨 (Schmutz)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1)。——第 8, 294 頁。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警官, 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法战争时期为軍事警察局局长和在法国境內的德国間諜活动和反間諜組織的領導人。——第 299, 314, 519, 520 頁。
- 施托什, 阿尔勃萊希特 (Stosch, Albrecht 1818—1896)——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德軍軍需长官、梅克倫堡大公指揮的軍团的參謀长, 駐法国的德国占領軍參謀长(1871)。——第 226 頁。
- 施韦澤, 約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薩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 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阻撓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 年他同普魯士当局的勾結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 696 頁。
- 施奈德尔, 約瑟夫 (Schneider, Josef)——德国工人, 拉薩尔分子,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1872 年 1 月因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 曾在德国报纸上对馬克思及其拥护者进行誣蔑性的攻击。——第 527 頁。
- 施瓦尔岑堡, 卡尔·菲力浦 (Schwarzenberg, Karl Philipp 1771—1820)——公爵, 奧地利元帅和外交家, 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 1813—1814 年

反法同盟联軍总司令。——第 78 頁。
施图普納格耳, 斐迪南 (Stülpnagel, Ferdinand 1813—1885)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师师长。——第 36 頁。

施維茨格貝耳, 阿德馬尔 (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国际會員,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1872 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第 498、520 頁。

十 画

唐森, 威廉 (Townshend, William)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第 8、294、385、415、461、491 頁。

索尼, 路易·加斯东·德 (Sonis, Louis-Gaston de 1825—1887)。——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七軍軍长。——第 219 頁。

席尔, 斐迪南 (Schill, Ferdinand 1776—1809) ——普魯士軍官, 抗御拿破侖軍队的游击队长, 1809 年策动武装起义, 在战斗中陣亡。——第 215、216 頁。

俾斯麦, 奧托 (Bismark, Otto 1815—1898) ——公爵, 普魯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魯士容克的代表; 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62), 普魯士首相 (1862—1871), 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統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878)。——第 6、120—123、134、144、267、268、290、299、300、327、337、339、341、343、345、346、361、368、371、375、382、383、388、390、393、426、514、

516、527、536、543、549、551、552、559、582、583、605、610、623、630、640、649、651、654、656、657、671、677、688、696 頁。

庫梅尔, 斐迪南 (Kummer, Ferdinand 1816—1900)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三后备师师长和第十五师师长。——第 136、158 頁。

爱尔威, 爱德华 (Hervé, Edouard 1835—1899) ——法国政論家, “巴黎报” 创办人之一和主編, 资产階級自由主义者, 第二帝国崩潰后为奧尔良党人。——第 378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148、170、173、183、184、199、200、207、225、266、268、269、275、276、297、298、303、306、310、385、401、415、422、423、461、492、506、508—513、526—528、667、669、671、675、687、690 頁。

倍倍尔, 奧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鑄工; 1867 年起領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會員, 国会議員 (1867 年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場, 支持巴黎公社;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錯誤, 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 297、299、304、697、701、702 頁。

涅恰也夫, 謝尔盖·格納迪也維奇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俄国密謀革命家, 1868—

- 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莫斯科的革命組織的創始人；流亡瑞士（1869年起），1869—1871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給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一保罗要塞。——第409、470、529頁。
-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特（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魯士將軍和軍事政治活动家，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打败后任軍事改革原則制訂委员会主席；陸軍大臣（1807—1810）和总參謀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179—180頁。
-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諾維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2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書記，1872年为抗議开除巴枯宁而退出国际。——第458頁。
- 泰勒，彼得·阿尔弗勒德（Taylor, Peter Alfred 181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派，議會議員。——第669頁。
- 泰勒，阿尔弗勒德（Taylor, Alfred）——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第385、409、415、419、461、491頁。
- 泰費尔（Taillefer）——同出版波拿巴派報紙“旗帜报”有关的舞弊案的参与者。——第337、338、576、624頁。
- 烏里克，让·雅克·阿列克西斯（Uhrich, Jean-Jacques-Alexis 1802—1886）——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斯特拉斯堡要塞司令。——第101、121頁。
- 烏迪諾，尼古拉·沙尔·維克多（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1791—1863）——法国將軍，奥尔良党人，1849年率領軍隊鎮压羅馬共和国。——第628頁。
- 烏尔卡尔特，戴維（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輝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403頁。
-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約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7、25、37、62、70、75、78、95、112、166、172、179、215、218、273、275、282、289、341、365、548、563、584、585、596、626、630、652頁。
- 拿破侖第三（路易-拿破侖·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統（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6、13、14、17、25、27—30、33—35、37—42、48、53—56、61、62、64、76、103、104、107、114、118、125、161、169—175、196、206、268、280、285、286、290、291、293、305、309、323—328、337、341、344、347—349、356、357、361、364—369、373、376、388、395、512、537、541、543、544、552、553、555、560、563、570、576、578、579、581、586、590、596、610、621、623、624、626、630、631、635、641、648、649、651、652、658、666、667、671、688、692、701頁。
- 哥本，奧古斯特·卡尔·克利斯提安（Goeben, August Karl Christian 1816—1880）——德国將軍，普法战争

- 时期任第八軍軍长，1871年1月起任第一軍团司令。——第240、245—247、267、271頁。
- 哥尔茨，庫諾(Goltz, Kuno 1817—1897)——男爵，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曾指揮第十四軍所屬的普魯士部队。——第246頁。
- 哥尔查科夫，亞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56—1882)。——第290、516頁。
- 特罗胥，路易·茹尔(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意大利战争(1859)的参加者，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背叛地破坏城防，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第49、60、97、121、130、131、149、182、190—193、197、199、202、204、206、211、220、233、237、250—253、258、259、329、335、336、343、347、349、380、535、536、545、570、580、582、612、616、620、621—623、635、641、658頁。
- 特斯屠，奥斯卡尔(Testut, Oscar)——法国法学家，和警察界联系密切，写过一本关于第一国际的組織和历史的书，該书是为供警察情报机关使用而出版的。——第494頁。
- 特里东，埃德姆·瑪丽·古斯达夫(Tridon, Edme-Marie-Gustave 1841—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布朗基主义者，国际會員，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后辞职，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比利时。——第616頁。
- 特雷斯科夫，烏多(Tresckow, Udo 1808—1885)——德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預备师师长和圍攻伯尔福城的軍长。——第245、262頁。
-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Hermann, Alfred)——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組織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員和比利时通訊書記(1871—1872)，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后来支持巴枯宁派。——第384、461、492、503頁。
- 埃克朗男爵，若尔日·沙尔·当太斯(Heeckeren, Georges-Charles d'Anthès, baron de 1812—1895)——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1834—1837年为俄国軍隊的軍官，杀害亞·謝·普希金的凶手；1848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參議員，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350、617、637頁。
- 埃卡留斯，約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人政論家，职业是裁縫；侨居倫敦，正义者同盟盟員，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美国通訊書記(1870—1872)，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代表；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領袖之一。——第9、294、312、313、385、415、461、492頁。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进步党領袖，西班牙

- 牙攝政(1841—1843),政府首腦(1854—1856)。——第340、555、628頁。
- 格雷波,让·路易(Greppo, Jean-Louis 1810—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31年和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70—1871年为巴黎的区长,1871年国民会议员。——第569頁。
- 格魯賽,巴斯噶尔(Grousset, Paschal 1844—1909)——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員,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1874年从那里逃走;后来轉向资产阶级立場。——第577頁。
- 格兰特,烏利士·辛普森(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將軍和国家活动家,共和党人,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1864年3月起为北軍总司令,陸軍部长(1867—1868),美国总统(1869—1877)。——第153頁。
- 格腊蒙公爵,安都昂·阿尔弗勒德·阿惹諾尔(Gramont, Antoine-Alfred-Agénor, duc de 1819—1880)——法国外交家,1870年任外交大臣,奉行在法普之間挑起战争的政策。——第14頁。
- 格里馬耳(Grimal)——法国軍官,凡尔賽分子为了惩治巴黎公社社員而設立的軍事法庭的起訴人。——第422頁。
- 格林伍德,弗雷德里克(Greenwood, Frederick 1830—1909)——英国新聞工作者和作家,保守党人,“派尔-麦尔新聞”編輯(1865—1880)。——第390、407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紀下半叶为自由党領袖之一,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307頁。
- 格奈澤瑙,奧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德(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Neithart 1760—1831)——普魯士將軍和軍事政治活动家,1825年起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魯士軍队被拿破侖打败后参加制訂軍事改革的原則,1813—1814年和1815年是布呂歇爾軍队的参謀长。——第179、216—218頁。
- 馬隆,貝努瓦(Malon, Benoît 1841—1893)——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會員,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1871年国民会议員,后辞职;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委員,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領袖和思想家之一。——第464頁。
- 馬加伯(或哈斯莫尼)——犹太祭司氏族,公元前二世紀中叶这个氏族的代表人物領導了反对外國統治的起义,公元前142—40年为犹太統治王朝。——第216頁。
- 馬志尼,朱澤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1849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1850年是倫敦欧洲民主主

- 义者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1864年
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
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
——第280、418—420、511—513、679、
680、684、687—689頁。
- 馬利特，爱德华·鲍尔温(Malet, Edward
Baldwin 1837—1908)——英国外交
官，駐巴黎大使館秘書(1867—1871)。
——第413頁。
- 馬丁，孔斯坦(Martin, Constant)——法
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公社社員；巴
黎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倫敦，国际总委員
会委員(1871—1872)，1871年倫敦代
表會議代表。——第460、491頁。
- 馬丁·德·帕耳埃尔，沙尔·加布里埃
尔·費里西德(Martin des Pallières,
Charles-Gabriel-Félicité 1823—
1876)——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二軍的旅长，后任第十五軍軍长。
——第219頁。
- 馬尔儒納尔(Maljournal 約生于1843
年)——国民自卫軍軍官，国际會員，国
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公社社員。
——第351、617頁。
- 馬尔科夫斯基(Марковский)——沙皇
政府在法国的密探，1871年梯也尔的
合作者之一。——第366頁。
- 馬克，卡尔(Mack, Karl 1752—1828)
——奥地利將軍，1805年在反对拿破
侖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揮官；被拿破侖第
一打败，在烏尔姆要塞投降。——第
37、70頁。
- 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8、278、294、301、
311、314—316、323、385、390、395、399、
401、402、405、406、407、409、415—417、
419、421、424—436、443、461、466—
468、492、505、514—515、523—525、527
—528、665、670、671、673、675、677、
679、681—687、691、693—697、699—
704、708、715頁。
- 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是馮·威斯特华倫 geb. von
Westphalen)——卡尔·馬克思的妻
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432、
708頁。
- 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
——卡尔·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
妻子。——第431、432、466、704—715
頁。
- 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
1898)——卡尔·馬克思的小女儿，八
十至九十年代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
子。——第431、432、466、704—711、
713、714頁。

十一画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Gui-
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
—1874)——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
命期間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內政和外
交，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
第340、544、556、628頁。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
—1877)——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內务大臣
(1832、1834)，首相(1836、1840)，政府
首腦(內閣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
(1871—1873)，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
手。——第4、318、335、336、339—348、
350—354、356、358、364、366—381、

- 383, 412, 422, 423, 430, 432, 466, 510, 516, 536—543, 546—548, 550—559, 563—572, 576, 577, 579, 595, 601, 605, 608, 612, 614—616, 618, 619, 621, 622, 625—630, 632, 636, 639—641, 648—657, 675, 677, 679, 691, 704, 710, 713 頁。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国作家。——第 344, 386, 572, 599, 650, 708, 711 頁。
- 康罗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軍軍长, 在麦茨被俘。——第 36, 42, 44, 46, 48, 49, 59, 63, 69, 71, 84, 165, 169—171 頁。
- 符卢勃列夫斯基, 瓦列里 (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 ——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 1863—1864 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 巴黎公社的將軍,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波兰通訊書記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 366, 461, 492 頁。
- 梅欧, 亨利 (Mayo, Henry)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 年起), 在联合会委员会里附和改良派; 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第 460, 491 頁。
- 梅克倫堡大公——見弗里德里希-弗兰茨第二。
- 密勒, 約瑟夫 (約) (Miller, Joseph (Jo) 1684—1738) ——英国馳名的喜劇演員。——第 338, 538, 625 頁。
- 密尔頓, 約翰 (Milton, John 1608—1674) ——偉大的英国詩人和政論家, 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参加者。——第 590 頁。
- 曼涅, 比埃尔 (Magne, Pierre 1806—1879)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財政大臣 (1855—1860, 1867—1869, 1870, 1873—1874)。——第 541 頁。
- 曼涅, 阿尔弗勒德 (Magne, Alfred) ——法国官員, 比·曼涅的儿子, 卢瓦尔省总收稅官。——第 541 頁。
- 曼托伊費尔, 爱得文 (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 ——男爵, 德国將軍, 1873 年起为元帅, 1865—1866 年在什列斯維希任总督和普軍司令,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軍軍长, 后为第一軍团 (1870 年 10 月起) 和南方軍团 (1871 年 1 月起) 司令, 駐法国的德国占領軍总司令 (1871—1873)。——第 199, 200, 211, 228, 239—241, 246, 263, 264, 267, 271 頁。
- 莫里斯, 捷維 (Maurice, Zévy)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72), 匈牙利通訊書記 (1870—1871)。——第 8, 294, 385, 415, 460, 491 頁。
-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真姓为波克兰 Poquelin) ——偉大的法国劇作家。——第 344, 632 頁。
- 莫利奈子爵 (Molinet, vicomte de 死于 1871 年) ——法国貴族, 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打死。——第 618 頁。
- 莫特斯赫德, 托馬斯 (Mottershead, Thomas) ——英国織布工人, 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 丹麦通訊書記

- (1871—1872), 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 在總委員會和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中站在改良主義立場反對馬克思的路綫。——第 8、294、385、415、461、492、673 頁。
- 勒諾(Renaut)——法國律師, 1871 年作為巴黎公社委員賈斯土耳其的辯護人出席凡爾賽法庭。——第 434 頁。
- 勒諾, 比埃爾·伊波利特(Renault, Pierre-Hippolyte 1807—1870)——法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任巴黎第二軍團第二軍軍長。——第 205 頁。
- 勒穆修(Le Moussu, A.)——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職業是雕刻工, 巴黎公社社員; 公社被鎮壓後流亡倫敦,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和美國法國人支部通訊書記(1871—1872), 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 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枯寧的鬥爭。——第 461、492 頁。
- 勒魯, 比埃爾(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空想社會主義者,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1851—1852 年僑居英國。——第 680 頁。
- 勒康特, 克勞德·馬丁(Lecomte, Claude-Martin 1817—1871)——法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任旅長, 1871 年 3 月 18 日在梯也爾政府奪取國民自衛軍大炮的企圖失敗後, 被起義的士兵槍斃。——第 348、350、354、373、374、376、542、544、614、632、634—636、641 頁。
- 勒夫洛, 阿道夫·艾曼紐爾·沙爾(Le 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國將軍, 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 保皇派, 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曾任國防政府和梯也爾政府的陸軍部長(1870—1871), 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 駐彼得堡大使(1848—1849 和 1871—1879)。——第 350、353、548、636 頁。
- 勒布倫, 巴特爾米·路易·約瑟夫(Lebrun, Barthélemy-Louis-Joseph 1808—1889)——法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任第十二軍軍長, 在色當被俘。——第 84 頁。
- 勒美特爾, 安都昂·路易·普羅斯比爾(Lemaître, Antoine-Louis-Prosper 1800—1876) (筆名弗雷德里克·勒美特爾 Frédéric Lemaître)——法國演員和劇作家, 十九世紀法國劇壇上進步的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人; 以塑造奸商羅伯爾·馬克爾的形象聞名, 這一形象是對七月王朝時期金融貴族統治的諷刺。——第 541 頁。
- 勒文費耳德(Löwenfeld)——德國將軍, 普法戰爭時期為後備部隊總監。——第 159 頁。
- 勒格廖利耶(Legreulier)——1870 年為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 8 頁。

十二画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國王(1830—1859), 由於 1848 年炮擊墨西拿而得到“炮彈國王”的諱號。——第 339、555、627 頁。
- 萊昂斯, 理查·比克頓·皮美爾(Lyons, Richard Bickerton Pemell 1817—1887)——男爵, 英國外交家, 駐華盛頓公使(1858—1865), 駐君士坦丁堡(1865—1867)和駐巴黎(1867—1887)大使, 1870 年 9 月為法夫爾和俾斯麥之間的談判而奔走的中介人。——第

- 412—414 頁。
- 腊格倫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 ——英国將軍，1854年11月起为元帥，任克里木英軍总司令 (1854—1855)。——第 252 頁。
- 凱希耳 (Caihill)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0—1871)。——第 293、384、415 頁。
- 凱腊特里伯爵，艾米尔 (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 ——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70年任巴黎警察局长 (9—10月)，后领导組織布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 (1871)，1871年4月在土魯斯鎮压过公社。——第 190、200、219、431、432、706、707、709、710、712—715 頁。
- 雅克美 (Jacquemet) ——法国神甫，1848年为巴黎大主教的大司鐸。——第 381、546、636 頁。
- 雅克拉尔，沙尔·維克多 (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0) ——法国政論家，布朗基主义者，七十年代初起为国际會員，馬克思的拥护者，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軍軍团指揮官，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第 616 頁。
- 費里，茹尔 (Ferry, Jules 1832—1893)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員，巴黎市长 (1870—1871)，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內閣总理 (1880—1881、1883—1885)。——第 338、536、537、538、542、580、615、621、623、625 頁。
- 費德尔布，路易·萊昂·塞扎尔 (Faidherbe, Louis-Léon-César 1818—1889) ——法国將軍，普法战争时期任北方軍团司令。——第 219、239—241、247、254、270、272、422 頁。
- 黑尔斯，威廉 (Hales, William)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第 8、293、384、415、460、491 頁。
- 黑尔斯，約翰 (Hales, John 生于 1839年)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織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72) 和書記；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从 1872年初起領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反对馬克思及其拥护者，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組織的領導权。——第 8、293、385、389、394、398、399、401、404、415、434、461、492、495 頁。
- 博利約，約翰·彼得 (Beaulieu, Johann Peter 1725—1819) ——男爵，奧地利將軍；1796年春指揮在意大利的奧軍时被波拿巴打败过几次。——第 37 頁。
- 博里昂尼，朱澤培 (Boriani, Giuseppe)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會員。——第 509 頁。
- 博伊斯特伯爵，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Graf von 1809—1886) ——薩克森和奧地利的反动国家活动家，反对在普魯士霸权下統一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1849—1866年历任薩克森政府各部大臣；奧匈帝国外交大臣 (1866—1871) 和首相 (1867—1871)，奧匈帝国駐倫敦 (1871—1878) 和巴黎 (1878—1882) 大使。——第 516 頁。
- 普野-克尔蒂約，奧古斯丹·托馬 (Pou-

- yer-Quertier, Augustin-Thomas 1820—1891)——法国大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1871—1872),曾在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第345、375、540、541、545、625页。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Karl 1818—1876)——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8、294、385、415、461、491页。
- 普罗托,欧仁(Protot, Eugène 1839—1921)——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右派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后来反对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者。——第576页。
- 斯托耳(Stoll)——1870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8、294页。
- 斯廷斯,欧仁(Steens, Eugèn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人民论坛报”编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第695页。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1839年起为得比伯爵(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58、1882—1885)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第486页。
- 斯坦美兹,卡尔·弗里德里希(Steinmetz, Karl Friedrich 1796—1877)——德国将军,1871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团司令(1870年9月前)。——第23、26、37、38、46、75、93页。
-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8、294、385、415、461、491页。
-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Stefanoni, Luigi 1842—1905)——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参加过加里波第领导的进军;“自由思想”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派。——第526—528页。

十三画

- 雷特兰热尔(Reitlinger)——茹·法夫尔的朋友和私人秘书。——第388、393页。
- 塔西陀(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历史学家。——第378页。
- 塔梅尔兰——见帖木儿。
-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罗朗·阿尔丰斯(Tamisier, François-Laurent-Alphonse 1809—1830)——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9—11月),

- 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第349、545、580、635頁。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誣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322—330頁。
- 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 爱德华 (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295頁。
- 福伊格茨-雷茨, 康斯坦丁·伯恩哈特 (Voigts-Rhetz, Konstantin Bernhard 1809—1877)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軍軍长。——第226頁。
- 蒙多邦·德·八里桥——見古贊-蒙多邦。
- 蒙托东, 让·巴蒂斯特·亚历山大 (Montaudon, Jean-Baptiste-Alexandre) ——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的师长。——第46頁。
-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 ——法国皇后, 拿破侖第三的妻子。——第34、172、173、175、324、325頁。
- 蒙塔朗贝尔侯爵, 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 ——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在十九世紀被广泛采用。——第94、95頁。
- 奥哲尔, 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 曾参加建立工联倫敦理事会, 1862—1872年为理事会書記,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71) 和主席 (1864—1867), 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間与资产阶级有勾結; 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譴責, 于是退出总委员会; 后来繼續大肆誹謗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8、294、395、404、409、419、493、665、691、692頁。
- 奥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 ——法国將軍, 教权主义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軍团司令, 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軍司令; 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第181、182、190—193、195、219—222、227、345、346、348、540、614、616、656、667頁。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 ——法国王朝 (1830—1848)。——第325、367頁。
- 奥伯尼茨, 胡果 (Obernitz, Hugo 1819—1901)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維尔騰堡师师长。——第205、206頁。
- 奥利維耶, 艾米尔 (Ollivier, Émile 1825—1913) ——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政府首脑 (1870年1—8月)。——第172、173、641頁。
- 奥馬尔公爵, 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 (Aumale, Henri-Eugène-

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 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1871年国民議會議員。——第549頁。

路透, 保罗·尤利烏斯 (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 ——1851年在倫敦創辦路透通訊社。——第53頁。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103、131、329、339、340—342、349、360、373、541、543、550、553—556、560、561、571、626—628、630、635、648、649頁。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 法国王位追求者。——第650頁。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178、539、648頁。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国王(1774—1792),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577頁。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 ——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608頁。

十四画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論家, 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階級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687頁。

察斯特罗夫, 亨利希·阿道夫 (Zastrow,

Heinrich Adolf 1801—1875)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軍軍长。——第241、244、246、255、260頁。

赫普納,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編輯之一,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99頁。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論家和作家。——第405頁。

赫胥黎, 托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 ——英国自然科学家, 查·达尔文的亲密战友及其学說的普及者, 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363、590頁。

維德恩——見卡迪納耳·馮·維德恩, 格奥尔格。

維努亚, 約瑟夫 (Vinoy, Joseph 1800—1880) ——法国將軍,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三軍軍长, 后任巴黎第二軍团第一軍軍长和巴黎第三軍团司令, 1871年1月22日起为巴黎总督;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凡尔赛分子預备軍的指揮官。——第97、204、206、345、346、348、350、352、540、544—547、572、616、618、620、632、634、636—638、656、668頁。

維提希, 路德維希 (Wittich, Ludwig 1818—1884) ——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十二師師长。——第158、182頁。

維維延, 亚历山大·弗朗斯瓦 (Vivien,

- Alexandre-François 1799—1854)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40 年任司法大臣, 1848 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第 543 頁。
- 維克德, 尤利烏斯(Wickede, Julius 1819—1896) ——德国軍官和軍事著作家, 普法战争时期为“科倫日报”駐德軍大本营的通訊員。——第 262、263 頁。
-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 ——撒丁国王(1849—1861), 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 280、516 頁。
- 維克多, 克劳德·維克多·佩兰(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1764—1841) ——法国將軍, 1807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215 頁。

十五画

- 魯艾, 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司法部长(1849—1852 年断續地), 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 国务大臣(1863—1869), 参議院議長(1869—1870), 帝国崩潰后逃离法国, 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領袖之一。——第 26 頁。
- 魯克拉夫特, 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 ——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木器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3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譴責, 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 9、294、403、404、409、419 頁。
- 德·波特尔, 路易(De Potter, Louis 1786—1859) ——比利时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在比利时 1830 年革命期間为临时政府成員。——第 697 頁。
- 德让(Dejean) ——法国將軍, 1870 年 7—8 月在艾·奧利維耶內閣代理陸軍大臣。——第 48、50 頁。
- 德坎, 克劳德·德奧多(Decaen, Claude-Théodore 1811—1870) ——法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的师长, 后任第三軍軍长, 1870 年 8 月在科龙貝-努伊战役中受重伤致死。——第 69、165 頁。
- 德納, 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 ——美国进步新聞工作者, 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紐約每日論坛报”編輯之一, 后为“太阳报”編輯。——第 430 頁。
- 德馬列(Desmarest) ——法国宪兵軍官, 杀害古·弗路朗斯的凶手。——第 352、546、566、639 頁。
- 德盖里, 加斯帕尔(Deguerry, Gaspard 1797—1871) ——法国教士, 巴黎馬德兰教堂主持, 1871 年 5 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 547、577 頁。
- 德拉埃, 比埃尔·路易(Delahaye, Pierre-Louis 生于 1820 年) ——法国机械工人, 1864 年起为国际會員, 巴黎公社社員,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 384、460、491 頁。
- 德扎加尔(Desagarre) ——男爵, 法国法学家, 1871 年为上加龙省的一个法院的檢察官。——第 705、706、708、710—

712、714 頁。

德尔佩克(Delpech)——法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71 年任上加龙省总檢察官。——第 431、432、707、708、714 頁。

德尔图良, 昆图斯·赛普特米烏斯·弗洛倫斯(Tertullianus,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約150—222)——基督教神学家, 科学的凶恶敌人。——第 318 頁。

德勒克吕兹, 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Charles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聞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軍事代表, 1871 年 5 月巴黎巷战时牺牲在街垒上。——第 413、432 頁。

十六画

默里, 查理(Murray, Charles)——英国工联领导人之一, 职业是鞋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8、294、385、415、461、491 頁。

賴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員, 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一直住到 1870 年初;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为抗議与德国签订和約而辞职。——第 279、665 頁。

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 普魯士

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6、133、300、325、367 頁。

穆尔, 約翰(Moore, John 1761—1809)——英国將軍, 1808—1809 年任駐葡萄牙的英軍总司令。——第 186 頁。

穆勒, 約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和实证論哲学家, 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 685 頁。

十七画

戴維斯, 約翰·魯埃林(Davies, John Llewellyn 1826—1916)——英国教士和神学家, 自由党人。——第 401、402、409 頁。

赛塞, 让(Saisset, Jean 1810—1879)——法国海軍上将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1870—1871 年巴黎被圍期間領導东面堡垒群的防御陣地; 巴黎国民自卫軍司令(1871 年 3 月 20—25 日), 曾妄图集結巴黎的反动力量鎮压 3 月 18 日的无产阶级革命;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351、549、557、601、618、619、638、648、653 頁。

赛拉叶, 奥古斯特(Serrailleur, Auguste 生于 1840 年)——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榫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1872), 比利时通訊書記(1870) 和法国通訊書記(1871—1872), 1870 年 9 月第二帝国崩潰后, 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 巴黎公社委員,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支持馬克思的路綫。——第 8、294、297、303、314、315、385、414、461、474、492、667、673 頁。

謝潑德,約瑟夫(Shepherd, Joseph)——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1870)。——第 8、294 頁。

謝里敦,菲力浦·亨利(Sheridan, Philip Henry 1831—1888)——美国將軍,1861—1865 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普法战争时期为駐德国大本营的观察員,美国陸軍总司令(1884—1888)。——第 618 頁。

謝列布廉尼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諾維奇(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約生于 1850 年)——俄国革命家,曾参加 1868—1869 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流亡英国和瑞士,涅恰也夫的

拥护者和助手。——第 409 頁。

十八画

薩德勒(Sadler)——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第 385、415、461、491 頁。

二十画

饒勒斯,本扎曼(Jaurès, Benjamin 1823—1889)——法国海軍軍官,1871 年起为海軍上将,普法战争时期以陸軍將軍銜任第二十一軍軍长;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第 219 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五 画

卡洛斯,唐——一个在許多文学作品中被理想化了的人物,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1545—1568)的儿子,由于反对自己的父亲而遭迫害,死于獄中。——第 341、544 頁。

布索那克——莫里哀的喜劇“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角,愚昧无知的土貴族的典型。——第 344、632 頁。

六 画

西得·康佩亚多尔——十二世紀西班牙中世紀敘事詩“我的西得之歌”、“西得軼事”和許多傳奇中的主人公,民間傳說中受人愛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紀法国劇作家高乃依的悲劇“西得”的題材。——第 711 頁。

安东尼(馬可·安东尼)——莎士比亚“尤

利烏斯·凱撒的悲劇”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第 572 頁。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劇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風流娘儿們”中的人物,騙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第 386 頁。

七 画

麦格拉——古希腊神話中复仇三女神之一,憤怒和嫉妒的化身,轉义为爱吵架的潑妇。——第 379 頁。

佛其慈——莎士比亚的喜劇“无事煩惱”中的人物,愚昧无知的警察的典型。——第 708 頁。

九 画

約伯——聖經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順馴服,因之得到上帝賜福的典型。——第 342 頁。

約书亚(嫩的儿子約书亚)——聖經中的英雄,相傳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第 79、351 頁。

十 画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殘酷的高利貸者的典型。——第 344、650 頁。

特里布累——小丑,雨果的“逍遙王”一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564 頁。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績著称。——第 293、551 頁。

十一 画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創始人。——第 371、569、654 頁。

十二 画

閔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謊者的名字,他的名字已成了普通名詞。——第 318、715 頁。

十三 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煩惱”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身。——第 708 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風流娘儿們”、“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諧謔者,酒徒。——第 711 頁。

十四 画

赫加特——古希腊神話中的月神,三首三身,她管轄妖魔鬼怪和阴間的亡魂,是万恶和妖术的保护神。——第 379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La Plebe》)——洛迪出版。
——第469、510、513頁。
- “人民羅馬”(《La Roma del Popolo》)——
第511、513頁。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萊
比錫出版。——第284、299、307、314、
316、320、321、330、394、410、424、435、
469、470、498、522頁。

三 画

- “小报”(《Le Petit-Journal》)——巴黎出
版。——第527頁。
- “口令报”(《Le Mot d'Ordre》)——巴黎出
版。——第565、579頁。
- “工人报”(《De Werker》)——安特卫普出
版。——第317頁。
- “工人报”(《El Obrero》)——帕耳馬出版。
——第303頁。

四 画

-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第
378頁。
- “巴黎报”(《Paris-Journal》)——第311、
314、317、318、395、400、405、417、565、
715頁。
- “太阳报”(《The Sun》)——紐約出版。
——第430、433頁。

- “日内瓦报”(《Journal de Genève》)——第
494、527頁。

五 画

- “电讯”(《Telegraph》)——見“每日电讯”。
- “平等报”(《L'Égalité》)——日内瓦出版。
——第316、443、458、459、465、469、
470、529頁。
- “号召报”(《Le Rappel》)——巴黎出版。
——第542、570頁。
-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倫敦
出版。——第302、313、321、394、399、
402、404、407、493、495、514、523、524、
525、530、666、668、674、678、680、689、
692頁。
- “市鎮通报”(《Moniteur des communes》)
——凡尔賽出版。——第568、572、607
頁。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24
頁。
-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
bourg》)——第307頁。
-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
tung》)——第241頁。
- “世界报”(《The World》)——紐約出版。
——第468、681、686頁。
-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
——第59、251頁。

- “布魯塞爾報”(《*Journal de Bruxelles*》)
——第201頁。
“布宜諾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協會年鑑”
(《*Anales de la Sociedad Tipográfica Bonaerense*》)——第305頁。

六 画

- “先驅”(《*Der Vorbote*》)——日內瓦出版。
——第316頁。
“刑法報”(《*Criminal-Zeitung*》)——見“美
文學雜誌和紐約刑法報”。
“觀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
版。——第400、419頁。
“共和保衛報”(《*La Défence républicaine*》)
——里摩日出版。——第568頁。
“吉倫特信使報”(《*Courrier de la Gi-
ronde*》)——波爾多出版。——第312、
316頁。
“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紐約出版。
——第466、686、704、715、716頁。
“團結報”(《*La Solidaridad*》)——馬德里
出版。——第303頁。
“團結報”(《*Le Solidarité*》)——紐沙特
爾、日內瓦出版。——第443、460、465
頁。
“自由”(《*La Liberté*》)——巴黎出版。——
第312、316、565、578頁。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佛
羅倫薩出版。——第420、526頁。
“自由選民”(《*L'Électeur libre*》)——巴黎
出版。——第338、538、624頁。
“自由未來報”(《*L'Avenir liberal*》)——
巴黎出版。——第466頁。

七 画

- “時報”(《*Le Temps*》)——巴黎出版。——

第22、26、42、47、71、386頁。

- “形勢報”(《*La Situation*》)——倫敦出
版。——第554頁。
“進步報”(《*Le Progrès*》)——勒-洛克爾
出版。——第443、460、465頁。
“里昂信使報”(《*Le Courrier de Lyon*》)
——第312、315頁。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倫敦
出版。——第408、411頁。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
敦出版。——第140、146、150、165、
209、212、270、299、301、319、386、398、
399、401—404、407、409、432、434、566、
579、616頁。
“每日新聞報”(《*Die Tages-Presse*》)——
維也納出版。——第214、323、524、527
頁。
“社會革命報”(《*La Révolution Sociale*》)
——日內瓦出版。——第508、521
頁。
“社會革命報”(《*La Revolucion social*》)
——見“工人報”(《*El Obrero*》)。
“社會主義者報”(《*Le Socialiste*》)——紐
約出版。——第716頁。

八 画

- “夜晚報”(《*Le Soir*》)——巴黎出版。
——第435頁。
“呼聲報”(《*Голос*》)——聖彼得堡出版。
——第301頁。
“玫瑰小報”(《*Gazzettino Rosa*》)——米蘭
出版。——第420、470、513、526、528
頁。
“波羅的海報。波羅的海交易所新聞”
(《*Ostsee-Zeitung und Börsennachrichten
der Ostsee*》)——施特廷出版。——第
309頁。

- “法兰西报”（《La France》）——巴黎出版。——第432、708頁。
-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巴黎出版。——第417頁。
-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巴黎出版。——第337、536、577、594、604、607、623頁。
-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凡尔赛、巴黎出版。——第421、422頁。
-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第505頁。
- “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納—瓦瑟省政府官方通报”（《Moniteur officiel du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u Nord de France et de la Préfecture de Seine-et-Oise》）——凡尔赛出版。——第299頁。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349、387、392、545、554、562、635頁。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426、436頁。
-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倫敦出版。——第523頁。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倫敦出版。——第424頁。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布魯塞爾出版。——第298、321、394、435頁。
- “国际先驅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倫敦出版。——第530頁。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見“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

九 画

“省报”（《Provinzial-Correspondenz》）——

柏林出版。——第262頁。

“战友”（《Kamerad》）——維也納出版。——第201頁。

“觉醒报”（《Le Réveil》）——巴黎出版。——第4頁。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206頁。

“复仇者报”（《Le Vengeur》）——巴黎出版。——第569頁。

“派尔-麦尔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倫敦出版。——第10、17、21、24、30、35、39、43、47、52、56、60、65、72、76、79、83、88、93、98、102、107、111、115、119、123、127、131、135、139、143、147、152、156、160、164、168—170、175、180、184、189、193、198、203、207、213、218、224、228、232、237、242、247、253、257、261、265、269、273、277、295、307、310、390、407—409頁。

“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524頁。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242、262、436頁。

“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第214頁。

十 画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389、400、408頁。

“眞理报”（《La Vérité》）——巴黎出版。——第434、611頁。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版。——第26、38、108、140、196、263、311—313、315、317—319、353、389、392—395、408、421、422、493、494、565、

572、640 頁。

“馬賽曲報”(《*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 5 頁。

“高卢人報”(《*Le Gaulois*》)——巴黎出版。——第 318、428、432、527 頁。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第 411、428、430 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566 頁。

十 一 画

“晨報”(《*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 416 頁。

“現代評論”(《*The Contemporary Review*》)——倫敦出版。——第 679 頁。

“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 524、527 頁。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66 頁。

“商業信使報”(《*Handels-Courier*》)——見“瑞士商業信使報”。

“笨拙,或倫敦喧聲”(《*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361 頁。

十 二 画

“喧聲”(《*Kladderadatsch*》)——柏林出版。——第 361 頁。

“聯盟”(《*La Federacion*》)——巴塞羅納出版。——第 303、510 頁。

“費加羅報”(《*Le Figaro*》)——巴黎出版。——第 318、527 頁。

“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 249 頁。

十 三 画

“解放報”(《*La Emancipacion*》)——馬德里出版。——第 469、510 頁。

“意大利無產者報”(《*Il Proletario Italiano*》)——都靈出版。——第 507、508 頁。

“瑞士商業信使報”(《*Schweizer Handels-Courier*》)——俾爾出版。——第 323 頁。

“新聞報”(《*Die Presse*》)——維也納出版。——第 405 頁。

“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維也納出版。——第 405 頁。

“新社會民主黨人報”(《*Neuer 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 527 頁。

十 四 画

“漫遊者”(《*Wanderer*》)——維也納出版。——第 409 頁。

“維斯巴登日報”(《*Wiesbadener Zeitung*》)——第 528 頁。

“旗幟報”(《*The Standard*》)——倫敦出版。——第 72、274、397、408、417、434、527 頁。

“旗幟報”(《*L'Étendard*》)——巴黎出版。——第 338、576 頁。

“旗幟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倫敦出版。——第 388、437 頁。

十 七 画

“輿論”(《*Public Opinion*》)——倫敦出版。——第 425、426、436 頁。

地名索引*

三 画

- 凡尔登——第 55—59、62、66、69、70、74、80、81、120、121、124、126、158、160、174、287 頁。
- 凡尔賽——第 124、191、206、212、214、224、237、241、247、251、255、262、307、337、345、350—352、364、367、369—372、378、398、412、416、422、536—539、543、546—549、552、557、565—570、577、578、595、598、599、601、611—613、615、616、618、619、623—625、634、636、643、647、650、651、653、654、668、671、675、713、715 頁。
- 上加龙省——第 431、711 頁。
- 上馬尔納省——第 183、242 頁。
- 上西里西亞省——第 160 頁。
- 士里——第 181、182、184 頁。
- 士尔——第 55、99、100、108、111、120、121、126、160、261、273 頁。
- 士尔特隆——第 174 頁。
- 士德拉——第 154 頁。
- 士魯斯——第 306、580、641、710、711 頁。

四 画

- 文森——第 414 頁。

- 木沙尔——第 264、277 頁。
- 云納河——第 184 頁。
- 日内瓦——第 126、312、316、328、388、393、443、458、470、485—489、508、522、529 頁。
- 丹貝-韦耳克——第 85 頁。
- 什列斯維希公国——第 240 頁。
- 开姆尼斯(卡尔·馬克思城)——第 6 頁。
- 不来梅——第 27 頁。
- 不倫瑞克——第 6、278、295、297 頁。
- 韦斯卡——第 432、713 頁。
- 韦尔訥伊——第 238 頁。
- 孔弗朗——第 69 頁。
- 孔利——兵营。——第 200、219、226、238 頁。
- 厄比納尔——第 148 頁。
- 厄尔士山脉——第 326 頁。
- 比奇——第 19、29、32、36、41、99、122、124 頁。
- 比塞特尔——第 566、578、640 頁。
- 比肯斐特——第 19 頁。
- 比桑西——第 80、85、86、166 頁。
- 比桑瓦耳——第 535 頁。
- 比利牛斯半島——第 154、186 頁。
- 比利牛斯山区——第 431、466、704、706、712、713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編者注

巴荣——第48頁。
 巴黎——第3、5、24、25、27、32、33、35、
 38、44、46、48、49、51、55、56、59、60、64、
 71、73、75—79、81—86、90、94—97、99、
 116—122、124—131、136—138、140—
 145、147—156、158—161、163、164、173
 —175、181—195、197—205、207、208—
 213、221、224、228、229、233、235—237、
 241、242、244—253、255—259、262、
 263、268、270、271、280、282、285、288、
 292、297、303、311、312、315、318、323、
 328、335—339、341—355、357—359、
 363—384、386、388、389、393、397、400、
 403、411、413、430、431、434、435、466、
 469、514、535、536、538—551、553—
 555、556—560、563、564、567—570、
 572、573、575—578、579—583、587、
 590、598、599、601—603、606—627、630
 —641、645—658、665、667、668、671、
 673、674、677、679、682、696、704、710、
 715頁。
 木兰-薩克多面堡——第353、413、
 557、572、578、639、651、653頁。
 瓦勒里安——見蒙瓦勒里安。
 伊西堡垒——第251、571、572、578頁。
 沙兰頓堡垒——第205、206頁。
 努瓦济堡垒——第235頁。
 罗尼堡垒——第233、235頁。
 旺夫堡垒——第117頁。
 格腊韦耳多面堡——第205頁。
 費藏德里多面堡——第206頁。
 蒙魯日堡垒——第572、578頁。
 蒙瓦勒里安堡垒——第120、141、237、
 258、564—616頁。
 諾让堡垒——第206、235頁。
 巴澤耳——第90、93、176、210頁。
 巴勒摩——第339、555、627頁。

巴波姆——第240頁。
 巴登公国——第16、178、263、280頁。
 巴伐利亚王国——第16頁。
 巴涅尔-德-呂雄——第431、432、466、
 704—707、709、710、712—715頁。
 巴塞尔——第20、46、126、244、287、487
 —491頁。
 巴塞罗纳——第305、340、555、628、683、
 684頁。
 巴尔河——第86、89頁。
 巴尔干山脉——第252頁。
 巴尔勒杜克——第55、56、74、77、81頁。
 巴尔瓦斯特罗——第432頁。

五 画

发棱(阿尔良山旁的发棱)——第74、81
 頁。
 古巴島——第431頁。
 尼德河——第23、54頁。
 龙日維耳——第66頁。
 东普魯士省——第106、160、295頁。
 加利福尼亚——美国的州。——第645
 頁。
 汉諾威——第25、27頁。
 汉諾威省——第496頁。
 北海——第185頁。
 北明翰——第305、695頁。
 北德平原——第326、327頁。
 皮托——第620頁。
 皮卡尔第省——第149、211、239頁。
 皮尔馬森斯——第29、33頁。
 卢昂——第3、124、158、177、228、239、
 247、273、297、375、539、541、568、678頁。
 卢瓦河——第225頁。
 卢瓦尼——第207頁。
 卢瓦尔省——第541頁。
 卢瓦尔河——第51、82、97、124、137、

- 158、164、183、184、201、210、213、219、
222、225、226、229、238、239、247、256、
272 頁。
- 弗倫——第 58、78 頁。
- 弗賴耶——第 276 頁。
- 弗兰德——历史区。——第 126 頁。
- 弗拉維尼——第 263 頁。
- 弗魯阿尔——第 45、63、69、245 頁。
- 瓦尔那——第 252 頁。
- 瓦朗高地——第 233 頁。
- 瓦朗西恩——第 75 頁。
- 兰斯——第 59、73—75、77、78、80—82、
85、158、174、202、210、242、245 頁。
- 兰道——第 20、29、31、288 頁。
- 兰格尔——第 228、255 頁。
- 兰西(勒-兰西)高地——第 235 頁。
- 兰德列西——第 100 頁。
- 兰德施土尔——第 19 頁。
- 卡特巴——第 522 頁。
- 卡里尼揚——第 85、86、89 頁。
- 卡尔卡松——第 655 頁。
- 卡尔庞特腊——第 655 頁。
- 卡尔斯卢厄——第 169 頁。
- 卡耳瓦多斯省——第 247 頁。
- 卡拉太尤德——第 154 頁。
- 圣維——第 259、277 頁。
- 圣加来——第 225 頁。
- 圣丹尼——第 204、370、378、414、552、
557、651、653 頁。
- 圣貝阿——第 706 頁。
- 圣昆廷——第 85、158、254、259 頁。
- 圣梅努——第 56、74、80、81 頁。
- 圣果当——第 710 頁。
-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300—301、
307、382、470 頁。
- 圣埃魯瓦——第 146 頁。
- 圣伊米耶——第 522 頁。
- 圣米耶耳——第 78 頁。
- 圣热尔門(勒河岸圣热尔門)——第 191、
370、378、557、653 頁。
- 圣阿沃耳德——第 19、33、36、41、45 頁。
- 圣塞瓦斯田——第 713 頁。
- 圣摩爾(圣摩爾-德-福塞)——第 71、84
頁。
- 圣布里斯——第 191 頁。
- 圣布勒茲——第 522 頁。
- 布柴——第 90 頁。
- 布累——第 42 頁。
- 布卢瓦——第 177、221、222、225、238、
239 頁。
- 布拉蒙——第 259、266 頁。
- 布萊頓——第 428、430 頁。
- 布宗維耳——第 42 頁。
- 布魯塞尔——第 300、470、473、487、489、
512 頁。
-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305、496 頁。
- 布尔河——第 162 頁。
- 布尔日——第 164、177、228、239、271 頁。
- 布利斯河——第 19 頁。
- 布利斯堡——第 38 頁。
- 布勒斯勞(弗罗茨拉夫)——第 702 頁。
- 布勒斯特——第 3、188、247、256、272、
666 頁。
-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第
309 頁。
- 布列塔尼——省和半島。——第 219、
247、256、272、371、431、654、714 頁。
- 布里(馬尔納河岸布里)——第 206、250
頁。
- 布里埃——第 59、69、78 頁。
- 布里阿尔——第 222、239 頁。

六 画

吉茲——第 100、241 頁。

米兰——第 510 頁。
 托莱——第 19 頁。
 色当——第 86—89、90—94、97、99、124、
 158、160、161、169、187、194、196—198、
 210、248、260、262、264、267、268、285、
 323、324、337、341、551、580、581、605、
 623、641 頁。
 汝拉——山脉和省。——第 260、275、
 496、508、521 頁。
 伏尔加河——第 496 頁。
 艾費耳高原——第 22、23 頁。
 安特卫普——第 320 頁。
 西里西亚——历史区。——第 159 頁。
 华沙——第 289、309 頁。
 华盛顿——第 379 頁。
 多耳——第 259、267、276 頁。
 多瑙河——第 253 頁。
 多特蒙特——第 528 頁。
 亚眠——第 124、177、199、200、202、240、
 247、273 頁。
 亚琛——第 22、23、25 頁。
 亚佛隆——見蒙亚佛隆。
 亚尔薩斯省——第 28、29、41、42、51、
 124、126、138、159、208、211、228、232、
 244、255、282、283、287、288、291、295、
 299、323、326、327、375、497、541 頁。
 伊尔松——第 85 頁。
 伊万城——見得姆布林。
 伊夫雷-勒韦克——第 226 頁。
 伊韦尔登——第 529 頁。

七 画

肖蒙——第 56、164、183、242、263 頁。
 坎惹——第 264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95 頁。
 努瓦尔——第 85、86、89 頁。
 佛日山脉——第 18、23、29、36、37、41、

42、245、255、263、283、287 頁。
 劳特尔堡——第 126 頁。
 杜河——第 259、260、264、267、275、276
 頁。
 杜佩尔(杜貝尔)——第 235、236 頁。
 希埃尔河——第 90 頁。
 希耳提甘——第 102 頁。
 苏瓦松——第 86、120、158、244、245、247
 頁。
 苏黎世——第 312、315 頁。
 麦茨——第 18、19、23—25、28、33—39、
 41、44—46、48、53—66、69—75、78、79、
 81、84、89、93、94、97、99、108、111、112、
 120—122、124、126、136—138、144—
 147、157、158、160—167、169—174、
 177、183、186、187、194—196、202、210、
 225、229、241、245、248、255、260、264、
 265、271、283、287—289、341 頁。
 麦士河(默茲河)——第 55、63、74、78、
 80、81、85—89、90、93 頁。
 麦泰河——第 37 頁。
 克渭希河——第 20、21 頁。
 克拉馬尔——第 249、353、412、558、565、
 571、578、639、675 頁。
 克里木半島——第 235 頁。
 里昂——第 3、49、82、124、177、188、213、
 254、259、264、271、272、275、277、306、
 313、316、368、372、569、580、641 頁。
 里士滿——第 153 頁。
 里斯本——第 496 頁。
 吕尔——第 243、275 頁。
 吕雄——見巴涅尔-德-吕雄。
 吕埃伊——第 370、378、546、557、653 頁。
 吕内维尔——第 37、48、62、63、245 頁。
 伯尔尼——第 266、312、316、512 頁。
 伯尔福——第 18、41、56、64、124、164、
 211、228、241、243、244、245、254、259、

260、262—265、275 頁。
 伯桑松——第 64、124、159、177、243、
 259、260、264、266、267、271、273、276、
 277 頁。
 伯利維爾——巴黎的一個區。——第
 259、346、548、613、633、656、657、674
 頁。
 貝云——第 126 頁。
 貝特尼維耳——第 174 頁。
 貝耳-埃潘——第 353、566、578、640 頁。
 貝耳克盧瓦堡壘——第 57 頁。
 沙爾蒙——第 75、84、87 頁。
 沙爾維耳——第 255 頁。
 沙特爾——第 158、178、184、190、223 頁。
 沙托訥夫——第 191、192 頁。
 利木——第 655 頁。
 利爾——第 75、200、219、265、555 頁。
 利森河(伊澤耳河)——第 254、263 頁。
 利物浦——第 416 頁。
 利希滕堡——第 99、100 頁。

八 画

龐日——第 54、57、63 頁。
 圖爾——第 158、164、177、183、195、202、
 207、222、226—228、239、271 頁。
 旺多姆——第 225、226、238 頁。
 明喬河——第 288 頁。
 松姆河——第 239、247 頁。
 易北河——第 217 頁。
 些耳德河——第 51 頁。
 武濟埃——第 74、81、85 頁。
 昂提布——第 126 頁。
 宗德堡(森訥堡)——第 142 頁。
 奈木爾——第 184 頁。
 門塔納——第 179 頁。
 彼得堡——見聖彼得堡。
 舍訥比埃——第 276 頁。

佩龍訥——第 240、241 頁。
 佩皮尼揚——第 126 頁。
 尚皮尼——第 206、250 頁。
 尚帕尼奧耳——第 264 頁。
 帕特——第 207 頁。
 帕耳馬——第 303 頁。
 波爾多——第 147、164、184、202、228、
 238、268、306、342、344、373、374、375、
 431、432、536、559、582、612、629、631、
 633、649、655、676 頁。
 波茲南省——第 160 頁。
 波羅的海——第 15、39、48 頁。
 法蘭克福(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第
 13、375、536、654、677 頁。
 法蘭克尼亞省——第 217 頁。
 法耳斯布爾——第 29、99、100、108、111、
 122、124、164、245、268 頁。
 羅馬——第 280、340、341、351、378、543、
 555、563、616、618、628、638、692 頁。
 羅庫爾——第 90 頁。
 羅塞耳河——第 46 頁。
 羅克魯阿——第 87、246、255 頁。
 拉棟——第 221 頁。
 拉瓦耳——第 256 頁。
 拉涅維耳——第 78 頁。
 拉紹德封——第 487、522 頁。
 拉施塔特——第 20、94、287 頁。
 拉-維勒特——巴黎的一個區。——第
 259、346、613、633、656、657 頁。
 拉-普提特-比埃爾——第 29、99 頁。
 阿溫——第 85、100 頁。
 阿呂河——第 240 頁。
 阿布利——第 178、190 頁。
 阿郎松——第 256 頁。
 阿利埃河——第 213 頁。
 阿耳特基爾克——第 42 頁。
 阿爾良山——第 80、85 頁。

阿尔特訥——第 223 頁。
 阿尔及尔——第 15、39、48、103、337、
 537、624 頁。
 阿尔及利亚——第 208 頁。
 阿尔图阿省——第 126 頁。
 阿尔登山脉——第 255 頁。
 阿尔登运河——第 89 頁。

九 画

柏林——第 16、20、25、35、40、77、78、89、
 120、131、140、144、150、165、183、288、
 314、315、357、417、524、536、645、662、
 683、702 頁。
 律谷——第 522 頁。
 香檳省——第 78、158 頁。
 幽里希——第 102 頁。
 栋庫尔——第 57、58 頁。
 勃艮第省——第 124 頁。
 迪厄卢阿尔——第 45 頁。
 契澤耳赫斯特——第 265 頁。
 耶拿——第 62、75、111、180、215 頁。
 耶利哥(伊里哈)——第 79、351 頁。
 美因河——第 13、21、326 頁。
 美因茲——第 13、18、19、21、22、25、33、
 94、287、288 頁。
 封特努瓦——第 273 頁。
 封特內-奧-罗茲——第 117 頁。
 南特——第 256、271、655 頁。
 南錫——第 19、32、33、36、37、41、42、44、
 45、48、55、56、62、63、211、212、229、
 242、262、263、287 頁。
 紀安——第 184、222、239 頁。
 紀韦——第 75、84 頁。
 紀旺——第 90、93 頁。
 洛桑——第 487 頁。
 洛林省——第 19、28、36、37、41、45、62、
 126、158、159、208、211、232、244、245、

247、282、283、287、291、295、299、323、
 327 頁。
 洛克尔——見勒-洛克尔。
 施皮歇恩——第 46、62、111、171、172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75、111 頁。
 施特腊耳宗德——第 215 頁。
 哈佛尔——第 149、272、273、569 頁。
 哈尔特高原——第 31 頁。
 哈美馬尔克——第 142 頁。
 威悉河——第 217 頁。
 威特島——第 257 頁。
 威尼斯——第 288 頁。
 威塞尔——第 21、215 頁。
 威廉斯赫埃——第 368 頁。
 科倫——第 21—24、38、94、527、528 頁。
 科尔貝克(科洛布热克)——第 215、216
 頁。
 科尔热蒙——第 522 頁。
 科布倫茨——第 21、22、24、25、24、288
 頁。
 科梅尔西——第 55、56、63、239 頁。
 科湯坦半島——第 258、272 頁。

十 画

烏尔姆——第 20、70、94、287 頁。
 宾根——第 19、21 頁。
 俾尔——第 323、521、522 頁。
 翁热——第 273、655 頁。
 修利(卢瓦尔河岸修利)——第 222 頁。
 高加索——第 103、208 頁。
 涅維尔——第 164、183、213、239、254、
 271 頁。
 茨魏布吕肯——第 23、29、33 頁。
 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第 140 頁。
 郎城——第 86、158、244 頁。
 郎卡郡——第 497 頁。
 倫敦——第 9、78、254、278、294、296、

- 301、303、304、311、315—319、350、385、387—390、392—394、396、399、404—408、415—419、421、423、424、428、430、434、437、451、457、461、463、465、466、469、470、472—474、485—488、492—494、496、499、500、504—506、509、511、515、526—528、554、636、673、675、679—683、687、690、694、715 頁。
- 倫巴第省——第 95 頁。
- 特利尔——第 22、23、25、33、38 頁。
- 特魯瓦——第 56、120、183、212、239、242 頁。
- 哥訥斯——第 191 頁。
- 哥本哈根——第 555 頁。
- 桑城——第 184 頁。
- 桑維耳耶——第 516、517、521、522 頁。
- 紐約——第 524 頁。
- 紐沙特尔——第 266 頁。
- 紐施塔特——第 31 頁。
- 庫尔貝瓦——第 616、619、620 頁。
- 庫尔特拉里——第 522 頁。
- 庫耳米埃——第 181、190、220、262 頁。
- 庫科普弗高地——第 21 頁。
- 夏龙（馬尔納河岸夏龙）——第 19、37、48、50、54—56、59、60、62—64、69、71、73、77、78、81、84、158、169、172 頁。
- 夏龙兵營——第 14、39、74、82、172 頁。
- 夏提榮——第 141 頁。
- 夏提榮（塞納河岸夏提榮）——第 194、244、255、263、264 頁。
- 夏托登——第 158、379 頁。
- 索城——第 117 頁。
- 索利厄——第 242 頁。
- 索恩河——第 124、183 頁。
- 索恩河岸夏龙——第 242 頁。
- 索尔河（藻埃尔河）——第 31 頁。
- 索尔費里諾——第 20、38、105 頁。
- 格雷——第 241 頁。
- 格罗-坦肯——第 45 頁。
- 格勒諾布尔——第 655 頁。
- 格朗惹——第 521 頁。
- 格朗普雷——第 74、81 頁。
- 格腊韦洛特——第 55、57、69、70、78、90、146、166、167 頁。
- 埃坦——第 57、70 頁。
- 埃諾省——第 126 頁。
- 埃湯普——第 190 頁。
- 埃皮色——第 225、226 頁。
- 埃布罗河——第 154 頁。
- 埃里庫尔——第 259、260、275、276 頁。
- 埃佩尔訥——第 81、158 頁。
- 埃倫布萊施坦——第 25 頁。
- 馬賽——第 3、306、372、580、641 頁。
- 馬德里——第 432、473、506 頁。
- 馬振塔——第 32、38、105 頁。
- 馬里昂堡——第 100 頁。
- 馬舍尔布——第 184 頁。
- 馬格德堡——第 217 頁。
- 馬尔納河——第 56、57、96、117、190、191、202、204—206、208、233、250、258 頁。
- 馬尔薩耳——第 99 頁。
- 馬尔斯-拉-土尔——第 55、58、63、69、70、72 頁。

十一画

- 第戎——第 184、211、228、241、254、259、260、264、275 頁。
- 符里济——第 85 頁。
- 康布雷——第 241 頁。
- 許宁根——第 244 頁。
- 崩訥伊（馬尔納河岸崩訥伊）——第 205 頁。

莎姆伯里——第 655 頁。
 梯叶里堡——第 77 頁。
 設菲尔德——第 695 頁。
 得姆布林——第 289、309 頁。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 13、21、29、31、
 94、287 頁。
 紹德封——見拉紹德封。
 紹林吉亞山——第 75 頁。
 訥瓦——第 222 頁。
 訥伊(馬爾訥河岸訥伊)——第 250 頁。
 訥布里扎克——第 159 頁。
 莫雷——第 225 頁。
 莫貝日——第 87、100 頁。
 莫斯科——第 216、380 頁。
 莫德林——第 289、309 頁。
 曼恩省——第 164 頁。
 曼都亞——第 70、95 頁。
 曼海姆——第 19、31 頁。
 曼彻斯特——第 305、416、673、695 頁。
 梅利——第 205 頁。
 梅宗-布朗希——第 251 頁。
 梅济埃尔——第 221 頁。
 梅济埃尔——在色当附近。——第 59、
 75、81、82、84—87、90、93、149、241、
 242、244—247、255 頁。
 勒芒——第 164、177、196、199、200、203、
 210、219—221、225—227、238、246、
 247、256、259、267、269、271、273 頁。
 勒埃——第 204 頁。
 勒太耳——第 77、80、81、85、86、174、247
 頁。
 勒特岑(吉日伊茨科)——第 295 頁。
 勒-布尔热——第 249、251 頁。
 勒-布雷訥——第 266 頁。
 勒-洛克尔——第 443、521 頁。
 勒-韦里埃尔——第 277 頁。
 勒申-波浦勒——第 86、174 頁。

十二画

窩州——第 86 頁。
 雅尔若——第 222 頁。
 絮維普河——第 174 頁。
 提翁維耳——第 19、41、59、124、194、
 242、245、255 頁。
 菲利普維耳——第 87、100 頁。
 黑森-达姆斯塔德公国——第 16 頁。
 舒瓦济-勒-卢瓦——第 191、204 頁。
 隆維——第 211 頁。
 隆吉翁——第 59、78 頁。
 凱伊——第 206 頁。
 凱恩——第 347、551、619、629、657 頁。
 凱則尔斯勞頓——第 18、19、27 頁。
 萊比錫——第 166 頁。
 萊茵河——第 4、6、13、14、16、18—23、
 26、27、29、40、41、51、61、78、94、100、
 114、125—127、169、185、245、255、288、
 556 頁。
 萊茵普魯士——第 18 頁。
 萊茵普法尔茨——地区。——第 21 頁。
 斯通——第 174 頁。
 斯卡尔普河——第 240 頁。
 斯特內——第 74、78、80—82、85、92 頁。
 斯特拉斯堡——第 19、29、31—33、37、
 39、41、46、99—102、108、109、111、117、
 120、121、123、124、136、140、151、159、
 169、188、236、245、255、287—289 頁。
 普魯特河——第 7 頁。
 普魯士王国——第 5、6、13、35、65、103、
 106、112—114、134、135、157、160、179、
 188、189、215、216、218、223、231、244、
 282—284、288、289、299—301、307、
 308、326、327、343、344、347、357、371、
 375、382、393、529、536、539、551—553、
 559、560、563、581、583、588、645、649、

655、657、662 頁。
 普里瓦——第 655 頁。
 普法尔茨公国——第 27、29、31、61 頁。
 博韦——第 158 頁。
 博蒙——第 85、89 頁。
 博让西——第 222、225 頁。
 博索斯特——第 705、707、709、711—713 頁。
 博內-拉罗朗——第 199、202、221 頁。

十三画

瑟堡——第 164、188、247、256、272、273 頁。
 滑铁卢——第 99、111 頁。
 奥伯斯坦——第 19 頁。
 奥布河岸阿尔西——第 78 頁。
 福斯——第 705、711、714 頁。
 福尔巴赫——第 33、34、36、38、45、46、62、65 頁。
 新堡——第 683 頁。
 新墨西哥州——第 496 頁。
 雷米伊——第 90 頁。
 雷宗維耳——第 78 頁。
 奥希——第 569 頁。
 奥得河——第 215 頁。
 奥塞尔——第 164、183、242、244 頁。
 奥里繆茨(奥洛摩茨)——第 38 頁。
 奥尔丹——第 497 頁。
 奥尔良——第 124、158、178、181、184、201—203、207、214、220—222、226—228 頁。
 塞尔訥——見維累尔-塞尔訥。
 塞木瓦河——第 87 頁。
 塞累斯塔——第 159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95、108、118、145、152、153、233—235、559 頁。
 塞納省——第 550、575 頁。

塞納-瓦瑟省——第 369、537、543、614、648 頁。
 塞納河——第 96、117、141、190、191、204、205、239、255 頁。
 塞納河岸訥伊(訥伊)——第 5、413、558、616、619、620 頁。
 蒙乃——第 226 頁。
 蒙梅迪——第 59、72、92、99、124、211、241 頁。
 蒙梅利高地——第 202、205 頁。
 蒙塔尔紀——第 184 頁。
 蒙彼利埃——第 655 頁。
 蒙特尔梅——第 87 頁。
 蒙馬特爾——巴黎的一个区。——第 116、346、348、351、540、544、548、567、582、613、632、633、635、638、653、656、657 頁。
 蒙亚佛隆高地——第 233—235、250、251 頁。
 蒙費尔梅高地——第 235 頁。
 蒙貝利亚尔——第 126、259、275 頁。

十四画

維恩——第 655 頁。
 維桑堡——第 28、29、31—33、41、47、62 頁。
 維祖耳——第 46、56、148、241、243、244、246 頁。
 維罗那——第 95 頁。
 維也納——第 38、524 頁。
 維涅耳(維涅耳-累-阿通夏特耳)——第 55、63 頁。
 維斯拉河——第 215 頁。
 維克斯堡——第 153 頁。
 維昂維耳——第 58、146 頁。
 維埃尔宗——第 222 頁。
 維特里——在巴黎附近。——第 233 頁。

維特里(維特里-勒-弗朗斯瓦)——第
56、71、74、99、158 頁。

維爾特——第 31、33、42、47、56、62、64、
89、111、116、171、172 頁。

維爾茨堡——第 13 頁。

維爾騰堡王國——第 16 頁。

維累爾——第 90 頁。

維累爾-塞爾訥——第 90 頁。

維累爾-布雷頓訥——第 240 頁。

維累爾塞克塞耳——第 243、254、262、
275 頁。

維耳-埃夫腊尔——第 251 頁。

維耳埃(馬爾納河岸維耳埃)——第 206
頁。

維耳訥夫——森林。——第 214 頁。

維耳茹伊弗——第 233、566、578、640 頁。

十五画

慕尼黑——第 207、697 頁。

魯日蒙——第 275 頁。

摩塞爾河——第 18、23、24、44、45、48、
51、53—55、59、63、66、70、85、146、163、
172、261 頁。

德勒——第 190—192、214、220、262、374
頁。

德朗西——第 234、250 頁。

蓬塔木松——第 63、78 頁。

蓬塔爾利埃——第 264、266、277 頁。

十六画

默东——第 116、129 頁。

錫埃爾克——第 41 頁。

霍姆堡——第 19、38 頁。

霍赫瓦爾特山脉——第 18 頁。

穆宗——第 85、86 頁。

穆蒂埃——第 521 頁。

穆爾格河——第 20 頁。

諾曼底省——第 149、164、211、225 頁。

諾特丹-多厄——第 226 頁。

諾伊恩基爾興——第 27 頁。

諾沃格奧爾基也夫斯克——見莫德林。

十七画

謝耳——第 204 頁。

十八画

薩瓦省——第 496 頁。

薩多瓦——第 6、39 頁。

薩托里——第 423 頁。

薩克森——普魯士的一個省。——第 159
頁。

薩拉哥沙——第 153—155 頁。

薩韋爾恩——第 32、36、37、44、45、48、62
頁。

薩蘭——第 277 頁。

薩蘭堡——第 120 頁。

薩爾區——第 33 頁。

薩爾河——第 19、22、23、25、27、38、41
頁。

薩爾堡——第 23 頁。

薩爾布爾——第 120 頁。

薩爾格明——第 37 頁。

薩爾魯伊——第 23、24、27、28、288 頁。

薩爾布呂肯——第 22、23、25、33、34、36、
42、43、161、169、245 頁。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0 年 7 月到 1872 年 2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工人阶级如何对待战争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文件。

“法兰西内战”一著标志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中新的一个阶段。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卷第 355 页）；必须把它打碎，而代以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点可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馬克思还指出，公社的一些基本特征表明，它正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用来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他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它是这样一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又说，“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本卷第 358、361 页）。

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

階級斗爭。他明確地指出，“公社並不取消階級斗爭，工人階級正是通過階級斗爭致力於消滅一切階級，從而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他還指出，這個時期的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必須“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本卷第 593 頁）。

第一國際 1871 年 9 月倫敦代表會議，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們根據巴黎公社缺乏自己政黨領導的教訓，在這裡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工人階級應建立自己的獨立政黨的原理。代表會議“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中說道：“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工人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本卷第 455 頁）。

* * *

本卷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七卷（1960 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其中第一國際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宣言和“法蘭西內戰”一著，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的基礎上，根據英文原文校訂的；馬克思的遺稿“法蘭西內戰”初稿和二稿，是在張芝聯、張廣達兩同志的譯文的基礎上，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34 年版第 3（8）卷的英文原文校訂的。

參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杜章智、詹汝琮、吳達琮、馮世熹、孫家衡、周裕昶、宋書聲、張慕良、孫魁、湯鈺卿。參加資料工作的有孫家衡、孫魁、季豐、馮如馥、陳瑞林、陳家英。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